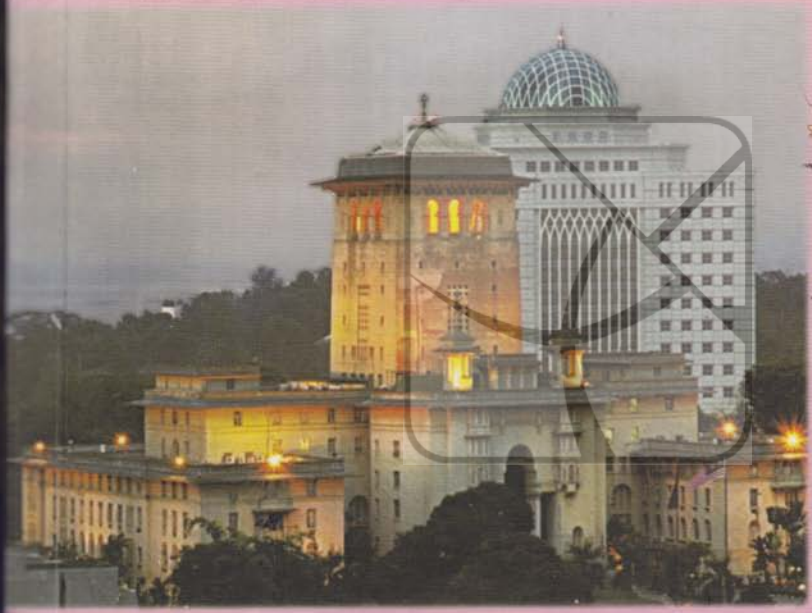
柔華作家百人文集

马岑 编选





柔佛丰顺会馆出版

1926 ~ 2008

一特别鸣谢一

（恕不称呼）



张树棠
(1908-1994)



张贤万



朱水霖



郑万隆



梁金生



张富英



张贤胜



林明珠

拉曼大学中文系
图书馆惠藏

馬崙

1-9-2012于地球

邱名崐（馬崙・夢平）
KU MIA KUN
57, Jln. Timah 6, Tmn. Sri Puteri,
81300 Skudai, Johor, Malaysia.
Tel: 07-5567608 H/P: 012-7345845

柔華作家百人文集

1926～2008

主编 ❀ 马岑

爱　薇　淡　如　黄和平　李慧珍　鲁肃伯　蓉　子　夏思霖　章　云
蔼　秀　邓章钦　黄吉生　李敬德　吕才易　若　仪　冼文光　张白萍
艾　宁　丁　仇　黄家光　李开璇　吕少雄　沙　禽　萧　萌　张灿泉
艾　斯　冬　琴　黄剑锋　李气虹　吕振端　沙乐夫　小　曼　张浪辉
艾　芸　杜　诚　黄锦树　李寿章　陆庭谕　莎　琳　小　双　张木钦
艾维丹　杜　边　黄润岳　李翊狮　罗　林　沈安琳　晓　帆　张慎修
安焕然　杜雪美　黄文才　李蕴朗　罗民广　盛琼荣　谢礼如　张雅掀
傲　雪　翻　腾　黄循积　梁　山　罗舜坚　石诗元　谢锡福　张永新
白　杨　斐　楼　黄远雄　梁慧芳　马　汉　舒　颖　星　子　郑　辉
彼　岸　冯白羽　黄天星　梁文华　马　岑　舒庆祥　欣　荣　郑　锦
笔　抗　符祥兴　黄炜胜　梁志庆　马　阳　水　沫　许光道　郑　易
碧　枝　符肇流　黄永强　廖国平　马摩西　水兴浪　许通元　郑成勋
步　明　高　青　黄振忠　廖宏强　玛　戈　孙快雨　许裕全　郑达光
蔡家茂　高　秀　嘉　立　林　潮　孟　沙　孙彦庄　许元龙　郑良树
蔡金殿　戈　军　江　南　林　过　漠北羊　秃　橡　许云樵　郑梅娇
蔡培春　龚万辉　江上舟　林　佚　莫泽明　王　恢　迅　郎　郑欣民
陈　朗　古　寅　觉　诚　林洛人　木　焱　王绣蕤　杨邦尼　郑尧子
陈慧可　郭仁德　君　绍　林明华　年　红　网　雷　杨　川　郑玉礼
陈　剑　浩于豪　赖骏汉　林明珠　潘雨桐　魏家祥　杨贵谊　钟怡雯
陈凯希　何国忠　赖瑞和　林仙峤　佩　韦　文　戈　杨柳青　周　天
陈庆昌　何建才　赖孙耀　灵　子　彭世灼　文　欣　杨善勇　周锦聪
陈含黎　洪　泉　赖炜翔　流　军　彭质斐　文　征　阳　辉　周庆芳
陈文浩　洪祖秋　赖益盛　刘　湄　彭志伦　巫程豪　姚新光　朱　颜
陈素霞　华　山　郎格非　刘发振　普　洛　无　花　叶　斌　朱镜波
陈雪风　幻　风　老　蕾　刘隆昌　漂　青　吴　华　叶　吟　祝家华
陈育青　黄　白　李　过　刘祺裕　谦　成　吴恒灿　于　青　庄延波
陈泽清　黄　子　李　火　刘育龙　钱圣叹　吴宏声　芸亦尘　佐　丁
戴中原　黄碧云　李冰人　柳北岸　邱新民　夏　浓　曾荣盛　（223位）

合　著

2008

柔佛丰顺会馆出版

衷心感恩

助印善长仁翁（恕不称呼）

RM 3000.00 – 张贤万

RM 1000.00 – 朱水霖　郑万隆　张贤胜　梁金生　张富英　林明珠

RM 500.00 – 黄剑锋　ARBORLAND PACIFIC SDN BHD (K.L.)

RM 300.00 – 刘少强　郑欣民　张仕安　朱镜波　陈细湖　黄志威　王瑞生

RM 250.00 – 峇株巴辖文艺协会　居銮文艺协会　笨珍文艺协会

RM 200.00 – 陈荣华　张铼金　林开生　朱德康　徐位禄　王彩兴

RM 100.00 – 冯　苟　罗英明　朱　及　罗良明　房运发　文张兴
张居洋　许新国　谭金城　郑创纲　朱新昌　马　汉
黄鸿奎　张暖薇　李拾荒　张明运　王熙平　丘名成
郑万国　谭国明　云里风　沈美华　萧国津　江福强

RM 50.00 – 郑泉生　罗俊耀　陈文景　林木兴　杨　钧　彭质斐
吴奉新　林宗达　丘亮贤　丘亮谕　白明意　张日德
杨铎生　杨浩生　黄剑智　张维民　胡智雯　潘建锡
钟　赋　郭百钧　沈康福　曾福华　陈岳波　苏清强

柔华作家百人文集 · rouhua zuojia bairen wenji

策　　划 ■ 张贤万
顾　　问 ■ 朱水霖　冯　苟　陈荣华
张贤胜　赖木兰　吕雅妹
责任编辑 ■ 梦　平
封面题字 ■ 邱少华博士
封面设计 ■ 丘量栋硕士
打字/排版 ■ 黄　玲（欣中工作室）*Tel : 607-5569993*
主　　编 ■ 马　岑（邱名崑）
编　　委 ■ 丘声明　彭志容　彭利生
朱镜波　王彩兴　陈伟后
校　　对 ■ 丘京立　蔡家茂　丘　岷
汇　　资 ■ 郑万隆（主任）　朱　及　陈石忠
出 版 者 ■ 柔佛丰顺会馆 **PERSATUAN FUNG SHUN**
No.142, Jalan Raya, Kulai Besar, 81000 Kulai, Johor, Malaysia.
Tel & Fax : 607-6632741
销 售 处 ■ 新山黎明书报代理公司（朱水霖）
FAJAR NEWS AGENCY SDN BHD
29, Jln Maju, Tmn Maju Jaya, 80400 J.B. Johor. Tel : 607-3344026
初　　版 ■ 2008年10月
承　　印 ■ 百利印刷（马）有限公司 **PLANAX MARKETING (M) SDN BHD**
22, Lorong Selampit 18B, Taman Desa Utama, 41200 Klang, Selangor D.E.
Tel : 603-3323 0967 Fax : 603- 3323 0803

版权所有 ● 请勿翻印

定　　价 ■ RM40.00　S$ 18.00
国际书号 ■ ISBN 978-983-44180-0-7
(9 789834 418007)

献 词

张贤万·会长

我会——柔佛丰顺会馆，于上世纪60年代初成立，在1965年9月27日正式获得注册。值得我个人特别欣慰的是，先严（讳 树棠张公府君；1908～1994）是名列首位的9位发起人。

而早先，我们柔佛州的丰顺县同乡申请成为新加坡丰顺会馆（1873～）的会员；随着新、马分家立国之后，柔佛丰顺会馆也应运而生。如今，我会也有了43年的发展史。承蒙历届的会长及董事们的领导有方，敦睦乡谊，弘扬祖德；我会不仅在古来县，甚而在全柔都有一定的声望，令我丰顺乡亲们脸上有光！

我们的老大哥——新加坡丰顺会馆，在新加坡是个受人瞩目的领先同乡会之一，他们的诸多建树，比如组织工商考察团出国访问、出版《会讯》及“文艺丛书”和主办华文写作公开赛……等等。都值得我会（柔佛丰顺会馆）仿效。从新纪元之后他们已调整步伐、改变固有方针，寻求新方向、新起点及新立足点以达致新的目标、新的寄望，以完成会馆应有的新使命，这些都值得我会学习。

由我领导的本届理事会，目下正积极推行原有会馆三楼加盖和廿一哩店屋加盖凉棚等硬体计划，与此同时，也以群体的力量配合团队的精神出版这部大块头的《柔华作家百人文集》。主编为乡贤邱名崑（马岑、梦平），原订征求一百位在柔佛州诞生、土生土长，或后来移居外地、或曾莅临柔州境内居留、定居，进而写出柔佛州人文环境等文学作品的写作人之佳作。马岑乡长不愧是位有号召力的文史工作者，有关的新闻稿在《星洲日报》、《南洋商报》、《东方日报》及《中国报》等报章披露后，加上多位作家如梁文华、盛琼荣、吕才易和蔡家茂等先生为文褒扬，应征作品纷至沓来，令人倍感振奋！结果本《文集》共汇集223位作者的佳作，创下合集容纳最多作者的高记录，乃本土文艺界一大盛事吧？

也因此，比原订计划遽增了加倍的印刷经费之负担，几乎令我会不胜负荷。本董事会认为此乃柔佛州同乡社团界的创举，亦在13个州属里头开了先河；堪称马华文艺界罕见的一大收获，更是本土文化高层次的一项奉献，于是议决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来完成出版事宜，后来又幸蒙数位社会贤达与仁者善士的惠助，共襄壮举。

因此，这份荣耀是属于大家的，谨致谢忱！ 回

（2008年8月10日·古来）

献 词

朱水霖·署理会长

每天与书报为伍，也是我职业的一部分，有机会常翻翻书本，偶尔也跟本地多位写作者有所交往。业余，柔佛丰顺会馆是我比较积极参与的社团之一。从新加坡丰顺会馆（1873～）到古来柔佛丰顺会馆（1965～），我跟着乡贤们跑——随着时势和环境而改变，致力促进融洽和着重发扬同乡情谊及优质，互相关怀扶助，并互相学习与督促，以体现丰顺人勤俭朴素、刻苦耐劳的传统精神。

是的，世界在变、环境在变、人也在变；我会也不宜太保守，应当学习其他宗乡团体的自强不息、与时并进，增添新的活动形式和提升活动质量。这回，本会不分任何籍贯而征求自1926年以来的柔华写作者的各类文体佳作编选文集，即是邱名崑乡贤的一项尝试。通过群体力量，大家共襄盛举——我会成功耶!

我也关爱文艺，编过〈丰顺——我的家乡〉等歌词，欢迎丰顺乡亲，由内人彭美娘演唱；也发表过〈兰玉港，丰顺乡音〉，缅怀过去，策励将来，并浅谈会馆展望等小文章。我是边佳兰人，有感于这个哥打丁宜县东南隅的副县之文风兴盛；主因是边佳兰靠近新加坡，人文关系密切。而星洲一路来就是新马华文文学的发源地，南来作家多居留在此搞新文学，有的则到不远处的渔乡去教书、体验生活并从事创作，其学生就受到影响而兴趣作文与阅读。据说，战后初期的1946～47年间，著名作家沈思明（光明）在头湾培正学校长校，而名家方修（吴之光）和张逸灵等也先后到过这间小学任教。后来作家黎航（叶华荣）和孙惠阳（孙志敏、孙爱玲的先父）也莅临四湾岛一带执教鞭。他们的受业者后来多转到狮城念中学，经过多年的激励磨炼，终于在新马文艺界冒出名堂来。我不敢说今日成名的边佳兰作家，是受到某某老师的教导而步上文学之路，不过在这一带崛起的多位柔华作家，诸如流军、谢世涯、彭利生、彭谷明、彭竹生、冬琴、罗林、史阳（韩弓、史雷）……等等，着实给边佳兰带来高度的荣誉。最难得的是，如乡贤流军多次在其中、长篇少说里头以边佳兰为题材背景，大大地提高了她的知名度。

在此，我仅举边佳兰区域为例子；相信全柔各县各地的实例是不胜枚举的。我们以此为荣，但愿后继有人，永为柔州绽放异彩。

身为有影响力的文字工作者，必定会珍视人生的价值；为理想而生活，自会升华人生。既然肯定最重要的是精神生活，就给自己设定更明确的目标。请作家们相信：世界属于创造它的人们；真正的富有是精神的富足。愿以此与诸位共勉之。回

（2008年8月12日·新山）

献 词

冯 苟 · 副会长

在马、新二国分家之前，居留在南马，尤其是柔佛州一带的丰顺同乡，有不少是新加坡丰顺会馆的基本会员；在新加坡丰顺会馆（初创于1873年，于1903年7月26日正式注册）的《史略》里记载着："外埠如士乃之张友光、朱雨侬、古来之吕水晶、张德番、蔡礼孟、笨珍路之彭耀华，北干那那之陈岭春、陈国平，文律之丘文祥、冯景云、丘彩结，哥打路朱文毕，三合港阙玖杯，边加兰之张资深，头湾岛之谭家唐、徐金纯，二湾岛之杨桑亮，朱蕊元、四湾岛之张财喜，梁海如、张汉彬，泽光岛之陈营昌、吕昔云、陈染秋，新打山之张忠衡、彭尚耿，巴哂咯咯之刘盛专，马六甲之何鉴鑫等人，对广征会员之实际工作，皆捐献时间与精神及物质等全力以赴，遂达到预期之计划与目标……"

——此乃63年前（1945年12月）新加坡丰顺会馆的史实。而由柔佛丰顺会馆秘书处所发表的《会馆创建及发展》中则记载着我会在马来亚尚未独立前和3年后的"史话"："……聚居柔南地区，尤其于古来路一带之邑人为数不少，为了适应环境的需求及同乡喜庆丧吊之方便，古来热心同乡，如张树棠君，房周文君及吴永立君等于1956年1月间发起向同乡募捐购置桌凳，杯碟盘碗、布伞、布帐等器具，以利便同乡之借用，获得古来路同乡之热烈反应，慷慨乐捐。……迨至1961年的一个农历正月廿日（天穿日），古来一班乡贤张树棠君、房周文君、王文东君、何一新君以及王运河君等，假王文东君住宅座谈，咸认'丰顺同乡'为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唯有再行发起募捐俾购置一间屋宇以贮藏之，众皆一致赞同……"

读了这段记载，足以说明从1956年1月至1961年间，柔南区有远见、有胆识、有毅力的前辈乡长早已目光如炬，策划就近建馆了，终于到了1965年水到渠成——正式注册为"柔佛丰顺会馆"。初期本馆是建立在古来勿刹的简陋馆址上，紧接着又经过5年的筹划与募捐，于1970年建起这座两层楼的馆宇。

直到今天，有不少人犹记得：当年在筹备期间，乡长**张公树棠**前辈的奉献精神——为了要达到成立会馆的宏愿，他每天工作完毕回家时，骑着脚车顺途逐户到同乡家去访问，说服乡亲们同心协力，踊跃来参与会馆的组织，这种公而忘私的精神，怎不令后辈们肃然起敬！

当年（1965年10月），还有多位殊足典范的乡贤邑长，谨录下他们的芳名及职位，名垂本馆史页，令人景仰！

①发起人（9位）：张树棠、何一新、房周文、王文东、王运河、陈英保、张作周、王世泉、陈秉悦。**②永久名誉会长（5位）**：王春龙、吕水晶、谭英桃、徐名德、蔡志民。**③名誉会长（8位）**：张德翻、罗金火、丁茂丰、黄渭兆、陈友明、姚兆度、冯树义、炤和酒庄。**④名誉董事（20位）**：张树棠、林厚基、房周文、吴永立、王炳、丘学光、陈信如、陈群业、黎省三（星洲）、杨智中、林振泰、朱省三、胡安山、曾恒山、蔡义拾、曾式之、胡崑山、谭家淮、陈远维、徐靖福。

饮水思源话当年，继往开来，大家继续向前辈乡长们学习吧！ 回

（2008年8月11日 · 古来勿刹）

导 论

柔文华实作缘家

邱名崑

小引

有人说：人因梦想而伟大。我则认为，人因实践理想而充实。我深思考量之后，自愿为梦想或理想而做一些什么，目的是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份能耐，别无奢求。

今天的您和我，生活在忙与盲的现实规律中，习以为常后也不再恼怨。在熙熙攘攘的城镇间徒步，有些时候真需要蓦然回首——我从哪里来，我走过怎样的历史，我在人文环境里有过什么奉献，是什么引致您我心灵潮汐起起落落……？？本土的文人骚客，泅泳文海，他们的付出，已有多少被珍视而保存下来？……

（一）保存文史价值高

自去年7月之后，我有了新的方向，力图落实一个梦想，因此学习荣辱不惊；大半年后，我直觉得个人的生命与精神生活是丰盈的。

这份艰辛的“苦差”，却让我有缘进入几近83年（从1926年开始，编委邹子孟、段南奎、常焱和曹国宾四人转到柔佛州丰盛港来教书，课业替星洲《叻报》编《星光》副刊起）的时光隧道，打通时空阻隔，有机会读到超过1百50多万言的柔华作家的中文作品；我贸贸然地筛选出223位作者及文化人的约63万字的各种文类作品，编纂了这部《柔华作家百人文集》让它问世。

过去，我曾尽心倾力地编撰过几部厚书，然而却从未像这回的艰苦难熬；我不能不承认自个儿是衰老无能了——心有余而“眼”无力就教我非“投降”不可矣。幸好有好友蔡家茂兄帮忙校对了461页，后来他因为即将复诊眼疾而“退役”啦。全书的校对工作只好由我克己为之。您说，我有多差劲呀，每天对稿、对句、对字、翻查词典……镇日仅能勉强校完一万五千多字，之后，我的眼力就不宜“听令”了。

我述说这些，无非是强调自己的水平有限、人已老化，致使本书疏漏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友们多多宽谅!

从今年7月份开始，大家正在欢庆马六甲古城与槟城申遗成功之

际，又于8月1日在星洲日报《言路》版拜读学者文平强博士发表的〈成立华人档案馆〉的大作；愿景可望落实，令人欣慰。这更显示保存文物古迹及文艺作品等的重要性；无疑地，像这类《X华作家文集》的文献，也可望跟那两套《马华文学大系（1965～1996）》、《当代马华文存（80、90年代）》一样是本土的文化瑰宝。期望全马各州也有所行动。

（二）选读作品编合集

谁都赞同早日“成立华人档案馆”，在建构华人历史与保存文化工作上造福下一代。今后，大家有了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华社主导者应当更加把劲，以期早日落实宏愿。是的，我国有数千所华人社团，这些单位更应当积极响应，力助成立华人档案馆，珍藏许多宝贵的参考资料。比如全马各地出版的报章书刊，都需要有系统地整理保存；今日的资料，就是往后的史料。尤其是作家及学人的著作，更是档案馆必需的珍藏品。多少文人终生勤笔创作、勤劳付出，理应给他们一些回馈什么的；陶铸倒说得轻松，试问：谁能像他所说的“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我们怎能再让它自生自灭，被无情岁月湮没殆尽！我想：任何有识之士都应当及时挺身出来干些奉献的工作。

班固说：“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我喜爱绘声绘色、有血有肉、用语婉约、耐人寻味的文艺作品；我深信创作好文章的作家，他的德行必在常人之上；因此，我重视他们的生平事迹，而这对读者选读其作品时也有所助益。为此，我为他们写下近4万言的生平简介。有的作家只愿简介数行，为示尊重，常让其“原貌”刊出，这就造成了写法不一、长短有别，希请谅察。

我的基本原则是尽少选用已刊载于其他选集或《大系》之类的佳作、避免采用重复题材及思想内容的诗文。

（三）文艺因缘柔州情

我出生在穷乡僻壤的荒芭，在四周以槟榔为主的农村成长，热带植物与花草禽兽多是我打过交道的对象；许是这个缘故，我偏爱柔华作者们描绘这一类的人文作品。拜读他们或其遗属惠赠的作品，我仿佛又回到孩提时代拿着小洋刀闯入辽阔的槟榔园，眺望树端的乳白包蕾，然后在树下邻近检拾割取“乌别”（Upih，叶鞘）；这是我童年零用钱的来源（详见页309）。接奉许多应征作品，就相等于我托抱着无数的槟榔叶鞘，令我开心极了。

当然，过去穿梭于槟榔树间检叶鞘，在草丛里或小径上遇到横行或横躺着的蛇蝎不计其数；现今邀稿之际偶尔也会碰到“遇蛇”的虚惊。有些时候，我会觉得一般写作人常会出现两极化的现象：不是个性孤傲，就是性情谦卑；惟有中庸者最好相与。因此，偶尔“碰钉子”是无法幸免的事儿；彼此既结不成文缘，那就“放下”、“忘了”吧。

朋友们都喜欢询及所谓“柔华”的标准，这一点真不容易阐述得很清楚。一路来，我很重视这份“同州情”；若遇到现已移居外地或国外的新交文友，他兴奋地自称：“我是柔佛州人，在XX县XX甘榜/新村出生……”我必会紧记住其诞生地（Tanah tumpah darah）。早在战前、战后初期或在新加坡独立前就到柔州境内居留过（多系从事教学工作）的写作者，而他们往后在个人的履历中又提到这一点，甚至描绘过柔佛风土民情者，只要其作品值得推荐，我都会特别“垂青”，进而征求原作者同意予以选载。情形比较特殊的如新华名散文家君绍先生，他拥有园地在振林山，而且在当地“耕种”二、三十年，散文作品中处处表露对此地的“乡土爱”；将他（或类似文友）列为柔州作家该讲得过吧？

（四）佳作纷呈文体多

本文集辑录好多近百年的故人往事，时空交错、人文环境今昔变换，甚至风貌全新的本土文章。我是个喜爱怀故念旧的老教员，选读来稿，一旦累积已久的人文回忆又浮现脑际，加上又充满时代气息的话，每每使我无比开怀，于是那是我优先采用之作。多谢众多文人学者，让我恒存着一箩筐的回忆；譬如碧枝的〈故乡蛇〉，就引起我的共鸣——蛇也是我小时住家的“常客”。

毫不讳言，这里所转载的剪报，有几篇旧题材以陈旧手法的勾勒记述方式，都是一般的或非水平以上的产品；不过像这一类充满旧时代情怀的人物描绘，除了这些多已辞世的前辈作者之外，尚有谁有此能耐可表达出当时的精神面貌？大体上，被选的各文类作品，都合乎社会的基调的有存在价值的创作，。我常联想到莎士比亚说的：“你的质朴却比巧妙的言辞更能打动我的心。”

本书作者群，其中有29位已辞世往生，尚健在的也泰半是上了年纪，数十年来，走过多少风雨路，熬过几许硝烟战火的岁月，历经黑区新村、独立建国、党政变天、忠奸难分……等等纷争史事，如果不是靠作者笔端触动点点滴滴的时代脉搏，后人又凭什么有迹可寻呢!

本书汇集了223位约83年（1926～）以来的柔华写作者及诗人，由于历经多个不同的年代，因此正如朱熹所说的："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乱世之文。"——意即：有太平时代的文风，有衰败时代的文风，有动乱时代的文风。可不是吗？言为心声，文章风气，也是时代大风气的表现。我们读了**杜边、普洛、漂青、老蕾、李蕴朗、梁山、佐丁、夏浓、林佚、罗林、步明、林过、郭仁德、郑锦、章云、朱颜、陈剑、林明珠、彭质斐、马阳**等的创作，就不难理解时代风气与文风之间的互相影响。

《柔》书所录取的，以散文作品篇数之多居冠；本州不乏优异的散文作家，譬如：**林潮、黄润岳、赖瑞和、马阳、郑良树、梁志庆、高秀、戴中原、黄吉生、彼岸、文戈、白杨、艾宁、陈雪风、冬琴、蔡家茂、文征、钟怡雯、黄锦树、李开璇、浩于豪、赖孙耀、爱薇、灵子、许通元、廖宏强、庄延波、刘隆昌、何国忠、小双、蓉子、萧萌、孙快雨**等，他们的佳作，描摹出本土精神面貌、拓展史迹的轮廓，不是挥洒自如、闪现文采、文理条畅，就是全文多处都铺垫得很巧妙、很深刻，令人回味。擅写散文的作家，也多半是撰写游记的高手，本书里头所选载的多篇的游记佳作，例如**玛戈、杜雪美、黄碧云、黄和平、若仪、欣荣**等笔下展现异国风采灿然；阐扬情景，余霞成绮，颇具吸引力。

整个马华文坛，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就涌现了许多擅写杂文与时事评论的作家，主要因素是多位自由撰稿人都应邀为报章杂志写专栏，也辟有不少版位让他们投稿（刊载的机会比发表文学作品的机会多）。被公认为杂文高手的如**张木钦、艾维丹、马汉、许元龙、艾斯、钱圣叹、笔抗、杨善勇、许光道、黄子、张永新、沙乐夫、林明华、邓章钦、黄文才、丁仇、郎格非、杨邦尼、郑梅娇**等，他们的文笔多豪放不拘，主见贯注，且又不拘恣肆一格；更难得的是，内容寓意深远，笔意纵横，透视力强。至于有几位的笔触犀利，鞭辟入里，自不在话下。——当然，他们的言论不代表本会馆立场。

我引为缺憾的是，由于小说所占的篇幅较长，故文集里所采用的短篇小说不多，不过小说作家如**李过、年红、淡如、洪泉、吴宏声、古寅、洪祖秋、星子、孙彦庄、谦成、文欣**等，在本集中都有不俗的表现。他们的代表作都足以显示柔华小说作者的实力，其优势包括了选材新颖、文字通畅、描述得体、形象鲜明、手法高明、情节引人入胜、内容生动且寓意深远，给人以启迪作用。——顺此，我再次向本书中有十余位小说骁骑，仅以他另类作品出阵而致表歉意！

至于诗歌方面，各种诗类或诗体不拘，因此容纳的诗人阵容也最大，恕我无法在此一一点将推荐。我服膺法国罗丹艺术论："真正的艺术家总是冒着危险去推倒一切既存的偏见，而表现他自己所想到的东西。"同时，我很欣赏台湾当代作家杨青矗所说的："写作不像争皇位，皇帝的位置只有一个，只容一个人坐，写作可各人发挥各人的路线，互不冲突。"

一路来，我不反对今人撰写古典诗词，也绝不排斥新派的诗歌创作。我重视的是有所创意、独特性，题材现实，有意境、诗语隽永、意象鲜明。诗人最有感性、敏锐和爱心；您瞧：他们把"四川512"的震灾惨剧入诗，牵动人心，感染力强，诗味无穷，余哀不尽，不胜歔欷！有幸争取到著名诗人**沙禽、黄远雄、周天、杜诚、潘雨桐、刘祺裕、罗林、晓帆、吕振端、叶斌、郑玉礼、蔡金殿、陈剑、艾芸、章云、郑尧子、刘湄、冼文光、木焱、许裕全、无花、高青、嘉立、李寿章、刘育龙、李敬德、莫泽明、普洛、禿橡、杨川、孟沙**……等的作品，相信是够份量了吧！他们在本书中所吐露出来的字字珠玑，正像一阵阵清风，在读者的头上掠过。

《朱子语类》卷139云："前辈文字有气骨，故其文壮浪。"——可见作家要使文章有震慑人心的力量，就应用思想感情和内容充实自己的文章，做到有骨、有气。本文集的许多文人，他们的作品里头就凸显了各自的文品与节操。这是少儿写作者必需具备的创作条件之一。我们欣慰本文集中有好几位天份极高的年轻作者，诸如：**陈慧可、赖骏汉、赖炜翔**等，很自然就会念出杨万里的名句："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我们看好他们，祝愿彼等坚定步伐、保持冲劲，终生在文艺这条寂寞的不归路长跑下去，这么一来，就不愁后继无人。柔华文艺今后的风华英姿，就端赖今日青少年的坚持握笔而圆梦！

（五）州属合集带头阵

萧伯纳有句名言道："如果没有艺术，现实的粗陋将使世界无法忍受。"而我，此刻也联想到：要是我们的华社不珍惜本土作家所留下来的作品，人文历史的残缺将使华社文化难以抬头。

感谢柔佛丰顺会馆乡亲仁者促成出版此书之宏愿！我州既已跨出第一步，**若是全马13州都相继发起编选各自的《X华作家文集》，等到出齐了十三部选集，那是多么壮观的文坛盛事呀！**但愿梦想成真！惟有梦想才能使文人伟大起来。我深信这一理念，所以长期在与"文

人共舞”时刻，是个人的“欢乐时光”；希望有更多人来分享个中情趣!

本文集或许不能算是文学水准很高的合集，不过，它具备了丰盈的当代的本土人文环境的勾勒描绘，使您不仅有重温史实的情怀，而且让您回复了青色年代的锐气与刚健，触摸了独立建国的脉搏、闻见了时代的气息。您会同意吧，这是一部州属性的罕见的凝聚了223位写作者/文化人的智慧结晶专集。纵使只是为了理解近百年来的风土民情和史地变迁及今昔风貌，也值得一读再读，成为生活的良伴。

（六）柔华精英不尽录

这回凝聚集体力量出版本文集，形同一个向马新文坛彰显柔华文教新貌的窗口。有位友人直接询问我：“你已选了两百二十多位知名的柔华作者，大概不会有些柔州文人被你挂漏的吧？”

我立即回腔：“不，不……柔华写作人才济济，有好多在柔佛州出生者已移居新加坡等地，在我原有的名单里头，还有两百多位写作者未能征求到他们搭上这一列火车。”

友人又问：“那又是什么原因？”

我跟他分析：通过报章征求作品，达不到预期的效应，因为他们没读到该则征稿新闻；有的作者表示不曾保存剪报、有的声称没多大兴趣、有的太谦虚不想加入“作家”阵容……为了尊重对方，只好无奈地承认无法结成缘家!

我期待日后有人再编选这类《柔华文集》时，以下开列的份属“柔华”的作家和文化人名表，是应该优先征求的：

新山县：陈徽三（已故）、叶绿素（胡牧）、黄烘（黄继翔）、李烈（梁竞西）、符传曙、詹尊让、王祖安、朱扬、北风、黄复生（已故）、陈汝桐（已故）、陈徽崇（已故）、叶夏贵、张玉云、林楚莲、陈亚才、刘淑娟、翁文志、黄雪艳、黄贵文、吴海瑚、彭利生、韩庆祥、林晓萍、李云忠、罗月娇、林猷森、李树藩、杨培根、颜健业、熊柔波、张善淋、李福喜、荇水（已故）、朱培兴、严文灿、李馨（已故）、叶汶鑫、杨一凡、郭兆堂、吴雄心、黄甦、龚秀琴、黄耀松（阿斗）、黄志威、黄国胜、甄子权、张瑞发、谢维坤、邓晓璇、张载明、谢邦孝、洪瑞加、洪其章、沈观铭、萧光麟、萧光华、赖瑞洪、邱国英、陈广利、阿达（郭祺佳）、赵泽洪、笔戈（陈喜胜）、徐光成（胡马）、静夫（刘钦宓）、许维贤、何蔚芳、郑义民、陈喜荣、吴孔贤、孙松清、张英杰、孙德俊、蔡美淑、苏俊翔、傅静瑜、胡锦

伟、蔡崇辉、陈文国、吴祝光、李德慧、阿艾、李浩财、波伊德、陈海丰、严武、陈徽治、彭南九、花非花、贺婉蜜、戴敏非、朱水霖、孙彦彬、方水双、林金兰、曾福华、谭金兰、黄黛菁等。

居銮县：赤阳（已故）、朱辉（朱孟堃，已故）、郭全强、叶汉秋（叶寒修，已故）、采人、柏青（林木青）、凝秀、劳文青、冯东阳、曾庆豹、王枝木、谢祝南、胡兴荣（胡羽林）、李木生、李友生、李继林、钟君祥（祥子）、李振兴、李万千、萧青、郑剑治、李宽荣、廖福山（已故）、萧平、韩金井、洪江苓、叶常泓、刘艺婉、刘庆鸿、吴铭富（已故）、田里夫（罗伯友）、廖庆曾、叶其忠、康山岛、林诗婷、杨毅辉、陈文恬等。

麻坡县：刘抗（已故）、吴静子（已故）、谢又斋（已故）、集文、啸军（周祖庆，已故）、老杜（黄桐城，已故）、乔木（已故）、陈庆佳、张锦源、吴仲达、蔡淡、潘正联、采多、陈毓平、苏和生、陈寅（浮尘）、李叔鸣（已故）、陈淑彦（梦若）、黄家伟、萧今、何克忠、梁爽、、杜佩芳（东甲）、村生、刘汉（京南）、侯亨钊、林自强、周宜帮、何广福、陈之刚（已故）等。

哥打丁宜县：李定华（已故）、谢世涯、史雷（韩弓）、林子亮、曲归（陈小明）、玄阴（陈楣康）、陈咏铭、谢泗匡、梁家伟、沈嘉琴、李坚持等。

昔加挽县：郭隆生（优青）、梦虹、丘克难、东海客、李金韵（陈欣）、钟天祥、陈德真（小针）、郑玉辉、郑举、韦辛、许世强、金叶子（已故）、黄学海（风山泛）、黄学明、张立德等。

笨珍县：钟山松、郭青、王锦发（丘易寒，已故）、黄盛夏、张维民、罗继炎、钟松发（万客）、李飞广、林虹（宋朗）、张昭敏、土戈、洪松、颜宁虹、陈祈锭（雨浪）、黄妙倩、李清火、黄金看、洪来福、薛愿平、郭美熹子、许鸣凤、钟伟明、李世炬、蔡素心等。

古来县：少鹰（徐燕，已故）、多明（张明）、艾原、黄醉、罗长风、吴雪、张国豪（稀满）、周纪生、邓庚生、刘元运、苏群、符凯杰、叶舒琳、蔡雪花、陈云、邓国先、刘清分等。

峇株巴辖县：叶曼沙、黄湘波（已故）、易草舒、沙浪（吴永福）、林腾飞（已故）、冯笃生、杜坚、剑客、柳潇潇（已故）、林吉祥、柯嘉逊、晋斌、梅兰诗、杨新民、周伦发、施仁政、张文光、陈志明、陈芳龙、庄迪澎、许育华、林加乐、水流星（黄佩蒂）、温财达、陈坚国、吴荣元（已故）、曾昭明（佐汉）、黄玮霜、潘俭伟、刘慧华、黄丽娥、克柔、黄和缠、江洛辉、胡英兰、林惜莲（昔子）、

谢平逸、谢立娟、龚绮岚、张念群、黄圣铭、卓慧儿、许传龙、刘韡昀等。

下列约有30位原诞生于柔佛州境，在当地长大、受教育，而目前定居于新加坡的“柔华作家”，在文艺创作上都有不俗的表现，是马新文坛令人瞩目的劲旅。

晓芙（饶柏华）、林丹、林青、郭伯佳、贺平（陈田启）、夏金水（这6位原是笨珍县人士）；米然（许茂荣）、吴振强和林肇刚原是居銮人；伏浪（周雅明）、周牧（周文全）、宋雅（蔡镇华）原是峇株巴辖人；韩山元（马德）和苏育才本是古来县人；彭霖贵（青雁）、杨涌（已故）和黎达材原是昔加挽人；王祖安、张清江和张千玉原是新山人；曾贵明和林纬毅原是哥打丁宜人；郑文辉（杜晖）和黄龙翔原是麻坡县人士；另有闻名的李贩鱼（李大倍，新邦人）、夏文新（长军）、王平、冰秀（陈秀元）、黄贤强、李冠芳、陈石琳等都原是柔佛州的人士，难得的是他们在各自提供的生平里头都不忘写着“出生在马来亚柔佛州”等字样。出生在居銮的黄浪华已是北京的知名作家。原是昔加挽人的林绿和峇株巴辖人的欧阳林则扬名台湾，红极一时。依我评估，林绿、晓芙、宋雅、黄浪华、史阳（史雷）、欧阳林、韩山元、郑文辉、张请江（康华）、张千玉和王祖安等该是名列前茅的优异的移居外地的“柔华作家”（当然，已列入本文集的外居作家不计在内）。

看官们：您说，若是上述298位“柔华作家”亦肯提供精心之作的话，必能产生滚雪球的效应；谁说第2部《柔华文集》不能相继出版问世？

凭此，谁能否认柔华作家在这数十年来，不是已为马新文坛争光不少，是全国13州中写作人材鼎盛的州属之一？更可喜的是，后浪似乎比前浪更有冲劲呢。

柔佛州因物产富庶素有“天府之州”的雅誉，祝愿健在与成长中的老中青作者群继续勤笔，缔造辉煌，再攀巅峰，不断为整个马华文坛大放光芒。

事实上，“是非成败转眼空”；自古以来，文人的所谓地位都“比寂寞更轻”。不过我始终相信：作家们的力作毕竟非过眼云烟；总会有眼光远大且有魄力的智者，愿将马华文学的辉煌成果设法传承与发扬光大。当然，华裔文艺的发展更需人文素养来提升，同时亟需端赖群体的精诚合作。 回

（2008年8月18日 · 农历7月18日 · 士姑来 · 可冬小筑）

目录

◆ 献词－张贤万·会长 1
－朱水霖·署理会长 2
－冯　苟·副会长 3
◆ 导论－马　岑 4
◆ 目录 12

a

001 爱　薇（苏凤喜）
■ 公道在人心（散文） 1
002 蔼　秀（张美增）
■ 潮州才子——黄叔麟（散文） 4
003 艾　宁（张强中）
■ 两代宽中情（散文） 6
■ 少年的我（散文） 7
004 艾　斯（张秀贞）
■ 小人当道（杂文） 9
■ 过关（随笔） 10
005 艾　芸（丘声明）
■ 晨曲（新诗） 12
■ 瀑声（新诗） 13
■ 故乡的小河（新诗） 13
006 艾维丹（李明旭）
■ 天下男子汉（散文） 14
■ 唉，女人（杂文） 17
007 安焕然
■ 河的故事（散文） 21
008 傲　雪（段玉贞）
■ 问米趣谈（散文） 24

b

009 白　杨（符传昌）
■ 常回家看看（散文） 27
■ 爱生·爱师（随笔） 28
010 彼　岸（林今达）
■ 三个祖国（散文） 29
011 笔　抗（范春发）
■ 鸵鸟的屁股（杂文） 34
■ 燕子飞来我家（散文） 35
■ 跟狗说英语（杂文） 36
012 碧　枝（戴贵英）
■ 故乡蛇（散文） 37
013 步　明（叶迎章）
■ 我的名字不是马六甲（新诗） 39

c

014 蔡家茂
■ 台湾去来（散文） 41
■ 古典诗词精品 43
015 蔡金殿（伊甸）
■ 丹绒白描（新诗） 44
016 蔡培春
■ 生态的故事（散文） 45
017 陈　朗（陈如信）
■ 椰林颂（散文） 47
018 陈慧可（阿卡娃娃）
■ 锁匙圈（童诗） 49
■ 大自然多美（童诗） 49

019 陈　剑（陈松沾）
■ 最后一片落叶（新诗） 50
020 陈凯希
■ 饮水不忘掘井人（议论） 51
021 陈庆昌（君菟）
■ 恶作剧的司机（散文） 53
022 陈含黎（梓帆）
■ 诗四首（新诗） 55
023 陈文浩（陈浩）
■ 诵经（散文） 57
024 陈素霞
■ 古典诗四首 60
025 陈雪风（陈思庆）
■ 我家在蚝溪（散文） 61
026 陈育青（古马拉·1944～2003）
■ 诗人伤未了（新诗） 64
027 陈泽清
■ 严打罪犯勿手软（时评） 65

～～～～～ d ～～～～～

028 戴中原（戴虎麟）
■ 二度生我的母亲（散文） 66
029 淡　如（郑赤琰）
■ 夜未央（小说） 69
030 邓章钦
■ 分辨青红皂白（时评） 74
■ 我爱透明装（杂文） 75
■ 权力当头（时评） 76
031 丁　仇（詹益顺）
■ 霸住茅坑不拉屎（时评） 77
■ 斩首（杂文） 78
032 冬　琴（彭杜生）
■ 我爱家乡的橡胶林（散文） 80
033 杜　诚（杜珠成）
■ 麻桥，让我谱上音符歌唱（新诗） 82
■ 自由女神颂（新诗） 83
034 杜　边（苏仲人·1949～1997）
■ 生活·岗位（新诗） 84
■ 我又重新读到《明》剧（随笔） 85
035 杜雪美
■ 我在三藩市的唐人街（游记） 86

～～～～～ f ～～～～～

036 翻　腾（黄仁华·1949～2004）
■ 桂林风貌（游记） 88
037 斐　楼（匡光照·1900～1999）
■ 情人桥（散文） 90
■ 小笨珍海畔（散文） 91
038 冯白羽
■ 复活的眼睛（散文） 94
039 符祥兴（亚丁）
■ 怒海余生（散文） 96
■ 美浓岛的难民（散文） 97
040 符肇流（符果·1940～2008）
■ 赤道上的鹰（散文诗） 99
■ 无尽的哀伤（新诗） 100

～～～～～ g ～～～～～

041 高　青（郭洙镇）
■ 献歌（新诗） 101
042 高　秀（戴文光）
■ 我在南院的日子（散文） 102
■ 画页（新诗） 106
043 戈　军（郑小军）
■ 祖父的烟管（散文） 107
044 龚万辉
■ 背影（散文） 109
■ 相隔的时差（散文） 110
■ 随后（散文） 111

045 古　寅（辜健智）
■ 飞机楼的一日（小说） 112
046 郭仁德（林鲁）
■ 日军南侵首10天（历史纪实） 117

~~~~~ h ~~~~~

047 浩于豪（翁文豪）
■ 榴梿又飘香（散文） 120
■ 海的声音（散文诗） 121
048 何国忠
■ 聚首忽惊明月冷（散文） 122
049 何建才
■ 爱国诗词（古典诗词） 125
050 洪　泉（沈洪全）
■ 洪泉极短篇（小说） 126
051 洪祖秋（郑 祖）
■ 流失（小说） 134
052 华　山（冯裕华）
■ 哥打河（散文） 136
■ 历史名城——哥打丁宜（史话） 138
053 幻　风（曾庆容）
■ 另一种心情（散文） 139
054 黄　白（黄鸿奎）
■ 第一次到英国（游记） 141
055 黄　子（黄福溪）
■ 君无戏言（杂文） 143
■ 神棍不怕头上神明（杂文） 144
056 黄碧云（虹絮）
■ 守望在烽火的天边（游记） 145
057 黄和平（黄寒秋）
■ 汨罗江畔的故事（游记） 147
058 黄吉生（黄戈）
■ 文章千古事（散文） 149
■ 中文派上用场（散文） 150
059 黄家光（宇芥）
■ 没有母亲的母亲节（散文） 152
060 黄剑锋（心光）
■ 你为什么背上重书包？（时评） 154
■ 华文教育大家庭——宽柔（报道） 155
061 黄锦树
■ 七月过马六甲（散文） 156
062 黄润岳（1921～2005）
■ 乡土气息（散文） 159
063 黄文才（野声）
■ 文不加点（散文） 162
■ 众人皆醉我独醒（杂文） 163
064 黄循积（田禾）
■ 沙玉河上偶感（散文） 165
065 黄远雄（左手人）
■ 出门（新诗） 167
■ 今天开始（新诗） 168
■ 前半生回忆录（新诗） 168
066 黄天星（三云）
■ 古典诗七首 169
067 黄畊胜
■ 全球暖化，烧掉你的钱（议论） 170
068 黄永强
■ 汉城——印象最深刻（游记） 173
069 黄振忠（黄君）
■ 爆竹一声声（新诗） 176

~~~~~ j ~~~~~

070 嘉　立（曾立旺）
■ 葬相思（新诗） 177
■ 向晚（新诗） 178
■ 冷眼（新诗） 178
071 江　南（蔡诗河）
■ 来信收到了（散文） 179

072 江上舟（林振权）
■ 别（新诗） 181
073 觉　诚（释觉诚法师）
■ 千年天堂（散文） 182
074 君　绍（王俊杰）
■ 振林山的春天（散文） 184
■ 梦平发布会（随笔） 188
075 赖骏汉
■ 医系师生情（散文） 189
076 赖瑞和（赖山舫）
■ 舟子归渡（散文） 194
■ 雨天的诗（散文） 194
077 赖孙耀（斐枫）
■ 篱墙那边（散文） 195
078 赖炜翔（翔翔）
■ 美丽的华中 198
079 赖益盛
■ 打造高层次的文化空间（议论） 200
080 郎格非（范立言）
■ 文章与爱情（散文） 202
■ 中年（散文） 204
081 老蕾（许凤·1951～）
■ 也谈现阶段的文艺主题（评论） 206
082 李　过（李今再）
■ 浮动地狱（节选长篇小说） 208
083 李　火（李茂枝）
■ 县城巡礼（散文） 213
084 李冰人（唐雪·？～1990）
■ 高人一等（杂文） 216
085 李慧珍
■ 古典诗三首 217
086 李敬德（释开御）
■ 三棵树：荒野、城市、阔野（新诗） 218
087 李开璇（向殷）
■ 胶林大合唱（散文） 219
088 李气虹
■ 2008年第一场雪（报道文学） 222
089 李寿章（难明）
■ 现代电脑系统（新诗） 224
■ 战争贩子（新诗） 225
090 李翊狮（李逸思）
■ 咖啡店里的电视剧 226
■ 澳洲印象（新诗两首） 226
091 李蕴朗（李蕴郎·1941～1969）
■ 闲话三合港（散文） 227
■ 血　颂（新诗） 228
092 梁　山（梁志生·1912～1987）
■ 筑长堤前的新山 229
093 梁慧芳
■ 可爱的亚依文满村（报道文学） 232
094 梁文华（闪华）
■ 与稚童在一起（散文） 237
■ 不要过行尸走肉的生活 238
095 梁志庆（高　梁）
■ 天上人间（游记） 240
096 廖国平
■ 序《细诉风流人物》（序文） 243
097 廖宏强
■ 下雨天（散文） 244
098 林　潮（罗曾教·1920～2006）
■ 小桥流水（散文） 246
099 林　过（林宝贵）
■ 以往的梦（散文） 248

100 林　佚（海　郎）
■ 我怎样写《锋火马来亚》？（文论） 250
101 林洛人（林庆文）
■ 峇株河之歌（新诗） 252
102 林明华（化　鸣）
■ 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散文） 253
■ 新山，向前走（杂文） 254
■ 演戏，看戏；上台，下台（时评） 255
103 林明珠
■ 过故人庄（散文） 256
■ 青山依旧在（散文） 257
104 林仙峤（1899～1938）
■ 柔佛的夜（散文） 259
105 灵　子（陈芝琳）
■ 岁月的跫音（散文） 261
■ 麻河之约（散文） 262
106 流　军（赖涌涛）
■ 村童轶事（散文） 264
107 刘　湄（刘福珍）
■ 花　语（新诗） 270
■ 时　光（新诗） 271
■ 失眠者（新诗） 271
108 刘发振
■ 感遇（杂文） 272
■ 古典诗两首 273
109 刘隆昌（龙祥）
■ 情牵马口那间小茅屋（散文） 274
■ 从新山到槟城（散文） 275
110 刘祺裕（刘衣谷）
■ 流星集（新诗） 277
111 刘育龙（舒羽寒）
■ 独自在街头跳舞（新诗） 278
■ 地震博物馆（新诗） 280
112 柳北岸（蔡文玄·1906～1995）
■ 独语（新诗） 281
■ 樱花（新诗） 282
■ 〔节录〕蔡亮《记我的父亲蔡文玄》 282
113 鲁肃伯（唐嘉发）
■ 老人院的故事（散文） 283
■ 老来寂寞（随笔） 284
114 吕才易（吕柏枝）
■ 母猫救子（散文） 285
■ 榴梿系亲情（微型小说） 286
115 吕少雄（吕公明）
■ “老友会”旧情绵绵 287
■ 大水灾考验国人（议论） 288
116 吕振端
■ 诗、词六首（古典诗词） 290
117 陆庭谕
■ 麻河边的故事（散文） 291
118 罗　林（罗凌）
■ 永恒的真理（新诗） 295
119 罗民广（四维）
■ 尽孝宜趁早（散文） 296
120 罗舜坚
■ 时代真的变了（时评） 298

～～～～ m ～～～～

121 马　汉（孙速蕃）
■ 抗日军在我家办夜学（散文） 300
■ 记一个充实的周末（散文） 301
122 马　岑（梦　平）
■ 童园墨迹（散文） 305
123 马　阳（蒋明元）
■ 记贺巾两次来聚（散文） 312

124 马摩西(马俊武·1918～1971)
■沙漠的边缘(议论) 315
125 玛　戈(许钟祜·1908～1993)
■斗牛场中所见(游记) 319
126 孟　沙(林明水)
■马华文学，我为你而歌!(朗诵诗) 322
■我们创下了世界记录!(新诗) 323
127 漠北羊(曹　岚)
■叶　滴(散文) 324
128 莫泽明
■假设(诗歌) 326
129 木　焱(林志远)
■切格瓦拉说(诗歌) 327
■在钢琴室，一个旅人(诗歌) 328
■秘密练习(诗歌) 328

n
130 年　红(张　发)
■重点(小说) 329
■极短篇3则 330

p
131 潘雨桐(潘贵昌)
■花卉图谱(新诗) 332
132 佩　韦(黄秀坤)
■发亮的黑皮鞋(散文) 334
133 彭世灼(依然)
■130年(随笔) 337
■归　鸟(新诗) 338
134 彭质斐(庞炽辉)
■以人头赌三码女装布料(散文) 339
135 彭志伦(墨　雪)
■瓜香(散文) 341
136 普　洛(郑德松·1923～1990)
■风　暴 344
137 漂　青(张清广·1921～1997)
■明天(散文) 345

q
138 谦　成(张谦成)
■故园风霜后(小说) 347
139 钱圣叹(廖梓祥)
■老在须眉壮在心(散文) 350
■谈命运，说穷通(杂文) 351
140 邱新民(朱飞·1914～1995)
■本性可移(议论) 353
■忆江南(词) 356

r
141 蓉　子(江采蓉)
■早晨的月亮(散文) 357
■今夜，我想新加坡(散文) 358
■好好活下去(序文) 359
142 若　仪(蔡若仪)
■欧洲最美丽的地方(游记) 360
■恋上布拉格(游记) 361
■吃在捷克(游记) 362

s
143 沙　禽(陈文煌)
■旅途的诗和诗的旅途(诗歌) 363
■河面浮满鱼尸的侧想(诗歌) 365
144 沙乐夫(黄良佐)
■古人智慧万古传(随笔) 366
■不想上天堂(杂文) 367

145 莎　琳（邱亮瑜）
■ 金海湾游思（新诗） 368
■ 炊烟与篝火（新诗） 369
146 沈安琳（冯绮璋）
■ 老友重归
——为黄润岳校长而写（散文） 370
147 盛琼荣（盛一平）
■ 我的父母亲（散文） 373
■ 擦亮心灵的眼睛（杂文） 375
148 石诗元（石 兄）
■ 普结善缘（杂文） 377
149 舒　颖（符蔼莉）
■ 速写小贩（散文） 378
150 舒庆祥（祥哥）
■ 新山春节，游神庆典少不了（报道） 380
151 水　沫（颜龙章·1925～2006）
■ 给亡妻（散文） 382
152 水兴浪（郑水兴）
■ 寒冬游子梦（散文） 385
153 孙快雨（孙福盛）
■ 高飞的鸽子（散文） 388
154 孙彦庄（优律戈）
■ 火车厢内外（小说） 390

～～～～ t ～～～～

155 秃　橡（差 它）
■ 门说："请进" 400
■ 英雄泪（新诗） 401

～～～～ W ～～～～

156 王　恢（1909～2000）
■ 赠书者言（随笔） 402
■ 校父 郑振中先生 403
157 王绣晞（火流星·1963～2003）
■ 破船·人生（随笔） 405
■ 忆……（散文） 405
158 网　雷（蔡世居）
■ 难忘今宵萤火虫飞舞（散文） 406
159 魏家祥
■ 马中友谊万岁（议论） 408
160 文　戈（郭淑云）
■ 听取蛙声一片（散文） 410
161 文　欣（张暖薇）
■ 赌徒之家（小说） 412
162 文　征（郑世忠）
■ 奔驰以外（散文） 418
■ 奔驰的轨迹（散文） 419
163 巫程豪
■ 两个城市的故事（时评） 422
■ 没有怨恨，只要同情（议论） 423
164 无　花
■ 人灾、人债（诗歌） 425
165 吴　华（干 戈）
■ 陈开顺与陈厝港（史话） 426
■ 〔附录〕没落的岁月（史话） 427
166 吴恒灿（百粲）
■ 亲和大自然的婚礼（散文） 428
■ 陈徽崇的百啥人生（随笔） 429
167 吴宏声（黎 声）
■ 吵架以后（小说） 431

～～～～ X ～～～～

168 夏　浓（蓝 浓）
■ 重返故园（散文） 432
169 夏思霖（纪有庆）
■ 看海情怀（散文） 439

170 冼文光
- 信仰（诗歌） 441
- 噼卜（诗歌） 441
- 几何形状的凄凉（诗歌） 442
- 触觉灵敏（诗论） 442

171 萧　萌（钟秋生）
- 山谷的春天（散文） 443

172 小　曼（陈再藩）
- 思索家国半百（时评） 446
- 潮州电视台来马“探亲”（散文） 447

173 小　双（许福昌）
- 笋因落箨方成竹（散文） 449
- 一个香炉一尊神（杂文） 449

174 晓　帆（郑天宝）
- 闪耀的光环
  ——遥寄马岑学弟（散文） 452
- 归燕——给妈妈 453

175 谢礼如（如水）
- 听听人民的声音（时评） 454

176 谢锡福（谢　柏）
- 雀跃话同窗（散文） 456

177 星　子（蔡国保）
- 抢劫（微型小说） 460
- 烟雨中（短诗） 461

178 欣　荣（彭志容）
- 世丰盛会（游记） 462

179 许光道（许简·1927～2002）
- 宪法精神的伸张（时评） 464

180 许通元
- Nautilus（散文） 466

181 许裕全
- 厨房（诗歌） 468
- 谁在远方哭泣（诗歌） 469

182 许元龙（白龙村夫）
- 算盘情（散文） 470
- 清明时节（散文） 471
- 详和之夜（散文） 473

183 许云樵（许钰·1905～1981）
- 悼念三畏友（散文） 475

184 迅　郎（郑振聪·1946～1986）
- 篝火（散文） 479

y

185 杨邦尼（杨德祥）
- 灾难是一门必修课（时评） 480

186 杨　川（杨启平）
- 城之绝唱（诗歌） 482

187 杨贵谊（杨　夷）
- 访问中国前后（报道） 483

188 杨柳青（子妹）
- 感恩·缅怀（随笔） 489

189 杨善勇（杨　临）
- 狗年奇想（杂文） 491
- 就连自己也认不得了（时评） 493

190 阳　辉（林秀木）
- 淋湿了一只狗（散文） 494

191 姚新光（1944～2004）
- 新山有三（对口相声） 497

192 叶　斌（贺　雷）
- 泉啊，妳是一首永恒的歌（新诗） 501

193 叶　吟（叶达雄）
- 童年的陶沙庄（朗诵诗） 503

194 于　青（杨楚玉）
- 故乡组曲（散文） 505

195 芸亦尘（黄鸾·1943～2007）
- 灯·苍松（新诗） 507

Z ~~~~~

196 曾荣盛
■ 译诗三首（乌士曼·阿旺代表诗） 508
197 章　云（张北琛）
■ 你一定是来自我底家乡（新诗） 510
198 张白萍（1918～1989）
■ 马行漫记（游记） 511
199 张灿泉（张松运）
■ 世界大国崛起的历史轨迹（时评） 516
200 张浪辉
■ 丰顺县风景线（游记） 519
201 张木钦（牛筋学士）
■ 情归何处？（散文） 522
202 张慎修（方理·1936～2004）
■ 中化儿女同欢唱（新诗） 528
203 张雅掀（柏维安）
■ 活出生命的价值（散文） 529
204 张永新（张小兰）
■ 马华艺文界的反思（议论） 530
■ 时势造英雄（杂文） 531
205 郑　辉（郑昭贤）
■ 兴建华社第四宝（时评） 533
206 郑　锦（郑金铠）
■ 沉重的回忆（散文） 535
207 郑　易（陈雅）
■ 受气能使人长大（杂文） 539
■ 小白兔（童诗） 540
208 郑成勋（1894～1974）
■ 新山吟（古典诗） 541
209 郑达光
■ 赶早航一趟祖先的路（散文） 542
210 郑良树（郑百年）
■ 千年树文化（散文） 544
211 郑梅娇
■ 最后的红树林（时评） 548
■ 从新山“小汕头”来到真汕头（报道） 549
212 郑欣民（斤欠）
■ 不一样的看法（议论） 551
213 郑尧子（哥打人）
■ 我们都是这土地的儿女（新诗） 553
■ 我不再远航（新诗） 554
214 郑玉礼（夜半客）
■ 中秋月——寄余光中（诗歌） 555
215 钟怡雯
■ 仪式（散文） 556
216 周　天（陈之·1939～2006）
■ 端午·天神（新诗） 560
217 周锦聪
■ 回家·充电（散文） 561
218 周庆芳（周郎·1906～2004）
■ 象山筠海楼诗词（古典诗词） 562
219 朱　颜（朱华联）
■ 云南园在我记忆中（散文） 563
■ 离开“老人营”（散文） 564
220 朱镜波（凌秀）
■ 丰顺乡镇风情（游记） 566
221 祝家华（云汉华）
■ 道南·大学记（散文） 568
222 庄延波（艾梦）
■ 重回森林（散文） 570
■ 仙人掌（新诗） 572
223 佐　丁（林　佐·1922～1969）
■ 题未定（新诗） 573

◈ 名垂马华文坛 574
◈ 书后话－郑万隆·总务 576

公道在人心

—— 两位日本学者的心声

❑ 爱 薇



爱薇 马华优异女作家，原名苏凤喜。笔名爱薇、山梅、蓝秋、方珏等。现居吉隆坡。于1941年12月16日出生在柔佛麻坡。祖籍福建省南安县。历任南马文艺研究会副会长。毕业于麻坡中化中学和厦门大学（获学士学位）。擅写散文、小说及少儿文学等作品，产量甚丰，销量可观。2008年与许友彬分享荣获第1届“马汉儿童文学奖”。

出版有：《唱给蓝天的歌》、《逍遥尘外》和《告诉昨天》等40多种。

62年前的8月6日，美军在日本境内的广岛，投下了人类第一枚原子弹，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写下了句号。然而，广岛和长崎两次的原爆，却让一二十万无辜的日本人成为军国主义的牺牲品，死的死，伤的伤，而一些幸存者，也难抹去那段刻骨铭心的阴影。

其实，绝大部分的日本人都是和平爱好者。我曾听到我的一些日本儿童文学界朋友，在一些国际儿童文学会议上，不止一次痛陈当年发动战争的好战份子，让他们以及后代承受这些原可避免的痛苦和非议。

· 痛述战争

1993年，我出席了第二届假日本福冈举行的“亚洲儿童文学大会”。在会上，几位资深日本学者和儿童文学家，毫不避忌，慷慨陈词，为日本在60多年前在亚洲地区所发动的侵略战争表示歉意。

这种公开的忏悔，是我们过去听不见、看不到的（在日本首相细川还未公开为这事向亚洲广大民众承认错误之前）。

与我国著名马来漫画家，LAT私交甚好的日本某大学儿童文学教授，胜尾金弥先生，在宣读提呈的论文中指出：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所走的，是一条在所有的领域内追求现代化——西方文明现代化的道路。因此，在这一进程中，日本不甘示弱，也疯狂地加入到西方诸国瓜分亚洲殖民地的竞争者行列……日本军所犯下的罪恶，至今依然历历在目地残留在亚洲各地，亚洲人民所遭受的创伤，迄今尚不能愈合。

· 不健康的儿童读物

回过头再来看儿童文学，1945年迄今（1993年）为止的五十年间，给孩

子提供的读物内容，多半是与国家所指的方向一致的，如：夸耀拥有天皇的日本国和日本人的优秀、鼓吹侵略亚洲的合法化、煽动孩子们为此而献出生命。……只是一味赞美日本军官的勇敢无畏，强调敌兵的懦弱……”

这位慈祥、隽智的学者及历史小说家，那年在接受笔者的访问时说：

“日本战败以后，曾痛定思痛，制定和平宪法，以经济立国而自励。结果呢？看看今日的日本，不光不对过去五十年间在亚洲所犯下的罪恶的意识，几乎消失在经济的繁荣下，甚至又重蹈覆辙，犯下破坏环境之罪。

“现在，日本的学校，让孩子们读的，是在文部号称‘检定制度’的权力机构监督下编纂的课本，加上仅以消遣为目的的传媒的鼓吹，孩子们糊里糊涂地遭到思想统制，被夺去了他们对亚洲诸民族产生关心的一切机会……”

听了金弥教授这番出自肺腑的话后，当时不少外国代表深受感动，包括笔者在内。所谓公道自在人心，像这位思想澄明，明辨是非的日本人相信是大有人在的。

· 研究“战争儿童文学”

而另一位专门研究“战争儿童文学”的日本学者，城户典子女士，在当年接受笔者访谈时坦言：

“战争结束之后，我开始上小学。那个时候，整个日本似乎进入了一个混乱的时代，我根本不知道战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然，学校也没有教，老师更没有提起。由于战场都在国外，所以，小孩大都被蒙在鼓里，日本军在国外到底干了些什么也不知道。

“一直到我在早稻田大学历史系（西洋史）毕了业后出来工作，有了孩子之后，我才从父母交往的亲友中，慢慢知道了日本人在亚洲所作所为。我一听之下，震撼极了，刺激很大。想不到自己长到这么大，才知道这些事实。……”

其实，像城户典子这类被“蒙蔽”历史真相的日本人应该不在少数。

这种不愿正视史实的情况，与中韩两国人民不断强调要“以史为鉴”的呼声是背道而驰的。

城户典子也提及为何会选择“战争儿童文学”作为她的专业研究工作时，毫不讳言的指出心结：

· 受害者与加害者的颠倒

“日本国内的许多有关战争的儿童作品，多数是以受害者的立场来写，

而不是以加害者的立场来写。虽然那个时候，他们认识到日本人在东南亚地区干下的罪行，但许多儿童文学却未曾以客观的立场来写……”

1993年，中国和日本儿童文学界曾在上海举行了一个有关“中日战争儿童文学会议”。过后，两国曾合编了一本《战火中的孩子》，中方13篇，日方11篇。但是出席者之一的城户典子女士，却为此有所遗憾的指出：

“在日本的作品中，只有一篇是涉及到侵华战争的史实。从这也可以反映出日本人对这次战争的意识是不正常的。”

两位日本学者的谈话，让我深为肯定：尽管官方想尽方法要企图掩盖史实，但很多事务是欲盖弥彰的，战争也是如此。日本人绝大部分都是憎恶战争，爱好和平。因为广岛和长崎的两次原爆中让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正如星洲日报在“广岛原爆60周年”纪念日时，曾转述一些原爆幸存者的谈话，76岁的大林芳典表示：

“……当原子弹投下时，我已经是一名16岁的高中生，开始懂事，也只有当自己成为战争的受害者之后，我才开始想到其他国家的受害者，才渐渐明白真相。现在我知道，那场战争对于中国和韩国等亚洲人民来说是一种侵略。”另一位78岁的阿部静子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我认为那是一场侵略战争，我不相信有任何亚洲人民因为日本发动的战争而获得解放……作为亲身经历过战争，并且是原爆受害者的我，这种体会比其他人都要强烈得多。”

是的，也只有经过战争苦难的人，才会珍惜和平的可贵。

记得当日我曾经这么问过城户典子女士：日本学者和儿童文学家在大会上接二连三的提及“侵略战争”，并表示歉意，您有什么看法？这位是两个女儿的母亲带着一脸温婉的笑意说：

“是应该说的。过去文部省（教育部）没在课本上写上‘侵略’，目的是想让大家忘掉。因为中日战争结束后，他们已经订有条约，即中国放弃追讨赔偿，日本人认为这已经解决了，一些史实都不想写。现在，很多日本人都明白真相，所以想法也改变了。”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这位学者之意，不外如此吧？ 回

－本文刊登于2005年8月13日《星洲日报·星云》版

潮州才子——黄叔麟

❑ 蔼秀

蔼秀 柔佛州笨珍人，生于1944年2月17日，祖籍福建南安。原名张美增，笔名蔼秀。杨梅等。散文、新诗在西马大报发表、部份作品收集在《骡歌》、《海韵》、《柔莲》



及《远山》合集本，1959至61年在星洲育英中学就读高中。曾在南益树胶集团服务42年；目前已退休，现任笨珍培群独中董事会财政职。偶尔发表散文及杂文等。

1990年我在新加坡工作时，得到家乡一位朋友的介绍，冒昧打电话给名记者黄叔麟先生。他很热情，约我晚上见面。那晚他请我到食阁吃饭。彼此谈得很投机，直到子夜时分，我才搭最后一班地铁回宿舍。那时他已出版十几本著作，名气很大，却一点架子也没有；他对朋友的关爱、对笨珍一些好友的关怀，都深深留在我的心中。

之后，我们常有往还。及至我被调回峇株巴辖工作，以至退休后回返笨珍老家，我们的书信来往，是紧密的。

· 幽默风趣

叔麟讲得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抑扬顿挫，十分动听，加以他幽默风趣，常常触动话题，就讲出一段笑话，引起大家欢笑不已。笔抗兄说：叔麟讲过很多笑话，一直在麻坡流传着。我是绝对相信的，因为他的笑话很儒雅，从不伤官损民，而话题结束时都在情理之中，意外之外，令人拍案不绝。

他写得一手好字，据说是自幼临柳公权的。但成年之后，他却自成一体。几年前，蒙他用楷书写了副嵌名联赠我：“美如明月诗千首，增得清风酒一般”。笔法高古秀劲，许多朋友看后，赞不绝口。这副对联裱好起来，一直挂在家中。他说：“要写好硬笔字，应先学好毛笔字，就如要写好白话文，应读好文言文”。

他很讨厌一些人写字胡乱涂鸦。有一次，他拿一封信叫我看时说：“好好的文字，被人家写成这样，你说伤心不伤心？”，又说《弟子规》里面有两句：“字不敬，心先病”。是说字写得对字不恭不敬的人，心术不正。这种人如果跟他来往，要格外小心。

他的文言文读得很多，也读得很好。据我所知，那是他年轻时代喜欢

学习灯谜的缘故。他说：：“不读好文言文，就不能踏入灯谜的大门。”所以文言文不但要读，而且要背。为了学灯谜，他不但读唐诗、宋词、元曲、千家诗、古文观止、四书，许多古文学名著，他也读《幼学琼林》，《三字经》，《千字文》。《增广贤文》等等。殊不知这些读物，后来都帮助了他，将白话文写好。

黄叔麟年轻的时候，学过京剧也拉过二胡，更学过地方戏曲；婚后，由于他的夫人不听京剧，也嫌二胡沉着的乐音太过悲伤，他因此就放弃了。他偶尔唱唱潮曲，尤其是传统剧目的选段，他是潮州人，所以唱起来有板有眼；我就听过他公开演唱《卢林会》，那是有一年，“马潮联会”在麻坡举行时，他应邀上台演唱的，许多老潮州听后，掌声四起。

·包巴士下新加坡探病

笔抗兄说：麻坡是叔麟的第二故乡。我曾问过叔麟兄，他说：“1970年应马汉兄之邀请到麻坡，结识了许多英雄好汉豪杰大丈夫，大家成为好朋友，之后我一有假期，就到麻坡小住，和老朋友们飞觞醉月，笑谈天下事，天下还有什么比这更快乐呢？”结果许多麻坡人，还以为他是麻坡人，他从此一直把麻坡当第二故乡，去年他在病中，麻坡十多位男女老友，包了一辆小巴士，凌晨4时冒雨同赴新加坡探望他。他说：“在交情上，我欠麻坡朋友太多了。”

二十几年前他因采访新闻而拜识高僧演培法师，后来法师教他读很多佛书，他发觉佛教是智信的宗教、究竟的宗教、圆融的宗教，人生的种种问题都在佛学中得到解答。于是他便拜师在演培法师座下，皈依佛教；之后他一直研究佛法，还能撰写佛教文章和弘扬佛法。

我拜读过他的佛教文章，却没有机会谛听他弘扬佛法，相信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因为他去年患了舌癌，虽不曾夺去他宝贵的性命，却夺走他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现在他讲话时言语不清，咬字不准，他不可能再表现精彩的演讲了。

但他很看得开，他说：“病后方知身是苦，我已把很多事都放下了，能够放下就不苦”。

我最近又去探望他，他又请我到酒楼去吃了一顿。他叫我不必为他挂虑，他依然很快乐，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一不偷江山，二不盗公侯，三不怨天尤人，我当然快乐了。”

其实，自他病后，我也和他的许多好朋友一样，一直祝福他早日康复，永远快乐的。愿新的一年里，他在快乐之余，继续努力不停创作。 回

- 原载于2007年3月20、21日《南洋商报·商余》副刊

两代宽中情

—为宽柔90周年而作

❑艾宁



艾宁 原名张强中，笔名强中、艾宁、夏松、红松、江松、夏桦、红桦等。于1947年2月23日出生在柔佛古来。长期住在古来。祖籍广东省大埔县。毕业于新山宽柔中学。从事制衣业和贸易事业。1964至1972年间，创作更多新诗及短篇小说。出版有：诗集《幸福在那儿》（1971）、《赤道恋歌》（与章云合集·1985）；短篇小说集《盼望》；散文集《激情满人间》。（2005）等。

1987年“中秋园游会”的夜晚，我牵着11岁的大儿子的小手，在宽中的大草场，提着灯笼，跟着队伍走。后面还有他的2个妹妹，7岁和4岁，一脚高一脚低，蹦蹦跳跳地，也跟着。

十五的月亮，分外明亮，寒星数点和对岸灯火相映成趣。海风阵阵吹来，偶尔有灯笼着火烧了，引起大人小孩的阵阵惊叫和欢笑。这是多么温馨的画面，多么愉快的节日，多么迷人的夜晚啊。

“爸爸，小学毕业后，我也要进入这间中学念书，好吗？”孩子凝望着我，满脸期待！

“哦，这也是爸爸的母校啊！”

☆ ☆ ☆

1958年12月里的某一天，父亲牵着我和弟弟的手，从K城乘车到新山，然后再转接“11号”南柔巴士来到宽柔中学门前，指着仍在兴建的课室对我说：“这就是你明年要读的中学了！”

我和弟弟隔着校门好奇地东张西望，远处大草场面向海的一座校舍，上面写着“1950”，感到既陌生又兴奋，既紧张又高兴！

第2年1月初的一个早晨，下着毛毛雨，我踏进了宽中的校门。念高中一的大哥，带我到食堂去，叫了一盘牛肉咖哩饭给我，香味扑鼻，令我回味无穷。当时的价钱是2毛钱一盘，如果是白饭则1毛钱，时常为了节省，我只叫白饭再请食堂工友替我加上咖哩汁，也是吃得津津有味。

就这样，白衣白裤，起早迟回，跌跌撞撞，我开始了6年的中学生涯，从无知的小孩成长到稚气仍未消的少年。师长善诱，同学关心扶持，蓝天

白云、红花绿草，一段难忘的黄金年华，师生情缘！

☆ ☆ ☆

随着老大高中毕业再出国深造后，我的老二、老三也跟着进入宽中。现在轮到老四，我最小的女儿了。在一次学生汇报演出的文艺晚会上，她低声地俯在我的耳边说，“明年，我也要进这间中学，像哥哥姐姐一样 ……”

“如果你考不进呢？”我戏谑地说。

“我一定要！”

“不如去别间学校吧！”我逗着她玩，打趣地说 。

“不，我就是要这间！”她答得很坚决，就像中国电影《小铃铛》中的小佳小妹妹的语气一样。

现在，她已经是初中三的学生了。

老二 、老三身在外国，老大则和他的太太（也是他的同学）在远处英伦研读“纳米物理”博士学位。

这就是我们家里和宽中的两代情缘！ 回

－原载于2003年8月24日《星洲日报 · 大家谈》版

少年的我

春天的花，会逢春开放，秋天的月，会逢秋明亮，少年的我，是有今天的快乐……

——〈少年的我〉

对音乐、歌曲、电影，我是门外汉，但60年代许多悦耳动听的民歌乐曲，如〈草原之夜〉、〈我的祖国〉，〈把青春献给祖国〉等，许多感人肺腑，剧情曲折清新，演员特出的电影，如《刘三姐》、《甲午风云》、《十七岁》、《对窗恋》等，却深深地吸引与影响我，至今仍在灵魂深处跳动。绕梁又岂止三日？回味又怎不无穷？

少年的我，第一次越过长堤，来到新加坡小坡的书局“上海书局”，“青年书局”，“学生书局”等，惊喜若狂，林林总总，各类书刊整齐地排列在书架上，如入宝山，焉能空手而回；书海浩瀚，那可只取一瓢！但又因当时客观环境限制，许多“好料”是不能进入彼岸的。有几次爱不释手，只好冒险把它塞在腹部，用裤带扣紧，再把衣服放出来遮住，掩人耳目，瞒天过海地带回家里。当我侥幸地过了关，不禁又埋怨自己，为什么不多带一本，哪怕是薄薄的《艾青诗选》也好！就这样，高尔基的《我的大学》、黄谷柳的《虾球传》、南大当时出版的一些刊物，新加坡出版社的文艺小丛书等，慢慢地步入我的秘密书柜里了！

小坡密驼街的“艺声唱片公司”，也是我们经常流连的地方。看着唱片旋转着，唱针跳动着，歌手激昂地唱起来，扣人心弦的乐章奏起来，我和同学互相对视，交换着快乐的眼神，脸泛喜悦的笑容地沉醉在一首又一首的美妙音乐中。

到了晚上或周日的下午，我们会去“维多利亚”剧院观赏演出。舒服柔软的坐位，堂皇富丽的设备，完善的音响效果（在当时而言），观众屏息全神贯注着舞台。《小熊请客》与各中学文艺团体演出、华乐演奏等，都赢来了一阵又一阵的掌声和欢呼！

记得有一次，和同学去美芝路新娱乐戏院看晚间的电影，那是一部凤凰电影公司出品的《石敢当》。由江汉、梁珊等主演，看到高潮紧张处，我也激动地高喊起口号来！剧终人散回到新山时正是深夜了！巴士停止川行（当时很少德士），我们只好从新山坡底摸黑走了约2哩的路，夜黑风高，没有月亮，只有数点寒星，深一脚，浅一脚，踩着高低不平的沙石路，远处传来阵阵的狗吠声，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回到宿舍已是汗流浃背，精疲力尽，同房的打鼾声此起彼伏，我们不敢惊动他们，也就倒头呼呼入睡了！

事隔30多年，不知朋友们还会想起这些青少年的美好时光吗？

回

- 原载于2002年12月18日《星洲日报·星云》版

小人当道

❑ 艾 斯



艾斯 马华卓越女校长暨作家。原名张秀贞。笔名艾斯。于1953年4月25日出生在柔佛州峇株巴辖。祖籍广东省潮安县。1971年毕业于峇株天猛公英文女中，曾任车衣女工。现任正修一校校长。荣获“杰出教师奖（1996）、卓越服务奖（2002、2005），2007年荣获州教育局长颁发“卓越校长”荣誉。历任南马文艺研究会、峇株文艺协会副秘书。擅写散文、小说及少儿文学作品。出版有：风筝王、赶路、人间有待、万水千山……等十余种。”

可曾见过神庙里善男信女“打小人”的盛景？那纸剪的小公仔被频起频落的拖鞋或木屐打得“噼噼啪啪”作响，似乎在雪雪呼痛。而打者却毫不留情，还在那恨得咬牙切齿嘴里念念有词。可见，人们对“小人”痛恨之深。

小人，也的确可恶，彼等常阻人前进止人成功，并擅于在神不知鬼不觉下乱射“暗箭”毁人于无形，有者又虚张声势要人看其脸色，领教过小人本色者无不心惊肉跳呢！

在小人挡途，肯定倒霉！王昭君若非遇上小人画工毛延寿，凭她沉鱼落雁之貌，很可能就如杨贵妃一样集“三千宠爱于一身”享受其“侍儿扶起娇无力”的特别待遇了。由于不懂得贿赂得罪了小人，就因而改变了一生的命运！

君王将相跟前，常就出现一些仗势欺人恃强嚣张的小人之辈，西太后身旁的李莲英专横跋扈，搞得个堂堂光绪皇帝空有满怀理想却无从发挥，最后饮恨瀛台。隆裕太后跟前有个小德张，他假公济私，若有人不向他行贿，他就利用其职权陷之于不仁。历史上许多朝代没落了被消灭了，全遭小人当道之害，古今多少忠良被诬赖了陷害了也全是小人在暗中操纵。

吾等凡夫俗子，不至于被“大牌小人”看上当箭靶子，但平时到政府机构或私人机关办事，也常会领悟到“小人当道”的气焰。几凡其“主子”身份名望越超越，当道小人的傲气就越盛态度就越恶劣。就像有时候人们到私人诊疗所拿钱给人赚，还得看外边那些说是护士又非护士者的脸色及忍受其呼呼喝喝，生病又遇上小人当道，衰透哉！

看到上述现象，我常要想起晏子的车夫，他载着才高八斗的主子，在前边趾高气扬一副了不得的模样，而晏子却谦谦逊逊头低低坐在车内，对

照之下，谁乃君子谁乃小人一望可知。真正有学问的人都懂得收敛自己，不学无术者才巴不得锋芒毕露，纵使无锋芒可露也要沾些别人的光自我炫耀一番！

小人之可恨乃在于彼等专在“暗”中耍招，得其迷惑人们视觉、混淆人们判断的目的达到后，常又摇身一变为好人一名。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中了“明枪”吾等临死前还可知道谁是那位“神枪手”，但中了小人的暗箭，吾等摸不清箭来自哪个方向，弓握在哪一个人手上，大有死不瞑目之慨哉！

小人之最可憎处，就在于教人死得不清不楚！ 回

－ 原载于1996年6月22日《南洋商报·商余》副刊

过 关

说“过关”这回事，在这短短的一生里，也真够人瞧的了！昔有关云长为了“义”，不惜过五关斩六将，吾等这般过了一关又有一关再有一关，到底艰艰辛辛为了啥？

过关之难，非笔墨能解。你瞧那伍子胥只不过遇了个昭关，一夜间须发尽变白。咱们的什么“税关”“年关”、“考关”、“情关”……排列起来节目紧凑得很，相信“过”到最后只有一息尚存离“鬼门关”也不远了！

小时随大人们过星柔长堤处的税关卡，既紧张又刺激！但见彼等遮遮掩掩战战兢兢，如临大敌。那检查官员却是冷冷漠漠宛如掌握着过关者的生死大权！这些人喜欢起来可一只眼开一只眼闭，但认真起来却有本事把旅行箱里的衣物搜到天翻地覆，纵使翻到女人的“内在美”也不会“知难而退”，这种视“春光乍泄”为无物者，最适宜委为“把关”的人物了，盖“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身负重任者就要以这般春色当前也要沉得住气。

在这“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风气下，“考关”，可就让求学子弟废寝忘食了！现代的父母怕输，导致孩子们输不起，所以“考关”逼近时，许多为人父母者还得迫自己“陪太子读书”！为了闯“考关”，有人紧张得生病了，有了担心得发疯了，有人经不起考验自杀了……

说起来，还是“情关”最浪漫！

古人老是问“情为何物”，问到廿世纪的今日，依旧问着这个老问题。情也，虽然抽象，也无法以科学的方法分解，但就因为它无从捉摸飘浮不定，人们方对其如痴如醉既爱且恨！闯“情关”往往要带着伤痕泪痕，但人们也心甘情愿。其实，“情”字最累人恼人，因为常常是“有情又若无情”、“多情却似总无情”、“情到浓时情又转薄”，有时又“流水有意，落花无心”、“襄王有梦，神女又无情”，乖乖，真不容易明白哩！

几许人就因而在“情关”前不知欲向前好还是该后退为妙，结果，就落得黯然独徘徊，往后才来空叹：“此情可待成追忆”了！

英雄气短，儿女情长，许多英雄豪杰，最难过“美人关”。昔日的女人，摆出一幅“侍儿扶起娇无力”状，让英雄疼惜，而今已不时尚这类病态美人了，你瞧在女权高涨之下，女人个个是英姿飒爽，英雄说叩这类“美人关”也需有无比的胆识和智慧才行呢！

古诗词中，常出现“玉门关”，这关离长安有三千六百里，其路漫漫。昔时男人千里迢迢出征，留下妻儿牵肠挂肚，佳人生恐胡人遮断归路，千言万语待倾听，想托风儿带口信，但“春风”都是“不度玉门关”呢！

走到路的尽头，就是让牛头马面“请”到“鬼门关”的时候。这“鬼门关”景色如何没人能解，因为去过的都没折回头！不过，吾等还是多行善积德为荷，希望届时来迎接的是满天神佛，希望回去的是仙乐飘飘处处闻的极乐世界，让鬼卒无法得逞。

这“鬼门关”，能不过就不过也罢！阿弥陀佛！ 回

－ 原载于2006年10月19日《南洋商报·商余》副刊



2005年10月2日在峇株巴辖，主讲人陈雪风（右）与主持人艾斯校长合影（丘岷摄）。

晨曲

□艾芸



艾芸 原名丘声明（辉明）。笔名艾芸、菲明、古刃、古樵民等。于1940年8月12日出生在柔佛文律。现居新山市百万镇。祖籍广东省丰顺县。1963年毕业于新山日间师训学院，是位退休小学校长。曾在业余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及社会工作。擅写散文、诗歌等作品。

出版有诗歌和散文集《望尘集》、《刹那的永恒》（与夫人刘湄合著）。作品被收入多种合集和《马华文学大系：诗歌、散文集》。

雾催眠大地
朦胧似梦似醒

含羞草怯怯地
拥抱濡湿小花球
编织粉红色的梦
我不忍惊动它
只欲亲近
而未亲近
已自羞答答闭拢叶子
恐将问起夕间缠绵
轻弹珠泪
总是那样瑟缩躲藏
已成定局的那般无奈
虫豸犹在唧唧
诉说良宵苦短
且依依惜别
不能留的夜
浪漫的牵牛花
肆无忌惮簇拥丛草
以它的艳色痴情
昂向阳的英姿
吹奏无声的号角
田田荷叶列阵
沉浸在沼泽的寒流
任凭蛙鼓齐鸣
也无动于天地间的
氤氲蜕化

翠鸟展示长喙
三五只挺立
在并行的电线上
缀成残缺的五线谱
疑轻步是问早安
迎我以飞跃又企立
跳动的音符散落
奏嘎嘎的单音
惊起芦苇丛中
群鸟的啁啾
远树的白头翁也聒噪
清晓话别之后
阵阵飞突漫空
划破沉寂的白幔
化成渐远渐小的黑点
隐没在茫茫的天际
顽强的小生命
揭开天幕的曙光
透入我的心房 回

－ 选自2002年8月艾芸与刘湄合著诗集《刹那的永恒》

瀑　声

梦中乘飘摇的小舟
航行在风浪怒吼的海洋
忘却思虑航程的安危
寒风刮脸
浪涛凛冽侵袭
醒来悟然夜宿龙望山脚
置身奔瀑咆哮声中
疑是狂风暴雨
仿佛惊涛骇浪
震荡丛林四方
身似浮起在高山瀑源
一忽滑落流泉底下
恍又不知所踪
冥想统治渺小的我
我被瀑声簸弄
于是我挣扎
挣扎在思绪起伏
自我境界的浪潮中
黑夜吞没飞溅的白沫匹链
掩抑不了如雷的轰然巨响
想那在阳光下闪烁的壮景
宇宙间是否真有主宰
感应心脉的跳跃
体内血液无声的奔流
意识顽强生命的存在
万事在支配与受支配间
岂不操纵在生命流泉
此刻思潮突越瀑声
遂渴盼明朝
明朝太阳升起时
我将跃入瀑泉
让激流涤荡生命
重视生命闪耀的壮景 回

－ 选自2002年8月艾芸与刘湄合著诗集《刹那的永恒》

故乡的小河

那日夜奔流的小河
当河潮涨满时候
河中小船穿梭来往
一片繁荣景象
河水濯洗净我的童年

因为长成而追寻美景
当年留恋地挥别它
像一颗从母树爆裂的种子
我被弹落到他方
在异乡我怀念它
犹如怀念故乡的亲人
在梦寐中
奔流的小河带来慰藉
怀这倦游的心回乡
再见昔日的小河
然而，小河已流逝了岁月
浅窄了的河身
了无生气的静水
那可是我怀念的小河么
谁能了解此刻内心的感受
河床暴露滩滩污泥
浅水飘浮几片莲枝残叶
两岸蔓草萋萋
还有芦苇虎视眈眈
随风招展得意
时而弯腰抚弄
那躺着的破船
呵，故乡的小河
何日再奔流 回

－ 选自2002年8月艾芸与刘湄合著诗集《刹那的永恒》

天下男子汉

❑艾维丹

艾维丹 原名李明旭，常用笔名：艾维丹、李海波；1940年出生于柔佛笨珍。1957年毕业于笨珍培群中学；1961年毕业于新加坡中正中学。曾从政，后从商，目前定居新加坡。平生爱读书，中西文史哲学一网收，特别是对易经等经典古籍爱不释手，为吉隆坡易经学术研究会永久会员。目前更沉迷于书法学习，并与电脑结下不解缘。

文章常见于新加坡联合早报、新明日报、赤道风、香港亚洲时报在线，北京华夏经纬网。美国多维新闻网等。



每当听到女人痛骂天下臭男人，骂者自是淋漓痛快，而我这个在旁窃听的无辜"堂堂男子汉"，也常常情不自禁地拍腿称妙叫绝。

其实，天下男人不但该骂，该咒，简直就应该……哎，不说也罢。

本来，男人就是男人，倒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男人竟然自称"男子汉"，而且还有点儿威风凛凛，神气十足，似乎称汉以后就身价百倍了，真叫天下女人始终无法弄清其所以然。认真追查起来，那"汉"字本来也只不过是外人对中国人（汉人）的称呼罢了，说不上什么特别的意义。后来，听说汉武帝时常出兵讨伐匈奴，匈奴看到汉军也算骁勇善战，所以称汉兵为好汉，这就含有"不卑鄙，不阘茸（微贱）"的含义了。陆游诗云："似我犹为一好汉，问君曾见几闲人？"

虽然如此，天下男人居然全部都自称"男子汉"，难道天下女人相对地尽是窝囊饭袋，而天下男人尽是英雄好汉不成？老实说，夸者自夸，听者为之脸红。在这方面，女人显然就比较谦逊，而且很有自知之明，男人却都是"马不知 自己脸长"了。有机会的话，天下女人实在应该让天下男人来个"猪八戒照镜"，这或许可以帮助天下男人学会一点"自知之明"，免得他们昧于真相，一再自我膨胀而肆无忌惮地放浪形骸。

男人喜欢自赞自夸，自以为了不起，那无非是出自一种不着边际的"优越感"。男人会有优越感，大抵是上帝宠出来的。上帝为什么对男人刮目相待而宠爱有加呢？世间经书典籍全无记载，几千年来都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不过，世间人偏心宠爱总是有的，就如商纣宠爱妲己，周幽王宠爱褒姒，吴王夫差宠爱西施，汉成帝宠爱赵飞燕姊妹，而唐明皇更是对杨贵妃"三千宠爱在一身"。所以，咱们大可不必针对上帝偏宠男人的问题打破沙锅问到底。

当年上帝用泥土塑造了一位亚当先生，他独自一人在偌大的世间优游

闲荡，当时既没有什么歌台舞榭，更没有夜总会卡拉OK可供消遣，难免孤单寂寞，度日如年。上帝看到这般情景，怜悯之心，油然而生。其实，他上帝老人家，孤家寡人过的什么日子，自是感触良深，对亚当先生的凄凉处境，当然也就感同身受，冷暖自知了。因此，上帝就从亚当先生的身上抽出了一根肋骨，造成夏娃小姐，让她与亚当先生形影不离，结伴同游——男人的肋骨从此就比女人少了一根，自不待言。

话说，当时上帝立法：亚当先生不得当龙头大哥，而夏娃小姐也不准当马头大姐，彼此总算地位平等，大家平起平坐，所以也就没有出现什么"土著特权"的问题，更没有什么经济文化上的偏差问题。而且，亚当先生并没有把夏娃小姐当成外来移民，因为她本来就是亚当先生身上的一根肋骨，怎能见外？道理是明显不过的了。

后来，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男人公然违背了上帝的旨意，未经三份二的多数票通过，竟单方面提出"大男人主义"来了，祸延所及，遂使今日美国UNILATERALISM（单边主义）之风，盛极一时。从此，许许多多的不平，争执，纠纷以及种种惨无人道的悲剧，也就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事实上，大男人主义除了出自男人的优越感之外，还能有什么令人信服，令人赞赏的理由呢？就说那位后羿什么的，他那残暴无德的行为，早已叫嫦娥小姐忍无可忍，终于看破红尘，偷偷把那长生不老药吞下肚里，飞上"碧海青天"的广寒宫去了。要是让后羿这暴君吃了长生不老药，恐怕咱们今天都还得在他专横残暴的统治之下，过着悲惨的日子。

其实，后羿这小子究竟何德何能，竟然妄想独霸天下，永远称王称帝？据左传记载：有夏方衰，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善射，不修民事，弃贤臣，用谗佞寒浞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贿于外，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羿田将归，为浞所杀。

瞧，后羿这小子居然愚昧昏庸到这步田地，养虎为患，自取灭亡，怎能不丢尽天下男子汉的颜面，而徒招天下女人耻笑不已呢？

再说，后蜀亡国之后，蜀主孟昶的妃子花蕊夫人被俘入宋，宋太祖赵匡胤问她："你们国家有十几万大军，为什么今天会到我身边来呢？"接着，因为宋太祖听说她曾经填词百首，是一位能诗能文的才女，便要她一展诗才。她于是赋诗一首：

大王城上竖降旗，
妾在深宫哪得知？
十四万人齐解甲，
宁无一个是男儿！

诸君明鉴：天下男子汉就是这么丢人现眼，这般不中用，不济事，竟然被一位如此弱不禁风的妇道人家嘲笑，诘难，苛责，唾骂得何其悲怨，何其怆恻，何其惨怛，何其痛切！

天下男子汉的无聊可怜，昏聩无能，历来故事之多，恐怕花上一千零一夜的时间也没有办法讲得完，说得清。

当年自称楚霸王的项羽，夸夸其谈，说自己是什么“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旷世英雄豪杰；但是，他却忘记了“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这一句乱世枭雄的至理名言，居然在“鸿门宴”上愚不可及地纵虎归山，种下了后来国破家亡的祸根。当他麾下的残兵败卒被刘邦大军赶到乌江之畔而走投无路时，竟然对着宠妃虞姬抱头痛哭，险些笑瞎了天下女人的明眸，笑脱了天下女人的皓齿！

天下男人一向自诩“大丈夫流血不流泪”，并且还嘲笑天下女人都是泪水做成的，都是哭包；但是，有道是：“英雄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男人之所以有泪不轻弹，其实也不过是一种死爱面子的心态，一旦到了穷途末路，到了伤心绝望的境地，哭得天摇地动，哭得草木同悲，哭得肝胆俱裂的，正是堂堂的天下男子汉。

南唐后主李煜先生，玩玩诗词之类的“雕虫小技”，固然有他一手；但是，如果跟咱们的李清照小姐一较高低，毕竟也难分轩轾，各有千秋。至于治国平天下的千秋大业，李煜先生要是跟咱们的武则天小姐比划比划，则难免相形见绌，无地自容矣。再说，当年宋太祖兵临城下，形势危急，天愁地惨之际，李煜先生也不管甚么国家百姓的，只是念念不忘：“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挥泪对宫娥。”国破家亡在即，竟然还傻兮兮地对着女人痛哭流涕，这种憨态可掬，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的男子汉，真叫天下女人没奈他何了！

另一方面，天下男子汉的自大狂与自我膨胀，坦白说，就连阿Q先生也不敢恭维了。听说，尼采和叔本华这两个宝贝，更是狂妄不拘，居然“从门缝里看人”，而把女人给看扁了。他们歧视女人，把女人当成奴仆下人，视女人为草芥工具，真亏他们的母亲大人辛辛苦苦把他们生下来，而又辛辛苦苦把他们抚养成人。您要是不信的话，且听听尼采是怎么说的：“你要到女人哪儿去吗？别忘了带着你的鞭子。”老实说，如果尼采这小子活到今天，而不被天下女人的花拳绣腿打得体无完肤，粉身碎骨，那才真是天下奇闻呢。

法国区区一个小文人巴尔扎克，当年一贫如洗，二贫见底；他债台高筑，欲与吉隆坡双峰塔试比高。既然穷得有一餐没两餐的，只好涂写一些

什么《人间喜剧》的烂文章，卖几个铜板混混日子。说实在的，他当时没有饿死冻僵，已是万幸之至，但他却不思长进，竟然还不知天高地厚地口出狂言，说："拿破仑用剑所不能完成的事业，我要用笔来完成。"环顾今日新马文坛，有哪一个穷酸文人小子胆敢如此放肆，出此狂言？

天下男子汉的狂妄，真是古今中外，同出一辙。后唐庄宗存勖灭梁后也大言不惭："吾于十指上得天下。"这种得意忘形的心态，无异为自己的霸业置下了覆亡的计时炸弹。难怪荆南高季兴听了这句话，便高兴地说："吾高枕无忧矣！"

说到天下男子汉的自私毒辣，天下女人难免心惊胆颤，魂飞魄散。法国那位所谓天下大情人阿伯拉，当年凭这家庭教师的身份，藉着教授神学的机缘，趁机勾勾搭搭，居然与学生爱洛绮思生下了一个孩子。爱洛绮思的舅父一时火气冲天，怒不可遏，半夜里派人把阿伯拉阉了，让他从此一生一世尝尽苦头。绝望之余，阿伯拉唯有遁入空门以度余生。但是，他在遁入空门之前，却硬逼着当时年华只有廿二岁的爱洛绮思也必须隐入尼庵，逼着她为他牺牲青春与幸福。他在写给爱洛绮思的信中说："我并不是为了你的幸福的立场才劝你走入尼庵的，我乃是糟蹋你，恰如一个敌人无法将他的战利品带走，便索性加以摧毁一样。"

您瞧，这是多么可耻的私心，多么刻毒的意念啊！皇天之下，后土之上，六合之中，有什么可以比得上天下男子汉的自私与狠毒呢？

奉劝天下女人，千万不可轻信天下男子汉，以免悔恨终生。 回

－ 原载于1987年《星洲日报·星云》副刊，2001年重修

唉，女人

自从母系社会寿终正寝以后，女性就一直处在被动，被驾驭与附庸的从属地位。

如果说，人类是上帝所造，那么上帝显然曾经吃过女人的亏。所以，他刻意把女人造成一直处在吃亏与受苦的情形下，算是报复。男人吃了女人的亏，不报复，可乎？君不闻："此仇不报非君子"吗？既为君子，睚眦必报。不过，根据圣经上所说，上帝对女人的惩罚倒也颇为振振有词，要不是当年夏娃闯下的祸，当今对于先人所犯罪孽，历来无不一揽子的默默承受下来；既然怪不得上帝铁面无私，也就只好自己认了，夫复何言！

从此以后，女人的处境可以说是每下愈况，一日不如一日，怪不得英国一代大文豪莎士比亚慨然喟叹："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其实，这是可以理解的，假如女人不是弱者，当年怎能容忍上帝那样恣意妄为，横加断案？为了一点小小过错，居然严判女人无期徒刑，而让她们世世代代饱经忧患，折磨，屈辱……这么严厉的惩罚，是可忍，孰不可忍？就算当时的法律真个如此明文规定，必须严惩，不得异议；但是，女人为了本身和后代的基本权益和尊严，完全可以严正提出修改法律条文的要求，一如我们当今的宪法一样，不也三番四次地修改吗？况且，上帝是否曾经在剑桥大学或牛津大学念过法律这一系，圣经上并没有记载，这一点早已深受人们质疑；他究竟凭什么资格当起大法官来呢？是否经过正当程序被授予委任状呢？他如此鲁莽断案又有何法律依据呢？女人的命运为什么偏要由他任意摆布呢？所有这一切问题，至今仍然有待进一步的厘清和确认。

您瞧，当今咱们合作社的老爷们，金融界的巨擘们，他们不也是像当年夏娃一样，偷吃了禁果乎？而他们又是受到怎样的惩罚呢？轻则赏以"乌豆饭"两年，重者也只不过是浅尝十年八载的铁窗风味罢了，可是咱们的女人却必须承受无期徒刑之苦，世代连坐，天理何在？更何况闯祸的是夏娃，一人做事一人当，岂能硬要后世无辜的女人继续受罪乎？

再说，当年夏娃偷吃禁果，完全没有引起轩然大波，影响至微。可是，咱们当今的豪商巨贾们，偷吃禁果影响所及，广大草民断炊，国家经济临危，忧愤成疾者有之，神经失常者有之，自杀身亡者有之……真个搞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两相比较之下，咱们当今的"青天大老爷"依情治罪，法外开恩，可真比上帝仁慈得多了。

说真的，咱们的女人理由大过天，当年面对上帝的专横断案，理应重金延聘女皇律师提出明确申辩，甚至强烈抗议，乃至举行示威游行，在所不惜，直迫上帝收回成命，至少也应从轻发落。不幸的是，女人毕竟是太驯良，太逆来顺受了；或许是慑服于上帝的淫威，以致一失足成千古恨，平反无期，遗恨绵绵。

且说当年，楚霸王项羽被刘邦的大军赶到垓下，八千江东子弟兵仅剩下廿八骑，真正是到了山穷水尽，日薄西山的境地了；楚霸王于是慨然兴叹："天亡我也，非战之罪也。"接着对着爱妃虞姬"牛衣对泣"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可怜的虞姬（她总该较项羽更可怜吧？），一向仰赖楚霸王而生，楚霸王就是她的生命。如今，楚霸王危在旦夕，也就等于她的生命也即将划下句点；而且，为了表现她的忠烈坚贞，于是凄怆哀唱："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

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接着自杀身亡。作为男人附庸的女人，下场往往就是这么悲惨。本来，该死的是项羽，为什么偏要虞姬陪葬呢？白居易诗云：“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这正说明了古代女人的悲哀。

春秋时代的西施，一位越国“美目盼兮，巧目倩兮”的绝代美女，勾践却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复国大计，竟然把她当作赠品，当作礼物而奉送给吴王夫差。糟蹋了她的青春和美色自不在话下，最令人吃不消的，是摧残了她作为人的尊严。凡是稍具正义感的人，怎能不对此口诛笔伐，群起声讨？

早在周代，周幽王的宠妃褒姒，据说也是一代佳丽，美艳如花，秀色可餐，连太阳也为之黯然无光。可惜，听说褒姒这小妮子从来不笑，老是扳着如冰似霜的面孔，就连轻颦浅笑也不曾有过，直教周幽王茶饭不思，夜不安枕。最后周幽王总算想出了“烽火台上放狼烟”的妙计，遂博得佳人前俯后仰地哈哈大笑。可是，不笑犹可，这一笑却是非同小可啊。周幽王的老命给笑掉了尚且不说，褒姒这小妮子到底也厄运难逃，因此而为犬戎所虏，后人遂有“一笑倾城，一笑倾国”之说。

本来，倾城倾国乃周幽王自做的孽，关我褒姒老娘屁事？我老娘不笑，乃依上帝旨意，生性如此。你周幽王如此苦苦相缠，置大好江山于不顾，更一厢情愿地，不惜用老命来博取老娘一笑，毋乃自寻死路，咎由自取耶？但是，后世男人竟然不分青红皂白，不按天理良心，尽把罪过全推到老娘身上，痛骂老娘是祸水；尤其是那般“文人无行”的无聊御用文人墨客，更是含血喷人，极尽歪曲事实，妖言惑众之能事。

您瞧，他们如何污蔑老娘：“夏后氏之衰，有神龙之止于帝庭。夏后取其漦（龙之涎沫）而藏之，传至殷周，莫之敢发。历王之末，发而观之，漦流于庭，入于后宫，有童妾遭之，而声女怪，弃于市，即褒姒。后幽王伐褒，褒人献此女，幽王嬖之，遂至失国。”言下之意，公然诬指老娘乃祸国殃民的妖魔鬼怪，这是何等荒唐怪诞的胡诌啊！稍具科学头脑的人能够相信得过乎？老实说，冤有头，债有主，这种嫁祸于人的可耻行为，叫老娘如何消受？许是天下男人见老娘一个弱质女子好欺负，硬教老娘独背黑锅。如此居心，未免欺人太甚了吧？难道欺弱怕强竟然是天下男子汉的“英雄本色”乎？唉，女人何辜！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看到历来女人不幸的遭遇，谁能不悯悯焉，怛怛焉？

可是，女人一旦受宠得势，情形却又不禁令人惮惮焉，愤愤焉。

话说到了唐朝，那一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杨玉环小姐，一朝选在君王侧之后，是何等光景呢？且看白居易是怎么说的：“春寒赐予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诸君想一想，只要稍具想象力，就不难想到她那副德性，是何等妖媚蛊惑，教唐明皇如何能不“从此君王不早朝”呢？凭良心说，由于安禄山的造反，而把罪过一古脑儿推到一个弱质小妮子的身上，于情于理，颇有斟酌的余地。不过，她既然把唐明皇弄得神魂颠倒而六神无主，最后“婉转娥眉马前死”的结局也就不太令人感到意外了。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时，武则天被选为“才人”，后来唐高宗更把她立为皇后，从此僭权篡位，政事皆决焉。结果，她把朝政搞得大乱，鸡犬不宁，真是罪该万死。骆宾王在〈为徐敬业讨武照（这个字是“明”在上“空”在下）檄〉一文中说：“入门见妒，娥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元后于翠翟，陷吾君于聚鹿。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姐屠兄，弑君鸩母。神人之所共愤，天地之所不容。“瞧，这小妮子一朝得势，真教天下男子汉为之侧目，天下汹汹矣。

历史一再警戒天下男人：色字头上一把刀。可是，天下男人向来都充耳不闻，视若无睹。自古有“英雄难过美人关”之说，并非空穴来风。不过，英雄美人，自是风流韵事，雅人深致。至于说：”美人难过金钱关“，那就难免庸俗卑贱之讥，令人倒胃了。

古人说：”牝鸡司晨，唯家之索。“虽然，这话说得难免过于偏颇，对女人成见至深。不过，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也不无实据。假如当今的女人都能奋发图强，砸烂这成见的框框，则善莫大焉。

说来说去，无非是说：”女人，失意时令人怜愍有加，得意时却又令人懊恼无休。

唉，女人！ 回

－刊于1987年1月24日《星洲日报·星云》副刊，2001年重修

河的故事

❑ 安焕然



安焕然 马华新生代学人与时评家。本名安焕然。于1968年7月29日出生在柔佛州哥打丁宜。祖籍海南省文昌县。

毕业于新山宽柔中学、台湾成功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硕士。现为南方学院学术研究处主任、中文系系主任暨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也是一位报社专栏作者。出版有学术论文集《本土与中国》（2003年8月）；与刘莉晶合著《柔佛客家人的移植与拓垦》等书。

在陆路交通尚未发达，满是原始森林之地，柔佛境内弯曲而复杂相连的河系水道，是早期柔佛重要的沟通之路。

19世纪中期，柔佛推行了港主制度。所谓的港主制度，简而言之，是指那些敢于冒险的拓荒者（主要是华人），他们顺着境内的各河系水道，泛舟划行探险。然后选择在柔佛境内各条河系，河与河（主要是支流）交汇的地带发展，他们向柔佛实际统治者申请一张港契（Surat Sungai），作为其“开港”的凭证，让他们开垦荒地，种植甘蜜、胡椒。领有港契者，称为“港主”，而其所管辖之地则称为“港脚”（Kangkar）。例如在地不佬河上的陈厝港，柔佛河上的哥打丁宜德兴港，大素里里河的和兴港、和盛港、和平港、峇株河的两大支流上的永顺利港、永平港、张厝港仔，以及弯曲的麻坡河上的头条港、二条港、三条港、四天港……至十三条港等等。

19世纪以前，柔佛只有5%的土地被开发，其余尽是丛林密布的荒地。港主制度以后，在柔佛各河系所开拓的土地，据说有一百多条港。柔佛在实际统治者天猛公依布拉欣和苏丹阿武峇卡两代之间，就凭了这一百多名的港主的领导，以及许许多多的劳工流血汗，把荒芜的柔佛领土，一下子开发起来了。

因而，每当我们“搜集柔佛潮人史料合作计划”口述历史小组在进行田野调查时，常会向当地人士询问港脚的确实位置。寻及港脚之原址，也常会看到一条河溪悠悠地流经其间。

港脚的开发与河流的紧密关联，是那样的神秘而自然。今天，所谓的港脚遗址，很多已翻种成棕油园，有的在紧急法令时期强迫迁移而成废墟，只剩古庙的残壁，表露地面的陶瓷破片，或是古井古墓。但离其遗址不远处，我们常会去问当地人：“那条河在哪里？”引领下，“哗！”总会哗

然，“好美呀！”弯弯的河流，静静的映在眼帘，马来西亚竟有如此好风光。那是呆在书斋里的苦闷书生所永远也无法领受到的本土味。

每一条河，是一则神话，每一盏灯，是一脉香火。为了寻找先民的足迹，2001年8月间，在峇株巴辖潮州会馆林庭芝等人的协助下，我们一行十余人乘坐渔船，从峇株巴辖市出发，沿峇株河，展开了一次溯源之旅，尝试感性的认知、探游先民的拓荒之路。

一大清早，我们准备好了干粮食水，准备好必须的摄影、录影器材、笔记本，还有笑声，上了船。

“开船啰！哈哈哈”，挥别了码头，向海墘街峇株著名的古老地标建筑物“东洋客栈”兴奋地挥手后，沿岸尽是硕莪和亚答，绿野仙踪，奥妙无穷。“哗！看”，一会儿，树梢微晃，一只大水鸟飞起，毫不在乎我们的存在。

太阳渐渐升起，透射着耀眼的光芒，映在淡绿的河上，闪闪亮光。渔船前驶的冲力，以及微风吹过的浪头，轻轻地吻着我们忘忧的心。

“我们现在来到了XXX……啊！这是硕莪，你们看到了没有，那一排排的浮在水面上的树干。这可不是椰子树。”接着，峇株人讲述起硕莪的加工过程。

说得兴起，船上的人开始讲起了乡土故事来：听说我们这条峇株河共有三只鳄鱼，一只是褐色的，一只是黑色的，还有一只是白色的。如果你们有机会看到那只白鳄鱼，你们就要中马票发财了，哈哈哈……

很可惜，当时我们只看到那只褐色的鳄鱼。它似乎也看到了我们，很快的就潜于水中，不见了。

明朝万历年间的张燮《东西洋考》，曾记述往返马六甲的华人海商的说话。他们说，当时马六甲有三大害，森林里有虎患，河里有鳄鱼，而城市里则有葡萄牙殖民侵略者。然而这一、两年来，寻找沿河港脚的田野调查，我们常会听到本地人讲鳄鱼的故事。例如在笨珍的西洋港，他们说在港脚所临之那条Sg. Jeram Batu，过去有很多鳄鱼，人们都不会去骚扰它们，因为大家相信，这些鳄鱼是当地的守护神。

鳄鱼的故事，还有很多，但读中国文学，韩愈在潮州祭鳄鱼文赶鳄鱼；读中国历史，还有人论说，传说中龙的图腾，就是扬子江上的鳄鱼。鳄鱼，实在是河里与岸边两栖，神秘的灵物。

继续说我们的旅行。我们的船经过双青港。岸边有一座逾百年的双青港龙水宫，镇守护佑着地方上之平安，风调雨顺。而双青港则是峇株河两

大支流 Sg. Simpang Kiri 和 Sg. Simpang Kanan 的分岔外，往这两条支流再上行，就处处是港脚了。

我们继续往这两条支流驶去，风景依旧迷人。偶有垂钓者和当地居民（也有可能是外劳）向我们挥手。很可惜，越往上溯源，河床就越来越浅，渔船不能前进，只好折返。

时已中午时分，由于潮州会馆的朋友顾虑我们的安全，所租渔船原来是艘较大的出海船。怎知，回返穿桥时，潮水高涨，船身过高，差一点过不了，把我们捏了一把冷汗。

我们的船过了峇株市港却不停泊上岸，反而加速驶向峇株入海口。又是一番天地，整片是浓密的红树林，还有印尼物物交易的船只穿梭。出海处，浪头大了，浪花打到脸上，满脸咸味。

艳阳高照，却飘起太阳雨。风浪中，看到了传说中的海盗之岛，从海上回望峇株巴辖命名由来的石井，石文丁百年古庙崇龙宫，还有那迷迷蒙蒙之中的情人桥……

在海上绕了一圈，回航。我们都累得躺在船板上，任阳光曝晒，无力反抗。相互对视，苦笑道："喂！我们像不像当年的猪仔！"

这实在是一次难忘的溯源之旅。之后，我们进行田野调查，总爱寻找流经每个港脚的那些河流。

工业时代，在生存还是毁灭之间，人们用科学打倒了一切善的神灵和恶的鬼怪，不断的征服自然。而自然似乎也在报复着人类。河床日浅，河水污染，河流改道、断流。今日简单的公路地图，是难以勾绘出当年先民沿河拓荒的足迹的。读书的课本编得愈来愈厚，网上资讯愈来愈多，但我们却仿佛丧失了与自然对话的契机。

为了勾绘出这些河系上的港脚，我们特地到柔佛土地测量局去找更为详尽的地图。有关的官员获知我们的来意后，笑了笑，拿着一张2001年版最新的柔佛大地图来，说："这张地图足够你们用了，因为我们的河流河名（按：不像路名那样），似乎从没改换过。""一张图十块钱。"

当我们听阿公阿婆讲述着每条河的传奇故事时，那河，以及河中河岸的一切神灵，不全是发明，编造出来的。一切简单地说都是存在，古已有之的存在。只是我们没有去发现。 回

- 原载于2002年11月3日《星洲日报·星洲广场·边缘评论专栏》第2版

问米趣谈

❑ 傲 雪

傲 雪 原名段玉贞。笔名傲雪。生于1939年8月18日。

1959毕业于新山第1届日间师训班。在士姑来辅士华小任教长达37年。擅写儿童文学及华文参考书。自1997年开始正式离开教育界；长期定居在古来。

出版有《校园风波》《不知所错》等书。



家母于1988年7月往生。当时我们依照佛教仪式，请法师与佛友为母亲诵经两夜。白天也不停播放录音带——诵阿弥陀佛号与地藏经；我与弟妇也轮流念佛号，希望家母能升西方极乐净土。

办完七七，弟妇忽然心血来潮，她闻说我住的地区附近，有一灵媒问米通灵很灵验，因此叫我去问问家母的情况，看看家母是停留在地府，还是已升西方极乐。其实问米与佛教风马牛不相及。可是基于好奇心重，我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与外子和儿女们一同前往。

那是家母逝世七个月以后的事了。吃过早点，外子载了我们启程，经过半个小时的路程就到达了。

那是一间三房式的排屋，屋里住着灵媒一家。神坛是屋后扩建的，面积约有七、八十方尺。正中设神坛，两旁放了长凳供善信们的坐位。墙上挂了一些佛像以及神坛在庆祝神诞仪式的相片。灵媒是位中年妇女，长得清秀标致，皮肤白皙。

我们到达时已有好几个人在等待灵媒扶乩。我们在长凳上坐下不久，就有一位十多岁的少女来问我是否要问米，然后告诉我是轮到第三位，她还问我有否携带米和鸡蛋。知道我没带齐东西，便吩咐我到外面的商店买齐东西后再到回去，同时还得准备一个七元的红包。

我叫孩子载我到店铺买祭品，由于看见到来问米的人群中，有人带了录音机到来。我令孩子回家把录音机载来，以便录下对话，好让弟弟、弟妇亲耳听听，不必我重述。

折返神坛，灵媒已在准备扶乩。她示意我把鸡蛋与米放在神桌一旁，同时上香。这时，又有一辆汽车，车上载了大小六人到来，又是一群慕名而至者。

约九时半，灵媒扶乩了。只见她穿上道袍上香，念念有词后伏在桌上。不久，身体晃动，再抬头时，双目紧闭，双腿颤动。

在旁传话的少女，要第一号的三位妇女报上要寻找的“阴人”的姓名与生前住处以及年龄。从谈话中，知道她们要寻找的是其中一位妇女的家婆，那是一位在前一年服毒去世的老妇女。

只见灵媒说一句，她们就七嘴八舌的接上去。结果是问的人的话比灵媒还要多。那二十分钟的对话时间里，我发觉灵媒对于有些肯定的问题，始终是回答得模棱两可，最后还留下一些玄之又玄的问题让你去猜测。

第二号是一对夫妇。看着他们脸带倦容，我想多半是远地慕名前来者。他们报上所要寻找的死者姓名、性别，生辰与生前住址后，灵媒又再念念有词一番，然后伏在桌上，双脚颤动，过后抬头，双目半开半闭，然后用另一付嗓子以客语与那对夫妇交谈。只听得灵媒说：

“你们为什么这么久才来找我？”

“我们很忙，没有时间；又不晓得哪里有问米。妈，您现在好吗？”

“我还好，只是双脚常常痛。”

“您知道您的大孙在做什么工作吗？”

“还不是在工厂工作。你们要好好地照顾他，别让他交上坏朋友！”

“您看他在那儿工作会有前途吗？”

“噢……不要急，好好做一定会有前途。你们今天怎么不带他来？”

“今天他要做工，请不到假，不能来。他到现在还交不到女朋友，您要保佑他早日结婚。”

灵媒张口呵欠连连，“噢……我会保佑他的。噢呜……我很疲倦，我要走了。”灵媒就此静默的伏在桌上，手脚有轻微颤动。

终于轮到我们了。我们一家四口就移坐在灵媒的左边长凳上。报上家母姓名、去世日期与地点后，灵媒又以同样方法到“阴府”寻找家母。

这时我有种既兴奋又紧张的感觉，手心泌汗，脑海混乱，眼眶发热。七个月以来不曾再听见亲娘的声音，慈颜只有在梦中寻觅；现在通过灵媒，虽不能目睹亲娘慈颜，可是却能聆听她的教诲，也可安慰我这多月来的思念之情！

不久灵媒抬头，以半闭的双眸望向我们，她用粤语对我说：“阿女，你来啦！”

我当时一愣，妈妈从不曾称我为“阿女”，怎么今天竟然如此称呼我呢？

我逐一问她可认得坐在我身边的人，她扫视一遍说："尼个系阿郎（粤语女婿）其他系我的孙啰！

"妈，您有几个孙？"

"有四个！"（错了，应该是五个。）

"妈，您知道您现在葬在何处？"

"唉！人都死了，葬在何处都一样啰！"

"妈，您满意弟弟为您做的风水吗？您知道坟头上加了什么吗？"

灵媒迟疑了一阵："唉！阿女，你都不相信阿妈，阿妈要走啰！"说完伏在桌上，不再言语。

我当场一愣，其他等待问米的望向我们。灵媒的年轻助手趋前，脸无表情的告诉我们，由于问不到，叫我们把米、鸡蛋以及红包都带回家去。这是逐客令，我们惟有带着那录了几句对话的录音机败兴而回。

回家途中，外子怪我的态度与语气太过理智，太过"科学化"，吓得灵媒不肯与我周旋下去。

我虽有失落之感，可是却兴起了另一层的希望，我但愿亲娘能应验佛家学说，已然升上西方净土，而不是流落地府受难。

从此，我与家人不再寻找灵媒问米了。 回

－ 原载于1992年8月8日《星洲日报·星云》副刊



2004年2月20日在新山南方学院院长室，梦平（马岑）赠送十馀部早年著作，并转赠他珍藏24年的谭云山的《海畔》（1930年出版）等书刊给南院图书馆。左起：许通元、何蔚芳、张瑞发院长、马岑（梦平）、高秀。

常回家看看

❑白 杨



白杨 原名符传昌。笔名白杨、夏薇、符唤、沙立夫、郑秦、康雅等。于1948年1月21日出生在柔佛居銮。祖籍海南省文昌县。毕业于居銮中华中学，历任居銮一小等校校长。拥有硕士学位。退休后旅居中国。擅写散文、杂文、翻译、诗歌等作品。

出版有《焦点》（1985）、《高原待晓行》等单行本。2006年左右，撰写了不少的《走进神州》系列散文，寄自中国，发表在《商余》副刊。

1999年，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一个清纯的歌手，名叫陈红，唱了一首歌，歌名叫《常回家看看》（车行作词，戚建波作曲，1998年创作）。很多观众还没听完，已经是热泪盈眶，甚至泪流满面，这当中有老有少，都被那温馨的呼唤感动了。

之后，这首歌很快就风靡大江南北。

它的歌词是这样的：

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上笑容，带上祝愿/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给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一辈子总操心就奔个平平安安。

这首歌既亲切交谈，又像谆谆告诫。

歌词简单平淡，通俗直白，却带着浓浓的生活气息，贴近普通老百姓的心理，反映出来的是温馨、家常、亲情，充满人文关怀，当然也可以大而化之，说成是孝心的体现。

· 提醒忙碌的儿女们

这首歌旋律质朴流畅，明快清新，容易上口。它道出了上下两代人之间的真情——提醒了忙碌的儿女们，唱出了父母的心声；它以真挚的情感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就像歌曲里唱的那样，父母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只盼望儿女能时常回家看看，享受天伦之乐。

那“家”究竟是什么？家是父母鬓角增添的丝丝白发，家是父母站在路口盼望的身影，家是儿女离别时眼中的依依不舍，家是儿行千里母担忧的深深思念……

· 殷殷期盼何等真切

记得中央电视台有一个这样的广告：一位母亲准备好了一桌的饭菜，只等儿女们回来。儿女们一个电话打过来，不是说忙就是临时有事回不了，母亲的等待落空了，眼里顿时泪光闪闪。此情此景，只有《常回家看看》这首歌能显现双亲的殷殷期盼是何等的真切！

假如有机会，不妨到中国各地的火车站去瞧一瞧，每逢春节时，想回家的人流是多么惊人的庞大。一票难求，回不了家的老百姓比比皆是。至于因为种种原因，譬如没钱买票而年复一年漂泊在他乡的，也大有人在。就因为这样，《常回家看看》这首歌，更叫离家的游子和家中的亲人心灵相通，牵肠挂肚得紧！

说真的，那思乡、那挂念、那亲情，又岂是一个“爱”字了得？回

– 原载于2007年《南洋商报·商余》副刊

爱生·爱师

9月10日是中国的教师节，全国的学府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热烈庆祝。在这一天，校园里洋溢着欢乐的节日气氛，师生同乐的情景处处可见。

不过，广东省中山市有一间小学却采取与众不同的形式，不捧鲜花，不送礼物，而是举行了一系列的爱心活动。

该校的老师给一年级的学生洗脚，给二年级以上的学生梳头、剪指甲，学生则给老师捶背和按摩。

这时，不论女教师，或是男教师，都像孩子们的爸爸妈妈一样，不嫌脏、不怕累，把孩子的脚洗得干干净净。孩子们也很懂事，一个个自发地走到老师跟前，主动地为老师捶背、按摩，场面非常温馨、感人。

学校通过梳头、剪指甲、洗脚、唱歌、讲故事、诗朗诵、游戏等活动，传递着师生之间的浓浓情意，无形中表达了彼此真挚的感情，更借此体现了一种绝无仅有的平等关系。回

– 原载于2007年《南洋商报·商余》副刊

三个祖国

❑ 彼岸



彼岸 马华诗人暨学者。原名林今达。笔名彼岸、人间、林蝉、醉言等。于1941年5月28日出生在吉打州居林。

祖籍广东省普宁县。毕业于师训学院，仅教一年就离校。现居新山市。擅写散文、杂文、时评、诗歌等作品。写过多种语文丛谈之类的专书。出版有《英雄的花儿》（1971）《半掌集》《脚步的诱惑》、《热带山海经》、《窗口跳歌》、《写给祖国》（2004）等。

我有三个祖国。我曾经给祖国写过许多许多的情诗。《写给祖国的情诗》便是我最喜欢的一首。

假如祖国拒绝了我
让痛苦把我捏成一尊
望乡石，碧血长天
叫痴情烧出一只
苇莺，日夜悲啼
在芦花飘絮的季节

我给它设计了跟明信片一样大小的诗卡。左边画上几根芦苇，一只彩色斑斓的苇莺站在芦杆上啼叫，右边抄上这首诗作。

1990年10月，马来西亚向中国开放。喜讯传出，令人雀跃万分。我迫不及待，即刻动身“回国”去了。这里说“回国”当然有我的深长意义。

我的神州行脚，既是揽胜观光，又是寻根问祖。行程天南地北，大有“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豪情壮志。我想，我首先一定到北京去，站在天安门广场上，亲身感受一下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那种震撼人心的气魄，同时，瞻仰瞻仰世界伟人，中华民族的骄傲毛泽东的遗容和他的不朽风采。

应该站在周恩来和宋庆龄的塑像下，景仰他们的高大形象，感受他们的崇高人格，借以涤荡邪祟，净化心灵；多拍几张照片，奉为处世锦囊，用来开拓思想，美化人生。

不登长城，终生遗憾。黄帝陵当然也得去膜拜。

神秘的云南，那儿的西双版纳、西南丝路上的马帮栈道、少数民

族的山寨……

还有，风情万种的大西北，那儿的丝绸之路、天山、戈壁滩、楼兰遗址、火焰山……

我读过三毛《一鞭定情》这篇文章，讲的是传奇人物王洛宾的爱情故事，非常动人。一个想一睹这位中国当代著名老作曲家的愿望油然萌生，躁动不已。王老，这位享誉超过半个世纪，作品流传大半个世界的西部歌王，就住在乌鲁木齐。确切的住址？不知道。

我把一张《写给祖国的情诗》诗卡邮寄到新疆的一个文化机构去转交给王洛宾，然后启程。当我第一步踏在珠海，祖国的土地上那一刻，内心马上涌起一股按捺不住的冲动，热泪不禁夺眶而出，势如泉涌。一群叫化子，男女老少都有，一拥而上，把我团团围住。“别理他们，都是假的！”尽管朋友们极力劝阻，我还是听而不闻，心甘情愿地受骗上当，把所有的散钱掏光派完。祖国啊，在你这样的一片引人深思发人遐想的古老土地上，是你，复活了我思乡的残骸，是你，唤醒了我沉睡的激情！但愿千金散尽，九死不悔！

几经辗转，我们来到了岳阳。这个八百里洞庭湖畔的古老又美丽的城市，坐落着一个远近闻名的登临圣地岳阳楼。范仲淹在他的《岳阳楼记》里这样描写洞庭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横无际涯；朝晖夕阳，气象万千。”这是他登临岳阳楼，从楼上“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得到的壮观景象。文章接下来说，每当“淫雨霏霏”，“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馋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又说，要是“春和景明”，“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在参透了“己悲”和“物喜”之后，他提出了更高的抱负，人生的更高追求，终于写出了这样的一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它和陈子昂的名诗“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成了千古绝唱。

猛然想起，在这之前，我们不是刚刚到过长沙吗？过后还专程拜访参观了韶山的毛泽东故居。在《周恩来》这部影片里，有一段动人的情节，叫我终生难忘。就在长沙寓所，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位世界伟人，彻夜不眠，促膝长谈。他们虽然年事已高，重病缠身，生命垂危，来日不多，还在兀兀穷年，为这个动乱不止的世界操心，殚精竭虑，为人类的苦难寻求解救的方案。

在岳阳期间，我们受到作家李自由、彭见明和周丰的热情接待。

大家一见如故，开怀畅饮。酒后微醉，我心血来潮，恳请李先生把我的《写给祖国的情诗》抄写在一个据说是黄永玉设计的空湘酒瓶上，让我背着它，踏遍神州大地，装进祖国的千山万水。

我情不自禁，又写了另一首情诗——《揣在怀里，把祖国》：

揣在怀里，把祖国
山山水水不是铺展不完的画卷
都装进了，盘古醉失的一个
酒瓶
也许还镂着不可泄露的天机
也许还残留着嫦娥偷来的灵药
贴紧胸口，我听
黄河狂奏一曲开天辟地的战歌
长江啊，也呼唤着从这里奔腾而过
假如我是秦始皇统一天下的那把宝剑
假如我是夸父追赶太阳的那把手杖

我就这样，每到一处，逢山见水，绝不放过，总是一点一滴，把祖国的山山水水收在瓶子里。装水容易，装山呢？心诚则灵。

在上海和朋友们分手之后，我只身到了北京，没再去新疆便折返新加坡。未能见到王洛宾，令我深感遗憾。

“喂，是彼岸先生吗？”

“我是。您是哪一位？”

“我是王洛宾。谢谢你的诗卡。”

一天早晨，我刚好在新加坡，接到王老打来的一个本地电话，大感意外。王洛宾？他老人家已经到了新加坡。新加坡李豪合唱团邀请他带领5位歌唱家和舞蹈家到新加坡来演出“丝路之歌”。“人生何处不相逢”，因缘机遇，真叫人不敢置信。我雀跃万分。

王洛宾是中国当代著名作曲家。他创作和编配的“新疆民歌”例如《在那遥远的地方》、《青春舞曲》、《阿拉木汗》、《玛依拉》、《掀起你的盖头来》、《达坂城》、《半个月亮爬上来》、《都达尔和玛利亚》、《可爱的一朵玫瑰花》、《黄昏里的炊烟》、《等待你到天明》等等家喻户晓，传唱不衰，疯魔中国和东南亚超过半个世纪。

在他下榻的宾馆里，我们一见如故，开怀畅谈。他告诉我，他收到我的诗卡，读罢非常感动，情不自禁，便马上为《写个祖国的情诗》谱曲。听说，一位女编辑一面诵读吟唱，一面眼泪直淌，坚持要把它

拿去发表，后来刊登在新疆的《工人时报》上。他又说，《写给祖国的情诗》虽然只有短短的6行，却胜过一部长篇小说。

他把歌曲唱了好几遍给我听。

我们相视而笑。

王老果然风采不凡，潇洒大方，眉宇间透着一股逼人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傲气和绝不媚俗的风骨。他已经高龄79岁了，还那么健康硬朗，风度翩翩。果然如我所料，浑身焕发着一派令人倾倒的罗曼蒂克气质。后来我为他创作了一首赞歌，叫做《你吻醒了驼铃》：

傲骨纵横是刀砍斧劈的潇洒
满脸沧桑你依然歌唱春天
塞外欢呼着风雪
古道上你吻醒了驼铃

遥望天山多么浪漫那狂烧的魂火
乘着最痴情的翅膀你生命的狂歌

《写给祖国的情诗》能够引起王洛宾的共鸣，其中一个原因，我想，可能因为他是一个爱国者，是他被诗中强烈无比的爱国情怀深深打动了。在旧社会，王老曾经因为维护正义和理想而锒铛入狱。到了新社会，由于人为的错误，他又蒙冤受屈，被打入牢房。国家亏欠他实在太多了。

失去了自由，他依然是一个“快乐的囚徒”；祖国拒绝了他，他依然深爱着祖国，无怨无悔。

我俩都认为，祖国是不能背叛的，永远不能背叛！

我有三个祖国。

第一个是中国。她是我的生母。这是从文化渊源的角度来说的。中国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凡是炎黄子孙，都不能断根忘本，不能脱离中华文化。饮水思源，一点不错。文化就跟流水一样，切不开，斩不断。喝着中华文化的活水，就不能忘恩负义，不能不承认，活水的源头在中国。

我的第二个祖国是马来西亚。这是从国籍和效忠对象来说的。她是我的养母，一样伟大。也背叛不得。

中华文化有一种宽大深厚的精神或者情结，就是，追求对全人类的博爱和天下一家的理想。中华民族自古就背负着“先天下之忧而忧”

使命感，负重道远，驰骋奔波在天地之间，上下求索，九死不悔。这个理想世界天下一家，就是家，就是我的第三个祖国。这也是我创作《给寻春者》这首诗的动机和构思根据：

—— 春天属于全人类
因为有寻春者在

披着朝晖来了
踩着露珠来了

从诗人的灵感中来了
从画家的彩笔下来了
从纯朴的人们的笑靥上来了
从烂漫的儿童的欢蹦乱跳里来了

春天
你来了

高山给你垫脚，彩虹让你倘佯
大地为你伸出了最热烈的臂膀

摘下最香最美的花朵给你编织衣裳
唤来最富有诗意的遐想为你打扮
掏出奔泻滔滔的激情把你歌唱
捧上最浓烈最纯洁的爱情将你灌醉

邀来太阳做你的长明灯
再献上长生不老药 回

– 选自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20世纪中国散文英华》

鸵鸟的屁股

❑ 笔 抗



笔抗 马华知名杂文家，原名范春发，笔名笔抗、子狂、五叔等。

于1936年8月30日出生在柔佛州麻坡。祖籍广东省陆丰县。毕业于麻坡中化中学高师班和台湾国立师范大学国文系。擅写杂文、时评等作品。在中学执教多年，于1991年退休。

出版有杂文集《望父成龙》（1975）、《夏日蝉鸣》、《袖手清谈》、《笔下春秋》（2006年11月）。

在《南洋星期刊“笑话笑画”》里读到一则笑话——最耐看的部位。笑话很短，但却揶揄了一些美国总统候选人有如鸵鸟，不敢面对现实，遇见强敌便把头钻进沙里，以屁股对准人民，向人民展示他们最耐看的地方。

这虽是一则极短的笑话，却非常的讽刺，美国政坛最为肮脏，当然会有一群鸵鸟般官员在藏头露尾。假民主的美国既然有鸵鸟官存在，其他假假民主的国度，更不可能没有鸵鸟官。记得数年前有一事，小民们要呈一份备忘录请人民代议士带进国会，岂知到国会找不到人。

那些人去了哪里？肯定是把头埋进沙里，最后小民们才托另一人代为提呈，并获恩准，而把头埋进沙里的鸵鸟们却讨起功劳来。过去的事不提也罢，提了伤肝，说最近发生的事吧，因大家记忆犹新，容易记得，当AP风波闹开之后，群鸵们等着她到国会解释，可她飘然坐了飞机出国散心去了，说是去医病，政治病即使最高明的外国医生也医不了的，明眼人一瞧便知是鸵鸟钻沙，逃难去也。鸵鸟用最笨拙的方法避难，在原野里群兽环伺下能生存下来，的确是一种奇迹。

对某些人来说，鸵鸟般笨拙的求生技能，却是升官发财的捷径，只要敢把屁股对准人民百姓，政途肯定一帆风顺。藏头露臀好过硬出头，抬头是极危险的，猎人早瞄准了枪口。

某个星期天带外孙去鸵鸟农场参观，外孙对鸵鸟蛋大感兴趣，顺便告诉他某些人像鸵鸟，而人民像那粒世界上最大的大笨蛋。外孙天真无邪，又好奇地问鸵鸟有没有“小鸡鸡”，一时被他难倒，不能给予答案，但心里却想说某些像鸵鸟的人是没有“小鸡鸡”的，连LP也没有的。 回

– 2005年8月16日

燕子飞来我家

因了王安石这句“春风又绿江南岸”的诗句，江南给了我很大的诱惑，当年荒淫无道的隋炀帝的船队在运河上征歌逐乐的幻影在我脑际晃荡，看看江南去，我去了江南。

到了江南，秦淮河居然不列参观景点，我差点失之交臂，要不是多花马币50元，地陪不会陪我们去秦淮河，她像五百年前被谢安迫着去跳秦淮河的下女，对工作厌倦。我想谢安是许多人都认识的，他的故居就立于秦淮河畔的乌衣巷，可惜是晚上不能登堂入室去看看谢安的风流事迹。

你们认识谢安大概是唐朝诗人刘禹锡写的〈金陵怀古〉：“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这句名诗吧？王又是谁呢？是王坦之，谢安与王坦之都是晋朝的望族，集权贵於一身，显赫一时，羊士谔忆江南旧游诗曾这样写：“山阴道上桂花初，王谢风流满晋书”。

想不到三百年后当刘禹锡写〈金陵怀古〉诗时，一代两风流也就没落殆尽，令人不胜唏嘘，恰如苏轼〈水调歌头〉云：“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罗贯中写《三国演义》开篇便感叹道：“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时间是无情的，生生灭灭，永远不停地淘汰，世间没有永恒，像挽歌总有一个休止符。

五百年后的今时今日，又产生了多少个谢安与王坦之，经济风暴肆虐亚洲，总统下台，富商巨贾变作街边小贩，权贵被银行逼债，一夜间，全变了，再过三百年，不知谁会像刘禹锡重写〈金陵怀古〉。

近日来，燕子纷纷飞来我家，不知哪几只是马林堂前燕？吉利吉利，燕子也极势力，当主人有钱有势的时候，便附炎趋势，主人衰败了便飞走了。

吉利吉利，我相信不久之后，还会有更多燕子飞到我家来。 回

- 原载于1998年9月2日《南洋商报·商余》副刊

跟狗说英语

我家养有一只宠物狗，名叫Bell，以狗龄计算，她已是一位情窦初开的怀春少女。说也奇怪，她走路时虽不穿高跟鞋，但扭动腰肢像足少女模样，还会撒娇，爱亲近男性。

说狗像人，或说人像狗也罢，台湾一位狗主人给她的爱犬沙皮狗穿上乳罩、三角裤、戴上有色眼镜，俨然若人。

从性格上说，人有的真像狗。狗是需要教导的，养狗和不养狗的朋友不知有没有发现，教导狗的语言竟然是英语，除了用英语给狗取名，还要跟它讲英语，令人发噱又有一丝悲哀。狗像外国人，因为要用英语才能沟通。

· 和狗用英语交流

一般上在家里跟狗用英语交流只用单词为主，要狗坐下来是叫它Sit，叫它吃是 eat，乱吠叫它quiet，它顽皮乱咬东西责它 naughty。后来我才发现人们不但跟狗说英语，跟猫也说英语，跟笼中鸟也说英语；后来更发现跟鸡鸭都讲英语，英语能成为世界语言有迹可循也。不过人们跟鸡鸭讲英语会不会如“鸡同鸭讲”或鸭子听雷呢？只有问鸭才会知道，春江水暖鸭先知嘛!

崇洋媚外的心理一直在人们的心理作祟，此种心理造成讲英语都高人一等，而旁及猫狗家禽，讲呀讲的，也许真有一天都讲起英语来，数1234讲英语，加减乘除也讲英语，天下乱矣，讲华语一族惊惶无奈之余，恐又要诉求了。回

- 原载于2008年2月11日《南洋商报·商余》副刊



1998年11月26日,笔抗和梦平在泰国桂河桥铁路旁留影。

故乡蛇

❑ 碧 枝



碧枝 本名戴贵英，1949年出生于柔佛州峇株巴辖。1962年毕业于新加兰中华学校，曾是台湾中华函校生。

擅写新诗和散文作品。荣获第一届“花踪”新诗佳作奖。作品收入各种合集，包括《南洋文艺诗歌年选》、《柔莲》、《兰艾集》、《耕》、《绿原》、《世界华文儿童文学大系》、《马华文学大系散文》（二）、《马华文学大系诗歌》（一）（二）等。

记忆里，总是有一条蛇从我的梦乡爬过。

梦里，总有一条砍得断却斩不死的蛇。

乡居十几年，迁移以后，我常梦见被猛蛇追！在紧急关头，将心一狠，把手中利剑挥斩下去，那条黑得辨认不出是什么蛇类又明明被我斩成两段的恶客竟能大难不死！头与尾兵分两路继续向我穷追不舍！

恶梦乍醒，一颗心怦怦然，为什么我常常梦到蛇，被蛇追？人说人生如梦，又说梦如人生，梦里春秋，是否真与现实人生有着什么牵连缠扯？关于梦里那条蛇，它为何总要与我作对呢？

梦里，我身轻如燕，飘荡在故乡绵延茂林草莽树顶，极目四顾，炊烟缥缈，寻寻觅觅，却怎的看不见一个乡间故人？怎么看不到儿时的家院？孑然一身，有一种流落变故的凄然！突然一条黑蛇乍现并猛然向我追击！……

从乡途悠悠梦境搜寻而去，折叠的蛇影如闻管笛起舞，冬眠在往事里的蛇也纷纷苏醒。

儿时，常与幼弟去胶林里小沟边垂钓。一条比拇指粗大些的青蛇，在我们身旁的树枝上滑溜下来。人蛇对看，瞬间它走它的路，我钓我的鱼，心不惊，胆不跳。从小我们见惯了乡野蛇族。有时姐弟俩在园里闲荡采野生植物探看猪笼草，常会与蛇不期而遇！十来尺长般大或短短细细花纹奇丽的小蛇，看到就如偶遇不识其名的乡里人，从未互相敌视。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看母亲和大哥合力把一条十几廿尺长的锦蛇分两头拉直，并且剁了它。那天夜里一家人大吃蛇肉又喝蛇汤。母亲还将蛇胆脂肪收藏，说是可以作药。次日酣睡未醒，母亲神色慌张的拿了一根竹竿冲进房里来，我在迷糊中问：妈，发生什么事故啦？母亲急促地说：响尾蛇爬进房间来了！我赶快起身，母亲又转向屋后追蛇去了。

母亲不时把闯进家院的蛇打死，并警告我们要小心：一只蛇被打死，它的伴侣将会出现。尤其自从屋后的寮子那次爬进一条大蟒，吞噬了我们的家禽在饱食中被活捉。母亲警告我们，若是更大的蟒蛇，连人都会被吞噬！不由得我不对蛇产生恐惧！由此我开始怕蛇！觉得打死闯进屋里来

的蛇是理所当然!

那时家里靠劳作耕耘，买卖土产为生。母亲常出门，兄长有的工作、有的上学。留下我和幼弟看家。母亲给我们一人一根竹竿以防蛇来侵袭。我俩就同坐在五脚基长条椅上。一条颇大的响尾蛇从篱笆网下爬进来。家禽排在两边对住蛇惊异地咯咯咯叫，那蛇头昂起有尺多高，一直朝我们坐的方向爬来，还发出嘶乎嘶乎声，我和弟弟太小，哪有勇气与蛇一较高低？两人手软心慌战战兢兢把双脚抽上来站在长椅上，那蛇渐渐迫近我们的立足点，老天保佑! 蛇最后转了方向，向篱笆莲雾树爬去不知所踪。以后，我们再也不敢呆坐在五脚基，将家门关好，去找邻居友族朋友。有两次玩到肚饿跑回家，正好看见很长的蛇窜进屋里去，我没勇气开门，午餐也没得吃，傻傻地，等到下午家人回来才敢开门，当然蛇已不知去向。

最感惊慌的一次是早晨睡醒，看见亚答屋顶大梁上盘缠着一条大蟒! 一人嚷叫起全家大小，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蛇缠在屋梁那么高，怎么打? 不然待它爬下来又将会怎么样？苦思无计，突然三哥说：我上去把它捉下来! 大家听了吓一大跳，三哥那时也不过十几岁的少年，母亲竟然点头! 我最紧张，向来看母亲打蛇，从未见人上屋梁捉蛇。听说蛇会将人缠紧致命的，三哥竟然一点也不畏惧! 他一幅胸有成竹的样子，拿了家中母亲常用的老人油，搽在一只手腕上，又烧了一把香，一手抓香，一手攀上柱梁。三哥用香熏蛇，然后一手伸过去擒住蛇头颈部，蛇被惊醒很快就整条缠在三哥手腕，三哥镇定地，沿着屋梁移步跳下来。我们的亚答屋有七排亚答，屋子的大梁之高可想而知。我很佩服三哥的胆识过人! 也惊异于一个做母亲的，竟让孩子去做如此危险的事! 其实进一步想就不觉得奇怪了，母亲一生经历过大风大浪，曾经一手牵着二哥，背住三哥逃避日机的轰炸，一尾蛇和一场战争相比，蛇就不算什么了! 而兄弟姐妹成长后，最敢闯，最有冒险精神也是三哥。三哥是我小时候心目中的第一个英雄人物。活捉大蛇的事在乡里传开，事隔不到一年，邻家也发现一条大蛇缠在屋梁上，人家来请三哥去捉，三哥如法炮制，还把蛇捉回家养，关在大木笼里。我们看到了它脱皮的生态过程。可能是人穷累及蛇吧，结果蛇挨不下去都死掉了。

蛇类原本自由自在纵横山野，长年被牢禁，也有忧郁而死的可能吧？人既深谙无法为所欲为，诸多掣肘的痛苦，却又常常凭私心的喜好施于各种宠物。思忆往事场景，我们何曾被蛇咬过？也没确定过蛇曾蓄意要伤害我们，只因蛇有毒会致人于死地，看到蛇，一律先下手为强。蛇在乡芭野外求生，也没什么告示牌可以让它读个明白，何处是禁地，它们误入人的地盘，理应说是无心之过吧？

住在故居十几年，被我们打死的蛇类真不知其数! 那些蛇若无害人之心而遭此横祸，不知会否蛇魂不散？冤气难伸呢？事隔多年，几度春秋，蛇仍会在一个又一个梦里追来，还好，是梦就会醒，醒来庆幸安然无恙! 回

- 原载《蕉风》双月刊第473期

我的名字，不是马六甲

❑ 步明



步明 20世纪50年代中期马华作家，原名叶迎章，笔名步明、劲兵、梦游、平心、李玲、虹火等。于1932年3月4日出生在柔佛州新山。祖籍广东省台山县。青年时代是篮球名将。毕业于新加坡华侨中学和南大第一届经济政治系。擅写散文、评论和诗歌等作品。大学时代曾担任《泛马学联机关报》（华文）和南大《大学论坛报》的编辑工作。曾任星洲日报驻吉隆坡外勤记者，后从商至今。出版有诗集《晨渡》、评论集《沸腾世纪》等。

谁说我的名字
叫做马六甲
不是，不是
我的真名
是马拉卡

马六甲
是西方的口音
马六甲
苦难的枷锁
马六甲
是死刑的宣判
马六甲
最可恨，最残忍
是殖民地的链索
我不要，
我坚决地不要
今天，
七万人啊
走过我的身腰
大踏步，高喊着
孟迪加！孟迪加
四百年来
今天——我最光荣的日子
我不要空言的保证
我要真正的孟迪加
我不喜欢听：
“孟迪加，如果可能的话”
我要得到无条件的孟迪加
四百年来
我的身上
染满了鲜红的血
堆遍了壮士的头颅
为的是甚么
三个字：孟迪加

我——马拉卡
还有的弟兄们
柔佛，霹雳，吉打……
生产着：
像牛乳般的胶汁
像豆粒般的锡米
一罐罐的黄梨
一车车的椰子
四百年来
养胖了：
那些裸着半胸
参加服装比赛的贵妇们

那些每晚到
夜总会的绅士们
那些肥硕硕
的大亨们
我们不能容忍
我们不能沉默
我们要爆发
因为我们是愤怒的火山

今天，二月二十日
七万个人
踏着我的心胸
这是我的光荣
我兴奋地微笑

我——马拉卡
半岛的一环
看看：整个底半岛
七百万颗沸腾的心
企望着：孟迪加

我的名字
不是马六甲
我是马拉卡
马拉卡要孟迪加
马来亚要孟迪加
为了孟迪加
我们战斗到底
一直到它胜利为止 回

稿于1956年2月21日
- 原载于新加坡《人间》第2卷第8期（1956年3月10日）

注：马六甲（Malacca）原名是马拉卡（Melaka）

〔附记〕：〈我的名字，不是马六甲〉，这首诗是刊登在1956年3月10日第二卷第八期新加坡出版的《人间文艺月刊》上。

作者步明在1997年出版他的诗集《晨渡》时，由于各种因素、无法找到这首诗。在《晨渡》的序言中作者说："我很爱这首诗，这首诗描绘我们争取独立的决心，以无比的热情和雄心来恢复如同历史上我们马六甲王国的繁荣和强大。"

这首诗是在马来亚独立代表团在伦敦的争取独立谈判后，回到历史古城受到7万人的欢迎，作者就这样写上这首诗。

其好友孙哲宇（柳舜）在2007年11月将举行的旧刊物展中，率先找到这首失落已久的诗作。当时柳舜是《人间》的总编辑，他的记性很好，常常在朋友的言谈中，提起这首诗。（2007年11月28日，诗人步明在士姑来口述，由马岑记录）

台湾去来

❑ 蔡家茂

蔡家茂 原名蔡家茂，原籍广东揭阳河婆，1940年2月在柔佛士乃出生。父亲是个铁匠，家境贫困。当过收银员、书记等职。37岁时与人合股经营二手车生意，生活才逐渐改善。已退休多年。对旧体诗词甚偏爱，



1965年在南洋商报发表诗词；1987年开始写散文。著有散文集《碎石集》、《打草集》、《逝水悠悠》小说集《轻轻一击》古典诗词集《低吟浅唱集》等。有12篇散文被选入台北出版的《马华散文史读本1957～2007 · 卷三》

我这一生，除偶尔去新加坡外，从未跨出马来西亚国门。想不到此次来台，竟然一住就是十四天。我一向不喜欢旅游，原因是不习惯于颠簸，也很心痛旅费的开销。这次是因儿子多年的催促，我也感觉到自己已很老了，再推搪下去，恐怕就永远住不到儿子买的新屋子了。于是在稍作一些小安排后，就和老伴欣然上路。

飞机一抵达台北桃园机场，就大雨滂沱。更无奈的是，接下来天天都下雨。一星期后，又有一股名叫“圣帕”的强劲台风侵袭台湾。它从台东登陆，我们处在台中，据说有一座山脉为天然屏障，将台风挡一挡，因此台中地区除雨水外，风势并不大，没有遭受到任何的损失。

我们抵台第三天，嫁到新竹的女儿也下台中来和大家欢聚。虽然是天天雨水连绵，儿子还是带我们出门逛百货商店，看看街景，且参观了台中市著名的科学博物馆。未入馆前，我们先到该馆的立体电影戏院观赏科学纪录片。这种立体电影，使人有身在现场的真实感，惊险处令人心惊胆战，因此从开场到散场，满院都是惊叫连连。

之后我们便进入博物馆。从人类、动植物的进化史到今天的生物生态，都有丰富的陈列。对于中华民族的科技史，也有精美的模型与详细的说明。此馆规模之大，展出之齐，构思之别出心裁，不是一日游便可观全豹的。这真是个好地方，对那些求知欲很强的人，尤其是学生，毫无疑问是一座知识大宝库。

由于天不作美，我们旅台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都留在屋里共叙天伦。孙女每次回马，都特别喜欢与我亲近，这次我们到她家，发觉这未满五岁的小妮子精力十分充沛。除了幼儿园外，又上读经班、英文课、练钢琴、练瑜伽、跳芭蕾舞等，她无一不兴致勃勃，而且样样似乎都轻易上手，似模

似样的一一表演给大家看。我觉得，这次来台，单单旁观孙女的作息便已值回飞机的票价。

离台前的一天，我和老伴都到儿子工作的医院做彻底的健康检查，那是儿子早就预约的。为了节省时间，我和老伴在同一时间分头到不同的部门进行不同的检查。检验耳鼻喉时，医生用内窥镜发觉我鼻腔里有一个息肉。他马上神色凝重，从他和儿子的谈话中，我知道东南亚人患鼻咽癌的机率极高。他和儿子商量后，便著手切除那息肉以便做进一步的化验。我注意到儿子的脸色，他好像一直都感到难过与不安。

由于儿子在这家医院工作的方便，当一切检验完毕后，虽然大部分的检验报告没有出炉，我们还是可以和主治医生作初步会诊。会诊定在下午四时，主治医生是儿子的同学。当他检阅老伴的胸部X光时，竟然发觉她的右肺有一粒像花生米般大小的肿瘤。这个不幸的发现，即使在现阶段不知道是良性或是恶性，却已足够让大家忧心忡忡了。

当晚晚餐时，儿子、儿媳妇、女儿都黯然无语，我也能领会到他们心情的沉重，只有孙女还是像平日一样欢愉。

“佩桦，明天爷爷奶奶就要回马来西亚了。”儿媳妇对她说。

想不到小妮子听了这话，顿时停止了碗筷的动作，呆呆地看着我，眼圈儿竟然渐渐红了起来。

“就要回去了吗？爷爷奶奶。”她有点哽咽地问。

“爸爸，您看佩桦年纪这么小就知道难过了。佩桦，别难过，爷爷奶奶不久还会再来的。”儿媳妇又说。

“是真的吗？爷爷奶奶。”

“是真的！”我和老伴异口同声地回答。

与此同时，我注意到儿子和女儿曾别过脸去，似乎在偷偷抹眼泪。这也难怪，在一日之间，他们就知道自己的父母亲同时面对极高机率患癌的可能，而癌症就是接近死亡的意思。更使他们难受的是，他们父母的这一生，只有辛劳，没有享乐，身为子女，对着此情此景，真令他们情何以堪。

回马一星期以后，所有的检验报告都已完成。蒙上天的眷顾，除了我本来就已患上的高血压、糖尿病、青光眼外，大体上一切还好，我和老伴的癌症指数都正常。 回

- 原载于2007年12月16日《星洲日报·文艺春秋》副刊

蔡家茂诗词精品

万里长城

换羽移宫又角商，秦庭汉阙已荒凉。
从来德政能赊远，屏障何需万里长？

庄周和蝴蝶

白日昏昏睡意浓，花间独坐伴轻风。
朦胧看那枝头蝶，蝶也昏昏在梦中。

布什用兵

狂傲曾教举世惊，出师不屑正师名。
冤魂夜哭伊拉克，下驷哥儿乱用兵。

采桑子·邻家小狗

威风只在围墙内，是也汪汪，不也汪汪，小兽人衣肆意狂。

一朝走失篱笆外，进又凄惶，退又凄惶，欲缩偏偏狗尾长。

鹊踏枝·重逢

记得当时年纪小，两小情开，只许心知道。别后无端生苦恼，愁思梦里千回绕。

长念惊鸿飞杳杳，岁入黄昏，竟又重逢巧。相对馀情犹未了，多情却惹无情笑。

菩萨蛮·天府地震

山川秀气钟灵处，
人人争说天之府。
蜀道险峰中，曾经飞卧龙。
苍天何事恼？地动摧山倒？
万户已夷平，废墟盈哭声。

回

- 原载于2008年6月15日《南洋商报·根》副刊

丹绒白描①

❑ 蔡金殿



蔡金殿 南马资深文艺工作者暨画家。原名蔡金殿，笔名蔡奇浩、浩君、剑虹、伊甸、倪虹、楚军、陆克、狄诺、梅村次郎等。1936年出生在柔佛麻坡。祖籍广东省潮安县。毕业于麻坡中化中小学、中化中学高师班（1955）。在华小任职逾35年，退休后继续推广文教与艺术工作，现任中国报柔佛州校园学术活动策划，并主编《青青草地》及《童画天地》美术教育版。擅写散文、评论（音乐、戏剧、书画和电影）、诗歌等作品。其文艺作品甚多，唯尚未结集成书。

晨

它的睡意尚浓
有人以巧妙的太极拳法②
为它解开穴道
一声呵欠
一个寒噤
再抖去了全身的露珠
大地醒了

晌午

河畔年老的黄麻树
以它浪荡江湖
历尽沧桑
换来的功力和淡定
轻易地就化解了阿波罗放射过来的暗箭
再站好如泰山的马步
以矫健的铁臂往上发拳
毫不费力的就把逼向头顶的光网
全部摘下
踩在脚底
不让它作右军奔逸的狂草
不让它作大千飞舞的风荷

黄昏

太阳成了个醉鬼
它涎着油腻的红脸
无耻的向那孤独无依而又
怀着身孕的弃妇③
施暴
天 骤然变色
水 骤然无光

夜

酒后的太阳
踏着蹒跚的醉步归去
大地换上了夜行衣
冷眼瞪住那弓着背脊的依士迈大桥上
呼呼飞过的各型车辆屁股上的小红灯
似千年妖狐的媚眼
将自作多情的时光诱走 回

- 原载于1986年3月26日《南洋文艺》副刊，笔名楚军

注：①丹绒Tanjong 马来文意为海角或峡口，此处指人们熟悉的麻河口风景区，也是麻坡市民及游客常到的公园。
②每天清晨五时过后，即有不少早起的人们到丹绒公园作晨运，上了年纪的多三五成群练太极，动作虽不一致，但姿态灵活美妙。
③位于马六甲西岸海峡中由五个大小岛屿组成的岛群，人们常指的五屿岛即其中最大的一个，（Pulau Besar）俗称孕妇岛。有着一段可歌可泣的爱情传说。由麻坡河口望去，酷似一个仰卧在水面上挺着便便大腹的孕妇。

生态的故事

❑ 蔡培春



蔡培春 南马名医暨作家，1941年生于柔佛州利丰港。当年日本蝗军南侵，甫出世，即在母亲怀里过着逃难的日子。作者自称为“民医”，即“民间医师”；1975年在峇株巴辖创设益民医务所至今，行医33年。1988年开始研究中文电脑；1990年自编“神速中文输入法”。从2000年开始写中医药专栏，累集了200多篇各类文章。

夏蚊长咀毒于蝇，薄暮暗室如雷轰。
摇身鼓翼呼其朋，翩然来集声嘤嘤。
衾覆半体齿股肱，皮肉填起爬根根。
雏者将至飞且鸣，猎者潜来无形声。
私心窃幸遂贪情，床头才觉腹已盈。
露筋女郎全节贞，小物虽小累大清。
炉中苍术杂烟荆，拉杂烧之烟飞腾。
万翼塞户相喧争，屋烟既尽仍骄狞。
檐穴之砂号夜明，碎而细视皆蚊睛。
安得蝙蝠满天生，一除毒族安群氓。

清·蒲松龄《驱蚊歌》

庄子有一次在森林中打猎，看见一只奇异的鹊鸟由南方飞来，碰着他的额头飞过去，停在栗树林里。

“这是什么鸟？有这么大的翅膀，可是却不高飞；眼睛这么大，却连人都看不见。”

庄子如此自言自语，一边掣起衣裳跟着鹊鸟后头也进了栗林。他拿起弹弓等在旁边。

然而仔细一看，发现鹊鸟在树荫里对准一只螳螂，即将捕吃它，而这只螳螂却举起臂膀正想捉只在枝头鸣叫的蝉，螳螂与鹊鸟都被眼前的猎物所蒙蔽，而没有察觉到自身的危险。

庄子见了心惊地说：

“唉！凡物互相求利的，就互相受累；有心谋害他物，就招引别物谋害自己。”

于是立即抛下弹弓回头就走，但管理林子的人以为他在偷栗子，追在后面破口大骂。

庄子回去后，三日都不快乐。

这就是“螳螂捕蝉，黄鹊在后”的寓言故事。

庄子是战国时代的思想家。离现在2300多年。

以上故事说明了一个生态的自然现象。宇宙间的生物，就是这样赖以为生。

庄子为什么不忍下手，打下黄鹊？他领悟了什么大道理。

古今人类有利可图的，不都个个想争先去做。谁不图利？

只有庄子这样豁达的人才不想要。

生于战国末期的韩非子说："鳝鱼看起来象蛇，蚕看起来象毛虫，看见蛇就骇怕，看见毛虫就寒毛直竖，然而渔夫捉鳝，妇人拾蚕，此因利之所在，便能成为勇者。"

这不是说得很露骨吗？只要有利可图的，人类是什么都会争相去做的。

有人抽取地下水；有人高山建屋；有人滥伐森林；有人想建水坝……

于是乎生态失衡，地陷山崩水灾……接踵而来。

于是乎千山鸟飞绝，蝴蝶满天飞，蚊子滋生……

谈起蚊子，清代文学家蒲松龄最深恶痛绝了，他写了上述这首〈驱蚊歌〉。

蚊子太多了，焚烧苍术荆芥，赶走了又飞来，只得借助生态自然规律，希望蝙蝠满天飞，一扫毒族。

蒲松龄（公元1640－1715），擅写怪异小说。他曾患疟疾，还写过一首〈病疟歌〉。

写出他患病时的病情及痛哭状况。

近日来，忽然惊觉，每到傍晚，桌角，橱边蚊子成群飞舞。

朋友来访，提了许多宝贵意见。

"听说，有一种花可以驱蚊，何不买几株来？"

"都是门前的杂草引起的祸，一把火烧了包管没事。"

"点蚊香。"

"蚊油。"

……

有位住在乡下的大嫂说：

"小蝙蝠会吃蚊子，我们那儿就没有这么多蚊子。"

"你家有蝙蝠吗？"

"有！每天晚上都出来吃蚊子。"

小蝙蝠吃蚊子，这是自古已然的事。

我才想起来，早几年偶然还会有小蝙蝠飞进屋来。自从郊区发展后，小蝙蝠再也难得一见了。

小蝙蝠会吃蚊子。蝙蝠呢？到哪儿去了？

青蛙，小鸟爱吃虫；猫头鹰喜吃老鼠；秃鹰吃蛇；小蝙蝠吃蚊子……

这是生态的自然现象。

当有一天，蝴蝶满天飞，老鼠过街跑，蛇都涌到市区来……

各位也无须惊奇，这都是万物之灵的人类自造的孽。

当被蚊子叮咬时，人们不禁要怀念起那小小的蝙蝠了。

蝙蝠呢？

－ 原载于1996年3月2日《南洋商报·商余》副刊

椰林颂

❑ 陈 朗



陈朗 马新资深散文作家，原名陈如信，笔名陈朗、狄莎等。出生在柔佛州麻坡。毕业于南洋大学。在上世纪60～70年代间，常在《星洲日报·〈星云〉》等副刊发表散文作品。原任教师，自1973年开始担任新加坡教育部课程发展署中学华文辅助教材组主任。曾主编《锡山文艺》（约自第14期开始）。

陈朗于1977年与郑昭荣、林坊及岳秋出版三人合集《金色年华》。出版有散文集《红豆相思》（2000年11月·创意圈工作室）。

假如你是一位喜爱游山玩水的人，你一定经常出门远行，你会来到金马仑高原避暑，你会来到槟城的升旗山坐缆车，或者到波德申浴场洗个凉快的海浴，或者到古城瞻仰葡萄牙人遗留下来的那座古老的圣保罗教堂。

然而，当你还没有来到这些地方，当你坐的车子还在公路上急驰奔跑时，你试把视线投出窗外，你看到了些什么？

是的，除了那广袤万顷的胶林外，那就是一棵棵挺立的椰树了。

椰树，随处可以看到。在山顶，它高高耸立；在水滨，它迎风招展。旷阔的原野，有椰树在生长；简陋的甘榜，有椰树在茁壮。

椰树，它的身躯虽然不很硕壮，但它却能抵御狂风暴雨的吹打。

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它就像一位永远坚守自己岗位的哨兵，以不屈不挠的精神与暴风雨决斗，而最后的胜利往往是属于它们的。

椰树，它不仅具有令人敬仰的精神，同时，它还能增加自然界的美丽。

椰树，是热带风光的代表。

假若你是居住在寒冷的北国，远渡重洋，来到了这南邦。当你遥望远处有一棵棵挺立的椰树时，这就告诉你，你已来到热带。因为椰树是不生长在严寒的地方，它只生长在温暖的地带。

椰树，它生长在哪里，哪里就增加了美丽。

是生长在近海，椰树就变得像一位美丽的少女，伫立海滨，向过往的海员招手。

是生长在山岗，椰树就变得像一位魁梧的巨人，站立山岗上，俯瞰大地的一切。

当微风吹过野林时，椰树遂翩然起舞了。那疏落的椰叶随风互相摩擦，扬起了一阵沙沙的声响，宛如演奏一支悠扬的音乐。

当你来到椰林中，你就会产生出另一种感觉来。你会如此地自问：是来到了清静的所在，还是置身在一幅美丽的图画中？

正因为椰林有着如此美丽的景色，于是，这就有诗人为它写下了美丽的诗篇，这就有画家为它画下了美丽的图画。

我是喜爱椰林的。因为我从小就在椰林中长大，椰林留给我的印象太过深刻了。

我爱椰树有挺立的躯干，它从不向恶劣的环境低头。

我爱椰树有坚强的精神，尽管如何残酷的暴力降落到它的身上，它仍然极力担当。

椰树，它有颗颗结实的果实。当你口渴时，你不妨采摘一颗椰子，你试把它打开，你就能喝到那清甜可口的椰汁了。

椰子的肉雪白，椰子的肉脆爽，它不但可以制造椰干，还可以制造椰油。

它有如此多的优点，你能不赞叹它、不歌颂它吗？ 回

－ 选自散文集《红豆相思》（2000年11月 · 创意圈工作室）



1994年12月3日在新加坡，左起：范小天（南京）、南子、洪生、梦平、陈朗。

锁匙圈

❑ 陈慧可

陈慧可 马华少儿诗人，本名陈慧可，笔名阿卡娃娃。1982年4月12日生于柔佛士姑来，祖籍广东潮安。在士姑来辅士华小受完小学教育；后毕业于新山宽柔中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生命科学系。早在9岁那年，



就出版了诗集《陈慧可童诗集》。她也以《赤子童话》为栏名在吉隆坡《风采》月刊撰写专栏，每篇1千5百字，从1995年1月1日开始共写了18期。2004年10月出版《陈慧可诗集②》。

爸爸有一个锁匙圈
爸爸用它来扣着驾车的锁匙

妈妈有一个锁匙圈
妈妈用它来扣着大门口的锁匙

哥哥有一个锁匙圈
哥哥把它扣在书包上

姐姐也有一个锁匙圈
姐姐把它扣在笔盒上

我没有锁匙圈
但是
爸爸说
等我长大了
他会给我一个锁匙圈
扣着一家人的爱心 回

－ 选自2004年10月《陈慧可童诗集②》

大自然多美

大自然多美
有那么多东西

早晨起来
小鸟在唱歌
温柔的阳光照在窗前
让你感觉一切多么安宁、可爱

在傍晚的时候
晚霞加上微剩的一点阳光
天空出现一抹红晖
多温柔、多美丽

大自然多美
这个是人类做不出来的大自然
装扮不出来的大自然
但愿人类永远也不要破坏大自然
让大自然永远都那么美丽、自然 回

－ 原载于2004年10月《陈慧可童诗集②》

最后一片落叶

❑ 陈剑



陈剑 马新诗人与评论家，原名陈松沾，笔名陈剑、岭上青、陈捷、陈思、陈放、陈凯等。于1940年生。祖籍广东省梅县丙村。在柔佛新山受教育。已定居新加坡多年。

1965年毕业于南洋大学地理系。早在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就已活跃于多个文艺团体，是位很有影响力的主导学人。曾任新加坡国家档案馆理事。1997～2001年为澳洲国立大学访问学者、南方华裔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出版有：陈剑抒情诗选、火凤凰（1995）、建国前后的新华左翼文学运动初稿（文学评论）等。

大英帝国的枫树
仅剩最后一片叶子
在狂飙中颤栗
即将脱落

尽管漫漫长夜
太阳终将升起
无法摆脱衰败
最后一片落叶
终于随风飘去

那时候
万山齐鸣
人们欣看
倔倭的大不列颠旗杆下
爬出垂危的殖民主义吸血僵尸
在阳光映耀的鲜明红旗下
化作灰烬 回

1997年6月30日香港回归前夕

- 原载于《新加坡97年度文选》（1998年新加坡文艺协会）

饮水不忘掘井人

❑ 陈凯希

陈凯希 马新文教政经界闻人；1937年5月3日出生在柔佛州居銮，祖籍福建安溪。毕业于居銮博爱小学（1951），星洲中正中学初中2肄业（1954），当时由庄竹林博士长校。早期从政，曾在50年代至60年代活跃政坛，80年代投身商界，长袖善舞，热心教育文化事业，乐善好施，深受华社各方敬重。经常受邀参与华团各种研讨会，主讲有关文化、



经济课题。历任大马中国商品进出口商会署理会长，隆雪中华工商总会商业组主任、海鸥集团董事经理、马中友好协会秘书长。也是作协顾问。偶尔有时评文章见报。

1988年及1990年，作协2度举办“文学之夜”表扬多位大马资深华文作家；海欧企业是赞助单位，应归功于陈氏的鼎力玉成。同时在90年代，陈凯希是《夕阳红》杂志的策划人。90年代末期出任劳工党党史工委会主席兼画册主编。2008年，他主导的海欧集团捐献10万元给马华作协以推展文学活动。

爱国是不分先后的，热爱自己的祖国是天经地义的。爱国者是以国家的独立，自由，民主，发展为前提而奋斗，不受狭隘的思想意识所左右，也不为偏激的政治成见所误导。

不容否认：抗日战争在大马的历史上是一段可歌可泣、波澜壮阔的篇章。它是一场抗日卫国、保乡护民的正义战争，是当年全马各民族人民，包括了人民抗日军、星华义勇军、马来兵团、136部队、华侨义勇军等在二战太平洋反法西斯战线旗帜下所展开的艰巨惨烈的斗争。

当时，由于家园遭受日军铁蹄的践踏、民众遭受日本法西斯的蹂躏，大马各民族人民不分种族、宗教，自觉自发、团结一致地奋起抗争。在3年8个月的日本法西斯残酷暴政下，马来亚人民遭受空前的浩劫，高达30～50万人丧生。

我们给战争的殉难者，尤其是给牺牲的先烈竖立纪念碑，是对殉难者和先烈们的崇高的爱国精神表示崇敬，更希望他们的光辉事迹让年轻一代有所了解，作为学习的楷模；同时也要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幽魂重现。这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

马来亚抗日斗争的历史是由各民族人民的鲜血凝成的，可惜这段历史不仅未受到重视，甚至遭到错误的诠释。马来亚这段历史事实是不容篡改

的，我国一些有正义感的历史学家已写过这段光辉的历史，我们这一代人有义务将这一段历史完整地保存下来。

先辈们的爱国情操是不应受怀疑的，他们当年的英勇奋斗，抛头颅、洒热血，献出性命，为国家独立、自由、民主奠定了基础，我们始有今日的幸福生活，作为大马子民，确实应该有感恩的心。我们应当教育下一代：饮水不忘掘井人。

我们希望我国的各民族领袖在欢庆独立50周年独立之际，能显得更开明、更理性，视抗日英雄纪念碑为爱国的象征，因为这是绝大部分人民的意愿，不再从种族的角度来否定抗日战争的正当性、正义性和全民性。

感谢众多有正义感的人们，在2006年12月期间，纷纷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拔笔相助，针对一些偏颇言论，加以澄清和指正，扫除了阴霾：让社会上出现一股清流。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让我们继续为促进各民族友好团结，共建一个公平、民主、繁荣的社会而努力。回

- 原载于2007年9月1日马来西亚爱国工委会编《功勋永不忘》（序一）



1999年在吉隆坡，前排左起：陈应德博士、郭隆生、云里风会长、陈凯希、马岑。后排：陈志成、碧澄、邱维斌、郭仁德、陈政欣。

恶作剧的司机

❑ 陈庆昌



陈庆昌 上世纪50年代初马华作家，原名陈庆昌，笔名若燄、君苑、隐秋等。于1927年11月出生在柔佛州麻坡（潮籍）。

1952年毕业于师训班，在华小服务30余年。从1953年开始教导钢琴及合唱团；1982年起教导书法。其高足多在马新各地开设音乐学院，表现良佳。擅写杂文、论文、小说等作品。50年代写得较勤。出版有小说集《在海的另一边》（1982）、《我们的歌集》（1998）等。

新加坡四月份的车祸惊人的破历年来记录，只仅仅的一个月内，竟发生了八百多宗。当局为治安计，不得不实施“安全运动周”的宣传，放映交通常识电影等等，藉使市民对本身安全有深一步的认识。

正如南洋商报社论所说的，拥挤着八百万人口的英京伦敦，车辆的众多与市民的稠密，尚不致发生过这么惊人的车祸，这并不是由于街道宽敞及交通站的多设，而是由于市民能守法，先到先过，迟到迟过，大家都遵照先后秩序，不争先恐后，才能收到宏效的。相反的，要是市民无守法精神，就是派用几倍的交通警察，结果也是徒然！

至于车祸的发生，我以为，随意横过马路的市民固然是咎由自取，但驾车的司机应当负有大部分责任。一宗车祸的发生，受伤者只能负十分之四的不小心责任，司机却要负十分之六的横冲直闯的责任。为什么呢？下面引出一个恶作剧的司机驾车的事实来作证明。

某假日，我们四人共乘了一辆轿式奥斯汀1947年型八马力车，开外新加坡去“吃风”。这辆小型车是我们四人之中的一位刘先生的私家车，因为车很少借人行驶，机件的保养相当周到，很少停放在“汽车病院”里修养。电力也相当充足，跑得很快。我们一路无话，浩浩荡荡地驶向新加坡去。

当车过柔佛长堤，经过了新加坡关卡的检查后，缓缓地驶进武吉智马律“这危险的区域”。车是由刘先生自驾的，他很守规律，一直不使车行的速度超过25“马达”，如果前面的车辆走得太慢，他当然不客气的超越过去，就在这时候碰到了恶作剧的司机。

这时，在我们前面跑着一辆草绿色的奥斯汀A 40 · 1949年型车，照那时那车子的速度顶多开了15“马达”，车中坐着两位“阿舍”型的座客，我

们当然不客气的超越过去。越过后，这两位“阿舍”就好像失了他们的尊严，立刻拨动马达越过我们的车子。之后，有意的挡着我们，放慢了速度，那司机还从车窗伸出手做着手势来招示我们追过去。起初，刘先生还不想与他追逐，跟着他更放慢速度。

后来他知道我们不与他“赛跑”，故意把车子尽慢的走着。刘先生无法子，踏足了油，追上去。这司机实在可恶，当我们的车子与他并行时，他们也开快“马达”，好像赛马一般，而且故意使两辆车并行着。结果刘先生怕闯出祸来，只好让了他。而他又故意放缓速度，挡在我们的前面，还不时从他车厢发出轻蔑的笑声，像这种情形，发生了好几次，最后一次就差一点闹成命案。

原来，这最后一次的作弄我们，实在使我们再不能忍受下去，因为他把车子的速度竟降低到差不多只有十“马达”，我们当然再不能跟他缓缓的走着，何况他是有意的，于是刘先生开足马力，再作一次超越的尝试，他也不甘落后跟着与我们“赛跑”。就在这时，一个约十二三岁的学生装束模样的孩子，大概看见车子的速度不快吧？突然横过马路，一时使两辆车的司机，慌忙的制止车子，只听胶轮与马路发生一阵摩擦的怪声响，接着，在马路上划上两条深黑色的条纹。我不由的替这横过马路的孩子捏了一大把冷汗。

幸好，这孩子看见车的速度突然增高，立刻折返路旁草地，幸而没有被辗毙。

由这个事实证明，错处应大部份由鲁莽司机负责的。虽然，我并不是说每个司机都像我所看到的一样，但在新加坡，有车阶级的一般“阿舍”之流，他们多数嗜胜如命，又因为有了几个钱，日间无事可做，专门驾车兜风，骄横异常，不难闯祸滋事了。

像这一般骄横的“阿舍”之流，要教他们奉公守法，实在很难，交通警察又很难发现像这一类的事件而予以逮捕，怪不得新加坡车祸的发生实在惊人了！

最后，谨引马来亚广播电台播送的两句话：“开汽车何必要快呢？难道你们要快快走入鬼门关吗？开车开得快就是自找死路，难道你们不想活吗？要不然为什么要开得那么快呢？”来作为一般“阿舍”之流的司机的警戒。 回

－ 原载于1951年6月9日《南洋商报·商余》副刊，笔名：若鼓

诗四首

❑ 陈含黎



陈含黎 华文科卓越女教师，也是柔佛州华文科资源老师，现执教于新山宽柔二小。笔名梓帆。著有散文集《爱心千万千》，并多次荣获文学奖项。陈含黎的散文〈爱是长长的念〉收录在海外华人文学作品集之马华文学散文选集《异乡梦里的手》，另有多篇作品被收集在《柔莲》、《茁壮》、《骡歌》、《海韵》、《远山》等。

陈含黎现为大马作家协会永久会员，曾任笨珍文艺协会理事，大马作家协会柔州联委会理事及南马文艺研究会理事。2000年，获颁第二届杰出教师奖。曾出版《小学UPSR华文模拟试题》等小学参考书。

她鼓励学生投稿，定期收集学生佳作寄至各大报章发表，她也把学生作品编辑出版，如《童心》、《童年的梦痕》、《少年梦语》等，也主编宽二快讯《暖流》、培一快讯《跨越校园》等。

期盼

希冀
　毋须休止符
　　疾风知劲草
俯首
　甘为孺子牛

几许翘楚
树立显赫典范

众志一心
　以教育蓝图为基
　以五育为辅

　烹一道
　　不朽佳酿

引颈期盼
一举
　　金镶玉嵌 回

－ 新山宽柔二小2007年
　文娱晚会主题诗

翼

展翅翱翔
　　是鸿鹄之志
鹏程万里
　　万重山已过

书声琅琅翰墨香
绿茵驰骋朝气勃

以磐石底信念
　　展翼
舞一曲
　　丰硕 回

－ 新山宽柔二小2006年
　文娱晚会主题诗

歆 颜

晨曦初现
稚真的容颜
　　迎向
恰似朝阳花般的
　　笑逐颜开

信念挥洒之间
驰骋　浩如烟海

不曾言歇
　　追逐
另一握
　　锦簇笑靥 回

－ 新山宽柔二小2005年
文娱晚会主题诗

艰辛·喜悦

咀嚼万般苦涩
先贤鸿鹄之志
何曾怠惰松懈

不辞劳苦艰辛
万众一心
励志图强
恨铁不成钢

于是
浩气盈满了
琅琅的列车
昂然阔步
以飒爽英姿
往疆场驰骋——

而艰辛遂化为
春风化雨的
　　喜悦 回

－ 新山宽柔二小2002年
文娱晚会主题诗





左图：陈含黎摄于1997年1月17日。
右图：前排左起：高秀、古寅、梦平、马汉。后排：赖孙耀、华山、欣荣、李寿章。

诵 经

—— 母亲为儿女祈福的方式

❑ 陈文浩



陈文浩 南马知名画家兼诗人。原名陈文浩，笔名陈浩、宏子、陈沈林等。于1945年12月25日出生在小笨珍。祖籍广东省潮安县。毕业于笨珍培群独中。上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发表他诗情画意的小品诗和画。到了1988年他正式以画家身份从事诗画并重的美术创作。已举行十多次的画展，作品甚受欢迎。现任笨珍培群中学美术教师。出版有《陈文浩诗书画集》（1990）、《那点水的蜻蜓》（童诗集·1993，新加坡新亚出版社）。

总记得，在每天的黎明时分，我就会看见母亲坐在门边的圆凳上，映着晨光的清晖，开始了她每个清晨的正信——诵念《太阳经》。这时候，我很高兴于看到母亲在微曦中，在清晖里，映着那清减的身影，一脸的庄严，在静穆、平和的气氛中，从清新的凉意里，母亲把她的经诵持化成每一天的虔诚。

以敬神敬佛敬天地万物的心，为自己的儿女，也为合家上下老小祈福求平安；若说她这一生真正有什么祈求的话，那也只是因为了儿女而期盼借助于颂经的助念，随天地人间的正气，焕化成孩子们一路上都能够出入平安，健康长寿。

到了傍晚时候，我照样的又看见母亲坐在门边的同张凳上，在晚风轻送下，依旧是一脸的庄严、诚信，让手指上的佛珠完美地滑过每一句的诵念，就让这《太阴经》在苍茫的暮色里，随着心的牵动，通透着一个母亲的慈爱和充满着祥和，把每一个牵挂融化成每一句的经诵。

她很深情地感激在全日的作息里为合家带来平静安宁的一天，当然也希望能以经诵洁化人间多少不如意的际遇，或消解多少可能发生意外的不幸，至少消解了母亲自身心头的牵挂，而使整颗心都能法喜充满。

母亲过的日子虽非穷困，但亦非富裕之人，可是她一生不求荣华富贵，只希望每个人都能健康平安，她虽然只在初一十五和三六九持素，但平常时候却也依旧是清茶淡饭，安贫度日，却也甘之如饴。她也只希望能够在每一个平静的日子里，陪着孩子们安静地度过。

谁也没感受到母亲的一片心意，也从没感激于母亲在持诵里能帮助的一切渡化，反而是母亲却很专注于自己的诚信；她的心从没动摇于佛法在

持诵时的愿力，虽然经诵的寄托能使她心存庇佑与安慰，可是，我想更多的是一个母亲对子女的牵挂而衍生出寻求呵护与庇佑之心。

就这么的年复一年的，而孩子们却都认为理所当然的被疼惜，也理所当然的在被所祈诵的庇佑的日子里，在被牵挂中，每个孩子也终于长大成人。

在平常的日子里，谁也不曾在乎或感恩于母亲每天的持诵，只是，天下父母心，当我自己的三个孩子都长大了，也陆陆续续的都到邻国新加坡去升学，我们夫妻俩开始有了些许牵挂的感觉，再过一些时日，不自觉的，竟然对他们思念起，慢慢的，也牵挂起他们的安危来了。

思念正式成了父母亲对子女们那种一厢情愿的牵肠挂肚，那种牵挂是一个无底的深渊，更多的是胡思乱想，但与孩子们人隔两地，我们又怎能照顾到他们呢？能做的应该也只是心理上的安抚吧！愿天地间有神明的存在，也好祈求神明保佑他们健康平安，但心里头依旧是不能全然释怀。

我想起了母亲每天早晚在诵经时，总是给人以非常平和的感觉，真正的是那么的平静祥和，母亲已把她最虔诚的心化为最无私的信念，就是："合家老少大小平安"、确实是有什么能比"合家老少大小平安"来得更珍贵的呢？

从经诵的信念化成的祥和，我希望能有母亲一样的心境，我也跟着早晚诵经。我希望每一次的诵经，化随天地间的祥瑞，穿山林、过河川，随着孩子们的去处，化苦难，消灾厄，将每一天都化着祥瑞和气。

在乳燕迎春的呢喃里，年复一年，看着孩子们快乐成长，是否有这种愿力，我不知道，重要的是能够心安，只要合家老少大小都能平安，那我觉得这就是最值得心安的，也是最使人安心去做的事。

母亲的一生只在为孩子们持化一个愿力，就像我现在的心，我愿为孩子们的平安而诚心持化一个愿力："合家老少大小平安"，这使我想起了早晚持诵的母亲，她一生都在付出而为的只是下一代的平安，而我们又能回馈母亲什么呢？我突然惊觉我应该抽个空，看看有哪一天去探望母亲。

我和母亲长得很相像，从小就喜欢伴随母亲身侧，无论她在做家务时候或去庙里上香，我就是喜欢跟住母亲，所以，在感觉上我总觉得和母亲很亲。虽然，为了迁就孩子们求学上的方便，不得已和母亲各住一方，但总觉得她就在我身边似的，她永远就是那么清楚我，了解我，包容我。

有时我会有一种感觉，总觉得她所念的每一句经文，每一念都很温馨地从我的心坎上熨过，使我有无比的实在，实在于一种人的被关怀，被疼惜，也感觉到里边蕴藏的相承相继，很自然的使我总会惦念起母亲来。

我每天往返学校，都有经过笨珍的家，就是没空能停一下脚，所以就在心里头惦着，惦着，总惦着看看哪一天抽空去探望母亲；就是这么空惦着，直到那天早上五点多，大概3月29日吧，我正在打点着准备回学校的时候，手机就响了。

我兀地有个预感，这个来电有两可能，一个可能是迟到的学生要来搭顺风车，另一可能就是笨珍家的母亲出了情况；我的念头也只不过是这么一转，就从我内人的对话里，得悉母亲往生了。

我一时之间，也说不出是怎样的一种感觉，感觉到忽然离母亲很远，却又仿佛靠得很近，感觉很想痛哭一场，像小孩子一样的宣泄，但又觉得哭的年龄已过时候，却又觉得有某种感觉好像停顿了似的，也可能那感觉已经尘封，也就没有需要所谓慰藉了。

不过，我倒想起仿佛是位大师的开示，他说：家里如果有老人家往生的话，假如是高龄，那就是有寿之人，就是高寿；如果是高龄而又无疾而终的，那就是正寝，也就是有福的意思。寿终正寝，那就是有寿有福，也就是说这往生之老者是一位应合“福寿全归”之人。

子孙们也就都可以法喜充满的心情祷念长辈的亡灵往生极乐，而不必再有啼哭或哀号，使本来可以超生离苦的亡灵，会因听闻啼哭或哀号而变成不舍，踯躅不前，使到在为亡灵往生而进行的法事的功德不能顺利而生阻隔，这是子孙们都最好能清楚的事情。

我对这位大师的开示存有印象，所以，也记了些许，我想我母亲享年九十七岁，而且她是无疾而终，也应该是功德圆满，福寿全归；也希望能在众人的诵经和念佛的助念下，让她老人家能在梵音呗语的萦绕中，更希望能得到诸天菩萨的加被和护持，使母亲能随着祥云往生极乐，也就了却生死之缘。

我对佛教的佛理与修持理解可以说是零点，不能借佛法的认识与助修，而当母亲在往生弥留时刻，也没随侧为她诵经珠念，觉得自己不能尽孝。母亲生前皈依佛教，成了佛陀弟子，所以，希望一众子孙能以法喜充满的心，能为母亲的亡灵助念超生离苦，圆满她这一心皈依佛国净土的功德。

我希望母亲在天之灵能保佑我健康长寿，像她生前一样：早晚诵经持念，为合家老少大小平安，也为世人，为众生，为一切有生命的苍生而持念；也愿我的母亲——但随经诵到西天！ 回

- 原载于2007年7月8日《南洋商报·〈根〉》副刊

古典诗四首

❑ 陈素霞



陈素霞 麻坡女诗人。诞生于1938年11月4日，第二代马来西亚公民，受华文教育于：利丰港培华中学，假期师训教育文凭。1993年前退休。爱好文学，运动，数学，音乐，舞蹈，歌唱。曾荣获三次诗词大赛优秀奖。现任麻坡凯歌歌艺合唱团福利组组长、麻坡茶阳诗词艺术组主任（义务指导）、大马诗词研究总会会员、怡保山城诗社社员、全球汉诗学会会员。

东方花园颂

槟江景物古今妍，美誉花园播远天。
碧海沧茫迷雅客，青岚绮丽人吟笺。
长桥伟岸雄姿展，极乐名山梵籁传。
四面云光无限好，安居此处境如仙。

清明时节倍思亲

清明时节倍思亲，恩重如山百世珍。
一缕香烟勾旧梦，两行泪影洒芳春。
羔羊跪乳知酬报，哺母稚鸟不觉辛。
孝敬严慈当健在，倍加顾养享天伦。

水灾感赋

百年水灾降南洲，屋毁财空万户愁。
几辈艰辛勤创业，一朝惨祸付东流。

寄语

疮痍满目莫彷徨，处处灾黎昼夜忙。
百折不挠心志壮，家园重建国重昌。 回

我家在蚝溪

❑ 陈雪风



陈雪风 马华著名文学评论家兼诗人，原名陈思庆，笔名陈雪风、陈旧、郁人、梅雨天、心友、风塔、严胡雨、竹聿久火、关照等。于1935年2月8日出生在柔佛州麻坡。祖籍广东省潮安县。毕业于麻坡中化中学。在新加坡及吉隆坡报界服务数十年，曾任南洋商报编辑主任等要职。擅写散文、杂文、时评、诗歌、小说等作品。著作甚丰，较重要的有：陈雪风文艺评论集（1962）、多重的变奏、无叶的果实、墨笔丹心、关于文学的思考、我吟我吼、无非关心……等。

"我是麻坡人，家在蚝溪。"

我已说不清，这样的表述与自我介绍身分是起于何时。

然而，这是我的意愿。

有时，相熟的人也会这样引介我："他是麻坡人，著名的……"我会好像听到人说："他是博士，研究的是……"那样的心欢意兴起来。

因为，我生于何处，长大的过程是种天赋，比艰辛苦读得到的学衔，更可贵与值得骄傲。人要是生错了地方，成长无故事可说，那是一辈子的遗憾，也是一生的包袱。比如说，我敬仰的余光中，他那"凡我在处，就是中华"，塑造了他铮铮的傲骨与雄风。比如，我对他总带着一份怜悯的高行健，要是他如其所愿，不是生在中国、长在中国，那将多快乐多自由地可摆脱掉"华人作家"的名号，而今只有背叛意味的称谓："法国华裔作家"。

其实，他哪是"法国华裔"？他生在中国的事实，用油漆涂也涂不掉。所谓"华人"的身分，是中国人在海外谋生定居的后裔，不是背叛国籍后因需要按上去的"符号"。

再回说"我家在耗溪"吧！

蚝溪不是谁都会知道的一条水流。它是Parit Tiram 的意译，是麻河奔流至近海口处的支流之一。这条支流在历史上流下了一个聚居处——Kampung Parit Tiram 。当人类还不能不明显摆出一副姿态：你死你的事；多多少少，每个人都具有一点公德心，爱与重视他们生长的土地的年代，聚居此处的人，多是马来人，他们多以捕蚝为生。而溪身也显得十分丰满。

那个年代，蚝溪是条小河。水上为行舟。潮来的时候，溪水更会溢上岸，大人在叫苦，小孩子们却欢天喜地，还是游泳、戏水的好机会。所以，他们每家几乎都有一艘舢板，一是可用以划到麻河潜水挖蚝，一是当作交通工具，乘坐出门或到市区的巴刹购物。

不要看蚝溪貌不惊人，岸边长满草木，少有香花绿叶、鸟鸣虫吟，没有风景优美而能引发想像的美丽景观，但它对居民的影响是显著的。

它是村里男孩学习游泳，广泛掌握水性，为以后从事挖蚝捕鱼的温床。我之会在水里浮沉，一往一来地玩乐，都是拜它所赐。如果不是时局动荡，为大时代的思潮所激励与感化，小小年纪便学人离乡背井自行找出路，我相信我也会步长辈的后尘，成为渔夫。

蚝溪的居民大多数以挖蚝维生，但也有当卖 Satey（鸡肉串烤）的小贩，或当踏三轮车的劳工等 。

有些马来居民，有祖传的土地，但蚝溪上流的树胶园丘，不论大小都不属于村人所有，原因是他们在这些保留地上种植的是果树。比如山竹、鲁古或红毛丹、香蕉等等，比较不必太照顾、天给天养的农作物。

至于华族居民，也多以捕鱼维生。

我儿时有不少一起玩的马来友伴；他们受教育的年级不像我们，只在学校念至五、六年的书，就可以到社会上工作谋生—— 赚钱，自由自在地过另一种独立的生活。

因此，一般上说，他们都比我们较早成人成才。

当我们一起轰轰烈烈地在街上奔跑，被追打，又大叫大喊，同时，又不断被教诲需要做什么、反对什么；要独立、要自由的年代，有些友伴，已相遇似不相识。记得在路另一边的一家邻居，他的儿子玛默成为教师后，我们虽然照旧有来往，但言谈已大不合拍，特别是他在群众会演讲的神态与话语，更加我心寒复心惊。

后来有一天，我们在海南阿伯的咖啡店相遇。还好，不曾怒目而视；坐下来，也还有话可谈。比如说，近况如何？我们家的亚答屋是否准备翻新？等等，很快又恢复了儿时相处的无间。

于是，我曾笑说，现在我们已有很多的不同。以前，我知道你了解我；很明确。现在就有很多的不同，这不同，那也不一样。你知道这是为什么？

“哪里，现在我们还不是与以前一样吗？”

“不过，你那晚说（演讲）的话，不是说我们不是这里的人吗？”

“对啊！你们是从中国来的，不是吗？”

“很久很久以前是这样，但是如今我们是这里的人。”

他没有马上回应，我再说：“不是吗？我们都是在蚝溪出生长大的。”

“是的，那是对的，在一些情况下，我们是一样的，不过，在别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同了。”

我不能忘记这一天我们的谈话，更无法释怀。几年后我走过他的家，见他在庭院里松土弄花草。大家平时难得见面，我就站在篱笆外与他叙

旧。那时，他好像是竞选州议员失败，除了教书，已不搞政治。我记得在谈话中，他还是很政治地表露："你们中国人是不能信任的！"

于今我还耿耿于怀。

然而，记得或忘记，都不会是恒久的。往事之所以无法淡忘，我想主要是无法认同或释怀；许多事，久而久之，就是介意，最后还是会淡化，而无知了。

我没有怪玛默老师的误解。

几十年后的今天，我想告诉他或回应他：别人对或你对别人，说到信任，应是姑且信之，彼此的信任，不一定是可靠的。

你能说你对自己信任吗？要是你连自己也谈不上信任，那么，怎能怪人不可信任呢？

在这个世界上，吃亏是自己倒霉，没有什么可怨言的。

当世界上还不是人人都是骗子，你遇到骗子，这只能说是你的不幸。

若你对人说："你是可信任的！"你应该说明确，这是指现在而言，也不是指他做什么都值得信任。

在七十年代，在久别蚝溪多年后，我回家，并曾要二妹陪我沿着蚝溪溯流走一趟，想看看那时的屋宇景观或相熟的人，如果有的话。你能猜想我发现了什么吗？

我完全不相信那是我曾经游水或在岸边玩陀螺的地方；旧时的浮脚屋或亚答茅屋，多已经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新型的砖瓦洋灰房屋，而且建筑得其丑无比；只讲究大，大得笨拙，大得难看。

人们确乎实是什么都"好了！""好了！"好像很宽裕，有空地之处，都已乱七八糟的建起住宅，密密麻麻，找不到有路可走。

基本上，以前的儿童少年都已长大成人，我见到的是陌生的人。最大的遗憾，还是再也见不到蚝溪在涨潮时可行舟的情景。

蚝溪已不是溪流了，认真说是沟渠也不体贴，最多嘛，我想只能说它是垃圾土濠。麻河在涨潮时，河水已流不进来，垃圾堵塞了。蚝溪能流出去的，也不是山水或溪水，只是时断时续流来的各个家庭的污水。

蚝溪的溪床上，让我看到的，已非枯叶断枝，而是千姿万态的废物、砖砖瓦瓦或破陶瓷器之类的废物。

蚝溪的故事，已经失落了，没有点滴光彩，有的是黑暗水流的饮泣。

我的诗，激情典藏，黑白的字，只有淡淡的敷衍：

一条可爱的河流/流过我亲爱的故乡/河的这边有著名全马的蚝产/
河的对岸时时送来阵阵的稻香。 回

- 原载于2007年3月18日《星洲日报·文艺春秋》副刊

诗人伤未了

❑ 陈育青



陈育青 已故马来文学者兼诗人。原名陈育青，笔名ASRUCHIN、育青、古马拉、古培拉等。于1944年11月27日，出生在雪兰莪吁鲁音南马。祖籍广东省梅县。1964年毕业于吉隆坡中华中学，后留学印尼，考获印尼大学语文文学系准博士学位，返马后在新山宽柔专科班（南方学院前身）马来学系担任讲师及系主任22年。曾任马来西亚翻译与创作协会会长。华、巫作品包括译作、诗歌、专题等。不幸于2003年8月15日辞世。

汨罗江边足迹狼藉
两千馀年来
诗人伤未了
多少新愁、旧恨
谁能令沉尸再现？
粽子徒成败者对自己的哀悼

楚人愿未了
如今更是骤雨、狂飚
沉尸谁能捞？
镣铐声处
能不弃节、折腰！

扶墙
徐徐撑起半个身躯
回头
已不见旧汨罗江
昂首、握剑
搜索时间留下的足迹
“不再裹粽子”，应是诗人最后的誓语

海峡浪滔滔
猛地纵身一跃
没入无声的波涛 回

（1988年6月18日，出席新山‘诗的晚会’后有感而作。）

- 原载于1988年7月29日《星洲日报·文艺春秋》副刊

严打罪犯勿手软

❑ 陈泽清



陈泽清 马华资深时评者，原名陈泽清，1960年3月28日生于柔佛州麻坡，祖籍海南省文昌县。卒业于麻坡中化中学后，负笈台湾，1983年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中文系，曾任吉隆坡琼联会执行秘书，现任书香企业东主，专营代理台湾杂志。现任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文教组主任。经常在各大报言论版发表时评等作品，佳作收入《当代马华文存》的文化卷等集里。

首相阿都拉在武吉阿曼警察总部表示担忧罪案指数攀升，冀增加警力严打罪案，重建警方威信。这些年来，每次翻开报章，几乎每隔数天就看到攫夺、打抢或偷盗案件，心里总是感到愤怒异常，试想想那些受害者的家庭要承受多少痛苦和悲伤？前一阵子，虽然人民的怒吼曾引起官方采取一些因应政策，可是犯罪案件仍然此起彼落，无一日不有之，真个令人感到心寒！

为什么歹徒会视法律为无物？我们认为这与法纪不彰、刑罚不严脱离不了关系，有云“乱世用重典”，今天如果警方不用雷厉风行的严厉手段来遏止罪行，任由歹徒横行霸道，岂不是陷人民于痛苦的深渊？

这些年来因攫夺案而丧失生命、半身不遂、受轻重伤的受害者有多少？只要将心比心，想到那些受害者的家属要承受攫夺案而痛失亲人或要长期照顾本身不遂的亲人，这种无绝期的哀伤和悲痛真是叫人情何以堪！

拉曼生利建业被歹徒击毙，其父母一辈子要承受冤枉丧子的哀痛，一个大好青年因治安不靖而无辜丧失生命岂不是死得太冤枉？利建业案不过是冰山一角，还有许许多多因被攫夺而酿成的悲剧和惨剧，难道我们的执法单位就以一句因为警力不够就束手无策，推搪敷衍，任由这样的悲剧惨剧无限上演吗？

政府最基本的职责是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就像父母保护子女的人身安全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是今天我们的国家因为攫夺案，打家劫舍案已经无辜牺牲了多少人命？

生命是可贵的，但是宝贵的生命可以因为一次攫夺案而从此消失，而那些攫夺匪从此可以逍遥法外，即使被逮捕，惩罚也轻得令人无法置信，根本没有阻遏的作用和效果。

事到如今，为什么有关单位还不考虑以鞭刑来惩罚这些形同谋杀行径的攫夺匪？究竟还要牺牲多少无辜生命和损失多少财产呢？今天如果我们的执法单位仍然对老百姓所承受的苦难无动于衷、置若罔闻，再不采取措施严厉打击罪犯，广大的老百姓肯定还要承受更多的苦难。 回

- 原载于2008年1月24日《星洲日报·言论》版

二度生我的母亲

❑ 戴中原



戴中原 原名戴虎麟。笔名戴中原等。于1940年4月20日出生在柔佛州拉央拉央。祖籍广东省海丰县，现为新加坡公民。毕业于新加坡旧制高中三、师资训练学院；从事教育工作。目前已退休。擅写散文、杂文等作品，散见在新加坡文艺协会出版的刊物上。著有：散文集《秋后的蚊子》（2001年）。中原是马华名散文家高秀的胞弟。

一次错误的决定，致使母亲提早驾返瑶池。虽未参与议决，但家人的那份“后悔莫及”的心情，实感同身受。

与家人分居两处，关怀不断，扶持不绝，唯独少了促膝闲话家常。是笔者的不是，或寡言性格使然，我不问，彼不说，老屋中的事事物物，与我之间仿佛隔着一层纱，清晰不足，朦胧有余。居丧期间，始惊悉母亲是父亲续的“弦”。

父亲是方言的“大沙文主义”者，终其一生只说客家话。进门的第一天，就对祖籍潮州的母亲进行“语言同化”。速成班，软硬兼施。同化过程的艰辛苦涩，只有身临其境的母亲才能体会。几十年下来，还是客话不准，潮语不纯。

与日寇共玩“捉迷藏”是全村人的“梦魇”。有一回，唯恐哭声惊动日寇，父亲狠下心肠，将尚在襁褓中的我抛入床底下，随村民躲入森林，那时正是农历大年初一。不久，母亲悄然折返，第二次赐我以生命。父母未曾受教育，不懂人生大道理。这一“抛”一“捡”，只是做着他们认为该做的事，却不期然地各自在“大义”与“母爱”之前，充分表现出同等分量的“伟大”。

要解读母亲的内心世界确实不容易。她既有相夫教子的美德，也可以酒后微酡地滚倒在床上唱山歌；跟外婆一起在戏院里观赏“三级片”，回程中嘻哈倒绝。五代大母，辈分“高不可攀”，明知她帮亲不帮理，是非黑白只在转念之间，做晚辈的也只有慎言、慎行、委屈、包容、不宜置喙。

“不睡破三张草席，都不知道这个女人是好是坏。”对儿媳妇有这般偏见，天平的两端难免产生偏差——

大媳妇最不幸。头发蜷曲，印尼血统，是母亲眼中的“番人”，长遭

指桑骂槐。倘若见大哥和“番人”态度亲昵，就会醋意上涌：逼得大哥房里、房外扮演着两个不同的角色。二媳妇是“大埠人”（城里人），见识较广，还读得懂几个“蟹行文”，颇受“礼待”，间中或许包含若干“感恩”成份。三媳妇是典型“村妇”，持家勤奋。当三弟因纳妾事而闹得不可收拾时，母亲生气地说：“我的儿子能够娶小老婆是他的本事，反对他也没有用！”母亲显然错误地认为“纳妾”等同“续弦”，终为人诟病。至于四媳妇，由于“爱屋及乌”。一切按兵不动。尽管母亲不时强调：“Ngai（客话‘我’的意思）对只只人（每一个人）都是一条心。”但疼爱老么有目共睹。

天下无不是之父母，虽然出发点有待争议，我对母亲只有敬爱。

兄弟散居各处，老屋已成了众人手中的“鸡肋”。碍于母亲的执着，才保留下来。这也难怪，谈得来的皆是左邻右舍和街坊，离开老屋，一切得从头做起，对年迈的母亲来说，绝对是残酷的。于是老屋成了兄弟姐妹的集中地，逢年过节，散居各地的家中成员欢聚一堂，热热闹闹，母亲最为开心，也是老屋一年中的几个亮点。曲终人散后，老屋又复归于沉寂、冷清。老屋因母亲的存在而存在，而今母亲已逝，老屋的下场已有明确的答案，凝聚力却需接受严峻的考验。

母亲莳花植草，手艺一流，由屋前延伸到马路，花儿争艳斗丽，给亮点以外的老屋，带来几许门面上的光彩。爱花的三婶还想方设法将被看中的花儿“移植”岛国呢！门前一棵红毛丹树，更是母亲的骄傲。枝繁叶茂，树下是消暑纳凉的好去处；树上果实红彤彤，鲜甜脱核，送礼佳品。

母亲蒸的年糕大如车轮，需要铁线拉扯切割，分送各子女和亲友。年糕甜而不腻，软而爽口，口碑甚好。“酸甜排骨”、“卤鸭”更是餐桌上的“抢手货”，手脚慢的，将吃无肉，食无鸭。家中有一小吃“生米茶”，问遍所有认识的客家亲朋好友，都说没有吃过，也没听说过。潜意识里，这是母亲“创意”之作，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母亲煮的“生米茶”，下了剁碎带盐的香菜后，一股清香沁人心脾，我可连吃两大“碗公”（汤碗）。还有一道菜肴也许是母亲的“即兴创意”之作——木瓜炒虾米。以我的口味来说，木瓜、虾米，绝配。但这一切，家人再也无福享受了。

比较起来，最叫母亲生前感到特别高兴的，该是以下两个日子：六十大寿时，在家人的协助下，六、七个内、外孙，都是“小不点”，自编自导地在台上表演歌舞。当“小不点”高歌“世上只有妈妈好……”和“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哦……”时，母亲似乎有点激动。八十大寿，“小不点”已长大，少了童真，多了矜持，不再上台，改由二妹带领其幼稚班的

学员，再外邀几个歌友助阵，搞得满堂闹哄哄的，气氛十分好。酒酣饭足，曲终人散，母亲自中华大会堂一路笑着回家。

母亲虽目不识丁，却不鼓励儿女们克绍箕裘，终身以锄头为伍。其实早期移民的下一代，为了生存，生活作业都转了型。大势所趋，也是一种进步，无从回避。母亲却把这类转型，视为“引以为荣”，值得“夸耀”的“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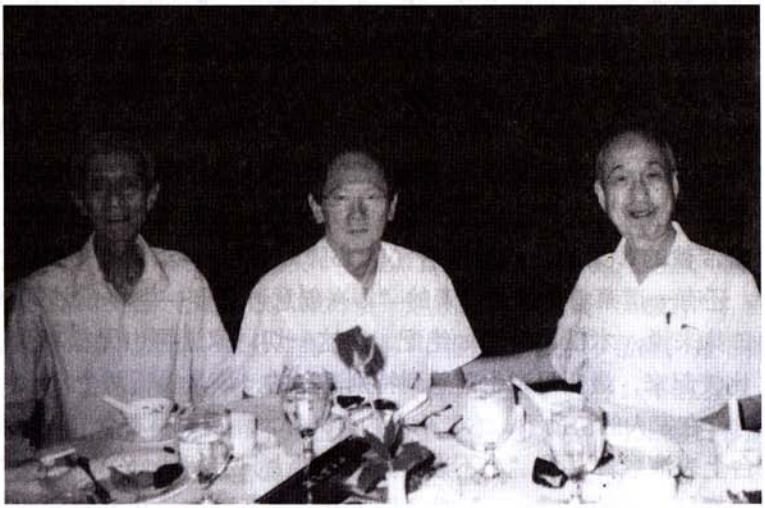
“我的大儿子是校长，还会”写书“；第二的在新加坡教书；第三第四的做生意。有一个女儿开幼稚园，会唱歌，会跳舞，还有一个女儿在新加坡教人家跳舞。我有一个孙女真厉害，唱歌唱到台湾、香港、中国，很出名的……”

无论是亲朋戚友，新交初识，她都乐意与人分享。尽管这些“成就”，在旁人眼中，根本就是东不“成”，西不“就”，但母亲丝毫不在意别人的敷衍应对，津津乐道，永不言倦。

如今身在“异乡”，他日家祭时，告知以另一孙女是本年度岛国“才华横溢出新秀”中大马区的亚军后，黄泉路上，更有说不完的话题，夸不尽的“荣耀”……

回

－原载《新华年度文选》（新加坡文艺协会出版）



2003年2月23日在新加坡，左起：叶苗、戴中原、绿戈（汀上红）。

夜未央

❑ 淡 如

淡如 马新著名学人兼小说家，郑教授原名郑赤琰，笔名淡如、郑铁等。祖籍广东省丰顺县布新乡。1936年11月15日出生在吉隆坡，后移居柔佛州士乃受教育，毕业于峇株华侨（仁）中学（1959）、新加坡南大政治系（1963），负笈加拿大及美国纽约，考获博士学位。长期定居在香港，



历任香港中文大学公共事务所的研究员兼秘书和政治及行政系讲师、香港岭南学院“族群与海外华人经济研究院”主任、香港崇正总会会长、国际客家学会会长、香港海峡两岸研究中心副会长。著有：小说集《十三园》（1963），和《收回主权与香港前途》《钓鱼政治》、《养狗政治学》、《香港与亚太区华人银行业》等专集。

村庄上的生活永远是辛苦的忙碌。

村庄上的生活永远是磨折人的穷困。

辛苦忙碌的生活带给了村庄麻木的人生。

磨折人的穷困带走了村庄理智的人性。

麻木的人生，失去理智的人性，更加深了生活的悲哀；是无知的、是自相戕害的、是受迫害的、默默死去的悲哀。

这悲哀当你还有一股气力去担受辛苦，去忍受折磨的时候，你会丝毫不觉得。但是有朝一日你遭灾难困倒了，或是你老了倒了，正都还有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你便会忽然发觉到你人生的悲哀，然而一切都太迟了，因为已剩下最后一口气。不到最后一口气是还要麻木的。

每天，当黄昏来临的时候，天穹开始抹上一片清淡的蓝色，村庄上正好像破了“惊蛰”一样趁日落的清凉赶着劳作时，那挤出来的生活的忙碌的气氛，正会很痛苦地咬着七牛的精神。他是一个勤干的木工，可是自从折断腿骨，眼见家道坐着吃个骨穷，他的脾气便会很坏了。而且腿骨也每每在这钟点开始剧痛起来，足足会连续三个钟头，痛得他爬床抓壁，几乎一刻也不能耐。

此刻老婆不在家，他的火气也特别旺起来。刚生下二个多月大的幼儿，十一岁大的长女照顾不来，一直哭个不停止。三岁大的女儿也在吵着肚子饿，有意无意地哭哭啼啼，声音也特别叫他躁火。七牛不禁勃然动怒了，恨恨骂道：“哭哭，哭！不衰都给你们这些麻衣杀哭衰了，老子尽性起来，……嗳……唷！”不想骂起了劲，略翻动到腿伤，兀地痛痛得他呻吟起来。这意外倒吓住了三岁大的女儿，同时也惊动了长女，立刻撇下幼弟，赶将过来，不料她才一走动，幼弟骤失呵护，猛然嗥了起来，迫得她又倒

回头抱起幼弟。

“爸……你……”

七牛全然不见长女的神色似的，边呜唷边斥骂着：“X她妈的X，死出去就不会死回来了1老子尽性起来……阿凤，去，去叫你死人阿妈回来！去！”

长女阿凤听父亲这样叫喊着，父亲的神色，几乎全慑住了她的心神，她一时失了主意，怀里的幼弟被这斥骂声惊得更哭得凶，更使阿凤不知如何是好，她也想哭，但是她是一个女孩子，山村的女孩子，穷困人家的女孩子。贫困的生活，早把她训练得惯于爱抚更小的弟妹，忍受一切的麻烦和劳苦，七岁上就随母亲割胶，九岁就一个人留在家里看顾四个弟妹，弟妹哭嚷要她呵护，哭在于她，早就没有自己的份儿了。

“去！你也死了么？不会走……尽起性来，老子一下子就劈死你！”

阿凤终于给爸爸骂出门去，失魂地抱着幼弟，去找她妈妈。妈妈是给人当乳娘去了的。那人家是一个店家，十多天前死了老婆，老婆是“落月”死的。孩子活了，娘身倒没救药。那孩子说也奇怪，成天哭，夜里尤其哭得凶，乳瓶止不住，婶妈子也呵不停，问老妈子，说是吃奶粉性寒，恐怕孩子吃了受不住，应该找个“乳关”的女人来供乳。这便找上了阿凤的妈。这做法竟然止住了那孩子的凶哭了，于是阿凤的妈便讲定了做那店家的乳娘，一天要去好几趟喂乳。七牛爸本来不肯，认为这有失家风，一分乳水一分骨，说是自家虽穷，毕竟还没有穷到卖骨头的份儿。可是话硬肚皮软，自家是一向欠着那店家好几百块钱，一向和那店家赊货的，况且人家是好言好语托求的，一方面阿凤妈也想凭这关系向那店家多借点钱，所以没有听七牛爸的话，自家是“流年不利”，头一样阿凤妈大意，在树胶园“做月”，不幸“合到风”，风火头痛用了十几剂药钱，更不幸七牛爸又在建筑工场上的屋架上摔将下来，折断腿，找便宜的“跌打神医”，少少也用了两百多块钱，现在仍没个了局。

阿凤走到那店家，从后门蹩踱去，见母亲还抱着“乳仔”在踱步。自己少到这店家，不免又急又怯地走上前。

七牛嫂瞥见女儿，劈头就问，但很轻声：“爸爸怎样了！有骂我么？”

“有嘞，他骂你死出去就不会死回来了。”

七牛嫂仿佛神不守舍在听女儿说话，低头看着怀里的“乳仔”，这早晚“乳仔”正发烧，吮了乳也睡不宁，所以拖着她不能早离开。

阿凤抱着在路上呵停了哭声的幼弟，此刻站定，幼弟又有要哭的样子了：“阿妈，阿弟饿了，给他吃一口奶吧；他在家哭个没停嘞。”

毕竟是自家骨肉自家痛，七牛嫂感到太凄凉了幼儿，才二个月多的人就未能好好足吃娘的乳汁，她忽然感到刀割的心痛，幼儿的泪痕还润在眼眶呢。她觑着“乳仔”已入睡，轻轻地把自己的奶头从小嘴里抽出，又轻轻放他到摇篮里，又轻声吩咐那店家婶妈子一些话。旋即抱上自己的幼

儿，立即翻出一个奶头塞到幼儿的小嘴里，幼儿登时颤抖抖地，贪馋地吮吸奶头；小小的咽喉发出空吞的声音，引得那细弱的颈子一抽一抽的，仿佛就要抽断了，这怪可怜的样子，立即擒住了她一颗母爱的心，她不禁咽声地爱抚着幼儿道：

“呵呵……，凄凉了我的心肝儿呀！呵呵，……我的心肝儿乖乖回家亲亲娘呵哦。……”

从店家回到家里，刚刚才踏上门槛，就已听得了丈夫七牛在咒骂自己，虽说是折了腿，难于动弹，但骂起她来的那股火气却不减于先前，叫她不容易消受。但是她毕竟也是一个女人，穷苦人家的女人，穷苦已经使她惯于过折磨人的生活，穷苦也使她养成一种逆来顺受的性格。她也养成一种脾性，一种爱抚子女，体贴丈夫，忍受一切意料的和不可蠡测的灾难。是的，在做少女的时候，从穷苦人家的女儿到成为穷苦人家的老婆和母亲，她已经吃过不少甜酸苦辣的苗头了。如今，眼前灾难的道路也在她的面前伸展着，她须要一个更忍受，更艰苦的心，去拯救这个困苦的家，去养育六个幼小的子女。她生命的全部，仿佛就是为了吃不尽的苦头而活着。

“你只顾着别人家的孩子，”丈夫继续骂着，“自己孩子在家哭死了你也想不到，我还没死咧，你这臭货！……”

她听了这话，心感到很酸楚，软声说：“我这去给人当乳娘，也是迫不得已呀！家里欠着人家钱，要赊货，要借钱，除了那店家是老头家，哪里容易赊货借钱？真是家穷人也贱，没有给人一点方便，人家肯照顾自己么？……”

“你这臭货，你好心，你只顾别人方便，你倒不顾自家子女哭死，吓……你会给人方便，你好心，怕人家儿子哭死，人家怎么也不怕你子女饿死？……”

听到这一层，她的心马上更加凄苦了，她知道他又要将全部事实骂出来了，他一定会骂到借钱这一层，想到这一层，她感到背上刺满了针一样难受。自从丈夫折了腿，短绌药钱，她向那店家现借了一百块钱，过了几天再借，已不肯。她请求先支取奶头钱，可是那店家却说：“奶头钱么？”那店家打横里拖来一把算盘，滴滴答答扳了珠子一阵，将算盘塞到她面前，说：“你这里还欠了四百三十七元八角！”当着一店伙计和买客，她满脸羞红地马上走开，回来便直给丈夫骂着到现在。此刻事情尤其叫她担心的，丈夫欠下的“打药”钱，那“铁打神医”早就断言了，说什么钱可以欠，药钱是断断不能欠的。欠了药钱，一来药性不灵，二来他没有钱去配药。而且那“神医”还怨怼她欠了他的药钱，所以害得她丈夫医上二十天还叫腿骨痛，也害得他的“五日接骨，十日接皮”的“跌打神医”招牌给沾污了名声。

怎么办呢？“神医”的钱明天是一定得给的，先前借不到钱，她怕丈

夫更焦心家计，不得不瞒着丈夫，欠“神医”药钱一事没让丈夫知道，如果这事让“神医”给拆穿了，丈夫将会气得怎样暴跳呀！

天色暗将下来了，屋子里尤其灰黯，蚊子团团在人头上打旋嗡叫，纠缠得人更加烦躁。七牛嫂心绪凌乱，明知要打发“神医”的债只有借钱一条路，可是却又想不到要向谁借，想着想着，她的心渐渐和天色一样沉黯下去了。这时怀里的孩子还冲着一个乳头尽力在吮吸，吮得她的乳头有点麻痛，她抱起孩子想转换一个乳头，孩子哇一边又哭一声又哭了，她急急又把另一个乳头塞进孩子贪馋的嘴巴。可是孩子依然愈吮愈用力，几乎要把她的乳头衔下来，她耐不住略搂紧了孩子，孩子这下可又哭了。急得她连声“呵！呵哦！”地抚爱着孩子。一面自掉下眼泪来，她深知自己缺乳，生了六胎，没有好好补身体，最后两次“做月”连亲友做人情送来的“月鸡”也都因为经济拮据，背着人家捉去卖了。试想“月关”不吃补，又是供两个孩子吃乳，怎会不缺乳？

她怕这情景给七牛看在眼里，立即抱着孩子走进厨房。阿凤像往常一样早已生起炉火，灶上正煮着一锅粥，滚滚的粥水忽然钩起了她的办法，她把孩子交给了九岁大的女儿阿萍，自己舀了小半碗粥汤，和了米粉，加了点糖，放在锅里温成羹糊样，抱起孩子，用手指慢慢喂着孩子，孩子这才止住哭。

阿凤蹲在天井洗番薯叶，这也是她习惯了的工作，她家几乎每天都煮番薯叶当菜吃，都得她到她隔邻朱伯姆家去摘。今天黄昏前当她正蹲在番薯垅旁挑嫩叶采摘时，朱伯姆的狗原是绑着的，不知怎样给挣脱了狗链，忽然走来咬了她小腿一口，连裤脚也咬了好几个小孔，此刻蹲着，牙口正隐隐作痛，她也就想起这事来，告诉了母亲。

七牛嫂起初听了，并不很介意，听阿凤说伤口发痛，她这才怔了一下，卷起阿凤裤脚，果然牙印都起了红踵，她的心一阵绞痛，立即想到用土法治疗，用刀子在猪槽上刮下一小碟卤块，和了一些黑黑的“锅墨”，渗了生油，搅得一片糊涂，便将这来抹在伤口上，可怜的阿凤痛得只咬一阵牙根，接着又默默帮母亲理着事头事尾了。

正在吃着晚饭，新村的三妹忽然来找七牛嫂，她一进门，便告诉七牛嫂一个极难受的消息。说是胶园“财副”叫她捎个口信来，催七牛嫂在三天内必须复工，否则树份便要被“吊桶”。

“财库说，”三妹继续说：“‘做月’的假期前后只准两个月，他说你无病无痛，做月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了，再不复工，他就不要你割了。我跟他说你有请代工，可是他说代工是只准代一个月的，你已经代了四十几天……”

听到这消息，七牛嫂连粥碗也端不起了，这又是一个意想不到的难题，做那店家的乳娘，无无论如何要做满一个月的，可是这就离不得身去割胶，然而割胶却又是长远的饭碗，无论如何是不能放下的。左右为难，

他颓然搁下了筷子。

阿凤见母亲神色不好，也放下粥碗说："阿妈，你去割吧，我随你去，你割完了就回来，胶水留着我会收，这样你一样可以做乳娘……。"

阿凤话还没说完，忽然又传来了七牛的骂声，他是知道这事了。

"七牛嫂心绪更乱了，说："胶水你挑得起？……"

三妹也情知七牛嫂的为难，孩子多苦也多，七牛又不能做工。他的树份和七牛嫂的隔邻，两人也很要好，往常七牛嫂孩子有病要赶早回家，留着阿凤收胶水时，胶水往往是由她替阿凤挑的。现在听了阿凤的话，她便说："七牛嫂，阿凤的话也对，我来帮你挑胶水好了。你还是去割吧！"

"X你妈的X……老子尽情起来……"

三妹又说："七牛哥的脚？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七牛嫂你也不可尽信那'神医'的话，听说三十六碑有人给他医过，他说包医，给他医了三个多月，也还不能下床。嘴说不医好不给钱，可是他说没钱配药，你能不给他咩？到头来，钱花了，自己甘愿送走他，另外找人医。所以，我说你不可尽信他的话。"说罢也自去了。

七牛嫂的心更加陷入非常凌乱与痛哭深渊中了。她的心窍仿佛完全给苦楚塞住了，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她不知怎样办好。早就有人跟他说过那"神医"不可靠，有人给他接骨接坏了窍门，连命也险些送了。也有人给他医成跛了脚，几乎成了残废，最后又叫人重新敲碎骨头，再医。想到要是七牛当真成了残废，不能做工，这一家大小怎么得了？她越想越可怕，越想越心神飘忽，继之浑浑沌沌，终于只感到头痛得发昏。……

阿凤见母亲两手扪住眼角的两边穴门，知道母亲"做月""合到风"的头痛症又发作了，她这下急得丢下筷子，扶住母亲两手，连连问："阿妈！阿妈！你怎样了？……"

几个孩子也给吓得慌做一团，都吃不成餐了，其实，桌上的菜色原本已够使他们吃得恹恹的了，这才就更不必吃了。

"七牛嫂虽自痛得精神恍惚之中，但也在恍惚中自知只要躺一会便慢慢好转。于是自己强着振奋起来，探索一般回到房中息下了。也只有在这当儿，世界对于她才是平静的，因为此刻什么家计的困苦，什么痛苦的记忆，都彻底从她的脑海中撤退了。"

这时孩子们围在床边，年纪较大的互相紧靠着，仿佛在互相护卫着抗拒着恐惧，单只三岁大的女儿在哭哭啼啼。阿凤在一旁用生姜轻轻摩擦着母亲的穴门。

七牛在隔房里被剧痛缠紧，一边紧握住床杆，一边仍躁骂着，仿佛骂一句便能减轻一分痛哭……

夜，这狰狞的夜，未央的夜，没有月亮，也没有星，黑暗笼罩着大地，黑夜吞噬了这个家。……

分辨青红皂白

❑ 邓章钦



鄧章欽 大马时评者暨资深政治工作者，原名邓章钦。1963年6月2日出生在柔佛州峇株巴辖。祖籍海南省文昌县。曾任临教、司法部通译员和宣誓官。1992年自修考取伦敦大学法律学位，现为执业律师。1990年参加民主行动党，出任前反对党领袖林吉祥的政治秘书。现为民主行动党中委，获选为武吉加星州议员（1995）、巴生市区州议员（1999）、雪兰莪州双溪槟榔州议员（2004、2008）。多年以来，他在雪州议会担任反对党领袖。2008年4月23日出任雪州议会议长。

那些奴颜卑膝的官爷们，为了高官厚禄，是不会明白什么是大丈夫的思想与行为标准的；所以，只要主子开开小恩，就感觉是皇恩浩荡，感动得要下跪叩谢，真是愧对圣贤教诲。

很多人都知道孟子说过“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穷不能移”，其实这不是完整的，前面还有重要的几句话是被忽略的，那就是“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善其身”，然后才是后面广为人知的名言；这前后加起来完整的标准，能做到的才是大丈夫。

我们在思维上有做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吗？有没有堂堂正正的以平等地位的国民自居，做出合情合理合法的要求？做起事来没有“行天下之大道”，还是委曲求全地走旁门左道，甚至歪门邪道？

成功得志时问题还不大，但是万一不得志失败了，我们有没有勇气急流勇退，然后笃守原则呢？这个才是最考验人性的部分；环顾我们国土上，能做到这个标准的很难找，除了林连玉，还真不容易能随时想到别的人物。

相对之下，今天太多官爷们就连最基本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都不敢对主子说，只能对着自家的媒体大发伟论，对着自己的族群感慨激昂；更甚的是，还得为从旁门左道以及歪门邪道所乞求得来的施舍涂脂抹粉，为主子歌功颂德，把阿谀谄媚的看家本领，发挥得淋漓尽致，叫人折服。

还有一些唯利是图的商人，表面要慷慨为民族教育奉献，但暗地里却进行着“只能做不能讲”官商勾结的勾当，民族大义只不过是敛财的幌子；捐款排行榜是高居榜首，事实上，那全是剥削别人所累积起来不义之财，因为出钱的人没出名，出名的人没出钱。

老百姓要分辨得出青红皂白，就一定得细心观察，耐心抽丝剥茧，否则黑白颠倒，是非不分，到头来吃亏的还是老百姓本身。 回

－ 原载于2007年12月11日《东方日报·龙虎三十》版

我爱透明装

真是做官的英明，洞悉咱们老百姓的内心世界，知道老百姓心里想要什么，所以才会一针见血道破人心，叫为人妻者要喷香水、穿透明装来增加闺房乐趣。

按良心说，谁会不喜欢透明装？说不喜欢的一定是昧着良心说瞎话。

咱们老百姓恨不得人人都穿透明装；第一个必须穿透明装的就是政府本身，让人民百姓看清楚政府的施政是以人民为中心，不是以高官贾商的利益为重点。

司法机构要穿透明装，让人民百姓看清楚原来“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句话不是真的。

立法机构要穿透明装，让人民百姓看清楚，咱们人民百姓委托的代议士，是按照人民的意愿问政立法，不是为私己利益在演戏。还有特别是做官的，本来就应该天天穿透明装，让老百姓看清楚官爷们的生活检点不检点，看清楚他们有没有贪污枉法，鱼肉百姓，腐败堕落；看清楚他们有没有结党营私，明争暗斗，互揭疮疤；看清楚他们到底有没有尽心尽力为民效劳，还是整天婢颜奴膝，典当民族权益。

咱们老百姓老早就争取政府官爷官娘、代议士、法官等等，凡是处理人民百姓事务的，都必须要大大方方穿透明装，就是官爷官娘们都不肯，只肯在闺房里穿老百姓看不到的透明装；不知是否是一旦透明了，太多人会因为看到恐怖狰狞、污浊邋遢、变形走样等等不堪入眼的实况，会即刻进入加护病房求救。

不过，说句公道话，咱们的官爷们虽然没有穿透明装，但是每年还是得向个别的长官报备；对老百姓来说，这当然是不足够的，个别的长官自己都不知道有没有问题，怎敢说人家有问题；因为最近大家都长了智慧，知道原来“很多男人都有女朋友，只是没有讲出来”的典故，所以只要官爷官娘们相互关照，老百姓实在也没法知道实情是如何。

终归一句，还是穿透明装好，透明装里边风景好不好，咱们人民百姓自然会公断，官爷官娘们不应该扭扭捏捏，赶紧穿透明装，让迫不及待的老百姓们看看吧！ 回

－ 原载于2008年1月8日《东方日报·龙门阵》版

权力当头

政坛上经常可以目睹人性的其中一个弱点，就是当权力还没来到前，个个都能大义凛然、能慷慨激昂、能天下为公、能舍己为人。

但是，一旦权力到手，原本是潜意识里的优越感、虚荣心、贪婪心，就会浮现到台面来；一幅幅原本是清纯无邪、灿烂美丽、酷似天使的面孔，突然间就会变成面目可憎、狰狞恐怖的妖魔鬼怪；真是叫人不可思议。

还是英国人看得透彻，所以几百年前，就领悟出这么一句千古名言："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败"。

就是权力这个坏东西，让这片原本是充满喜悦的乐土，变成丑陋污浊的人间炼狱。

所以千万不要相信政客，没有政客是可以相信的：政客只能成为人民百姓的工具，为人民百姓做事；当政客毛遂自荐要为您服务的话，就把责任放在他们身上；当他们做得不好，勇敢地换人，千万不要手软，不要感情用事；这样人民百姓才真正发挥了国家主人的权力。

政客最会讲道理，但是往往却又是最不讲道理的一群混蛋；这些政客讲的都是恒古至近，千锤百炼的真道理，让您完全无法驳斥，而且还得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是，一旦权力到手，这些硬道理就不再是他们衡量事物、斟酌考量的标准；因为他们会告诉您，上台之前的道理，终究是上台之前的道理，跟上台之后的道理是不同的道理，怎么可能用上台之前的道理，来处理上台之后的状况呢？

您可能会问，那么上台之后的道理是什么道理呢？这些政客会告诉您，答案其实很简单，上台之前您手中有票还没投，当然要用上台前的道理来争取您手中的选票；但是上台之后，您手中的选票已经不再有了，要等五年之后才会再有，所以道理当然是不同的。

您手中五年后的选票是五年后的事情，他们当前要优先处理的是他们当前权力分配的问题，所以当然是他们目前手中的权力问题，大过您五年后手中的那一票问题；权力当头，轻重缓急的排列当然就会不同，您明白了吗？

－ 原载于2008年3月18日《东方日报·龙门阵》版

霸着茅坑不拉屎

❑ 丁 仇



丁仇 上世纪60年代马华作家，原名詹益顺。笔名丁仇、冬草等。现居马六甲。约于1936年出生在柔佛州永平，祖籍广东省饶平县。

毕业于龙引新文龙中华中学高师班，长期担任教师，已退休。擅写杂文、时评、小说等作品。90年代末期，替《星洲日报·古城透视》和《东方日报·三宝山下》栏撰写不少时评与小品文。尚无专集出版。

茅坑，现代人很多都不懂它为何物。

—— 茅坑者，乃从前乡野间的厕所是也！

我小时候，从小学到中学，上厕所都是蹲茅坑的。

回想先父所造的茅坑也够简单，在屋后空地间，锄个深逾三四呎的深坑，坑上架两块厚木板，三面围以亚答叶，前面弄条麻包袋切开来当门遮掩着，顶上空着通风，即使有“变态佬”爬上树“偷窥”，所能见到的也仅是个头，不是重要部位，管他去。

我们不知如何把茅坑改称厕所，又不懂经过多少岁月，把厕所称为洗手间或化妆间，也有文人在厕所题诗称它为“三宝殿”，什么“无事不上三宝殿，只因肚里起怪变……。”

犹记得小时候上茅坑，“敌”不过那股臭气，总要偷先父的“红烟”，卷它三几条上厕去“抗”臭。有时俯视坑中团团的蛆虫蠕动着争相涌现冒头的样子，真的才体会到那酸秀才写的“无事不上三宝殿”的大道理了。

茅坑，是个极之脏又极之臭的地方，为什么偏偏有人“霸着茅坑不拉屎”呢？大约应该和嗜吃“臭豆腐”一样吃出“味道”来吧！

最近时时听到某些政治大人物呼吁青年人多多参与社团或政治团体的活动，以免社团“老化”一片，青黄不接，总有一天会弄到“关门大吉”的地步。

不过依我观察，并非华裔青年对社团或政治团体患有“冷感症”，而是有人“霸紧茅坑”不让人用。

因为霸着“茅坑”的人也非“等闲”之辈，他们最大的优点是“有钱”，你知啦，华人社会“有钱”者自然就有势，有钱兼有势，当然无往而不利，呼风得风，唤雨得雨，小子们怎敢踩上一脚，惹来众笑！

社团乡会，政治团体，若要获得年轻一代积极参与，也非难事，其理正如茅坑变厕所，厕所变洗手间或化妆间一样，不只是男青年想去松松裤头，抽根烟，盛装的女青年都会喜欢进去东瞧瞧，西望望，补补粉，涂涂唇膏。读者诸君，你们说是也不是？

因此，社团组织，应随社会步伐并进，是新科技，新娱乐，不是三几份报纸，一两台麻将而能“诱”使青年参与的。

不过说来说去还是“霸着茅坑”问题最严重，乡团组织较麻烦，每个城镇只能设一间，别无分店，政治团体就容易点，通街小巷都能挖个洞，起个“茅坑”，大家可以“排排蹲，齐齐拉”（不拉也不要紧），皆大欢喜！

回

－ 原载于1998年2月4日《星洲日报·古城透视》栏

斩首

斩首，说得通俗点，就是砍头，就是我们平日挂在口头的“刀起头落”，那种处决犯人或敌人，或无辜人士的刑罪之一，类似西方社会的断头台一样，使受罚者“身首异处，死无完尸！

斩首的刑罚，好像是东方社会的”专利“，西方鬼佬一看到砍头的画面，就会周身发抖。

砍头的首创者，当然是中国人，但青出于蓝的，倒是大和民族日本人。中国人是砍自己中国人的人头，而日本人砍的，也是中国人的人头！中国人的头，好像很好砍，可以理所当然的，要砍就砍！

最近凤凰卫视为了纪念七七芦沟桥事变，而录制了一套《血染山河》的记录片，拍摄当年日本人侵略中国，大开杀戒，大砍中国人头的实录。画面虽然朦点，但震撼力极大！而这笔有凭有据的血债，日本人不但死不承认，还把历史加以改写，把砍中国人头改为解救中国，染血的手，一变成为上帝的橄榄枝，真的令人发指！

中国历朝历代的霸君狗官，人民百姓被斩首的，不计其数。往往落地的人头，血淋淋的被高高挂在城门之上，以让进出城门的人有所警告——这就是逆我者的下场！

也因如此，中国人对斩首的事，早已见怪不怪，也可说是麻木不仁了。据鲁迅先生所说，他之所以“弃医从文”，也是在日本医科时，看见日本军

人砍中国人头的记录短片时而触发的。

像这种斩首事件，最近时常发生在中东的伊拉克境内。他们砍的是人质的头，比较轰动的有美国大兵人质，韩国人质金善日等等。菲律宾人质克鲁斯得以从“鬼门关”逃回菲律宾，那就有拜其总统阿罗约能够“从善如流”，“急急如律令”把驻扎在伊拉克境内的50多名协助美军“打恐”的人员撤退回国。

由这事件看来，伊拉克的“武装分子”，比起日本兵来，就比较有人性多了。他们砍美国兵的人头，砍韩国工程师人头，谁叫你们的国家这么多事，派兵到伊拉克去协助美国人的“打恐”行动，活该被砍头！

这就像当年日本侵略中国时，如有日本人被捉去砍头的，你们说活该不活该？

现代人，一听到砍头，人头落地，就会怕到冷汗直冒，全身颤抖不止！这情况，若跟过去中国人被日本兵砍头时，周遭还围着一大群中国人在看热闹的情况比起来，中国人真的是“真勇敢”！砍头就砍，不为所动，不为所慑，麻木处之！

据凤凰卫视说，日本投降后，中国人还是那么善待曾经砍过中国人头的日本俘虏，一批一批送他们平安回到日本国土去。但却没想到，这批人回国后，还是死性不改，改写历史外，还到“靖国社”去朝拜！

早知如此，当年不如索性以牙还牙，将他们一批一批“卡嚓卡嚓”，送他们回老家。 回

－ 原载于2004年7月30日《东方日报·三宝山下》栏（古城版）



2004年12月8日在万隆火山口景点处。左起：李龙、沈钧庭、丘岷、钦鸿（上海南通市）、年红、骆明会长。

我爱家乡的橡胶林

❑ 冬琴



冬琴 现居新加坡的柔华作家，原名彭杜生，笔名冬琴等。1947年3月22日出生在柔佛州边佳兰头湾，祖籍广东省丰顺县崠嶂村。毕业于星洲凤山小学（1959），后在中正中学肄业。1967年参加马来亚劳工党，出任助理秘书，曾先后两次被当局扣留。擅写杂文、文学评论、影评、小说等作品。曾任《赤道风》季刊的编辑。出版有小说集《在宿舍里》（1974）、评论集《演出与创作的若干问题》、《析疑集》（1996）等。

妈妈逝世后的每一年清明节，我总会回到老家边佳兰，为妈妈上坟。

边佳兰位于马来半岛的东南端，背负青山，三面临海。每次回到老家，我总爱默默地伫立在景色绮丽的海边，极目远望水天一色的迷人风光。碧海蓝天，波光粼粼，一串一串，宛如一颗颗璀璨的珍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低头近看海滩，洁白幼细，水渍渍的，踩在脚下，有一种被爱抚的特有的舒畅快感；海水缓缓冲刷沙石，一浪一浪，就如母亲一样，细心地洗涤这初生的婴孩。那微微沙沙沙响的海浪声，悦耳动听，那微微的海风熏人欲醉。我爱漫步椰林，感受那挺拔的椰树，在微风中，一扇扇的椰叶，婀娜多姿，碧绿的累累果实，轻轻地摇呀摇的情致。我也爱遥望高高的青山，白云下那郁郁葱葱的树木黛绿一片。我更爱徘徊在橡胶林的小径上，依恋故乡的一草一木，钟情家乡的山山水水，听那喃喃鸟语，看那潺潺流水，思念逝去的妈妈……万千思绪，随山移水转，随微风悠悠。

我爱家乡的橡胶林，一看到漫山遍野的橡胶林，就想起妈妈在公鸡喔喔啼唱之后，天还未大亮，星星还在天上闪闪烁烁，妈妈就已经在昏暗的橡胶林，微驼着背，手握胶刀，一棵一棵，唰唰唰，削掉胶树皮，让那乳白乳白的胶汁，哺育着我们全家十余口排排坐的小孩长大。

我爱家乡的橡胶林，它像坚强的战士一样，日夜挺立在家乡的土地上。妈妈的身子骨，就像那一排排高大的橡胶树，风吹日晒雨淋，傲然挺立。在战争时的年代，妈妈额头上的伤痕，不就是日本鬼子用枪托残暴砸伤的痕迹么？在日夜还可以听到乒乒乓乓枪声的日月里，妈妈为了一家子的生活，不是仍然不顾安危，在阴朦朦的胶林里奔波么？我还亲眼见过不可一世的畜生，把腰间的短枪，拍得啪啪响，恐吓年轻守寡的妈妈，而妈妈的坚强与傲气哺育着我们成长。我们也像妈妈一样，在艰苦的环境里，

绝不为五斗米折腰。妈妈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温饱，还有那人类可贵的品格哪！

我爱流连在妈妈终年劳动的橡胶林，那枯黄的落叶上，妈妈滴下了多少汗水呀！每当学校的钟声响起，我们兄弟姐妹匆匆忙忙飞奔到课室，妈妈还得踏着枯叶，一杯一杯收着胶汁，三四个人割的胶树，就由妈妈一个人收完。碰上大雨滂沱的时候，妈妈是怎样和哗哗响的雨水赛跑，抢收活命的胶汁呀！那无处不在的突兀树根，会残忍地绊倒妈妈么？那低洼地方的泥水，会无情地溅满妈妈一身么？

当那橡胶的种子噼噼啪啪响的时候，妈妈也许还在橡胶林里微驼着背割着胶，也许还在提着胶桶收着汗水换来的胶汁，也许在菜园子里挥动着锄头翻土锄草种菜施肥。无论是在天尚未露出鱼肚白的黎明，还是在红霞满天的傍晚，总是看到妈妈拿着劳动工具，一声不吭地劳动，默默地耕耘。在妈妈的生命里，只有劳动，没有娱乐。妈妈也许不了解劳动的神圣。但妈妈肯定知道不劳动不得食的道理。

我爱家乡的橡胶林，每次流连在橡胶林里，耳旁就会响起哀怨缠绵的《胶林，我们的母亲》的歌声。我的身心就会走进歌曲的世界里，带着热烈的爱情，漫步在辽阔的胶林，闻着醉人的橡胶香味，泥土的芬芳。

啊啊！这种特有的芳香，撩起了我对妈妈的无穷思念。这悠悠之情，如菜园焚草的轻烟，袅袅升空，如胶林中的涓涓溪水，细水长流。妈妈。您在天的哪一方，可知孩儿在家乡胶林里苦苦思念着妈妈慈祥可亲的容颜？可知孩儿午夜梦醒，泪水长流？

我一定要让您的孙儿不可忘记家乡的橡胶林！我要让他们懂得，橡胶林是我们的母亲，它以乳白的胶汁，哺育祖辈父辈成长，又以坚强的个性，教育我们要挺起胸膛，做个清清白白、顶天立地的人！

我爱家乡的橡胶林，哪怕风吹日晒雨淋，万般艰辛，哪怕沧海桑田，物是人非，我都愿意永远依偎在橡胶林里，闻着橡胶的香味，嗅着泥土的芬芳，思念我那无私无畏的妈妈，慈祥坚毅的母亲。

我多希望我的绵绵泪水，橡胶林中的涓涓溪水一样，潺潺地流，带去我深深的思念，越过高山，跨过平原，汩汩地流进妈妈的心怀里，慰藉妈妈在天之灵！

我爱家乡的橡胶林……

回

－选自骆明主编《99年度文选》（2000年）

麻桥，让我谱上音符歌唱

❑ 杜 诚



杜诚 马新知名诗人兼文教领导者。原名杜珠成，笔名杜诚，于非、杜生、方生、杜周、于文等。1935年12月18日出生在柔佛州麻坡。祖籍福建省晋江县。1976年之后成为新加坡公民。毕业于麻坡中化中学（1958）、南洋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62）。历任新加坡国防部华文教师、南洋大学校外进修班行政助理、南大中文系助教、中学部华文教师及华文写作学会导师（1987～2001）。杜君是1976年创刊的《新加坡文艺》季刊的发起人兼编辑之一，也是新加坡文艺研究会（后改为新加坡文艺协会）的发起人兼秘书（1981～1996）。从70年代至80年代，多次代表中教会出席在亚细安、欧洲、非洲及加拿大举行的世界教师大会。出版有：马路之歌、美丽的国土、行踪、文艺随笔、火、归来……等诗集、游记、散文集和理论集等。

麻坡大桥于年前造成，从此南、北马的交通获得了改善。麻河本来就是一条全马著名的河流，多少年来人们歌颂不绝；然而，随着时势的变迁，物换星移，这几年来很少人会再去注意它，加之近年胶价低落，人民的生活越发困顿。笔者离麻居星也已多年，故此旧友多已星散；偶尔返回，对这座大桥不免有难言的感触，遂写成此篇，藉抒情怀。

（一）

麻河横亘一条大桥，
两岸从此相互接连；
桥上南北的车辆来往奔驰，
桥下的河水静静地流荡。

像一条龙盘踞着陆地，
大桥终年沉默不响；
白天承受阳光和风雨，
夜晚有灯光露水弥漫。

（二）

蜿蜒的河流留下难忘的记忆，
河水渗合多少的心酸与血汗；
猛迪卡的呼声响自两岸的人民，
猛迪卡的声浪孕育过几许理想。

海风吹起层层的旧事，
诗人曾为你描绘颂赞；
你活在多少人的回忆里，
你让几许的日子焕发闪光。

（三）

是流水带走了以往的欢乐？
两岸的人民终日劳碌奔忙；
是流水褪去昔日的光彩？
怀念你的人已越离越远。

今夜回来许我容与徘徊，
静静的河水怎不激起美丽的漪涟？
今夜回来让我谱上音符，
愿它带来又一回悦耳爽朗的歌唱。回

－ 原载于1968年8月25日新加坡《民报·新生代》（第95期）

自由女神颂

——为塞纳河上的自由女神而作

在艾菲尔铁塔不远的地方，
在凯旋门咫尺的前面，
自由女神，
矫健地立在塞纳河上。

艾菲尔铁塔，
是用来纪念法国革命的百周年，
凯旋门，
则是把拿破仑的武功名扬，
而自由女神，
体验了法国人民争取自由
的力量。
你的右手
　　高举着自由的火把，
你的左手，
　　紧握着神圣的经典。
自由女神啊，
永远焕发自由的光芒。

今天，看到——
　　塞纳河上的自由女神，
使他想起当年法国大革命
的激昂，

今天，看到你——
　　塞纳河上的自由女神，
使我想起法国人曾发出不自由，
宁可死的呼唤！

在你的前面，
　　就是塞纳河流底奔驰
在你的远方，
　　就是浩瀚的大西洋，
啊，自由女神，
人民敬仰着你底自由的榜样。

在阳光普照下，
　　你拥着无边的温暖，
在黑夜的羽翼下，
　　你立着永不惧怕，
在你的周围，
　　人民自由的生活，来往。

纽约的自由女神比你高多了，
铁塔和凯旋门，
也高高在你上面，
然而，
我还是虔诚的赞美你
　　塞纳河上的自由女神。

从过去到未来，
从黑夜到天亮，
自由女神，
把自由撒遍各角落，
把自由献给了人间！ 回

- 原载于1990年《新加坡文艺十年选》（新加坡文艺研究会出版）

生活·岗位

❑ 杜 边



杜边 上世纪30年代末马新剧作家兼导演，多才多艺，领导力强。原名苏仲人，笔名苏夫、拓夫、丹鸣、许源、力一等。生于1914年。祖籍福建省厦门县。1936年南来，曾在士姑来辅华学校、光轮小学及拉央拉央励群小学执教。抗日时期是活跃份子，擅长编写剧本、导演及演出，一度被捕。日本投降后，出任新山市人民委员会主席，同时兼任新山宽柔学校校长。1946年离开新山，到新加坡继续从事戏剧活动；著有《明天的太阳》等剧本。1949年被驱逐出境。回到中国，在文娱及写作界继放光彩。不幸于1997年2月2日在中国辞世。

我　足足费了
半生的心血，为了
追寻你！

我问公子，少爷，
　　他们说：
“要找它，可向中，发，白和香槟酒。”
我问姑娘，小姐
　　她们叫我，
写信去问恋爱。
我问将军和兵士；
　　他们说，你在那
战争的沙场上，
　　遥远的烽烟里。
我遍问商家和富豪
　　他们说，这个名字
　　很生疏。
　　我遇到强盗和流氓
　　也问他们，他们拿出
短枪和短刀，叱喝：“就是它”，
　我颤抖地回答：“对不起，我错了。”
我也问过，自命民主底统治者；
　　他们说，你在
监牢里写法律。

我虽曾为了你
悲哀，流泪，自暴自弃；
但，始终不能忍受任何
权威者，污辱你，诬蔑你；
　　因此，我也在梦里——
飘向海洋　飞上
天外，走遍深山密林，
拜访古今神明，为了
追寻你！终竟　失望
我重新吹红了，心坎中
灰烬里的火花，燃烧起
冰冻了的血液，温暖了
僵硬的筋骨，背起
征人的行囊，带着
探险家的心情出走，
到渺茫的人海中去，
耐心地　找。
当我闯进
青年的客堂，偶然
你底声音，拂过　我的耳旁。
当我找遍工厂，农庄——
劳动者的营房；碰巧
你的背景——神圣，
尊严，无比的光，
掠过我底眼帘。
我飞脚地追，
追上文化人的楼房；
他们说，你刚在　窗前歌唱；
我跃上窗前儿望，跌在

孩子们的怀抱中，他们
天真，无邪地抚摸
我跌跤了的伤痕说："伙伴呀，别焦急，
它的家就在这里，
你乖乖地转回战斗的
岗位去，我们叫它 去找你。"回

原载于1945年12月14日《赤道文阵》

我又重新读到《明》剧

附录：这个剧本《明天的太阳》是在日本投降后、马华剧运正处在蓬勃发展的时期写成的。当时新加坡的"新民主文化出版社"（又名"服务社"）急于满足战后广大读者和演出者的需求，猛催我快点交稿，而我当时兼职太多，忙得昏头转向，只好边写边陆续付梓，错漏是在所难免的。原来我以为校对先生们会补救这个缺陷的，但事后读到发行的剧本才知道我的想法是错误的。之后，很希望有个机会把剧本认真修改再版。由于当时的形势不断地发生变化，对此剧的修改只好搁置一旁。过了不久，我被递解出境了。被捕时所有的作品全部被没收，出境时任何作品都不准携带。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机会看到我所写过的作品，《明》剧也不例外。直至前几年，有些新加坡的青年朋友偶然发现此剧本，特地给我捎来。

相隔四十余年，我又重新读到《明》剧，我终于有个修改的机会，此稿是修改后的《明天的太阳》。回

－ 1992年7月7日于羊城

引录《明》剧片段

（一）平：我告诉你，你可不要哭呵，（向非）妈妈也不要哭才好呀！你们哭了，平平就不说了。（拍拍辉的手肘）小乖乖你不要哭呵！我爸爸姓刘。名叫萍。人家叫他刘萍先生，刘萍同志。我爸爸会抗日、会救国、会革命，还会写文章。身体不瘦不肥，比妈妈高半个头，脸上嘴巴旁边有一粒黑痣，手背上有一条很长很长的疤痕，是因为参加抗日游行，被警察打伤的。从前英国人把他关在监狱里，日本打来了，英国人要走了，又将爸爸放了出来，日本手里，有人说他到山芭里打游击去了，有人说他已经死了。喏喏（推着辉的脸向梳妆台的墙壁上看，指着那镜框里的诗歌）喏，那些字是爸爸从监狱里写出来的，后来妈妈再写成大张的，把它挂起来，是纪念爸爸的……

辉：（摘下眼镜，揉揉眼睛，仔细地观看那首诗，摇头叹息）唉！这是件多么令人伤心的事情呀！

（二）最使人注目的是，墙壁上挂着个很精美的镜框子，里边镶着一首诗：

牢狱草

鬼哭，神号，
　　还有那
铿锵的铁链声响，
　　断头台上的哀鸣。
恐怖的黑夜，我
　　没有丝毫的畏惧，逃避。
　　让那狰狞的血口，
　　吞吃了我的活命！
天快亮了，
　　你该忘记我，
　　快带着；这
　　新的生命，
　　走上新的道路，
　　去！
　　去迎接明天的太阳！
萍 一九四零年于牢狱里。

我在三藩市的唐人街

❑杜雪美

杜雪美 20世纪80年代女作家暨医学博士。1965年9月19日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麻坡。现为新加坡公民。

学历：1988年美国奥克拉荷乌州州立大学历史/哲学系学士/硕士学位。2001年中国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博士学位。2006年中国南京中医院大学博士后。



经历：1996年迄今为新加坡中医师公会理事。1998～2001年为新加坡中医师公会主办《新加坡中医杂志》、《简讯》刊物的主编。1989～1992年任新加坡英华自主中学教师。1998年迄今，开办河洛补习中心。2002年迄今，开创河洛中医药中心。

出版：1995年出版《青青子衿》散文集。

夜半醒来，冷汗簌簌下，只因有惊雷，立起身子，我将窗门闭紧，并开亮了灯，这凄厉的风声雨声惊雷声确确实实令我胆怯，尤其是又逢你出差去，一去就是三昼三夜，怎不叫我在盼你等你之余又添加了无数的怯意。

伸手将泻下的发丝挽起，屋外的雨仍点滴不休；我的思维在屋内则缓缓起飞，横横掠过茫茫的太平洋，然后停歇在那梦里曾惦它千百次的三藩市里。

那时正值夏日，而三藩市仍象个春季的大姑娘，浑然不晓得夏日的艳阳已刺刺然的来到美国。三藩市不仅山多，斜坡也多，房屋都倚山而筑，车子也都斜斜地依山而泊。我兴奋地告诉你：三藩市，你这个令多少众生梦寐以求的地方，要怎样才能窥视到你真正的形貌？

我喃喃自语，来三藩市若只为了看金门大桥、渔人码头，那就真正是虚度了我们的暑假。我们好不好住进唐人街的旅店，睹一睹旧金山唐人街的风采，说完，你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这样有点横蛮的将我携入那写着“天下为公”四个大字的中国牌楼内，放眼望去，满目往往来来的尽是是炎黄子孙，还有那在街头卖艺老伯手里的二指正拉得铮铮作响，而店铺里所售卖的皆是中国古玩、古物、衣物等。

啊！连酒家都建成中国那种亭台楼阁的样式，更有华族乡亲馆、佛寺在其中，除此也不乏华文中、小学堂……我们这不是在重新拾捡属于我们的熟悉吗？我将一双眼睁得好大，你不曾告诉我三藩市的唐人街较新马一带更富有五千年的华夏风姿。你朝着那中国式的牌楼看了看，然后慢慢地

说，是的，在文化上，三藩市的唐人街是比新马一带来得深远，而且保留得更完整，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当一种民族远离自己的故土，又发现自己在他国已沦为少数民族时，他便会对自己固有的文化更加执着，你认为呢？

我不由得涨红了脸，咿咿呀呀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我知道你又再讪笑我这个东方女子来到美国后，除了选修欧洲中世纪的历史为主科外，也丝毫不惭愧的多念了一门亚洲研究，听洋教授说子曰诗云，让洋教授以古怪的英文词汇向我解释天台、华严等佛教经文，我将一颗头颅垂得低低的，为的是不让你看到我的眼泪此刻正在眼里摇晃。

我们在唐人街一呆就呆了七日，走遍了大大小小的巷口，这时我才真正感到三藩市的唐人街宛若一个身披古旧华衫的老妪，他不谙英语，成天成夜任由双眼在沉寂里搜索那些逝去的岁月，在反复尝嚼那已沾尘已破落的记忆，他就这么固执得每天点燃那一脉悠悠华夏香火，袅袅地系向五千年文化的沧桑颜容，也不管到底有没有人会前来膜拜。……

如果说唐人街是一个大香炉，渺渺飘着华夏的魂，而你便是虔诚的膜拜者。你看你，七日在唐人街，散尽千金只为了那一册册爬满细尘的古书，那一个个紫而不姹、红而不嫣、黄而不娇、绿而不嫩、黑而不墨、灰而不暗的紫砂壶，那一件件雕有绿水青山、鱼跃鸟飞的墨条，那独树一格，能摇落一池秋色的端砚，还有还有那由福州寿山石做成的寿山印章……在这个世纪里，你还这样小心的膜拜着华夏的魂，你还不会感到寂寞？象三藩市的唐人街那样？

朋友曾劝过我，说我随你天涯流浪是不值得的，我到底还是跟随了你，生活过得很清苦，并不舒逸，有时还得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去找生活，还要忍受像今夜的惊雷声，又逢你出差去，那种胆怯的滋味。我宁可如此，只因为我仍深深惦记着三藩市的唐人街，而你在这个世纪里还痴痴地膜拜着华夏的魂，

雨渐下渐弱了，我的思维又自三藩市跌回屋内，过了今夜，尚有两天两夜你就回来了，且让我堆积起耐心，再继续数你的归期吧。 回

- 原载于1996年5月 新加坡文艺协会出版《亚细安散文选》

桂林风貌

❑ 翻腾



翻腾 原名黄仁华，出生于1949年古来加拉巴沙威。从事教育工作，于1985年获选古来县“各民族教师活跃创作奖”，笔名翻腾、沙丘等。1979年荣获新山中华公会主办之散文比赛第一名，出版合集《长堤上》，随后又获得福联会出版基金出版个人专集《自尊的代价》及《希望的幻灭》。曾出任沙令华小副校长、大马作协柔州联委会主席、大马华文作协理事、加拉巴沙威伟都花园马华支会主席及士乃马华区会执委。不幸于2004年9月1日年辞世。

我们大马作家协会旅行团抵达桂林时，已是傍晚时分了。虽然是晚上八九点了，天还是亮光光的。第二天一早才六点多，天就光亮了；昼长夜短是夏天的特征。

桂林是中国南方的一个大都市，这里人口一百多万，居住在市区的人民仅占三十二万而已。这里的街道处处杨柳，随风摇摆，一片春意盎然。街道井然有序，随处都可看到值勤工人在打扫。有时向晚霎时发现大道湿漉漉的一片，原来当局还用清水来冲洗呢!

桂林、桂林，好一个具有诗意的市镇！原来桂树把市镇庇护成荫，桂林不但替桂林穿上鲜艳夺目的衣裳，还酝酿出名闻中外的桂花酒、桂花菜。桂林就是桂树成林之意。

桂林美，桂林的姑娘更美，她那白里透红的肤色、坚挺的鼻梁、瓜子型的脸孔、健美的身材和艳丽的衣着，足以把北方朴素的少女比了下去。

中国各大都市都没有夜生活，每到夜晚十时过后，商店、餐馆都打烊了。连找夜宵之处都有困难，唯独桂林的夜晚，直到晚上十二时都还有生意做。游客可以在这里品尝野味，整笼的蛇活生生的摆在摊子前。只要讲好价钱，立刻生剖活剥，一碗碗鲜红的血生喝，据说可以补阴壮阳，蛇羹更是令人大快朵颐。田鸡、黄鳝、虾、螃蟹、水鱼任君挑选。我们三个人吃了五样不同种类的野味，才花掉十多元马币，廉宜极了。

桂林冬暖夏凉，虽然是初夏时分，小镇处处还弥漫着薄薄的雾气。我们一行二十多人，大多加披了一条外套。

游桂林，少不了游漓江。桂林的美都集中在漓江的两岸。游艇徐徐开出水面，两岸风光尽入眼帘。江水泛着白光，倒映出两岸青山杨柳的影子。晶莹莹、绿迤迤的江水激不起一丝的波纹。不知不觉轻舟已过万重山了。桂林的山水甲天下，皆在于那些山的兀出峥嵘，举世无双。看那群峰拟比

天高；从象鼻山开始，过了龙门，见到父子岩、望夫山、冠岩、浪石，又看到画山、金子山。这些披着一身青条，但又光秃秃得长不出一棵小树的石灰岩。据说古时原是大海，后升为陆地。过去海底沉积的石灰岩经过长期的风化剥蚀、雨水侵蚀，才形成今日奇峰突立。石林、钟乳石洞、地下河，构成了桂林特殊风貌。方圆数百里，遍布秀丽的山峦，奇峰竞秀，仪态万千，怎不引人入胜！

正当我们沉醉在旖旎山河秀景之际，“老管家”陈凯希捧着十数杯的上好XO名牌酒，要我们这些作家团的先生女士们饮酒吟诗作乐，暂且忘掉人世间的烦恼，尽情享受漓江的绝世风光。

地陪唐文清是道地桂林女子，学的是大学外文系。唐小姐讲得一口流利的京片子，肤色白里透红，油脂玉滑，那双风眼就叫人感到桂林的美女是不让苏杭美女专美的的。

唐小姐玉手指着一片耸入天际的石壁：“你们数数石壁上有几只马？”只见石壁上黑白之间似乎呈现出奔驰中的骏马。

“我算出有五只黑马。”甄供说。

“你要看白色的部份，一共有九只，你们看出了几只？”唐小姐尖着银铃似的声音追问着。

我看来看去只看出五只。长胡子的吴岸在打趣说：“谁能看出七匹马就中榜眼，看出九匹者能中状元。”

看来我们连榜眼也沾不上边了。

两岸山青水秀，奇峰林立，江水迂回，茂树葱茂；游艇渐行渐远，两岸景色更是一景胜一景：从平淡中走入佳境，再从佳境里跌入令人惊叹的大自然鬼斧神工中。

突然间，风中飘来如絮的雨丝，群山又笼罩在迷蒙的云雾中。我们遁入船舱，船主已经替我们准备了酒菜，边吃边喝；一位山地人打扮的艺人在吹奏一种叫笙的乐器，还表演其他的娱乐节目，增添了欢乐的气氛。

不知过了多久的时间，船进入了阳朔。这时雨下得更多，漓江都让雨点罩上了一层薄丝，江水翻起了小浪，游艇依偎着岸边。只听到哗啦啦的雨点敲击着窗口，风声、雨声，还有那轻微的浪击声，我真在阳朔，却不知是在阳朔似的。冒着雨丝，上了岸，旅游巴士已老等在那儿了。大伙儿进入巴士，不多久时间，巴士已经进入人称阳朔山水甲桂林的人间仙境了；只见天地间尽是围绕着奇峰怪石。极目望去，峰峦密集，气势磅礴。重重叠叠的山峦间，飘浮着白色棉絮的云霭，迷蒙中置身仙境，如梦如幻，如假似真。一位诗人说得贴切：“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堪称甲桂林。群峰倒影山浮水，无水无山不入神。”我总算领略了。 回

- 原载于1991年7月31日《南洋商报·南洋文艺》副刊

情人桥

❑ 斐 楼



斐楼 享寿百岁的南来教育家兼作家。原名匡光照，笔名晦庐、怀湘、孺子牛、斐楼等。1900年11月4日出生在中国湖南省益阳县。从1924年就开始写作；他工诗词书画音律，道德文章尤脍炙人口。上世纪20年代中期南来爪哇，1930年移居新加坡、马六甲及新山，后定居小笨珍多年。1969年退休后勤于写作。擅写散文、杂文、时评、古典诗词、小说等作品。匡老于1999年9月11日在笨珍辞世，安息主怀，在世寄居100载。出版有《斐楼文集》（1977）等书。

笨珍的海畔，有一座“情人橋”。其實，它并不象普通的橋，由這邊的岸，跨過一道水或一條河而達到那邊的岸的“橋”。

它是从海岸突出，向马六甲海峡的香蕉屿海面伸展去，达四百多尺长的一道用“柠檬”树做桥墩，硬木做桥面与扶栏而成的似桥而非桥的“桥”。

“桥”之上，建有四座八角式的亭，亭盖是用“亚答”叶精心编制的，——这和用“柠檬”树砌成的桥墩。互相配衬，更显示出“热带”的风光。

这里，是外地游客和本地市民散步，“食风”所乐意到的好去处，——尤其是那些年轻的“情侣”们，每当夕阳西下，华灯初上，或“月暗黄昏”的时候，他们一双双，一对对，紧紧地偎依在那亭内的长椅上，喁喁私语，融化在那“沙沙”的海之浪声里，可以说是“物我一致”。不知人世间尚有所谓“烦恼”与“苦痛”，——这世界，似乎全是属于他们的哟!

上了年纪的人，他们对于这个“桥”的受用，不是在“人约黄昏后”的时刻，而是在“东方既白”，“晨光熹微”的清晨。他们从市区各方面散步而来，在这儿，有的甩手，有的扭腰，有的作气功，有的静坐，有的凭栏远眺，有的谈笑，有的……都显得安详自在，各适其所适。

他们之中，有的是整日辛勤的劳动者，他们趁着空气新鲜的晨间，来这儿散散心，舒舒筋络，以便应付一天的工作。

但，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感觉到“年纪大了”，认为只有“健康”才是他们唯一要追求的对象。

是的，人生的“乐趣”，实建基于“健康”的磐石上；一个人如果没有了健康，则世俗所谓的“荣，华，富，贵”，以及一切的一切，对他们都是

暗淡的，是一片灰黄，全无意义的！

所以，这座桥，自从1973年完成以来，颇受到一般人的欢迎。——尤其是那些理解健康重要和追求健康的老年人，特别欢迎！

事实上，在她的怀里，培育了不少年轻情侣的“爱苗”，也增进了不少老年人身心的康健。

因此，有人说它虽然花了五十多千，一笔可观的公款，是值得的，比起那些什么“馆”，什么俱乐部一类的东西，其价值何止有天壤之别呢？

这“桥”，名叫“情人桥”，不知是谁给它命名的？它的用意怎样？我不十分了解；但，它对于我来说，的确可以算是我“眼前”的“情人”了。

我每天都要在她（桥）的怀里消磨几十分到一小时的时光，或听海浪的细语，或观落日的景色，或静坐，或深思……

偶遇大风大雨，一日不见她，心中便觉得悒悒不乐！等到雨霁天晴，总要补来一趟的，才感到心安——象这样的留念她，你能说她不是我的“情人”么？

最令我扫兴的事，是有时看到桥面上，座椅下一堆一堆的果皮，花生壳以及其他肮脏纸张，污染了她的形象，叫人看了十分倒胃！

象这种“缺德”的人，恕我不客气，只好称他是这“情人桥”上的“垃圾虫”吧！

“垃圾虫”哦！在社会的任何一角落里，多的是！我希望总有一天，能够用“杀虫王”的喷射液，将它喷射掉！免得沾污了这公共的场所，妨害公众的卫生；更何况是污化大家所喜爱的“情人桥”呢！ 回

1974年12月18日

－原载于1977年8月出版《斐楼文集》

小笨珍海畔

在马来半岛的西南端，有一个华文译名颇饶趣味的地方，名叫“小笨珍”。

几十年前，我初来这里的时候，对于这个译名，曾引起我对她的一番玩味：“小笨”二字之后，连接一个“珍”字，那是蛮有意思的——“珍”，

不是珍贵，可爱吗？哪不即是说“笨得可爱”吗？

我曾就这个意思，把她制成一个“灯谜”。在X中学金禧校庆的文娱晚会中，夹在许多个灯谜中悬奖征答，一时多未射中，后被一位出生在“小笨珍”的女生射中了。——这是十多年的往事了。

从远道初来这里的人，说到“小笨珍”，自然会联想到另外还有一个“大笨珍”的。

不错，毗邻“小笨珍”的北面，不到一个“石”（约一英里），便是“大笨珍”。

如今，大笨珍，变小了，小笨珍却变大了。

小笨珍，她早已披上了现代化的新装，有三层，五层楼的豪华大厦，显得很气派、摩登，而大笨珍呢，依然是那靠海岸而建的一排沙厘或亚答屋！老远地落在时代的后面——这也许是因为“大笨”而非“小笨”不“珍”的缘故吧？

说到小笨珍海畔，原不过是一个很平凡的海畔；但她于“平凡”之中，却寓有不平凡的特性——清幽、宁静……

她没有象波德申海滨洁净的细沙，可供人倒卧在沙滩上享受日光浴，这是她唯一美中不足之处，但，她也没有象新加坡大钟楼海畔一带，一望是艨艟巨舰，所行成的“海港”气味！

她只是个平凡的海畔，面对着香蕉屿岛，隔着马六甲海峡，遥望印尼的“廖内”。

岛上的灯塔，自夕至翌晨，放射出一道强烈的闪光，照亮海峡，为来往东西洋的远洋船舰，指点航路！附近一带辽阔的海面，便是“渔人斗士”活跃的世界，冒风雨，搏巨浪，为小笨珍争取巨大经济的所在。

一道修长的防浪堤，从“情人桥”附近起，一直筑到“港脚”止。沿海一带，现已辟为公园，为当地市民工余游息的好去处。

在这儿有一个广大的草场，环场左右，和北面，是一平如砥的沥青路，连接着市区北上峇株，南往新山的海滨大道。

广场的左右，有参天的老松和那面海一排的阔叶“梧桐”树。树下设有石凳、木椅，供人歇憩。

离广场的右边不远，是金禧纪念堂，市议会大厦，邮政局，法庭，政府大厅，以及篮球场，网球场，羽球场等。左边是政府旅舍，渔业部，回教堂；北面，隔着海滨大道，便是电讯局，警察局，以及三座五层楼的警察宿舍和散置在树丛里的许多政府公务员的住宅。

我若说，这一带，是小笨珍的神经中枢，大概不会夸张吧？不过，我所要强调的，是她给予一般市民精神上和身心保健方面的海畔景色，——大自然所给予人们的无穷恩赐！

每当东方微白，晨熹初露的晨间，和夕阳浴海，海水泛起红霞的傍晚时分，以及晴朗的月夜，在这儿，交织着各样各式，多姿多采的人生美景，泛溢着可欣可羡的欢乐情趣与青春气息。

有的绕着广场跑呀跑，有的甩手，气功，太极拳；有的沿着马路走，慢步走，快步走，有的在“情人桥”上静坐，有的对着遥远的海上穹苍出神……

海面上，成群结队的渔舟，在薄雾迷蒙的水天相接处，断断续续地，发出“马达”的声响，组成了这海畔晨间的节奏。

凌晨，也和晚上一样，岸上的灯光，倒在海面上所映出来的五彩光柱，微风掠处，幻成万缕金丝，满海碎金，远非画家们所能描绘得出的美丽！

几十年来，自从我“落籍”在这儿，便和她，这小笨珍海畔，结了不解的缘分。把数不清的早晨与黄昏，都奉献给了她。我在她的怀里，曾默默地诉着过去的辛酸，曾细细地咀嚼人生的滋味，也曾追忆过和我有关系的许多人物和往事，可喜和可叹的！……

从这段悠长的岁月里，我获得了不少对人生的启示，也获得了不少对自我的认识，也从而认识了许多人的面貌。

至于她所给予我身心上的好处，那更是很显然的！——单就这儿的空气，纤尘不染，纯洁而凉净的空气来说，在其他的城市里“便是有钱也买不到咧”！——这是和我具有同感的“早起同志”们所常说的一句话。

可是，这对于惯于征逐热闹场中的仁兄们，又当别论，因为她之与他们；他们之与她，隔着一重雾，彼此不甚了了，那是很可惜的事啊！ 回

（1976年8月12日）

- 原载于1977年8月出版《斐楼文集》

复活的眼睛

❑冯白羽



冯白羽 新生代女作家，约于1976年在新山出生。毕业于宽柔第二小学、南方学院，后考获中国南京大学中国语言与文学硕士。曾任母院——南方学院院长特别助理兼人事处副主任。目前在吉隆坡某大企业公司任高职。她擅写新诗及散文，作品常见于南院的出版物及《蕉风》等。作品于2003年获"国际华文散文创作比赛"优胜奖。其小学副校长暨南院老师戴文光（高秀）赞誉她精通中英巫三语，是"新山才女"！

父亲未臻耄耋之年便于壮年逝世，除教妻女哀恸欲绝，闻者也无不唏嘘。豪迈潇洒、行事果断的父亲，生前喜好速战速决，不料辞世之际亦毫不拖泥带水，说走就走，事前无半点征兆，事后唯让亲朋戚友永恒地追忆与怀想。

据父亲同侪友好的描述，在青少年时代，父亲不仅勤于学，而且敏于事，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我从父亲生前种种言行轻易就征访得到印证的。然而一直以来，家中书柜所收藏的一本泛黄的书，却无奈地把父亲的青少年时代庄重地折叠起来，肃穆地为父亲曾有的宝贵视觉奏着无声的挽歌。

大学时代的父亲，就读于国立台湾大学外文系，饱读英国文学，遍览中文典籍，兼通术数杂学，是人才，也是鬼才。毕业后，父亲当过记者，后来辗转当了一家制衣厂的经理。就职期间，他把庶事纷繁千头万绪的厂务管理得井井有条，深得上司赏识与器重。下班回家后，父亲便手不释卷，网络各类资讯若渴。

不知是否热切求知及寻追完美的性格给了自己太大的压力，父亲的视力在他三十出头之际即因病变而逐渐完全失明。失明对父亲的打击是很大的，因为他酷爱阅读，没了视力便无法尽情徜徉于书报杂志的世界。

在我七岁那年，父亲乃因失明无法工作而留在家中。犹记得当时的他常常引导我走入古典诗歌的殿堂，背诵佳句名篇。兴之所至，父亲也会讲述历史故事，往往口沫横飞，仿佛身历其境。

从父亲的言谈，轻易便可察觉他文史知识丰富，博闻强记，就算不学富五车，也属才高八斗。同时，父亲亦深具鉴赏能力，举凡文学、音乐或

古玩中的上品，若有机会经过父亲的手，都不会错过赞美的掌声。

父亲虽然双眼失明，对人情冷暖却心中雪亮。表面上他嘻哈说笑，实则大志不伸，心中的惆怅与寂寞不足为外人道。美国女作家卡逊·麦克乐斯女士于1940年出版的小说《心是寂寞的猎者》，全书充满对聋哑人的怜悯与同情。小说中所要表达的主题之一，乃是聋哑人碍于与人沟通的困难，精神世界往往十分寂寞。

我想父亲失明后，生活范围受到了局限，他所感受的生活情境必然异于常人。

所幸多年以来，母亲一直是父亲身边最大的支柱。母亲深深欣赏父亲的才华，也无微不至、无怨无悔地照料着父亲的起居饮食。父亲有感于母亲真挚的爱，经常自言自语地吟道："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及"曾因酒醉鞭名马，却恐情深累美人"等令人魂萦的诗句。

父亲因心脏病过世后，某次我在大陆的一间餐馆里见到一条被困于笼中的蛇。霎时间，我心中蓦然涌起百般滋味。想起父亲生前犹如此蛇坐困愁城，命运的无情鞭挞，多少年少的凌云壮志，都已消磨殆尽。

当时忽有感悟，只觉父亲辞世后，他的灵魂已不受肉体禁锢，双眼或已复明无碍。但愿这复活的双眼，如得云雨之蛟龙，回复本来面目，自由地驰骋与遨游于天地之间，不再受困于尘网中。 回

－ 选自2004年12月莫河主编《国际华文散文比赛总集》



前排左起：陈育青、乌士曼·阿旺、江南。
后排左起：杨贵谊、梦平、芸亦尘
（1988年11月6日·新山）

怒海余生

❑ 符祥兴

符祥兴 本名符祥兴。中学期间曾以笔名青草、亚丁写些杂文。祖籍海南省文昌县东郊市玉树村；于1941年出生于柔佛州笨珍。1961年毕业于新加坡育英中学高中三。



1963年，他投入大马皇家警队服务。1996年退休，最后警阶为警曹长（S.M）。1992年曾被登嘉楼苏丹颁发有功勋章P.J.K。近些年来常在《商余》副刊发表当警曹长的回忆散文

越南变天后，大批的难民逃离而涌进世界各国。大马也是其中之一的国家，为这些难民提供人道的庇护。然而，这些难民并不想定居在我国，只是当跳板而已。他们所向往的第三国家，主要的是欧、美、澳洲、纽西兰和加拿大等国。

为何这些难民会把我国当为临时的避难所呢？在我接触他们后，方知我国比较靠近越南，只须4天4夜的航程就能抵达我国的水域。而那些已被第三国家所收容的难民，会详绘图表告知他们如何来到我国的水域。其中的方法是锁定我国百里外的探油站，日夕所燃烧掉的气体为指引；其二原因是我国以非常人道的立场来善待这些难民。一旦抵达我国的水域，他们必欢喜若狂，终于冲破怒海，避过残忍的海盗，安全地来到新生活的地方。

试想一艘长约10公尺，宽约2公尺的渔船；挤满近60位的难民。冲破层层的浪涛，在南中国海中搏斗，他们的生命有如叶尖上的露珠，随时会葬身鱼腹的！而之前有艘载满了难民的船在瓜登河口被浪击而翻覆，淹死了好多人；眼看接近安全地，却被无情的死神阻拦了，真是可歌可泣啊！

就因有此的机缘，我常带领同僚们去难民的集中营——美浓岛(Pulau Bidong)服务、此岛位于南中国海；距离瓜登约16海里；岛的面积约有10个足球场那么大，东面有山崖，西南面较平坦和美丽的沙滩。此岛原本是渔民的避风港，为了安顿这些难民，暂禁渔民靠岸，除非得到官方的许可。

我们常“隆帮”出海的渔船来此工作；有时却乘海警的船只。船在浪涛中摇晃着，约一小时多就能抵达该岛。

最爽的是乘有冷气设备的渡轮“Blue Dart“。我曾经乘过联合国的快艇，不及一小时就可以从该岛抵达瓜登河口。

· 难民营内摆卖食物

该岛内建有4排长屋，当时有联合国的办事处UNHCR、医务所、监狱

官的办事处、警局。一切非常完善。该岛难民全盛期超过600人左右。在两排长屋中有条笔直的小巷；两旁有难民摆卖食物、金饰品、日用品等。当时我步入该巷时，有如置身于吉隆坡茨厂街早期的中华巷呢！我们称那儿是“China Town”。

警局前有条用木板建成的长廊直达码头，每天均能见到好多难民在垂钓。该码头也见证了人生悲欢离合的情景。因为该处几乎每天都有新来的难民；亦有离去的难民，热闹得很，离去者与送行者，依依不舍之道；泪水沾湿了这些苦难者的脸颊。

刚抵达的难民，情景更热闹了；当时警局旁的篱笆处可是人山人海，他们是在搜寻是否有亲人、朋友在里头。他们也顾不了来者穿着肮脏散发出臭味，互拥抱在一起，热泪盈眶，他们在受检查后，登记配给居所，一切搞定后，我们的工作也算告了一个段落。

而今，越南的政局已稳定了，社会也繁荣了，此情此景已不复见，美浓岛也被发展成旅游区。希冀有朝一日我能重游这曾经淌着难民的血、汗、泪的美丽的海岛，为那些因自由而牺牲的孤魂祭吊。 回

- 原载于2006年8月17日《南洋商报·商余》副刊

美浓岛的难民

那是在12月的上旬，我怀着既兴奋而又低落的心情与同僚们又来到了美浓岛（Pulau Bidong）。兴奋的是能再度为难民服务；低落嘛又是妻离子别的时刻了。

抵达警局后，下班的局长马上移交工作予我。接着我得分配工作给属下，开始24小时轮流值班。警局是一间典型马来高脚屋，单房一厅，房内和厅堂各置放3张单人床；后边是厨房，我们把带来的干粮轮流做膳食。要“拉”及洗澡嘛，局前边右侧不远处有两间公厕；一间分隔成男女的冲凉室。

· 偶尔遇到缺水之苦

食水确实有些麻烦，宁可无电，不可缺水。岛内虽有几口井，井深水清澈见底；不过，经过有关当局化验后，水质含超量的钙盐，不宜饮用，只能供洗刷、冲凉之用。而这里的食水，每两天得由拖船拉着盛满食水的水槽船从瓜登运来，不过偶尔也会遇到缺水之苦，可谓“滴滴皆辛苦”呢！

岛内虽有发电机，不过只供应给一些较重要的部门用，如联合国的医务所、警局、监狱官办事处，还有路灯，这些电流的供应只限于晚间。然

而难民家家备有小灯，如咱家里的神台所点的食油灯一般，微弱的灯光已足够温暖他们的心了。

岛上有由华、巫的商人各自经营一间杂货店。这些难民虽是属于中下层，不过他们都是有备而逃亡；他们带有美妙、金饰品，故有足够的购买力，杂货店的生意好得很呢。

岛上有棵不知其名的阔叶大树，割切其皮流出来的胶汁，煮后能作黏补船隙之用。好多本是渔民的难民，偷取联合国造屋用的一公分厚的三夹板，造了舢舨舟偷偷出海捕鱼。此举是被有关当局严禁的，故我得不时同舵手乘小摩哆艇绕岛一周，确保他们不会违规。

虽然如此，舢舨舟还是有增无减。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一天联合了有关当局，把所有的舢舨舟付诸一炬，以免再有难民丧身鱼腹的悲剧发生。

· 难民喜欢喝汽水

近沙滩处有间简陋的咖啡档，备有小型的发电机。晚间难民们很喜欢在此喝可口可乐；他们偏爱喝此类汽水，还有美眉高吭的歌声，边唱边舞，简直乐不思蜀，暂忘了身负着离家的悲与恨，可称得上“商女安知愁滋味”也!

小难民们最喜爱在长屋后的斜坡上、沙滩处“拉”。记得有一回，东区的陆军少将乘搭直升机来访时，我偕两位同僚去沙滩处维持秩序。

直升机还在半空中盘旋，突见长屋里的难民纷纷急促的关上门窗。我们还弄不明白怎么一回事，接着直升机徐徐而降，顿时地面上沙尘滚滚，小难民撒下的粪满天飞舞，好些玷污在长屋的板墙上。这时我们已察知真相，马上找地方闪开，以免“中弹”。

工余之暇，我喜欢去串门子，因有几户华侨难民，他们懂得华语。偶尔，我被邀请去吃顿便饭，不过我吃得很不自在，毕竟这些食物是苦难者由联合国配给的。食物煮得很可口，不过我总觉得他们的食物偏咸。

有一回东北季候风来得早，我们换班的日期被延误了。几天来阵阵的滂沱大雨，夹着凛冽的强风，卷起千层浪有数米高；惊涛拍岸，浪声与风刮椰树的巨响，使人惊心胆跳好像要吞没该小岛；此景也是我毕生仅见的。带来的干粮也耗尽了，惟有硬着头皮向 UNHCR 的 Uucle John 求救了；那些供给难民的米粮、包叶、食油也施舍一些予我们应急。

岛西边的斜坡上筑着一尊约2米高的观世音菩萨塑像，面向瓜登河口。

我喜欢在傍晚时分来到，静坐在台阶上；望着那深蓝的海水，远眺对岸的内陆，不期然的想起在家的妻儿们，心绪起伏不定；惟有默默地向菩萨祈求，希望你们平平安安；也保佑这些多灾多难的岛民早登彼岸！ 回

– 原载于2006年9月27日《南洋商报·商余》副刊

赤道上的鹰

❑ 符肇流



符肇流 柔佛州麻坡巴冬诗人。原名符肇流，笔名符果、流滋汉等。

于1940年10月4日出生在麻坡县巴西小镇，祖籍海南省琼海县塔洋公社茂园村。小学毕业后即因父逝而辍学帮母经营咖啡店生意；定居于巴冬埠。出版有诗集：巴冬河之歌（1975）、燃烧的红烛（1981·油印本）、剑与鲜花、菩提树等。2008年8月12日晚间逝世。长女符诗玉是名记者，现任东方日报南马区新闻中心主任。

赤道上的鹰，翱翔在祖国的蓝天宇，鼓扇一双强健的翼膀，驮着一身热带金光，到处吭啸飞翔！

欢唱着自由之歌，升华着理想之美。赤道上的鹰呵，壮志冲云霄，猛雷，闪电、冰雹，暴风急雨……吓不了它底铁胆，撕不了它底毛羽，阻不了它前进底方向。

赤道上的鹰，乘长风，追丽日，飞过爱琴海，飞过喜马拉雅山，飞过萨哈拉平原，飞过非洲刚果的黑森林……

传播火一样的意志，燃亮人们心中的希望，憧憬幸福的明天，让芬芳的鲜花，开遍每一个人的心房。

赤道上的鹰，是战斗成长中的鹰，无视凶狠猎人高举的枪弹，睥睨狂风暴雨的袭击，铁喙钢爪下，一条条毒蛇被扔下万丈深谷，再也不能张牙作恶了！

万里碧空，盘旋低回，云朵飘飘如棉絮，蓝天湛湛似海洋，生活的疆场呵，广阔又芬芳。

赤道上的鹰，是自由的拥护者，是理想的追求者，是战斗的传播者，多少个黑云密布的日子，多少个寒风怒涛的黑夜，看它振翼高飞，看它鼓勇前进，飞向无穷无尽的苍穹，飞向黎明出现的天空。

赤道上的鹰呵，是前进的先锋，是不死的灵魂哟，到处振翼，到处飞翔……高唱自由之歌，寄托理想化身，引吭战斗呼声。看吧，赤道上的鹰，它底生命就是飞翔，它底生命就是飞翔！ 回

- 原载于1976年5月25日《建国日报·大汉山》副刊

无尽的哀伤

—— 悼念外甥王绣晔（铭锦铃）

是劫数难逃
是人生无常
生命脆弱如露珠
那么快就凋零

四十一个年华
正如日中天
一枝生花妙笔
描尽人生百态
而如今
梦絮飘飞成追忆

一场车祸
碰碎了天伦
一千个一万个的哀伤无奈
化作阵阵凄风苦雨

你的理想
你的抱负
都变为天际的云烟
阴阳两隔呵
黄泉路上
你要自己保重……　回

〔后记〕写悼念的诗文，是一种很悲伤无奈的憾事。我的外甥王绣晔（铭锦铃）不幸于2003年2月23日为追踪采访一则车祸新闻而于半途出事。

外甥生前系《中国报》特约记者，忠于职守，著有《白灰阁的回音》一书。英年早逝，长才未竟，毕竟遗憾又伤怀！

献 歌

❑ 高青



高青 20世纪50年代中期马华诗人，原名郭洙镇，笔名高青等。于1941年4月14日出生在柔佛州峇株巴辖白沙浮林桄村。祖籍福建省同安县。毕业于峇株华侨中学高中部（1958）、吉隆坡语文学院（1971），任教近十年。1972年考获新加坡大学法律系学位，在吉隆坡执律师业。1990年10月中选为吡叻州太平区国会议员，后又当选多届议员，历任内阁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出任民政党全国署理主席多年。自2008年4月后开始淡出政坛。

你从南方来，怀着故土的苦痛，
我从北方来，带着生活的恶梦。
在这两洋交界的地方，寻找现世的仙踪，
地下挖出石油锡米，地上种出胶树油棕。

这土地是你的，这土地是我的，
这土地深藏着我们幸福的美梦。
你可以爱花之洁白，我可以爱花之鲜红，
你可以爱斑鸠藏林，我可以爱白鸽翔空。 回

－ 原载于董总出版初中二《华文》独中课本（1996年版）



1993年11月13日，世华女作家会议在吉隆坡举行，
中为拿督郭洙镇（高青），左为梦平，右为钟玉莲教授。

我在南院的日子

❑ 高秀



高秀 50年代中期马华散文家；原名戴文光。1938年12月17日诞生于柔佛拉央拉央（祖籍广东海丰）。1952年小学毕业后，即往新加坡念英校；1955年转入华侨中学念初中；一年后，复又转至龙引新文龙中华中学继续学业。1958年，进入新山日间师训学院受训；毕业后回到家乡——赖央赖央华小执教。现居士姑来金山园，曾任新山宽柔二小副校长，后任南方学院总务行政主任兼学生活动主任。常见的笔名除高秀外，尚有：谷军、葛敏、长青、田玫、史扬、戴朗、葛凤、田桑、王晖蓝蒂、田夫等。在作曲填词方面，也有优越表现，获奖极多，是新马有数的作曲家之一。出版有3本散文集：桥之恋（1961）、狂歌（1962）、奔流集（1976）、血滴子（儿童文学）、逃学的孩子……等，历任柔州作协州联委会正、副秘书及主席多年。

（一）

我在教育圈里经历了46年，其中15年是在南院度过的。

1991年，从“荦路蓝缕”开始，南院体验草创期的艰辛，几乎每样事情都捉襟见肘，可说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有一家报章关心它的成长，合乎时宜地推出《南院深深》专栏，让记者走访全国各界领导，征询对第一所民办高等学府的看法和期许；其中固不乏真知灼见和声声鼓励，但尖酸的言论还真不少，而且夹杂着种种猜测和质疑，凸显了认知上和观点上的差异，这倒值得关注和深思。

或许是宣传做得不够吧，需要增添人手以加强文宣工作；就这么一个机会，让不年轻的我进入了南院。最初确实是从《南院深深》的系列报道中知道得更多，虽然那不全然真实；朋友们都说不必顾虑太多，还强调服务华教是另饶意义的——我当然认同这一点，因此毅然舍弃了原有的乡团职位，一副“义无返顾”的样子。

那时南院借用宽中图书楼顶层上课，空间有限，行政室甚至比课室还小；纵然有一板之隔，院长讲电话我也听得一清二楚。另一方面，除了讲师，职员其实不多；上班之后，我才知道“一身兼数职”这回事——这还是经济情况许可下的措施呢，但大家都乐此不疲，或者说无怨无悔。

我的首要任务是通过文字和图片传达南院的讯息。在董理事会秘书和事务处主任的配合下，一些对外的宣传品也就先后出炉了；其中幻灯短

片：《南院之路》，大型海报和史料展的制作最费时。对我来说，这也算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幸好在写作之外，我对美工和音乐也深感兴趣，因此，尽管有时绞尽脑汁，对自己的能力还是信心满满的。

渐渐的，从草拟公函到发文告，从写新闻到备妥演讲稿及从设计请柬到编印小册子等等，都一一列在我的职责范围内。这些劳心的文案工作，需要较长的时间去应付；如此这般，平日如果不是迟归，那就只好把文件带回家处理了。

1996年，南院迁入新校舍，学生人数扶摇直上，员工也相应增加了，但仍让人觉得“长路漫漫，风雨飘摇”，焦虑和隐忧是存在的。在撙节的措施下，一些重要的职位依旧悬空，例如副院长就从缺。和其他主任一样，那时我也曾主管学生事务（辅导与团体活动）及协助公关事务（筹款、接待访客和出入官方部门等）；至于在假日或夜晚出差，更是常有的事，合乎李宗盛在《凡人歌》中唱的那句：“一刻不得闲”。

有时难免会笑着诉苦，但想到有那么多人为南院尽心尽力，我岂能认输？直到离开的那一年，我的职称改为“总务行政主任”，很有“包山包海”的意味，总算正名了。

（二）

因为仰赖群体力量的扶持，南院自然与全国华团环环相扣；每一次发动筹款，就想到五十年代南洋大学掀起的“风起云涌，波澜壮阔”，憧憬着相同的盛况会重现。

最初有一个完整的筹款计划，即按架构先从区域开始，经各县到各州，逐渐扩大至全国；但碍于多种客观因素，无法全面推行。最后化整为零，一想到什么点子，或遇到什么良机，或获得某组织某大商翁的首肯等等，就将建议付诸行动，能筹多少就筹多少；当中不乏气势磅礴的壮举，有其令人动容的一面。

董理事会成员肩负筹款的重担，寝食难安，几乎一夜白头。在执行文宣工作之余，我也曾加入筹款队伍，一步一趋尾随，很有“一起打拼”的感觉，豪气涌生。坦白说，我一向怕看别人脸上的难色，所以不常有求于人；但自从在南院工作后，看到董理事们都那么卖力，深受感染，我也不那么畏首畏尾了。

还常常看到一些动人的画面、听到一些鼓舞的话语，都是关于筹款的，显现群众对民族教育的热爱和对南院的关怀，我记在心里，也曾经把

所见所闻化成文字。因为被感动了，我甚至忘却了路遥，也不觉得疲倦。

例如那年槟州德教会紫云阁和小贩联合会倾巢而出，举办“薪传槟岛游园会”，为南院筹募建校基金；近五十位南院生到场服务，新山福建会馆合唱团也受邀演出，一路北上，浩浩荡荡，内心激动无比。那闹哄哄的义卖情景和落力的舞台演出，让我深深意识到华教之路是不会寂寞的。

又例如那年昔加末县华团举办“南院之夜”，当地领袖拿督陈孟通发挥影响力，创造奇迹般的筹款成绩，消息传来，全校上下都兴奋莫名。当晚，二百多位宽中生呈献深具华族文化涵盖的节目，鼓声、乐声和掌声交织成澎湃的激情；表演结束后，他们还是那么神采飞扬，象征华教充满活力。回程时，已是凌晨一点多了，但想起那扣人心弦的一幕幕，我情不自禁地在车里哼起歌来，那还有什么睡意。

记得有一家发廊为南院义剪，我前去挂布条；老板娘嘴甜，要我带头响应。我的头发稀疏得可怜，没什么可剪的，就让她洗头吹发吧，反正捐点钱就是了。过后对镜一照，我几乎惊叫起来——那是我吗？嘿，为了南院，我这回真的豁出去了。还好，在回校之前，我已经动手把发型“还原”了，不让同事们笑成一团。

（三）

负责监督学生活动的那几年，我和演艺及音乐团体有较多的接触，因为华团的一些盛会常和南院挂勾，除了演出，有时还要求学生担任司仪，我不得不处理。在这问题上，我一向尽力而为，因为华团是南院的支柱，有情意结存在；学生们明白事理，即使有困难也愿意配合，反而使我有“强人所难”的感觉，不免内疚于心。

我其实也不轻松。记得新山中华公会庆祝成立七十五周年时，学生要在晚会上朗诵有关华族飘洋过海的诗篇，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我就写〈那年那月〉以应急。又一回，柔佛古庙庆祝端午节，同样的情况发生，我于是写〈端午放歌〉供学生朗诵。1999年5月，为了协助学生准备“拯救猪农慈善晚会”的表演节目，我写《我只是想哭》——这首应景诗也是在情急之下完成的。在这些过程中，不能说没有压力，但我还是很享受和同学们一起排演的乐趣。

另一方面，华团在南院举办活动时，作为“地主”的南院，当然会相应提供人力和物力的支援；“首当其冲”的是职工和学生，忙得团团转，但都很有“参与感”。我个人很乐意做这种份外的工作，因为可以藉此机会

多认识一些文化界和艺术界的朋友，也可以接近广大人群，让他们知道我是南院的一员，从而扮演公关角色。事实上，许多人是因为出席“第十七届全国华人文化节”、“南方之路”公演、“千禧年文娱晚会”及“万盏华灯庆中秋”等活动节目才认识南院的。

每当校园出现人潮的时候，我就会想到那数百个植树人的铝片名牌，而且还紧张兮兮；不为什么，只因名牌经常受损而脱落，甚至不翼而飞。曾经有一位植树人问起他的名牌，我“按图索骥”带他去寻看，不料却扑了个空，他一脸不高兴，而我更是尴尬万分。其实，除了吩咐校工定期巡查，我偶尔也会“满山跑”，修补更换，总还是不能确保所有名牌无缺。这项工作，我自认做得不够完善，因而形成了一种精神负担；离开南院后，我还耿耿于怀呢。

然而，我也有为南院感到光荣的一刻。那是在“与南院同行”千人宴上，一位从未到过南院的文友微笑地对我说：“原来南院是这么壮观、这么宏伟的！我一直以为它是一所不起眼的普通学院。今天来到这里，我感染到华裔同胞对兴教办学的热诚，真的是万众一心，为华教事业缔造了光芒”。我点点头，但他的那句“一直以为……”倒数我纳闷了好一阵子。

（四）

经常有国外学府代表、文化团体和学者访问南院，接待工作一波接一波，院长和各部门主任都习以为常了。

接见外宾时，大多由我作开场白，然后介绍校方人员和播放短片；周而复始，足足做了十五年，但并不觉得厌烦。原因是：外宾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机构和组织，有各自的背景和文化素养，每次接待都富“新鲜感”。

称呼南院时，我从不说“新山南方学院”，而是说“马来西亚南方学院”：换句话说，我强调南院是全国性的学府，不让支持力量居限于新山。一位华团领袖笑我小题大做，说：“新山只是地名而已，何须那么在意？”我以“位于新山的马来西亚南方学院”回应他，显然固执了些，但总认为有它的意义在。

我发觉来自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的访者都对马来西亚华教能经过崎岖历程而蓬勃发展感到“不可思议”，并对先贤的播种和后人的辛勤耕耘敬佩不已。至于南院的“一波三折，困难重重”的开创故事，通过影音光蝶：《一步一脚印》及《跃进中的南院》的传达，也让他们深深感动。

记不起哪一位中国教授在观赏了幻灯短片《南院之路》后，就向我要

了一份旁白的底稿，说要带回去细读。我至今还不明白：那不到两百句的感性文字有什么可“玩味”的？也许吧，也许仅仅是当时他的一种心弦触动。

我手上留有访者的名片，多不胜数；都是只见过一面的国内外教育界、学术界和艺术界的陌生人物，来去匆匆，实在记不起来，除了有书信联系的。一位台湾教授寄年卡给我，称我为博士——这当然是个美丽的错误，但我珍惜这个“虚荣”，不时用它来自我调侃一番。

（五）

拉杂写来，不似“白头宫女，细说从头”，但也算是难以忘怀的片断。

总的来说，我在南院的日子有许多美好的回忆；工作非常忙碌，但生活却是充实而又快乐的。

顺带补上一笔：在南院，我喜欢图书馆的雅致、大讲堂的庄重、畹香厅的高耸和花园的谧静；我也喜欢凭窗远眺、游走长廊、观赏文物和聆听双语广播。

情牵南院十五年，真不是一句“再见”就能了却。2005年10月29日庆祝创校十五周年联欢晚会过后，我心无旁顾的离开，但却一直落寞到现在。 回

（28－9－2007脱稿）

－原载于2007年第17期《今日南院》

画 页

原是一页空白
如此木然，以色彩
注入一团缤纷
而后有悦目的激荡

不会有魔笔，来自天外
为梦幻的旖旎写真
雨歇时的虹，光的折射
只是短暂的绚丽

动人的构图，来自
生活的万般璀璨
调色板上的红黄紫橙
就由你我挥洒

把多姿的日子入影
留住美的永恒
回忆以外，且为明天
再设计一张画页 回

－原载于1988年新山《宽二校讯》

祖父的烟管

❑ 戈军



戈军 上世纪60年代中期马华作家；原名郑成辉，另用郑小军、马龙等笔名。1940年10月20日生于昔加末。祖籍福建永春，昔加末华侨中学毕业（1957）、新山日间师训班毕业（1960），先后在新山建集华小和宽柔三小任教师及副校长职，已退休。长期定居新山。现任社团工作。散文作品多发表于《星洲日报·星云》和《南洋商报·商余》等副刊。曾替南洋商报柔佛增版的《堤短话长》栏撰稿近5年。2007年出版时评杂感《堤边集》。

祖父逝世至今，足足十年了。可是我总是不能忘记他，还有他的烟管。

祖父在世时最爱抽烟管，而且他的烟管不是买的，而是自己做的。在小的时候，我曾这么想：祖父实在本领，能够利用双手去做出各种东西来。

那时，我家屋旁有一丛长得很茂密的竹，它长出来的笋，多得自己吃不完而出卖。我记得，祖父的烟管便是从这丛竹林里选出来的一枝，最精美又结实的细竹做成的。

祖父的烟管并不值钱或美观，只是却十分别致。连头砍下的一枝老的细竹，长达二呎左右，直径约五六分；剥光了外层，然后在头部挖一个洞以及弄通各节就成了。我想：这是世界上最经济的烟斗了！

祖父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我已不得而知了。但是，打从他壮年时来到马来亚，就一直在蚊蚋丛生的胶林里工作，所以抽烟以驱蚊是十分合理的事。

在园里工作时，抽烟管是不方便的，所以祖父便吸纸烟。小的时候，晚间时常和姐妹们围在那张冰冷的大理石桌旁，观看祖父很熟练地卷纸烟；有时也学他卷起来，只是每次卷好了都不被接受，理由是："太实，不容易着火！"

傍晚时分，或是没有工作在家里时，祖父就用自制的烟管来抽烟。他总是坐在客厅中大理石桌旁的那个座位。抽的时候，他先在洞口塞了一团烟丝，然后点上火，有时我们会抢着给他点火，小小的手拿着烧着火的细纸，紧张地抖着，很不容易地才点上。

祖父抽烟管时，我们很喜欢袖手地站在旁边观看，因为这对于幼小的

心灵来说，实在有趣极了。祖父一口一口地吸着，那烟丝便在阴暗中一忽儿亮，一忽儿暗；而且竹管中也会随着而发出一阵阵“嗤，嗤”的声响，特别是积满了烟油的烟管。从祖父口中吐出来的一团团白烟，也是十分有趣，我们会朦胧地看到祖父张着眼睛在沉思的神态，以及那飘荡上升的白烟，千变万化，仿佛是童话里仙女的舞姿一般……

祖父烧的是红烟丝，四两庄的一包只需要几角钱。记得儿时，每当烟罐里的烟丝烧完时，祖父便叫我们到附近独一无二的一家店仔里去买——那是一座有楼的住家，一级级的梯阶，给予幼小的我们很大的吸引力。

经济牌的，或是名贵牌的香烟，尽管伯父们都抽着，却很难看到祖父抽。记住他这么说过：烟丝的味道比较浓烈，吸了更能“过瘾”。

曾经有一个时期，祖父还在园里种了一大片烟草；收获十分可观，一片片嫩绿的烟叶，长达一两呎。晒干了的赤黄色烟叶，祖父把好的拣了包扎去买，至于一些粗劣的，便留着自己烧用。

在小时看来，祖父的烟管有如魔术师手中的魔棒一样神奇和有趣。有时我们事情做得不好时，祖父便会用手中的烟管，轻轻地地敲我们的头，或是拍拍屁股。但是祖父发脾气的时候，烟管便也被敲得很响，甚至好好地被打断了。

有一次，在祖父母作主之下成婚的叔父，婚后坚决地离家到外坡升学去了。过了一段时期，叔父竟来信说要和妻子离异，原因是他已在外面找到另外“理想”的伴侣了。这一下，祖父可真怒了，因为儿子竟敢叛逆他，多么不孝和不光彩的事！于是气极之下，他把一枝烟管敲折了，而且断言要采取“经济”断绝来对付——不过，这件事情终归是叔父达到了目的，因为从此以后他便在外面独立成家了。

人们说：烟有提神的作用，只是上了瘾之后却欲罢不能了。祖父在生时也一样不能缺少烟，但是临终的几年里，却因为家境变迁，无法满足其“烟瘾”——如今想起来，既是惭愧，又是悲痛。其时，我还是一位在校的工读生，家中的情况由于橡胶行情低落，以及好赌成性的叔父不警醒，变成一片惨淡的景象。

时光如流水，逝去者已不复返。如今再也不能见到祖父的烟管的燃烧，而祖父平凡的一生，也如烧尽的烟灰，吐出了最后的一丝光芒熄灭于永恒！ 回

- 原载于1967年7月28日《星洲日报·青年园地》副刊

背影

❑ 龚万辉



龚万辉 本名龚万辉。出生于柔佛州峇株巴辖。1996年负笈台湾台北师范大学美术系，学成归国任职于星洲日报总社。

曾荣获第26届"联合报文学奖"散文奖首奖、马来西亚"花踪文学奖"小说首奖和散文首奖、马来西亚旅台文学奖小说首奖和散文首奖。目前从事文字创作、绘画创作和设计工作。著作有《隔壁的房间》《清晨校车》等。

以前在台北西门町有一间麦当劳，就相邻著真善美戏院，我经常在电影开场之前，或者等待朋友姗姗来迟的时候，一个人捧杯可乐坐在里头。如今那间麦当劳已经没有了，在我的印象里，那间快餐店总是怪异无比地坐满了老人。像处处透著年轻奢华的西门町之中，一处色彩黯淡的接界。（尤其在冬天，那些老人皆穿着深色的袄衣和绒毛帽子，满满地占据着那些塑料椅子。）

有时我置身其中，亦会被四周恬静地却有什么正在朽坏的情境给感染：他们啧着纸杯里的热咖啡，一面叨叨絮絮地聊着什么，仿佛还有一种老人独有的混杂了什么药油的气息，自他们的隐蔽深处悄然散发出来……我经常就坐在那苍老的人群之中，偷听他们抡着手杖批评不孝的儿女或令他们十分失望的政党，恍惚才发现自己也变成了一个被遗忘的人。

后来从台北回来之后，我仍然习惯一个人安静地待在快餐店或咖啡厅里。怎么说呢，那时我找到了一份工作，天天要早起上班，然而像远古时光那些刚从水中爬出来，尚未进化完全的怪异生物，我仍延续了在大学时代将自己隐身于城市角落之中的奇怪习惯；我总是趁着周末不必上班的时候，独自坐在某间店里消耗下午的时光，通常还会随身带着一本书或杂志什么的，更多的时候，只是以一种如隔着玻璃那样的距离，坐在人群的背后偷看他们。

仿佛又回到了那间坐满老人的麦当劳里，那样被阻隔在外，却又那么清晰的可以望见他们佝偻背影的每处细节。

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座位前面坐了一个穿淡黄色衬衫的女孩。她背对着我，所以我可以很从容地数算她因为太瘦而从后颈至隐现于衣服领口里的脊骨。她正在俯首写着什么，那么专注而安静。店里头有一桌吵闹的家庭，有一对各自看报的情侣。我后来才发现她正在抄食谱，瞄到其中一张白纸上写了"京都排骨"。

有一度我真的以为，只要我继续观察她的一切细节（发夹、桌上的咖啡、内衣肩带、背包……），我就能偷取一段不为人知的身世。（我知道你的秘密哦。）但事实上是，一直到我离开那间店为止，我始终都没有勇气去看她长什么样子；我走过那个女孩的身边，低着头推开门走了出去。回

－原载于散文集《隔壁的房间》

相隔的时差

你如今身在一座漂浮南方的巨岛上，一个我无所丈量的距离。（据说因为几亿年前和世界的陆地断裂的关系，那里遍地存活着这世间仅有的奇异而脆弱的生物。）而我仿佛又回到过去安静凝滞的时光，一个人在凌乱的房间里，无聊万分地面对电脑按键厮杀，虚耗着荧幕上宏伟庞大的近未来场景、那些堆积在街角的生化人尸骸和颇无新意的电玩情节。一如你在电话里按捺不住兴奋语气告诉我的那些袋鼠、无尾熊、巨型陆龟和鸭嘴兽……

昨晚我朦胧睡着忘了拉上窗帘，今早竟被乌鸦的叫声吵醒。睁开眼睛，看到对面屋顶的电视天线上，站满了十来只的乌鸦。心理不知怎么的就泛起了一种怪怪的想法：我们的时间由此是不同的了。（喂，你那边现在几点啊？）像是又回到我过去沉迷了一整年的时间命题，那样置身在隔壁，只能彼此贴着墙壁侧耳聆听的奇怪感觉。

想起那年我第一次来到有时差的国度（其实不过是一小时半的飞机航程，着实不远的热带城市），飞机甫落机场，就被提醒要将手表的时针调慢一小时，而我在心理却总是重复叨念这多出来的时间，深怕无意就习惯了异地的时差。走在慢掉一小时的城市里，语言不通，比手画脚地讨价还价；坐上嘟嘟车，街道的繁忙和匆忙的行人皆与你无关，一切好像都嘎啦嘎啦直响地不甚牢靠了。

我只记得后来我走进了街角一间摆满了电子乐和现代爵士的盗版唱片店，在架子上找到了很多眼熟的面孔（都是我们衷心喜欢的歌手）。心里却有点忧伤地想起，一定是我们相隔得还不够远，否则怎么回头仍是那么熟悉的风景？

有时我们会占据在夜晚和白天的两边，那就是我们之间的距离。打开行李，皱掉的衣服和旅行牙刷哗啦啦掉出来；仿佛在你陌生的国度里，行李箱的面积即是你所拥有的唯一的小小栖所。你如今身在远方，所看见的几乎都是我想像和记忆以外的景色了。你说你那里的天气转凉了，怕外套带得不够，而我的窗外仍是一框耀眼的艳阳。我们曾经一起拥有的时间突然变得不同，你调整了时钟，从此我就必须永远框在比你慢的时间里，一直一直地追赶。回

－原载于散文集《隔壁的房间》

随后

我的朋友K曾经语带忧伤地对我说，他那不识字的老母亲，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每天早上都定时坐在客厅里，把报纸仔细地从头到尾翻上一遍。仿佛是害怕错失了什么，又好像在引颈等待着什么那样，且常常就在翻完了把报纸折好之后，又一个人安静地坐在那里闷不作声。我的朋友K后来有一次终于忍不住问她在找什么（咦你不是连新闻标题都看不懂吗），老母亲摘下老花眼镜抬起了头，竟有点赧然地说，她其实只是在看讣告上的照片。

“不知道今天有没有相熟的人死去。”

我的朋友K听到他的母亲这样说的时候，愕然不知要如何接话。不知怎么的，K说，竟然想起了小学三年级的一幕情景。记得那时班上有人出水痘，然后就陆续地蔓延开来；每天走进课室，都好像发现又有同学被传染（张小杰中招了，苏志勇也中了……）。仿佛课室里有一只看不见的厄运之手，无声地拂过某人的脸颊，就要长出红色发痒的痘子。而你不动声色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心里却惴惴不安地着急——不知道下一个是不是就轮到我了哩。

一直担心那不断连续被同伴们预演过了、越来越靠近自己的命运。

前几天我的朋友K从台湾传来了手机简讯，带来了一个年轻作家死去的消息。忧郁的作家在宿舍的阳台上用丝巾上吊自杀。（后来大批警察粗鲁地闯进了死者的房间以寻找作家自死的原因。）而我们又开始从头屈指数算那些早逝者之名字，才发觉一切都徒劳。我总是会在那样的时刻恍惚起来，怎么看都好像是“异型”那类科幻电影的情节。那些可怜的背着火焰枪或重装武器的队员们，彼此失散在太空船的内舱，他们弓着身子走在狭窄的金属走道，不时惶恐地回望背后黑暗无垠的深处。而我们一开始就知道，随着剧情推移，他们就会一个接一个地被怪物干掉。最后只剩下整脸伤痕满身血污的主角，疲倦又孤独地开着太空飞船回去地球……

我的朋友K有一次跟着他的母亲两个人老远老远地搭长途巴士去参加一个葬礼。据说那是母亲的一个老朋友，以前十分要好，一起梳同一个发型，一块踩脚踏车去逛街的。后来大家都嫁了人，离开了小镇，竟然几十年都不曾再见过面了。K很少听母亲说起这些，在摇摇晃晃的巴士车厢里，那天母亲似乎话题多了起来。后来K看着他的母亲拈着香，站在那张遗照前面（然而和母亲所描述的全然不同的是，曾经和母亲手杷交的少女，如今已然是一张皱掉老去的脸孔了啊），也不知道为什么，K说，在那诵经和锣钹齐喧、小孩子在灵堂上追跑的吵嚷情境里，K突然觉得鼻头酸了，就站在母亲的身后，用袖子一直擦掉涌出来的眼泪，一直忍着不敢哭出声来。回

- 原载于散文集《隔壁的房间》

飞机楼的一日

❑古寅

古寅 上世纪60年代马华作家；原名辜健智，1944年8月10日出生于柔佛州新加兰（祖籍福建永春）。中学就读于新文龙中华中学；自1961年起就开始写作。1965年中留学台湾，进入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医科深造，1973年卒业，考获医学士；美国医师文凭考试及格。1974年返



马，目前在新山自行开业行医。著有短篇小说集《飞机楼的一日》（1988年）、1990年出版杂文集《闲情集》。常用的笔名有：古寅、医者、知曰等。历任大马华文作家协会柔佛州联委会主席、柔佛州糖尿病协会会长、新山留台同学会副会长和新山中华公会理事兼时事研究组秘书、大马医药公会柔佛州分会主席（2005～2007）及财政职等。

居住在新山的人，一提起飞机楼相信无人不晓得那指的是一座五层楼，外型看来有点像停落在飞机场上的巨型飞机的粉红色建筑物——中央医院。这座飞机楼是建筑在距离新山闹区约一英里的士姑来路，大门面向着新山丽都海滨，遥望着新加坡岛。一天廿四小时里，海风徐徐的吹来，虽坐落在闹市，空气却很新鲜，不失为养病的一个好环境。

这是一座英殖民地时代遗留下来的建筑物，红墙红瓦，巍巍然矗立在新山丽都海滨，虽然是在五十年后的今天，也还不失其雄伟。遥想当年，在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尚未独立以前，这飞机楼的新山中央医院与马六甲中央医院以及槟城中央医院，三院鼎立，可称得上是新马设备最完善的中央医院。但自从新、马独立后，马来西亚的首都设在吉隆坡，政府大力发展建设位于首都吉隆坡的中央医院，因此，飞机楼也就沦为柔佛州的中央医院，保持着原有的建筑设备，所为守成，没有更进一步的鸿图大展。因此，虽是有五层楼，每楼可容纳二百张左右的病床，总共加起来也只不过一千多张病床而已，这在独立前供给新山以及柔佛州各辖县转来的病危的病人是足足有余的，可是，自从独立后，我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人口大增，单单新山一地区，只要看看其屋业与工业发展的迅速，就可想像人口增加的几何级数，因此，飞机楼这座历史悠久的中央医院，不要说全柔佛州病危的病人，就是单单提供新山区居民的医疗服务，已感觉喘不过气来了。

☆ ☆ ☆

时间还只不过清晨七点钟，整座医院就已开始忙碌起来，轮值早班的护士小姐与工友的上、下班，那有限的停车场已是车辆出出进进的，难得有空出的泊车处，连那原本“保留”给医生专用的停车位置，现在也没有人放在心上了，护士的车也好，工友的车也好，甚至，连外来探望病人的家属的汽车也好，只要那儿有空位都不管是否“保留”不保留给医生专用，当作不知道的先将汽车泊下再说，反正没有管理员，也没有人多管闲事，因为在目前这个生活指数提高，个人收入增加的社会里，汽车已不属于少数人士的交通工具，不要说是护士，就是某些较资深的工友也有能力购买汽车了，而五十年前设计的有限的停车场也就容纳不了今日众多的汽车停泊，因此，虽然还不到八点钟，但医院周围可停车的处所几乎都停满了车。

“真是岂有此理，这些原本是医生‘保留’的停车处，怎么都为外人所霸占了。”黄医生在医院的停车场上足足绕了十分钟，还找不到一个空的泊车位置，最后，只好把汽车停泊在马路边，虽然明知那路的两旁都画有双黄线，那是不准泊车的，但是，明知故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已有好多辆汽车沿着路边停泊下来。黄医生也顾虑不了那么多，时间在他是宝贵的，想起病房里住着一百多个病人等他去巡诊，他不能够把太多的时间浪费在等待泊车位置上。

泊好了车，提着急诊箱，锁上了车门，他匆匆的向一楼外科病房走去。双脚才踏进一楼病房，黄医生的心里就沉重了起来，昨天下班前病房里还有多张病床空着，而今一早，不但昨天空着的病床已躺满了病人，且连中央走道上也加多了好几张临时病床。

他环顾四周，走向医务室……

“黄医生，早安。”护士长向他打了个招呼，“拜托，拜托，……今天多让些病人出院，否则，新住进来的病人可要睡地板了。”

“睡地板才好……”黄医生打趣道：“让病人睡在地板上，院长才知道病房床位已不够应用，——否则，他还以为我们可以应付呢！……说真的，这么拥挤的病房，好好的人住了恐怕也要生病的，再说，好多病人昨天才住进来，今天就要赶他们出院也太过意不去啦！”

“有什么办法？护士长耸耸肩说：”人口不断增加而病床却保持不变。“

“就是说嘛！“黄医生苦笑一声，像有满肚牢骚要发似的，但话到口里又被吞了回去，打开急诊箱，取出听诊器，开始巡诊，实习医生跟了过去，向他报告病人的个案与病情，护士小姐跟在背后，随时将新开的医嘱记录在记事本上……

巡诊完了整楼的病人，已快十二点了，这时大家才松了一口气，觉得

不但脚酸口渴，肚子也有点饿了，一伙儿才想到医院附设的“CANTEEN”去吃点点心喝杯茶，可是，才走到门口外科主任就迎面走了过来，一伙儿便只好退回病房跟随主任做教学巡诊病人。……

☆ ☆ ☆

“黄医生，有好几个新进来的病人，也许需要动手术，请你复诊一下。”下午二点钟，黄医生才踏入病房，实习医生就迎上前向他报告道。他随着实习医生走到那些需要他复诊的病床去，一边聆听着实习医生的病历简报，一边检查着病人，待检查完毕，那些确定需要紧急开刀的病人，他就立即下命令给护士，马上准备病人，以备随时急诊开刀。之后，他走向医务室，拿起听筒，拨了个电话给开刀房——

“哈罗！——”电话接通了，“开刀房吗？……我是黄医生，——请麻醉医生听电话……怎么？……麻醉医生正在忙……在给一个妇产科病人做麻醉手术……呵，剖腹生产……那只好麻烦你转告一声，告诉他说，——外科病楼有两个急性盲肠炎的病人等着开刀……好的，——怎么？麻醉医生说恐怕要下班以后才有空的开刀房，——好的，好的——谢谢你！”

黄医生放下了听筒，喃喃自语，“四点以后。”声音很低，像是在通知护士小姐，又像是在自言自语，——反正今天轮到自己值班。

☆ ☆ ☆

带着疲倦的身躯，走出了开刀房，时间已是第二天清晨二点了，从昨天下午四点钟进入开刀房手术以来，就一直忙着到现在，——想一想，今天开刀的急诊病人，——两个急性盲肠炎，一个胃溃疡穿孔，一个……算起来，大小手术总共六、七个，怎么不累呢！

走出开刀房，伸伸僵硬了的腰肢，顿时觉得腰酸背痛，想起来，医生的生活并不是如一般人所想像的那么写意，因为医生到底不像其他的工作人员，可以“Work To Rule”，一旦忙碌时，往往要废寝忘食。

他走回病房，繁忙的外科病房，也暂时的安静沉寂下来，病人多数已熄灯就寝，护士小姐也伏在办公桌上打盹养神……

他走进了医生值班室，摆在桌上的点心早已冰冷了，刚才在进行手术时，便觉得肚子一阵阵“鼓鲁鲁……鼓鲁鲁”的在打鼓，偶尔打嗝时，还冒上一阵阵的酸味来，而今见到这冰冷的食物，却一点胃口也没有。他实

在太疲倦了，连衣带鞋倒下床去，一下子便呼呼人睡。……

“铃铃……铃铃……”也不知自己睡了多久，总之，是睡得还香甜的时候，床边的电话铃却又故意捣蛋似的响了起来，把黄医生从睡梦中唤醒。朦胧中，看了看手上戴的荧光腕表，也才不够二点四十分，原来自己还睡不到半个小时呢!

他揉一揉惺忪的睡眠，觉得眼皮千斤重似的好难张开，好不愿意的抓起床边一直“铃铃”响个不休的电话筒——

“哈罗！黄医生吗？”医院里电话总机接线员的声音。

“我就是。”

“黄医生，早安，——是院长在找你，——等一等，我帮你把线接过去。”

院长？这三更半夜里，4“波士”找我会有什么紧急的事呢？

——他想，睡意也消失了。

“黄医生吗？”电话接通了，对方的声音，“我是院长。”

“唔，‘波士’，早安，——请问有什么事需要我去做的吗？”

“今天你值班是不是？”

“是呀？——”

“我刚刚接到通知，有一架马航七三七客机听说在新山附近一带发生空难失事。——机上有一百多个搭客，生死伤亡未知。医院已派出救护车与空难救灾人员赶往现场去参加救护工作，相信伤亡人数会很多，——希望你赶快把外科病房的病人疏散掉，空出所有外科病床来，以备急用，——我已通知外科主任，请他调动多几位外科医生与医护人员到医院来帮忙……”

“好的，‘波士’——遵命！”黄医生挂上了电话，紧张的向外科病房走去。不久，外科主任以及几位同事也都先后赶到。

“黄医生！请你把那些病情较轻能够出院的病人全部割牌出院，——至于那些病重不能出院的病人，则暂时搬迁到二楼病房。——呵，林医生请你帮忙把空病床全部整理出来，每张病床旁边都要有点滴架子，输血管、生理食盐水以及葡萄糖水。——”外科主任忙着指派工作，“护士长，请你再检查一遍急救器材，氧气筒等管不管用，……对啦，黄医生，请你先打个电话到开刀房，通知开刀房护士长，要她召集开刀房的所有护士小姐，医院助理，以及工友在开刀房候命……”

整座医院顿时忙碌了起来，虽然是三更半夜，几乎每一个工作人员都以尽快的速度完成任务，全身所有的细胞都紧张的活动了起来。虽然在电

影银幕上或报纸杂志上常可看到读到有关客机空难的惨状消息，但是，发生在本坡这还是破题儿第一宗呢！难怪全院员工，上自院长、医生、护士，下至工友阿巴桑等，大家都是那么紧张……

“哨哨哨哨……”壁上的挂钟敲了四下，一声声有力的震撼着人心。

该准备的工作都已经准备好啦，只期待着空难者的受伤人员的运到……

整个病房顿时变成空荡荡的，一张张的病床，铺着雪白的床单，一支支的点滴架上挂着一瓶瓶的血浆，生理食盐水或葡萄糖水……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五点了，没有动静，……六点了，还是没有动静……慢慢的，大家的心情也不期然而然的开始松弛下来，有几个工友已开始坐在病房的角头上打盹儿。

“为什么还是没有消息？”外科主任也开始等得不耐烦了起来，走到电话机处拿起听筒，想摇个电话到警察局去询问。——可是，拨了老半天，电话总是拨不出去，最后，也只好失望的在病房里踱方步。

好容易挨到了七点，院方派出去的第一批救难人员回来了，大家紧张兴奋的蜂拥而上，满以为救护车里载着都是病危伤重的罹难者，但结果消息却是令人失望。

原来现场寻找工作还在进行，尚未找到飞机的下落哩……

八点钟了，还是没有消息，劳累了整个夜晚，所有的工作人员像受到传染似的，一个接着一个没精打采了起来，待早班的人员到来接班时，主任说：“看样子生还者的机会很少，昨天夜班的人员可以暂时回家休息，有必要时才再召集各位到来。”

黄医生如释重负的走出外科病房，带着疲累的身躯，拖着沉重的脚步，一步一步的走向其汽车停泊处……

当黄医生走到他的汽车时，发现一张传票夹在他汽车的玻璃前扫水器上，他抽起那张传票一看，气得脸上的青筋都暴涨了起来，“他妈的——”他再也控制不住烦燥的脾气骂了起来。——原来他汽车停泊在马路旁黄线上，那是一张违犯交通规则的传票，要他在一周内到警察总局去交清罚款，否则，将回被提控于法庭。

“他妈的，这是成什么体统。”他骂道：“辛苦了廿四小时所得的薪水又要平白的交还国库，，这像什么话？”

要不是他太累了，又担心着空难的病人随时都会送到医院来，而他的确需要争取时间休息一下，养养神的话，他恐怕会马上拿着传票到院长室去大吵一顿……

回

日军南侵首10天

❑ 郭仁德



郭仁德 20世纪60年代中期知名作家暨史事研究者。本名郭仁德，1941年6月1日出生在新山，祖籍海南省文昌县。毕业于宽柔中学；新加坡南洋大学经政系肄业。中国暨南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用过多个署名发表作品及著作：青年人的锋芒（中篇小说，笔名林鲁）、丁加奴史话（丁雨轩）马华与华人社会（郭岩）、马华风云卅六年（上册，南宫二）、马来西亚华裔民主政治的斗争——马华危机（司徒六郎）、劳工党血泪廿年、揭开私会党真面目、陈祯禄传、神秘莱特（郭仁德）等；另用“朱可立”为笔名，于2006年出版《马来西亚华社之谜》。

郭君历任马华公会中央文化局秘书，并自1990年1月起出任《文道》杂志总编辑、马华文化协会和马来西亚儒商联谊会秘书长等职。目前为爱国工委会主席。

1941年12月8日，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日子，也是马来亚一个永远蒙受耻辱的日子。

山下奉文将军的主力队在宋卡海滩抛锚，未发一枪，突击队就从汹涌的海面轻易登陆了。泰国的少数陆军部队没有准备作战，几个小时后，奉曼谷命令：“不准抵抗”。

日军佗美部队，在倾盆大雨和惊涛骇浪中，于12月8日凌晨来到哥打峇鲁郊外海滨，英方仍未侦知。登陆艇随即接踵向岸边挺进，在驱逐舰的猛烈炮火攻击英军海边防御设备的掩护下，6百名日军先锋部队成功登陆哥打峇鲁。英国驻防哥打峇鲁的印度守军有4营之多，不知道日军只有600人登陆，仓皇撤退。如果知道日军虚实，立刻应战，不即撤退，也许可在马来亚防卫之战第一天就取得第一回合的胜利，振作全马的军心。

日军也在12月8日夜间空袭新加坡，空袭警报在新加坡响了起来，由于英当局没有防备，临时无法找到有关人员及时关掉街灯，虽有探照灯扫射著黑暗的天空，但，街道的大放光明，成为日机轰炸的目标。漳宜海军基地周围响起了高射炮火，但多数炸弹丢在华人密集的市区，炸死数百人。

日军占领哥打峇鲁后，立即向内地推进。

当天下午英国首相丘吉尔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先后正式宣布对日交战。

日军攻击马来亚的飞机约有4百架，而在马来亚作战的英国飞机也约

有4百架，但是，日机飞行时速却较英机快50哩。全马机场共有20处，精美机场多，而精美飞机较少。日机突袭空炸，英机尚未起飞，新加坡机场便已有50多架被炸毁。在亚罗士打与哥打峇鲁机场，英机也已被击毁48架。制空权已落在日机手里。

12月10日，更严重的事发生了。英军主力舰“威尔斯号”和“击退号”在南中国海关丹附近被日机击沉。这消息对英国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

马来亚人民开始忧虑了，怎么英军竟会如此不堪一击。从此马来亚流行着失败主义、悲观情绪。英军主力舰被击沉的消息也对英军士气的影响极为严重。

12月9日，山下奉文主力部队从合艾南下，进攻吉打北部，由黑木山、樟岑、直插英军重兵固守的日德拉防线。英军在日军一击之下即溃，日军追击南下，先后占领阿罗士打、双溪大年、居林。吉打州全境沦陷。

12月10日，日机空袭双溪大年和槟城，击毁英机19架，日机连日大炸槟城市区，在12月11日，死伤平民约千名，然而，英军竟没有高射炮和战斗机来应战，任由日机轰炸，许多火焰没人扑灭，许多死尸没人收埋。

12月12日，英殖民当局秘密命令槟城英人妇儒撤退。

16日，英人撤退的工作已经完毕，但日机仍继续在17日与18日大炸槟城市区，不知道槟城已经是被英军放弃的孤岛。

到了12月19日，日军一弹不发，就占领了北海和槟城。

在10月之内，10,182平方公里的吉玻两州和1036平方公里的槟城地区全都沦陷，平时对殖民地人民耀武扬威气焰嚣张的英军，败退可谓神速，竟如黄河决堤，一泻千里。另一队日军则从暹罗（泰国）的勿洞挺进，到达高乌后，并不穷追撤退的英军，而沿着一条偏僻的道路，经宜力，向玲珑推进，企图赶至江沙与太平之间的路。如果给日军打到这条大路上，太平以北的英军，将全部成为瓮中之鳖了，幸而英军得到高乌警察的报告，赶紧排遣一支军队到宜力路去阻延日军的挺进。

日军在中国广州工兵的运送军火下，以脚踏车为挺进工具，攻势如闪电雷击般迅速，士气高昂，战斗神勇，如在亚罗士打的突击，以浅井小队长为首的10人突击队，骑脚踏车，以殊死的决心，以非常的快速，在清晨突破人行道、车道、铁路，在亚罗士打郊外遇到桥梁对岸英军的射击，中山和金子这两名日军下士，马上冲进英军阵地，和脚踏车一起用身体冲撞，立即搏斗，一个战死，一个重伤，英军顿时畏怯，立即撤退。日军就这样，顺利进占亚罗士打郊区的桥梁，进而占领了亚罗士打市。

· 马共促英国联合抗日

1941年12月10日，即日军南侵第3天，马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提出新的紧急任务、口号和政策。

马共中央认为："当前的客观形势，由于南太平洋战争爆发，战争已由法西斯的扩大侵略而伸展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由于日本法西斯已经采用武装进攻南洋，以掠夺南洋、屠杀南洋人民的军事行动来解决它的危机，它向马来亚土地的残暴的掠夺的时间已经到来了，起而代之的是流血斗争的时期。马来亚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它不但保卫英国在远东的利益，而且也保卫南太平洋各反法西斯国家的利益与民族生存。"

因此，马共中央决定："在这紧急时刻，党的两大紧急任务是：1.团结和动员全民力量，成为英政府抗战后盾，打倒日本法西斯。2.建立马来亚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为保卫马来亚，保卫苏联，保卫中国而斗争，争取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最后胜利。"为了配合这两大紧急任务，马共中央发出3打口号："1.拥护英政府坚持抗日斗争。2.全民团结，保卫马来亚，争取抗战胜利。3.援助苏联和中国抗战，打倒德、意、日法西斯。"

马共中央发表分析保卫马来亚的政策声明指出："由于英国在远东的政策，是以战争保卫自己；这不但是为着保卫远东有关国家的利益而战，而且也是为着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而战，这一战争是保卫民主、自由、打倒侵略，也是保卫民族生存。""从这一点观察，国际法西斯发动战争冒险，就是对人类生存的严重威胁，马来亚抗日战争的胜利，即是民族生存的保障，所以这个战争的胜利是马来亚民族自由独立的前提。""这证明保卫马来亚的战争和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的性质是一致的，同时，在远东消灭日本法西斯，也符合当前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以苏联为主的东方、西方、美州的反法西斯战争是决定着世界的前途，一切为着这个战争的胜利是人类当前最高的使命，马来亚共产党为着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为著民族解放利益奋斗，是本身的最高使命，而目前已临到直接斗争时期，为着保证这个斗争胜利，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这任务是每个国家共产党人的应负任务，所以党的两二大任务三大口号的提出，是党反法西斯斗争的当前方向，和当前紧迫的革命步骤，它完全符合共产党主义在马来亚胜利的需要。""我们拥护这个战争，是为着民族生存，而不是拥护英帝国主义利益，马来亚民族解放的胜利，决定抗日战争的胜利，决定于民族解放形势的推进和苏联中国抗战的胜利。"…… 回

－ 摘录自1999年彩虹出版有限公司《神秘莱特》（页67～70），文题略改为《日军南侵首10天》

榴梿又飘香

❑ 浩于豪



浩于豪 马华画家暨作家，原名翁文豪，笔名浩于豪、稻草人、野孩子、翁牧雨、年子、鱼骨等。1951年5月31日出生在柔佛州麻坡，祖籍海南省琼海县。现居麻坡，也常旅居纽西兰等国。1977年毕业于吉隆坡美术学院（修纯美术）。举行过多次画展。擅写散文、诗歌等作品。产量可观，比如在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就发表了许多〈甘榜风情画〉的系列散文，都极受读者欢迎，惟未出版成书。

又是榴梿飘香的季节了。

榴梿飘香，香味告知颗颗热带的心，再次重暖了一个等待的季节。

一堆堆，一箩箩，街头巷尾，一摊摊丑丑的榴梿，等着知音。

在外地工作的老朋友想趁回乡之际大快朵颐故乡的芬香，捎来电话探一探行情。我的回应令他们失望了，因为这十多年来，对榴梿，我已没有任何的眷恋。

朋友们感到失望，对我讥笑了一番，你还算不算是马来西亚的人，不吃榴梿，怎么对得起马来西亚？

我反问我自己，不吃榴梿，是不是已不爱国呢？马来西亚还有许多其他的水果，不爱果王，有罪吗？

我又再想及身旁一些朋友的玩笑，这么好吃的果子又不会享受，真笨！那你还住在马来西亚干嘛？

朋友们的玩笑半针就见血，叫我难以启口，果子与爱国情操的确同立在一条线上，无法割分。曾经在童年及少年的成长岁月里，榴梿在我的心目中占有一席前端的位置，榴梿季节的来与去，榴梿的芬香，心上总算吊着起起落落一个又一个的吩咐。

后来在南端的布厂设计部门工作的那串日子，为了借此机会来跨入美术学院的门槛，自力更生的意念托出了胃病，再次入口的榴梿香，竟成了一种的排斥。

去年六月下旬有机会与谢有锡院长及李明堂兄长上金马仑小住，那时也正逢榴梿季节，山腰的榴梿，大家叫好，干中带苦，苦中含甘，大家吃个开怀，而我，独醒。

再爱一次，那是不可能的事；榴梿香，似乎是很遥远的事了。

人生的每一段过程都有不同的风暴，不同的感受，感受的长久与短暂，取或舍，跟随着环境而迁变的，有的，历久不变，有的，则是驻步一阵。

榴梿又再次的飘香，只是，我童年的渴望，早已烟消云散。 回

- 原载于1998年8月4日《南洋商报·商余》副刊

海的声音

远了，一切都远了。

远了的潮水声，远了腥腥的海水味道。这一切，都已不存在，那是昨日以外的事。我们曾经在海床里翻滚，聆听海浪叙述不同的故事。

海水漂泊流浪的故事一桩桩。它们继续去收集故事，继续去漂泊。海浪要送我们上岸，说岸上是个安稳的家。

我们被人捡起，当成物品卖出去。大的一堆，小的一边，身份也分了等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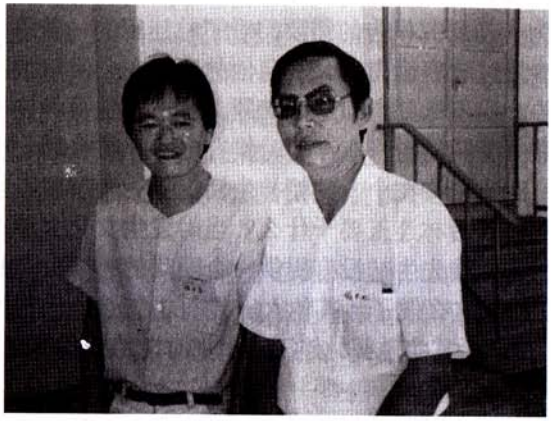
牌子写得很清楚，大的5粒1令吉，小的则10粒1令吉。卖我们的人笑着对人说，很便宜，省了你们到海边去麻烦。

是的，付了钱，省了麻烦。

这个环境，大家的心态都走了样，该与不该，都无所谓。

或许，拥有了我们，他们也可听到海的声音。 回

- 原载于2007年9月16日《南洋商报·三言两语》版



1986年12月19日在麻坡中化中学，浩于豪（左）与端木虹。

举首忽惊明月冷

❑ 何国忠



何国忠 大马少壮派学人、作家兼政治工作者。本名何国忠。祖籍海南省琼山县，1963年2月22日生于居銮。马来亚大学毕业；在马大中文系担任助教，并修读硕士课程。后考获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博士学位。曾任马大中文系讲师、马大东南亚系系主任和马大中国研究所所长。散文被收集在合集：青色的冲击、成长中的六字辈、马大散文集、读中文系的人。1995年出版散文集《班苔谷灯影》，另著有《文化人的感情世界》《中华文化之路》《百年回眸"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与政治》等专集。2008每3月8日中选为居銮区国会议员，现任内阁高等教育部副部长。

"如果林连玉活在今日"，是1999年华教节特辑的其中一个题目。如果这个问题是针对林连玉面对今日马来西亚变化的心情，答案其实也不是那么难找。我们可以去找陆庭谕、沈慕羽等先生，这几位先生对华教问题一直锲而不舍，在风华正茂的年代结伴走过相同的路。他们的答案不一定完全符合林连玉的意思，但想来内容也不至于差得太远。但是如果是探寻活在今日的林连玉是不是仍然可以施展他自己的抱负，这个问题之前恐怕还得另设一个问题：这个抱负是什么？是不是要华文成为官方语文，或者建立独立大学？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时代变了，看法也跟着改变，文化传承的要求已经做了许多调整。独立以前林连玉要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的时候，是多么的理直气壮，现在看来当然令人无限感慨。

我最近因为一份研究报告的需要，看了林连玉的一些著作。有一些问题不甚清楚，请教过陆庭谕先生。我问他林连玉在公民权被吊销后，有没有想到要回大陆？我不是刻意问这个问题，只不过觉得林连玉是中国出生的，又在他的书中看到他初来南洋的时候有化不开的乡愁。在不能发挥自己的理想之余，回去也许在个人的精神生活上是一个解脱，当然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回去以后林连玉要干什么？当时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是不是一个理想的居所？陆先生并没有提供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他的话可以一引："林先生如果这么做了，其他人一经打击怎么办，他们不是更快消沉吗？"陆先生这句话其实是替林连玉八十岁时说的"我不变节投降……没有逃避走开"做了最好的注脚。

我姑且相信林连玉是居于这样的考虑的，但是这样的心情反倒像在塞北牧羊的苏武了。对我们来说，除了做一个象征人物以外，他如何找到生

活的满足感呢？他又如何解决内在的孤寂？

林连玉是马来西亚华教发展中最具悲剧感的人。他很早便已决定自己要走的路，说来其实也极为简单；大概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可是教育注册证、公民权被拿走以后，他连“为之”的自由也没有。那几年独中人数连连下降，他的牺牲似乎不能在社会掀起应该有的涟漪，知识分子最大的无奈，莫过于如此了。七十年代以后，独中人数开始好转，可是那也并不是一个春天，对林连玉来说更是如此。

我1984年进入大学，林连玉1985年去世，但我对林连玉知之不详，对一个想念中文系的人来说，当然有些不可思议。但实实在在的情况，在我的生活经验或是阅读里，林连玉的名字都没有步入我的脑海。我看的书不少，但大体都是随兴，没有系统，没有注意林连玉这个人，不知能不能说情有可原？也许我就是大部分马来西亚华人中的一个。与其说是我的不幸，倒不如说是林连玉的无奈。

几位替他写传记的人都说林连玉那几年还在关心国事，其实也不过是让他看来更加一以贯之。晚年的林连玉可以做的事其实不多，从公民权被吊销到他去世为止的大约二十年中，他没有留下多少可以让我们大书特书的事迹。他对国家大事只能做一个旁观者，他可以再说什么呢？他的话应对谁说？哪一家报馆会刊登他这一位非公民的话？他的生活不外是聊天、奕棋、打牌、翻报纸、整理旧稿，生活当然不为一般人所知。林连玉去世以后，华社将他重新抬出来，他的精神价值终于在死后历久弥新。

说“历久弥新”大概是错不了，因为林连玉的名字有必要一提再提，这也表示大家都知道华教的路是充满忧患的。我们仿佛一直都处在让人遗憾的年代。从前受华文教育的阻碍较小，但是受教育的机会却并不比现在普及。如今教育普及，古典中文的训练在马来西亚却处在一个节节败退的情况。我在东亚系开了“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课，大部分选修这门课的都是中文系最后一年的学生。我在第一堂课中随口一问，知晓他们当中有许多不知“乾嘉”指的是什么，谭嗣同是何人。与其说是学生的不幸，倒不如说这是中华文化在多元种族国家发展的必然性。我看中小学现在的华文课程纲要和课本内容，感觉它的生动性远不如我读书的时代，约略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了。

所以林连玉当年追求华文为官方语文的问题，对华文教育的发展是一个关键性的原则，文化的传承删删减减是他举起双手反对的。但就马来西亚个国情来说，许多人都觉得他走得太远，太激进了，于是他最后站在失败的那一边。文化发展和生存空间得做一些据说是适度的调整，所以我们获取了一些，我们因此也失去了一些。对我们这些吃文化饭的人，对失去的一切当然不是那么容易释怀。

林连玉对华文教育看得深，看得透，很会辩论，是理智而清醒的人。他的笔锋犀利，言之有物当然是错不了的，但细水长流，让人感觉余音袅绕的文字却不多。他被吊销了公民权后写回忆录，以华教事件为主，我读后不免有些遗憾。林连玉的文字总让我觉得理胜于情，没有品味人生，引人幽思的作品。但这不关他的事，而是我个人的文字偏好和性情使然。

但是即使是就理方面而言，我还是替林连玉可惜。林连玉所留下的文字应该可以更多，他应该让我们这些没有见过他的后来者有机会深入他的世界。他对许多事情没有交代清楚。他南来的时候已是26岁，在当时风起云涌的时代中，他是不是一样热血奔腾？他为林语堂、鲁迅、顾颉刚等人的演讲做记录，他自己是不是也有为那个时代留下片语只言？在一个内忧外患的时候，林连玉对中国时局有什么看法？如果他有写文章的话，文章留在哪儿？他为什么南来？内心有没有经过挣扎？

林连玉晚年其实可以潜心写更多的东西，但我们怎么还敢苛求他呢？他做的已经够多了。我听陆先生说，林连玉的遗作并不是全部都已出版，至少其中可以编成一本书的书信稿目前还留在大陆。我只希望过些日子林连玉一百冥诞的时候，遗著可以全部出版，或者我们也可以办一个较像样的学术研讨会。林夫人在林连玉晚年的时候跌断脊椎骨，不能走动，后来林连玉的视力又不断衰退，几乎都看不见了。陆庭谕先生在一篇回忆林连玉晚年的文章那么叙述："有人要探望林先生，林先生则说：'我不能招待你们，也没有人招待你们。'……林先生有时颤巍巍地拿着小桶回到厨房拿水进房间，里面是老人呻吟声。"

我读后感触万千。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欠林连玉太多，我们应该将他的资料尽放在读者面前，为马来西亚的华教发展做一个更好的分析。

从过去的老一辈读书人身上，我常常会想到文化传统的问题，林连玉算是一个相当传统的儒者，他们做人做事都是自然形成的，他们在事关民族大义的问题上分得清楚，给我们树立了好榜样。他以他的人格力量唤起我们对文化传承的执着。我们怀念林连玉，其实是对一种精神和人格的怀念。我们到今日还可沉缅在中国古典的思维里，这种文化因缘至少有一部分得谢谢他以及和他走在一起的人，没有让中国文化的美学价值在马来西亚断根。假如没有他们，今日华文教育的发展必然走得更加崎岖。后来的人在维护华文教育也必然找不到那么多的道德资源。林连玉一生的经历让我们惭愧，让我们掉泪，让我们每次一触及华教课题时都会想到他寂寞的呼吁。 回

（1999年12月8日）

- 选自《文化人的感情世界》（2002年8月嘉阳出版社）

爱国诗词

❑ 何建才



何建才 大马知名古典诗人，1931年诞生于柔佛州，华裔第二代公民，籍贯广东省大埔客家。退休前从商，学历如下：大马树胶研究院华文组文凭、政府公务员国文考试第一级文凭、星洲政府公务员马来文语文考试第一级文凭、星洲商业会计函授文凭、担任全球汉诗学会（第九届）马来西亚分会（五年制）会长（2005－2010年10月）、马来西亚诗词研究总会第十六届会长、《中华精粹，当代百家诗词联精选》顾问职。获奖：北京第一届中华国粹诗词大赛，荣获"诗学状元"杯荣誉称号、北京第二届世界杰出华人诗词艺术家年鉴《诗学之星杯大赛》荣获《诗学大师》荣誉奖等。

（一）七绝

辉煌大马展雄图，自古功垂昭楷模。
政以民尊标众望，英明领导法优谟。回

（二）七律

肩负诗词使命中，发挥民族国情融。
安良勤政民群策，天下为公世大同。
大马辉煌诚庆祝，人民成就应知崇。
长青总会南山寿，俊杰族群万丈虹。回

其二

精诚报国似春阳，汉粹宏扬励志强。
思想儒家长化育，唐诗宋韵永流芳。
披荆斩棘先贤范，宪法精神更颂扬。
肝胆连心常卫道，豪情一片显光芒。回

（三）词·调寄〈青玉案〉

诗声爱国笙歌唱，斩棘披荆勤创。
江山如画景难忘。
多元种族，互相礼让。若谷虚怀旷。
先贤眼光真雪亮，容忍宽融更舒畅。
再向柔南征北上。
辉煌创业，公平海量。开放自然壮。回

－2007年8月·麻坡

洪泉极短篇

❑ 洪泉

洪泉 上世纪70年代末期崛起小说作家兼陶艺家，原名沈洪全，笔名洪泉、沈洪泉等。1952年6月7日生于柔佛州麻坡（祖籍福建诏安）。毕业于吉隆坡美术学院，从事陶器制作业，曾以陶艺作品参加美展。1988年8月初出任麻坡某音乐学校儿童美术班导师。他极力在小说创作上输入新生命；从1979年2月



开始，作品多刊登在《蕉风》月刊。他的风格属于“市镇知识份子”式的沉郁；在激情与伤情中，流露出自觉与彷徨。洪泉曾自称：“绘画自娱，写作自省，阅读自乐，教童画为生。”他曾获南文会所主办的全国文学青年奖，佳作别收入《马华当代小说选》（马岑编选）、《世界中文小说选》和《马华文学大系·小说集》、著有《欧阳香》等。

8601

万寿停下脚车，他的妻子已冲到面前。她想对万寿报告急事的嘴巴张开了；舌头和眼睛停在万寿身后的脚车架上。万寿转身解开车架上的绳子，抱起大汤碗般的乌龟就往屋后走去，他的妻子跟在后面对他说：“你知道吗？你的继父死了！”万寿把乌龟放在水泥地上，看了看妻子，说：“那屠夫这么容易死吗？明天才去走走。”“还等明天，人家都已经在今天做头七了。”“那就算了！”万寿蹲下身子，拍拍龟背。“你吃了晚饭送点钱去。”“拿钱去，为什么？我父亲的遗产都留给我妈，我妈留给他们了，还想拿钱去，莫名其妙。”“他到底还是你的继父。”万寿摇摇头，拍拍龟背对妻子说：“他命是长了点，我12岁就死了父亲，12岁就自己养自己，我28年来没拿过他一分钱。”“你别这样子，人情总还在，他的儿子还送来你继父留给你的东西。”“什么东西？”“我把那个盒子放在小柜子上。”“算了，不会是好东西，可能是两根猪骨头，你别理这些事。”

万寿不理呆站在身边的妻子，他开始提水找刷子，刷洗龟背，不一会，乌龟刷洗清洁，他起身到屋内找工具，回来时候，看到妻子正对住那伸出壳的龟头瞪眼，万寿走近时，龟头立即缩入壳内，万寿拉了电线，通了点流，握住嘶嘶响的牙科电钻走近乌龟，他蹲下身子，电钻的小磨针在龟背上钻磨，腥焦的味道扑鼻。不一会，龟背上刻出了一把刀和刀上的X，刀下一小行日期：31.8.1986. Muar。万寿工作完之后对妻子说：“你把电钻收起来，我去记录，等会我送龟去麻河放生。”

万寿走到小柜橱，看到一个用草绳绑的纸方盒，他瞧一眼盒子，弯下

腰从柜子里拿出一本硬皮簿子，妻子走过来又对他说："你应该送点钱去。""算了！别吵。""你放生有好报吗？你爸爸放了那么多乌龟，还不是死得不明不白。"万寿瞪了妻子一眼，打开硬皮簿子，第一页第一行是毛笔字写的，1945年7月7日永平。万寿逐一翻了三十多页，才记下今天的日期和龟的大小和地名。

"你应该送点钱去，人家还留东西给你。"万寿看看柜上的纸盒，伸手拿来解开草绳，打开一看，盒子里有一个汤碗大的龟壳，万寿拿出来察看龟背，急忙翻开硬皮簿子，簿子上的毛笔记录日期和龟背上的日期一样。1945年7月7日永平。

8602

年轻的沈阳出海钓鱼，那是东北风吹拂的早上。南中国海的浪涛把船覆了。

第二天，阳光照耀在亚细亚的海岸；南中国海的浪涛把破木和一个玻璃瓶抛上海滩。

入夜，月光拍摄在波浪上，沈阳从亚细亚的土地上爬向海滩，他的白发和枯槁的手足留下行迹，他一直向南中国海海滩爬去。陆地上风起云涌，暴风雨骤，沈阳爬入海滩上的玻璃瓶中；随波逐流。

8603

一、

我暗恋丽美，我们和阿宏同住在一间停止生产棕油的厂房里。

二、

这件痛哭的事，必须从阿宏的绘画计划开始。阿宏想画一幅《最后的晚宴》，不属于宗教精神，但概念来自于宗教故事，也不属于达文西的构图，他想画一幅热带风采的画。

阿宏不是教徒，当他说出计划的时候，我们的女友反对阿宏的计划，她自称是基督教徒，但还没洗礼。

三、

阿宏为他的画作《最后的晚宴》做了许多草图，并且已经开始作画。耶稣和十二门徒在香蕉和椰林的背景下晚宴，艳丽的黄昏色彩充满热带情调。

我在画中扮演了犹大，这个出卖耶稣的人，赤裸地站在茂盛的羊齿植

物之后，注视盘腿端坐在香蕉叶上的耶稣，他是由一位长发形如喜多郎的泰裔画家扮像，他是阿宏的好友，丽美和阿宏自己也成了十二门徒之一，在画中，还有狗猫、四脚蛇、变色龙，黑蛇和一只鹦鹉。

四、

我和丽美站在这幅如客厅墙一样大的画前，我被画中那气势慑住，精神恍惚，急忙找了椅子远坐于画的对墙角落，丽美坐在另一角落的睡褥上低泣，画作近于完成，只差丽美的眼神。

五、

我暗恋丽美，但丽美对阿宏之情近于仰慕，在阿宏画《最后的晚宴》时，丽美已对他近于热情奔放了，我决定离开他们，况且我的储蓄已用完。

六、

天刚亮，我提着行李离开厂房。回头看看还在晨雾中的厂房，决定再回去看看《最后的晚宴》；踏入厂房，我被火光和火光晃照下的破裂画幅惊呆，阿宏赤裸站在画幅前，手中握着一把“巴冷刀”，丽美也赤裸裸坐于火光前，她还在燃烧手中一张张的画稿，她手中画纸上的火光晃动在丰满的乳房和曲线上，火光也在阿宏的肌肉上晃动，他握刀的影子落在破裂的画幅上。

七、

我最后一个离开厂房，告别乌黑又破裂的《最后的晚宴》

丽美嫁给牧师，阿宏去找他的泰裔画家。

8604

商人黎南洋走出银行大厦，千丝万缕的雨在他茫然的脸上掠啄剩馀的毛孔，他动着步伐向街的对面移去，半途，他回转身注视银行大厦沉思；一会，他咬牙切齿，喃喃自语，你们这些极端份子，保护主义。黎南洋对着路旁的石头冲去，附身拾起石头，奋力向大厦抛去，那石头是纸团，它在逆风中回击在他的眼上，酸痛充满他的鼻眼。黎南洋躺在风雨中的车祸血滩中。

8605

心澄大师从丧家的法事场出来，雨意犹浓，他撑伞走在漉滑的铺石窄巷；有一只乌鸦飞掠过他的前方，风从巷口贯通而来，浓浓的寒意挂在他

身上，龙钟的身躯禁不住和灰袍一起颤动。心澄大师；手中的伞晃摇，鸦啼身后突然一声，心澄大师连伞跌倒于地，米粒大的雨滴打在他身上，顺着油光的头皮流下浮浅的脸上皱纹而至颈项，心澄大师立忙拉起伞掩住自己的脸，顺势跨步，起身，雨打在伞上，像雷声般响。闪电把巷子擦亮了。伞下的心澄灰袍湿透。巷口还在微心的巷口处，一只寒鸦在巷子的墙头上呜呜。心澄大师小心跨步在滑石上，水在滑石间流成波涛，心澄大师专意涉江而行。黑天再一次从墙头压下，闪光，心澄大师看到那墙上寒鸦上的火光，顺着墙角滚下水中，一声巨响，向巷口雷殛，心澄大师再摔倒水地上，雨水从他身上流过，手中的伞仍在握，又掩遮了他的头脸，爬立起身子，再举步，踉跄。心澄大师撑伞立在雨中，急水冲过滑石，巷口明亮的光映照在水石上，天已鱼白，雨意犹浓，心澄大师撑伞行向巷口。

8606

我说这一只鸟的故事。

精卫衔根白骨向南中国海飞翔，身后的亚细亚大地理葬在迷蒙的阳光里。

我说这一只鸟的故事。中国人在南中国海帆浪而来，他们是上一代的人，他们死在这块土地上，我们生在这块土地上。望南中国海欢呼，南中国海上又来了许多浮舟。他们，鲨和鹰相随，还有海盗的旗帜，海鸥衔了旗帜之外的白骨向我们这块土地飞来。

我说这一只鸟的故事。

海鸥身后的亚细亚大地理葬在迷朦阳光里，精卫衔一根白骨向南中国海飞翔。

8607

我看屋外的阴影在楚均的脸上燃烧，屋外阴影中的火堆光影在楚均的脸上闪烁。

夜凉如水，黑水镇的小山头上，我们坐在板屋的走廊上喝茶谈天，风也在丘林间播送海涛一般的声音。

楚均向小孩说飞檐走壁的故事；因为孩子问他从哪里来。我走了很多路，走过很多树林，来到这座山丘下，我飞上来说故事给你听。你教我这些功夫，快点嘛，叔叔。好！我教你在月光下走在屋顶上，然后你跳下来和我们一起喝茶。

我看屋外，阴影之外月凉如水，楚均焚烧的那堆画馀烬还在闪烁。

8608

林维平倾听张牧师谈上帝与人生。他觉得人生是个大泄漏，每个人都对不起自己，对不起生命，更对不起创物者——上帝。他回头望望同伴，他自理不睬，写自己的纸条。

“你听好了，维平，他跟你一样很会说教，你听好了，阿门。”同伴对林维平说，又对张牧师说：“你刚才说基督的他力和佛教的自力，我不以为然，你要我们自力自拔离地三寸，证自我之力处世，可惜我不信任任何宗教，和尚也没头发自拔，我看你现在就靠上帝的他力离地三寸明证一下万能的你的主宰。”

张牧师对林维平的同伴瞪眼，随即笑容可掬，温和地说：“求主宽恕无知的人，我时时都感到主给我力量，我们来一起祷告，求主指引我们生命的真缔，给我们力量和智慧。”

林维平起立和张牧师一起祷告，他的同伴坐在他们身后倾听。祷告之后，张牧师又向林维平谈真理，生命和主的旨意，讲着说着，林维平仍然一副不在意的神色，张牧师又说：“神和我们同在，我们的先辈都畏怕神，现在很多人的生命也是这样，他们把神当了无上万能的，把自己当成信仰者，神和人不能沟通，只有我的主，祂时时在我的生命中指引我。”

林维平不置可否，张牧师拿出纸和笔，他在纸上写了神字和人字，然后在神人之间画了一条直线。“世俗人都在神和人之间造了一堵墙。”张牧师继续说：“只有主不离开我们，只要我们时时去亲近祂，祂没有在我们之间筑上隔离，祂长存在我们生命中，你看，这座桥，就是十字的真谛。”

林维平向张牧师的纸上看去，在神与人之间那条线上加了一条横线，形成了十字架，他抬头看张牧师的微笑，低头再看那神与人的十字架。他在一次教会的布道会上也见过这种构图，感觉不妥。

“张牧师，这就是十字基督精神吗？”

“主是创物者。”

“我觉得神与人之间是没有这道墙，也没有桥，更没有你这种十字架，要记得柏林围墙要消除而不是建天桥，摩西过红海是消除海水，主没给他筑桥，十字是精神，不是宣传品，有很多虚伪的传福音的人都把十字当标志，他们没有十字基督精神，他们诽谤别人的信仰，侮辱人的另一种精神面貌，这些虚伪的人，他们不是主的儿女，而是魔鬼的奴隶。”

“你是世俗人，不理解主的真理和伟大，你信了主，你就能看清这世界，求主宽恕你的无知。”

“张牧师，你错了，我将来的志愿是牧师，我的父亲是牧师，我的祖父也是牧师，他们把一生奉献于主，我也将是这样。”

林维平的同伴从一个布袋里取出一本破旧的圣经交给他，还向张牧师微笑。

张牧师站起身说："让我们来祷告，愿主宽恕无知的人。"

8609

颜色海繁游水族。

我看到志道就想到《水族》。

那些不属于海洋生态的水族游于志道的掌上。

那一年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是在黑水乡。

我站在《水族》前告诉自己。

自己。

寂静的美术馆有颜色海 。

8610

夸父从故土中醒来，天空黑暗冰冷，他在黑夜中张开眼，一片黑暗，当年一路奔跑的白日去了那里？当年那蓝天和白云去了那里？天空已变成剩下几点闪烁的光的太阳吗？夸父坐起身子，大地冰冷潮湿，空气里塞满了寒冰和暖流，当年被他惊醒的鱼虫鸟兽还醒着，一直为他哭泣，太阳呢？他摇动混沌的头颅，昂首向天，荒芜的脸还是当年洪荒的天地，只是被黑暗隔得辽远，伸手摸不着边际。太阳呢？当年用手掌拨开的云雾还迷漫在鼻子可以感觉到的空间里。夸父伸手抹去身上长满的青苔，怎样也抹不去，滑硬地附在胸膛、颈项、耳里和口中。太阳呢？夸父努力站立起来，身上的青苔纷纷掉落。天空猛地闪电。怎么天地如此无边无涯，那些长满树的高山低矮了，变成光秃的石堆，呀！听到了，那片千里的胸膛在呼吸，只是当年的沙粒已漫成江山，只有海水的当年，是谁堆起了山雪？是谁把巍峨山林洗刷成了洞庭与石林？是是谁把饮尽的黄河又注满了？是谁在大地上点了萤火？在那遥远的天边，原是女娲的炼石处；是谁倾倒了水？没有了边际，当年如有这水，黄河与渭江也不会干尽；太阳就在我的手掌中，这时候，是谁收拾了太阳，那个比我更伟大和寂寞的人去了那里？太阳没有了，我现在要做甚么呢？天如此高，地还混合了当年没有的黑暗和气味。夸父孤独企立在他抖落的青苔原地上，他感到虫鱼鸟兽都在催促他再睡吧！再睡吧！夸父，再睡吧！不必再追逐太阳了，太阳不要你这种孤子了。你只是伟大的影子。夸父在虫鱼鸟兽的呼叫中倒下，他倒在当年女娲炼石处的低洼汪洋中，汪洋里的鱼吞食他身上的青苔，还有无数

和他一样伟大的小影子在他身旁追逐鱼类，夸父有说不出的难过。为什么不去追逐那星点的太阳？太阳太伟大。太阳看不见我们。只有夸父才是我们追逐的精神和灵魂。可惜太阳已经没有了，小影子们都笑夸父无知，你听，太阳在那遥远的另一边翻身。夸父倾听，果然那当年熟悉的声音在那遥远的另一边翻身。你们为什不追逐太阳。夸父呼喝和他一样形象的小影子。我们等待太阳到来，我们永远和你一样，追逐太阳的精神存在。不！太阳已在那一边，我要去追逐太阳，夸父在汪洋中起身，在黑暗的夜中跨步，在天地的黑暗中一直去追逐另一边的太阳。

8611

高望美很想看海，她踏上了树梢，在树梢上，她看到青绿色的南中国海。

高望美的脚下充满海涛。

高望美飘在绿色的上空，看不见海，激涌的白云在她体内呼啸。

高望美掉进海里，她听到母亲的呼唤。

高望美睡到大树根旁，她听到父亲的呼唤。

高望美听到两种分别的咒骂和呼唤；绿色阴影的处境。

高望美被树叶掩盖了。

8612

美珠抚着她的肚皮说有点不舒服，我又要去香格里拉访问张系国等人，正在为难时刻，美珠说她舒服了许多，房东太太也说她会照顾美珠。

许多人都在等，我以一家小报和一份杂志的名义来这里采访张系国这群作家。我只想访问张系国一人，那家小报和杂志的主编是我的朋友，他们声明只要科幻小说家张系国的专稿，其实，我对张系国只是印象而已，昨夜，挺着大肚皮的美珠还笑话我；没读过张系国的全部著作就想去访问人家，也不怕被笑没料了。我读过他的《超人列传》。我说。靠这篇小说就有很多话题。想到美珠诉说她不舒服的脸色，我应该挂个电话回去。

离访问的约定时间还有十多分钟，背照相机的，拿袖珍录音机的都在那儿。我什么也没带，要相片，只要打交道就能得到，要访问内容，看来这群人带来的问题都是一些从资料室里都能找得到的内容，看来也没什么特殊的问题，真的有也不方便刊登。我袋子里只有一张纸片，那是想提出别人不可能问的问题，那就是在《超人列传》中有点亚当与夏娃的问题，我觉得这问题很突出，把作者的著作内容拿来当访问话题，这是拿相机和

录音机的人少有的作为。

还有十分钟，受访问者将到达。我走向电话机去，挂通了电话；是房东接的，他一开口就谢天谢地，又结结巴巴说了一连串的话。美珠已进了妇产科医院，呀！我想到张系国说的亚当的肚脐眼，我要问的话题。美珠进了妇产科医院。张系国还不来，美珠会生亚当还是夏娃。房东又说了。快点去，快点去看美珠，美珠需要你，美珠需要你，快点去！快点去！我转身看那玻璃大门，张系国没出现，我耳边的电话，房东又说话了，还有，还有，你妻子的律师来电话找你，要你去律师楼一趟。我放下电话，玻璃大门还空荡透明。

我不能再等了，走出玻璃大门，决定去资料室找张系国被访问的剪报。怎么的士还不来，对，还可以去书局找张系国的著作，读那些书序前言或后记，可以写数篇专稿。“的士”还不来。美珠怎样了，生亚当还是夏娃，妻子的律师等着我，我要离婚了，我是创物者，我的亚当有肚脐，我就是张系国的超人斐人杰到街头去找他的子孙亚当和夏娃，我是创物者。美珠，我的妻子的律师找上门了。“的士”来了。

我在产房外等候，时间停住了，还不见我的亚当或夏娃。坐下来，想到妻子的律师。我必须好好想这问题，可是，事到如今，非离婚不可了。掏出纸片和笔，纸片上有访问张系国的问题：在《超人列传》里，你的主人公斐人杰找到曾孙和邻居的女孩，把他们送到一个行星去，告诉他们是亚当和夏娃，可以肯定，你是创物者了，因为你的亚当是有肚脐眼的，也就是说人类早就存在，上帝不是万能的，你成了人类等待的上帝，我读过一部宗教经书，话说亚当和夏娃是神看到人类的罪恶后，把他们送去伊甸乐园成长，请问你写科幻小说时是否受到宗教的困扰。

美珠还没有把生命诞下来，我把纸片收回袋中，主宰真的创造了亚当和夏娃吗？亚当和夏娃要离远罪恶话在乐园吗？我的孩子还没出世，妻子的律师找上门来，呀！美珠生下我们的孩子是私生子。我这个有肚脐眼的创物者，我们的孩子是私生子：张系国。我的孩子是私生子，知道吗？我的妻子要离婚。产房门开了，我看到美珠躺在推床上，两个护士各抱一个婴儿在她身边，美珠张开疲倦的眼皮对我说一男一女，我们的孩子。

8613

亚香猛吼正发怒的丈夫把巴士驶离时撞入石墙含恨横尸午后。回

－ 选自《蕉风》月刊

流 失

❑ 洪祖秋



洪祖秋 崛起于1970年的马华作家，原名洪祖秋。1949年10月14日生在柔佛州笨珍（祖籍福建晋江）。擅写小说、散文及杂文等，笔名郑祖、宏子秋、雅伦、弘政、弘信、阿伦、信菡、闲中乐、弗亚等。假期师训毕业。曾任报社通讯员、书记、警察志愿后备队警员、州议员的特别助理等；曾任笨珍文艺协会主席、笨珍华校教师公会主席、笨珍行政人员联谊会主席及龙引华小校长（2000）等职。及龙引华小校长（2000）。

从1979年开始，曾多次在文艺创作比赛中获得优异奖，小说集《盼》荣获1979年度福联会文艺出版奖，1989年荣获第2届“乡青小说奖”第1名，奖金5千元。著有：小说集《盼》（1979）、《讨海人》（1990）和《浮乡圆梦》（1995）等；译有马来中篇小说《余烬》（马来作家萨农亚末的作品）。2007年10月出版地方传记文学《笨珍风华》。退休后正倾力撰写长篇《杏坛三部曲》《打开回忆匣子》及笨珍历史掌故等。

她努力要睁开双眼，然而四周却被氤氲困住，形成了一团稀薄的雾气，白茫茫的朦胧，周遭澹澹的灰暗又沉又阔，那双乌溜溜的眼珠，在飞灰的周遭仿佛特别明显，她看着那一头乱发蓬蓬，蜡黄的面色，眼睫毛低垂着，小手拇指含在嘴里，舔着唇咂着嘴，溜瞅着眼儿，一脸的馋相，心里就凄凄地，仿佛有一股酸酸的醋流过，呛得鼻头都酸了，内心突然感到非常的堵塞，一丝丝幽幽的哀愁，快速地翻阅着童年的回忆。

她怜悯地看着腆着黝黑鼓蓬蓬的脸颊，夷然腼腆着的一张甜净的小脸，一双招风耳朵，仿佛就是自己过去影子的翻版：“为什么要抢啊？老师去买印度煎饼给你吃，好不好啊？这么小的年纪，好学不学，学人家抢食物？以后不可以这样啊！”那小不点以很低沉很微弱的嗓声，呢喃地答应着却不敢正眼看老师。她看了看外面昏暗的早晨，阴灰灰的天，却挡不着内心那一丝瘦瘦的快乐，从她满怀的怜悯中，潺潺地非常滥情地流出，于是她快步迈入让像是玻璃窗上黏了一层玻璃纸的天色所罩暗的街道。

印度煎饼呢？她走过两条街才买回来的煎饼，那小瓜馋着嘴等着吃的煎饼掉到哪儿啦？她还在努力的想睁开眼睛，四周依旧灰溜溜的跟天空一样，她双手挣扎着，仿佛要将挂在眼前灰茫茫的帘子掀去，好看清楚煎饼掉到什么地方。外面风凉如浸，吹得半空的墨云像泼水一样，扬扬地朝四边飞散，随着就下起点点细雨。她把印度煎饼用手提袋挡住，不让飞灰似

霏微的细雨淋湿，快步要回学校。突然，一辆绿色的摩哆单车，像一线溜光，飒地在她身边掠过，凶恶的骑士右手一抓，扯住她的手提袋不放。

天突然回过脸来，灰暗的大脸，让尘世上一切都惊惶遁逃，昏暗里拼命的碰隆，雨忒啦啦打在脸上，她拼命护着，也不知道是要护住手提袋还是印度煎饼，痛楚让一切都变成了青、白、紫，一阵剧痛，她翻滚跌向沟渠。挫了挫牙，双腮紫涨，她挣扎翻坐起来，把煎饼跟手提袋紧紧抱在胸前。血涓涓地混合着雨水，没头没脑流了一脸都是。她咬紧牙根，挣扎勉强站了起来，却发觉那摩哆骑士已经回头来，猥琐中狰狞扭曲的鹭鸶眼，口里还淌着涎水，挥着一把铁棒，她清楚地看到一道青筋在那人的眉棱骨上爆起来，然后一阵像用牙医螺旋钻直挫灵魂深处的痛楚，把灰暗的天空终于送入了尽头，孤寂立即陪伴静谧让世界完全流失，一切都变成了一片灰白。

大地紧裹一件尸衣，漠漠原野上，更是流荡着一缕悲忧，一阵临终的叹息，叹息风的无情，叹息雨的无义，风无绪的扫掠，雨无情的落下。雨水让风带着四处流失，于是雨水也冲走了尘埃，让泥尘也流失。呼啸而去的骑士，像一阵风，耀武扬威地飞驶着，经过了学校门口，那里伫立着一个馋嘴的小孩，痴痴地沸腾腾地等着印度煎饼，心里暖暖有一道清水逶迤地波动，有着无限盼望的憧憬。

她还在努力的要睁开双眼，童年时住在胶林里，那些家境太穷没有东西可吃的少女偷窃行为经常成为她内心澎湃的海涛，汩汩的吞噬着岸边淡黄的海沙。她总认为，人性本善，一串串的传统缀成的生活，是应该会像海水一样，永远不停地拍岸，一浪又一浪，永无止境呢，还是像被侵蚀的海岸线，不断的流失？蓦然之间，她发现，自己再也没有办法睁开眼睛了。

那个痴等的孩子，看着呼啸而过绿色的摩哆单车，瞪着那耀武扬威的骑士，发现他就是早上自己上学前亲吻掌背的人，于是，他一只手指按在腮帮子上，翘着十指尖尖，眼睛披上一层黑幽幽的纱帘，里面仿佛珠光莹莹，畏怯怯地嘀咕低声说道：“是爸爸！”

第二天，所有报章都以显著的版位及巨大的字体刊登这个标题：“女教师过马路，被匪徒攫夺，头部受重创，不治身亡。”

雨下过后，还是一样是晴天。 回

－2007年7月21日 · 笨珍

哥打河

❑ 华 山



华山 原名冯裕华。笔名华山、逸泉等。定居新山市多年。1939年4月20日出生在柔佛州新加兰。祖籍海南省琼山县。毕业于龙引新文龙中华中学、麻坡日间师训学院（1961）；历任华小教师、正、副校长。约自1960年开始发表作品。擅写散文及杂文等作品。出版有杂文集《教育丛谈》、《微言集》；少儿小说《童军历险记》《爱心的喜悦》等。其儿童小说童诗及寓言被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选入《世界华文儿童文学选集》。

哥打河缓缓流，年年月月，月月年年，她静悄悄地流呀流，没有听过她的叹息，没有听到她的低诉，更没有听见她的埋怨；她没有激起惊涛拍岸的巨浪，也没有激起轩然大波，她平平稳稳的流，默默地流。虽然，她也有一个沧桑动人的故事，一首泣血的歌；如果她是一位善于讲故事者，她可赢得人们的由衷的同情，或是一把热泪；假如她是一位善于歌唱者，她的歌声将流入每个有血有肉的心灵，而对她的不幸遭遇起了共鸣。可是，事实告诉我们，她既不是一位善于讲故事者，也不是一位善于歌唱者，她是一位拙于言词者，她不能把美者说得更美，也不能把不幸的遭遇说得更不幸。不知几何时，我深深地爱上了这条河，这条缓缓，默默地流着的哥打河。

黄昏，我常伫立在河堤上，欣赏她那如熟透了的少女的面庞；羞人答答的脸上，浮起阵阵的红層，淡雅得可爱，只见她送来一个秋波，陶醉了微风，情不自禁地轻吻她那娇红的脸，于是，她落足地送上无数个甜美的微笑，那是醉人的微笑，使你不由得产生一种甜甜然的感觉。

在这位多情的、温柔的、幽雅的、含诗意的少女面前，你的思潮不会涌动，让情感的马儿在奔驰么？本来是娴静的她，如今更变得娴静，但是在娴静中包含了无数火辣的热情，不会使人觉得高不可攀，反而叫人易于亲近。她不是放荡不拘的狂妇，也不是使人望而退避的贵妇，她是一位有修养，有风度，有信仰的少女。

一艘两艘渔舟在她的胸膛上轻轻地划过，舟上坐了一对马来夫妇；这对老头老妇可说是夫唱妇随，他们一前一后地在河中垂钓，是那么地有耐心，那么地和谐，那么地老练。是夕阳斜照的河面，也使他们受内心的感

化，而不斤斤计较名利与收获么？偶然看他们钓起一只不知名的鱼，小舟也因主人的兴奋而兴奋，摇一摇身，于是波平如镜的河面，荡起了阵阵的微波，河面顿时好像千粒万粒金黄色的珠子在闪动。

渔舟越来越多，两岸的垂钓者也不甘示弱，只需一只鱼钩，一条鱼线，几许鱼饵，即可坐在河堤上垂钓，有收获自然更好，没收获也不在乎，单只欣赏夕阳斜照的景色已使你陶然，而阵阵的和风，轻吻着你的面庞，流入你的心坎，令你清凉爽快，此时此刻，还有什么值得烦恼、忧虑、失意的呢？

一群爱闹的孩子，不知天多高、地多厚，好像没有吵吵闹闹就不能生活下去，这是上苍的杰作，假如世上没有这群爱闹的小天使，那么这世界未免太单调而枯燥了！河边的那一块草场，是他们的天地，他们特定的天地。跳呀，跑呀，叫呀，喊呀，每一种动作，每一个声音都充满着活力，每一种动作，每一种声音都是由心灵深处发出来的，那是真善美的象征。于是，我向往他们的生活，在他们的身上找回我那失去的童年！

洁白的哥打桥，伟然雄然，弓一般地横跨河面，这耗资八十万元的大桥，是新近才完成的。它巨人似的耸立在这山城，平添了哥打河的美丽，这是繁荣进步的象征。你看1哥打河轻盈而缓慢的流水，跟随“华尔兹”的曲子，悠扬地流过那座张着三个大孔的大桥，她是多么的高兴呵。

无数的行人，停步于哥打桥上，欣赏夕阳的美景，她更加感到快慰，好像少女被人注视而倍觉骄傲。你听！她好像哼一首什么的曲子，轻松、愉快、悠扬、悦耳！啊！哥打河在欢唱了！

呢喃而多情的燕子，吱吱啾啾，在染了金黄色的天空中飞舞，好像是一支常驻的乐队，为这无限好的黄昏，为幽雅、娴静、有修养、有风度的哥打河奏一曲。多情的燕子是不忘旧巢的，河面上那两条电线，便是它们永久的家，它们热爱它们的家，在以前、现在以及将来，永不改变。

假如你是被工作搞昏了脑袋，被俗事弄浊了思想，你不妨到这幽静的河边，享受一下淡雅的情趣，暂且忘怀功名利欲的熏心，找回那几乎失落的真心。

来吧！朋友，夕阳斜照的哥打河正展开双手，迎接你的到来。

我爱哥打河，我更爱哥打河的黄昏！ 回

- 原载于1964年8月号《蕉风》第142期

历史名城——哥打丁宜

哥打丁宜县除了迪沙鲁及瀑布名闻于世外，还是一个历史名城，柔佛王朝曾在柔佛哥打丁宜南亚（JOHOR LAMA 旧称旧柔佛）建都，繁荣一时，也名闻一时。

柔佛王朝苏丹玛末的皇陵就在哥打丁宜的甘榜玛甘（KAMPUNG MAKAM），离哥打丁宜市区二公里，马六甲王国历史虽然短暂，但也有一段光辉灿烂的史迹。

马六甲王国开国元勋拜里米苏剌自公元1400年开国至1511年灭亡，安享百余年光荣富强的日子，马六甲变成东方贸易中心，为西方列强争霸之地。马六甲王国最后一位苏丹玛末，因为葡萄牙要求通商，处理不当，夜里偷袭葡舰，触怒葡王，派阿布奎领舰攻占马六甲，1511年马六甲王国灭亡后，苏丹玛末逃亡柔佛。

此后成立柔佛王朝，伺机反攻，收拾旧山河，只可惜葡萄牙船坚兵利，一直反攻无力，失败告终。

苏丹玛末皇陵就在柔佛河旁，占地一亩多，周围用铁丝网围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小回教堂，前面是累累的坟墓，居中者的两根石柱上面，张以一块黄布如帐形，就是苏丹玛末的墓地，非常醒目，其旁都是他的大臣。

传说苏丹玛末死前有段故事：原来他的水师都督拉沙玛那（LAKSAMANA）在家里种了一棵波罗蜜，据说吃首粒结果的波罗蜜是吉祥之兆。此时沙拉玛那的太太正怀孕，也想吃首粒结果子的波罗蜜，因此与苏丹玛末争吃；苏丹玛末一气之下，把她给杀了。

拉沙玛那知道了，忍不住心中怒火，结果竟把苏丹玛末杀了。

一世英豪就此了结，不禁令人感慨万千！世上英雄豪杰，情关难过，江山，美人！美人，江山，但愿那只是一则传说。

除了苏丹玛末皇陵之外，水师都督拉沙玛那的坟墓也在哥打丁宜的甘榜吉兰丹（KAMPUNG KELANTAN），任人凭吊。 回

稿于1991年5月5日

- 选自1992年新山松柏教育制作出版之散文集《微言集》

另一种心情

❑ 幻风

幻风 柔南作者，原名曾庆容，笔名幻风、风平等。1950年5月16日出生在古来县，祖籍广东省客籍。现居加拉巴沙威新村，2007年7月开始出任当地村长兼地方通讯记者。历任华小教师、副校长及校长等职。已退休。擅写随笔、小品及杂文等作品。1974年开始投稿；上世纪79～80年间写得较勤。曾君是马华作协柔州联委会理事。



每当我经过这片广阔的黄梨园时，总觉得心情是那么的舒爽、开朗、有说不出的快活的感觉。

这一片黄梨园处于平坦、低洼的地势，它的面积约有2、300英亩，可说是一个规模相当大的黄梨园。它不似一般的橡胶园、油棕园拥有浓密支叶，里头阴沉沉，有如受敌人包围似的。

进入黄梨园，园地空旷无比，尽入眼帘是翠绿带红的叶子，看了使人精神振发，凉风习习，清爽宜人，确有另一种感觉和滋味。

我自去年7月调往文律任职。每天上下班都得经过这片黄梨园。在整个40分钟的路程中，最令我开怀的是这片黄梨园了。要走过这片黄梨园，虽然只有区区的数分钟车程，可是却给我留下舒爽，愉快的感觉；它让人感到毫无忧虑、毫无压力和烦恼，让人有另一种自在的感觉。

每次经过这里，我都把车速放缓，一方面可观赏大自然的景色，同时也可以吸收新鲜的空气。

这里是一条笔直的道路，管辖权是柔州政府。早几年前仍走一条黄泥路，雨天泥泞满布，晴天尘埃滚滚。后来川行这条路的车子渐多，所以由当局改铺设柏油，这里的交通不甚繁忙，尤其在非上班时间，更显得冷清，将之与联邦大道相比，真有天渊之别。

有时候，抵达这片黄梨园时，会有浓浓的大雾笼罩，这可能是因人烟稀少，空气中尘埃稀薄所致。偶尔，浓密的雾使能见度减至百米左右，所以驱车至此，更须格外小心。

每天清晨，大地仍是漆黑一片时，便有三三两两的脚车群出现在黄梨园附近的道路；他们都是一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辛勤的黄梨园工人了。看他们悠哉闲哉的骑着脚踏车前往工作，便可体会他们是毫无烦恼，毫无

工作压力的一群，与世无争的一群了。

这片黄梨园，总面积虽有2至300亩，可是却很难看见有茅屋；在很远很远之处，方能看见一两间茅屋，在屋子周围则种有数棵树木。

据在黄梨园工作的工人说，一般平坦的黄梨园，每逢下雨时，雷电交加时刻，对于在园地工作的人，抑或躲在茅屋避雨的人都很危险，因为闪电往往会从最高处击下，而这时，如果你是处于高处，被闪电击中的可能性极高，所以黄梨园主都须在园地周围，或在茅屋旁边种植一些树木，以便避雷。

黄梨园工人辛勤，刻苦耐劳的精神，标榜着只要我们利用万能的双手去干活，三餐温饱不成问题。我国土地肥沃，得天独厚，遍地是黄金，这几句话一点儿也没错，工人以双手换取三餐，正是我们生活的模式。

看着这片宁静，与世无争的黄梨园，使我想起，成天遭受烽火战乱的国家和地区，我们这里是幸福得多了。如果有时间，不妨到这宁静的黄梨园走走，散散心，暂且忘掉心中烦恼，解开心头之闷。

黄梨园里工人的工作虽然艰辛、繁忙，他们得在毫无遮蔽的骄阳底下干活，汗流浃背，工作时，还得忍受蚊虫叮咬、水蛭侵袭，同时还得穿梭在充满尖刺的黄梨叶子之间，这种苦，只有亲身体验者可体会得出。

据在文律任职的吴丽英校长说，这么多年来，她从未见过黄梨结果实，可是却经常看见在大道两旁堆满着人们辛勤的酬报—— 梨菁。

她说，她不曾看过黄梨开花结果，可是却见工人又有收成，真有“不问耕耘，只问收获”的感觉。

在这儿的油棕小园主，有许多已将老油棕树砍伐，将之改种黄梨，可见黄梨业仍然欣欣向荣，前景一片光明。

工人所祈求的不外是温饱，黄梨收成好，价格高，便心满意足了。回

– 原载于2004年4月《南洋商报·焦点》版



2003年6月18日在士姑来皇后花园餐室，左起：李寿章、黄仁华、高秀、江南、幻风（曾庆容）、欣荣、嘉立。

第一次到英国

❑ 黄白



黄白 原名黄鸿叁。1937年6月20日出生于柔州麻坡。祖籍广东省潮安县。1957年毕业于中化中学高师班，拥有马来西亚高级教育文凭；是位退休的小学校长。从事教育工作非常认真。氏课余也喜爱文艺工作。曾为《新明日报·新明少年》撰写文章，撰写教育生活等评论文章，也擅写杂文及游记等。氏也积极参与社会工作。

精通三语的他，在不同的领域撰写不同文体的文章，长期默默耕耘，著有《杏坛心语》《登长城当"老汉"》等书。

旅行是一件赏心乐事。我一有空时，总会想到外地去跑跑，看看外界，欣赏各种景物，享受一下闲暇生活的乐趣，藉此精神得以调剂。

几十年来，我南下、北上，东、西往来，可说马来西亚的风光已经多少观赏过了。但这只是国内的风情景物，却因尚未出国游玩而耿耿于怀。

朋友从远方来访，畅谈所居住的异乡风情习俗及名胜古迹，更让我有着出国旅行的冲击。

1990年7月间，是四女负笈英国基利尔大学修读电脑系毕业典礼日；大学当局来函邀约三日在大礼堂观礼。机会难逢，我和几位同行的家长定了机票，第一次出国去了。而这一次远赴重洋，真有点"不走则已，一走就千里迢迢之势。喜出望外，自不在话下。

英国位于温带地区。一年春、夏、秋、冬，景色各异。七月间适逢夏季。气温应该和我国相同，岂料四女来电叮咛再三，宜带寒衣，让我有点错愕不解。原来那里的天气时常变化。天空忽晴忽雨。气温也忽冷忽热，常常刮起寒风。一个不提防，冷风吹袭，冷入骨髓，"有不胜寒之感"。生于斯，长于斯的英人已习以为常。而我们却是要去接受不同的气候，尝试不同的气温，是一种身体力行的挑战！？

飞机是在6月30日晚，离开梳邦飞机场。第一次乘搭飞机要在机舱内熬过十余个钟头，在我来说是一件不容易适应的事。在不知天高地厚，不分昼夜的状况下，飞机在1万几千公尺的高空上浮游，这是享受抑或……！？空姐的殷勤招待，按时端来的餐点，身边的耳机播送的音乐以及电视节目或多或少解脱了搭客守坐的苦闷。7月1日飞机抵达英伦希特鲁国籍机场，那时已11时许。大家都到移民柜台去接受检查，最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是英人举止稳重，高头大脸并不会使你"望而生畏"反而脸露微笑，很有风度的作了例常的查询。一点官僚的作风都没有。第一次踏进曾经统治我国171年的英国国土，感触良多。料想不到孩子也能有机会在此接受教育，庆幸也首次与英人接触的移民官员，身材魁梧但脸带笑容问我来此的目

的。亲切近人，我以比较生硬的英语说明了来意，他即刻向我道贺。在机场鹄候多时的慧儿，一眼望到我高喊道："爸，我在这儿！"我朝人群中望过去，只见她与同学们在人群中挥动着手。父女在异乡相见，亲情洋溢，充满人间。慧儿接我回到离此二百多哩的斯多克（Stoke）镇基利尔大学（Keele University）学生宿舍去。英国郊外，麦田千顷，微风吹起，麦草婀娜多姿。路旁的草铺上，牛群俯首吃着青草，一切恬静幽美，留给我静谧悠远的印象。

7月3日在基利尔大学礼堂参加了女儿的毕业典礼后，在校园内与来自各国参礼芳客交流，确是难能可贵。人人皆为儿女的成就而感到无比的骄傲与自慰；而能到此一游是件荣幸事。隔天，慧儿带我南下抵达安奴斯·克洛尔（Arnos Grove）去乘搭地下铁。第一次进入地铁，只见地铁四通八达。乘客熙往攘来，好不热闹。在地铁钻来钻去，够紧张刺激。当经过 King Cross 地铁时，女儿告知这历史性的地铁曾遭受火劫，所幸赶修后，又开始它的使命为人们服务。走出了地铁，出现在眼前的是闻名遐迩的泰姆士河。河的右边是西敏士大教堂、大笨钟及国会大厦等。巍峨的古建筑，屹立于河边，互相扶持，蔚成壮景，令人叹为观止。而那十三半吨重的大笨钟更令人赞叹人类工程的伟大。那响彻云霄的钟声，不仅震撼了英伦，也告诉那里的人，时间的宝贵。日日钟声响，英人心中动，英伦之最也。

离此不远便是白金汉皇宫。我们步行去观看御林军换班仪式。堂皇壮丽的皇宫前已挤满了游客。骑着马儿的御林军在乐队引领下，进入了宫门，开始了他们的换班仪式，臣民与游客引颈观礼，好不热闹。年年如此，日日守礼，扣人心弦，庄严肃穆，万人起敬。

过后，我们到唐人街去观光。走进了这历史悠久的唐人街，店屋林立，招牌上的中文方块字，既醒目又文体工整，足见华人谋生时，不忘"根"的精神。主路入口处建立的牌楼横匾上写着"伦敦华埠"四个大字。两旁对联是'伦肆遥临英帝苑，敦谊克绍汉天威"。同肤色的华人穿梭其下；让你遐思：炎黄子孙，跋山涉水，胼手胝足，走遍地球各个角落；他们在那里谋生，在那里作出了贡献，真是值得钦佩与敬仰也。

英国的教育水准非常高。全国大学或学院林立。因行程匆匆，走马看花似到过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曼彻斯特大学，伦敦大学等。或多或少已达到我欲观光大专学府的心愿，夫复何求？

在短暂的逗留中，能走过了如此的景点已是一件赏心乐事。儿时听惯了一首儿歌"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falling down ……"一时兴起也跟着唱。如今它——伦敦桥的全貌历历呈现在眼前，怎不叫人感动、兴奋呢？

第一次出国就有如此的享受，萌起了我再出国的欲念。那就等待时机的到来吧！ 回

- 原载于1991年3月13及19日《新明日报·新明少年》版

君无戏言

——只打诳言

❑ 黄 子



黄子 马华时评作者兼散文作家。本名黄福溪，用过黄子、方圆等笔名。于1956年出生在柔佛州昔加挽。现居于吉隆坡，担任文桥传播中心和马来西亚基督徒写作团契的总干事。他也是文桥传播中心的发行人，亦以擅写杂文、时评及散文著称。已考获南京大学文学硕士，毕业论文乃研究《蕉风》。现为爱FM《名师早点》评论员。出版著作：《爱情，大水不能淹没》《不要叫我遇见试探》、《天天感恩》《部长先生，你又错了》等书。

君无戏言，好像并非中国君王的专利权。起码，要找例子，圣经里头，从《旧约》到《新约》都有不少。

《旧约》里，大卫王遭其子押沙龙叛变追杀时，前朝遗老示每跟着逃难的大卫走；一面跟，一面出口辱骂，又用石头击他，拿土扬他。

押沙龙兵败身亡，大卫班师回朝，示每老脸奇厚，来叩头求饶。大卫赦他免死，是为了拉拢人心，不秋后算账，免得节外生枝。

免其死罪，心中实乃不甘。大卫临终，传位给其子所罗门王，吩咐他要高明地干掉示每。所罗门王于是与示每立约，限制居留，不可离开耶路撒冷。若示每不犯法，则可终老；示每被杀，是擅自离开耶京，自取灭亡。

不论大卫如何不甘，他还是君无戏言，实其诺，不杀侮辱他的老匹夫示每。

《新约》中耶稣基督斥之为老狐狸的希律王，强夺兄弟腓力之妻希罗底为妻，施洗约翰斥责他。他老羞成怒，把先知下了狱，因惧怕百姓，不敢杀他。希律王生日，希罗底的女儿御前献舞；希律龙心大悦，得意忘形，就起誓，应许随她所求的给她。

希罗底乘机唆使女儿，要求——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

希律大发忧愁，奈何在众人面前发誓，君无戏言，只好砍了他——先知约翰的头。

中国人连君子都一言九鼎，一言而驷马难追，君王之言，更是戏不得也。李翰祥拍过好几部乾隆下江南的小品之作，其中一出因好奇心，要试试铁赛神仙的铁嘴神算，算得准不准。老牌演员张瑛演神算，一算到乾隆的生辰，立刻收档，放下布帘，向皇上下跪。一面叩头呼万岁，一面谏皇勿随便微服出行，然后又哭哭啼啼要回家准备后事了。皇上大奇问他为何？原来神算命中注定，一朝见天子，立刻归西。皇上立刻赐名朝东，永远不必归西。结果呢，才赐名完毕，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有人打架，神算给人砸死，死时面朝东！这是把君无戏言，神话化到极致。

97金融风暴，台湾股市也暴跌，到8千点时，连战李登辉先后出来喊

话，认为1万点才合理，于是，断手断脚的伤残股民，装了义肢又冲进去，被大鳄大衔八块。连李被股市灾民骂到狗血淋头。台湾政府大气魄拿出大钱扶市救市，李登辉改口谈两国论，不叫人去买股送死了。

去年嚣张狂妄的国际货币基金客，以梭罗为首，屡攻香港股汇不下，又结重兵与港府展开生死战。由金融管理局总裁任任志刚，绰号任一招率军督战。在任一招练出一套七招神功时，特首董建华呼吁股民退出场外，免招伤亡。是役港府大捷，一年后争论的是官民如何分享利益。

董建华君无戏言，保护港民利益；李连并非故出戏言，可能只是无知之言，害惨台人。而今，已无人再出言，要百姓像义和团般，努力进场买股票，唯独夜郎国王，真是乐此不倦，明眼人一看就知。

唉，君无戏言，只是古人的游戏规则；今之君者，也无戏言，专打诳言耳。 回

－ 原载于1999年11月2日《星洲日报·星云》副刊

神棍不怕头上神明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列宁这名言成了其得志后忠贞门徒门孙迫害宗教的根据。在理性主义狂飙下，一两百年前，许多进步开明的有识之士，视宗教为洪水猛兽，誓不共戴天，并预言在“人长大后”，必弃宗教这拐杖。只是，这预言落空，反而渐渐灭种的是斥责宗教为鸦片的唯物论者。看看曾残酷迫害宗教的列宁信徒，今天的光景，即可见一斑。

到了21世纪这么先进文明的资讯时代，上世纪的宗教复兴势头并未减缓，动力仍然强劲。许多人仍然信鬼神，只是程度有异而已。虽然只有少数人，非常敬虔，纵在独处，心中也常存敬畏鬼神之念，不敢为非作歹。大多数人，则需要在宗教场所膜拜时刻，敬畏之感才高涨。一旦离开宗教场地，较无畏忌，较敢放肆，随心中恶念而妄为。不过，若旁人一句举头三尺有神明，有时，亦能收警惕效应。

但对一些相信神，却敢欺神骗鬼，甚至勇于“驱神用鬼”的神棍、恶棍，则他“大”过神鬼，视神鬼为其行凶作恶，助桀为虐的工具耳。骗财骗色，人财双收，以此维生的神棍恶棍，全世界，每个宗教都有，大马也一样。继昔加末揭发一神棍的恶行之后，巴生又爆出一神棍的丑闻，令巴生道教600间神庙蒙羞。此等丑闻恶事，即非空前，肯定不会绝后。

只要有无知的善男信女，一味迷信，缺乏基本的分析能力，它就像宗教，永不会在人间灭绝。

负责任的宗教团体，在蒙羞受辱之后，应作的，是设立防范机制，以及万一仍出丑闻，如何确保将神棍绳之以法。

神棍不怕头上的神明，他们即敢招邪灵上身助桀为虐，若能交给常毁淫祀的曹操处置，十之八九杀无赦，必定大快人心；退而其次，交给“善待被告”的现代法律，有时也有公义的判决。总之，不能任之逍遥法外，方为上策。 回

－ 原载于2008年1月1日《南洋商报·新闻》版

守望在烽火的天边

❑ 黄碧云



黄碧云 1943年6月2日诞生于柔佛麻坡。马大哲学博士。曾任马来亚大学语文与语言学学院副教授，兼在农业大学讲授《文字、训话学》《精读与写作》等课程。1965年开始从事文艺创作。先后用诛絮、虹絮等笔名在各报文艺副刊发表作品。80年代潜心于学术研究，82年至90年兼在马大教育学院讲授"高中华文教学法"。曾出席在北京、台北、旧金山、上海、漯河、天津、香港、新加坡、吉隆坡等地的国际华文学术会议，并提呈专题论文。著有学术专论五本。

1990年在南洋商报《星期周刊》发表了《北京归来》系列，抒发了学术研究者对"从前的祖国"的"民族情结"，感人尤深。

8月20日，"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圆满结束。第二天中午，我们就离开了北京城西北郊的香山饭店，住进了城内学院路的蓟门饭店。

打从14日中午飞机飞抵北京首都机场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在热切地盼望着，盼望着登上那心中向往了四十年的长城，那万里长城！

因此，一到蓟门饭店，我们就立刻向服务员打听旅游长城的情况。

22日早晨7时半，我们终于坐上了一辆载着另外40名来自神州大地的中国人的北京市旅游车，从西直门的公共汽车总站出发，取道城北市郊，开往昌平县，直奔八达岭。

旅游车在路上飞驰，映入眼帘的是两旁早已绿遍了平野的庄稼。一些红色围墙的小砖屋，疏疏落落地浮现在一片片绿海中。我的情绪也被起伏的绿涛牵动着。

"万里长城万里长，
长成外面是故乡。
……
四万万同胞心一样，
新的长城万里长。"

我低低地唱着，唱出的竟是四十年前在乡间小学里学会的《长城谣》。车子的引擎声淹没了我的歌声，谁也没有听见，然而，我却心中酸楚。

那些半个世纪以前曾经是我们的"祖国同胞"的四万万人，如今多少还健在？我们早已选择了生于斯长于斯的马来西亚作为我们的祖国，但，那些在我们的上一代因为生活所逼而离乡背井的时候仍留守在那块苦难的土地上的"祖国同胞"，是否都已远离了苦难？

车子开出昌平县，转向西北之后，庄稼不见了。偶尔也有几处人家，但房子不再是红砖砌成的，它们用的是灰黑色的坚石，就像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长城的墙石一样。只是，每间小房子也有密实的围墙，像一座座小小的城堡，使人有未见长城、先见城墙的震撼。

车子开上蜿蜒的山路，进入山区的时候，连“小城堡”也没有了。只见层峦叠翠，龙蟠虎踞在蓝天底下。

出了居庸关，偶然会望见山岗上残存着的一些断墙。这些断墙的砖石，有些还散落在陡拔的山坡上。另有一段段蛇行在高岗上的城墙，有些甚至一直伸延到大路边才戛然而止。开车的师傅说，那就是原来的长城。

原来的长城？却不知是哪一朝、哪一代的长城？

自从秦始皇统一天下，命蒙恬把战国时代燕、赵、秦三国分别建筑在北边，用来防御胡人的长城联缀起来开始，中国的北方便有了一道坚强的堡垒。后来，历经两汉，迄及隋唐，基于国防上的需要，长城屡有增建。

从13到14世纪蒙古族统治中国的近百年间，长城曾一度失去边防作用。

后来，明朝汉人恢复江山，把蒙古人驱逐出长城以北。为了防止蒙古人再来侵犯，便再大事修建，从西边的嘉峪关，一直到东边辽宁丹东鸭绿江畔的虎山，全长约一万二千华里（相当于六千公里），号称万里长城。现在的万里长城，其实就是明长城，并不是许多人以为的秦长城。秦长城此刻正躺在中国西北的沙漠中，遍体鳞伤，残缺不堪。

根据史书上的记载，长城在明代是最重要的边防。在重镇，每隔三十六丈就筑起一座堡塞，上置烽火台，遇贼人至，日里烧起狼烟，夜里则燃起烽火，召集远近的援兵来相救。

明末，满清人从东北入关，统治中国，改朝代为清。后来，北方的蒙古人又相率归顺中原，长城再度失去边防的作用。

如今，北国烽烟不再。即使有战火，长城也抵不了飞机、大炮、火箭，它的边防作用是更加卑微了。

虽然如此，当我真正登上了八达岭的那一段两山夹峙着的长城的时候，我还是感到从来没有过的满足和骄傲。因为，这到底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用生命和血泪筑成的长城，这到底是从月球上遥望地球时唯一可以看到的、标志着地球上存在着一个艰苦卓绝的民族的象征的长城。

基于这一层难解的情结，我禁不住用手轻轻抚按着长城的雉堞，为的是要证实一下自己所看到的实实在在是长城。但是，手一接触到城墙，却感到掌心一片冰冷。我惊疑了一阵。在这风和日丽的夏日中午，长城为何仍旧冰冷？

熙来攘往的游客擦肩而过，我从墙垛处窥望关外，但见山林寂寂，一片荒凉。

长城万里，千百年来，它曾经那么诚实地守望在北国烽火的天边。但我忍不住要想：长城，不管是用多么坚固的砖石砌成的，都不会是永恒的长城。永恒的长城，正等待着用全民族的诚实、刻苦、自重和自尊来建立。这样建立起来的长城，何止是万里长城？它是谁也不敢奢想去冒犯的“万古长城”！ 回

- 原题〈长城万里，守望在烽火的天边〉（〈北京归来〉之四），
载于1990年11月11日《南洋商报·南洋周刊》

汨罗江畔的故事

❑ 黄和平



黄和平 知名报人、时评论者兼教育家，原名黄和平。1945年7月6日生于柔佛州居銮，祖籍福建省永春县。居銮中华中学高中毕业、纽西兰维多利亚大学教育硕士、夏威夷东西方中心"杰斐逊研究奖"研究员。笔名黄寒秋、黄滨、黄伊等。曾任《星洲日报》总主笔，《中国报》及《马来亚通报》总编辑，霹雳州南华独立中学校长，中国昆明五杰国际学校执行董事，世纪国际教育集团驻上海办事处代表。现任金狮集团主席私人助理。已出版著作：《纽西兰近事》（1973）、《纽西兰近事续篇》、《缓和声中看天下》、《人权影下观世局》、《天下事丛谈》、《美国之旅》、《纽澳菲见闻录》、《淡彩人生》、《冬天里的春天》（2008）等。

来到湖南省的汨罗市，才知道汨罗江是由汨江与罗水汇合而成，汨江长二百五十三公里，罗水长八十八公里。

从汨罗市开车到江畔，需要一个多小时，走的是山路，一路巴士颠簸不已。

屈原投江的地方，现在是一个渡口，有船只来回两岸。岸边立了一个石碑，名曰："河泊潭"，文字涂上红漆，标示投江之处。

离江岸一箭之地，有一座宏伟屈子祠，建于汉朝，后重建于乾隆二十年，算起来已有二百四十多年的历史。附近还有宋玉为屈原招魂的"招屈亭"，屈原作《离骚》的"骚坛"，以及取名于屈诗句"举世皆浊吾独清，众人皆醉吾独醒"的"独醒亭"。

屈原的墓建在玉笥山上，但山上共有十二座写上"故楚三闾大夫之墓"的坟地，因此哪一座才是真正屈原之墓，一直搞不清楚。出现这么多坟墓的原由，相传是后人怕有人盗挖屈原之墓，乃筑墓加以混淆。据考古学者于1983年考核发现，十二座古墓皆非空墓，而都埋着骨骸。

当天汨罗市教委特别安排屈原纪念馆馆长刘石林先生陪随我们参观，并给予详尽及专业的介绍。

刘石林先生说，据闻一多的研究，龙舟竞渡起源于水乡，而非汨罗；这就是说，早在屈原投江之前，即有赛龙舟的节目，只是后来演变成端午节的纪念项目。

除了赛龙舟，另有包粽子及插艾叶来纪念屈原。当地民谣就有这么一句："五月五日午，屈原骑艾虎"。

屈原相传于五月初五投江，照理是顺着江水流入洞庭湖。但江水当时出现倒流现象，经过十五天后，屈原尸体又流回而被发现。

据刘先生说，江水于阴历五月倒流，是出于自然现象，因洞庭湖收集河川之水而上涨使然。但当时人民视之为上天感动，而把屈原尸体送回。

相传屈原投江后，当地人民怕他的尸体给鱼吃了，就把粽子抛入江。但是，粽子保不住屈原的尸体，当他被打捞起来时，半边面孔已被鱼吃掉了。

屈原没有儿子，只有一独生女，名叫女婴。女婴是个孝女，她与夫婿找金匠打造了一具金冠，为屈原嵌补半边脸。她的一片孝心，颇为后人称道。

不听屈原忠告的楚怀王，下场更加悲惨。他被秦王诱骗而成为阶下囚。纵使他有九个儿子，竟无一人送其终。

后人评论两人的境遇，流传这么一句话："九子不葬父，一女打金冠"。

尽管汨罗是屈原投江之地，但今天端午节赛龙舟的地点，不在汨罗江，而是在北面的岳阳，因为岳阳濒临洞庭湖，有较宽阔的竞赛场地。

刘石林先生说，每年到汨罗江屈原祠参观的外宾不多，只二、三百人，且多为日本游客。他特别指出，在中国人的节日里，为纪念一个人而订的节日，唯屈原而已。

回到汨罗市，晚餐桌上摆了一瓶本地酿制的屈原酒。此酒无色，烈似茅台，举杯入肚，热气顿生，令人感到它就像"手持菖蒲剑，驱魔归地府"的披头散发的三闾大夫那样刚烈。

在汨罗市的最后一次晚餐，厨子特为我们包了粽子，粽子本身并不特别好吃，但在端午节前夕，在爱国诗人投江之地吃粽子，则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回

（1997年6月27日）

- 原载于2008年6月散文集《冬天里的春天》
（中马居銮中华校友会出版）

文章千古事

❑ 黄吉生



黄吉生 生于柔佛士乃，祖籍广东省河婆县。峇株巴辖华仁独立中学毕业，南洋大学商（经济）学士，渥太华大学经济学硕士，安大略省注册管理会计师。曾任加拿大国家艺术中心财务主任，渥太华市立图书馆财务经理，加拿大南洋大学校友会会长（1987－1993），南洋商报特约撰稿人，星洲日报和联合早报驻加特约记者，多伦多肯努企业有限公司董事。作品散见于新、马、香港和加拿大的报章杂志，主要笔名有林梦、黄戈等。著有：《新加坡经济及其问题》（合著）《从云南园到加拿大》《情系南大》。

俗语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经常写作的人，对于自己写的每篇文章的好坏，相信心中都有一把尺可以衡量，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说得更粗俗一点，就是"自家有病自家知"。当然，这些道理是不适用于那些自认"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妙"的人。

有时一篇文章写得很顺手，可说是一气呵成，自己也比较满意，投去报刊很快就发表了，自然是值得高兴的事。有时完成一篇文章，自己很不满意，但弃之可惜，投去报刊试试看吧！结果编者没有采用，自己聊以自慰的是："英雄所见略同。"有时写了文章，自己不十分满意，但不知道编者的看法如何，投出去居然发表了，这可能是自己判断不准，也可能是自己"严于律己"，而编者则是"宽以待人（作者）"了。作者对自己要求严格一点并不是坏事。

文章发表了，总希望读者有所反应。一位在大学教书的校友说我写的东西很通俗，我不十分明白他的真正意思，可能是指浅白易懂，也可能指普通和俗气。记得1995年出版第一本散文集《从云南园到加拿大》，因为看到黄润岳先生和几位南大校友的著作用繁体字印行，所以拙作也采用繁体字。当时马新的学校都已采用简体字，在新加坡的钟振智同学要他的念中四的女儿宏盈读拙作中〈遗爱〉那一篇，发现有些繁体字她不懂，便一段段给她解释，后来她自己居然读完了全篇，对他说："黄伯伯写的文字其实相当浅白。"我比振智长一岁，他的孩子们都叫我伯伯，虽然听了有点刺耳（不认老），但还是坦然接受。白居易的诗"老妪能解"，我写的东西如果中学生生都看得懂，也就达到我的目的了。先辈作家杏影先生是我非

常敬仰的副刊编辑，他对我的作品的评语是：“不用巧辞丽句，只用极平凡的字句……”真是深得我心。

一位也在大学教书的校友，一次来信谈起：“我在报上阅读过许多您写的文章，非常喜欢。”这是一般的客气话，但听了总是有点高兴。

对我的写作多年来鞭策有加的，是我中学的写作启蒙老师沈安琳女士。50年前我念初中一时她是我的华文老师，教书认真，改作文更是细心，每篇作文都一评语，记得第一篇作文的评语：文字通顺，但错字太多（几百字的作文有4个错字）。我从此对错别字特别留意，这样的评语以后就不再出现了。分别三十多年后，又和沈老师联系上了。她在《商余》版上读到拙作，都会剪下寄来，并加上几句评语，如这篇文章很有社会性，我喜欢读这类的文章；这篇文章的结构有点松散，文章有重心，简练一点，最好不过（没有十分用心写的东西，难逃老师的法眼）。

去年9月接到她寄来拙作剪报，说：“你的（中文派上用场）一文写得真好，此文我连看几遍，觉得连自己也沾上了光彩。”沈老师近来健康较差，左眼常常痛，看书报十分辛苦，女儿女婿已接她到新加坡照顾。在新加坡不容易看到《南洋商报》，沈老师也无法再给拙作写评语了，对我来说是一种损失。

祝沈老师早日康复。 回

〔寄自加拿大〕

- 原载于2007年3月15日《南洋商报·商余》副刊

中文派上用场

我毕业后在加拿大国家艺术中心工作多年，是职员中绝无仅有的华人。大概是1978年吧，中国铁道杂技团来中心演出，负责人为了表示隆重欢迎，准备在中心的大厅挂上欢迎布条，除用英文外，也应用中文，我便被“看”上了。我将欢迎口语翻译成中文，他们要我写下来，由制作部放大了制成欢迎横幅。我自知书法不行，要求给我一天时间去找一个会书法的人来写，他们说不能等，要我马上写，我只好硬着头皮写下“欢迎中国铁道杂技团来国家艺术中心”这几个字。等制作部将我的字放大几十倍制成横幅时，我那些字变得非常难看（试想想将“丑”放大几十倍的后果），我真是无地自容。有一家中文报的记者看了中文的欢迎横幅，还说这是别开生面的欢迎。

1979年，中国京剧院的剧团来中心演出几场京剧，其中孙悟空（英文翻译成Monkey King，美猴王）一剧更是风靡一时，连当时的总理也抽空来观赏。中心的负责人为了对演出团表示感谢，问我能否将感谢信翻译成中文，我自然义不容辞，据说对方收到一份中文感谢信倒是感到意外呢！以后有中国的演出团来，我就成了义务翻译。

有一天傍晚，我正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制作部一个职员气急败坏地冲入我的办公室，见我还没走，松了一口气说："谢天谢地，你还没走，我们出问题了。"我以为发生什么大事，原来当晚是台湾海华艺术团租了中心的剧场演出，"海华艺术团演出"这几个大字必须贴上横幅挂在剧场，因字体太大，7个字便被拆下一个个叠起来，包装好运来加拿大。

剧场的工作人员不懂中文，不知该怎样把这7个字排起来贴上去，急得满头大汗；这对我来说，自然是小事一宗了。

离开国家艺术中心后，我偶尔做点合同工作，聘请我次数最多的是加拿大交通安全局的财务部。

有一天正埋头工作，安全局调查部的一个职员突然跑到我办公室，问我这张中文表格说些什么。原来他被中国交通安全局邀请去开会，要办理签证，那张中文表格是列出需要的文件。我奇怪他怎么知道我懂中文，他说是另一个职员卡罗琳说的。卡罗琳是土生华裔，不识之无，大概猜测我懂中文吧！

不久前的一天，我在办公室门口被安全局空难调查组的负责人拦住，他打开一份报告书，指着"结论"这两个字问我是什么意思。我说是"Conciusion"，他即刻高兴起来，说你懂中文呀，快帮我翻译报告书的要点。

原来几年前中国包头市发生空难，加拿大交通安全局的空难调查组在国际上颇有名声，被中国当局邀请去帮忙调查空难真相，报告书是用中文写的，我将大意翻译给他听，他作了一些笔记，很感激我帮了他一个大忙。 回

〔寄自加拿大〕

- 原载于2006年8月30日《南洋商报·商余》副刊

没有母亲的母亲节

❑ 黄家光



黄家光 本名黄家光，用过宇芥。舒心等笔名。于1938年8约11日出生在东马砂拉越诗巫。现居于柔佛州小笨珍，出任一工厂的经理之职。毕业于诗巫卫理中学高中部（1957）、砂拉越师训学院（1966）。爱好写作、阅读、音乐、旅游、集邮等，曾任中、小学教师及校长36年。宇芥笃信基督教，常为会友传道；曾主编砂卫理公会机关报《卫理报》将近20年。擅写散文、小品及论文等。自称喜欢“挑战自己”曾参加全国写作比赛数十回，得奖50多次。退休后出任工厂、矿山等经理十多年，经常出差到中国东北一带。出版著作《我手写我心》等。

母亲节又到了。电台、电视台正反复播出那首熟悉的，令许多人听了感到安慰与快乐，也令许多人听了感觉悲伤与遗憾的《妈妈好》。

是的，世上只有妈妈好，以前，每次当我听到这首歌时，总是为自己的母亲还健在，还可以时常继续备尝母爱的滋润与温暖感到安慰、温馨。无论遭遇任何的挫折或不快，只要想到还有母亲在身旁支持着，呵护着我，便会忘记一切的烦恼和不如意之事，勇往直前，信心百倍去面对一切的挑战或困难。纵使普天下的人都对我失望，都离开了我，但，慈爱的母亲，永远都是以那锲而不舍，无私的爱来扶持我，无论环境怎样改变，情况是多么地糟，她都会在旁，柔声对我说：“孩子，别怕，一切有我。”

可如今，一切都不同了。我仿佛失去了精神的支柱，感觉人生并不是那么可爱，佳节并不带给我什么特别的快乐，反而让我陷入无名的悲伤中，因为，亲爱的母亲已走了！四年前，她已撇下我，永远地离我而去了。

歌声带我回到以前许多许多次的母亲节。

每年母亲节，我都会买份特别的礼物送给母亲，或是带她去酒楼吃点东西；尽管礼物是那么的微不足道，食物是那么的平常，但拿在手里，吃在口里，我可以感觉到，都掩不住她心中喜悦之情。

母亲爱花，只是很少有人送花给她；父亲是个比较保守古板的人，没有送花给母亲浪漫的行为与习惯。有些亲人认为那是不实际，甚至是浪费金钱的作法。但我却认为没人送花给母亲，是她一生的遗憾。

有一年母亲节时，我买了一束康耐馨送去给她（她与五弟同住），恰巧她去教堂参加“孝亲节”庆祝会。我为了要亲手交给她，以表示我的诚

意，便到教会去等她。刚好聚会已结束，当我献花给她时，她感到很惊喜，跟我说了好几声谢谢，还对站在她身旁的朋友说："我儿子送花给我哩！"语气中带着炫耀与喜悦的样子。

从那年起，每次母亲节，我除送礼物外，必定送鲜花给母亲；若我不在家，则叫我女儿代送，她都分外珍惜地把它摆在客厅中。

母亲节时，我若出门在外，必定会拨电跟母亲道声"母亲节快乐！"她也必定会很高兴地说："大家一起快乐！"

教会把父亲节与母亲节放在一起，同时庆祝，故取名"孝亲节"，我觉得这样更有意义。

孝亲节时，教会通常会预备三种花让与会者自行选戴，即红花：父母俱健在；红白花：父母中之一已归天；白花：父母均已过世。

我每次都以能戴红花感到自豪与欣慰。许多戴红、白花或白花者时常以羡慕的眼光瞅住我。

然而今年的母亲节竟变了样，也变了色。我只能选戴红白花，纵使买了礼物与鲜花，也无法送到母亲的手中。看见他人带着亲爱的母亲上酒楼，餐馆庆祝时，我心中有种欲哭无泪的感觉！禁不住从内心深处呼唤：母亲，您在何方？

自问在过去的岁月中，因着工作与环境的关系，未能长伴在母亲身旁，尤其在她病痛时，却无法好好地照顾她、孝敬她；虽然母亲都了解、体谅，但心中总是感觉无限的歉疚！我亏欠母亲太多。妈，请宽宥您这个不孝的孩子吧！

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地好，但我的妈妈最最好！如果可能，倘若可以选择的话，妈，我愿来生再做您的儿子，您再做我的母亲！

安息吧，妈！ 回

－整理于2007年5月17日（小笨珍）

你为什么背上重书包？

❑ 黄剑锋



黄剑锋 又名心光，祖籍海南省琼海市。1944年12月10日出生于吉打州哆嗜村。1951年进入文德华文小学启蒙。1952年迁居新加坡，1957年升入育英中学。1964年进入南洋大学攻读。60年代随家人返回柔佛，初居新山士姑来。离校后曾任巴士车工友会执行秘书三年。其后，创立昌发、金峰、好旺角、高达等有限公司，担任董事经理。从1980年起参与宽柔五小家教协会工作，1986年起，担任宽柔小学五校董事，1991年担任董事会总务，2003年担任宽柔中学董事迄今。1996年起出任新山发展华小工委会主席，2005年又被选为柔佛州华校董教联合总务要职。2008年6月22日，由新山陶德书香楼出版《黄剑锋情系华教》专集。

最近，我们优秀的华裔青年，智商超高的顶尖学子，张世明生病了，引发了社会的关注。本来，我们的国家能培育出这么杰出的学子，为国、为族、为校争光，是我们的荣耀。然社会、族群，对他的期望太高了，要求太苛了，使得他——一个大好青年，经不起大家对他的异样眼光，生活可能受到很多限制，圈子越来越狭窄，最后却忧郁成病，真是太悲哀了！

再回头看看我们目前的教育状况，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充满了令人不敢恭维的一些措施，令小学生失去了童真，而中学生也面临课业永远赶不上进度，进而灰心、失望、甚至辍学，提早进入社会，造成个人，社会的一大损失，甚至也成了社会的负担。

目前，在学校推行的教育制度，以应付考试为主，尤其注重考试分数高低，而忽视了能力，素质的培养，家长对自己子女的期望，也建立在分数上，分数越高，也越光荣。老师教育也以应付考试为前提，对课本上知识和考试习题的灌输远胜于学生能力的培养。而学生也成为考试的奴隶，作不完的作业，补不完的功课。

书包越来越重，分数压力越来越大，生活的乐趣和童真越来越少。他们的身心疲劳，对学校、对家庭、对同学、对朋友，都有着与他们实际年龄不相称的许多复杂情感。

分数是学生的命根，分数是学校的法宝，分数是家长的期望，分数是社会赞颂的标准。这样，一天到晚，一年到头，莘莘学子都为了分数而活，这样的教育制度下，我们的国家能培养出德智体群美这五育下健康成长的下一代吗？

最后，摘录下列一首俚诗，内容发人深省。

"书包最重的人是我，作业最多的人是我，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是我，是我，还是我。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重书包？"

回

- 原载于2002年3月10日《星洲日报》

华文教育大家庭——宽柔

新山的宽柔中学——在南马，在全国，甚至在海外，对关心华教的人士来说，是家喻户晓的学府。宽柔创校于1913年，到今天2003年，已走过了90年崎岖不平的道路。

90年来不知培育了多少莘莘学子。毕业生有商贾巨富、有达官显要、有文人学士，在各领域默默地工作和扮演着建设者的角色，为国家和民族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发展和维护华文教育事业上，是一面光辉的旗帜；在推广民族教育，为国家作育英才上，是一个榜样。

这一路走来，在董家教的团结合作及阶层广大群众的全力支持下，宽柔中小学已为华文教育谱写了光辉灿烂的新篇章，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昔日我以宽柔为荣，今日宽柔以我为荣"，造就了多少学子的荣誉。今日宽柔已发展成为5所小学和一所规模冠全国的华文独中，在之前由宽中所创立的专科班更是民办南方学院的前身，更争取到建立宽中分校，在2004年将落实招生开学。宽柔中小学目前拥有近1万8千名学生，连同教职员及董家协更成为近2万人的大家庭。

这90年一路走来，从宽柔中小学毕业的校友人数更是无从估计，加上热爱华教和宽柔的家长及社会人士，这个家庭成员真是庞大，能发挥的作用和隐藏的爆发力更是无可估量，难怪曾有某官员向我们的宽柔老领导开玩笑说："你们宽柔人可以组成'宽柔王国'了。"

可见宽柔的名声的确响亮，令我们爱华教、爱宽柔的万千人感到快慰和自豪。趁着宽柔中小学庆祝90周年校庆的时刻，我们全面和大力支持并参与其盛，感染她的辉煌，分享她的成就。

祝福宽柔寿比南山、福如东海、长风万里、大业千秋。华文教育事业能在这美丽的马来西亚国土上茁壮成长、开枝散叶，结出肥硕和丰厚的华教果实。

回

- 原载于2003年10月15日《星洲日报·大柔佛》

七月过马六甲

❑ 黄锦树



黄錦樹 本名黄锦树，祖籍福建南安，1967年出生于柔佛州居銮镇，居銮中华独中毕业，1986年赴台湾留学，先后取得台湾大学中文系学士、淡江大学中文系硕士、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学位。现任暨南国际大学中文系教授，目前定居南投县埔里镇。自1989至94年间，黄锦树频频得奖。1995年，更以〈鱼骸〉〈说故事者〉〈猱〉等短篇小说，一举夺下时报文学奖首奖、联合报文学奖佳作、洪醒夫小说奖、世界华文成长小说首奖等四项重要大奖，迅速崛起为台、马两地最重要的一位年轻小说家。著有：散文集《焚烧》；评论《马华文学与中国、语文与文学史》；小说集《梦与猪的黎明》（1994）、《乌鸦暝》（1997）等。

七月中旬携妻小在马六甲住了两天。

（呼吁我们返马以马来文写作的）友人热情相送，从Bekang Lalang多蛟蠓的海边，特意绕过因爆发立百病毒而闻名于世、被瘟疫肆虐的孤寂村庄，经波德申，昏昏欲睡走过多古迹的旧路（有故事的地方），方想起多年前似乎走过。但没有停驻，因为坐的是长途巴士。一样是在盛暑，热带水果成熟的季节。那时一路的马来村庄，累累红毛丹红艳艳满树盛放如花，搭配着昏睡的慵懒，倒有些许梦幻之感了。那种感觉应该早就写进小说里去了。

返马前数月，曾去函友人，言“想到马六甲出趟外景……”其实那不是眼前的写作计划，只是遥远的构想。甚至可以说是晚年的计划。在时间中漫漫的酝酿。总是动念得早，动手得晚，因为眼前总是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譬如生活，养家活口。虽然那对文学及文学的历史或许毫无意义，但反过来说也成立——文学及其历史对他们也毫无意义。等待也许还是有用的，就如老派的感情论，经不起等待的也许就不值得爱不值得写了。那是一种考验，既是精神的也是肉体的，如果二者之一经不起考验，那也只好认了——总有超出人的意志和盘算之外的“天命”的吧。那大概可以说是我辈的宿命，当写作和生活起冲突时，必须自行调节。

返马前就预定了旅舍，位于荷兰街118号的富礼客栈（招牌上的题字，Hotel Puri，最近上网查证资料始惊觉它是如此赫赫有名），实际景观远比照片上的好，雅致，大概还原了百年前岩岩殷商巨贾的门面，闽南式的重檐碧瓦，偌大的金字招牌。三层楼的殖民地洋房，门面不大但内部空间很深，大概有近百尺，拉长了的四合院格局。一进门是接待处，摆着舒

服沙发，再过去是天井，瓮里头栽着向高处吸吮日光的蕨类，再过去是柜台，柜台前两旁有黑铁栏杆的弧形楼梯向上延伸。再进去大概是原先的饭厅，摆了好些原木柜子，倚墙而立，陈列着若干日用旧瓷器。最有趣的倒是此处天花板四角筑了燕巢，时值黄昏，母燕旧巢的时刻吧，粥粥喧闹声不绝。兴许是不知传衍了多少代的“旧时王谢堂前燕”。

旅舍内真的别有天地，左边的房子被买下来，上下三层都被辟成套房，楼梯和走廊大概是原有的，不成比例的宽大。而两栋楼房之间竟然还有空间开发成露天咖啡厅，辟成前厅的画廊咖啡馆刚好可以挡住路人的视线及繁忙街巷里的市声。灯火，夜色，燠热汗湿的身体，洋人游客清凉的穿着，整体的殖民感觉。几棵鸡蛋花挺立，疏疏的开着。一棵插了标签的马六甲树，高窕细瘦如草，入夜就羞闭了一身含羞草般的叶子。这空间大概是原有的格局，大户人家的闲雅，莳花养鱼之处。后来看到资料说，某一代的屋主在这里头圈养了几头老虎（里头显然有故事）。当初选择这地方，无非是想体验一下住在荷兰街闹市的感觉，尤其难得可以深入昔日富商的家居内室，即使已大规模的整修过了，仍可以得其仿佛。

资料上写着这客栈始建于1822年，1840年被马六甲闻人、19世纪马六甲——新加坡华人领袖陈金声（1805～1864）买下，其孙重建于1876年，百多年的老宅，颇具历史价值。但也幸亏有心人予以重建，现在的客栈老板出生于马来半岛的新加坡建商陈达生先生租赁并大致重建完成于1998年。资料载，“陈金声家族的显赫从他担任第三任青云亭亭主（1847）开始，一直到第六任亭主都由陈氏组孙三代出任。”（赖碧清报导，〈陈金声故居再现动人丰姿，富礼客栈身世不凡〉，《星洲日报》2000/6/1 休闲版）而陈氏在新马华文教育史上也有其特殊地位，1849年捐资倡建崇文阁，1854年建萃英书院（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分册，教总，1998：16～27），此外还有不少公益捐输，捐资建路、造桥、建自来水工程等（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93：39～42），诸多史迹及不同版本的新马华人史上均载录著他的名字，堪称19世纪华商的典型。但即使曾经富甲一方，老宅却必须经由他人之力重建，甚至几至易手（前述的报导中说，陈氏遗嘱，四代之内不准出售祖屋），倒也隐约见出华丽后头的没落。

但我们只住了一晚，因为只预定了一晚，而几乎客满的客栈，要续住是难乎其难了。因为太疲累，并没有碰见任何百年的幽灵。次日移至斜对面的侨生客栈（The Baba House），依旧是昔日富商老宅，但就旅店而言，论舒适富丽，却至少少了三颗星。但也许较接近原貌，没历经大幅度的整修，似乎也意味着它原来保存得比富礼好，没那么破落，一如荷兰街大多数保存下来的老宅。

在观光客出没的古董街，妻买了几支寻访多年的旧银簪子，大概是昔日娘惹的遗物；为小孩买了几个英殖民时代马来亚的正方型英女皇头钱币（幼年时常在胶林的沙土中挖到），纪念之用。古董店老板并不讳言，许多古董都是大陆进口的，上头的价格标示也系“鬼佬价”。几条历史古街都有赖于观光产业的滋养。我们这些当代人，带着我们庸俗的现代时间悠闲的走访。那些带着岁月沧桑的桌椅橱柜，妻说，如果我们住附近，大概会买一些吧，都是好的木料，而且不比新的昂贵。

侨生客栈后头有个小巴刹，再过去是一个社区，我们且去逛一逛，买了些水果，好解解暑。社区的单层排屋看来和大马其他地方的市镇并无不同，据说价格也相仿。似乎也适宜，在那该是遥远的多年以后，如果还有力气的话。

走访在马六甲郊区租地大面积种植龙珠果（火龙果）哥哥，也是此行的目的之一。经过多年艰辛的奋斗之后，看来比较上轨道了，精神奕奕神采飞扬的样子。当年我曾劝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但他显然对研究室的单调乏味已非常厌倦，宁可带着一身的园艺技术，返马在农药种籽公司全马跑业务多年后，离职放手一搏。然而就在他辛苦栽培的果树长大，眼看可以丰收之际，园主却把地卖给了建筑商，被迫限期搬迁，只好另行觅地，移植、几乎是从头做起。

离开前的那个午后，由他驱车载我们绕着古城逛一圈，许多临海城堡般独栋的大别墅，有高墙，墙内有广大的园地，只可以依稀想见昔年的荣景，豪门巨室，大概曾经细心的造园，遍植热带的花果—— 椰子树，苏铁，南洋杉，木瓜，红毛丹，旧重葛，朱槿——不分季节的抽长，开花结果。绿油油的草皮，喷水池或游泳池——但几乎大多数都荒废了。屋颓草长，有的墙都倒了，肮脏的内里一览无遗。或许时间比荷兰街晚得多，大概曾经为洋人高级官员所有吧，那种格调（炫耀的、享乐的、高高在上的）在台湾淡水山上临海处依稀曾见，只是没那么密集，数量没那么庞大。这都是古城的历史资产，那不只是历史的见证，依当前的观光产业趋势，显然也有利可图。不知为何任其荒废，而且显然荒废已久，成了垂死的文化见证。

照例绕一圈三宝山，那历史最悠久的华人坟场，不少坟墓因年深日久而沉入土中，墓牌字迹漫漶。仿某人的腔调，得句:

我是五百年前掩埋于此的亡灵
回来寻访自己的坟墓
惟墓沈牌毁
尽归尘土

- 原载于2006年2月12日《星洲日报·文化空间》版

乡土气息

❑ 黄润岳



黄润岳 本名黄润岳，新马著名教育家，也是创作成果丰硕的作家。1921年6月生于湖南长沙。抗战期间在重庆读大学；1945年毕业于国立政治大学。1948年9月中旬抵达马来亚吉隆坡，历任霹雳兴中中学、柔佛龙引新文龙中华中学和马六甲培风中学校长。曾两度连任华校教师总会主席，兼任《教师杂志》的主编及发行。1974年杪退休，到加拿大与家人团聚；定居渥太华。中国抗战时，他曾在中央日报写过专论。和平后，他在《和平日报》副刊发表过许多短篇及中篇小说。1950年前后，在星洲日报的《晨星》副刊发表了几篇小说。80年代潜心致力于研读新旧约圣经。在90年代，仍常有作品寄返大马各报刊杂志刊登。著作有游记《英伦见闻》（1958）《美游杂记》《万里归程》；自传《黄金时代》《龙引十四年》《此生此旅》；散文集《闲思录》《枫情琐记》；专门研究《教育丛谈》《独中论丛》《事奉与成长》《基督教与华人文化》；中篇小说《逆流》《后湖的黄昏》等。不幸于2005年9月25日在渥太华辞世。

住在城市的人，总瞧不起乡下人。有所谓大乡俚、山芭佬等专门名词；西洋人也不例外。于是，大家都向城里涌；于是，城市中发生了粥少僧多的失业问题；于是，乡下的田园有荒芜的危险。连师训班毕业的教师，都怕派去东海岸。

城市的生活，果真舒适么？

空气污浊；噪音影响神经；交通拥挤到使人紧张；应酬繁多得吃不消；晚上不能安静的休息……谁都在埋怨。但是，住在城市中的人，好像也可发发牢骚，并不在乎这些困扰。

我出生于一个小城市，一切和乡村差不远。走出城门就是菜圃，就有青山，就有绿水。后来，我读中学和大学，都是在乡下。我一直自认为是乡下人，我喜欢乡土气息。

龙引是个小镇，我安居了十四年。马六甲虽不大，究竟是一个都市；总有点不惯的。

有时候，我实在闷得发慌了，便在晚饭后，开车出城。经过中央医院，兜一个大圈，绕到飞机场，慢慢地从峇樟开回来。

夕阳已杳，山色模糊。亚答屋顶虽然看不见炊烟，可是仍可嗅到一股烟味儿；可能是烧干草，可能是烧枯叶。扑入我鼻之后，我只感到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其实，每个黄昏我都可以去兜一圈。我毕竟是住在都市中，有时工作太忙，吃过晚饭，天已大黑。黑夜驰车，情调完全不同。可能晚上有应酬；可能电影院有好影片；可能客人来了；也可能那天太疲倦，回家之后便不想动弹了。于是，一月之中，我也难得有一次机会，趁黄昏时候，开车到乡下去“吃风”——讲明确一点，应该是闻香，闻乡下的泥土香。

陶渊明说：田园将芜胡不归。我呢，连田园都没有。我的父亲可能遗给一些田地，因为我曾在那庄园中捉鱼、游水、寻柴、觅笋。可是，我这个小主人的身份，还存在么？我能归去么？

归隐家园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廿多年来，我一直都是住学校的宿舍，将来总有一天我要搬出来。搬到哪里去？便成了问题。我曾经用分期付款的办法，买过房子。在买的时候，便是打算后来作老来居留之所。后来，又卖掉了。因为在我还没有老的时候，我的女儿们都小。她们要读书，她们又要赴海外深造。我们夫妇每月的薪金只够家用时，女儿们的教育费用就得动用老本。这样一来，我便“上无一瓦”了。

从前听见有人说：我们独立中学的教师，教到死在黑板前为止。当时把它当作开玩笑，便一笑置之。后来看到那些全津华校中的同道，强迫退休之后，就没有收入而以生计为虑。触景生情，我们这些坚守独立岗位的人，能够教到死那天为止，也是解脱。尤其是对我个人来说，毋庸搬出宿舍，也毋庸为退休问题而伤神。能够死在校长室的办公桌上，可以省掉许多问题。

我已经是一个四海为家的人。在霹雳州服务的时候是霹雳人；到柔佛是柔佛人；如今在马六甲，又成了古城人。“今夜客中闻折柳，谁人不起故国情”。我到那里住都算是客中，夜夜都可起故园情。思亲？思乡？久住不为客，我到那里，那里也是家，难起乡思。我的父亲，大去已近二十年。我的母亲，十年来没有音讯。我要怀念，也只有怀念我的母亲。

我的四个女儿，天各一方。她们想家，有时想到要流眼泪。她们怀念我，也怀念她们的母亲和弟弟。如今，我们三个人构成这个家——她们所怀念的家。

我要她们看开一点，以身体为重，以学业为重，不要思家而苦。每隔三年可以回家一次。她们要读学士，要读硕士，要再读博士。多几年，她们又要成立她们自己的家了。

她们想家，也就是怀念她们的爸爸妈妈；但是她们不会怀念故乡的乡土气息。她们只有人的牵挂，她们没有地的留恋。如果离愁最苦，她们只

有一重；也算是幸运。她们飞回来，或者我们飞过去，都可以团聚。

但是，我闻到马六甲市郊的烟味，却可以领略到浓郁的乡土气息。这是一种欣赏、一种享受、一种满足。有谁知我此时此情呢？至少我的女儿们都缺乏这种情趣。她们出生于都市之中，成长于宿舍之内，深造于西洋的古旧的黉宫，游息于现代的科学实验室。因为她们是月球时代的人物了。

我出生田园，珍惜乡土。经历了几十年的奔波，而今，想家是怀念母亲，思乡是想闻一闻烧草的烟味，我的感情逐渐薄了。我怀念我的不在身边的女儿们，我却高兴她们远离了我。然而到她们回来，却只像远方来的客人，一个月，两个月，又得走了。送别她们，我不免惆怅。我舍不得她们离开，如是而已。我要留下她们来么？不，我要送走她们！父女骨肉之情，不是聚合离别；而是一层牵挂，一重关怀，一丝眷爱，一个希望，一番喜悦，也是一种责任。

我只有一个儿子。再多两年，他也要走了。那时，外面多一个想家的人；家中也少了一个人。一对老夫妻便是一个家。可能我连闻乡间烟味的兴致也没有了。

早几天，老妻从巴刹买回两粒“芒光”，（应该是马来语；广东人称为‘沙葛’，四川人叫‘地瓜’，我的家乡称为凉薯。）晚上便剥皮来吃。首先是牙齿不十分受用。咬了几口之后，有点味同嚼蜡之感；不免暗自惊骇。整个芒光给我吃光了，仍无法领略个中滋味。淡淡的，根本不像水果。但是，我在中学时，每晚必吃，和花生相配，有如仙果。不仅是我，几乎全校同学都喜欢吃。后来进了大学，只要袋子里有钱，也仍会买一些来闲食。难道我今日已经富且贵了，不屑于吃这带泥土味的土产了？还是像“芋老人传”所记述的，今日的口味已经不同了？

我有些迷惑；我有些不了解自己。

小时候我没有吃过的水果，到今天我仍然不吃。虽然，这小时候爱吃常吃的水果，我竟不能领略它的味道。我当然不必以此自责。但是，我在担心我的乡土气息会逐渐消失！

当一个人完全消失了乡土气息的时候，少去了一种感受，那也就等于丧失了一件财宝。 回

- 原载于第223期《蕉风》月刊（1971年8月）

文不加点

❑黄文才



黄文才 原名黄文才。马六甲公教中学毕业。曾担任柔佛笨珍县政府外勤官。新闻局官。1987年投入天主教马六甲柔佛教区主教公署务，担任该教区华文教务秘书处主任，兼《桥梁》双月刊主编，并在新山定居。笔名野声。

1999年，改任甲柔教区大众传播局秘书长职，积极参与于教会大众传播与出版事工。

现任马新汶天主教写作人协会主席、天主教甲柔教区华文教务促进会主席，以及桥梁之友俱乐部总干事。

每年的元旦，教宗都会发表一份和平日宗座文告，吁请信众在这一天特别为世界和平祈祷。这是自前任教宗保禄六世于1986年，建议将每年的元旦订为世界和平日开始，教会当局一直延续至今的惯例。

今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选择了“建设”和平，为2005年世界和平日文告的主题，并以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的一段：“你不可被恶所胜，反应以善胜恶”，作为反省的重点。天主教会坚持和平必须建立在真理、正义、仁爱与自由的基础上。

然而，有趣的问题是，随着年年不断地和平日祈祷，以及对有关和平日的反省，再加上其他各宗教不时举办的祈福大会，我们的世界就因此变得比过去更和平了吗？

我并不以为然！事实摆在眼前，今天世界各地天灾人祸依然频频发生，甚至还有变本加厉之势。各宗教团体所推动的和平祈祷或祈福大会，都有其崇高的意义和理想，这是无可质疑的，可是，人类的骄傲自大、贪婪自私、互不信任往往形成了一种阻碍，使和平的信息无法更为广泛地传播，潜移默化地感化更多的人，去为世界的和平谋福利。

就以最近发生的世纪大海啸事件为例。当悲剧发生后，各地的善心人士纷纷伸出援手，不分国界，不分种族，积极投入赈灾的工作。这种无私的大爱，不计个人得失的仁风义举，令人肃然起敬和感动，人性光辉的一面也一展无遗。可是，就在此非常时刻，我们也听到不法集团正准备浑水摸鱼、从中获利的消息；那些丧尽天良的人口贩子也趁机干起拐带婴儿、逼良为娼的勾当，怎不叫人悲叹人性的堕落，竟到了如此的地步！更令人感到遗憾的，是那些只会袖手旁观说风凉话的人，说这次的地震和海啸的发生，都是因为人类没有履行先知所赋予的义，而遭上苍的惩罚。在此非

常时期，难道就不能说一些比较温暖人心，也比较实在和有建设性的话吗？

纵使我们所相信的神，都是伟大全能的神，而神既然已经将大地交托给人类管理，他就不会轻易干预这一切。因此，人在无助的时刻需要寻求“神助”，但更重要的还是时时要懂得先“自助”。倘若世人不愿意发挥“天下为公，人类一家”的大同理念，致力建设一个更博爱、正义、公平和自由的社会秩序，即使我们举办了再多的祈福大会，神也无能为力打救我们呀！倘若世人不愿开放自己的心门，为和平的努力跨出第一步，反而本末倒置地将所有的责任推给神，神也无可奈何呀！

无论我们做什么，最重要的是先认清目标和意义，然后才全心投入地去做。至于那些只是为了跟风或流于形式化的所谓“和平”祈祷会或音乐会，我以为那是为了满足一小撮领导人各自的目的，实际上，它不但无法为世界和平带来什么实效，反而更加剧了人类心灵的麻木感；最终，美丽的言词不是用来自我反省，而是被有心人利用来自我吹捧，自欺欺人。

更何况，如果一些标榜着热爱和平与正义的团体，如果连本身区区十几个职员的机构人事问题都处理不好，我们又怎能信服它能有效促进世界的和平？每每见到这些机构出现人事纷争，而其领导人又是整个事件的关键人物，我对和平的愿景就自然多了一层疑惑，少了一份信心！

虽然如此，我依然坚信人性有它光辉的一面。尽管世界上存在、横行着各种“邪恶”，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全球各地还有千千万万热爱和平的善心人士。只要大家能够本着邪不胜正的信念，坚持到底，我们就能具备了足够的抵制能量，“不被恶所胜，反而以善胜恶”，积极地去建设世界的和平。 回

－ 2007年8月初重修于新山

众人皆醉我独醒

有只年轻的狮子，被运到一个小镇的动物园。与隔笼那只只会吃和睡的老狮子比起来，它有着相当的优越感，因为他认为那不是一只狮子应有的作为。所以它就不停地来回踱步，向游客吼叫着，用爪拍击笼子的铁条。终于到了进餐时间，当动物园饲养人丢了一大块排骨给老狮子，但却只给年轻的狮子两根香蕉和一包花生米时，他再也按奈不住抱怨说：“我不干了！我做得多么像一只狮子，却受到这种无礼的待遇；而你躺在那里就像一条毛毯，却得到如此丰盛的食物。”老狮子听后，语重心长地对它

说："年轻人，沉着气，今时不同往日，你我都是落难的狮子。这里只是一个小镇的小动物园，他们的预算是无法维持两只狮子的，所以你只好被当作猴子来看待了。时不予我呀！何必强求？何必太认真呢？"

虽然这只是一则小故事，寓意却十分深远。尤其是那句：时不予我，何必强求？何必太认真？事实上，人生原本就是这样。当客观环境不允许时，我们就别再浪费时间钻牛角尖了，逞一时的英雄换来的或许就是白白的牺牲。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在这种形势比人弱的情况下，我们宁可选择退一步海阔天空，以求另辟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真正有智慧的人，懂得透视时局，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或说什么话。一时的不强求不见得就是懦弱；一时的不认真，也并不意味信念与原则的放弃。一个人表露在外的糊涂行为，可以是人际关系一时所需的装饰，而最重要的还是个人心灵上保持的清醒，并清楚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为什么而做。

举凡有智慧的人，也都是识时务的一群；他们所争取的，不在一时，而是一世。当年，韩信受制于人而甘受跨下之辱；陶渊明为了理想而不为五斗米折腰，在一般凡夫俗子的眼中，何尝不是一种糊涂的行为？然而，就是这种大智若愚的糊涂，最终实现了他们所追求的理想和目标。

某公司有甲、乙两人。他们都是部门的小主管，为人正直、有理想，也十分照顾属下的员工、有一次，公司高层人员在处理员工年终加薪与花红课题上，讲一套、做一套，颇有欺骗员工之嫌。甲自认自己身为部门的小主管，有责任和义务替自己属下的员工打抱不平，于是就理直气壮的去找公司高层负责人理论。经过了一番大吵大闹后，大家都撕破了脸皮，事情不但没有解决，甲主管还被炒了鱿鱼。而乙主管在这方面却一句话都不说，继续照常做好他份内的工作，不断给自己属下的员工鼓励和支持；至于别人的一些冷言冷语，他一概不去理会。由于乙主管的工作表现杰出，几年后，他从原本的部门小主管，慢慢升到了公司最高决策人的职位。这时他便着手推行公司的改革，主动删除不利员工的条规，还回他们所应享有的一切福利。事实上，乙主管当年的"一时糊涂"，只是迫于无奈，他的内心 却比任何人都还要清醒。

古往今来，凡想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都必须通晓"难得一时糊涂"的道理。

倘若你我至今还一事无成，或许，我们的通病就是做人太聪明了！回

－ 2007年9月5日稿于新山

沙玉河上偶感

❑ 黄循积



黄循积 上世纪69年代初马华写作者。从商。现为新山华社与华教界知名人士；毕业于南洋大学。笔名田禾、田草等。出任新山公会《新山华讯》编委主任（出版人）已10年有余。为新山南大校友会副会长、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会理事、财政等要职。1999年4月间荣膺柔佛州苏丹封赐PIS勋衔。

现任新山公会署理会长及南方学院理事长等要职。

多少日子了，躺在新山市中心的沙玉河呀！您为什么仍“嘤嘤”的啜泣呢？您有什么悲伤？您还记得吧！将近廿年的事，多少血与泪，多少个无辜的头颅，曾在您的怀里，滚滚的流过。

妈曾告诉我，爸被杀的那天，同样被弃在您的怀里，而您用了仁爱的心，慈祥的眼泪涤净了他的血，连他的头颅与身躯，一齐汆流出柔佛海峡去！

打从我懂事的那天，我便不曾有欢乐。饥饿、痛哭与恐惧充满了我的童年，像您流不尽的泪，算不完的账！后父曾把我那已受创伤的心，加以无情的鞭挞，把我已露出泥泞的头，踩上沉重的步伐，把我已捉到青藤的手，加上了棍子的痛击，而侥幸的我仍然没有死去。一阵风暴把他吓跑了，靠着那坚韧的青藤，我攀出了陷坑。

由那时起，生命真正在我的心里萌芽了，我幼小的年龄即已开始挑起生活的担子，与其他久经战场的斗士竞争、战斗、挣扎，抢夺唯一生存的饭碗。我那瘦小而灵活的身子，终究在这社会的一个黑暗的角落，树立了。闪晃晃的刀子，曾在我的体肤上划过，如铁锤般的拳子，曾在我的眼眶上，印下乌黑的标记，哦！我并没有沮丧，甚至连哼一哼也没有，我知道只要一张开口，生命也就随着结束了。

默默的，我苦干了四年，摸摸手臂，已充满了起伏的肌肉，搓搓手掌，已结了如网似的茧，拍拍胸膛，阔大而挺起来了；再看看包袱里，红红绿绿，也有了一个数目，蓦地，一阵喜悦，闯进我的心来。

记得重回别后的家园的那一天，眼前一片荒凉（虽然母亲搬离了这里，已有了三年。可是我并没想到屋子倒塌的这般快，茅草由伤痕累累的屋脊里钻了出来，覆盖在上面。屋前的那口井，嬉戏着无数的孑孓，井旁

的那棵红毛丹树，如今更蓊郁了。这里，曾是后父对我用过酷刑的地方。——我曾被绑在这棵树干上，遭了他以有刺的玫瑰枝来抽打，伤痕的糜烂把我拖累了三个月。左边约有廿尺高的土岗，也长满了草，我也曾在高岗上，遭了他的铁掌，打落在土岗下的沟渠里，痛楚使我晕倒了、幸得邻居把我救醒过来（当时母亲因工作不在家）。第二天，我肿了一边的面孔与母亲同到警局报案，可是却被认为有父子关系，警方无能为力。

往后多亏一个远亲的叔伯，买通了打手，才把他赶跑了。——对面山坡的尽处，本有翠屏连幅，如今已萧条，往昔的哀伤，令我已无心观赏，向它挥一挥手，我就匆匆的别了。

呵！那一切的一切，还是那么的清晰……或许我并不爱海，却依恋这贫寒而恶臭的沙玉河。看呀！那淙淙的流水又流走了我重回校的四年生活。那常年总是浑浊的一片，虽经过漱刷再漱刷，仍然洗不尽它的污秽。

远处豆点似的灯光，仿佛天上稀疏的星，白天明媚的山川，现在已是幽晦与神秘了。河岸上的街道，奔驰着电掣的车辆，高楼的灯光也更辉煌了，当四面送来缕缕沁肺的爽风时，河面升华着难闻的臭味，也就闯了上来，闯进高楼以及末段两岸穷人家的寮棚里。我想它并非与人作恶吧！

您听，那呜咽的悲泣，岂不是更凄切吗？是的，为了岸上苦难阶层的人们，为了那些日夜辗转在颠沛潦倒的环境里喘呻的人们。

呵！您，哭泣吧！用您辛酸的眼泪，滋润了悲哀者的心……

－原载于《新山宽柔中学初中毕业1964年纪念特刊》



1988年11月8日大马华文作家协会柔佛州联委会成立时，中央理事会代表、州联委会委员（非全体）及柔华作者等在新山合影。前排起：马汉、黄循积、唐林、萧洋、小曼。次排左起：刘湄、芸亦尘、端木虹、孟沙、古寅医生、梦平、张维民、高秀、秦林（星洲）。后排左起：罗长风、江南、李寿章、艾芸、黄仁华、华山、欣荣。

出门

❑ 黄远雄



黄远雄 本名黄远雄，1950年3月出生于吉兰丹州哥打峇鲁，祖籍海南文昌。1969年毕业于吉兰丹中华独立中学高三（商科）班。笔名左手人、圆心鹞等。大约从1973年始南下柔佛州古来和新山谋生，从事二手建筑工程承包商。

从1967年开始投稿，以诗为主。以后陆续发表诗歌。吉隆坡人间诗社于1980年为他出版个人诗选《左手人诗辑》，出版诗集《致时间书》（十方出版社）。1996年间的作品部分诗作被录选于台湾万卷楼出版，陈大为、钟怡雯主编的《赤道形声》马华文学读本1。千禧年之后，仍常有佳作见报。2008年初出版的新著《等待一棵无花果的树》，荣获大马福联会出版基金奖。

出门时
嘱咐每一扇窗门
悉心坚守防线

不要忘了携带尖柄的伞
伞内藏有早替你折叠一面
展现效忠的旗帜，有防狼
的喷液器

出门，你必然会经过一条明亮
的通衢要道

注意，就在尽头转角处
有那么一座妄自尊大的摩天大厦
阴鸷的大鹏般张翅
　盘踞，俯瞰所有出入
的思想，言行，与呼吸

那儿常有一朵徘徊不坠的磬隰
坐镇的阴翳
除了要求庇护的湿霉菌
围拢过来的灾祸、流言
与鼠疫；阳光不可能在那儿
驻屯

深呼吸，此刻
快步冲出那片瘴疠烟雾
它是必经之路
紧握你的携带物
它们更需要你的保障、与承诺

朝往阳光最灿烂的
方向走，朝往人气麇聚
的方向走 回

今天开始

今天开始
要冗拨些时间
巡侦屋外一砖一瓦防御
风沙磨损的能力
与左邻右舍建立
沆瀣一气的互动
光顾从未光顾的店铺
涉足不曾涉入的领域
聆听过去、不相往来之上
侃谈切身的梦魇
照面的话题

注意住宅
意识薄弱围篱外，可否匿藏着
鼓舌如簧的蛇豕
假借社区人口调查
施展随棍上之诡术；注意巷尾
可有挥之不去的魍魉，沿门派送
飞天的魔毡，与刮刮乐

注意隐秘的路口
可有过动的吠犬
余兴的鹰隼，饱扬饥附
躲在转角暗处、丛林旁
设圈捕捉
发飙，崇尚自由的鸟雀
或静候二、三
违规抄捷的鼠鹿

今天开始，及时上紧忧患的发条
留意每一小节生活的陋习
每一步疏忽
都可能成为日后、有心人掳勒的
栽赃物证；路遇闪烁的言辞
避免钱财露眼；小心门户
注意来历不明的野畜
登堂入室
散布过敏原的动机 回

前半生回忆录

因为性格唐突
才有狷急的心事
因为脸庞暇疵
才有掩饰的文字
因为馀情未了
才有蟠龙回首的今日

我忠于自己的原则
默默面对时间的剽窃
我忠于自己的操守
疏忽整座事实的感受
我忠于自己的职责

直戳时势未愈合的伤口
我忠于自己的信仰
放大自恋的情愫

因此，我撰写
前半生回忆录之
必要，时间侧侍
历史旁敲侧击
感触抽离一段时空，摹拟
情绪操刀
雕琢痕迹隐隐
可见 回

- 原载于2004年6月8日《南洋商报·南洋文艺》副刊

古典诗七首

❑ 黄天星



黄天星 字三云，擅写古典诗词及书法。祖籍广东揭西。1946年生于霹雳州，后移居柔佛居銮；毕业于居銮中华中学。后又定居在古来多年，曾到新加坡任职。与新山及星洲文友过从甚密。曾任书法导师，先后从郑成勋师与张济川师研习诗词。承杨启麟社长厚教，诗声墨韵，相得益彰。

感 怀

长堤观内外，两岸自分明。
昔作狮城客，今归马国情。
放闲书屋润，养晦砚田耕。
恰似春风意，欣看三友迎。

庐山行

道契庐山约，迢迢万里程。
放怀真识趣，结伴喜吟情。
远眺风云度，长征岁月更。
不知身是客，随俗入乡行。

游石钟山

亭前遥眼界，万顷古今流。
吴楚同源汇，浊清异色浮。
秋晴天水阔，峦翠画图收。
逐浪舟中客，乘风胜日游。

答友人

南天艺海泛虚舟，未敢沽名醉客楼。（注）
萍水诗心缘翰墨，春华秋实笔山游。
注：客楼，余在狮城就业之住所。

新春夜宴喜赋

新春伊始会群英，初上华灯笑语盈。
美味佳肴厨艺巧，雅人胜意酒杯倾。
放怀终究吟鞭响，泼墨方知陇亩耕。
笔走龙蛇潜换岁，诗心此日继新声。

丙戌迎春銮中校友雅集

相逢偿夙愿，往事几堪倾。
堡垒中华誉，传灯学海明。
南山含远翠，銮水绕春城。
卅载睽违久，思源百感生。

銮水：河名。
思源：校内建有“思源桥”一座。

- 原载于2007年12月新加坡《新声雅韵》第二辑（诸家）

莲花池塘

为赏莲花一朵昂，凌波妃子亦登场。
横塘夕照饶秋意，柳岸华楼引兴长。

注：池中央设置白瓷像造型：巨莲、凌波妃子，栩栩如生。

全球暖化，烧掉你的钱

❑ 黄昧胜



黄昧胜 本名黄昧胜，1970年在柔佛州沙令新村出生，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留学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是上世纪90年代初优秀诗人，于1993年荣获大专新诗创作赛佳作奖；1994年4月夺得第12届学生文学奖新诗组第一名，同年5月赢得第3届台大文学奖新诗组佳作奖。1995年获得台湾新闻报年度最佳作家奖新诗组副奖。有7首佳作被收入《马华当代诗选》。现任职于台湾某出版社。自谓想“与乡亲父老烹茶话天下，不亦乐乎。榴梿成熟时，即归乡之日。”

全球暖化日趋严重，你相不相信2050年台北城将被淹没？2080年全球将有32亿人缺水、六亿人挨饿？未来十年内，全球暖化将带来高达七兆美元的经济损失？你又相不相信，造成这般情景的凶手不是别人，就是你跟我？

台湾最新一期的《商业周刊》，封面故事是“全球暖化烧掉你的钱”，耸动的标题让人不得不投注目光：“全球暖化不再只是生态问题，它将使全球GDP损失十三点八个百分点，让中国花在救灾的钱超过教育的钱；在油价升高下，可能使企业成本上升百分之二十到五十，它也会烧掉你的荷包。抗暖，是人类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 气候变暖已经是事实

全球六大地区温度都在上升，根据今年二月联合国跨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报告，气候变暖已经是事实，而百分之九十以上可能是人类活动所造成。人类近一个世纪大量使用煤及石油，使得二氧化碳浓度达到六千万年来的最高点。平均温度上升，冰川、冻原、积雪、冰山正在消融，水灾、旱灾、酷热、台风不断，物种灭绝速度加快。电影《明日过后》里纽约被大雪冰封的场景绝非危言耸听。

来自澳洲的科学家提姆·富兰纳瑞，在《是你，制造了天气》这本书中，就发出呼吁：“我们不能等别人来替我们解决碳散播的问题。我们大家都能在克服气候的改变上做出贡献，而这时我们的生活型态也几乎没有什么损失。”

二氧化碳扮演了维持生命所需平衡的重大角色，它也是石化燃料（煤、石油和瓦斯）的废弃产品，地球上几乎每一个人都需要用这些燃料来加热、运输。在金星和火星这些无生命迹象的星球中，大气里几乎全是二氧化碳，如果地球上还活着的生命不将二氧化碳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将来的地球就会跟现在的金星或火星一样。地球上的岩石、土壤和水都含有许多碳原子，全都渴望与氧结合、在空中散播。简而言之，碳无所不在。

在过去一万年间，地球的大气中含有万分之三的二氧化碳，比例虽小，却对气温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每次燃烧石化原料来驱动汽车、煮一顿饭或开一盏灯时就会产生二氧化碳，而我们创造出的气体会在大气中存在约一个世纪之久。因此，我们呼吸的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正急速增加，这就是导致地球暖化的元凶。

· 请不要把地球煮熟

提姆·富兰纳瑞说："根据最可靠的科学证据，我们需要在2050年前降低百分之七十的二氧化碳散播量。"这位澳洲知名的环境科学家，今年刚获得澳洲总理颁发的"年度澳洲人"奖，他也是温沃斯科学家关怀小组的成员及国家地理学会澳洲代表。他在书中强调，倘若每个人都采取行动，从平常的生活中去除大气中的碳排放量，我们就可以稳定北极和南极，可以拯救目前每五种正受到威胁的物种中的四种，可以降低极端气候发生的程度，甚至可以使本世纪三大灾难：墨西哥湾流的消失，亚马逊雨林的毁灭，以及海底爆发性的释出甲烷可能性减少至零。

"请不要为了冷却我们的家，而把地球给煮熟了。"提姆·富兰纳瑞提供一些做法给大家参考；改用环保能源、安装太阳能板、安装节能热水器和使用白色家电、使用节能灯泡并在不用时关掉总开关、油电混合汽车可减少百分之七十的交通二氧化碳排放量、多走路、多骑自行车、多搭大众运输工具、家中装隔温设备以节省暖气和冷气费用。最后，"若是你鼓励家人和朋友投票给誓言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政治人物，你可能会改变这个世界。"

本书谈温室效应的形成、环境变迁的原因、地球面临的灾难，处处语重心长，为未来子孙还能在这星球上存活提出解决方案。书中还点醒一点：全球暖化创造出一个舒适温暖的假象，因为我们基本上是热带物种，寒冷一直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一直将"温暖"跟所有好事，比如爱情、舒适和生命连结在一起。我们有很深的心理抗拒，拒绝思考"温暖"可能是

不好的，以致我们对气候改变的现象自欺欺人。这个盲点让许多人，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困惑不已。但事实上，我们不能再漠视全球暖化。

· “全球暖化”屡成各界话题

联合国于二月份公布的报告中便曾发出强烈警告，若再不重视身边渐渐升高的温度，一味地让地球变成闷炉，将可能让下一代如青蛙一样毫无知觉地被煮熟。

香港去年的冬天异常暖和，是有记录以来第八个最暖年份。香港环境保护署早于2004年完成的天气变化评估报告中就警告，气温每上升摄氏一度，人类罹患疟疾及登革热的风险将分别提高百分之六点七及百分之二。而尽管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中国过去十年温室气体排放量仍大幅提高，估计不久的将来就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主要的空气污染源。

美国目前还是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多的国家，占全球排放量的四分之一，预估在2020年之前，全美将释放比2000年多百分之二十的温室气体，但布什政府依然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在控制温室效应的努力上让各国不满。

从1997年京都议定书签订，到今年美国前副总统高尔主持的《不愿面对的真相》获奥斯卡最佳记录片奖，“全球暖化”屡屡成为各界的热门话题。然而，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会直接冲击到各国经济的发展，造成发展中及已开发国家之间的对立等问题，让修复地球体质这条路走得异常艰辛。

无论如何，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可以从自己开始做起。 回

－ 原载于2007年5月24日《星洲日报·悦读周报》版

〔主编按〕作者读了提姆·富兰纳瑞著《是你，制造了天气》写下本篇论述。



2002年在新山。前排左起：华山、马汉、郑文辉（星洲）、蔡家茂。
后排左起：梦平、孙彦哲、何国忠博士、许育华。

汉城——印象最深刻

❑ 黄永强



黄永强（Paul Wong DSU,SMJ,PIS）。1937年生于新山，祖籍广东省新会县。1958年毕业于新山宽柔中学。1959年开始，先后在多家华文报章当外勤记者，后来也受新加坡海峡时报聘为特约记者。1962年首次到越南为新生日报及香港两家华文日报采访战地新闻，来来往往越南战场多次，为国际通讯社发电讯新闻。曾采访汶莱叛乱，九龙巴大暴动，及至1975年越南沦陷于北越之前一刻，他还在西贡（现改称胡志明市），并赶往落难总统阮文绍被收留的台湾，千万百计要访问阮氏。他用过黄保罗、河旺等署名。已故柔佛苏丹端姑伊斯迈爵士殿下赏识其才华，经常召其入宫，而与柔佛皇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至屡次受封各级勋衔，高至拿督。2007年10月新山人人书楼出版其著作《采访外一章》。

柔佛州青年领袖亲善访问团，几乎每一位团员都认为在我们这一次所访问之亚洲四国中，大韩民国（南韩）是给我们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无论气候、环境以及官方之一切节目安排，都是那么适宜和感人，特别是我们所接触到的 韩国人之温暖又热情的人情，更是令人难以忘怀。

十月三日上午由香港乘国泰航空公司班机直飞汉城（即今之首尔），只在台北松山机场作片刻之过境停留。三个多钟头之飞行，当由机舱玻璃窗见到朵朵浮云下的起伏山峦后，机长即宣布我们已临这个半岛国的上空。

在南韩文化暨新闻部长及马来西亚驻韩使馆之安排下，我们在最短之时间内即通过税关局及移民厅之检查，步入金波机场；微温的空气，加上不灼人皮肤的阳光，使人有一番完全清新的感觉，尤其对于我们这一伙居住在长年俱夏环境里的，更是特别的温馨。每一口呼吸，都饶有不同的滋味。

冷气巴士，用不着开放冷气，夹着花香的凉风透过半启的玻璃吹进车厢来，舒服极了。

由金波机场至汉城市中心，只不过是短短的十余公里，公路两旁尽是金黄色成熟待收割的稻田，整齐地栽种在道旁或田园边沿之杨柳，随着清风在抖颤。一堆一堆的还保留了韩国独有风格的绿瓦田庄房屋，其风光之自然美丽，教人立刻就爱上这片广阔土地！

筑在著名的汉河之上的大桥，一望而知它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其工程之结实坚固，也令人叹为现代建筑之进步。

通常在秋天，汉河都干涸，宽阔的桥底下呈现着堆堆的灰白色沙粒；有好多辆大卡车开入河中心运载这些沙粒，这非但是建筑的好材料，同时也可防止汉河的泛滥。

汉城的市中心，有数不尽的工程宏伟的天桥，无论街道是宽阔的，或是狭小的，但是它们的共同点就是清洁整齐，不要说难得在大街路旁找到一张废纸团或一个烟蒂，它简直可说是一尘不染，而这绝对不是我过分夸张的形容。

我们下榻的汉城——京都酒店，是汉城里第一流大酒店，双人房每日租金四十五元美金，不可谓不惊人。

不过付出这份租金，却是非常值得的，它一切的设备既符合现代化条件，又高贵。我们团员中，不少是“土包子”，闹笑话出洋相是难免的。

譬如住入酒店房间时，茶房（侍应生）替团员逐件行李按照各人所住房间送到。侍应生站在房门前“蛇”前，“蛇”后（SIR），团员之中，有许多人还是不明其来意，一直让他们站着不肯离去。团员们就是不懂规矩，他们想到讨一、两百WON“贴士”始终不能如愿以偿，只好摇着头没趣地跑开。

放下行李，又得匆匆下楼赶回停在酒店外等候的巴士，去南韩政府文化暨新闻部为我们安排的第一项节目——参观国立博物馆及景福皇宫。

国立博物馆在1972年8月开始开放，所收藏之历史深远之无价文物达七万五千件之多。博物馆外观建造就是揉合古色古香及现代建筑艺术技巧之大成，并有一部份是武宁王陵玄室内部。

收藏文物远在公元三百年前百济时代，统一新罗时代及至高丽时代；收藏包罗万象，应有尽有。

景福宫内，在1394年，由大裕帝王所建之勤政殿，其精雕工程更充份表现了大韩民国有其深远的历史文明，它在1592年曾被焚毁，及至1867年又重整修筑。

文化公报部海外公报馆的行政事务官南仁基先生，是我们访问团逗留在南韩期间之导游，其对大韩民国概况，可说是“通天晓”，只要我们发问，他是答无不详的。

南氏之为人，也纯粹是大韩民国善良君子风度的典型，其待人接物之诚恳，真是与生俱来的。另一方面他对于我们这一般“马骝仔”的容忍耐心精神，相信难有出其左右的。

在汉城第一晚赶着赴韩国马来西亚友好协会盛宴，前韩国大学院长申

泰焕经济博士伉俪也受邀作陪，他精譬的演词，也使每一个团员留下深刻印象；他强调马韩之友谊，将可促进两国在各方面之紧密真诚合作。

申泰焕博士曾是朴正熙总统所领导南韩政府中一位高级的部长。

韩国的食物，与中国人的差不多，不过以冷和辣的为主，他们亦极注重食物的“色”，就是将食物布置摆设得美观，吃一顿饭，用上的银质皿器也多得很，但韩国人却以招待宾客为一乐事。

晚间在酒店房间透过玻璃窗，居高临下的眺望汉城夜景，万家灯火，五彩缤纷的霓虹光管将整个大都市串成似珠光宝气的首饰盒。这个拥有六百五十万人口的大都市的夜生活，也是多姿多采的。

韩战结束以来，深夜十二时实施的戒严令，仅系施诸本国人身上，外国人则不受影响，只要你随身携带着护照或旅行证件，当被值夜巡逻军警询问时，只要出示证件即可。

夜间的气候就有寒冷的感觉，在西装衣里加上一件羊毛衫则足以御寒。女性穿毕挺西装衣及阔管长裤，正适合这种天气，难怪在新马已暂趋落伍的这类时装，现在正在这边大行其道！ 回

－ 原载于1973年11月6日吉隆坡《中国报》



右起：叶迎章、何仙夫妇、邓亮洪、黄永强（名记者兼声乐家）、梦平等合摄于新山中华公会大厦（2005年8月28日 · 丘量栋摄）

爆竹一声声

❑ 黄振忠



黄振忠 马华教育家，上世纪60年代末马华作家，原名黄振忠，笔名黄君等。1938年12月20日在柔佛州麻坡出生，祖籍福建南安。1960年语文师范学院毕业后，常在星洲日报《星云》副刊发表散文作品。出版过中学生的华文辅导参考书，风行一时。担任华小校长多年后任柔佛州教育局新课程（KBSR）督学；1989年升任为柔佛州督学。1993年抄退休，翌年开始出任多届的新山市议员。诗歌与散文作品被选入《马华文学大系》（1981～1996）的诗歌及散文集里。

爆竹声
一声声
带着春节来临

爆竹声
一声声
穷困，罪恶
忧悒，冷漠无情
哀怨的诗歌
去了，去了
随着春节爆声飘去了

爆竹声
一声声
谣言，怨仇
猥亵的陈套
自私的欲望
可怕的战争
核子，轻气弹
去了，去了
随这春节爆声飘去了

爆竹声
一声声
崇高庄重，多姿的生活
胸怀广阔，和蔼可亲
美好善良的本性
那有德行的慈爱
轻轻，盈盈
随着春节爆声莅临

爆竹声
一声声
唤醒人们，为可歌可泣的
勇猛的，自由的，善行的
谱下一支春节的歌 回

－ 原载于1969年2月19日《星洲日报·文艺春秋》副刊

葬相思

❑ 嘉 立



嘉 立 原名曾立旺，祖籍广东省梅县黄塘。1941年5月25日诞生在柔佛州笨珍县亚逸峇礼村。1957年初中毕业于笨珍培群中学，1960年高中毕业于新加坡德新政府华文中学。曾任职于鞋业、运输业、金饰业、修船业及饷当业。

历任笨珍培群独中董事、培群校友会中文书及笨珍文艺协会理事。现为大马华文作家协会永久会员、马华作协柔佛州联委会理事等。擅写诗歌及随笔作品。作品收入多种合集里。

很不愿意，把豆撒在泥土里
左抓一把再右一把
射向夜黑风高
展读原野虫鸣的满天星斗
这一刻，骤然相思雨到访
纷纷飘落，急急叩门
路上，黄光揉和恍惚
称呼列明的灯柱儿
流淌着童少年华的情境

不愿意，把豆撒在泥土里
左抓一把再右一把
射向夜黑风高
展读原野虫鸣的满天星斗
这一刻，骤然相思雨到访
纷纷飘落，急急扣门
路上，黄光揉和恍惚
称呼列明的灯柱儿
流淌着青壮年华的情境

耳际总是响起旋律
那是一曲孩童逗唱的外婆桥
那是一曲少年爱听的迎春曲
那是一曲青年豪情的满江红
那是一曲曲柴米夫妻的交响
那是一曲曲熟人向着高山的哀歌

迷惘回头望，一排排寂寂人物暗了
只有那喧闹祭乐清晰更清晰
这一刻，奏起白内障风湿进行曲……
愿意，我很愿意
捏起最后一粒瞌睡的相思，种!
让庭院悠悠，坐对盛开

有多沉重也要相思害

最后，最后一盏灯暗了，全暗了
全暗了，哀情残喘了。
为我终老聒噪，且熟且烂
高分贝的送葬音符
灵柩里，无缘竖耳聆听
更乏力择求祭典:
裸裎的礼赞，我的归向。
但，腾腾地嗅到
移民阴国的焚烟

讣告绝响了生命的陀螺，螺绳摇身
一变：为我抽身的棺绳。
这一刻不由我，何必悸动:
生命终点上没有余地
人间情事里情事人间。

拎着未洗脱的灵魂
前世后世今生三帖，包裹一起
伶仃上路，风啸外
仅存相思人的祝福
是否能声声送我停泊在永恒星宿？回

向 晚

渐远的舟航，岁月的渺小
海平线外，还有什么瞿然跌落？
渐弱的笙箫，生命的短促
寒夜风雨中，还有什么凄然中断？

混浊了，豪情已腌渍
高挂了，雄心已风干
入暮枯黄，找什么音容？
滑倒台阶，寻什么美梦？

情干涸，灵消瘦
蹉跎太息，浴缸泡沫可有多少？
燃烧爆裂，杯中烈酒可有多少？

归家晚霞交付星语虫声
伴着萋草风过
谁在吭歌，抖着苍山茫水：
一粒尘土，夜渡何方？

横空眺望启明，盈盈在展颜
颟顸孤独的星野尘土
是否流逝了童年彩虹的心悸？ 回

－ 2007年5月22日重修于笨珍

冷 眼

纪念张爱玲

千年冰山的解冻
流经世俗，世俗不禁寒栗
贮成一泓彻骨的眼神
旋风也不敢正视

世界再大，大不过你的眼皮
巨门一盖，门外
只有横陈的东西
门内，末世纪的身世
任人猜疑 回

－ 原载于笨珍文艺协会丛书②《海韵》



1991年5月27日在小笨珍。左起：梦平、夏浓、洪祖秋、蔼秀（？）曾立旺（嘉立）、林过等。

来信收到了

❑江南



江南 原名蔡诗河。1945年12月10日出生在吉打州亚罗士打，祖籍福建惠安。现为作协柔州联委会秘书（1996年11月杪至今）。长期担任中、小学教师。爱旅游、收集文物。60年代常写诗和散文，发表于南洋商报副刊《绿原》。70年代起多写杂文，发表于《商余》及《读者文艺》。80年代曾是《新生活报》的合约作者。1997年起至2000年在星洲日报写《邮说天下事》等专栏；常用江南、江醉月等笔名。自1992年开始出任士姑来8里半国光华小出版的《国光报》主编多年，并主编国光学校特刊（1998）等。2000年12月退休，曾任士姑来南艺读书会主席兼讲座导师。著作有杂文集《牙牙集》（1983）、《骆文秀外传》（1995）；游记《客家赤子情》（1995）等。

有一天，二哥的朋友交一封信给母亲，母亲还未把信读完，就号啕大哭。

那时候，父亲逝世不久，母亲还在养病，家里一贫如洗，哥哥们都辍学，我才七岁。

母亲哭，因为二哥回中国去了！这是第一次中国这两个苦难的字眼烙印在我的心坎。也是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信”这玩意儿。

最惨痛的是知道二哥永远不能够再回到家里来了。

来到家里的，是二哥的信，每隔个把月，就有一封。内容开始是豪情万丈，在重庆有书读，渐渐的就要母亲寄猪油，连旧衣服也要。不变的是，二哥一直署名“不孝子”。

母亲从来不怪二哥，只哀叹命苦，每次收到二哥的信，就要痛哭一场。

信和眼泪，是我童年的主要内容。

大哥识字不多，二哥的来信，每次都由三哥回复。

三哥念过几年夜学，靠自修，不但会写信，也爱文学。举凡鲁迅、高尔基、屠格涅夫等进步作家的书，他都收藏。

一个三更半夜，有人急促地叫门，带走了三哥和他的一些书。

母亲大叫冤枉：藏书也会被人拉去的！

后来，母亲才逐渐地认识她的孩子，三哥不但藏书，还曾经抗议美帝

国主义轰炸越南。

母亲没有抗议什么，每次收到三哥从石象城寄来的信，就要痛哭一次。

转眼我也会写信了。回信的工作，就落到我的身上。有时候两个哥哥的信一起寄到，我就特别忙，母亲的眼泪也特别多。

信，在那动荡的年月，是母亲的催泪弹。

可怜的，母亲也真的吃过催泪弹。三哥他们绝食了，有人把母亲载去示威，吃了催泪弹之后，母亲回来泪如泉涌。

之后，有一段日子没收到三哥的信。没有信，母亲更流泪!

六年之后，三哥自由了，大哥却生病去世。

母亲得回一个生离的孩子，另一个孩子却死别，她又哭肿了眼睛。二哥没有来信。

终于等到二哥的来信，说是到了香港，二十年前我和母亲去看他，半个家庭团聚，二哥说："这是时代的错误。"

错误的时代欠我的母亲三十年的泪眼。这些泪债，都记在母亲给孩子的信里。

如今我们四代同堂，都把当年脆弱的母亲当成现在坚强的榜样。

而母亲和两个孩子的"三地书"，以三十年的眼泪写出一个真理：苦难使人痛哭，却未必会把人打倒。

替母亲写信，也有破涕为笑的时候，她的开头语总是："来信收到了……"

（写于1994年3月8日，预祝母亲今年83岁生日）

- 原载于1994年3月19日《南洋商报·商余》副刊



1986年6月9日在新山李寿章办公室前，左起：李寿章、刘士祺、彼岸及其公子、江南、原甸、梦平、马汉、陈育青博士。

别

❑ 江上舟



江上舟 20世纪70年代马华散文兼杂文作家，本名林振耀，1950年2月10日在柔佛巴罗出生，祖籍福建永春。1968年开始写作，同年年杪北上吉隆坡谋职；1972年与文友们组织“鸽出版社”，出任财政一职。1978年获得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文艺出版基金，资助出版散文集《奔驰以外》，于1993年以方又圆为笔名出版杂文集《方圆以内》，这是作者第2本个人结集，内收55篇杂文。他以一贯平实近人的笔调来描绘社会上方圆内的人生百态，使人阅后如嚼橄榄。大约在2006年前后，不幸中风而在家修养，仍继续坚持写作，精神可嘉。

我们走完那座行人天桥
突然熟悉得又感到那么陌生
整个夜晚
谁曾为我们诠释过呢
月光光染白了黑发
又岂染白了我们的影子呢

若有古老音乐拉长悠扬的曲子
我们也只能以无告的眼睛欣赏
你们的细胞皆已悲恸
这个夜晚
在你漉湿的眼瞳中
我可看到我的眼瞳

那时，逃不出悲欢离合
走进月台，或许
悲剧便上演了，或许
悲剧很早就上演了
我们只是
只是许多悲剧中的一个悲剧人物

心，哑巴的心
昨天还哭泣出声音
怎么就若一枚太阳花
对着冥暗的天欲哭无泪 回

– 原载于1973年10月号香港《当代文艺》月刊第95期

千年天堂

❑ 觉诚

觉诚 本名林爱文，法名释觉诚，祖籍福建省永春县。1960年出生在柔佛州笨珍县文律，后移居淡杯及新山十五楼，1972年小学毕业，1978年毕业于新山宽柔中学，留学台湾多年。出国十多年后返马，现居吉隆坡，是马来西亚佛光山的住持、东禅佛教学院院长及佛光文化出版社社长，并任《普门》月刊社长兼发行人。发表了不少的佛学作品，是《普门》的《智慧风潮》及《生活经典》等专栏的执笔人。



我以一颗虔诚的心，感恩前人为佛教所做的努力。而我们又该为我们的后人留下什么历史回顾呢？

在台湾，我遇到了一个奇人——吴文成老师。他用了一栋房子的钱去做了世人所认为的傻事。这位先生原本是位美术老师，后来被聘请为文化基金会执行员，负责管理与照顾地宫所挖出来的古物。

有一次，他到了丝绸之路的敦煌石窟，看见328窟出土的佛像，包括阿难尊者、大迦叶尊者等大德的肖像。肖像的庄严，当下让他赞叹及感动不已，但是石窟由于风沙伤害，大部分都已腐朽了。

也许千年以前曾经是敦煌的一员吧，他不忍心见风化后的浩瀚古迹无法重见天日，毅然决定了：就算用尽他一生的心力也要让328窟的辉煌重现眼前。这是一个非常浩瀚和辛苦的工程，其中包括了西壁的西方三圣经变图、东壁的药师佛经变图，以及窟顶的千佛像。

他寻寻觅觅，终于找到了曾在敦煌服务过的艺术家，请他们依照一样的尺寸、造型、艺术从新临摹一样的画像、壁画和肖像。几年后，这项任务终于完成了。重新打造出来的艺术品将之前岁月所留下的遗憾修复了，是完整无缺的作品。

我在台湾的龙山寺第一次目睹这些作品时，心中的震撼实在难以言喻。秉持着让佛教历史之宝重见天日的信念，在商请之下，吴老师愿意免费到马来西亚做首展，让没到过敦煌的人也能目睹这些留给我们的历史之宝。

而同样对敦煌历史有研究的赖文英老师，也连同她的家人把敦煌328窟的历史典故透过电脑以精彩的呈现出来，在新年期间于佛光山东禅寺献给所有的大马子民。他们对佛教历史古物的付出，都让我敬佩不已。

这不禁让我想起9月中旬受邀到吉打北大佛光之家主办的中秋晚会时，乘着空档之时到了狼牙修（Langkasuka）——一个唐代名僧义净大师及东晋高僧法显大师留下佛教历史遗迹的地方。

狼牙修遗址位于吉打州的丹莫（Merbok），是距离槟仑50分钟车程的一个小城市。这里除了几家华人商店之外，其余都是马来甘榜，是个非常有纯朴农村气息的小地方。懂这个地方的人不多，我们几经问路之下才到了博物馆。

博物院展览厅里展示了1600年前所留下的佛像、莲花、石柱、念珠等。还有博物馆右边所出土的佛寺砖瓦与莲花座，证明了这个寺院的所在地。这样的发现让我又惊又喜，原来早在千年前马来西亚就有了佛寺，佛教早已经在这片土地扎了根。

根据博物院的历史记载，义净法师曾于西元7世纪到过狼牙修。博物院旁边有个壮观的石壁，留下潺潺的流水。眼前的这一片丛林让我感觉到浓浓的印度灵鹫山的气息，不愧是义净大师及法显大师曾留下足迹的圣地。

除了佛教圣物，博物院也展示了一些印度教的遗物。国家对于回教以外的宗教历史的重视，让我深深的感恩。虽然博物院是免费对外开放的，但拜访的人并不多，希望有更多佛教徒能发心照顾这个地方，减轻国家的负担。

两个地方：一个是台湾，一个是大马；一个是人，一个是国家，他们都为了把历史美丽而辉煌的记忆保留给后人瞻仰，付出了很大的心力，让古代高僧大德辛苦留给后人的启示得以保留下来。

我以一颗虔诚的心，感恩前人为佛教所做的努力。而我们又该为我们的后人留下什么历史回顾呢？我不禁深思……

- 原载于2007年11月号《普门No.94》

振林山的春天

❑ 君绍



君绍 20世纪50年代中期马华散文家暨园艺家；原名王俊杰。1927年2月17日诞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揭阳）。启蒙于侨民小学；1941年，小学毕业于万礼小学。战后就读于中正分校，初中毕业；1960年教育文凭班毕业；1968年，义安学院中文系毕业，并考获教育学院高级文凭。除文艺外，亦涉及科学论文，园艺专论。同时在音乐方面也有不凡的造诣，弹得一手好钢琴，创作的歌曲曾经获奖。他在园艺上的成就，尤其令人侧目。在教育界服务近40年，1983年正式退休。现专心在柔南振林山园地干植物育种工作。他的笔名甚多，较常用者为：君绍、川曦、南山、蓝叶、王中、王怀、怀德、中天、帆影、铭志等。著作有：散文集《狮岛上的春天》《云的姿》《蒲公英的孩子们》《君绍散文选》等。

“啊，振林的春天！”“振林亦有春天？”……

砍掉俗虑的纠缠，埋尽累积的沮丧。啊，振林，我毅然走上崎岖的道路，来到这群山环抱之处，重建家园，再造春天。

吸不尽的空气清新，听不完的棕涛渔歌，来到振林，来到丹绒古邦，犹如进入无垠翠绿的宝库，可触可摸，是具体的实在，没有梦幻，不是天方。

迎接不暇的山岗、苍峦，仰观花朵绽开似的云霞，沈入妩媚尽致的晨雾暮霭。蓝蓝的山，只要披罩一条岚中巾，就显得可望不可即，自身边退去，退到隐隐约约的飘缈里。

振林的可爱，在其朴实，更在其真纯。当阳历二、三月的时际，阳光的集射针头，自南半球移来，赤道地区，就成直射焦点，你若具有超凡的观察力，就能见到处处有自然界的奇迹，一个新生的常绿世界，突然在你眼前展开：无数的野生鸢尾，怒放得令人惊喜。他们似白昼的星星，更似金盏，伫立公路两旁，什么时候，荷兰郁金香的韵味，悄然地来到这厢？

黄色的野鸢尾（Trimezia martinicensis, Forenoon Yellow Flag.）来自南美，何时落籍振林，已难于考证。他那圣杯似的三萼嵌合三瓣，内外两沿，金粲得似柠檬，盏心深处的赤褐蝶斑，配比得天衣无缝，浑然一体，令人赞叹，黄鸢尾的盛开，明示春讯已到，而振林一年中至少有两次黄鸢尾奇观。代表春天到振林，严格地说，实地是两度：首次自南半球到北半球；再次则由北极回归，都要经这赤道。而燕子的北返南旋，变与鸢尾花酒符合。

黄鸢尾的剑形叶丛间，被猪肝草填满，小小的喇叭儿，乳白色的冠筒，筒喉深处，有迷人的深蓝点。那是蜜腺，蜜腺外沿，是安全的降陆点，

宛如路标，指引远来蜂蝶，顺利地寻获目的地。沿蜜腺前进，尽头处有甜液的杯，准备侍候贵宾。这小小的喇叭花，来自恒河区，在不可考的年代，已到这儿定居，已沾到黄金半岛的荣耀，他的名字，华人俗称猪肝草，学名为Assystasia intrusa，这草、据印度本草说，对治疗关节炎有特效。摘其嫩叶，素炒成菜，或剪其蔓枝，连叶煲汤饮用，甜者加冰糖，咸者炖猪肉骨，能养肝明目。但，引人遐思的，是他那无数的花朵，他们构成花毯，蔚成花海，另外的用途，则为羊的美点；兔子的主食。每年春分，总有两周到几个特定地点，作物候观察，详尽记录，而猪肝草地花期必列榜首。

还有一个难以泯灭的印象，是野牡丹的花浪。野牡丹一名新加坡杜鹃，与桃金娘同科异属，果似小小的石榴，熟时绽开，露出蓝黑色果肉，当长期干旱后，丝丝的雨飘忽，夜间气温急降，一两周间，枯寂的原野，突然艳抹盛妆，成了乐园。你可见到满山遍野的紫色，梅花似的花心，桃花似的外型，吐着黄似丽日的曲蕊心，花朵聚成一团团，一簇簇间插叶丝间的梢顶上，陪着娇得欲滴的各种羊齿植物，尤其是狼箕，真是如痴似幻。

乍看之下，他们的长相，似乎千篇一律。但，如果你对分类学特感兴趣，你很快就可发现，在清一色的淡紫调谱中，实在藏有不少丽珍，不少瑰宝。无论花色深浅，花形大小，瓣肉厚薄，每一株都一每一株的特性；甚而叶形，枝梢色泽，都各有千秋，百看不厌，就在一统江山中，露出不同的配备，求同存异。

野牡丹是马来人的瑞木，尤其是纯白品种，怒放时宛如瑞雪，犹似白云降临。但在华人，则呼之我杜柏，多用于作燃料。

每一年，都以野牡丹作小指标，记录我国春天抵步的确实日期。

和野牡丹相颉颃的，是野肉桂。当春雨潺潺撒柔时分，野肉桂率先吐出红芽，一两天内，成了玫瑰樱红，硬化而成奶黄，终成鲜绿。新叶间缀苗高丽菜花似的嫩穗。野肉桂一到，雨树跟着露脸，合欢树亦上。一个晚上，雨树枝头翠羽铺展，盛着粉白相配的妩媚浪漫，而合欢则盈盈逸逸，满头雪球。

振林的另一奇观，是胶林换叶。当东北季风后期开始，天气干旱，北风天才开始一两日，绿绿的胶林，顿成枫海：醉红、鹅黄掺杂，胶山半秃，梢芽槎芽，阶段发育的特性，特别显著。风一吹，阵阵落叶，比迁移中的蝶群，更加壮观。但勇于接受现实的胶林，突然在一、两场大雨后，看似绝望的枝桠上，突然点燃绿焰，燃烧于群梢之上，穗穗似八角呈芒，千序上，点缀碎米似的胶花，异香泛浮，飘现身旁，花未凋，芽梢又上，嫩叶美得可餐。不久，一片翠绿的色调，似制服般，使胶树脱胎换骨，使园丘返老还童：绿得嫩，绿得娇，绿得妖娆。

胶林换叶未齐、果园亦逐渐热闹起来。就在人们还没注意的时候，榴

榴花蕾，随芒果花穗，依次吐茁，榴榴开花，一般上多在一月底到二月中间，青豆似的蕾粒，拉着一条长长的花柄，成团成簇地，垂挂粗椰皮干上，随着春雨的沃降，花蕾一天天地膨胀。就在春分前后，无比的奇观，出现穷乡僻壤。只见一串串灯笼似的花冠，喉吐长蕊，引出异香。

说实在的，榴榴亦具梅花的性格，五瓣厚实，形象崇高，榴榴属木棉科，与英雄树是亲戚，和木绵更接近。缺少的是尚未有人为其吟风弄墨，为其作画与讴唱，榴榴花开于下午四时，属夕花类，传粉于顷刻间，延及夜间，隔天清晨凋谢。为其作媒传粉的，先有雀鸟，首推太阳鸟，次为飞兽，以飞鼠当先，蝙蝠次之；最后才是蜂、蝶、蛾、虻。

当蝠类将长舌作指针，花花拜访探秘时，受粉已毕的华冠，立刻收剑脱帽，簌簌下坠，人们误会花之掉落，乃蝠类及飞鼠所为，于是猎枪跟踪而至，明日清晨，一层层的落花层，紧铺于枯叶层之上，成了花毯。那黄豆发酵的酸味，依旧浓郁。花冠花蕊杂陈，新鲜的花蕊丝，可煮咖哩。咖哩榴榴花，乃天下奇味，农家的恩物。

就在榴榴花潮汹涌的时刻，红毛丹花亦跟着上场，葡萄珊、马来龙眼、山竹、甚至辂龟、兰剎，亦先后依次亮相，红毛丹、葡萄珊、马来龙眼，都属同宗。红毛丹外表多毛，故名毛果。来自巫语，Rambut（毛）加an就成果名。华人初叫红牡丹，今之果名，乃由闽语演变而成，其‘红’字乃音讹，不代表色，葡萄珊吃时以两手卷筒，将果皮左右旋、马上皮开，故名葡拉松（Pulasan, pulas加an）意我‘旋果’。奇的是马来龙眼，巫语叫做马打古晋（Mata Kucing）意为猫眼，原因是猫眼，猫为马来人瑞物；与龙在华人文化上的地位一样，这三种植物，都属无患子科，花序皆为总状，序上穗茎分义，上着小小花朵，不太抢眼，但花开时的那股幽香，实在怡心。可以作为名壮的，是绿豆在锅里开绽时的状态。

山竹属金丝桃科，华五瓣，质厚，其子房上的五枚齿轮印，和其蒂部的五块耳壮瓣，都很奇特，前者末口成为呆脐；后者则成果冠、叶子特厚的山竹叶，是热带特具风格的美丽树木，花藏于叶腋间，诗情画意，可圈可点。

辂龟和兰剎是母子。同隶栋科。先有兰剎，后才有辂龟，铲龟是兰剎的变种，却因较普遍而名界兰剎，两者皆叶大而厚，枝硬木坚、亭亭如盖，花穗着生枝干皮层上。与印度无花果相同，花微小，只是其穗绿练受注视，当果季时，其果实的奇观，足以补偿花的卑微，辂龟与兰剎，皆出自原始林，是地地道道的土著，在春天的行列中，他们理应站前排，振林铲龟甲全马，为果界珍奇，个个结实、硕肥，肉呈琥珀色，致蜜蜡泽，入口甜如蜂蜜。光看其赤色的果皮，已值回票价，难怪老饕群集，家家门口有车龙。忽略振林辂龟，等如入宝山空手回。

果花之后，是可可，是咖啡，是椰子，是香蕉，是槟榔。可可属梧桐

科，与频婆同血统。但可可的重要，已属世界性，花生干皮上，长形铺盖的叶荫下，不久就挂满红红绿绿的苦瓜形果实，咖啡则树冠如伞，枝芽如伞骨，叶片厚肥得浓黑，其花青生枝干上，由皮层吐出，花似大型茉莉，香味浓烈，清晨时分尤甚，花后，果实大如樱桃，聚满干皮，熟时红艳，果肉含二籽，籽外有粘肉，洗后晒干，就成咖啡豆，再泡制成粉。

椰子和香蕉，同为热带风景线的骨干，所谓椰风蕉雨，蕉丛低处于椰林中，上下和睦共处。椰梢拂云顶风，别具风味，蕉叶宛如大扇，频频招风，虽叶身碎裂亦在所不惜。另外，椰树的堂兄弟槟榔，个性梗直，头戴羽冠，亦常寄栖椰荫下，当春天来临的时候，蕉的叶梢处，吐出心形巨蕾，一两天间，花柄伸长，弯弓下垂、颗心蕾开始卷皮，露出手指般的蕉花，每个指芽的顶上，着生花瓣和柱头，排列整齐，夜蛾和蝙蝠，于夜间同来拜访，为其传粉，不久，雌花成果，一条条胆大的蕉，作双层排列，成为扇状。载满蕉子的轴茎，随地心吸力下降，越伸越长，越长头越低，蕉蕾渐剥渐小，蕉子到了某一段已结不成，变成光秃，不成熟的是雄花，那颗心蕾，最终被送往烹调，或煮咖哩，或对劈蒸熟沾辣酱。

椰花则藏于匕首似的鞘壳里，鞘序生于叶腋处，‘匕首’膨大裂开，吐出花穗，金色粲耀。花穗上，雄花似麦粒，似穗群；雌花如小椰包菜蕾，蜜汁藏于雄花盏喉处，为蜜蜂的工作目标，而促使椰家诞生的恩人，则为太阳鸟；蓝天白云下，金粲的椰花，丽日般的太阳鸟，互相照映，为春天一景。

槟榔向万瑞物，具花穗更大，花苞深绿，包裹淡黄的花穗，花开时异香满园，花后累累的蛋形果，熟时柑红，剥掉外皮，就成槟榔子。

华人爱好椰风蕉雨；印度人视蕉椰与芒果为三种物，而马来人亦以蕉椰及槟榔为祥瑞，而槟榔子一物，则华、巫、印三族皆共同仰崇，在热带的春天里，这三种植物，的确可推为主调，不可忽视，其重要性一如波斯庭园里的芒果，以色列国族中的无花果，波斯人认为庭园中没有芒果，等于帝王失冠，以色列则认为缺无花果就是耻辱。

经过近乎十年的奔波忙碌，探秘寻幽，振林已成第二故乡，惊了椰林下的小桥流水，丹绒处的白浪蓝雾，有些野生植物，例如金齿果，玉叶金花、谷精草等等，都特具感情，还有漫山遍野的山芋，彩叶芋；使人既喜又忧的狗尾草，亦在无奈中寻出其真味。狗尾草为民间甜尿药，但野叟献曝，不小心还会惹上官司，只有野芋，还可以用得，但作为猪食的身价，亦已大跌，如今只配留作山龟的主粮，可惜的是，山龟数目亦大减，所以，野芋就更畅茂。而谷精草，见其千粒、万粒的鱼目似的形象已足够，管他是否明日？玉叶金花，那特有的孤瓣洁白，陪着金星似的简冠，独树一帜，悠然自得，看了亦称心。

一个穹苍低罩，内里公路如蛇似蚓，穿梭于千山万丘中的地区；甘榜

似主菜，伴以棕叶、椰笋，再加几处山花，果香的芜荽，遥托嫩绿胶叶的壁画。凉以山风，涂抹斜晖，倦来以云代椅，以潭代杯，听听渔讴，闻闻樵语，这就是振林的春天轮廓。

问候时，先问健康，再及近况。亲切处，何时重聚？

呷一杯特香咖啡，听一听熟悉乡语，让无虑的心，随燕群飞翔，陪绿鸽神游。而点醒我的，是鹊鸲的激励。

道不尽的旖旎，说不完的温馨，有闲时就睡一觉，醒来咀嚼了哥的絮语，得暇时往探乡亲，听他们屈指数风流。

振林，无穷的诗情，不竭的画题。如今，该是让笔锋收敛的时候，当下次春天再临时，又是一番景象，人事重整，山河重组，变的是表面情景，不变的是日落星沉，月又东升。但胶苗年年增围，榴槤树则岁岁劲强，鬓鬓白发里，心红犹如蕉蕾。

阳光又在工作，云影在原野上驰骋，东一块暗，西一块明。抬起头，悠悠苍穹，铺满融融白云。天高高，地艮艮，心怀似田园，宽敞又静宁。

陪伴友人到车站，友人说："明年果花开，草色再绿时，一定回归，不会比燕族更误期。"

回

－ 选自骆明主编《新华97年度文选》（1998）

梦平发布会

早上八时半，即与继祥下楼搭66号巴士往武吉知马，换170号巴士过海往新山中华公会，应邀参加梦平所主持的新书发布会。

长堤两边关卡，人龙长长，好容易过了关，已经十时；步行到海边，在中华公会隔邻餐室吃啰的Chanoi（Roti prata 别名）是一家淡米尔人的餐室，其咖啡又浓又香甜，饮了难忘！

正在用餐，一批文友，都先后入餐室来。杨贵谊与陈妙华则以手语远远打招呼。首次听到莲的溯源典故，非常高兴。和继祥分手后上会场，梦平将我一一介绍给予柔佛州文友，新知故雨，济济一堂。

11：00开始典礼，由南方学院书记（高秀）司仪，云里风的言辞，杂沓拖长；当轮到梦平时，他特邀请我上台讲《柔莲》的莲花意义，我将莲花的应用，追溯到Atlantis 的8000年前，以及后来莲花传到埃及、印度、波斯等国成为圣物，佛教不过是继大成。将其传入中国，故莲花应是全人类理想的共同象征，又涉及考证向日葵、扩因莱咖哩与辣椒故事，引起哄动，掌声如雷。

回

1999年1月31日

－ 原载于2003年12月新加坡文艺协会出版《君绍散文选》

医系师生情

❑ 赖骏汉



赖骏汉 1987年9月12日生于柔佛州笨珍；后移居新山。目前就读俄罗斯贾斯科州医药大学医学系第四年。他是第一批通过小学三年级跳级考试直升五年级的学生，所以比同班同学小一岁。赖骏汉自小在双亲（赖弘耀与陈含黎伉俪）的熏陶下，爱上写作。他的童诗、散文、童话、寓言经常在报刊发表，而且也在国内外征文比赛中频频得奖。他在写作上的特出表现，为他赢得了“第一届白兰氏杰出儿童奖。”〈医系师生情〉获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主办第三届孔子杯“关爱生命，关注亲情”作文大赛二等奖。《我的业余爱好——写作乐无穷》获中国教育学会主办第三届世界华人少年作文比赛三等奖。其作品收集在合集《彩虹下的诗苗》《让生活留下记忆》《全国征文赛获奖专辑》等。

春天，是万物生长的节令。而我就在2004年3月，以一个16岁少年的姿态来到俄罗斯攻读医学系预科班。

我对这里，充满了好奇、新鲜、刺激之余，还带着些许的恐惧。但我已经下定决心务必把自己的学业成绩考得最标青、最出色。大学预科班的第一堂课——俄文。第一天上课，我抱着无法想象的憧憬与热忱，认为一定能表现出中学时期的水准，赢得老师青睐。课室里，坐着一位六十余岁的老妇人，她正是我们的俄语老师。她穿着朴素，却不失高贵，可称得是女教师的典范。她脸上显出几分远离尘嚣的纯净与圣洁。她自我介绍。名叫 Valentina，在英文是“情人”的意思。

这位老师精通俄语和法语，却不谙英语。第一堂课上俄文字母，老师要求严格，她断定我们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记得她所说过的每一个字母。这对第一次接触新语文的我可是一个大的考验。第一晚，我熬夜，学俄语、写俄文。第二堂课是学习俄文数字与日常用语。老师数次领读后，我竭尽所能把部份读音记下来。由于对一些不确定的生字，我念得有点含糊，老师说如果我再这么小声，就得与同学隔离，坐在课室尾端。这番话深深击中了我的软肋。

☆ ☆ ☆

初春的夜，风寒。我仍在恐慌中度过，一直承受着老师的猛烈炮轰。

这就是我老师的特点，以尖锐的语锋来批评学生，我觉得她责人所不能，强人所不及，坏透了。

我一直坚持信念：只要努力，就能超越天才，只要我比同学们多花五倍、十倍的时间，就一定能变强。有几次，我因为读不准某个字的发音，而耽误了全班的下课时间，老师那副不屑的神态深深刺痛了我。我好比射击场的枪靶，而老师就像位出色的枪手，一枪枪地把我射穿，把我的心射得破碎了，支吾分离。

我恨她，是那个老妇人的恶语让我瞬间陷入了冰窖，熄灭了我全部的热情和向往。

☆ ☆ ☆

春天，万物重生。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这种难熬的日子不知挨了多久。皇天不负苦心人，我比别人多努力的五倍、十倍，终于结下不可忽视的丰硕成果。

我已经能准确地念出每一个音，每一个字，背熟所有老师在课堂上所教的新词。老师是个精明人，洞悉我默默耕耘的付出，不再针对我，反而看好我，喜欢我了。我亲身印证了，要赢过天才，就要先成为努力的天才。两个星期后，几位新生加入我的组。

第一堂和新生一起上课，老师便叫我把课文朗读一遍，我信心满满且小心翼翼迅速地把它读完。她笑笑，说："很好，他读得既准又快。"

我受宠若惊。我很骄傲，我已经成为课堂上的中心，老师的焦点。

之后，我们开始写作文，题目为《我的自述》。当她知道我是预科班里年龄最小时，便连声称赞我勇敢，十六岁就离乡背井，独自到遥远的国度深造。自此，她更怜惜我，引我一个十六岁的出色外籍俄语学生为荣。接下来的作文题目为《我的家庭》，她非常感兴趣，知道了每件有关于我家里的成员后，还问我看有没有全家福。

☆ ☆ ☆

春天也可能下雪。这种梦幻般美好的日子不知维持了多久，直到有一天，下课时，我拿出生物笔记出来温习，让她撞着了。打从那天起，她把以前对我的偏袒，丝毫不剩地拿回，给予另一位男生。

每当看到那同学因小事被称赞，我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不能否

认，一种嫉妒感从我心底升起，同时还有有种失落感。对，我在吃醋。但我誓言，肯定会夺回老师的欢心。

☆ ☆ ☆

雨过天晴。后来，我们预科班各组需要呈献节目，老师让我和两位同学朗读俄罗斯著名诗人的诗歌。虽然我不是主力，但是我尽全力去表演，以不负老师对我的期望。

表演当天，我把平日完全没机会亮相的西装拿出来穿，还结了领带，犹如明日之星。我朗诵诗文时，两眼自信地看着台下的Valentina 老师，我们的眼神接触了。看到她对我微笑，突然有股莫名的温暖，满满地流进心扉，我自信倍增，顿时感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目光：羡慕、嫉妒、欣赏、赞许!

我在俄文领域自由大胆地奔驰!

之后，我们面对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会话考试。在预科班的俄语老师们似乎都挺在意自己学生的成绩，这可能就是所谓老师之间的良性竞争吧!

☆ ☆ ☆

炎热的夏天。一个闷热的下午，不寻常的事发生了。当天，老师无精打采，有气没力地叫我拿已写好的《我未来的职业》给她批改。

突然，她猛力甩头，这让坐在她身旁的我有点惊愕，然后，她慢慢地走出教室，途中还差点跌倒。我在她的座位目送她离去……之后，我要求见老师一面，却得到我不想得到的答案，说老师非常不舒服、不需要、不必去看她。这些话给我一种不祥的预感。

那天过后，我们再也没有看到老师了……向其他老师追问后，得悉她病重，但我们上门探访的要求都被每一位老师拒绝了。我不喜欢这种感觉，它让我操心。

接下来的俄语都是其他老师代课，我根本提不起劲。虽然 Valentina 老师是我们平日最不喜欢的，但是现在每位同学没忘根，没忘本，都希望让她来教导我们。其他老师来代课，都称赞我们班的俄语程度高，我们才恍然，Valentina 老师当初的用心良苦，老师冷酷无情地强逼我们学习，近乎虐待地给我们施压，纯粹是为我们好!

☆ ☆ ☆

秋天，凋零的季节。

有一天，一位代课老师告诉我们，可以写信给Valentina老师，给她打气和鼓励。我们每个人都费尽心思地写，代课老师巡视座间时，看了我写的信，笑笑说我写得最好。依稀记得我是这么写的：

亲爱的老师：

近来好吗？您已经十天没在这儿出现了，我们都很想念您。您现在怎样了？没有您的日子很无聊。您要吃得好，睡得饱。昨天有一组同学已经考试了。他们考得不错，但是我想，我们这一组一定会比他们更好，所以您别担心，一切都会没事的。我希望您早日康复以继续教导我们。最后我想说现在我爱俄语了。我爱您！早日康复。

骏汉 上

我酝酿了所有情感写了这封信，写出我的肺腑之言。我现在真的喜欢俄语了，我好想亲口对您说，您可以回来吗？我一定会让自己的俄语掌握得最强的！您感觉得到吗？

我爱她，她是第二个我用“爱”字的女人，第一个是我的母亲。然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并不一定由血缘而来，它可以是来自人与人之间无数次的接触、相撞、了解。惟有在这种基础上，感情才是牢固。可靠的。

我有一种感觉：老师看过我的信了，这种感觉是从其他俄语老师的眼神和举止传递给我的。一种似遥远又亲近，似虚幻又实在的感觉在其他俄语老师与我的眼神交流时泄漏出来了。我有强烈的感觉，仿佛其他老师都受Valentina老师之委托，对我特别关照，我又再次成为所有预科班老师上课的焦点。这种滋味虽不错，但是我时时刻刻分分秒秒惦念着那位在异国对我最好的人。我憧憬着挨她骂，受她气。以前想避免的不愉快，现在竟成为了饥渴的欲望。

人是善变的，我承认。我是，老师也是。

我很感动，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这样赢得一个外人的关心，而这人竟是一位年龄和我差距四十多岁的异国老妇人，亦是我的恩师。即使被病魔折磨的时刻也依然为我牵肠挂肚，我亏欠您的已经不是言语所能表达的了！

一天，代课老师叫每打电话给Valentina老师，全班人屏着呼吸。电话接通了，全部人围在电话旁用俄语大声说：“你好！我整颗心冷却下来，那是一把好憔悴，好沧桑的声音！我以前那位说话有劲、词锋尖锐的老师呢？她每说一句话，我的心就有如被刀插一次般，痛得不可言语，我静静

地坐在一角。我的心在淌血。她以沙哑又带着发抖的语调说她必须定期到医院抽血。接受治疗，教室里寂静无声，女生被震撼得哭了出来。我想哭，却哭不出……

这时，我被一位老师支开，她递了一本熟悉的书给我，说是Valentina老师送的，她说我年纪这么轻，俄语这么好，是位好学生，所以要送给我。我双手接过了那本有点发黄的书，那可是Valentina老师讲课的“圣经”，是老师这一生中最贴近的、最珍惜的宝贝，老师竟舍得把它赠予我!

我沉重地走进课室，并许下承诺：我一定会把书里的每一个字完全背熟、彻底了解，到时候再亲手交还给您。老师，您为何毫无保留地为我付出，把我视为生命的一部份?

老师，我发誓，我会变得更出色的，当下次还你这本书的时候!

我保证!

☆ ☆ ☆

缘可遇不可求，与老师相知相识都是一种缘，不知邂逅在何时?

老师，我想告诉您，在这斗转星移的世界里，我对您的感激不曾忘，我对您的崇敬不曾灭，我对您的教诲更是永不灭! 虽然久久未能相遇，但是我依然深信，相见的日子就在不远处。

每一天，我都在街上寻寻觅觅，希望能靠运气碰着您，以达成那朝思暮想的梦，和您谈谈学校生活。侃侃生活近况。

我常常一个人仰望苍穹，心志飞向九霄，脉脉不语。我心想：心事，您知。

☆ ☆ ☆

冬天，零下八度。

您的每一个眼神，每一句话，字字句句，犹如一股温泉，注入我的心田，即使在这白雪皑皑的冰天雪地也让我感到丝丝暖意。

老师，我爱您。 回

舟子归渡

❑ 赖瑞和



赖瑞和 笔名赖山舫、郭书远等。1953年8月31日出生于柔佛新山，祖籍广东梅县。在新山宽柔第二小学念小学，后英文中学毕业，负笈台湾大学外文系。1986年夏取得美国普林斯顿（Princeton）大学博士学位。1971年开始在《蕉风》《学报》发表不少的翻译、评论和诗歌。曾任教香港岭南学院翻译系4年，1992年8月31日告一段落；回国（定居新山）寻求精神解脱。他于1990年首趟踏上中国，先后北上中国8趟，几乎走遍了中国，在《南洋商报·商余》与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中国游记。90年代中期曾任新山南方学院现代语文系副教授和中文系主任，也曾在较早时在马大设目录一课。现居台湾新竹市，担任国立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著有《唐代的军事与防卫制度》《杜甫的五城：一个火车迷的中国壮游》（1999）等。

雨落了下来，一个浪子划着小舟，仿佛是那一年，那一个远行的旅人，悠然渡过了河川，渡过了峡谷，披着雨丝染白的发，在暗礁丛中垂钓。

如果有一年，垂钓的旅人若岩成一尊石像，手中还持着昔年的钓竿；那浪子来了，在一块巨岩上盘腿坐了下来，也是让雨丝缓慢地染白他的乱发。

是的，你和我都是无言的；有一天我也会变成一尊石像，让一切都回归它们的来处。啊！垂钓者，我们的舟已沉，你是否找到归航的路？……

– 原载于1970年9月号第213期《蕉风》月刊

雨天的诗

雨季来了，风低诉、雨轻敲，寒窗上有多少缠绵的情意？到了这风雨频姗的十二月，每当披上雨衣，扶着栏杆，淋雨眺望雨景蒙蒙；心雾蒙蒙，怀念几位远方的朋友时——情调虽美；但情怀倒是莫名惆怅的。

来了这小城，每年到了这十二月；雨季哭泣着游子的归期底季节时，遥想起家园，母亲可否在默默祈祷？默默对雨怀念呢？又有谁能在雨天里，给予我这飘零游子以轻叩心门的喜悦呢？

雨轻敲着一个怀春少年的寂寞心门；轻敲郊野绿意融融的草色；轻敲一个诗的季节、梦的飘渺，伴我拥诗自娱；拥诗神游故乡，希望作一个在雨天还能归去的小鸽子的梦。

四野如落寞荒寂的处女地，多情的雨——那曾淋湿过爱情的雨露，依偎在盈盈的绿裙上；蛙——轻唱着一首无名的恋曲。我想，我真该淋雨独倚？……

雨霖霖，依旧伴着空茫茫的记忆小窗；雨，将飘撒在感情的湖潭里，伴我找寻一些遗落在现实的碎萍底梦，回到内心莹澈的美丽涟漪里。 回

– 原载于1969年2月号第196期《蕉风》月刊

篱墙那边

❑ 赖孙耀



赖孙耀 是马来西亚教育部联邦督学，现为大马作协永久会员及大马译创会永久会员。曾任笨珍文艺协会秘书，大马作家协会及南马文艺研究会理事。赖督学曾经是华文科卓越教师、大马皇家警察后备队警员、报馆通讯记者。1999年获颁第一届杰出教师奖。赖君曾出版《小学华文作文指导》。赖君精通双语，也为国家语文出版社翻译马来文学作品。他所撰写的论文，无论在政、经、文、教各领域的征文赛中，皆唱大丰收。曾获奖项计有16个。多篇论文分别收录在《当代马华文存》经济卷4、文化卷6及教育卷8；诗歌被收集在《柔莲》；语文教学专论被收集在《教育天地》；散文《篱墙那边》被收集在《茁壮》；《新诗赏析示例》被收集在《文苑》；新诗作品被收集在《骤歌》；小说《风雨童年》被收集在《海韵》及《端倪》等。

是一个温暖而恬静的早晨。太阳红得异常，很像那盛开的大红花一样。

山间的溪流，被微风粼粼吹动，淙淙汩汩地流动了；平铺的绿野上，不知名的花开了，不能名色的蝴蝶苏醒了，舒展着美得耀人的双翼，翩翩在园中飞了。这岸边的草坪，最是我的爱宠。

我常迎着晨风，踏着露珠，倘徉到这天然的织锦上坐着，有时读书、有时看水、有时细听竹下风声、有时仰望着天空的行云。

这里住了几户山下人家，木墙竹窗，繁花露出墙头，墙外有小桥流水，十分幽雅。乡间的景色是美丽的、纯朴的……

这时，天忽然刮起大风，远远的丛林发出巨大的涛声；近旁树枝上的绿叶被风吹得瑟瑟作抖。刹那间，树枝、树枝和小草都挂着水滴儿，我才知道下雨了。雨点虽不大，可是很密，急剧的雨声淅沥沥地打在水面，激起了涟漪的水波；片片乌黑的云涌来，把干净的天空沾污了，密布一天山雨欲来的云彩。

顷刻间，一条血红的电光划破了长空，接着是一片沉闷的雷声。猛烈的寒风、一丝丝的雨点，加上一阵阵浓云厚雾，笼罩着大地，顿时，放眼不见人踪，大地静悄悄地、沉寂寂地屈伏在风和雨之下。我急急找个回避风雨的地方——做庙廊的寄客。

飞飘的雨丝中，微挟着袭人的冷意，我凭栏站了一会儿，微微觉得凉意侵人。蓦地，从路那边，一个衣衫褴褛、踽踽而行的醉汉踉跄走入风雨中，一脸漠漠的呆滞叫人看了感到寒冷。他嘴里念念有词，哀哀切切的仿

佛在怨诉着什么，忽而悲伤，忽而狂笑。雨点迎面打来，风脚迎面吹来，湿软的泥泞没过了他的脚面，但他依然蹒跚地往村里唯一的一幢别墅走去。

别墅的前面是一片淡蓝的湖光，湖中有三、四只白鹅徐徐地游水；别墅外面缭绕着矮矮的竹篱，篱外是窄窄的石路；别墅上一格一格的窗口，装置着纤尘不染的玻璃。看上去，既整齐、又有气派。

在雨的朦胧幕下，依稀可见他瑟缩在寒风流湮的瓦廊下，摸着那满是雨迹的墙角，两只眼睛呆望着那一片绿荫荫的篱墙，似乎在缅怀片段的遗忘，不觉喃喃自语起来。

这一幕，不禁勾起我忆及一个已被人淡忘的故事……

李老伯是个年近古稀，饱经沧桑的慈祥老人。他中年丧偶，生活的枷锁紧紧地套在他的脖子上，把他压得喘不过气。可怜他父兼母职奔波劳碌、省吃俭用，总算把两个儿女养育长大。

无奈造化弄人，儿子成家后变得好吃懒做，仗着父亲有点产业，就游手好闲，无恶不作，甚至还千方百计，不择手段的想占父亲的财富为已有。

对于儿子的咄咄相逼，李老伯却始终紧持一个信念；耐心等待唤醒儿子改邪归正的一天。尽管希望的光像灯焰般的微暗，但它总在亮着。在弥天漫地的凄苦里，老人竟然自欺欺人的自我宽慰。

然而事与愿违，希望成了泡影。事实证明利欲熏心者摆脱不了贪婪与狡诈的纠缠。财产被骗去后，儿媳俩更不把这老人家放在眼里，经常为了一点小事刁难他，恨不得他早日归西。

李老伯本着“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逆来顺受。直至他亲手栽种的榴梿成熟的那一年，心地淳厚的老人从果实累累的榴梿园里捡了数粒给邻居小孩品尝，不料这畜生竟借故挥拳揍伤老父！老人忍无可忍，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噙着满把悲愤的泪水，远离这铭心刻骨的伤心地，投靠女儿去了。

“乌有反哺之情，羊有跪乳之义”。自命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却连禽兽都不如！

在短短的两个月里，这毫无人性的败家子把李老伯的一番心血付诸东流——把老伯唯一的别墅给输了，二十依格的榴梿园也给变卖了，然而他仍然执迷不悟，在一班酒肉朋友的诱惑下，迷溺于声色犬马之中，麻麻木木地穿透一串串的日子。

也许，人逢安乐饱食，便会耽于逸乐吧！不消半年光景，他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欢乐的日子模糊了，消失了，蜕化下来的只是一段寂寞的虚空。面对这接踵而来的打击，他才恍然悟及——物质上的享乐只是过眼云烟，精神上的支持才是重要，然而他已抓不住眼前流逝的日子！最后落

得精神恍惚、神经失常，经常露宿街头，但偶尔又跑回这别墅来指指点点，语无伦次地说这别墅是他的。主人软硬兼施，仍然没奈他何，最终唯有放出恶犬，才把他吓走。

难道这是报应？

雨水淋淋，河水涓涓，凉风飕飕，奏出如怨如诉的声音，宛如一曲凄婉的悲歌，在窸窣啜泣，唏嘘流泪……

"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

几家骨肉团圆聚，几家流落在外头。"

这首古老的曲子又再次在李老伯的耳边响起，更加剧了老人孤绝悲哀的心绪。

往远一望，玻璃般的平坦碧海，船的白帆点点地浮在海面上，礁岩附近，成群海鸥飞翔，仿佛在迎接渔人满载归来。

女儿的家，坐落在这环山绕水的渔村。

既来之，则安之。略略踌躇之后，李老伯在走投无路的当儿，也顾不了颜面，只好硬着头皮、步履迟缓地往亲家门前走去。

大家见了面，难免要寒暄一番。

须臾，亲家母端出热腾冒烟的饭菜，餐桌上摆满了香气四溢的佳肴，亲家公热情招呼李老伯用膳。这可怜的老人家在这弥漫着温馨的小木屋里，内心不禁感触良多，潸潸泪下。

亲家公趋前慰藉。李老伯摇了摇头，喟叹一声娓娓道出此次前来的前因后果。

枯涩微弱的声音，一声声打进女儿的心坎，犹如一柄柄利刃刺进她脆弱的心灵，内心悲痛得直欲滴出血来！

家人听了，也莫不义愤填膺，大声谴责这丧心病狂的不孝子。

女儿对父亲的际遇感同身受，无奈爱莫能助。她怎么也料想不到迩来兄长竟敢变本加厉，忍心对年迈的老父施以暴力！碍于身分，她不敢擅自主张把父亲接来同住；幸亏家翁家婆都深明大义，通情达理的老者，主动邀请李老伯留下来，大家有个照应，也可放心许多。

一匝的大雨过去了，天上的阴霾豁然开朗，心上的愁雾也因此扫空了！太阳偷偷地在云影中探头窥望，隐隐的一线曙光渐渐开放了；遍山遍野的花儿开得十分灿烂，它们在微风中摆着，似乎也和人们一样充满了喜悦。

天晴了，这晴天的一切都是幸福的，都是值得歌颂的！毕竟，滂沱的大雨谁也不希望它再来！ 回

－原载于南马文艺研究会合集《茁壮》

美丽的华中

❑ 赖炜翔



赖炜翔 本名赖炜翔，笔名翔翔。笨珍人1989年3月27日生于新山专科医院，祖籍福建晋江。现年19岁的赖炜翔，除了在魔术坛上呼风唤雨，也是一名诗人。他在7岁时推出了一本诗集，多项作品更荣获许多写作比赛的奖状。《翔翔诗页》这本诗集为他赢得马来西亚7岁小诗人的荣衔。

赖炜翔的荣誉榜写着：1996年：7岁出版童诗集《翔翔诗页》。1999年：中国北京少年作文比赛小学组优秀奖《情牵童诗乐》。2000年：第一届世界华人小学生作文大赛二等奖：作品《我最喜欢的一项课外活动》。2001年：考获新加坡华侨中学奖学金。2002年：新加坡华侨中学华岗文学奖一等奖。2003年：华侨中学象棋学会校队代表。2005年：新加坡全国象棋比赛校队第4名、新加坡华侨中学华岗文学奖小说组三等奖。2007年：应邀为八度空间《星空》DVD推介礼魔术师NTV7《强中自有强中手》魔术大王之一。他立志要成为一位名医生，造福人类。

大地在沉睡，四周一片朦胧，校园却热烘烘的，莘莘学子已齐集在大草场，等待体育老师发布号令——晨跑开始了。

学子们的脚步声惊醒了太阳公公，金黄色的光芒像花朵，红红的，亮亮的，照在大钟楼，此时的钟楼壮观无比。我跟着跑步队伍以猛虎般的活力向光明的大道大步迈进。

庄严的国旗和华中校旗随着乐队的演奏声冉冉上升，嘹亮的歌声绕耳，仿佛弥满了整个世界。

上课了，琅琅的读书声传遍整个校园，洋溢着一股书香气息。同学们丝毫不敢凭空虚掷宝贵的光阴，遨游在书海之中，尽力去汲取书中精华，攀登知识的高峰。在文学浩瀚的大海上找寻自我的价值。

校园的一隅，是个花圃，百花齐放。午后倘佯在宁谧的小径，坐在沁人的石椅上，看蜂蝶翩翩起舞，采花蜜，传花粉，我情不自禁地展开感觉的翅翼，诸般经文字显陈的情景，一幕幕地涌现脑际。

另一侧，是我国知名画家陈瑞献博士的作品——天下之马，精致而又雄浑。此马样貌突出，外形奇特，胸怀壮志，有凌云之想，给人以蜷蹄急驰，长啸生风的生动形象，使人心头热血腾涌如潮。

拾级而登，二楼有个宽敞大会堂，每逢星期一周会，我们聚集在这儿聆听校长训话。话语中给予我们最热切关心的爱护，无比殷切的寄望，无

比宽广的仁怀，时时温慰我们，翼护我们、协助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的未来，有了明确的方向。

同一层楼，是德祥厅，那是我们所尊敬的师长办公之处。他们对学子关怀照拂，无微不至。不经由任何语言，已给予我们太阳般的照耀，春雨般的滋润，鼓舞我们奋斗到底。

大草场上端，创校人陈嘉庚先生的肖像屹立着。作为一个中一生，我难识您的伟大于万一，但感恩的怀念却永留心底，您仰视天空的微笑，成为我们的精神信仰。我暗暗告诉自己：我要努力朝向希望，朝向理想，朝向既定的目标勇往直前，这才不辜负陈嘉庚精神，身体力行的好榜样。

嘉庚铜像后方是个鲤鱼池，静谧中带有动感，构成一幅幅画境般的景图。继续往前走，便是嘉庚堂，气象万千，更有一种壮观美。

黄昏，一抹余晖，万道霞光。羽球场上，一块蓝蓝的伞盖般的穹隆，校队汗流浃背地排练。

每逢星期二、五，我都到中国象棋室报到。还未踏入象棋室，便可听到叫将的声音。一进入棋室，映入眼帘的是在白板上的大棋盘，棋客的棋味都浮到脸上，落子如行云流水。教练郑祥福先生时常教诲我们：下棋意在培养以弈陶情，胜败乃兵家常事，输赢不计，不怕败的人，精神永远不败；愈怕败的人，一败就真的涂地了。

夜幕低垂，我喜欢坐在学校宿舍的蓝茶坊，凝视假山瀑布，水声日夜不息地流着，流着不停的生命歌曲，充满了柔与美的感受，我心底回荡着诗的情韵。

啊，美丽的华中，你的一情一景，一草一木都使我获得启悟和引领。如果没有你，我也许会在另一方，过着悠闲平凡的日子，不留一丝痕迹。

啊，美丽的华中，是你给我智慧，是你造就了我，你把我的未来远景，涂绘成一片灿烂的辉煌，我永生铭记！ 回

- 原载于2002年《新加坡华侨中学华岗文学奖得奖作品特辑》

打造高层次的文化空间

❑ 赖益盛

赖益盛 马华出版人暨柔华社团闻人。原名赖益盛。于1948年10月17日出生在柔佛州笨珍县文律巴列葛达村，祖籍福建省晋江县。在新加坡修完中学课程。并在狮城工作数载。定居新山后，创设“国际运通地图社”，所出版的地图册及旅游书籍畅销全马。多年前，氏出任



新山中华公会总务和柔佛州中华总会总务职，表现特出，并主编《新山中华公会75周年纪念史料特辑》（1922～1997）。他也与罗正文于2005年主编《马来西亚华团总名册》。赖氏目前担任新山中华公会会长、马来西亚华总副会长，已是全柔文教、工商界主导人之一，深具影响力。

新山中华公会继上半年发动“壬午传薪，力创分校”运动，为宽柔中学筹得200万建校基金后，又马不停蹄地投入为“东南亚华文资料中心”所展开的筹建工作。

公会今年下半年原本为了庆祝成立80周年会庆，而拟定了涵盖具有组织（走访华团）、思想意识（政经文教研讨会）、传统文化（庆中秋）、民俗（庙会）、艺术（南离艺篇）、历史/体育（老街寻）和社区服务（婚姻部和表扬会）等八大项目的活动，并且正处于紧密筹划和陆续推动的阶段，与此同时，还得担负起重任，为“中心”筹款，足以显现公会对这项文化工程的重视。

回顾公会过去80年的历史，即使是草创时代（1922～1936）延续了义兴公司治理华社事务的传统时，以及战前（1937～1942）发动全民投入抗日筹赈的运动期间，特别是战后50余年的岁月里，贯穿整个公会历史长河的主要工作，仍是积极地推动民族教育的拓展。这项卓有成效的活动于今结出丰硕的成果，那就是受新山华社骄傲的庞大华小和独中的学生群，以及第一间纯民办的中文大专院校。

十几年前，华族文化面临严峻的冲击，1983年全国华团文化大会，掀开了华人文化自救的觉醒运动。新山这块文化沙漠，也涌现了许多高素质的文化工作群，揭橥了中秋园游会，唱过了传灯歌，响起了廿四节令鼓。

文化的危机感凝聚成振兴文化的强心剂。几年前，新山的老街面临消失的厄运，于是有了史料收集运动，史料专辑出版，以及“万盏华灯庆中秋”的推出，第17届全国华人文化节，更以“回归历史，再造辉煌”的气

势，营造新山波澜壮阔的文化景观。

民族文化是民族教育发展的根基，民族教育的发展，则能带动民族文化的提升，两者是紧密互动和互相依存的。新山作为一个华文教育较为发达的都市，如果文化的基础（Infrastructure）不扎实，则作为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的教育蓬勃面，将严重失衡并处于头重脚轻的状态。

基于这点公会会庆主题订为“欢庆八十，跨越一百”也可以理解为这是公会的一个历史性定位的转折，中华公会过去80年，是以扶持华教为首要任务，今后的20年，都会以宣扬和根扎华族文化为己任。因此，公会以打造文化工程的宏观理念来推动“东南亚华文资料中心”的创建，应该是有其长远的策略意义。

文化层面的普及和提升是需要同步进行的，经过几年的努力，新山的文化活动在普及面来说，是有了一定的进展，倡导“华文资料中心”和“大会堂综合表演中心”则是公会在文化领域中向高处探索的想望。

从近一年来，新山中华公会史无前例地同时推动几项大工程，诸如以“文化坐标”定位的中华公会大会堂，以“文化广场”定位的新行宫，以及构思中的哥文茶“文化公园”和柔佛古庙“文化长廊”，都能说明新山中华公会在打造文化空间的决心和努力。回

－ 原载于2002年9月8日《书香楼·开幕纪念》专辑



2002年6月16日在新山中华公会，右起：刘钦宓、赖益盛、萧光华、李寿章、黄仁华、杨新发医生（梦平摄）

文学与爱情

❑ 郎格非



郎格非 原名范立言，祖籍广东省大埔县桃源镇寨上坪。1941年生于古来县之士乃，次年日寇即占据柔州。初迁笨珍路16碑江加埔菜，复迁22碑乌鲁槽，再迁哥打丁宜路13碑乌鲁地南新村。在宽柔中学初二肄业，曾当百货店店员、胶工、锡矿工、饼干厂工人、树桐车跟车员、轮胎店技工等。1975年后在吉隆坡及八打灵星洲日报、新明日报、通报、南洋商报担任编辑。最后在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华总）担任中文秘书至今。平素喜研读世界历史、佛经、旧体诗、并深研紫微斗数推命学二十多年。著有传记文学《陈群川评传》。

三年前读罗兰的《安多纳德》，曾情不自禁的淌下许多泪颗。爱情故事读得多矣，自己也是曾经沧海，见惯波涛，何以还会激动呢？

这就是罗兰不同俗调的地方，他写爱情故事，从头到尾嗅不到一丝匠气和江湖味，任你多么“世故”，也要被他感动。

安多纳德和克利斯多夫，这两个命运颇为相似的悲剧人物，在云烟过眼的凑合中，相逢只两三回，谈话不到十句。罗兰只轻轻几笔，便把故事弄得馀音袅袅，使读者“陷入”，为这双苦难的人儿默默叹息，神来之笔，果然不同凡响。

文学与爱情，似乎是冤家，永远穷缠在一起。没有爱情故事注入去，文学的光辉至少会减去一半。孔子编诗经，第一章就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孔子把它放在第一篇，不知出于何种“情意综”，相信也是和他自己“知慕少艾”的心情有关，即此一点，就可证明爱情的普及性。爱情的价值如何，这要看各人的气质而定，而男女的反应也是不同的，一般而言，女人对爱情较虔敬，陷入也较深。

爱情的魔力，有时亦是难以思议的，温沙公爵弃江山而就美人，替爱情作了最有力的注脚；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也是“殊足钦式”。

文士和爱情，每多轶事传世。莎士比亚因失恋离开家乡，他的作品中，有很多骂女人的话语，相信和情场失意有关。歌德爱上有夫之妇，事与愿违，但却因此作成了《少年维特之烦恼》。维特便是他的化身，如此现身说法，可见其对她痴迷的程度。普希金更是因爱情的障碍常常和情敌

决斗，绝后终于“上得山多遇到虎”，死于决斗中。至于但丁，因国土被占，而流亡在外，也因此失掉他的爱人贝雅采茜。但丁因悼念贝雅采西，化痛苦为力量，写成了不朽的《神曲》。

还有“文化太保”李敖，写什么都嬉皮笑脸。但是那篇〈红玫瑰〉却是沐手虔心，真情洋溢，文字既美，感情又真挚，是一篇难得的佳作。可见那个Rosa在他的心中的地位。

最为轰动的，莫过于郁达夫和王映霞的恩怨了。达夫和映霞结缡的经过，都记载于他的日记中，后来情变的经过，则反映于他的〈毁家诗记〉里。

〈毁家诗记〉披露后，映霞亦不甘示弱，写了几封公开信在香港大公报上反击，自此大家撕破脸皮，不能重温旧梦了。

我们初读映霞的公开信，亦颇觉她有道理，但后来她终于改嫁给那个教育部大员，便可知道达夫并没有为难她或待她不好的事。

人情事理，总不会离逻辑太远，达夫初遇映霞，已年过四十，映霞则芳龄双十，年少貌美，达夫“惊为天人”，于是苦苦追求，终于才子佳人，各得其所。我们再看达夫因映霞而作的一些诗：

“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
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

“笼鹅家世旧门庭，鸦凤追随自愧形。
欲撰西冷才女传，苦无妙笔写兰亭。”

从这些话语中，达夫那份诚惶诚恐和自卑的心理，已经一泻无遗。其后又筑“风雨茅庐”于西湖之畔，举家由上海迁于杭州定居，可见他对家庭的重视。文士摇笔生涯，生计必不宽裕，我们以达夫一首诗中看出其苦况：

“生死中年两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
遽怜病骨如秋鹤，犹吐青丝学晚蚕。”

达夫肩负一家生计，岂能不效晚蚕吐丝。其后他远上福建去，他岂是舍得映霞，看来是为了改善家庭经济不得不尔。从这些事来看，达夫怎会对她不好呢？

映霞之离去，促成达夫后期思想，把精神转到国家民族前途上去。由福建来新加坡〈星州日报〉做事，其后又转往印尼，不幸竟死于日军之手。达夫虽是日军所杀，然远溯因由，实是由于映霞之情变，使他精神上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若没有这场家庭变故，他怎么会跑到这无亲无故的地方来呢？

中国的爱情小说，比较可观的要算《桃花扇》，文字优美，情节动人，国破家亡之恨，乱世儿女之情，朝宗的怯懦，香君的坚贞，短梦寥寥，却带来了“传得伤心临去语，年年寒食哭天涯”的恨事。

在中国文学中，女子所占的份量虽微，但有些作品，是男人所不及的，譬如唐琬答前夫陆游的〈钗头凤〉：“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凭栏。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长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

还有李易安的：“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道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两个多情才女，一是离夫之痛，一是丧夫之痛。两般事件，一般心情，泪笔挥成千古绝唱。尽管人们如何喜看爱情小说，但是文学中的爱情和现实中的爱情，几乎是互相讽刺。现代邱比特，都是眉精眼企，有打算，有远求的。男女双方，均想以对方的种种突出来反映自己，所以说到爱情，例必“条件”先行，“心灵”次之。弗洛姆说男女的恋爱意义即等于：“在人的世场上找最精美的包装”，诚哉，斯言也!

既然如此杀风景，乃转而在文学的爱情故事中求满足，所谓画饼充饥是也。但文学的功能就是超现实，就是画饼充饥，这就是它不废江河万古流的因素。回

－选自徐速主编1974年元月号第98期《当代文艺·〈零思录〉》专栏

中年

～一种想下山回家的心态

来说中年，似又将过中年了。中年，想来也是约定俗成之语，如果有迹可寻，它又是哪年哪月“开始”来到身上的呢？这个，你没看见，我也没看见，只是感觉到所关注的事和前一段有了分野，这就是所谓中年了。

俞平伯先生有篇《中年》，说得很是切实，他觉得中年只是一点而非一段。他以上山作比，说道：

“上去时兴致蓬勃，唯恐山径虽长不敌脚步之健。事实上呢，好一座大山，且有得走哩；因此凡来游的都快乐地努力地向前走。及走上山顶，四顾空阔，面前蜿蜒着一条下山的路，若论初心，那时应当感到何等的颓唐呢！但是，不，我们起先认为过健的脚力，与山径相形见绌；兴致呢，于山尖一望之余随烟云而俱远；现在只剩得一个意念，逐渐的迫切起来，这就是想回家……”。

俞平伯先生说的“一点”就是在山顶环顾那一刹，看到的无非平淡无

奇的道路树石，上山时的兴奋憧憬真是多余的；但又因上到山顶，方知山径之长，脚力之短，世事并非上山时所想的那么容易把握哩。这两种情形都令人心生倦意，于是急着下山回家。想回家的心情，便是所谓中年了。

我也是上到山顶的人，对于在山尖环顾那一刹的观想，颇能领会，确如俞平伯所言，男的爱女的，女的爱小的，小的爱吃糖，小的长大了爱吃女人的奶，奶被吃的人又生小的……，人间的故事，大抵不外如此，这也是在山顶环顾那一刹才看清楚的。于是，你有所怀疑，为这种故事忙来忙去，有什么值得？罗素说“人活着是一种特权”，到了“中年”那一点，你多多少少都会想到这些。

· 一个精神的家

想回家，不是回妻子儿女所在的家；是在估算脚力，再起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的家。中年在山顶那一刹，瞧着正在上山的人不免哑然失笑，他很明白这些人有着满脑子无限的“纲领”而又心神缭乱、漫无所之。他此时晓得“细节”才是他脚力所能及，要好好使用有限的脚力，快点集中心神在一两个“细节”上着力经营。卒之，许多中年因为善用脚力，把往后的三四十年时光灌注在“细节”上，真的搭成了自己一人的家。诺贝尔各项特出成就奖，得奖者平均年龄在52岁之间，没听过35岁以下的人得奖。西方两部举世知名的历史巨典，爱德华·吉本（1737－1794）的《罗马帝国哀亡史》。第一卷成于1776年，1787年才全部完成，总共6卷，时为51岁。汤恩比（生于1889）著《历史的研究》，第一卷成于1934年，时为46岁，全书12大卷成于1961年，时已73岁。

看以上的事实，俞平伯先生所言那“一点”，也可说是人生途程的“转智点”，这“一点”的意义非同小可，文明的各项成果，八九成由这“一点”而致。中年，才是文明和文化的建设者。

中年，也因为太过了解脚力之限，心中没有了如何浪漫和幻觉，难免倍感人世凄清。曹聚仁先生有段记旅途的文字：“1937年冬天，间道经曹娥汀返杭州，从百官下船，时逢急雨，沙沙打窗。我静静躺着，听船底潺潺水声，知道船在向西兴驶去……”。细细咀嚼，在不言中，一种江阔云低、西风断雁的怆怀深隐其中，时曹老已在中年。

稼轩词：“沙窗外，斜风细雨，一阵轻寒”；中年境味，实有甚于此，说要比轻寒重得多，才更近人情。

－原载于2001年《南洋商报·商余》版

也谈现阶段的文艺主题

❑ 老蕾



老蕾 原名许清昌，1915年生于福建省永春县。1937年肄业于厦门大学，同年偕友人吴西玲南渡。抵马后因乏人介绍，只好屈就小学教师多年；在课余之暇勤于创作。战后任职吉隆坡文良港中华中学，1948年任教于彭亨文冬启文中学，翌年转麻坡利丰港培华中学，后升任为教务主任及改制为国民型中学之副校长和高级华文教员。前后在这间中学服务29年——迄1975年杪荣休。退休后翌年底，与其夫人来星洲与其次女同住于实龙岗花园。寓居星洲后，少有创作；除老蕾外，尚有许风、佛特、欧阳之青、罗汉明等笔名。1979年由新加坡上海书局印行他的《老蕾作品选》。

文艺是一种有力的武器，在现阶段它应该而且必须服务于抗战建国，这是不庸赘言的。

马华文艺作品在质的方面，是否提高到我们所预期的那么美满？或者说，我们的文艺作品是否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把握到现实？这我们不敢下个肯定的断语。不过我们知道，目前马华不少文艺工作者随着抗战的要求，果敢地起来了。他们面对现实地参与下层的实际工作，从多方面的，复什的现实中发掘新的素材。但却也有些作者逃阵了。

你说他们落伍么？也不尽然。这原因是“一切文艺作品的主题都被限制于‘作战性’这一激昂的圈子里”，或限制于“抗日战争的范围的场面”。这样便有人以为在这民族解放战争的大场面中，一切文艺作品的主题，应该是‘作战性’高于一切。换言之，“文艺工作者应该直接或间接把为民族解放而演出的悲观壮烈的事迹，尽量介绍到遥远的后方去，作为鼓励民气，激发爱国情绪的工具。”（引李克先生去年7月16日在星槟日报“文艺栏”发表的〈现阶段文艺的主题〉语。）能够这样，当然是最好的，但过于强调，无疑义的，却是把现阶段的文艺主题赶进偏狭的领域了。

文艺的主题应该非常广泛的，它所表达的意义决不是一种，也决不是某一种文学上的主义所能给予限制的。一句话，它不能静止于描写前方作战的现实。茅盾先生说得好，抗战文艺不应当只在歌颂壮烈行为这个圈子里自己束缚自己。我们的描写要点，异常广大。我们需要激昂慷慨、悲壮英武的内容，但我们也需要嘻笑唾骂的内容。抗战文艺的题材，应该广博

而复什，什么都有。（“文艺大众化问题”）这即是说，描写前方作战的现实是好的，但对后方抗战的现实，也需要给予同样反映出来。否则，过于强调，是在作品上拖着“主题积极性的尾巴”。

五四新文学革命运动以来，不少作家因为过于强调“革命”的积极性，不管在何种作品，或何种典型人物中，临到结局，总给他一个“革命”，似乎非加上“革命”就赶不上时代似的。其实这是文学上的“大团圆”主义。目下马华写作者也同样犯了翘起“抗战的尾巴”的公式主义，这是我们需要着重提出来警惕的。

现阶段的文艺主题，是应该让文艺工作者不管在前方或后方的现实里有权去自由选择的，（不过作家应该不是生活在半空中的“超人”，而是跟一般同类一样，都是社会的动物，）应该让作家们展开他们广阔的视野去找寻的。

换言之，我们不必，其实也不可能反对作者使用某熟练了的武器，在实生活中尽情去表达他所熟悉的素材。这意思是说，象绥拉夫摩维支的《铁流》，我们是需要的，像浪漫派的激发情绪的作品，或像陀斯退也夫斯基的《罪与罚》，也是同样的需要。

总之，我们的文艺作品如果要达到真切感人，那就需要：“透过现实的表皮掘发出现实的核心……表现现实中的真实；……通过事物的现象，把握住事物的本质。（林淡秋《抗战文学的创作方法》）这样我们有权要求或强调文艺作者应跑向新现实主义的途径。（不过这是关系文艺作品的创作方法吧了。）因为它不仅是目前急切需要的，而且是可获得更高的评价。

回

－ 原载于1939年8月15日《晨星》副刊



1992年3月1日在古来，右起：叶斌、马阳、李过（李今再）及叶吟。

浮动地狱

❑ 李 过



李过 原名李今再，常用笔名：顽岩、贾旦、辛见、于常、何苦等。1929年生于马来亚麻坡巴莪，原籍中国福建省永春县。现定居新加坡。毕业于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教育文凭班、中国厦门大学华侨函授部中国语文专修科。曾任教员、编辑、编辑主任、高级编辑。

李过擅写早期南来华裔拓荒者的血泪史：1954年创作中篇《新垦地》、1957年完成中篇《大港》、1961年出版长篇《浮动地狱》。另出版《曲折的路》、《白粉佳人》、《新加坡拉梵城记》等书。

浑圆的太阳滚向西方，一下一下地向地平线沉落。红光斜斜照遍海面，碧波上的金鳞，滚动了又滚动。黑暗透进红光中，那红光渐渐地淡去，远方的陆地的轮廓模糊了。在那镀着金银的蓝波上，那艘升起火烟的配有桨的小帆船正追着晚霞，朝丰顺号驶来。

那艘升起火烟的小帆船的四周，坐着十多个大汉，中间有十多个人，其中有四个妇女和三个小孩。妇女和小孩在哭哭啼啼，呼天唤地；有的甚至将头撞向船壁去，或是想跳海。但是，坐在船旁的大汉是不容许她们这样做的。所以，只好无可奈何的哭骂着，哭到眼睛红肿，骂到声音嘶哑。身体疲乏了，便呆呆的坐着，就像视死如归的勇士。母亲呆着，孩子也呆着。孩子们像是体会到母亲所体会到的一切，静静地偎挨在母亲的怀里，有时擦擦红肿的眼睛，向四周扫视。

男人都是些青年人，年纪在三十岁左右。其中二个妻儿和她们在一起。这些男人，每个人身上都有伤痕，只是伤的重轻不同，这就是她们反抗的代价，挣扎的结果。如今，他们虽然知道在强者的力量下，在孤立无援中，个别的或少数人起来反抗是没有好结果的，但是他们仍想反抗。

“拍拍拍……”的一阵鞭打声过后，是狠狠的两句话：“别梦想，逃不了的。”

给打的人，没有给打的人，都怒目的盯着海盗。孩子怕到哭起来。妇女一面哄住孩子，一面拿怜悯的目光望着被打的人。

为避免无代价的吃亏，他们样子都很乖，不说话，不露一点的表情；只是咬着牙根，牙齿间时时发出轧轧的声音。他们遭受到有生以来的一次最残酷的打击，使他们更深切的体会到满清政府的贪污无能，竟让这些无人性的强盗在沿海一带恣意横行。他们哪里知道这般强盗是有组织的，与

贪官通声息，还有洋人做靠山，所以才敢这般的猖狂。冷酷的遭遇使他们冷酷的对待一切，仇视一切。在仇敌的面前，他们不愿意将自己的情感流露；好像这样才能表示他们对敌人的不妥协，潜着反抗的态度。是的，他们在反抗——思想在反抗，这是敌人看不到的。他们表面上是沉默中，思想却很紧张，很活跃地在想着用什么方法可以安全的逃走。

又是一阵的鞭打声，又是那两句的狠骂，又是那无声的抗议。

监守的人，虽然不知道他们思想的内容，但是断定他们是在想着反抗的办法。这是每一个有经验的强盗都懂得的。所以，看样子，这些监守人虽然像木头似地坐着，但是他们的眼睛却不断的留意着他们监守着的人的眼色和举动。当看到他们中间任何人有心反抗或煽动反抗的意味时，就不动声色的给几鞭或一阵棍子，让那个人不但吓了一下，也痛了一阵，时时陷在不安的恐惧中。

在未取得联络前，各人的想法和行动是难以一致的；而表示意见的机会又给鞭条棍子夺去。虽然是这样，他们还是没有放弃逃走的念头。

可是，茫茫的大海，起伏的波浪；不会游泳的妇女和小孩怎样办？这些，是他们先后顾虑到的。因为，假如真的打起来，也许会把船弄翻，或者被打下水。男人还可以，那些妇女和小孩便要因此而丧生。胜负既未可知，牺牲无辜的生命似不能免，还能够做吗？在种种顾虑下，时间一秒一分的过去了。

看到了船，他们明白是要给送到不知名的远方去。思潮更是汹涌，情感更是复杂——离开了亲人，可爱的家园，别了可爱的祖国，从此流落他乡，自己的生命将落到那些残酷无人性的人的手里，更不知日后的生活将是怎么过！从这可怕的开始，就可以知道此后是悲惨的多。于是，尽他们所能想像得到的各种痛苦、压迫、虐待、惨罚、受害……在脑际出现，盘转。他们间，尤其是妇女们，曾有“命苦不如趁早死”的念头；但是，他们中除了玉兰，因为她的丈夫忠烈给逃脱只有她自己一人外，其他三个人，有孩子或丈夫在身边；她们冲动时虽会不顾一切，稍为冷静时，却舍不得身边的亲人。男人呢？在满清政权的统治下，受尽痛苦、欺侮、迫害，渐渐地把她们磨练得更能忍受痛苦，也坚强了些。所以，在那不是光荣的念头出现的一刹那，坚决奋斗的思想便压过去，压碎那可耻的念头。

越离开祖国，他们的心弦越拉得紧，思乡念人也越殷切。痛苦，悲伤……不断在弹着那拉紧的心弦。这时，他们才深深的感到自己是多么爱他们的亲人、家园、祖国。想起了他们为什么会离开祖国的怀抱，他们又在怨恨满清政府的贪污无能。他们痛苦的拉着那奴隶的标志之一的辫子，

像是要马上拉断它。

红霞变紫，白鳞换蓝，转黑；整个天空都变为黑色的了。黑色的天空点缀着闪闪发光的星星；黑暗的海洋有两处亮着灯光。

两处灯光渐渐地接近了，静寂的海洋响起阵阵的螺号[①]。螺号呼应了一阵，两艘船终于靠近了。

“喂，派几个本领好的人来帮忙。”小帆船上的领袖高声的喊。

“好！”晋普应了一声，转身叫打手头廖兴去招呼打手来协助。

廖兴将属下的一二十个打手叫来，派几个到小帆船上，三个站在小梯上，又几个站在船弦的梯旁。在小帆船上的海盗和打手两个左右挟住，一个拉辫子，把那抢来的人推到小梯边；站在梯上的三个打手，两个执住那人的手，一个拉辫子，将那人拖到船上；站在船旁梯口的打手就把他们挟住。

海盗和打手们自始至终都不放松那些人的辫子。辫子一给缠拉着，就不得不跟着去。不要说逃脱；只要一挣扎，一反抗，头皮就要给拉脱。

当那群不幸的人一个个给拉上船来的时候，土龙在走廊的一端出现了，他走向人群来。那些不幸的人不明白他的底细，还以为他是个好人。向他申诉自己是怎样被抢来的，请他救救他们。土龙回答他们的只是狞笑。那些人这时才想到：如果土龙他们是好人，海盗决不会载他们来到他船上。他们对土龙的态度改变了，不再求救，而是怒骂和责斥；虽然给打手们打了巴掌，还是要说。土龙不理睬他们，扳起脸孔，像皇帝选妃子一样的，一个个看过。看到女的时，他看得特别详细，对玉兰更不禁多看两眼，要不是为了尊严，他真想捻捻她的脸。抱吻她。看到男的时候，他皱眉。但是他还是命令廖兴把那些不幸的人押进大舱里。

事情过了一段落。土龙邀海盗的头目到他房间里去饮酒，算账。晋普招呼其他的人。

酒喝了，话就来。土龙灌了二杯酒后，说：“这些人壮是壮，只是怕给你们打坏了。满脸鞭痕不要紧，只是有的手垂着不会动，有的按着腰，有的抚着胸，像是给打伤。

“这些人特别坏，所以给打了。可是，不会死的。船主不放心……”海盗头目手里握着杯，有点生气的说。

土龙像是知道接下去他要说些什么，便打断他的话：“噎噎，放心，放心！打坏猪我也是会的。我只是说说。我们有约在先，怎样的货色我都会收的。来来，食酒食酒。”

可能发生的不愉快的事，就在招呼饮酒的客套中冲淡了，大家又愉快

地谈着。

“这次买的猪仔多吗？”海盗头目也有心掩盖刚才的一点芥蒂。

“二百个左右。”

“死猪越来越难上吊，你却有本领买到二百个！怪不得大家佩服你。”话刚刚说完，酒就倒入口中。

“不是我本领，是各位兄弟帮忙。说到难倒是真的。那些种田牛像是聪明起来了，以前那些拐骗的方法都不大有效。头目甘愿认命。苦日子过多了，不相信太容易有好日子过，甜言蜜语也就没有什么用。现在只好到内山[2]去；那里的人还不大晓得卖猪仔的事。还有一条路是和官府以及地方上有势力的人巴结，加捐税，又催得紧，迫到他们走没有路，再拐他们过番[3]；或是假装担保他们出来，或是假装救他们出监狱，再拐他们过番。还有一个办法是，给吃迷药。总说一句，做法要时时换新的才有（办）法。”

那海盗听呆了，一时忘喝酒，土龙举起杯来招呼，“来来，大家像兄弟一样，不用客气。”话才说完，杯就送到口边。

“真是越来越难。”那海盗头目感叹地说。

“你们还顺利吧！”土龙一边斟酒一边应酬。

“顺利！还不是一样的越来越难。有些地方，他们去做工还带鸟枪尖刀去，捉鱼船更不用说。有时，捉不到人，弟兄们还要挂彩[4]。听说连财主都站在他们那一边，借钱给他们买鸟枪！”海盗头目，像是感慨，又像是发牢骚。

“财主本来是顶会欺侮种田牛[5]的，他们吸尽种田牛的血，连骨肉也要的。可是，壮壮的种田牛少了，他们就少去吸血吃肉的料子。所以，财主会站在种田牛那边。”

“你说得这样深，我听不懂。”海盗头目坦白的说。

“哈哈！”土龙有点得意的说：“事情是这样的：壮丁多过番去了，在乡下，壮丁一天一天少下去，财主要雇长工、短工都难请到好的，工钱也高了；田租升不起来，偏僻地方的山田找不到人租。算起来他们吃亏，所以他们不甘愿，才站在种田牛那一边。我听衙里的朋友说，财主还合起来呈文给衙里，要官府注意贩卖人口出洋和抢人的事！”

说到“抢人的事”，刺痛了海盗；海盗头目拍起桌子来，破口骂道，“真是干他祖宗。”

土龙嘴角闪着笑意，接下去说：“不过，据衙里的朋友说，不用怕。红毛[6]到衙里说，他们的朝廷和我们的朝廷订了约，工人可以出洋。官府如

果敢干涉，他们要奏知皇上。当今连皇上都怕了红毛，只要红毛一出面，什么事都做得到。而洋人所管的地方，又有金山、银山、锡山，样样要人去掘；有大片的肥地要人去种植。他们正是要人的时候，我们贩人口给他们，正合他们的意，红毛一定会替我们出头做主的。这生意虽是难做，还是可以做的。像我们找到红毛做靠山，更加不必怕。来来，多食一点。”土龙总是不忘招呼。

酒饮得多，话也说得多；真话多，放肆的话也多。

晋普招呼的那些人，他们的地位比晋普低，但是他们是客，土龙吩咐要好好的招待他们；晋普也就尽量地，尽做主人的礼貌去招呼他们，只是没有土龙那末殷勤。

他们也一样的，酒饮多了，牢骚也多了。他们在埋怨工作越来越烦难，越危险，而所分得的份额，赏钱却越来越少。晋普虽然有同感，但是以为他们地位比自己低，不屑和他们一样的说这些不文雅的话。所以，他只管招呼他们饮酒，自己饮酒，让海盗们自己在说。

头目一声呼叫，海盗的谈话给打断了，各人把杯中的酒倒入口中，才迅速的走出，在甲板上会合。

“那里像有二个人在躲躲闪闪！”海盗中的一个人说。

“是工社在做工吧！”

“不像。工社这时候也不会在舱面做工的。”那人自己也有点怀疑地擦擦眼睛，再看看，“唉，怎么没有了。”

“你酒喝多了，看不清。走！”

回

－ 摘录自李过著长篇小说《浮动地狱·扎根第一部》
页13～页20（1961年12月 · 青年书局印行）

注：①螺号—— 大海螺挖去了肉，打去螺尖，吹了发出沉远的响声。
②内山—— 离沿海更远的内地。
③过番—— 出洋。
④挂彩—— 受伤流血。
⑤种田牛—— 农夫。
⑥红毛—— 白种人。这里主要是指荷兰人或英国人。

县城巡礼

❑ 李 火



李 火 原名李茂枝，1937年6月7日生于柔佛小笨珍（祖籍福建省廿九都前坑乡）；在培群受中小学教育，后转至新加坡中正中学念完高中，毕业后进入师训学院，成为一名教师，曾任教于南侨学校，已退休。作品散见于60年代的报刊；70年代也常有文章发表于前星洲日报《星云》及《青年知识》副刊。以李火、李伙、修伶、柳浪等为笔名。著有：野孩子（1962）、凋萎的青春（2007）。作品曾被选为中学教材。

通往县城的第一趟快车，在和风轻拂中，把我送到了终站。

这个偏处南马一隅的小城，刚从睡梦中苏醒过来。眺望远处，一片茫茫，尽在雾气的笼罩中。我此来是探亲，没有什么急事赶着办，时间充裕得很，于是决定好好地看看它。在过往的一段日子里，我虽也不时到来，只是由于杂务缠身，心绪未能平静，因此，从未仔细观赏一下周围的景物，未能意识到它正在急速地蜕变中、进步中!

踩着熟悉而微湿的土地，我轻轻地彳亍在车站的四围。往日，除了坐落在近旁的一些正统店屋之外，这里是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此刻出现在眼前的是路旁已多了两排高低相称的小棚子。来去匆匆的旅客，经济充裕的多往店屋里喝杯浓咖啡，舒适地享受一下风扇转动所带来的凉气；手头紧的也可以在棚子里歇息落脚，吃些道地的风味小点。这些毗连搭起的棚子，除了茶水的供应之外，有些还在屋前的档子上，摆着蔬菜瓜果之类，如芋头、木薯、柠檬、椰子、黄梨、黄瓜……这些生在园圃、长在芭地的来自四周乡镇的土产杂粮，都以极低廉的价格，向过往的人们招徕兜售，倒是吸引了不少人驻足围观，拣选购买。

县城附近的一些卫星镇，原都是些极为富饶的土地。乡民们的住屋就错落在广袤的胶园里和梨园边，人们平日劳作惯的双手，从来就少有休息，日出而做、日入而息。闲暇时就在屋子的周围，撒些种子或插些繁衍后代的枝干，于是施肥浇水，驱虫除草，不久就开始冒出新芽蓓蕾，欣欣向荣，茁壮生长了。在热带充沛雨量的滋润下，只需一年半载，也就有收获了。它们除了自用之外，剩余的都以较市场为低的价格，送往就近各个

城镇去销售。这对乡民们来说，不仅解决了自己所需的副粮，也可以赚些额外收入，补贴日益高涨的生活费，减轻肩上的重荷!

从这些棚子因陋就简的建法和外观上看来，这该只是些临时性的建筑物。在离车站不远的滨海处，不知什么时候，已增添了数座崭新雅致的别墅，面临着浩瀚的马六甲海峡。那些有闲情逸致的人们，据说只需付出少许费用，尽可以在此优悠的观潮，倾听着大海的歌唱，看朝阳东升夕阳西坠。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为了互相陪衬而建的新式屋宇，将会取代这些过渡时期的棚子，美化了市容。不过，我担心届时这儿的货品虽美，价格可再也不廉宜了。

我接着漫步到了桥边。站在平稳的石桥上，看着各式车辆的来往奔驰，虽不是川流不息，也颇为频密。桥的两端，左右两排店屋依旧向前伸展。面对着些陌生店主的脸孔，真叫人感慨万千。商场如战场，生意的兴衰难测，不少人无声无息地倒了下去，有的却意气风发地闯上来。这种现象永无休止，正所谓世上风水轮流转吧!

我细心地观察，发觉先前较为热闹的旧街场，似乎失去昔日喧闹繁盛的气象，新街场已后来居上；单是那些兴建不久的三层瓦屋，其规模与气派，已远非旧街场的板屋可比。如果用相形见绌一词来形容，是恰当不过的。

岁月的推移，已逐渐地改变了县城的面貌，时过境迁，景物已非。记得在童稚时，我此刻站着的地方只是一座木桥，汽车和货车虽也通行无阻，但那震耳欲聋的隆隆之声，使得靠近桥身两岸的人们的耳朵，几乎都麻木了。桥下黄褐色的河水，总是缓缓地流着，随着潮涨而来，跟着潮退而去，朝夕交替，极有规律，大海是它们的最后归宿。

城里有好些人是以“讨海”为生的。大海是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天然宝库。多少人把未来和希望寄托在它身上，它也慷慨无私地满足了人们的需求，养育了无数的生命。木桥下的渔舟穿梭不息，渔民们就沿着河岸落户为家。那充满热带情调的浮脚屋，屋脚就高高地架在海滩上，当潮来时它隐没在水中，退潮时又显现出来。和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一道道的板桥，直伸向海面，尽端就是一个个的小渡头。那是渔人们起卸鱼具的处所，也是孩童们垂钓和捉蟹的好地方。

海给人们以温暖、给人们以欢乐，也带来了可怕的祸殃。天有不测风云，大海有时温驯得像一个处女，可也有暴怒的时候。每当暴风骤雨来袭的夜晚，狂风吹，大海啸，有些出海的渔船还没有归 来，于是这里就不再

平静了。木桥上人影来去晃动，恐怖和忧虑挂在人们的脸上，渔人们有关的眷属，在听闻狂风暴雨正无情地摧残着孤海上的“奎笼”时，他们都忐忑不安地到来，伸长着脖子，踮高着脚跟，用被希望灼痛的目光，不断地朝河口企盼着。在那个时刻，木桥上有彻夜不眠的人们在等待，渡头上有抱着婴孩，哭肿了眼睛的年青少妇在徘徊。他们合着颤抖的双掌，默默地向天祈祷，祈望那熟悉的船桅会突然出现，他们最亲爱的丈夫和儿子，也能顺利平安地归来。

如今木桥已成了历史的陈迹。新的石桥接着继续负起未完的任务，沟通着两岸人们的往来。沿岸依然是渔民们群居杂处的地方，但是，我们县城里的渔民们的命运是否有所改善？他们的生活是否有所进展？当我们享受着餐桌上丰盛的海鲜时，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深深地为他们而祝福呢！

越过了石桥，我继续前行。在路口的转角处，两排现代化的三层楼店屋，在阳光的辉耀下，展现在我的面前。记忆还是很清晰的，过去这里本是个简陋破落的亚答屋区，周遭尽是一些杂草丛生、虫蛇出没的沼泽地。每当刮风的日子，常会闻及有些人家的屋顶被狂风卷走了，有的屋身倒下半截来，天灾人祸层出不穷。它是县城的贫民窟，也是个最神秘的地区。人们的思想落后保守，风言风语。绘声绘影的无稽之谈时有所闻。县里许多虔诚的善男信女，逢年过节，绝不会忘记供奉神祇，到这里的城隍庙来焚香膜拜，因此庙里香火鼎盛。由于一些施主贵人的捐献，庙身的建筑红墙碧瓦，倒是颇为壮观堂皇的。我在孩提时代也常和邻童结伴而来，在丛林沼泽处捉蜘蛛和海鸟，但总是被那个鹤发童颜、长须及胸的老庙祝所喝走！

曾几何时，破陋的亚答屋区已不复存在。丛林已被除去，沼泽也填上了泥土，在阳光下映得发亮的柏油路，已延展过来，新式店屋也取代了旧有的一切。人们正忙碌地经营着不同种类的行业，各形各类的生活必需品，分门别类地在此交易。这种新的气象，显著地改变了县城的风貌，也使它披上了现代化的色彩！

在折回自己的家门时，我的思绪起伏，浮想联翩。抚今追昔，令人深切地感受到时代前进的巨轮，正强烈地冲击着这个县城，推动着它的进步！我想这是可喜的现象，不过生活水准的相应提高，该是人们更殷切的期望吧！ 回

－ 选自李火散文集《灯下抒怀》（2005年1月）

高人一等

□ 李冰人



李冰人 马华名诗人兼新闻记者；在中国福建南安出生，另署唐雪、蓝波等。字皓之；号榴园、河海岳楼主。1934年南来后，开始在文艺副刊《浪华》《狮声》《晨星》等副刊发表作品，是马华新文学低潮时期（1932~36）的作家。先后从事新闻工作，担任记者达40年。中国对日抗战期间，李氏曾受派赴华前后方采访，并同时报导有关华侨机工在中国大后方的实际工作情况。曾在台湾世界新闻学院担任教职。先后获颁巴基斯坦理伯勒大学人文学博士。曾主编郁达夫纪念集、南安历代文献及中华民国传统诗集。其他著作有黄花集、踏青散草。黑夜无题草及自由中国揽胜诗集等。大约自75年旅居台北，受聘在台湾讲授诗词。在世界新闻专科学院授华文与现代史。

1990年从台湾返马；1996年4月10日在麻坡辞世，安息主怀。

做人而至于高人一等，则其地位之巍巍不想可知了。

国运的转变，据说与人情的冷暖并无稍异。而我们之于其间，也的确常是弄到“进退维谷”，“啼笑皆非”的。得势的时代，“上帝的铁鞭”；曾使世纪的人们震慑，自然足迹所至，也就有人趋承奉侍。但过了些时，一片黄祸之声，却又喊得震天价响，当然风声所及，真的足以使人走投无路，而至“饮泣吞声”，自怨自艾的。就在这一“青黄不接”的危境中，所谓高人一等的人儿，也就翩然出现了。

在沦陷时代，高人之上，也还更有高人，他们来自台湾，但却忘了老祖宗。他们开口“东洋语”，闭口“东洋语”，连放屁也得“东洋语”。原因是他们两重国籍，享有种种特权，也因通晓东洋语，尽日就在主子面前，道长说短，搬弄是非。不但小民害怕，就连前一代的高人，也不免有所侧目，但又敢怒而不敢言。这时眼见利权外溢，不免眼红心痛，也就拼命学习。终于也给染上了东洋色彩。于是不久之后，他们居然也能以东洋言语，周旋寇军之间，同样得到新主子的欢心。不过，这之间，先前原为饭碗问题，稍为顺风把舵，仍不免尚有苦衷。但日子稍久，也就忘了本来面目，渐而推波助澜了。

但好景不常，鸿运正当恰到好处，那皇国却忽降伏，这于他们不但有“树倒猢狲散”之感，即连身家生命，也自不免有所顾虑了。毕竟天无绝人之路，而他们又自高人一等，聪明不过，正当大时代突变之际，他们不免匿迹些时，看看风势如何？等到局势明朗，也已明白旧日主子并无恶意，甚且不究既往，于是他们又再卷土重来了。

如果服务仅为吃饭，也还情有可原。但他们却抱“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宗旨，先是免不了要用些精神，钻营诉苦，道出附敌不得已的苦衷。旧主子正在用人之际，也就不分泾渭，一体予以起用。于是他们就又改头换面，重以“钱得敏”姿态出现人间了。

- 选自《黑夜无题草》南洋热带出版社（1959）

古典诗三首

❑李慧珍

李慧珍 本名李慧珍。于1939年3月5日出生在柔佛州麻坡；祖籍广东省大埔客家。现居于麻坡，是位退休的华小副校长。毕业于麻坡中化中学及吉隆坡师训学院。职业：教师、编写学生作业和教导华文书法。职务：教务、训育、教课、体健、书画和音乐。目前出任麻坡



茶阳诗词组副主任、并参与大马诗词研究总会及怡保山城诗社等活动。擅写诗歌与论文。得奖作品有：〈提升华裔年轻一代素质以迎接新挑战〉（2003年全国征文比赛获佳作奖）、〈打造文化城之我见〉（2005年征文比赛获佳作奖！〈林连玉与华教〉（全国征文比赛获州赛第3名）、诗歌〈母亲颂〉（2006年双亲节征文比赛获优秀奖）等。

母爱颂

为忙子女食衣牵，早起操劳午夜眠。
背痛腰酸无怨语，肌黄骨瘦任熬煎。
艰辛培育期成器，困境孤挑喜责圆。
抚惜恩怀深似海，慈心伟大颂连绵。

冬至感怀

霜飘处处满街坊，野外人家割稻忙。
猎猎朔风哀怨逝，纷纷瑞雪美辰扬。
汤圆吃过增年齿，腊味传香忆故乡。
苦尽甘来冬至日，梅花怒放庆祯祥。 ❑

– 原载于2003年12月3日《南洋商报·诗书画雅集》副刊

纪念孔子圣诞感怀

仲尼至圣诞辰天，墨客骚人乐似仙。
酬唱前贤优训迪，中西荣誉响云边。
五经论语成规范，美德仁风胜咏弦。
启后承先扬儒教，流芳百世人章篇。回

– 原载于2003年12月17日《南洋商报·诗书画雅集》副刊

三棵树

❑ 李敬德

李敬德 1965年在柔佛州麻坡出生，俗名李敬德，1991年出家披剃，法号释开御，先后在大马和台湾等地发表400余首新诗。1994年发表《诗人遗嘱》之后，退出马华诗坛。惟在1999年间，



仍见到李敬德的诗作发表在《南洋文艺》和《文艺春秋》等报刊杂志上。有5首现代诗收录于《马华当代诗选·1990～1994》（1995年9月，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① 荒野

一棵青翠欲滴的树肃立着
邻近再没有第二棵树
只有小草
小草
小草
形成
一片
草原
把绿色
铺向远方
接通另一棵
繁叶落尽，枯槁的树

② 城市

灯泡是果实
灯柱是树干
电线
是绵延数十里的根……

当夜晚的果季来临
一株接
一株
把果实
绽　开

③ 阔野

人类的豁区以外
青草地罕至之处
有一株盘根的老树
在光秃秃的地面上
在车声绝迹之处
在毒辣的阳光下
你走不出它
荫影的范围
遮天蔽日的伞盖
蔽护着方围十里内的生灵
维持着四方上百年的荫凉
你来，深深呼吸这浓荫
生生不息的一棵老树啊……回

– 原载于1988年12月11日《通报·文风》副刊

胶林大合唱

❑ 李开璇



李开璇 生于1956年。是马华文坛一颗新星，以书写马来西亚社会的特殊性，透视未来人类命运为职志。担任记者长达15年，自1982年开始，写了不少特稿、报告文学、散文和小说，曾出版两本巴哈伊信仰的翻译作品。1995年以一篇描写马共斗争的小说《错乱的脚步》，获第3届花踪马华小说组佳作奖、2004年以兴楼云冰国家公园的生态描写系列，成为大马新闻奖华文报专题报导奖得主。同年，纪实小说《大哥款款走来》，选入黄锦树、张锦忠所编的当代马华小说选集《别再提起》，2005年以书写唐氏儿童房庭如成长的报告文学《特殊的旅程》，获得第8届花踪文学奖报告文学奖首奖。2006年出版第一本报告文学著作《柔佛野人真相》。

好久没听到胶林沙沙的声音了，那恢宏的山林的呼吸，无边无际的同一分贝的天籁。

为了思念，好想找一片胶林，走到最深最静之处，坐在一根枯木上，合上眼，让枯叶掉到头发上。什么也不想，就只听她们沙沙的唱歌，唱她们的光荣，唱她们的耻辱，唱风雨的无常，唱人间的兴衰，唱一棵橡树被人始乱终弃的命运。

九月，风卷浓云，一大片一大片从头顶上滚过去，便想起同样的云也曾飘过当年的胶林。在浩瀚的叶幕下往上看，见到天空被切成各种奇形怪状，云便在那空隙间静静的游走。那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了。好久是多久？我忍不住屈指算算。最后一次离开胶林，丢下胶刀，脱下沾满胶屎的汗衣汗裤是何年何月何日？我的日记里没有这个记录，仿佛这件事根本不值得怀念。我只记得曾经跟一位割胶的姑娘说：

“我要走了。”

“那么谁割你们的胶？”“我家里还有人没走嘛。”

“怎么一个个都走了，我也不想留了。”“你不喜欢割胶？那么你喜欢什么？”

“哪里有人喜欢做工的？只是不知道有没有人要请我。”

我走了。提着一个旅行袋，登上一辆长途巴士，挥别了窗外的亲友。胶林从此少了一个忠实的听众。静夜里，那独一无二的沙沙的大合唱，不时闯入梦中。母亲的面容出现在声音里。一条头巾扎住她斑白的头发，下

巴和颊间黏着胶丝和树皮屑，两只蚊子钉在她蜡黄的额头上。

我又看见一个白晃晃的胶桶在星光下闪烁，一条黑色的树胶带把它钩在在脚车的铁架上。它抖动的声音吓得路边的鸣虫，暂时停下没头没脑的合奏。胶园在一个斜坡上，黑影憧憧，深不见底。谷底的沼泽间长着棕榈树，星光下显得十分幽深。

我把脚车停在一棵温柔的树下，叶毯闪烁着星空的微光，橡林内比路上幽暗。四下里十分幽静，只有叶子微微摇摆，发出轻轻的沙沙声，像一个老胶工的叹息。

额头间系着的一盏照明灯往深邃的黑暗移去，短短一截火苗的影子在树干上晃动。刀下扬起薄薄的一层皮。皮下涌出活跳跳的乳汁，流成一道银白的小溪，静静的流过一截小小的白铁片，滴落下面一个口大底尖的瓷杯里。总是一副天真快活的模样，迫不及待地要到人间把自己奉献。

我爱把手掌贴在树干上，感觉一股勃勃的生气在指掌下流过，透过掌心流入我的心里。腰间系着的一个小桶装满子胶屎，渐渐沉重。有味的水滴下来，弄湿了裤管。绳子紧紧的勒住肚子，越来越紧。母亲的声音隔着两排树传过来："先倒在树头上，等会儿才来捡拾。"

初阳在树梢徘徊，胶林陡斜的轮廓隐约可见，枝桠间有蜘蛛吐丝结网。在泥里腐化的枯叶间等待的橡果，吐出了新芽。偶尔有只啄木鸟以它坚硬的喙扣着树干，发出笃笃的声音。地上凸出来的树根里有时藏着蝎子和蜈蚣，有时脚下跑出一堆红蚂蚁，以最快的速度往裤管上爬。才应付了脚下的麻烦，头脸和两臂又被蚊子叮得一片疙瘩。取下头上的照明灯，坐在木枝上休息时，风从胶林的腹地吹过来，一直拂到脸上，柔柔软软的，像一杯尚未冷却的咖啡乌。母亲脸上的皱纹间，多了几只死蚊子。她取下头巾抹汗，揉掉指间厚厚的胶丝。这时候，常常觉得风忽然兴高采烈地吹起来，排山倒海的沙沙声把我们包围住。这大自然的韵律，像和谐而冗长的一声呼喊，一直喊到我们的心坎里去。

那时母亲已经五十多岁了，割胶时戴着眼镜。她使胶刀的速度又快又准，薄薄的一层皮屑，简直像用一个刨子刨出来的。我在她的指导下，忘掉了学校和考试，专心把这门技艺学上了手。好多年后我才发现，那段学艺的时光，竟然是我人生最幸福的一段日子。不但因为接近土地和绿野，更因为母亲的温暖贴心贴意常伴在侧。

后来胶林变成了油棕园，我就少去了。常年青翠的油棕树毕竟不如胶林的多姿多彩。我没忘记她每年一次让秋风把她的头发扫落一地。路径上

也铺了一层金黄色的叶垫，滑溜溜的，车轮辗过，便蔌簌地滚到路边，叠成长长的一条。总有些叶子荡在空中，被风贴在胸前的衣服上，一直送到路口才依依不舍的滑落在地上。胶也少了，只浅浅的一点儿盖过杯底，往往被一两片青嫩的新叶盖住。大雨盖消失了，林内十分燠热，沙沙声显得更加沙哑了，触目则皆是苍凉的飘零。

她终于把全部的旧包袱丢个精光，牛山濯濯的让烈阳作一次彻底的曝晒，夜晚又让明月照个透明，她刚烈的情操没有其他树林可以比拟。这一轮浴火后很快又寻到了生存的意义，细小的枝桠上呈现一片迷人的新绿。胶汁更少了，蚊子更多，草也高了，她放出馥郁的花香作为补偿。每隔不久就听到一声必剥，爆开几颗圆溜溜的橡果，打在地上，隐入草丛中。有的掉进铁桶里，浮在胶汁上。

一簇簇的淡绿转为坚挺的深青，沉甸甸的墨绿满山遍野，这是胶林的青春期了。清风阵阵，千万片林叶一起翕动，整个山林的小口一齐张开，喊出一个巨大的沙、沙。就只这么一个单一的和音，从不走调，在胶林里振动、回响。整个胶林动起来了，一场绿色的暴动在风的唆使下贸贸然展开。

我们各提着一个桶，沿着一行行的胶树收胶。母亲总是在我旁边的一行，见我的桶太重了，她就叫我把一部份胶汁倒进她的桶里。一行收完，便走到下一行往回走。桶越来越重，终于来到脚车边，拉开盖，把乳白的胶汁倒进桶里。盖口冒出一股浓郁的胶汁香。

我离开时胶林已经相当老了，很多树变成了枯木，有些被白蚁掏空了心脏。从来不能适应城市味道的母亲，长睡在一个由胶林所辟的坟场上。每个夜晚仍然有胶林在邻近低低絮聒，风起时它又张开喉咙喊出一声巨大的沙、沙。我一个人被遗弃在遥远的都会，在引擎的呼啸声中，寻找一个不会断裂的梦。

我又梦见清风偷偷地潜入胶林内，竟被一丛叶子发现了，掀开她的眼帘窥视，然后发出轻轻的一声叹息。啊！怎么这叹息如此的悲凉？是啥事叫她这么伤心呢？ 回

－ 稿于2007年 · 大学城龙寨镇

2008年第一场雪

❑ 李气虹



李气虹 约于1967年出生于柔佛州笨珍，祖籍福建省泉州县。目前旅居中国广州，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特派记者。原名李气虹，是出色的报道文学作者，其专栏《南言之瘾》（中国新闻版）甚受读者欢迎。他是已故笨珍教育兼政治工作者李云飞与冯木香（现居新加坡）夫妇的长男。气虹君也是作家李明旭的侄儿。其胞弟世炬，擅搞戏剧，也常写作。

下雪，在平日极少下雪的中国南方省份，是稀奇而美丽的自然景观。换成平时，人们会见“雪”心喜。

2007年底，就在人们以为又将度过另一个暖冬，冷不防一场罕见的雨雪天气，席卷14个省份，近8000万人受灾。如此大范围、长时间、影响广泛的雪灾，发生的时间距离春节不到两星期，对社会稳定所构成的政治风险，中国领导人当然不会掉以轻心。

雪灾，听在热带居民耳里，像是发生在另一个星球那么遥远；偌大的广州火车站广场，平时在新加坡人眼里，或许会觉得大而不当。唯有每年“春运”开始，才认识到大广场存在的必要性。

当超过50万名旅客（相当于新加坡全国八分之一人口）涌向广州站候车大楼，需要当局出动2500名军警人员，组成一道道人墙把他们分隔开来以防发生大规模践踏意外的时候，广场这下变“小”了。

已经枯坐三天的小伙子，这样形容广场上的挤迫：“连放脚的地方都没有了，我只能把脚踩在别人的脚上……”在寒风细雨中，在不到摄氏10度的湿冷天气里，农民工就这样或站或躺或挤在车厢内，一等就是三天三夜。

在这个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应付人潮汹涌的场面，政府从不缺乏历史经验：文革期间全国大串联、1989年春夏之交的天安门事件……这次，最高领导层指示各地各级政府要解决滞留旅客吃饭、保暖、看病问题，广州市政府开放广交会展览馆、地铁站设施给民众避寒，施政观念上明显有进步。

但尽管铁路部门停卖到除夕前的车票，允许民工全额退票，政府千方百计鼓励民工就地过年，动用大型旅游车免费运载民工返回工厂宿舍，仍

有十多万民工执意在火车站等候。为了达成上级交下来的疏散任务，让滞留者“知难而退”，当局停止向安置在广交会展览馆内的旅客提供食水。

官员想方设法，就是体会不到民工为回家过年、连夜排队买火车票的辛苦劳累；有的人甚至买了超过800元人民币（160新元）的“黄牛票”，付出相当他们一个月工资的代价；即使铁路部门允许全额退票，又岂能弥补他们付出的时间和金钱？

官方媒体一如既往地歌颂解放军官兵的及时援救、牺牲生命，重弹“人民军队爱人民”的老调，宣扬警察、铁路职工忙得一连几天没睡觉，报道志愿者无偿无悔的付出，显示“人间处处有温情”；却不见有人反思如何改进列车信息传播效果，好让旅客不会躁动不安，也让军警人员不用那么累。

这场雪灾或许能让中国人从奥运年里的“盛世”想像中走出来，看到国家电力、煤炭能源生产、交通运输的发展瓶颈，检视政府危机处理能力。但愿老百姓从反常的气候变化中感受到切肤之痛，每人每天从节约慎用塑料袋的“小事”做起，切实做好环境保护的“大事”。

但愿这场天灾的经验启示，不会随冰雪融化而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忽然觉得刀郎的成名曲可以这样改编一下：2008年的第一场雪，比以往时候来的更猛烈的一些……

- 原载于2008年1月31日《联合早报·中国新闻版·南言之癌》栏



前排左起：林过、匡时杰、庄璧高、匡光照（斐楼）、陈庆昌、方理（张慎修）、浩于豪、丘自发、梦平。后排左4起：赖良成、黄剑智、张维民（惠铭）、林顺贵等（1984年8月28日·笨珍文化周）。

现代电脑系统

❑ 李寿章



曾任大马作协上诉委员、南马文艺研究会委员、现任马华作协柔州联委会委员和新山中华公会教育组顾问等。著作有：胶林恋歌（诗集）、哀伤的日里河（诗文集）、永恒的生命（诗集）、生活之旅（诗集）、取经的牺牲者（诗文集）、燃烧之歌（诗集）、黑暗中的生命（诗集）等。

李君之正业乃提供商业与会计服务，于1985年4月间，受大马最高元首陛下封赐PPA（社会文教活动有功）勋章。

李寿章 笔名难明、史明、坚明、史教等。1939年12月出生在柔佛州振林山；祖籍广西省北流县。长期居住在新山。曾任新闻界记者廿年。现任高风出版社主编。曾历任新山华人最高机构——中华公会理事兼教育组主任达10年，亦为该公会文艺丛书编辑主任，编有《礼篮》、《长堤上》等书。氏

喋喋不休长舌妇的嘴巴
喷出扑朔迷离的语言
各自呢喃
祖先口传困厄的历史
重重叠叠的影像
谱着同样的方块
却击出无法相容的系统

操控的同种文字
在先进的电脑手掌中舞着
在荧幕多样化诱惑的表情
卖弄风骚的裸体表演
投射一幅戒严的风景

是顺潮流，横的移植
视野中，你传统的发型
尽是泡沫发胶
刻意剪贴的蜿蜒山河
描绘于心中的感觉
竟变得如此错综复杂
这般冷若冰霜

看你眼瞳中掉落一颗颗
刻写在你唇边
或许将毁灭的历史
藕断丝连，无法割舍的情爱
无论白天或黑夜地脱落
假设当海水倒灌的一天会到来
让满足为你解严
重新补妆 回

－ 原载于2006年4月16日《星洲日报·文艺春秋》副刊

战争贩子

听流弹，如一把呼啸的萤火
掠过空蒙的夜空
梦想，在铁棘网上播种和平

当血腥杀戮后的黄昏血色盎然
一轮红日必为兵士输血
战争坐在废墟上哭谁

牺牲乃舍身取义的问题
大兵展示铜墙铁臂的背肌
上司谕令下，持械冲锋
激昂高唱一首前卫之歌
是谁以夜为活靶

兵士的眼睛就是葬地
沐浴早晨大丽花的濡湿
弦月下郁金香的淡漠
反战的向日葵
扭转脖子呼喊太阳的回声
血、催和平在肉体中展放

人城的坦克车队辗过
四起漫游的黄灰尘战地
战斗机掉下十余颗炸弹
误将一座回教堂炸成废墟
如同炸毁中国
驻南斯拉夫的领事馆一样
仙人掌上有天空的血迹

眼睑上飘泊天空的泪痕
罗列无数死也不肯瞑目的
向天空控诉的头颅

炮管蹲在战场疯狂地发笑了
烽烟战火在燃烧的发中
战地不断传来凯旋的捷报
但钢盔装甲车不是辉煌的战歌

战场垂死的手枪救浮生的殓衣
一株无花无根的罂粟在颤抖着
人的魁梧躯体只剩下
炮口仅存的半张脸
兵士舌尖以匍伏前进之姿
掏出一枚烂了的白牙
猛力抛出那颗轻似泰山的头颅
嘴唇还紧紧地吻着沙土

当战斗的号角旋转着重誓
杀尽九缪思只为了祭旗
圣诞树上的雪花不笑
凯旋门为什么不笑
战争都在哭泣了
战争只是一堆朦胧的天色
擢在灰色的战壕里

首领在军用地图上
画来画去，只是一道虚线 回

- 原载于2006年7月22日《南洋商报·南洋文艺》副刊

诗两首

❑ 李翊狮



李翊狮 20世纪80年代马华诗人，原名李翊狮。1959年3月2日出生在柔佛州新山县。1981年关丹师训学院华文组毕业。较后毕业于吉隆坡马来亚大学语言暨语文系兼教育系，是位资深的辩论评判员。曾在柔佛州江加埔莱学校和士姑来皇后花园国民中学执教。数年前，李君已擢升为柔佛州教育局州督学（教育局华文科助理总监），对华校的华文科教学进展有一定的建树。从事诗歌及散文创作多年，也喜欢研究佛学、书法和篆刻；用过李逸思、李采文、大帅、李绿野等笔名。2008年9月初出版专集《鹦鹉与玫瑰》。

咖啡店里的电视剧

一、赛马场

一街的喧嚣寄给谁
熙来攘往的忧患
一期的生命中的
最后一次会面
看忧伤化成冒烟的火龙
轰隆隆地撞向夜幕
叹息落在身上
被灯火忽略的世界一如星光

明天还瞻望岁月吗
一街影子的重叠
沉沦成一座苦海
歌词中唱着东方有一群人
在咖啡店里的赛马场中
步向那股
如影随形
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没到的业力

二、劫掠者

听到季候风的声音
看到地理课的赤道
叶叠得太厚了
热带的树像种族主义
曾在文明对话课里
读过最动听的言词描写的
美丽谎言
唉劫掠者的专利
以政策为刀俎
非我族类为鱼肉 回

－ 原载于《星洲日报》文艺副刊

澳洲印象

日子像南北大道般的流畅
一路有小站
有数起车祸
人造美景中
贫瘠的画面与秃的山头
在原应丰足的土地上

你说阅报每见
一幅幅的道德世态图
爱用矛盾语言描述
受歧视的树种
移植在遭霸占独吞的土地上
胜利的果实早被窃取
无以挤入主流
叫你如何豪放和洒脱
这时局恐怕还任人操纵
完成他们窃国的勾当 回

－ 原载于2000年11月12日《星洲日报·文艺春秋》副刊

闲话三合港

～～73年前旧风貌～～

❑ 李蕴朗



李蕴朗 字蕴香，祖籍海南琼海县福田市新潮村人，生于1914年。早年从海南南来，居住在麻坡和三合港；接着来新加坡就读于华侨中学，后负笈广州。1937年回新加坡，从事文艺工作。历任南洋商报特写专栏记者，吉隆坡马华日报及新国民日报文艺副刊主编。但当时中日战事正浓，他主持下的各刊物，宣传抗战，鼓舞民心，不遗余力。又以蕴朗、李湘、芝茵笔名。创作小说诗文，描写救亡活动，暴露日军凶残，作品遍见新马各大报刊，文名显著。战后，先后担任吉隆坡民声报、新加坡中南日报编辑、邵氏电影公司、丽的呼声公司翻译各职。1955年，出任丽的呼声中文部主任；积极培育演艺人才，公而忘私。当英年更有贡献之际，不幸积劳成疾，于1969年3月23日因肝癌逝世，年仅55岁。著有《血颂》；2003年他的部分遗作收入《已故琼籍作家力匡、李蕴朗、林秀合集》。

坐汽车从昔加末向新加坡出发，过了拉美士，不久便到一个小小街场，它就是我们这里所要谈的三合港。

当我们站在那笔直的柏油路上，看见新近开拓的山芭景象，不禁油然想起华侨在海外建下的伟大劳绩，和跟踪而来的“鸟尽弓藏”戏出的表演，感到无限的悲愧来。

三合港的街场分做上下二段，各有店铺几十间，下街场的店铺，去年十二月被火烧光，至今尚未完全复建。躺在这两端街场中间的是一条小小河流，河水静静向大海流去。

在六七年前，它是本地居民到峇株巴辖去的唯一道路，顺流坐船要一天半，逆流却要三天。可是时代把一切都改变了。现在这儿已经成了新加坡到半岛中北部的必经之地，在很短的时间内，汽车可以把你带到你所要去的地方，。

本地附近的居民，多半是园丘工人和拓荒者，他们整日的像牛马般操劳着。而他们所得的低微的血汗代价，便成了一般商店的“维他命”。

看来我们不能不表示惊异，这么的一个弹丸小埠，咖啡店便有了十多间，而一般广东戏竟能开台到一个多月久。但如果我们能把眼光射深一点，便不难发现一条说明事理的法则，就是：在生存的被威胁中，找寻最低微的生活资料。

代表这儿文化事业的机关是二间学校，学生共有一百多人，听说从前只有一间，去年才多办起一间来的。

马来亚实业公司（总办事处在吉隆坡），在这儿有几千英亩的棕油子园，榨油工厂就将建筑完竣，工作也在六月开始。有人说，这是三合港繁荣的时期到了。我们且拭目以待吧！ 回

（1936年5月4日于三合港）

－ 原载2003 莫河主编《力匡、李蕴朗、林秀合集》；
小题〈73年前旧风貌〉乃由本书主编附加。

血颂

血，美丽的血！
我们敬你，
敬你劳苦功高，
你在人类的历史上，
栽培出万千朵的鲜花。

血，美丽的血，
我们爱你，
爱你公正无私，
在你身上结出的果实，
永远是公理的收获。

血，美丽的血！
我们要你，
要你来次最后的努力，
用个翻江倒海的姿势呵，
给这世界来个一劳永逸！ 回

－ 原载于1937年11月3日《星洲日报·晨星》副刊

筑长堤前的新山

❑ 梁 山

梁山 原名梁志生，1912年2月17日出生在新加坡，（祖籍广东省顺德），在新山及新加坡的私塾和中小学（养正学校小学及中学部）念书。曾任荷属廖内群岛新乃岛华校校长，也在新加坡南顺学校长校多年，于1968年退休（离开教育界）。早在1930年就开始写作，是一位打笔战的猛将。大部分的作品是杂文及评论，文艺创作极少，不过，他的第1篇发表在《新国民日报杂志》的《鸾凤栖棘》却是2千字的小说。先后用过的笔名有：C君、梨涡、阿生、梁天、柴也鲁、卜之、丁当、罗梦痕、南洋山人……等。1952、69年和70年代中期，有不少作品见报；作品收入《马华新文学大系》等书。于1987年5月28日辞世，享寿75岁。



在星柔长堤兴建之前，马来半岛南端的柔佛跟星洲遥遥相望，中为柔佛海峡所隔，一衣带水，要靠小火轮川行交往，那小火轮只可载人，不能载车，不像现在槟岛和北海的渡轮属于庞然大物，稳如泰山，异常宽敞，上层坐人，下层载着许多车辆一起渡过。

那时新加坡的火车，驶抵柔佛海峡的南岸，搭客便要下车，改乘渡轮过渡在新山上岸，转往马来亚各地。轮小客多，拥挤得像沙丁鱼，在航行中，若遇风浪，渡轮便似乎有点颠簸，迷信者恐怕倾覆便投钱下海，以为水鬼受钱，便走回龙宫，不致兴波作浪了。

我的母亲的娘家是在新山，因此，儿时常随母亲搭渡轮回娘家去小住，而且在新山入学，在广肇会馆读过2年学塾。

清晨，空气清鲜，市面很宁静，不闻车马声，唯闻燕子鸣。燕子满天飞，筑巢于屋檐下，燕子属益鸟，是受保护的，鸟粪随地可见，点缀街景。

那时星马两地，都是殖民地时代，新山市面颇为繁荣。市区中隔一条柔佛河，各分东西，河东叫阿福街，河西叫沙玉街。市面华人居多，马来人则多住于乡村。柔佛最高首领是马来苏丹，但英人却为顾问，或监政。因为其时柔佛称五大马来属邦之一，受英国保护，听说一位老王，还迎娶了一位英籍女郎为王后，藉资联络感情。

河的东区，有人叫黄福港，粤籍人居多，河的西区，却叫潮州港，潮籍人居多。……潮籍多在西区经营京果杂货，粿条面食，或在巴刹里卖鱼

卖蟹。粤人则在东区开茶居、杂货店。清晨，也有的在路边摆卖白果粥、咸煎饼。夜间，则开熟食大排挡。

当年粤籍华人首富，当推黄福，据说是由建筑业起家，克勤克俭，大展鸿图，拥有很多的胶园和锡矿，常往返星柔两地，对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当仁不让，而他的哲嗣，都克绍其裘，高居社会名流，对社会的文化经济事业，大有贡献。

当年新山有个华族名女人，她丰姿秀丽，绰号“马来娇”，不知何许人也。她深通马来语文，在华人和马来人社会上都有地位，善交际应酬，能觐见苏丹，沟通华巫两族的感情，融洽无间。是个两族桥梁，风云际会的传奇人物，令人深慕景仰。

河旁东岸有条笔直大道，就是阿福街，也许是取名黄福罢。市中心也有一条十字路，横的取名兆南街，直的称有明利南街。最热闹时间是晚上。因为其时烟花世界，春楼迷人。兆南街有多间妓院，称大寨。明利南街的北端，一条横街，也开着番寨，是外国人的妓院。还有一间纳饷的赌馆，日夜都有赌客临门。

每当华灯初上，燕子归巢之后，便有来自各村镇，各小埠的寻芳客、赌客，联翩而至。或在妓院的大灯下徘徊，探头探脑，物色佳丽，或迳往赌馆下一赌注，以博财顺利。人潮熙来攘往，穿梭不停。尤其是在星期六和星期日晚上，新加坡的游客，各怀目的，蜂拥而来，街上更形热闹，行人川流不息，大排挡则大做其生意。

其时有间名妓院，记不清楚叫什么楼了。那老鸨母名叫三姨，和我的外婆有来往，终于结为金兰姐妹，我则称她为姨婆，相貌颇凶恶，我是很怕她的。不过，每逢旧历初二、十六，做芽做节，外婆常带我到妓院里去吃饭，我也不敢拒绝。

舅父在明里南街开设一间打银店，兼售金饰玉器，三姨和妓女们，都常来光顾，因而结识，义结金兰。那时南洋社会，笑贫不笑娼，所以我的外婆家，便和三姨成为算盘亲戚。三姨也是有儿女的。儿子开洗衣店，吸鸦片，人称烟屎根。女婿开杂货店，耳朵有些聋，人称聋公。三姨殆后，洗衣店关闭，聋女婿流落星洲，做清道夫。怪不得俗语有说：“吃龟饭的，后代没有好下场！”

当年，新山赌风很盛，尤其是字花，新加坡的赌徒也趋之若鹜。那赌馆规模颇具。楼分两层，楼上是贵宾室、有鸦片局、酒局，一切都免费招待，是仿效澳门赌馆的经营办法，不是赌场，是普通赌客下注的地方，赌

具有字花、香番，色色俱全，楼上的贵宾，或卧横床吹直萧，或围坐浅斟慢酌，等到心血来潮，买什么字，只要写下字条，拿出筹码，一呼百诺，由侍役投入竹篮，由辘轳运绳吊到楼下去，一输一赢，万无一失。”

“最闻名的是开字花，分为36份，每份有古人名字两，也称名牌。人名是虚构的，有状元、五虎将、四道士等各组。买可买一名牌，多买更受欢迎，买者中名牌一元，即赔钱30倍。”

“何谓四状元？就是占魁、攀桂、荣生、逢春；何谓五将？就是志高、坤山、正顺、月宝、汉云。其他各组的名牌，合海、三槐、九宫、太平等等。合为36份。开字花前先由师出一花题，给买者猜谜。例如“干煎石斑（鱼名）成晚翳不愉快，用钱买得一床米（不要啦的娇声）”。这广东俚语，意即嫖客买笑求欢，却遭顽妓整夜折磨。字花快要开了，另有口电传出，更接近字花之意境。 回

－ 原载于1979年11月17日《星洲日报·星云》副刊

☆新山知名历史研究者舒庆祥先生在解读梁山的怀旧文章后，曾为文注解指出：

梁山小时候，常住在新山，并就读于新山广肇会馆开办的学塾前后有2年，儿时在新山那一段日子，让他毕生难以忘怀。

20世纪初年的新山不似今天如此繁盛，那时的新山，各籍华人所经营的行业，泾渭分明，河水不犯井水。

梁山笔下这位“马来娇”的华族名女人，非同小可，她是柔佛皇室唯一的华裔皇后。

当年，明里南街、兆南街，妓院与赌馆林立，目前张挂在新山广肇会馆所内一片捐款木牌，就是最好的证明，它胪列了好多间献捐妓院与赌馆的名称。

梁山出生于1912年，1913年宽柔学校创办后，新山广肇会馆设立的育才学塾已并入宽柔，梁文中所指的学塾，应是该会馆所办的其他补习中心。此事仍待进一步考证。

☆本书主编马岑，承蒙新华老牌作家赵戎的介绍，得以在梁山（梁志生校长）辞世前2年（1985），到他新加坡府上拜访过他，承蒙惠赠玉照。梁老身材不高，但结实健步，仁慈忠厚，有问必答；真料不到他当年是本土文坛上常打笔战的骁将。

可爱的亚依文满村

❑ 梁慧芳



梁慧芳 柔南女新闻从业员，本名梁慧芳。1977年8月12日诞生于柔佛州古来县亚逸文满村，祖籍广东省丰顺县。分别在当地万邦华小及加拉巴沙威国民中学完成中、小学教育，之后在吉隆坡攻读拉曼大学中文系获学士学位。目前，在新山担任《东方日报》专职记者，擅写特稿，采访面甚广，表现不俗。她强调自小便在亚依文满新村成长；这里是培育她成长的摇篮，有许多点点滴滴的童年回忆，更让她对新村有割舍不断的情怀。

被群山围绕着的亚依文满村，由于没有过度发展，因此还保持着旧有新村的原貌，是个“典型”的小新村。

它像不食人间烟火的姑娘坐落在山脚下，散发出淡淡、纯纯、悠悠的情怀。当你踏进亚依文满新村时，还是能感受到纯朴的“村风”，城市少有的浓浓人情味。

（一）

亚依（逸）文满的名称从国语“Air Bemban”，若按照字面翻译，就是“河中的竹叶蕉”。

这个名称可是大有典故，据说，亚依文满原有两条小河，都是源自于对面的森林保护区。在河的两旁，长满了竹叶蕉，因此村民便将“河水”（Air）与“竹叶蕉”（Bemban）互相结合，将该地称之为亚依文满。

· 以客家人居多

亚依（逸）文满新村位于新山与亚依淡全程58英里的中间，因此，又俗称为“29哩” 或“20碑”。

占地只有50英亩的亚依文满新村，是古来县中最小的新村。

这个弹丸小地，原有100余户人家，加上后来落成的文满花园，共有300余户人家，人口约3000人。

村民95%是华人，尤其以客家人居多，因此，来到亚依文满新村，就能够听到不绝于耳的客家方言。

村民如今还保留着客家菜肴烹煮的手艺，包括客家擂茶、酿豆腐，尤其是他们还是保留在家吃饭的“文化”，很少在外用餐；因此，一到吃饭时

间，就可处处闻到“饭菜香”！

而村民的浓浓人情味，在村民举行丧事时就可以充分体现出来，村民都会自动协助办理丧事，帮忙打点一切，以使到丧事能够顺利进行。

该处位于古来郊区，远离城市和工业区，因此空气清新，鸟语花香，常常被人称为“养老”的好地方。

亚依文满原本是个农村，因此周围都种满了橡胶、棕油，可可、咖啡、菜园、果园等等，因此新村拥有绿意盎然的风景。

· 善用空地种水果

村民闲来无事就喜欢在家附近种植花草树木，善于利用空间的村民，都会在屋子四周的空地种植了果树，因此，每当榴梿、红毛丹季节时，都可以看见村子里的果树上结实累累。

随着时代的进步，该处也出现了不少的农场，养鸡、养鱼的都有；而一些妇女为了帮补家用，则到附近或远至新加坡的工厂工作。

（二）

华人新村是1950年代马来亚英国殖民地时期设立的一系列华人集中定居点。

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在长达12年的马来亚紧急状态时期，阻止华人与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马来亚人民解放军接触；这个策略，后来被证实是相当有效的。

据估计，现今，整个马来西亚半岛仍有120万人，居住在452个华人新村内，其中85% 是华人 、10% 是马来人及印度人占5% 。

在紧急发令以前，亚依文满居民散居于亚依文满附近地带，以农业为生，从事种植橡胶、黄梨等。

当时，英殖民政府为了牵制马共，施行紧急法令（1948年至1960年），因此把散居各处的居民，聚集在一个地点，并用铁蒺藜网重重围绕起来，将村民和躲藏在森林里的马共成员隔离，就这样，“亚依文满华人新村”应运而生。

而原本位于亚依文满对面森林保护区的大伯公庙和培德公校（万邦华小的前身），也因此被逼迁移至亚依文满新村。

当时，被逼迁移至亚依文满新村居住的每户人家，都分到一片屋地，都是以亚答叶、铝片、木板所建造的民宅，后来才改建成半砖半木的房宅。屋地周围大都还有多余的空间，让居民可以种植蔬菜、养畜之用途。

布满铁蒺藜网的新村，只有两个栅门供出入，并有自卫兵站岗，村民在出栅门之前，必须持证件以证明是该村居民。如外地人要到新村来，则必须先申报。

栅门从清晨6时就打开，村民可以带水和香烟出门，但是却不允许携带食物或药物，以防止食物和药物供应给共产党，栅门到傍晚6时就会关闭，所以，村民都要赶在这时间前回来。

（三）

早期的亚依文满新村，分成上下街场；上街场面貌依然，村民经常聚在上街场喝茶、聊天。

下街场建于战前，10余间双层店屋沿着联邦大道而建，曾经有过热闹的光景，可惜时至今日，正如童谣所唱："老婆婆的牙齿，只留下两颗"。

亚依文满经过岁月的洗礼，村民的生活都获得改善，木屋已经寥寥可数，绝大多数的房屋都已重建，只剩下一些半砖半木的房宅。

1987年，亚依文满的"版图"扩大，那是因为"亚依文满花园"建成，多了200单位的房屋，使到亚依文满人口增加多一倍，至3000人。

至于新生一代，半数都已经"弃农"从事其他行业，并选择向外发展。

前古来县议员张宋（73岁）是土生土长的古来人，在亚依文满新村还没有成立之前，他就随同父母居住在附近的芭里，后迁移至亚依文满新村并居住至今，见证亚依文满新村的历史。

"回忆起过去，当年施行紧急法令时，我曾经当过亚依文满新村的自卫团地方军，以协助英政府维持新村的治安。"

张宋表示，共产党曾经尝试入侵亚依文满新村，与警方展开驳火，结果牺牲了2名共产党员。

他说，他自己曾经是苦过来的人，很了解居民的苦处，一直想为亚依文满出一份力，因此他，从1982年至1995年担任古来县议员以来，一直不断为居民争取福利。

"早期，新村道路都是黄泥路，入夜后，一片漆黑，我一直要求政府拨款来建造柏油路，建设路灯等基本设施。"

他透露，他自80年代担任万邦华小家协董事以后，就不留遗余的为华小的争取建设。

"当时，由于万邦华小的土地不够大，出现了面临发展阻碍的问题，经过一番力争，幸而我成功向县长争取到万邦华小对面的土地，作为华小大礼堂和草场的用途。"

他说，在主导之下，总算为华小尽了一份绵力，此生再无遗憾！同时，他也感激当年历任校长与董家教的理事们的集体策划及努力。

“亚依文满新村相比于其他新村的优点，是其蓝图都规划得很好，因此给人以整齐美观的感觉。”

“我热爱亚依文满这片土地，觉得住在这里感到特别的平静，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搬迁到其他地方。”

（四）

万邦国民型华小的前身，分别是培德公校、树德公校及育民公校，都是在1936年创立的。

50年代初，亚依文满在紧急法令下被围成新村，而附近的小学也就是由上述提及的各小学合并成的“万邦小学”。

早期的万邦华小课室不足且非常简陋，只有3间课室和一间教员办公室。然而，居民对推动教育是不遗余力的。万邦小学建礼堂和设备等所花的钱，绝大部分可说是来自村民和外地热心教育人士的钱包，政府拨款只占一成左右。

后来，随着村民不断向政府争取万邦华小的福利，小学的设备一一地建设起来，包括3层的教学大楼及大礼堂；目前，软硬体设备样样齐全，可称得上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万邦华小目前学生总人数有190余名，学生会考的成绩是古来县华小排名的第二。

亚依文满拥有一般新村的设施，包括警察局、诊疗所、游乐场、大伯公庙、万邦华小、民众会堂、幼稚园、雨盖篮球场、基督教堂、马华会所等，形成典型新村的缩影。

大伯公庙乩童洪志达接受《村色满目》访问时透露，大伯公庙是于二战前，就设立在森林保护区内，那时只不过是一间用木板搭建而成的庙宇，供附近的善男信女膜拜。

“后来实行紧急法令，大伯公庙被逼迁移至亚依文满，经过村民乐捐，庙宇重建，并重修了3次，才有今天富丽堂皇的庙宇，香火鼎盛。”

· 全马唯一黑脸大伯公像

他说，尤其是在大伯公神诞，这是村内的重大活动，每年都会盛大庆祝一番，举办一连3天的庙会，包括唱大戏和歌舞表演等等，村民都会踊跃参与，热闹非凡！

他也表示，在大伯公庙里所供奉的大伯公神像和观音神像，是一名中国广东东莞人，漂洋过海来南洋讨生活时，所带过来的神像。

“黑脸的大伯公神像，相信是全马唯一的一尊。”

（五）

另外，南马最大的观赏鱼养殖鱼场——“南洋鱼场”，成为柔州著名的休闲景点，曾经因此让亚依文满“声名大噪”，成为亚依文满新村的“地标”。

占地4英顷的南洋鱼场分成两个部分，前面是观赏鱼场，饲养了多种淡水观赏鱼，鱼类之多令人眼花撩乱；后方则是钓鱼场，给予游客两种不同的消遣——“赏鱼乐”和“钓鱼乐”。

由于附近都是园丘和森林保护区，亚依文满新村可利用的土地都已经用尽，因此发展停滞不前。

亚依文满新村村长宋乃顺表示，亚依文满新村所面对的问题，是没有甚么发展，年轻人为了在外工作而外迁，因此担心会面对人口老化的问题。

他说，亚依文满也被划入依斯干达经济发展特区，士年纳将会发展高科技工业园，希望能够带动该村的发展。“我希望政府制定的“新村大蓝图”能够给予亚依文满新村更多的建设和发展。而我也建议，政府能将亚依文满的农业保留地，规划发展成工商业用途，间接带动新村全面的发展。”

· 安居乐业好地方

前村长张宋自豪地表示，新村没有治安问题，这可是居民安居乐业的好地方。

“新村没有获得什么发展，因此才能够保留得天独厚的新村美景，不然发展的后遗症往往是造成环境污染。”

村长也特别提到亚依文满新村的“威水史”，曾在1994年至1997年，参加多项新村整洁美化比赛连连告捷，至今还是村民津津乐道的事！ 回

- 原载于2008年1月5日《东方日报·南马〈七彩缤纷〉》版

与稚童在一起

❑ 梁文华



梁文华 1938年8月11日出生于柔佛古来，祖籍广东罗定。年幼时在古来华小受教育，后因家境困苦而辍学。在园丘当胶工。自认不要在沉默中死亡，便应在沉默中爆炸。自离校门后，便与书本接触，孜孜不倦不断地一步一步学习。

早在1960年就学习写作和投稿；进入70年代，有较好的表现。作品以杂文、评论为主，此外亦写小说等文体。从1969年始至今，兼任报章的驻地通讯记者。除用原名，同时惯用闪华、史青、文化拾、启航等笔名。著有：古来掌故（1978）、人类走向何方、时代的牺牲者、朝阳、迷惑的社会……等。

在世间，昏昏沌沌打滚数十载。一颗赤红的心，纯白的脑子，已然受了来自环境，各种各类有形无形的压力与污染。红的心变赤了，纯白的脑子，满是肮脏。

环保，是人类致力追求的生活环境，同样的，消弭心灵变赤，纯白脑子得以复原，是多么可贵的渴望。

然而，变赤的心，污染的脑子，能消弭，会变回原来面貌？相信没有人会寄予甚么殷切的厚望。

实际上，我们可以让自己变赤的心，“肮脏”的脑子，暂卸下“赤”的情绪，抹去“肮脏”的脑，恢复到出世，入世未深，童心未泯的年代，再一次重温那美好的时光。

与稚童在一起，可以重拾那失去的童真，重新过过童年天真无邪的日子。

幼童，童心未泯，未受到世俗的污染，心是那么的纯，语言亦那么的纯。

伴随着幼童，他们的一举一动，让您浸浴天真的纯真；那是老骨子里无法再一次表达。

听稚童的每一句未受污染，经过“大脑”思考的言语，感到纯真。

对着稚童，与他们谈天，可以不假思索说出每句话，不必深恐这些话，会“得罪”或“伤害”他。同样的，聆听他的每一句话，不需甚么动大脑去思考、分析，它是甚么含义、影射甚么的。

所以，与稚童一起，蹦蹦跳跳，个人回归“天真”；与幼童说几句童言，自己也“年轻”过来……

固然与稚童在一起，自己天真，年轻起来，真个“含饴弄孙”之乐。

这种享受，非金钱可以换来的。

但与幼童在一起，不可避免感到一种无形“烦恼”的压力。

今日科技发达，家家户户有电视、收音机、录音机、卡拉OK器材、还有报纸。

资讯爆炸的今日，世界空间缩小，人们的思想，认识亦加速提升。

同样，今日的资讯，亦然丰富儿童的见闻，提升认识。

今日，小小年纪的儿童，其见闻、认识，远比三、四十年代，或五、六十年代的儿童，丰富得多，不再是“呆头呆脑”的呆头鹅。

现今的儿童，提出一连串“深奥”的问题，或询问“匪夷所思”的问题，可令一些缺乏一定认识、学问的父母，或长者，有时束手无策，穷以应付，而面红耳赤。

与幼童在一起，固有快乐，也有苦脑呀！。 回

- 原载于1998年10月24日《南洋商报·商余》副刊

不要过行尸走肉的生活

人，生存总要为生活操心。一样米吃百样人，形形色色的生活者。

一名年近七旬的老妇，捧着数束香料，肩上背个布袋，布袋内装着若干香料。她在咖啡店穿梭，央求茶客购买她的香料。

一名看上去不过四十壮年人，披着袈裟佛袋，捧个钵皿，在茶室一一化缘，鹄等人们的布施。

一辆电单车载着两名骑士，都年若廿几岁。在闹市街道穿梭寻找小猎物。“猎物”瞄定，后座的骑士伸出“猎爪”，向一名独行的女性肩上的手提袋一拉，电单车开足马力，绝尘逃逸。

三名“夜猫子”，夜间四处寻“腊物”，偷取水沟上的铁垫。或水表、电线……

为了生活，付出劳心劳力，解决三餐温饱，这就是人生。

为生活付出劳心劳力，无疑是正确的。不过，类似第二、三、四类者方式，备受评判。

· 凭个人劳力过生活

七旬老妇，佝偻身子售卖香料，不偷不抢凭个人劳力生活，才真正和

有意义的生活。

年轻力壮者，仗着别人的善心，扮作假和尚，骗取他人慈悲心施舍，过着闲哉悠哉的日子，无疑是“寄生虫”。

向纤弱女性下手攫夺，是懦弱行为。攫夺过程若造成事主扑地受伤，或死亡，遗留孤儿，是种罪孽，虽获短暂温饱，但则终身内疚。

偷取铁垫、水表、电线，换取金钱生活，诚不是最恶不赦，毕竟是不道德。年轻力壮手足齐全者，去干偷劫罪行亦不可宽恕。

· 付出劳力才有意义

人，生存必需填饱肚子维持性命。裹腹前，必需劳其筋骨，付出劳力，如此的生活才有意义。若以不当手法，如扮假和尚欺诈、攫夺财物、偷窃公物，虽是付出“劳力”，但这是不当且犯法，受法律裁治的“劳作”。在未被逮捕前，是“好汉”一名。一旦被取缔便是犯人，可能囹圄入狱。

付出一分正确的耕耘，所获的果实才鲜美，生活才有意义。若否，以攫夺、欺骗、偷窃所获的酬劳，是犯罪的“孽果”。纵使生活自在，其实有如“行尸走肉”。

- 原载于2007年7月8日《南洋商报·大家开讲》版



梁文华（右起）与曾庆容（幻风）、嘉立、欣荣合摄于士姑来皇后美都酒楼（丘岷摄）。

天上人间

—— 腾升在瑞士铁力士的缆车

❑ 梁志庆



梁志庆 1942年8月8日在麻坡出生。1963年日间师训学院毕业后即任教职，业余积极从事文学创作与活动。他擅写散文、诗歌及文学理论。他向来热心指导少儿写作，自1983年开始，他也致力于儿童诗的创作、理论建设及教学活动，并经常在报章发表他的童诗散论，对我国的童诗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他的散文入选《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当代马华散文选集》、《马华华文大系·散文一、二集》及《马华华文大系·新诗一、二集》。多篇散文作品入选华文独立中学与国民型中学课本。多首儿童诗和数篇儿童散文入选《世界华文儿童文学大系》。著有散文集：《向阳的生命》、《黄花乡镇》、《夹起一片故乡情》、《听石》；儿童文学散论集：《给马华文学扎根》、《童诗的摇篮》、《走进童诗的乐园》；童诗集：《彩虹桥》、《海的小儿女》。另编著儿童文学读物20多本。

车行在瑞士的山林大道上，旁着雪亮的阿尔卑士山，壮丽的行色，振奋了山行者的心。

阿尔卑士山脉绵亘于法国、意大利、瑞士和奥地利等国的境内，把瑞士抬举在高处，又耸起几个高峰。旅游巴士如一叶扁舟，在凝固的逆浪上前进。

我们在恩格堡的市镇上落脚，便处身于海拔1千零10公尺的山上。仰望1万英尺高的铁力士峰，我迳自矮小下去，成了小不点儿。

我们一团访客，乘搭双轨缆车，开始登向铁力士山。农舍和树木不断地往下滑落，山林逐步升起。我们在1千800公尺高的特里布湖畔的月台下车，转乘吊索缆车，再续前程。

可以容纳80位乘客的缆车，把我们不断地提升上去。山岚淡淡，热情在玻璃窗外叩向我们，我们以哗然的惊喜回话。全国只有三分之一可供瑞士人耕作的农耕地，大多开辟为一片又一片的农庄，青青草地上坐落着一家家的农舍。农舍周围都种上花卉和果树，洁净优雅。松杉成林，果园青葱密集，掩映着成群嚼草的牛羊。阿尔卑士山站立为银白的天然屏风，瑞士的田园越发得亮丽了，蔚为世界公园。每一年，多少游客慕名而来，走进世界公园里来观赏美景，也成为景观的一部分。

700多年前，这山区里的3个半独立小州的代表们，就在阿尔卑士山的林中之地——路特里，傍着巍峨群山中的大湖，成立世界上第一个民主国

家：瑞士联邦。以后还有23个邻近的小州也加入联邦。德、法、意语是官方语言，连区区只有百分之一人应用的罗曼斯语也列为法定语言。这体现了瑞士的国土虽小，有容乃大。

从此，全国人民致力于开辟山国，成为富于风景的世界公园。由于缺少天然资源，瑞士朝向知识经济和高科技的领域发展，其中钟表和缆车是世界上顶好的两种产品。如今，瑞士人民每人的平均收入，高踞世界榜首，生活过得非常好。

瑞士国柔丽与阳刚并列，虽然它一直保持为中立国，没有卷入2次世界大战的兵燹，但却养兵卫国。瑞士的年轻人都必须服兵役，以后每年都必须再受两个星期的军训，直到50岁为止。国民平日从事各行各业的工作，一旦动员起来，就是700万的雄师。这样的做法有如摆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姿态。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这只凶老虎，也不去碰击瑞士这只小刺猬。

瑞士人民家家有军服和武器，但他们奉公守法，也很理性，绝少私用公器，持枪杀人。几百年来，瑞士西线无战事，国家只有建设没有破坏，用“绿色的和平国”来称呼瑞士，也是很恰当的。

瑞士人做事讲究准确和效率，不肯马虎。谁是误点而误事的，处处有时钟可以见证。不然，国家如何向分秒必争的高科技进军，钟表王国的金字招牌如何挂得住？那天我站在劳力士名表的大厦前，观看卢森的繁忙街道山，辟有脚踏车道，骑士踩着脚踏车与其他车辆并驾齐驱，秩序井然。在往返欧亚的飞航中途站——阿拉伯联合酋长的杜拜国际机场里，处处高挂着劳力士钟，报时分秒不差，这令我钦佩瑞士人的奋斗精神。

瑞士的缆车制造技术也是有名的。当我们的缆车腾升到2千450公尺高的史坦德驿站时，又再转乘世界首创的旋转缆车，继续登高。

暧暧的远人村，依依的墟里烟都逐渐缩小了，更见牛群斑斑，溪涧几痕，都在树梢下旋转而过。山上的青草地上已有一些积雪，裸露出黑土。渐渐地，地上的景物也在变焦距下迷蒙成一团绿意。

而阿尔卑士山的山壁却越长越高，初冬的太阳把山上的积雪照耀得分外眩眼。磅礴的冰川下，仍有明净的湖水，斜盛在山坡上。缆车缓缓地作360度的旋转，山势和低谷也迂回地转动着。

大风一吹，立即扬起地上的雪屑，纷飞扑向缆车，我们顿时坠入五里雾中。我才惊觉到：缆车外是天寒地冻的气候，缆车内却是温暖舒适的。缆车看似缓缓地向上腾升，实际上是迅速地在移动着。这情况有如我们乘

搭的飞机在平流层飞行时，我们看到的云海缓缓地在移动着，其实，飞机是在冷冽的气温中飞掠而去，咫尺已成天涯。古人乘船时也有类似的体会："船上看山如走马，倏忽过去数百群。"

仰望上空，只见4条钢缆陡斜着伸向高处去，待到缆车转到另一边时，我则看那4条钢缆斜斜地投入山下。缆车就是悬挂在钢缆上，急速地腾升着，也不断升华了我们的感情层次和精神境界，转化着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程序。

铁力士山峰顶上的气象站已隐约可见，它显示了当时是零下8度的气温。天空正飘落着雪花，白雪柔化了高山，净化了大地，美化了人心。冬阳蒙亮，雪地银白，好一片圣洁的天地。此情此景，诚如苏东坡在〈前赤壁赋〉里对景观所描述的感觉："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游伴们早已热血沸腾，缆车一到1万英尺（3千零20公尺）高的铁力士山终站时，车门一经打开，大伙儿立刻冲锋陷阵，赶到雪场上打雪仗去了。雪团在空中飞射，落地时爆开一串串笑声。友伴们有的舞之蹈之，有的嘻哈绝倒，人人都流露出真性情、真感情。我也和许多其他游伴一样，都是第一次看到下雪的情景，第一次踏在雪场上，感到多么兴奋！我摊开双手，承接着飘落下来的雪花。它轻若鸿毛，使我禁不住用舌头去亲一亲它，无意中却印证了巧克力广告上的那一句话："它只融在口里，不融在手里。"

玩得尽兴之后，我和友侪走进冰窟里一条15公尺长的隧道中，观赏冰河的风貌。它已凝结的河水，干枯而冷冽，千万年来都不曾化为流水消失。

走进餐馆里用餐时，我寻个玻璃窗边的座位，一坐下便是坐在欧洲大陆的屋脊上，然后咀嚼窗外雪意，真有天上人间的感觉。我定神一想，天上人间只相距2千零10公里远，一小时的来回车程，42个瑞士朗的票价，折合马币也不过是100块钱吧了。 回

- 原载于2001年1月17日《南洋商报·商余》副刊

序《细诉风流人物》

❑ 廖国平



廖国平 马华文艺的积极推动者、中学华文导师兼写作人，现居柔中居銮，服务于銮中独立中学 —— 教书近20载。好多年来，居銮中华中学已被喻为“文学的奇葩”，而居功至伟的，就是华文导师廖国平。

就以“2008年诗人杯”征文比赛来说吧，在学生组中，銮中的中学生在7个奖杯里头，就勇夺前4个奖，总共获6个奖杯，一时全国文教界惊讶而传为美谈！廖老师在7月13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欣慰。他说：銮中创作风气很好，校方也鼓励同学多创作；校内有本身的比赛，同时把得奖作品印成书，派发给同学。他强调；只要老师持之以恒鼓励学生，相信必可带动创作风气。

銮中于2008年4月出版《传火13 · 细诉风流人物》，内收19位在2006~2007年该校学生于校外各比赛所获奖的44篇佳作。这批文坛新秀是：林诗婷、李嘉敏、黄晝晝、陈文恬、陈丽雁、许婼婷、吴煜涵、陈怡君、张柔生、谢明均、王治成、丘启正、黄俊凡、汤伟贤、钟鸣泽、罗维廉、陈鼎文、刘伟全、杨毅辉。全书150页，陈怡君主编，顾问廖国平师写〈序〉。

我一直希望銮中的天空能飘着文学的旗帜，《传火》肯定就是那一面旗。前有《诗情画意》，继而是《细诉风流人物》登场，算是出版相当频密了。同学愿意执笔抒情是关键。为此我掏空心思。

銮中生在06和07年校外征文都取得不错的成绩，为此将他们的作品编成辑，让后来者有机会品阅前人的风格，本书取名为《细诉风流人物》的用意已不言而喻。

文学与我为伴已久，它是如此美丽动人，我不想独享，乐此不彼地向学生介绍，在纯厚濡人的胸怀下，我确实沉湎其间。如果你阅读本书而丝毫无感觉，我建议你走出外，感受炽烈阳光在你头顶上散射的热气，看看自己的影子在阳光下的变化。

感谢陈怡君同学愿担主编重任，也感谢颜浩名校友伸出援手设计，让这本《传火》能以新姿展现在众人前，更感谢1997年高三理1与2001年高三理1及高三理2的校友，以赞助传火经费表达对《传火》的支持，而全体华文老师平日协助售书筹经费，辛苦不在话下，直让我顿首。

下一本的《传火》如何？那就看你了。 回

- 原载于2008年4月居銮中华中学华文学会《传火13 · 细诉风流人物》

下雨天

❑ 廖宏强



廖宏强 上世纪90年代马华小说作家暨散文作家。1967年8月31日出生于柔佛州居銮，祖籍福建安溪。中学毕业于居銮中华中学，后赴台留学，国立台湾大学医学系毕业（1994年）。1995年返马，通过医师资格考后在吉隆坡中央医院实习，1999年6月中转调居銮中央医院。

目前移居台湾。他从1998年开始写作，得过大马旅台现代文学奖小说奖、客联小说奖第1名，以及海华散文奖等。1999年12月以作品《谅解》荣获“花踪”世界华文小说奖佳作奖。2007年著有小说集《被遗忘的武士》、散文集《独立公园的宣言》（2008）。

喜欢散文的读者大概都曾读过琦君的散文，尤其是我们这一个年纪的中年人。琦君的散文有许多写的是怀旧的童年往事，她的童年是一座取之不尽的“童话宝库”，里头的故事大半是以她的家乡浙江温州为背景，字里行间勾勒出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朴实风土人物生活，其中〈下雨天，真好〉是我最喜欢的一篇散文，琦君藉着下雨天的描述，拉拉扯扯写她在老家童年的生活趣事，看了几遍也不会厌倦，仿佛也能从他活泼调皮的字句中回到自己的童年生活。

· 老天，下场倾盆大雨吧！

我的童年有大半的时间在胶林度过，那一小片园地是阿公逃难南来几十年后奋斗的结果，也是家里头除父亲教书之外维持家计的微薄收入。因此，年纪小时，母亲就把我载到园里干活，睡眼惺忪中还不小心从脚踏车座摔下来，没跌死摔残也算是幸运。长大了就自个儿骑着脚踏车去胶园，一直到赴台深造为止，我的假期，甚至平时唯一不用上课的礼拜天都是这样度过。

如果说不累，那是骗人的，尤其是高三那年，由于身兼过多课外活动团体的要职，加上校方安排的统考补习加强班，经常是换下胶汁醋味满溢的工作服，匆匆淋过几瓢冷水醒醒脑子后就往学校跑，即使没嗑头会周公，往往也是张目养神，当然也终于找到统考考不好的藉口。

因此，每个假日，我最期待的不是大晴天可以去踏青游玩，而是下雨天。尤其天还蒙蒙亮，一阵寒气袭来，接踵而至的可不能像是小姑娘似的

绵绵细雨，一定必须是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雨，像是大小姐乱发一阵脾气的骤雨也不行，因为母亲会仔细的以她多年的经验、家里头虫蚁的动静来判断是否上工。情况未明时还会亲自到胶林跑一趟，临走前还不忘交代脑袋瓜还未清醒的我，如果1小时后还未回来，自己就骑着脚踏车跟来。唉！老天，下场倾盆大雨吧！让我可以睡到自然醒，可是我那顽固的母亲还不死心，她会这么说："这边下，并不表示那边的园地也下，先去看看吧！"如此坚持，恐怕也是为了生活，才能让我们几兄弟念大学。大学毕业后投入职场，没想到现今自己的工作也和下雨天有关。

· 如果可以一直不长大就好

晴天，大家放轻松，多云，开始警戒，可能下雨了，还未来得及赶上门诊时段的那些老病患可能已经守在诊间等着拿药，管你什么检伤分类急不急症，毕竟年纪大了，待雨来了，该如何出门？最后雨终于下了，偶阵雨最讨厌，也是最可能涌入大量外伤病患的时刻，走路滑倒的老人家，骑摩哆车、脚踏车，碰撞后身体四肢头部擦伤，基本上这些都是小伤，因为是小雨，大家都不会太在意，出事的机率相对的就会提高。

倾盆大雨时通常都会提高注意力，真正来到你面前的肯定是大问题了，尤其是半夜时刻，外伤的大都是多重创伤，不是骨折就是内出血，内科的也不例外，心肌梗塞，慢性肺阻塞并急性气喘发作，那些伤风感冒的病患，如果不是小朋友高烧抽搐，拉肚子的没拉到肛门破皮是不会出门的。

至于绵绵细雨，尤其是恼人的5月梅雨季节，病毒蠢蠢欲动，伤风感冒的病患一定暴增。湿答答的天也使人的情绪容易低落，多愁善感之余，闹自杀的病患也不少。到了台风季节更是忙翻天。因此，当个第一线的紧急医护人员，除了医疗以外，也像气象预报员关心起天气的问题。

就如同那首打油诗"下雨天"——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1.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这是不留的意思）

2.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这是留的意思）

因为不同的标点符号介入而有不同的解读，下雨天，看天吃饭的人愁眉苦脸，计程车司机笑哈哈，而我呆在这行这么久，工作忙得早已没有听雨的闲情逸致，心境正如琦君所写的那样"如果我一直不长大，就可以永远沉浸在雨的欢乐中，然而谁能不长大呢？"一场大雨，发愁的永远是母亲。 回

- 原载于2007年9月4日《星洲日报·星云》副刊

小桥流水

❑ 林潮



林潮 马华优秀散文家，自1936年开始发表文艺作品。原名罗曾教，笔名林潮、罗颖、仃岭、某生者等。于1920年6月11日出生在马六甲亚沙汉，长期住在东甲。祖籍广东省大埔县。

毕业于麻坡中华中学（战后改称中化中学）。从事教学工作，于1979年退休。早期作品经常在郁达夫编的《星洲日报·晨星》副刊发表。1989年马华作协举办的“松竹长青文学之夜”，林潮是受表扬的前辈作家之一。出版有散文集《野火》（1959）、《燃烧集》（1990）等。2006年12月21日辞世，安葬在东甲，享寿积闰九十有三。

我伫立在一座郊外的桥上。

我深知这桥的沧桑历史。

起初，她不过是简陋粗糙的板木横桥，离市镇已远，河面不阔，衔接两端的又是黄泥土路，水流过灌木矮青，硕莪荆棘莽野，因此乌赭混浊，萋萋芳草的沼泽窑池，隐匿着不知多少虫蛇虺豕，到处布满了蒺藜蔓藤。

冷落孤独的、荒僻的桥。

远方近邻有着灵精古怪的猴子在枝头跳跃嬉戏，叫啸着短促、凄清而寒伧的呼声。

每天每天，只有寥落的劳动工作者沿着污泥、粘上胶印走过；可数的古老式的车辆经过；两头黄牛慢吞吞地一步一踏、套上巨大的特制圆形木轮拖着狭隘的车厢格支格支拉曳而过。

难以计算的日子过去了。

风吹、雨淋、日晒，木桥年老失修颓圮了。

人们于是重建起较为坚固的用水泥渗石的柱椿、侨缘围着铁条，用“牙萨”硬木密密纵横铺成的路桥。

物换星移，荒凉的岁月翻新页了。

黄泥土路为要适应时代改换了面貌。

小桥也夤缘时会附上骥尾增添了新装。

可是来往的车辆日渐频繁、越重的货车也较前增多，负荷逐渐加重，小桥也日渐显出无法胜任的状态。同时河水日浅，河面日狭，烂泥湫隘，砂土淤积，水流迂迂缓缓。雨天季节，排水不及，经过的芭场园地常常泛

滥成灾。农作物毁了，田园荒芜了，讲求生存的人们追根究底寻出助虐元凶的主因，三呼四吁，于是政府派人勘察测量、探势策划，为了适应环境，为了一劳永逸，挖泥机开始沿河上下隆隆地怒吼，扩大横断面，疏浚深河床，于是小桥被波及要彻底改造了。

她必须打木桩，她必须筑起钢骨水泥的石墩、铺上铁钢粗石、加上沥青细沙，她必需要有土木工程师的蓝图、稳稳扎扎，才能应付起气象日新的局面，负担得起繁华都市富庶乡里圆滑交通的使命。

于是崭新的桥身，宽阔的桥面，坚强的桥梁，配上铁捍栏杆，虹形的新式桥梁落成了。

村民有了足以自豪的新型建筑物。

我们有了巩固的标致的桥梁。

每日每夜，川流不息的车辆从她身上辗过，潺潺流水从她底下唱着轻松的曲调，巨大的水供铁筒从她身旁铺过，她一身兼有多种任务。

秧苗青绿了，园圃苍翠了，稻禾翻腾起浪了；鸟语花香了。毗邻的胶林，再远的棕榈，淙淙的流水，拨着柔和弦琴低吟着动人的诗篇。

旱天，有水闸照旧灌溉；雨季，她加快脚步，飞速地向前奔跑。她，急奏繁弦哗哗啦啦，频频向蕉椰、荒林野葩挥手道别。

晓天，假日，清晨，傍晚。

好些人经常健步于此，伫立桥边。

有人垂钓，有妇浣衣。

水流淙淙，送走几度夕阳残红？

水流溅溅，多少感慨往事，待留下的写生画图，让人陈述，让人回味。体会富国繁荣、康乐民生和科技密切的关系；但开荒拓野的草莽时期劳动者的苦辛精神，也要让陈迹在历史上沾上边。 回

－ 原载于1986年8月第13期《写作人》



林潮夫妇于2001年摄于新加坡动物园。

以往的梦

❑ 林过



林过 本名林宝贵，1941年2月19日在柔佛州麻坡县出生，祖籍福建德化。在北千那那成长与受教育，初中肄业于龙引新文龙中华中学，笔名林过、梦莎岑，另署朋沙。林过曾担任北千那那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通讯记者约卅载，是报上特写能手。编著《马来西亚黄梨经济概况》《马来亚黄梨之乡散记》《恋爱、伤逝、怀念》。曾任南马文艺研究会执委、副秘书、副主席，并任笨珍文艺协会副主席。散文作品《远了，家乡》和《我与灵魂》分别收入合集《礼篮》（1979）及《成长》（1981南文会会员创作合集）二书中。另有诗作被选入合集《柔莲》、《南风》及《马华文学大系》等。

梦于我宛如一只妖魔的手。

无论我高兴或是悲哀，无论我安静或是激动，无论白天或是黑夜，无论我跑到什么地方，这妖魔的手，总是忽远忽近的跟踪着我，我偶一失慎，就被它捉了去，于是，我便跌入梦的国度，在梦的国度里做着梦。

如今是黑夜，我心情激动，同时充满悲哀，我住在一间板屋里，这板屋被各式各样的房屋围绕着，因为这里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村庄，住着各式各样的人，所以房屋也就不尽相同。

今夜，我在睡时无意地将头枕在自己的手心上，因此，梦这妖魔就将我捉了去。我梦了。这梦是很清晰的，梦醒后，我还能记得十分清楚。我梦见什么呢？让我简略的告诉你：

一个紊乱的年代，有政府如无政府。一块没落的沉睡的国土，已被强盗侵入，从此不复安宁了；到处的枪痕弹影，到处的趁火打劫和到处的强盗骚扰，使得这国土中的每一个善良人民都惶惶然的不知所措了。

这是一块很大很大的国土，散居着一个大民族；但这民族是并不团结的，他们只是一盘散沙。其实，他们的智慧并不亚于其他民族，许多重要的科学发明就早过他族千百年；他们的刻苦耐劳和节俭等美德也是很著名的。然而，他们之中的最大弱点就是大部份人自私自利，由于对家的观念特别浓厚，因此他们爱打个人福禄的算盘，脑子里满是升官发财和光宗耀祖的思想，只要有利可图，便是民族的尊严蒙受损害也可以不顾，更厚颜无耻，奴颜婢膝地认贼作父，甘心充作强者底贩夫走卒；并且，他们又爱夸大，爱吹牛，经常夸示他们的文化具有五千年的历史。然而，五千年来的可耻记载：几经强邻的侵略不能自觉的苏醒过来，还有奴役的心的浓

厚，苟且偷安等事实却没曾记取；他们又不了解当群亡个体便也不能存在的真理；反之，当他们这民族面临危机的时候，竟有人还在斤斤计较个人的利益，梦想趁机发国难财，更有的只会利用一张无用的嘴，充进步，跟着人喊喊几句空洞的口号，但到头来却是言而不行的。这民族就是这样的民族；这民族就是这样的可悲！

所以，这民族又被强盗所侵了。如今是盗贼的世界，强盗到处逞凶和造乱。

虽然，这民族的第一个村庄，有一批人，有新思想，有责任心，看清强盗的狰狞面目，看清这民族的危机的迫近，于是决心起来捍卫；然而，大多数人却没有同舟共济的心，不肯为全民的生存而牺牲；多数人的心里这样忖道："总之盗来有人抵抗就好了，我们何必去冒险呢！"是的，只要他们自己和家人能够逃过这个难关，那末一切都是那么多余，那么无谓，管他做什么？为了粉饰虚伪，他们有一套歪论："咱们受过悠久的传统文化的熏染，读过圣贤的书，所以心地是十二分的善良，懂得忍让和慈悲为怀的道理，而且我们的生命又是何等的珍贵，我们这民族是很敦厚很温柔的，所以我们厌恶战争，而战争是丑恶的。"

于是，第一次，来了一些强盗，只有一些人出来抵抗；然而，许多房屋被焚烧了，许多人命和财产损失了，许多抵抗的人牺牲了。

第二次，来了更多的强盗，更多的房屋被焚毁了，更多的人命和财产损失了，更多抵抗的人牺牲了。

第三次，来了更多更多的强盗，于是，所有房屋被焚毁了，所有人命和财产损失了；自然，所有抵抗的人牺牲了，土地被占领了。

随着第一个村庄的被侵入接着第二个村庄，第三…… 第四……；结果，每一个村庄都被侵入了，这个国土上全被占领了，所有村庄都有人命和财产损失，而不死的人全被奴化了。

我梦到这里，因为惊惶过度，"哇"的一声，就从梦中惊醒过来了。

梦醒时，我说道："荒唐！荒唐！世间哪有这样的事？哪有偌多自私及愚蠢得一如死猪那样的人？"

我不信梦中的事，我不住的说道："荒唐！荒唐！"但却又没有理由解释这荒唐。后来我终于明白了：唔！这并不是现今的梦，而是以往的梦呀！对了！这是以往的梦，是闻一多的"死水"的梦，是张天翼的"华威先生"的梦，是鲁迅的"聪明人与傻子与奴才"的梦。

今天，生活在祖国马来亚的每一个国民啊！倘使我们的祖国被那贪得无厌的强盗不断的挖掘着宝藏的时候，我们能有那样的梦吗？我们能有那样的梦吗？ 回

（1964）

－原载散文集《恋爱、伤逝、怀念》（1965年9月·北千那那文赋书局）

我怎样写《烽火马来亚》？

—— 兼答几个问题

❑ 林佚



林佚 20世纪40年代中期马华作家；1923年在福建省东山县出生。幼年随母南来。小时曾在士姑来辅华学校求学，本名林朝宗，笔名海郎、林佚、文丁、马林、史迪登等。

战后从事新闻工作之余常发表诗作。代表作是〈抢米〉，约创作于1945年冬。1951年返回广州从商。1999年杪出版长篇小说《烽火马来亚》。约于2000年2月间，林佚从中国返马到新山和吉隆坡等地访友；他仍念念不忘士姑来的母校——辅华学校，现名为辅士华小。

一、怎样写？

从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时候起，我就开始酝酿怎样把三年八个月马来亚人民抗日的斗争故事写成书。当时充满脑子里的无非是日本人的种种残暴行为和老百姓所受的深重灾难，以及游击队如何从斗争中逐步成长和壮大起来。当时如果这样写，大概只会一般性地反映马来亚的抗日斗争而流于像中国一些作家描写敌后游击战争故事那样的书，不可能充分表现马来亚“此时此地”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出来。

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深入，许多沦陷期无人知道或虽知道却不明其内幕的事件逐渐被披露，我终于吃惊地发现，原来在无数抗日志士英勇斗争或为之壮烈牺牲的同时，还有在日本人秘密操纵下卑鄙无耻和毒辣阴险的破怀阴谋，这就是今天众所周知的莱特叛卖事件。我的书，如果不描述这个过程而存心加以回避的话，那我就是不忠于现实的创作原则，不忠于自己的写作良心。这样，为完成这个任务，我必须多方搜寻资料，广泛了解和研究事件的全过程，然后把它表现出来。

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可以动笔了，但是考虑到马来亚是个多元民族的社会，日本人的入侵和占领，不但影响到华人，也影响到所有兄弟人民。首先是马来人和印度人。抗日，是所有民族所必须面对的共同问题，我不但要描写他们对日本人的态度，也要描写他们对抗日斗争的态度。因为前者和华人在一起构成了全马人口的绝大多数。这样，我的书，便出现了一批马来人先进份子。他们如何反抗英国人的统治，争取马来民族的独立，又如何上当受骗，幻想通过日本人的帮助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对立，彷徨，痛苦及最后醒悟的过程（在本书里，这还仅

是开了个头）。

如此一来，我的书便有三条发展线索：首先是以日本人残酷镇压和残暴统治和人民的反抗斗争（通过游击战争）为主线，以莱特的叛卖（书中以阿力的名字出现）和马来先进份子的活动为副线。三条线交叉发展，而以抗日斗争为主题思想。这就是我怎样写《烽火马来亚》一书的由来。

当然，我想通过三条线来表现马来亚当时的社会现实是一回事，表现得好不好又是另一回事了。因此，我竭诚欢迎读者提出意见和批评。

二、几个问题

《烽火马来亚》一书出版后，我接触到一些读者，他们提出了一些问题，综合起来有三点：

一、“哪一个人物是作者自己”？他们猜测书中的李新就是作者自己。甚至向我提问：“李新在战斗中被炮弹削去了二个脚趾，你是否也没有二个脚趾呢？”这样有趣的问题。我要在此郑重声明：这不是自传体小说，书中人物也没有一个写的是作者自己。当然这并不表示，作者一点也不在书中。相反，因为书是作者写的，作者的生活体验，人生态度，对事物的认识，对人物的爱憎……等等，肯定是要反映到书里去的。这是不以作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书中既有作者，也没有作者。

二、“书中的故事有多少真实性？如果多数故事是真实的，为什么不把它写成历史书呢？“我可以说，书中的故事多数是真实的，是从生活中来的。之所以不把它写成历史书，是因为我要通过塑造人物来反映历史，表现历史；而塑造人物除了必须植根于生活的土壤之外，还要依据历史背景，让人物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活动。这就是为什么书中的故事虽然多数是真实的，却不把它写成历史的原因。

三、“《烽火马来亚》似乎还没有结局，是不是还有续集？”

确实如此。因为书中故事只写到1943年初为止，接下去还有半山芭越狱事件，日本割让北马四府予泰国，马来志愿军的成立，英军136部队的空降，日本对抗日军的诱降，以及挑动民族仇杀等等。

这些都需要在续集中去描写，因此，说故事还没有结局是对的。但实际上，故事的最后结局又都在人们预料之中，那就是日本人的失败和人民的胜利，以及破坏阴谋的最终被揭露，这些，就不需要作者来饶舌了。

- 原载于2001年10月《烽火》第6期

峇株河之歌

❑ 林洛人



林洛人 20世纪60年代马华写作者。笔名林洛人、青文等。本名林庆文，1939年6月7日在柔佛峇株巴辖四加亭出生，祖籍福建诏安。在峇株巴辖华侨中学（后易名华仁中学）受教育。1961年毕业于新山日间师训学院。在华校及国民小学任教多年，兼任马来亚通报、建国日报及中国报的通讯记者。现为峇株巴辖林氏宗祠主席、峇县助理婚姻注册官、兼职法庭翻译等职。从1993年3月间开始，林洛人是峇株巴辖文艺协会的主席，出版了合集：《三艾集》、《耕》、《绿原》等；编著：峇株巴辖风貌、峇株巴辖指南、峇株巴辖地方与人物志……等书。

（一）渡轮

庞然落后的巨物
生存于潋滟的河
—— 要人家推拉
须人家扶持

（二）舡舯

那么安详
静躺在腥臭浅滩
对河的喧嚣和忙碌
充耳不闻
忘了昨夜一场风雨
仅惦念海中点点渔火
是日暮途穷的潦倒者
干瘪扁平的躯体
以迂缓脚步彳亍河面
渡过了数十辛劳寒署
曾滋润数百生灵

求生的儿女日夜厮守其侧
有人说：
你将被弃（注①）
儿女们多忧郁
工作的脚步如铅重

你仅静默以待
用苦涩眼神
抚慰彷徨的心
失望于寒酸的舢板
遂远航波涛海天

慈母哟
对奏凯或受挫儿女
没有偏心的爱
倦归后
酝酿个温馨甜梦
在她身旁

（三）舢板船夫

浓雾侵占了寂寥渡头
孤灯伴着小亭至天晓

破帽防热也御寒
苦等着——
夜归人银角渡费
或可解决明日的温饱

静默拥抱一江寒水
多少新月、满月在桨下击碎……

朝雾和曙光再笼罩河面
那非机器的躯体
须齐出力……

注①：峇株河桥即将兴建 回

－节选自1965年8月《荒原月刊》

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

❑ 林明华



林明华 马华杂文暨时评家，原名林明华，笔名笑天、化鸣等。1954年5月26日生于古来，祖籍广东梅县。1972年毕业于古来国民中学，1980年进入新山星洲日报办事处任职，从事采访工作。撰写议论性杂文，是早期星洲日报《言路》版“7人专栏”的作者之一。

约自1985年开始擢升为柔南区副采访主任、采访主任；现任该报柔佛州高级采访主任。与郑丁贤、林瑞源于2007年5月出版3人合集《夜雨晨风》（一、二集），风行一时。

—— 狎玩女童拍裸照，警方通缉神棍。

—— 车祸脑死少年捐出器官，马来心救慧仪。

两则让人心灵受到极大震动的新闻，让人看到了人性的丑恶，也让人看到了人性的光辉。

狎玩女童拍裸照的新闻，让人心痛；马来心救慧仪的新闻，让人感动。

社会新闻线的记者就是这样，在心痛和感动之间，写出人间的美与丑。

如果有得选择，记者宁可多报道一些充满温情的新闻，让读者在战争、灾难、杀戮、争斗等人类丑陋行为之外，看到人间的美丽和希望。

“我捐出儿子的器官，是希望可以帮助人，而没想过其他的目的，包括金钱，甚至是受惠者的一声谢谢……儿子的器官，捐给什么种族都没问题，都好……”

马来少年的父亲突破种族藩篱，让儿子遗爱人间，抢救另一生命的决定，让人真切地感受我们社会中的真善美的力量，那股弥漫的人性光辉，就像暖流般流入我们心里，让我们为之深深动容。

—— 第一颗排斥，第二颗送到，慧仪再换心。

原来，人间的温情不断，人性的光辉，并不是一刹那而已。

和马来少年的父亲一样，车祸脑死青年的父亲，都不是什么伟大的显赫人物，但他们却做出了伟大的决定，让人性的光辉照亮人间。

“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而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

是的，只要还有人性的光辉，我们的社会，就还有希望！ 回

- 原载于2007年10月11日《星洲日报》国内新闻版

新山，向前走

因为治安不靖，因为连串骇人的劫奸案，新山变成了一个恐惧之城。但是——

一个城市，不能永远笼罩在恐惧的阴影下。

一个笼罩在恐惧阴影下的城市，不会有活力。

一个没有活力的城市，不会有希望。

一个没有希望的城市，不会有未来。

新山有过让人赞叹的辉煌，新山也有让人期盼的未来荣景。

哀莫大于心死！新山人不能在恐惧中倒下。新山人必须相信自己，力挽狂澜，重新出发，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和魄力，开拓新的局面。

唯有挥别恐惧，重塑信心，新山才能走出阴霾，才能在风雨中屹立不摇，重新放射安定与繁荣的光芒。

美丽的远景不应是虚幻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安定的日子不应是梦想，而是确实可以期待的。

新山治安恶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是民间的“误解”。警方必须承认这一事实，政府也必须认清这一事实。

只有敢于面对事实，才能坦然面对指责，才能看清自己的缺点和短处。

只有看清自己的缺点和短处，才能痛定思痛，思考对策。

老百姓也必须改变观念，开启新思维，不能只懂得如何自卫，却不愿在案发之后报警，或者在目击罪案发生之后，自私地明哲保身，拒绝挺身出来做目击证人。

政府和警方则要了解，为何警民之间，总是存在着一道难逾越的鸿沟？为何警方的形象，总是和贪污滥权如影随形？为何警方信誓旦旦，民间却老是“察其言，观其行”？

要解开民间的猜疑之结，警方需要行动，也需要效率来证明。行动，必须是有持续性的，不是五分钟热度，做做戏而已；效率，必须是立竿见影的，不是喊喊口号而已。

警方和政府一样，都不可一碰到问题，一看到民情沸腾，就以敏感、种族化、政治化加以标签，歪曲了问题的本质。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无济于事，像鸵鸟那样把头躲藏在沙堆里，也同样无法解决问题。

面对一些人了无新意的抹黑，老百姓不必太介怀，要继续往前看，要继续勇于揭发黑暗，也要继续看到光明。

一个城市的未来，掌握在千千万万市民的手里，但愿经过磨练的新山民众，能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冷静，更有理智，也更有智慧。

新山，向前走好！ 回

- 原载于2007年6月28日《星洲日报》国内要闻版

演戏，看戏；上台，下台

这阵子，马来西亚人都兴致勃勃，尽是看戏的心情。

308大选至今，好戏连场，高潮迭起，惊奇不断，演戏的人满足了表演的戏瘾，看戏的人满足了偷窥的欲望。

政坛是个大舞台，台上政治人物逐个登场，一个个落力地挥汗演出，上演你死我活的戏码，愈是真假难分，愈是好坏不明，愈是戏剧化，愈是变数难测，就愈是引人入胜，愈是赢来掌声如雷。

有怎样的政治，就有怎样的社会。政坛风雨如晦，社会雷电交加，马来社会如此，印裔社会如此，华人社会更是炮声隆隆，不绝于耳。

这是个充满矛盾也充满讽刺的社会，我们不过只有了一点民主的皮毛形式和成绩，就沾沾自喜，把民粹当成民主，把内耗当作斗争，而斗得最凶最恶的，还包括一些民权民主的斗士，以及那些德高望重的领导。

谁恋栈权位，霸着茅坑不拉屎，却赖着不走？

谁专横霸道，惟我独尊，却自诩宽容开放？

谁满口谎言，指鹿为马，却化身为正义英雄？

谁讲一套做一套？谁真能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潇洒下台？

台上的人，最怕迷失在鲜花和赞美声中，忘了自省。绵绵不绝的掌声，最易让人陶醉，自鸣得意，以为唯有自己才是绝对正确，进而容不得一点批评，听不进一点意见，最终自我膨胀，也自我腐蚀。

台下的人，最怕迷失在绝对相信权威的心态中，失去了自我判断的能力，也失去了分辨好坏真伪的能力，结果被政客斗士拉着鼻子走，却一点也不自觉，还拼命地鼓掌，拼命地呐喊，拼命地冲锋陷阵。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人生如此，政治如此。当台上的帷幕落下，当激情已过，台下的你我，是否也入戏太深，连回到现实睁大眼睛看清真相的能力，也丧失殆尽了？ 回

- 原载于2008年7月1日《星洲日报·国内新闻》版

过故人庄

❑ 林明珠

林明珠 原名林明珠。1947年杪出生于柔佛小祖籍福建省诏安县。笨珍的女写作者，现居新加坡。她拥有十分美满的家庭；孩子们长大后负笈国外，林女士仍好学，在星洲攻读开放大学课程。擅写小品及散文，多年前以“忘忧草”为笔名，在《南洋商报·妇女》版发表一些生活短文；也曾以双双的笔名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旅游散文。近些年来，也撰写论说作品。其散文被选入笨珍文艺协会印行的合集：《海韵》《远山》等书里；有的则收在《新加坡文艺年度文选》中。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过故人庄》—— 孟浩然

古代文学系讲师在讲述诗人孟浩然时，特别讲解这首诗，他情感十分投入，似乎是很向往诗中的悠然意境，也很怀念他马来西亚老家的田园风光和村人待客的盛情。

讲师点名问我：“林明珠，你的童年在什么地方？”

“笨珍。”我腼腆的回答。

“那么你对这首诗一定有特别感受。”

是的，我感触良多。早年的笨珍，景致朴素无华，亲戚朋友来了，宰鸡、烹肉，忙得不亦乐乎。笨珍人待客之道正如诗中开头的两句：“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意思说：老朋友备了丰盛的饭菜，邀我到他的农家。

是一句“开轩面场圃”，开启了我封尘已久的记忆。

轩是窗的意思，我的记忆里就有一扇窗，那是一扇横长方形的大窗。一根长木条支撑着由上盖下的窗扉，把窗口撑得开开阔阔。和煦的阳光越过大窗口进屋里来，习习的凉风也从窗外跨进来。

窗前永远坐着一位清爽和蔼的老人，头发修得极短，分不清是什么发色，颏下半尺长的胡须是灰灰白白的。身上永远是一件小圆领带袖的白汗衫，配一件黑布的唐装长裤，腰间还系着一只小小的皮夹，那是我的阿公。他手里永远拿着一把小破葵扇，有时是煽动面前的炉火，有时是往自己身上拨凉风。炉上那把积了满身黑烟的铜壶永远咕咕地冒着水烟。

窗外红碎石子小路，来来往往的行人络绎不绝。阿公瞅见熟人就会喊一声："某人，进来喝茶！"每日总有老相熟与阿公一起，围着那张老旧的大理石桌而坐，一边泡潮州功夫茶，一小杯一小杯的慢慢啜，一边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那情景不正是诗中的："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阿公的"品茗"还比诗中的"把酒"更富雅趣。

阿公去世时，我只有七、八岁，我穿着白麻布孝衣坐在金银花架下哭泣。那是阿公种的金银花，花在空气中传送淡淡雅雅的清香。

阿公还种剪春萝、白兰、木槿、夜来香、碧玉簪、九重葛等。今日怀想：步入庭前，那万紫千红的花丛，那薰人的幽香，必让人感到一份与世无争的闲适与恬静。当然，阿公少不了种高雅的菊花。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菊花年年九月盛开，我的阿公却在另一个世界品茗赏菊，他已经在那儿赏了几十个秋天的菊花了，诗中的景，诗中的情也渐渐离我们远去，越离越远……

回

- 原载于2000年9月《新加坡文艺》第72期

青山依旧在

置身于热带雨林的深山中，搜索枯肠，原想学古人吟诵几句赞美青山的诗词，但心底涌现的却是一股悲情，一种时代的悲情。

在青山环绕的小山岗上，疏疏落落的有几排小屋。三三两两走过的村民，满头霜白，他们有的断手，肩膀下吊着空洞洞的袖子；有的脚瘸；也有独眼的。每个走过的村民虽各有前因后果，但同样的都背驮着一段千斤重的故事。他们曾在这深山老林中出生入死，是这一大片的青山掩护着他们，是山林里的野果野兽支撑着他们的生命。

因为情深，也因为别无选择，现在他们在这里安家落户，继续与青山为伍。不同的是，他们从此不用疲于奔命，山边的胶林是他们的经济来源，屋前屋后的瓜果蔬菜，满山奔跑的鸡鸭是他们的口粮。在山坡上，有一户人家，在小园子里蓄了一个小池塘，一群大肥鹅和红面番鸭在那儿嘎嘎叫的戏着水，园子边缘的龙眼树挂着一串串尚未成熟的果实。曾经是硝火纷飞的地区，如今是一派典型的农村气象。

第一晚，听这些年老村民讲古，故事的开头是四十年代，悠远的故事从他们口中娓娓道来，仿佛是昨天的事，故事里有激情、有爱情、有牺牲、有无奈、还有血肉横飞的场面……黑漆漆的大地，只有虫鸣，蛙叫在为他们的故事伴奏，给他们的故事增添几分诡异，几分沧桑，叫人心头郁悒。

第二晚，借两杯红酒驱走悲凉，与几位老者畅谈，酒酣语浓，此时此

景大有古诗词的意境："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词的原作者是明朝的杨慎，词牌《临江仙》。这阕词仿佛是为这样的偶然相遇，这样的青山美景，这样的感慨万千而作的，词中的豁达则有些情非得已的况味。

如今，村民揭开了青山的面纱，将这半世纪的历史原原本本的呈现给世人，他们集体经营旅游行业，我们就在这里参观了1990年销毁武器的地点。山里头，还有一棵很古老的树，要二十个人才能环抱树身。这就是勿洞和平村。

我们续程参观友谊村，这里开发得早一点，已有相当浓的旅游气氛，一条打游击时用的地道保存得非常好，供游客付费参观。一尊很高大的观音塑像突兀的矗立在山头，塑像前还有一座转运桥，本来朴素无华的青山，无端多了一份媚俗。山上独有一间小餐馆，老板娘风韵犹存，会说又会唱，墙上挂着当年在森林里打游击时，那副飒爽英姿的留影。我们在这儿听两位年老村民讲故事，小店打烊了，故事还继续……

坐小船，顺着邦朗河，走了两个多小时的水路，一路上风光明媚，虽不能与坐船游中国三峡媲美，但已足以令人心旷神怡，陶醉其中。沼河的那一边，有老虎出没，是深不可测的原始森林；据说，这就是游击队员进山的入口处。抵达第九和平村时，见到的多是新加坡人，凭此多了一份亲切感。

晚上，这些老大爷、老大娘到我们住的招待所来，身边跟随着一群有泰族脸孔的小男孩，年纪在十岁以下，他们依偎在大人身边，亲昵的唤这些有华族脸孔的老爷爷老奶奶为"爸爸、妈妈"。不言而喻，这些小孩都是老游击队员出山后才领养的。当年在森林里打游击是不准生养的，即使生了小孩，也得立刻送出山外给亲人或非亲人托养，骨肉分离，他们的下一代都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为了抚育这些领养来的小孩，这里的老村民似乎得加倍勤劳工作，他们晚上八九点就得上山割树胶，天亮回去收胶，天亮回去收胶，再绞成胶片，晒干后出卖，他们一日工作十多小时。当年生活为战斗，如今却是为了抚养下一代，为了宁静生活的温饱。白天看到这些小孩顽皮活泼的满山跑，嘻笑声浪令沉默的青山也生气昂然。

青山，原是与世隔绝，如今已有了通车的路。我们走过的几个村都是当年游击队活动的地带，如今已成为旅游区。你可以是为了寻求原始大自然的美景而来，你也可以为了写作来搜集资料，也可以像我一样，只为了一睹青山的风采和听那段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故事。 回

－ 稿于2003年1月7日

柔佛的夜

❑ 林仙峤



林仙峤 战前南来作家。署名林仙峤、寰游（？）。于1899年出生。祖籍福建省永春县。1929年由上海南来，曾担任过星洲日报社的记者与编辑，编过综合性副刊《繁星》。他积极地提倡新文学，喜欢写杂文及散文。后来回到广东汕头，因患肺病于1937年辞世，年仅38岁。

他前来新山游玩后写的名篇《柔佛之夜》，于1930年载于《星洲日报·繁星》版，曾获本地的出版社采用为中学课文。林仙峤是名编辑（《星云》副刊主编）林建安的胞兄。从1930年10月开始，他让林建安接编《繁星》副刊。

我到柔佛，这是第二次，第一次在白天，第二次在夜里。

夜，海边月下柔佛的夜，似乎有点诗意，我很想写几句来歌颂这伟大而静默的晚景，但我不是南洋一般诗人，笔尖一摇，诗篇即出，头脑一摇，佳句就来；即使万幸，能够组织成一篇似散文非散文的新诗，可也没有勇气在报上发表，这样，诗既做得不好，报上又无以塞责，诗思虽在诱惑着我，诗实在不能挤出。

诗做不成，鉴赏晚景的眼光，却还注射着美的周遭，只见：四处都是乱绿搅成一片，高耸耸的椰树，碧澄澄的海水，在亮晶晶的月光怀抱中，益显得柔和静默。温软如天鹅绒一般的草地上面，散乱着我们的摇动影子，水一般清玉一般洁的凉风，把那椰影吹得乱动，好像和我们的影子互相竞走。

一忽儿，不觉走到了长桥。

啊！伟大的长桥！令人留连的长桥！

我仰望着月，俯看着海，灯光与月色交辉，把海面染成红的红，白的白，一阵狂风吹来，红的就像击着火石，火星乱拼，白的，却荡漾起来，成了一面跌碎的镜子。桥上行人寥寥，只有三个马打的黑影，在桥的一端摇动着，有人走向桥上来，就把手上拿着的电筒。向他注射，那闪烁的电光，把月儿的光波，迅速地割开一条裂痕，同时一个苍白而带几分惊惶神气的面孔，在电光下映了出来，周遭的空气，似乎紧张一些。一会，电光灭了，行人走了，四周仍是死一般的沉寂。

沉寂的空间，最会引起脑海的思潮，不论过去、未来、现在，只要情

绪一涌，都会转念个透。我想到刚才风驰电掣的汽车，我想到两旁飞跑的椰树；看到月儿这样的洁白，想到刚才挂在山颠的太阳那么的绯红；看到伟大静默的海，想到刚才海内一群群的游鱼，那么活泼，一个个女学生的倒影尽在颤动。陡然间又因长桥而想到潮州的湘子桥。

有一次，我从上海回福建，经过潮州，那时正是正月十五，就是一般人所最喜欢的元宵，潮州城外的湘子桥，据一般考古家说，是韩文公的侄儿湘子建造的，是潮州古迹之一，平时游人很多，但在这所谓“令节”的当儿，一般人都顾着敲锣鼓、放鞭炮、玩花灯，再也没有心思来玩赏明月，所以元宵的明月，孤零零的十分寂寞。我因城内的旅舍扰人过甚，就和几个人踏月到湘子桥。这时冷风乱吹，把天际的浮云，搅得往来奔逐，在地面看去，好像月儿在那里飞奔。河面几只小船，载着满船春意，往来摇动着，对面一座小小的笔架山，耸起三个尖峰，尽向皎洁的月色呆望着。

现在站在柔佛的桥上看月，我觉得湘子桥那边的夜，没有这里的伟大。这里有浩渺的海水，那里不过一条小河；这里的桥多雄壮，那里的却已倾颓，中间用小船垫着；这儿凉风吹来，令人得着快感，那儿冷气袭人，令人毛骨悚然；这儿伟大，那儿渺小；我这样觉得，我对柔佛越增爱感。

我们在桥上徘徊，有二个车夫上来拉着我们，向柔佛街市乱跑。中国人最会凑趣，你要什么，他会供给你什么，车夫心里，或者觉得我们“来意不善”，竟拉到那一般人最喜欢到的地方去，我们觉得好笑，同时感着车夫的聪明。

夜幕包围中，我们几个人坐在汽车上，向前直驶，在呼呼的风声中，但见两旁黑越越的东西，尽往后退，不久，到了光明灿烂的新加坡。 回

－ 原载于1930年8月8日《繁星》副刊

〔马岑按〕这篇佳作，是林仙峤写于距今78年前的散文；有的课本编辑，将它改题为〈新山的夜〉。文中陈述的“柔佛”，盖因当年人们皆惯称新山为“柔佛”的缘故。

岁月的跫音

❑ 灵子



灵子 原名陈芝琳，1950年生于柔佛州麻坡，祖籍广东潮安。现为家庭主妇（兼中医医务助手）。麻坡中化中学高中毕业，散文曾收入在峇株巴辖文艺协会出版的《兰艾集》（1994）、《耕》（1995）与《绿原》（2001）之会员合集中。散文也曾收入1993年中国现代出版社之散文集《异乡梦里的手》及南洋商报丛书1994、1995及1996年度散文年选、《柔莲》、《南风》等。曾获多个奖项包括全国嘉应散文奖入选佳作（1991、1995、1998）、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儿童小说创作优秀奖（1995年）、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主办之第2届韦晕文学评论奖（1995）。1999年出版第一部散文集《灵心织锦。》

一年将罄，足音跫然，谁说岁月没有声音！——子无声处听，恍恍中仿佛有圣诞老人的雪橇呼呼呼地从万里冰封的雪原上呼啸而去，还伴着"叮宁叮宁"的铃铛声，回响在那圣洁纯净的平安夜里。

怠惰的人心，往往忽略了岁月蹑足而行的声音；幸运的是，岁月以它专属的节日，踢踏着特殊的跫音，在不经意间提醒了我们，岁月流逝，何其匆匆！

在终年是夏的热带国度里，清明时节的墓地，恒常是艳阳高照的，只能盼那一场纷纷的细雨，飘零的落叶，再加上三几声信口吹奏的短笛，才能让人醺醺然地兴起对杏花村的思念。

五月端午，本是屈大夫行吟江畔的哀叹，时至今日，叹息掩涕之声已被抛诸脑后，代之而起的却是赛龙舟的健儿们雄壮有劲的锣鼓声与吆喝声。

七月初七乞巧节，牛郎织女喜相逢。女儿家们在供桌边仰望天际的当儿，或可来一段越剧戏曲的〈天仙配〉，娓娓然动人心弦。

八月十五月亮圆，该让孩子们乐一乐了。拎着灯笼的队伍，在黝暗的夜色中，游动成一条蜿蜒的金蛇。月华辉映，晚风中送来童稚的歌声"月亮月光光，照入房间门，新被席新帐，要困新眠床。……"

现在的孩子们已经很少有机会度过这么一个充满幽思的中秋节了。现代化的灯笼用电池操纵灯火了，少了点蜡烛的麻烦，却也少了那份独有的情趣；纯纯的儿歌也不必自己开口唱了，手上的灯笼还会为你唱一首机械生硬的儿歌。

岁月的声音，最能激荡人的莫如岁末时节大街小巷此起彼落的贺年歌

曲了。不论是老歌翻新唱，还是新歌配旧曲，总是在有意无意之间挑动着你的心绪。

满眼的应节货瓜果糕点，盈耳的贺年歌恭喜恭喜！还有那红通通的贺年卡，香喷喷的烤肉干，在这年终岁暮，送旧迎新的当儿，有声的，无声的，都在催促着你的步伐。

鼠尾将去，牛大哥晃着脑袋瓜儿，等着进场，这急急巴巴的残年景致，正在连催带赶地把你带到另一个新的年头里去。

流金岁月去无声，而在这节与节的递转当中，我们仍然可以静下心来，倾耳聆听季节里潜在的天籁。

雨的淅沥，风的呼啸，晨间的鸡啼，夜里的虫鸣，半夜里河的精灵苏醒了，潮涨的声音喧哗不休，这是大自然与岁月共谱的乐章，让我们从中领悟晨昏的更迭，时光的奥秘。

看那岁月的列车轰隆隆急驰而去，在你的眉梢眼角处，辗下了无以数计的纹路，岁月的快乐和忧伤，都化成了脸上纵横交错的沧桑。

岁月恰似一座无形的大山，尘世中人，无一可免地努力攀爬，向峰顶瞻望，想像那无限的风光；经过岁月的筛滤，踉踉跄跄上了峰顶，才惊觉满头乌丝，已经成了峰顶上那皑皑的白雪了！

岁月化成生命的祝语，伴你走过纯真无邪的童年时光，而怀梦狂飙的青少年，却是岁月的另一阕狂想曲！岁月以不惑的眼，不老的心，看你跨过不惑的门槛，迈向乐天知命的境界。

“岁月很长，生命却很短。”

正如李贺《嘲少年》中所吟唱的“少年安能长少年，海波尚变为桑田”。 回

－ 原载于1997年2月12日《南洋商报·商余》副刊

麻河之约

我独自伫立在古渡头残破的遗址上。

那曾经相依相伴的一条丽水，跃跃然便在眼底晃动了。

多少年来悠悠流着的麻河水，而今，依旧悠然地流淌着，流向那不可预知的前方。

顾盼之间，眼前的景物人事已然陌生，唯有那童梦里一条熟识的河，施然来到了眼前，与我相见。

这是生命深处的盟约，永远都不能忘却。

想当年，妈妈在阵痛中举步维艰，几经辛苦，才跨上了岸边的小舟，在海浪的摆荡中，急急地赶到对岸的接生院去。三几日后，她手中抱着白嫩嫩的小娃儿，满心欢喜地又回到了岸的这边来。

怀中的小女娃，在傍水的家园中日渐长大，从此，与水结下了不可或缺的因缘。

每当涨潮时分，河水漫漫，童稚的她，已经懂得了逐水耍戏，也不怕那老婶娘手中的一根板子，兀自和大哥哥大姐姐们浸泡在河水的浅滩处嬉闹着。

待长大一些，便开始呼朋唤友，在蜿蜒曲折的木桥上呼啸奔逐，无惧于桥下满满的流水。

当明月在天，一伙人拿着手电筒，沿小河边徐徐前进，亮光照处，只见一群晶莹剔透的虾子，正闪烁着碧绿的眸光，在浅水处浮游着。偶尔，还可遇到缓步横行的螃蟹，或在水中穿梭成曲线的小青蛇。

到了该上学的年纪，大伙背起书包，拎着藤篮子，跨上了渡轮、舢舨，开始往返于河的两岸。

那沿着水湄沼泽地建立起来的高脚屋，是我童少年生涯的安乐窝。在红树林特有的景观中，那些奇异的树，那些色彩亮丽的招潮蟹、遍身泥巴的弹涂鱼，还有相依相偎的一对鳌鱼，都是我触目所及的生活伙伴；而那蔚蓝的水，水中的明月，还有那声声入耳，催人安眠的浪潮声，更是日日夜夜，在我的脑海中晃荡回响。

就是这么一条河，以她那水般的柔情，在我生命中孕育成一种委婉的气质。

当岁月的河在我身边无声无息地流过时，这一条河却以她隽永的情愫，带我回返童年，回返故乡，去重温当年的梦境与乡情。

故人故乡，聚散无常。在生命的过程中，总有错身而过的时候。

岁月流转，翘首凝望，故乡变得既遥远又陌生，而在心灵深处，它却与你相互依存，永远无法割舍。

故乡已经走远，唯有那萦绕在心中的一条河，依然在我的梦中，清晰地重现她既往的温柔……

- 原载于1998年9月14日《星洲日报·星辰》副刊

村童轶事

——为头湾培正母校礼堂开幕而作

❑ 流军

流军 新马著名小说作家，原名赖涌涛。祖籍广东丰顺县。1940年9月7日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边佳兰头湾岛。1956年小学毕业，后到新加坡念中学。1961年高中毕业于中正中学。1964年入南洋大学念中文系。1980年成为新加坡公民。曾当过割胶工人、杂货店店员、工厂书记、家庭教师，也做过生意。



中学时期开始写作，短篇小说《可怜的孩子》曾荣获南洋大学学生会主办的文艺创作比赛特优奖；短篇《血树》于1993年荣获由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主办的“全国宗乡奖文艺创作比赛”小说组首奖。著有小说集《热爱土地的人》、《暗渡陈仓》，中篇《玉镯的故事》、《蜈蚣岭》、《归去来兮》、长篇《浊流》、《赤道洪流》和《海螺》等。

当年，我在培正念书时曾被几位老师视为“孩子王”，我几乎每天都挨藤鞭，掌心屁股脚小肚，伤痕像一条条蜈蚣，有时还冒着血星儿。如果是现在，那几位教师可能要吃官司。不过，“不打不成器”这句话我却是十分赞同的。古人曰：别类分门，因材施教。老师处罚学生即使过分，甚至错罚，只要出于爱心，对学生的成长仍起着好的作用。

我这个“孩子王”就是在老师的藤鞭中成长的。那时候的满怀委屈过后想起来却是十分可爱，这几十年来，它就像一股清泉滋润着我的心。

（一）

·山穷水尽疑无路

我生长在农村，父母是胶工兼农人，住在森林边缘。1948年马来亚英殖民政府实施紧急法令，我们被迫搬了好几次家，最后被赶到头湾街场的铁刺网内。俗语说：上屋搬下屋，不见五萝谷。我的家境本来就不好，经过这么一搬再搬，当我们搬到头湾街场时，已经是一贫如洗了。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进入培正小学的。这之前我也上过学，是在二湾的一间学校。由于经常搬家，所以也就经常停学，因此我的三年级一直念不完。我到培正报名的时候，我对校长说我要念三年级，校长看了我一眼说：“你都快长胡子了，怎么还念三年级？”他说得没错，那时我已经十三岁，也许是因为自小劳动，我的个子长得和大人一样高，说话粗声粗气，

胳肢窝里还冒出腋毛，俨然像个大人了。校长要我念五年级，我说没本事，结果念四年级。

我们班上有二十几个同学，我站在他们之中简直是鹤立鸡群。然而，每次测验，不论是哪科，我的分数总比他们低，尤其是英文和算术，我还经常“吃鸡蛋”。算术老师C先生（校长的老婆）当着同学们面前讽刺我说：“回去叫你妈妈明天不必买鸡蛋！”开始时我没弄清楚她话里的含义，我说：“我家里养着母鸡，我妈妈从来不买蛋！”同学们哄堂大笑。我也笑。然而，C先生突然板起脸孔，拿着藤鞭猛击一下桌面，喝道：“你还笑？出来！”我吃了一惊，战战兢兢地走到黑板前。她一转身，藤鞭就落在我的屁股上。C先生打人的手法非常熟练，她站着马步，侧起头，很像世界网球女将各拉夫刹球的姿势。

英文先生姓陈，但她不读“陈”，而读“蛋（TAN）”。她要我们叫她密斯蛋（MISS TAN）。密斯蛋四十出头，是个胖女人。她和教算术的C先生一样凶，不同的是她不打人，却喜欢拉人的耳朵，如果同学犯错或测验不及格，她便一声不响地来到他身旁，扭着他的一只耳朵，像抓兔子似的从座位一直拉到黑板前，然后罚站。我的英文听写时常“吃鸡蛋”，我当然被拉耳朵和罚站，不过我的站法却“与众不同”，开始时站在黑板前，后来站上椅子，再后来站上桌子。芝麻开花节节高，我一级一级地升，我的头几乎要顶到天花板了。

根基不好是我功课差的主要原因，但另一点也不能忽视，那就是：我每天早上都得到胶园帮母亲割胶，十点钟才能到学校上课。那时候已经上完了两节课，而那些主要科目如华文（那时叫国文）、算术和英文却又多数编在首二节课里。我大略算了一下：华文课一星期六节，我只上四节；算术和英文每星期各有四节，我只各上三节。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的成绩怎能好起来？我父亲曾经要求校长把主要科目挪后或编到下午，但不得要领。

年中假期的前一天，成绩单分回来了。我的成绩单“满江红”是肯定的；名次排在最后也是肯定的。分发成绩单的时候，校长的老婆给我取了个外号，叫“舵公”。从此，同学们都叫我“舵公”。

在学校面临很大的压力，我曾经不止一次向父母提出停学的要求。母亲却说：“书读来是你自己的。你想一辈子拿勾笔（指割胶刀）那你就停吧！”我有六个兄弟姐妹，在男孩中我是老幺。我几个哥哥都没机会上学。我的父母送我进学校无非是希望我不再像他们那样，在人生的道路上

吃尽苦头。

是母亲的眼泪打动了我。开学时，我硬着头皮回到学校。

年底考试我仍旧是最后一名。本来我应该留级，但由于我是超级超龄，所以校长特别“开恩”，让我升班。

我念五年级那年华文和英文稍有进步。原因大概是：当时新加坡出版一份叫《马来亚少年》的学生杂志，几位六年级的同学都有邮订。我很喜欢这份杂志，每一期都向他们借来读。读着，读着，我的头脑就像练气功的人突然打通小周天似的，霍地开窍了；英文会进步那是因为密斯蛋另谋高就，换了个姓官的男教员。这位官先生很和气，上课时不带藤鞭，课也讲得清楚。他很关心我们几个英文特差的同学，每个星期六（星期六读半天）放学后还为我们几个补习。我很喜欢上他的课，无形中，我的英文进步了。

升上六年级那年，学校又来了个新老师，他姓张，听说是校长的老朋友。这位张先生教我们历史和算术。

张先生的性子很好，不打人，也不骂人。

可是，好景不长，官先生和张先生在年中假期时就离开了。什么原因促使他们离开我不清楚，不过他们离开之前曾经和校长夫妇有过多次口角。

张先生离开后时常写信勉励我们几个高年级的同学。然而，万万没想到我们和张先生通信竟会掀起大风波：那是十一月中旬毕业考试前几天，星期六，十二点半，放学钟刚敲过，校长夫妇便要我和另外两个同学留下来，同时还把我们的书包拿去。他们把我们留在礼堂，不许说话，不准离开。接着他们把我们书包里的书本倾倒出来，一本本、一页页地翻查。这样足足查了一个钟头。过后，他们叫我们到教务处，像警官盘问嫌疑犯似的逼我们讲出和张先生通信的情形，同时也要我们交出张先生寄给我们的信件。在盘问的过程中，我才知道他们夫妇俩对张先生恨得咬牙切齿，同时还反复对我们说：“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从这句话便可知道他们怀疑张先生在信里讲他们的坏话或掀他们的老底（假如有“老底”的话）。其实，关于他们和张先生之间的事信里只字不提。那些信件并没放在书包里，他们一无所获。可是他们并不死心，对我们软硬兼施，软磨硬泡，要我们交出信件。但我们还是那句话：“信又没骂你，你们看来做什么？”我们的口气是硬了点，但确实是实话。校长气得吹胡子瞪眼睛，威胁说如果不交出信件就不让我们参加毕业考！我说不考就不考，反正小学已经念

完，想念也没得念了！他们猛拍一下桌子，大声喝道："你们如果不交出来，我就开除你们的学籍！"开除学籍对我们来说还是新的词儿，我们似懂非懂，也不知它的严重性，于是各都若无其事地望着天花板。他忽然把我们的书包掷到地上，说："好，我限你们明天把张先生的信统统拿来，要不然以后你们就不必来上课！"不知道他是在吓唬我们还是来真的，我们由于不愿意交出信件，自那天起就不敢回去学校。几天后，街上便有我们几个被学校开除的传言。

接着下来便是年底假期。一个星期后，校长夫妇带着儿女，提着两个大皮箱出坡去，从此就不再回来。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被董事部"炒鱿鱼"，举家搬走了。

直到今天，我始终不明白：当时我除了功课差之外，并没有任何不良行为。其实像我们这些生长在穷乡僻壤的孩子，思想单纯得就像一块毫无瑕疵的翡翠，可是校长夫妇竟对我那么不顺眼，最后还绝我的路、把我往悬崖推。

当时，最伤心的还是我的母亲。但她没骂我，却向园主要了一份胶树叫我去割。我这一生注定是拿"勾笔"的，所以我二话没说就去割了。我早上割树胶，下午没事做。我闷得发慌，每天下午都到海边溜达。我坐在岩石上，对着大海，心里在想：难道我就在这个小村子里渡过一生么？这里是一窟死水，绝不会有出头的日子呀。那么，我还流恋什么呢？走吧，到新加坡去，当裁剪学徒，学做鞋子，或站杂货店，或去学砌砖盖房子，等等，做什么都比留在这里强！然而，新加坡我从来没到过，人生地不熟，我该住在哪里？我找得到工作吗？我两个哥哥曾经去过新加坡，他们在那里呆了一个月，钱花掉了，工作却没找着，结果还是回来了。如果我去了，能找到工作吗？如果找不到该怎么办？……

我想着，想着，心里十分焦躁。我时而徘徊，时而驻足眺望大海。大海茫茫，前途茫茫！每天傍晚，沙滩上都留下我彷徨的足印。

（二）

· 柳暗花明又一村

一个多月过后，新学年开始了。

培正小学大换血，校长教员全是新来的。

校长名叫何立群，大约三十七八岁，个子高大，满面红光。他的为人

很随和，来不到两个星期，街上的人好像全都认识了。有一天，傍晚时分，他突然到我家来。原来他是来向我父母游说的。他要我回去念书，我父亲说我已经被学校“开除”，他说：“过去的事不要再提，学校是要来教育孩子的，纠正孩子的错误是我们作为师长的责任，开除解决不了问题。叫你的儿子明天来上学吧。”

就这样，我又回到学校。那两个和我一起被“开除”的同学一个和我一样回到学校，另一恶则在半个月前到新加坡找工作去了。

何立群校长是个办事很有魄力的人。他深入民间，和村民们打成一片。在他的鼓励和开导下，村民们都纷纷把子女送去学校。那一年，全校学生竟多达一百八十多人，这是培正有史以来学生人数最多的一年。此外，学校也设立成人教育班，时间是每天下午四点到六点半，让那些自小失学的青年男女有机会念书。这个成人教育班反应热烈，两间教室几乎都坐满了。

我依旧大清早到胶园帮父母割胶，十点才到学校上课。我们班上像我这样的同学有四个，四、五年级也有好几个。何校长为了照顾我们这些“工读生”，便把华文、算术、英文等重要学科编排到十点以后。

经过何校长大刀阔斧的改革之后，学校培养起良好的读书风气，附近两个村子有好些学生都前来插班。我们六年级就有两个，总共是十三个，这也是培正自创校以来毕业班人数最多的一年。此外，和何校长一起来的几位教员也很尽职，很有爱心，尤其是曹彩莲老师更受学生与家长敬重。曹彩莲老师除了教我们算术之外，也是我们的音乐老师，她弹得一手好风琴，她说她小时候曾学过钢琴；她的歌声也很好，她教我们唱《小小羊儿要回家》，她的歌声至今仍在我耳里萦绕。后来我到新加坡念书时我才知道曹老师是个富家小姐，她住的是洋楼，出门有汽车代步。她能到头湾这个穷乡僻壤来教我们这些衣衫褴褛的穷孩子，实为难得。

在良师的教导之下，同学们的成绩突飞猛进。

何校长除了细心教导我们读书之外，还教我们许多做人的道理。他常借书给我看。他借给我的书都是中国古典小说，如《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封神榜演义》等。我想我会走上文学的道路，和这几本书不无关系。

何校长和曹彩莲老师还一直鼓励我们六年级同学毕业后要尽量争取升学的机会。那时候的柔佛州还处在紧急状态之下，从哥打丁宜到边佳兰的那条柔南大道还没有开辟，观音山、迪沙鲁、亚逸本那哇等地仍是原始森

林，我们这一带的人如果要去新山或北上，就得乘船到新加坡，然后再乘车前往。我们那里没有中学，如果要升学就得到新加坡去。此外，何校长和曹老师都是从新加坡来的，如果我们到新加坡念书，他们可以帮我们解决报考学校的问题。

1955年年尾，我们毕业了。在毕业典礼上，我们从校长手里接过文凭。过后，学校还为我们举行叙别会。茶点时，我们原本兴高采烈，情绪盎然，然而，当老师们一一和我们握别时，我霍地悲从中来，流了满脸泪水。

学期结束后，我们班上十三个同学竟有八个到新加坡升学。我们当中有几个同学有亲戚住在新加坡，我们便暂时在他们那里住下，办理报名手续和等待考试。我们那张文凭还真管用，报名和考试都进行得很顺利。十二月中旬，考试成绩揭晓，我们没让校长和老师失望，全都考上了。

从此，我在学习的道路上又有了新起点。想起去年这个时候在家乡海边彷徨的情景，心里却感到无比的庆幸。

直到今天我仍然在想：当年如果何立群没到培正当校长，我现在可能还在胶林里割树胶；如果没有何校长，我当年就没有机会再回到学校，更没有机会到新加坡升学；如果没有何校长，今天的我一定不是现在的我，更不会是拿笔杆写小说的我。那么，今天的我又是怎样的呢？在家乡拿“勾笔”、日子过得庸庸碌碌？或者在新加坡打份工做个俗不可耐的小市民？或驰骋商场，唯利是图，满身铜臭味？社会是个大熔炉，我也有可能误入邪门歪道，铤而走险？或者成为国际刑警所要通缉的江洋大盗？（我小时的一个玩伴就走这条路。）

这么一想，我不免感到心寒。我得感谢何立群校长，是他把我从悬崖边沿拉上来！是他使我在人生道路上有个急转弯！是他引导我走上学习与做人的康庄大道！

何立群校长已经逝世多年，他的教诲我永铭于心。我深深地怀念着他。 回

稿于1996年10月31日

－原载于1996年《头湾培正学校礼堂开幕特刊》及北京出版《海内海外》杂志

花 语

❑ 刘 湄



刘湄 本名刘福珍，又名刘湄，1947年12月1日出生于柔佛州拉美士，祖籍广西容县。以4年的时间完成小学教育后，在柔佛永平独中和麻坡圣特丽莎女中完成中学教育。1975年师训毕业，在彭亨州及柔佛州各华小执教多年。后为新山县建集华文小学教师。自1974年起常在报刊发表散文及新诗，是马华作协的永久会员。2002年与夫婿艾芸合著诗集《刹那的永恒》。作品收入合集《记得当年年纪小》（马汉主编）、《异乡梦里的岁月》、《柔莲》和《马华文学大系·诗集》等选集。

春要去了
我还得活下去
不是我留住了春
我没有主宰的本能

春去了
我无所依凭
而归途杳杳
去路悠悠
我垂首涔涔
泣一季恐慌
候春重临
扶我盈盈生机
肩负美的使命
抚慰大地苍凉

春来了
我不定型的个性
任凭安置
走不定向的路
我有唱不绝的欢乐
写不完的温馨
歌不停的颂赞
诉不尽的苦难

解语花
花解语
脆弱的人类
可怜的族群
要我默默点缀
默默伴随 回

－ 选自艾芸与刘湄合著诗集《刹那的永恒》（2002）

时光

这宇宙的主宰
张着贪婪的大口
残忍地吞噬
童真嫩绿和青春
而后又过意不去似的
吐出另一代来接班代替

当你用鼾声摈弃这尘世
或以忙碌麻醉自己
钟声一直都很殷勤地的答
丧报一个个无法挽救的灭亡

多少新生因灭亡而茁起
又多少因此而逝去
有的一生
写不进日记
缘不入记忆
垂垂老去
不留痕迹
有的竟忘了
自己还是个会活动的形体
生活是一个公式
有木鱼和诵经的回响

昔日的豪情
已让岁月当粮食充饥
有麻木的细菌在血液里呻吟
是群医束手的病

而时空之外
有一群忠贞的信徒
默默地把真理写入历史
时光
被压缩在史页闪光的字上
永留千古！ 回

- 选自艾芸与刘湄合著诗集《刹那的永恒》（2002）

失眠者

没有健康搭渡，
你泅溺在汹涌的日子河。
夜夜，
计数更漏；
辗转，
压毙个个贫血的细胞。
梦外的旅客啊，
你比别人多肩负；
另一种黑暗里的痛苦。 回

- 原载于诗集《刹那的永恒》（2002·嘉阳出版有限公司）

感 遇

❑ 刘发振



刘发振 原名刘发振。于1929年3月13日出生在柔佛州麻坡。祖籍福建省永春县湖洋。

毕业于麻坡中化中学初中部、吉隆坡州立高师班，后自修考获SPM文凭。从事教学工作多年，出任麻坡中化二小A校校长，至1984年退休。曾任麻坡教师公会、柔佛州华校教联会理事、麻坡彭城公会董事；现任麻坡中华公会理事、监委和南洲诗社副社长等要职。擅写游记、杂文、教学心得及近体诗等作品，累积上百篇，惟未出版个人专集。平日喜欢园艺和健身运动。

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必经过程。自古以来，人类的生死轮回不息，有了生，人类才能繁衍不断。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男女结婚之后，生下儿女，后继有人，夫妇间精神有了寄托，那种欣慰、振奋的心情是理所当然的。

儿女们出生之后，做父母的就必须负起责任，将他们抚养长大，教育他们成人。既然生下了他们，就得准备牺牲自己的自由与快乐，让孩子们有个温馨的家，让他们在父母庇护之下逐渐成长。

为人父母者，无论环境有任何改变，生活如何艰辛困苦，彼此间的感情必须和谐圆融。为儿女们的前途着想，化解彼此间的矛盾，给新生的一代留下一个自然和美好的印象。

孩子们长大之后，必然会立业成家，他们接着一代传一代，生生不息地辗转轮回。目前许多老年人，他们儿孙绕膝，儿媳们对他们诸般体贴，孝行可嘉，而老人家体格也还健壮，自己行动自如，还能处理家务，闲空时含饴弄孙，三代同堂，共享天伦之乐。有些尚能出国旅行，那种写意般的晚景深深值得人们的羡慕。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不论儿童、青少年，或老年人，都难免会有生病疾苦的时候。有人说：小病是福，万一患上重病，甚或肢体有了残缺，行动不便，那种肉体和精神的痛苦，并非外人所能理解的。幸运的老人家，身旁有老伴相陪，或有孝顺的儿女媳妇的照料，生病时，有人侍奉汤药，嘘寒问暖，那可说是他们德福双修了。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听到一些老年人，体弱又多病，身边又无积蓄，儿子又不孝，不好好地奉养和照顾他们，让他们自生自灭。曾经有一

对父母，为了孩子，变卖产业，供他出过深造，儿子学成归来后，照理应该懂得反哺之道，谁知当父母行动不便时，竟将他们送进一家安老院，付了首期住院费，而自己却静悄悄移居到澳洲去了。

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身为万物之灵的人，正如上述那种学有专长的儿媳，竟然忘恩负义，把亲生父母遗弃了。多年前，邻国政府曾经立法，规定那些不守孝道的儿女，务须负责供养自己的父母。

有生必有死，人的寿命终会有结束的一天，因此人世间的荣华富贵，名誉地位，人与人之间的情仇恩怨，当驾鹤西归时，也必然会跟着烟消云散的。

人生在世，必须竭尽所能，取之社会，用之于社会，多做善事，多帮助人。所谓广种福田，种善因，必得善果。反观当今社会，有杀儿、弃婴案件，甚至有弑父弑母的事件发生，真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了。 回

－ 原载于2001年10月31日《南洋商报·新柔佛〈言论天地〉》版

古典诗两首

砂拉越扫描

银鸟朝东飞古晋　机场扩建更扬名
国人富裕资源足　经济长增商贸成
群族协和循正道　天时地利合双赢
森林泰半未开拓　城市繁荣得好评

砂州民族文化村

长屋家居不足光　族人干活日间忙
竹皮盖屋厢房暗　草席铺床厨室凉
骷髅悬厅彰勇将　伊娃织绣献红妆
舞姿娇捷铜锣响　醇酒美人迎客商 回

－ 原载于2004年12月28日《南洲吟草季刊》第146期

情牵马口那间小茅屋

口刘隆昌

刘隆昌 1944年出生，广东信宜县人。约于1951年间，举家从森美兰州马口南迁定居新山至今。是位建筑承包商。在太阳底下找生活，粗犷，随性。近年才找回写作感觉。不喜



被称“文人”、“作家”。写作是品味人生，兴趣。没出过书集。用过龙祥、古龙生、大原、金剑、向前等笔名。近来为《星洲日报·大家谈》写专栏“情牵南疆”，仍一时之兴。

人有时会生活在回忆中，这就是个人的历史。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过去，时代的年轮，人生的雪泥鸿爪，代表那时代的烙印——

那时光隧道带回我那日军投降后的1948年，那年代说有那么贫穷就有那么贫穷，抗英混乱的日子里，父亲带我们一家人住在马口近郊火车的一块野胶林地，我就在那里来到人间。住的是一间父亲自己搭建的板皮茅草屋。我还小，也不知道父亲从那里弄到那板皮，茅草上盖，泥土的地坪，就住上一家八口。茅草屋四周的绿林，布满了英军、营寨，小小的我知道那是动荡有战乱的地方。

那是紧急法令实施第二年，白天时常看到一队队英军突击队，荷枪实弹在小茅草屋附近野芭巡逻，如临大敌，有时又走入我们的小茅草屋，乱查乱搜一场。天上有时掠过5、6架低飞的轰炸机，轰轰声发出震耳欲聋，跟着对面的山丘野林就传来投弹轰炸声，父亲说：那边有“山芭佬”（马共游击队）。5、6岁的我就在这飞机轰炸声、大炮声过日子，感到人间为何有互相残杀的事，它的确使我早熟，影响一生人的步伐。

小茅草屋养了一只小母狗，时常与来犯的黑毒蛇大战，有时死的是蛇，有时被蛇咬得眼鼻肿胀如猪头，眼睛也半瞎，后来小母狗也死在蛇口。

那时父亲做小买卖，母亲在附近胶园割胶为生，生活很清苦。小茅屋前面低洼的地方，种一些水稻、菜类，以补足生活。每当田里的稻穗金黄时，引来一群群小麻雀，父亲做了一个稻草人，丑怪的稻草人每每在夜色下，宛如鬼魅，吓着我们兄弟姐妹，小麻雀都在稻草人周围飞来飞去，父亲又在田畔，串了串串的铁罐，当麻雀飞来时，父亲叫我拉一拉铁罐，一阵咯咯咯声，小麻雀都飞开，我觉得很有趣。

小茅屋背后一条火车铁路，蒸气火车呜、呜时，我与比我大3岁的哥哥走近铁路旁，看看长长的火车列车，又欢呼，又怕掌，火车过后拖着一条长长的煤炭烟，留在半空蓝天下飘飘逸逸。铁道旁有一间守铁路过闸屋子，一棵高大的树木，遮了半边天，这地方就叫火车闸。对面是驻扎英国军事的兵营，我和哥哥在大树下游戏，那管这是一个最动乱的游击区。

动荡、不稳定、穷困，拖拉到8岁才进入马口启文小学读一年级。1951年钦差大臣葛尼在福隆港被马共伏击身亡那年，我们被强令疏散到有高篱笆的英国人园丘，听父亲说英军怕“山芭佬”和我们拿粮食。

当我们离开小茅屋第二天，小茅屋就被英军一把火烧了。搬到园丘也罢工重重，父亲的小买卖倒闭，举家落荒向南移来到柔佛海峡一旁，我在此成长到今，如今年纪稍大了，越想找回那间小茅屋。

最近，我又到那阔别了五十多年的马口火车闸，依稀记得那小茅屋的地方，只间那金黄的稻田被油棕树占了，那铁路依然是铁路。“山芭佬”没了，英军营没了，只有那棵童年的大树，硬刺刺冲上苍穹，一列柴油列车飞奔而过，再也看不到拖着马尾的乌烟，望望天空白云苍狗，悠然地我想：人是不能一味生活在过去的日子里，向前看吧！ 回

– 原载于2005年2月2日《南洋商报·商余》副刊

从新山到槟城

为了出席一个交流会，从新山士乃机场上了亚航飞机，只消一小时，降落东方花园的槟城。那一小时航程，从西马最南端的边城新山，到了西北角的美丽槟城小岛。新山与槟城，一个新兴喧闹的新城与一个褪色的老城的落差，犹如两个不同的社会。

真难想像，80年代中期槟城中心那一柱冲天的六十多层高楼光大，同时傲视全马，经过二十多年的岁月，仍是鹤立鸡群。它犹如一个无敌的巨人，惟我独尊在这东方花园城市老街；它那银澄澄的柱楼，就是槟城人的骄傲。如今暂被暴发户型的新山取代老二城市的地位。

槟城有二百多年老殖民地者开埠的繁华史，新山的超前相信会令槟城人不服气。

· 韬光养晦

我踽踽走过市中心庇能路（Pinang Road），与二十多年前一比，斑驳的老街，少了人潮，是何等落寞。那一柱擎天的光大，孤单无奈，二十多年了，它仍找不到与其一比高低的强者。一幢幢高楼在市郊，冷淡的市场配合慑人的楼价，有一点矛盾统一，槟城是韬光养晦的富贵。

我喜欢槟城那小岛两个极端的孤傲，海啸来临了，它依然故我。第一次到槟城是40年前，那时的槟城是那么的风光，在我国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城市，吸引了全世界的旅人。那时的新山只是一个寂寂小市镇，三两条老街；懒洋洋的新山市，看不出有什么潜力。真的，谁要来新山逛街，那定是老乡下，对岸新加坡气势万千，那只有7、8万人口的新山小城，真是一个丑小鸭。

1969年五一三事件后，新山才一瞬间，从北方涌来不少移民，从此新山竟成我国第二城，真是时势造移民，移民造新山。新山市区到郊区的膨胀，人潮汹涌，霓虹灯在新区闪烁，人声、车声，把槟城比下去……

· 文化内蕴

但是作为过去东方花园的槟城，它走过的历史轨迹，殖民地者留下来的人文景观，那令人陶醉而又窒息的升旗山缆车，见证前主子的没落。那宗教圣地的极乐寺；它丰厚的文化内蕴的代表钟灵中学；那关仔角的魅力，回荡着我久远的记忆，在这冷凝的空气中，它宛如颟顸步伐的老人，你回头看那争妍夺艳的新山，有了新柔长堤的经济血脉，流动着新山的经济活力，中文堡垒的宽柔中学足以比拟钟灵中学光芒，新山没太多过气殖民地的色彩，反而没有槟城那股老殖民的洋味，坦白说：新山的柔佛古庙精神，正月二十的游神，及五帮团结的嘉年华会，使它赶上槟城光大的孤傲。

一个载我到峇六拜机场的德士司机，忿忿地说：槟城是家道中落，有一个唯一的华人首席部长，那蛇庙只是几条青蛇，缆车时常有问题，旅客少了，生活难了……

作为过客的我认为：槟城市区车辆不挤，人们悠然上路，心情可能不如新山车龙人潮的浮躁，槟城人实在有它光辉的一面；经济步伐慢了一点，那德士司机的苦叹，我很同情，那华人长久以来打造的园地，相信是要比新山付出更大的努力。 回

- 原载于2005年3月21日《南洋商报·商余》副刊

流星集

❑ 刘祺裕



刘祺裕 马华著名诗人暨时评作者，1938年12月28日在柔佛州麻坡出生，祖籍广东普宁。1963年台大中文系毕业。他的诗与诗论集《季节病》于1963年由台北中华文艺社出版。常用刘衣谷、食古轩、衣谷、辛夷、陆七一等笔名。长期在麻坡中化中学执教至退休。

1996年出版新著《刘衣谷散文集》（杂文集），列入"德麟文丛·第2辑"。约于1999年前后，他以辛夷为笔名，是南洋商报《新柔佛版〈地方评论·堤短话长〉》栏的特约作者之一，发表了相当数量的时评杂感。

1.

仰首不见蓝
昨夜我走过
面桥，悬吊的恐惧
我面对未知
谱向原野
彼端沙尘，我想圆寂
染着一身黑夜
我的眸子却亮着流星

大地寂寂如死水
自洪荒以降
星辰枯萎在这一夜
仰首不见蓝
不见鹊桥
今夕又不是七夕
怎能看到牛郎与织女

在木桥上，我存在
存在的立
立于仰首不见蓝
如此抛弃日子太远
在梦的旅途
总是掉落在桥上
第几桥？无名桥
我就这般的渡
伴着流星回去
在无穷的一瞬间
如无心出岫的云彩
暂驻在山峰的一息

想追回的日子
总是遥遥的飘落在海外
飘落之姿如我
如仙女散花在桥上
随着流水
流向蓝……

2.

一切归于有
有归于无
"希望"如果能悬在天边观赏
艺术就在美的想像中
不是流星，不是彩虹

我曾爬在众星间
戴上蓝蓝的面具
不见眸子，却有星光

在摸索之际
如流星的崩散
在星夜，看你的脸
有春天的消息
看你的瞳
有夏天的火焰

听你我的语言向上升华
没有诗，没有颂
如此静谧的美
随着你的眸子，向四面漾开

3.

采莲 采莲 采莲
我读池塘中田田的莲
莲叶翩翩 莲叶圆圆
莲中有语言
默默仰首向青天

莲中的眸子
重重闪闪晃过我的眼
灌溉你的脸以清晨中的莲
常在雨中
我翻阅莲中莲
常在爱情的雨季
你的心湖波动如雷电
你的脸重叠又重叠

你伫立在雨中
灌溉你的脸以雨中莲

4.

一杯酒后
你想捞瓶中的月
三杯酒后
你跌进自己的世界
世界这么狭，这么窄
你起舞翩翩 向左向右
歌“维也纳的森林”你说才是夜

夜的尾巴已断
早茶后，我临窗望出
东方是起点
向西方涌去
我不知道你来不来
昨夜你已跌落在酒杯的终站
或者你现在在凭栏
歌“蓝色的多瑙河”你说才是晨

午前，或者你在考试
投影在教授与课室间
失落了你的笔在试卷上
午后，可能你哭泣你的梦
死在西门町的咖啡馆

我是越墙的人
墙后有夹竹桃，不是多刺的玫瑰
三月的风也伴过我
穿梭在杜鹃花的瀚海

明日你醒后，去公园漫步
散着发，步入一片晨光
我正企望茫茫，室内的保险丝已断

窗外，夜已爬进来
流星使我迷失了方向
呵！是流星雨，这是哪一月
呵！你最好不要仰首
我已走入了无边无界的星河 回

－选自1963年台北中华文艺社出版诗集《季节病》

独自在街头跳舞

❑刘育龙



刘育龙 马华青年诗人、文评家，笔名舒羽寒。1967年10月生，柔佛士乃人。客籍。马来亚大学物理系学士。任职于出版机构，担任华文组主编。除了写诗，也写些微型小说、散文及文学评论。曾获第5届（1991）及第6届（1992）全国大专文学奖、第2届嘉应散文奖佳作奖、国际扶轮青年文学奖（微型小说）亚军（1992），第3届全国微型小说征文赛、第4届花踪文学奖新诗佳作奖、1997年云里风年度优秀作家奖3等奖、1998年第3届"韦晕马华文学评论奖"得主等。著有诗集《哪吒》（1998）、诗合集《旧齿轮No.6》（1992）等。

马路和行人是必需的
为了避免交通意外
警察的干扰
除了轮椅
以及跑得不快的三轮车
严禁一切的轮子进入
允许行人自由走动
（姑且相信
喧哗能放大落寞
至少三倍）
时间最好已向晚
不妨下一场细细的柠檬雨
在心的唱机
放下那一张CD后
仔细取缔
每一个脚痒分子
音量要适中
颜色就选定是
怀旧而媚俗的
黑与白
看见自己
独自在街头跳舞
一点点寂寞
一些些哀伤
在1和O的分解下
异化成显像屏前
.....

- 选自《马华文学读本1：赤道形声》（2000年5月）

地震博物馆

——四川大地震若干年后

1.
前往展示厅的长廊上
高挂一幅长长的巨画：
黑黝黝的夜幕中
几个伞兵穿越云层
从天而降
地底下
一条硕大的火龙
舞动长长的身躯
绞裂地面的生机
吞噬人们的
恐惧的悲痛

2.
一对夫妻
跪倒 弓腰
以肉身承受
层层砸下的瓦砾
保护底下的女儿

3.
一位校长
赤手搬开砖石条柱
抢救埋在下面的学生
不理会不远处
他的妻子的一只手
自废墟中伸出
从挣扎 到缓缓垂下
…… ……

4.
馆内的中央广场
嶙峋的怪石
摆放成一个圆环
足足有好几个足球场的大小
石面上
镌刻了遇难者的名字
密密麻麻
包裹一座座巨大的哀悼
穿过巨石阵
是展示灾场原貌的废墟：
一片已经停格的砂石海
掩埋的是
数万个惶恐的灵魂
数不清的祈望
还有祈望破灭后的悲号
在空气中凝固

5.
天不仁 地无情
居于其间的人类
没有抵抗的能耐
无法讨价还价
只能全然接受
灾祸的洗礼
死神的试炼

6.
也许 只有神
能准确地测量、规划
得有多广阔的面积
多高多深的建筑空间
才能够完整的
包容 展现
这一场灾祸的
泪与血。 回

－原载于2008年6月17日《南洋商报·南洋文艺》副刊

独 语

❑ 柳北岸



柳北岸 原名蔡文玄，又名蔡石门，是新加坡著名诗人和书法家。1905年农历12月6日生于广东省潮安县，毕业于广东省立金山中学。1927年南来新加坡，1928年任柔佛州大笨珍大同学校校长。翌年在新加坡开设广告社。1931年辞职回乡，从事文教工作。

1936年再度来新加坡加入邵氏机构，出任华文部经理，迄1973年退休受邵氏机构聘为董事。氏博学多才，文思敏捷，创作道路极广，如：新旧诗、散文、韵文、游记、小说和电影剧本等，尤以写旅游著称。笔名：柳北岸、白芷、白苇、吴六桥、李郎、朱贝、杨堤、秦西门等。曾以“苏莱曼”和“覃芷”为笔名，撰写了十余部的马来语片和华语片电影剧本。已出版有诗集《十二城之旅》《梦士》《旅心》《无色的虹》等。曾于1988年荣获“东南亚文学奖”。1995年1月6日逝世，享年90岁。

你想用整个的北级栽培玫瑰，
看无垠的白雪变成一片芳菲，
然后教骄阳与明月同榻，
静听他们的绵绵情话而沉醉。

你想借取轻轻的秀发一根，
便攀上了天堂的绯色堡垒，
不管中年已过，老年未至，
还是俯视许多星辰在脚下纷飞。

你想燃起一枝不灭蜡烛，
在黑暗里照出了昨日的伤悲，
接着便独行于曲折栈道，
从伽蓝里的钟声之中分别真伪。

你想将回忆的光圈缓缓缩小，
要看清自己心上的珠泪，
流滴着千万诱惑与挑逗，
再端详杯中的浊酒发出了光辉。 回

（稿于1968年5月9日）

- 原载于1968年6月《新社文艺》（季刊）第6期

樱花

尽管有人把它看淡，
说它不如碧桃艳丽，
亦不及海棠玲珑，
清素难与梨花一比，
还说简直没有香味，
美处在乎丰盛而已。

谁来抚慰昏蒙的心囱，
谁能吹出了梦中口笛，
酒和歌喜悦一片，
手与足化我多彩虹霓，
谁教人半痴半狂，
都是山樱笑开了另一天地。

亦尽管有人把它看轻，
轻轻在梦土里化为污泥，
浮夸地诱惑岛国的人，
花下留着许多舞蹈足迹，
薄命是上帝注定，
长年只有一周佳期。

世上长寿的药膏难买，
二十亿秒钟活着无妨逃避，
人道时间是匆匆过客，
为什么让雪海的脚步轻移，
当你在它的翼下拾取春日，
可真是拾到了春意。 回

（1965年4月7日）

－ 原载于1967年6月出版的诗集《旅心》（新诗月报社）

〔节录〕柳北岸的长女蔡亮，于2007年12月2日在《联合早报·新闻秀》副刊发表大作〈记我的父亲蔡文玄〉，特此摘录一小段纪实佳文与读者们分享：——

四伯父思想左倾，参加农民改革，领导农民反抗地主。他被国民政府通缉，只好逃亡，到汕头找父亲替他买船票到南洋。他走后，特务不断跟踪父亲，又常加盘问，寻找四伯的下落，父亲只好坐船过番。

1927年底，父亲所乘的轮船到香港的港外，船触礁而破，许多人溺死。幸亏父亲会游泳，拼命挣扎游到岸边获救，被安置在收容所。他的行李、钱财都没有了。好几天，不断地发高烧，连替换的衣服都没有。

幸好收藏在口袋中的朋友的地址，因密封没有完全损坏，依稀能查出香港朋友的地址及电话。得到他的帮助，才能到马来亚柔佛州的笨珍市，找到了大伯和二伯。

得人家介绍，他当上大笨珍大同学校的校长。他施行新教学法，着重实践与教学。一日，带领全校师生去远足野餐，碰上大风雨，全校师生湿漉漉地踏着泥泞路回家。他身为校长，卷起裤脚，背着一名学生，手拉着另一个小学生，全身肮脏，狼狈不堪。村中父老认为有失体统，有些微词，他只好辞职，到新加坡开设广告社，替人绘画招牌、日历、广告布幅。

……

老人院的故事

❑ 鲁肃伯



鲁肃伯 本名唐嘉发。1948年出生在新山，祖籍广东潮安浮洋市西郊唐。毕业于新山宽柔中学高中部。自称职业为“小商”。业余喜欢写些杂文、小品及时评。笔名：鲁夫、鲁叔、鲁肃、鲁肃伯；是《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地方言论版的常客。

小镇寥落的老人院，先后传出两桩令人惊叹事。

先说那个猝然逝世，留下万元巨款的老妇人，她身世凄凉，无依无靠，在老人院度过了半辈子日子。

平日生活，除领取微薄的福利津贴金外，还得靠善士仁翁的接济，如遇隔邻殡仪馆有人办丧事，她都会不请自来，主动过去帮头帮尾，丧家见她勤快，也不吝啬给封利市。

她勤俭成性，将省吃省用，节省的钱，不动声色，一点一滴，藏在隐秘处。

直到她突然离世，老人院负责人检查她的遗物时，才在一个残旧的饼干桶内，发现她集少成多累积万元巨款。

幸好，院方负责人及早发现，如一时疏忽，误将饼桶当废物丢弃，或者发现者动了私心，起了贪欲，私吞遗款，神不知，鬼不觉，成了无头公案，成了憾事。

理事会负责人不徇私办事，将巨款转捐给近在咫尺，兴建新校舍缺钱用的华小，校方也以一层楼阁名留念，为死后老妇人挂上光环，划上美满的结局。老妇人在天若有知，遗下巨款惠及教育，莘莘学子，不但感到骄傲，还会发出惬意的微笑呢!

再说另一名尚在院内住宿的孤老，日前出席当地一庙会平安晚宴时，高姿态，出手阔掉以1千500令吉现款标得福物。

他的善举，不但得到如雷掌声，隔日上镜见报，洋洋得意。

1千500令吉对一个必需靠人救济布施住院老人应该是个大数目，如果懂得善用今后的生活应该过得无忧舒适。

我不清楚他老人家是否老了，竟然胡涂不好好珍惜身边储蓄，以备急时用，还是另有目的，大家也被他搞得胡涂!

不过，他的行为：引人不满，令一些人对住院老人的诚信失了信心，产生误会！

更令人担忧的是老人院不再是老人的安乐窝，他们彻夜难眠，夜夜都在担心自身的安危，因为他们的室友拥着苍苍绿绿现钞，招摇过市，炫耀引人注目；在社会治安不靖的今时今日，恐怕已为大家埋下一颗计时炸弹，随时引爆！ 回

－ 原载于2006年5月26日《星洲日报·星云》副刊

老来寂寞

不久前与一个未见面的新闻界朋友，在一宴会上不期而遇，还同坐一席，谈起近况，他对我说“老来寂寞”。

他有儿女，有老伴相陪；我不明白，何来寂寞？

他看我满脸疑虑，才解释说两个儿子，大学毕业后，留在异国工作，四海为家；女儿远嫁外州，难得一见，从此家里静寂寂，空洞洞，留下两老，大眼瞪小眼，寂寞难受！

最后，故做苦笑，抛下一句“儿女学有所成”，不知道值得高兴还是悲哀？当时，我没去思考它的含意，替他找出答案。

直到最近自己的女儿北上都门深造，儿子随后远至东马工作，我们夫妻才初尝儿女不在身边，寂寞失落的滋味。

过去一家4口，共住一屋檐之下，人丁虽少不热闹，但无时无刻，相处相伴，日子容易过，没有寂寞的感觉。

如今四人分三地居住，相去很远，唯一能做的就是靠电话联络，不能常见面，互相牵挂，常相思，寂寞难熬，在所难免。

记得儿子在东马找到第一份工作时，我们都不舍反对。

儿子却说男儿志在四方，还对我们说“如果要把儿女留在身边，最佳办法，是不让他们接受高深教育，学无所成，不能展翅高飞。”

再加一句“难道你们不愿看到自己儿子有成就，而引以为荣吗？”

字里行间，看到他的抱负，值得老怀告慰，但想到接着下去的日子，俩老必需相安无事，按捺寂寞相扶持过活，何时再享天伦乐？真叫人无奈心酸！

这时，我才真正领悟儿女学有所成，成就大，是值得高兴，抑或是悲哀！

老来寂寞，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回

－ 原载于2006年10月19日《星洲日报·星云》副刊

母猫救子

口吕才易



吕才易 本名吕柏枝，用过吕才易等笔名。于1943年出生，在柔佛州古来沙令土生土长。祖籍广西省水汶县。现居于沙令。

小学毕业。从事建筑工作。业余擅写新诗及散文。1970年常在香港的刊物《伴侣》发表新诗。近些年来，常有杂感、随笔和微型小说发表在星洲日报地方版及《清流》等刊物。

我和L在一个观赏鱼养殖场搭建房子。

这天早上，我们正沿着一条狭窄的通道赶去开工。这里一边是两米多高的土敏土蓄水池，另一边是约莫两米高的鱼缸架和一米高的鱼池。

母猫带了一只和它一样的斑纹的小猫走在我们前面，小猫咪咪的叫着，好一幅亲昵、温馨的画面。这时，对面却偏偏来了一只体形庞大的狗，正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

直觉告诉我要发生事故了。我正在担心，只见那只狗已经一个箭步冲上来，张牙舞爪直扑猫儿。母猫大概早有防备，一跃跳上鱼缸架去了。小猫四肢还稚嫩，尽管拼命往间架上爬，终于还是落回地面，那狗露出白森森的牙齿，张口向它咬去。但在千钧一发之际，一种出乎意料之外的力量，一种本能的母爱的力量，促使母猫快如闪电的飞身而下，挟着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呼呼”的尖叫，小小的身躯竟然好像一块石头似的重重的打在狗的背脊上；同时挥舞着锐利的双爪，向狗的脸上抓去。狗停止了攻击，连声哀叫着往后退了4、5米。母猫为了防范它再一次袭击，如影随形飞身上前，伸出一只爪子往它的脸上又狠狠一抓。那狗又一次痛得汪汪直叫，耷拉着尾巴跑了。

我暗暗为母猫叫好，心生敬意。另一只狗听到叫声，慌慌张张的跑来看个究竟。但它和它的同类一样是畜生，光会向弱小者施暴，地上的小猫又成了它攻击的目标。

幸好我的朋友及时赶上了。结结实实的赏了它一脚。这狗闷哼一声，也掉头走了，小猫脱了险，折返躲起来。

那一刻，我这朋友黝黑但满是正直气概的脸上，露出罕有的笑容。他伸出粗糙的大手掌，久久的抚摸着呆了似的蹲在鱼缸架上的母猫，眼里闪烁着敬佩和爱怜的光芒。虽然母猫一动不动，一时还不能从为了保护小猫而奋不顾身的危险境地回过神来，并且适当地回应他的好意。

我看了这感人的一幕，自己也不觉深深地点一点头。 回

- 原载于2006年8月《清流》第68期

榴梿系亲情

又是一个榴梿飘香的季节。

这一天，S村郊外一个静谧的榴梿园的小木屋，忽然来了一辆普腾威拉轿车。从车里走出一对衣着光鲜的年轻夫妇，和两个打扮整齐的男女孩。

听到汽车声，木屋里正在捆绑红毛丹的老妇人猜想：

“该是儿子一家人回来了吧。”

她站起身，用期待的目光向外张望。她立刻高兴地迎了出去。

“妈！”她的儿子已经走到门口了。

“奶奶！……”紧跟在儿媳妇后面的两个小孩，在大人的示意下，也怯怯地叫着。

她亲亲热热地把他们引进屋去。木屋里，靠近门口的角落摆放着一小堆榴梿，大约十多个吧，一阵幽香扑鼻而来。

“爸爸呢？”儿子四面一望，眼镜里发出询问的目光。

“他去看守那几棵D24号榴梿，免得又被人偷拾去……”

“好啊，你们回来啦！”大家正说着话的时候，爸爸出现在门口了，破旧的宽边草帽底下晃动着一张又黑又瘦的脸。他手上各提着一个榴梿，高举过头，洋洋得意地说：“你们看！多好的榴梿啊！”

“爸爸。这两个榴梿该有3公斤多吧！”

“你们吃午饭了吗？”这时，妈妈拉着小孙女柔嫩的手，关切地看了儿子和媳妇一眼。“我们带来的饭菜，只够你爸爸和我两个人吃。要是你们还没吃午饭的话，我就叫你爸爸留下来，我们一起回村里去。我做饭给你们吃。我炒一个蕹菜……那是你最爱的。”

“我们来这里之前，在K镇吃过了。”儿子挺了挺微凸的小肚腩。

趁两老吃饭的时候，他们顺便到木屋附近的榴梿树下去走了一趟。

“爸爸，妈妈，我们要走了。”过了不久，他们就回到屋里。

“不多待一会吗？”妈妈还想挽留。

“不了。”儿子看见妻子向他使个颜色，连忙说。

“小女儿还有点发烧呢。”努着咀儿，始终很少说话的儿媳妇也帮腔。

刹那间，妈妈脸上显出失望的神情，但过后也就释然了，因为多年来都是这样的。自从儿子结婚，搬到城里去之后，一年之中，除了节日和榴梿成熟的时候回来之外，平日难得他们看望一下父母亲，连多逗留一会也不耐烦，更不用说在村里的老家留宿了。

归途中，他们的车子风驰电掣般地往城里飞奔。

“这一趟总算没有白来，还带回两个好榴梿。”在驾驶座上的儿子说。

“……”但旁边的媳妇默不作声，似乎并不满意似的。 回

- 原载于2006年12月《清流》第69期

“老友会”旧情绵绵

❑ 吕少雄



吕少雄 祖籍广东省鹤山县人；出生于1927年，9岁南来。长期居住柔佛新山，1953年曾往新加坡工作。1960年在新山区参与马华政党活动。曾担任马华马青义务和执行秘书等工作三十年。是大马作协永久会员。笔名：江帆、吕公明、丁峰、江南春、一鸣、弋戈等。

现居新山市避兰东。著有诗集《创造之歌》（1958），记实文集《三年零八个月》（1999），《时事风云》（2001年10月），《政工回首30年》（2004年5月），《多此一指》（2007年6月）及《时事风云（二）》（2007）等。

任何一个人在人到中年之后，或老年之时，总是有许多的回忆，不论它是甜酸苦辣的回忆，都等于看见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走过的脚印，其中的滋味是难以形容的。

据我所知，多少日子以来，有了好几种的“老友会”活动，其中有前劳工党党员的“老友会”、马华老党员的“老友会”，还有以前因涉及政治案件坐过牢的“老友会”。这些“老友会”不定期的聚会，但每年最少一次，以自由聚餐的方式举行。主要的目的是老朋友见面欢聚，少谈往事，不计得失，最大的喜悦是还能欢聚一堂，白了少年头也不空悲切！

我想这是难能可贵的“老友会”，从青年到老年，从满头青丝到满树梨花，仍旧是此情不变，旧情绵绵，实乃人生乐事之一。他们人虽慢慢的老了，但有坚贞的友情、有人生的理想，有过凌云的壮志、有过不平凡的抱负，然而他们不因年老体弱壮志全消，他们还在珍惜曾经拥有的壮怀激烈，而且绝不同意成败论英雄，只承认形势比人强。

人生就好像一出戏，戏台的一、两小时改朝换代，换了几个皇帝宰相，一朝天子一朝臣，胜败不足为奇，事迹则由后人肯定。昏君、贤主、奸臣、烈士自有历史批评判，所以得时休笑失时人，胜败得失是忠奸善恶之外的一回事。

不论是属于上述的哪一个“老友会”，那些老朋友都是看破人生的。他们把成败得失抛诸脑后，只求心安理得，落魄门前还有朋友的老爷年，年中有几回聚首，已经心满意足，有请茶当酒，其乐也融融！

各个“老友会”都有它的意义，重拾旧情，重温旧梦则是同出一辙。他们对社会人群也有过贡献，史册上也有他们的总的档案，因此，他们大

家觉得，有旭日才有黄昏，夕阳下的黄昏还是一样的美丽灿烂，他们永远不后悔、不示弱，直至生命的终点。

我认为这是可敬的！没有过去便没有今天。 回

- 原载于2005年3月20日《星洲日报·大柔佛》版

大水灾考验国人

这次我国的6州大水灾，历来罕见，南马柔佛州的灾情，是百年来最严重的一次。

近来从报章或电视广播，看到和听到世界各地风灾和水灾的新闻及画面，却没有身历其境的体验。这次大水灾，很多人已亲自经历一场水的浩劫，大家惊惶失措，感到无奈与无援。由于灾区广阔，逃难的人多救灾的人太少，引起不少怨声自是难免。

我国平时没有面对过什么大灾难，政府和人民也未曾经经历重大灾害打击，并没有对突如其来，又没预料到的事作出准备。所以，各州大水灾发生时造成许多困难和惊险，灾区人民乱成一团，政府没有紧急预告外，也缺乏各地灾情的资讯。

水灾发生后，收拾残局及赈济工作方面也不健全。这是各部门行政机制的问题，也没有受过考验的缘故，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事实，今后改变与加强各种机制，否则政府和人民都无法面对未来挑战。灾难发生时，人力和物力十分重要。

· 民间积极救灾

这次水灾考验中，大家发现民间的救灾表现非常积极，他们出钱出力及互爱的精神，值得赞扬，也是国家的光荣。

总而言之，灾难免不了，人为的事必须做好，所谓“人力胜天”，最低限度人们要有更好的抗灾能力，才可以降低灾民的痛苦，同时减少政府的损失。

2006年最后一个月的12月杪大水灾，可说是100年来本邦发生的一次大水灾，6个州不少地区都逃不过浩劫，“黄河之水天上来”，雨水量太多反而造成空前严重水灾。水灾可怕，社会的缺陷一样可怕！

媒体的言论和公众的批评，皆对这次的6州大水灾提出不少见解，其中不乏具建设性的善意。由于事态非常严重，所以多谈论有关问题，可作后事之师，使当政者的将来，有机会和时间克服应急措施，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经验教训，经历大考验后必须有大整顿，以符合广大人民的厚望。

除警察部门加强执法工作，对付治安问题外，我国应当组织一个有力的民防部队，以应付动乱及一切灾难紧急事件。军队方面，正所谓“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太平盛世的日子，保卫国家的军队可以加入各种救灾工作，训练有素的军队配合具实力的民防队伍，必定可在防范和救灾工作上取得良好成绩。

以中国为例，我们常在国际新闻报导中发现，他们的军队与各种灾难及洪水搏斗，我国似乎尚未全面做到这个地步，且我国的民间队伍也有实力不足之处。因此，

我们的救灾和赈济工作，做来千头万绪，不知要如何下手。我们常说居安思危，可是官方仍缺少忧患意识，有的水利工程进度缓慢，有的没有对症下药治水失效，平时也有不少地区一雨成灾，更何况连绵下雨，所以形成天灾人祸。

·互相自救救人

在水灾大难中有人大叹“求人不如求己”，显得十分无奈，可见救灾工作的脆弱。这里所说“求人”的“人”是管理众人的人。“求己”的己，是人群中的己，同是水灾受难人，大家互相自救救人，出现了好些“无名英雄”。这比选举投票时称兄道弟来得亲切实际，人民的利益还是依靠自己照顾。

水灾是一个重要话题，在民生与国家经济发展方面，有着重要关系。这次大水灾，民间的损失非常惨重，政府的损失也难于估计，所幸许多商业界的私人和公司，以及各团体，慷慨捐助基金与物品，减少灾民的痛苦，也减轻政府的负担。这种国民互助的表现，十分珍贵。

在大水灾的大考验中，人民历经了考验，政府的各种防范和善后机制，更是时候作出彻底改善了，不要总是老调重弹，以为一切已经完善，这是国人最基本的希望。在政府方面，能提高各种机制，当然会获得好评。 回

－ 原载《时事风云（二）》（2007年6月）

诗、词六首

❑ 吕振端



吕振端 马新知名学者，祖籍福建南安，1941年生于柔佛州麻坡，现为新加坡国民。毕业于南洋大学暨国立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历任中学、学院及大学教职，现执教于新跃大学中文系。

吕氏先后担任南洋大学书画研究会会长、亚洲研究学会首任会长、吕氏公会会长及多所社团顾问。曾创设新加坡学生华文文艺资料中心，主编《华初文丛》，鼓励文艺创作。此外，复主编《儒学学报》及《儒家文化》，推动儒学研究。吕氏亦为新华书法家，已出版著作逾十部。曾获台湾华文著述奖。

诗三首

登柔佛东甲金山

飘渺晓烟萦翠岭，腾搴老树似虬龙。
山花万点浮明镜，遥衬西南第一峰。

荷花池

款款蜻蜓舞曲池，斜阳处处染胭脂。
山花欲与荷争艳，映水同呈绰约姿。

庐旁椰影

婆娑椰影曳檐前，巨帚凌空欲扫天。
啸雨吟风根贯石，羞从凡卉媚苍烟。

词三首

画堂春

满园飞絮衬花香，垂杨掩映回廊，娇羞无语过东墙，秀靥轻妆　　一角红楼犹在，三春幽思难忘，如烟往事付清商，无限思量。

踏莎行

鸿翼初飞，星河渐展，凭高纵目天涯远，青霜紫电气如虹，千岩万壑春光满。　　梁父吟残，江关望断，无端风雨侵庭院，狮城十里暗惊魂，狂歌痛饮谁为伴。

诉衷情

秋星点点耀云端，清影坠波前，西风吹彻明鉴，雁过处，玉笙寒。　　听细雨，伴娇媛，对婵娟。扁舟同泛，素月分辉，梦到梁园。

回

麻河边的故事

❑ 陆庭谕

陆庭谕 华教领导者兼时评作者。陆庭谕在1930年农历五月初四出生于柔佛州麻坡玉射，祖籍广西容县。毕业于中化中学，1953年到首都半山芭中华圣公会育三小学执教，一直到1964年育三关闭。从1967年起担任教总副主席一职迄今。长期以来大力维护华教，积极参与华教工作。

陆氏认为他只是教育工作者，默默尽本份。



他会在有生之年，尽其"余热"，跟从董教总步伐，为民族教育事业继续呐喊。他谦称："我谈不上是一名华教斗士，只是秉承董教总一贯的立场，尤其是林连玉精神，身为民族的一分子，更加有责任去进行能力所及的工作。因此，我是华教工作者，谈不上有什么了不起的贡献，所有的一切都是全体华裔同胞出钱出力，不断地建设而成。"

已出任林连玉基金会主席多年。著有《他们的这一条路》《京华风雨，鹿鸣呦呦》（共3册）等书。

· 麻河小唱

我生长在麻河边上，我是麻河的儿女。她哺育着我，可我并不了解她的辛酸岁月。余生也晚，不知什么港主在领导族人披荆斩棘，也不知那渡头舢板迎送了多少过客，更不知那四平八稳的钢筋水泥码头，为小火轮起卸或搬运了多少货物与土产…… 也更没有人说过：马六甲王朝的末代苏丹是靠麻河逃亡到彭亨州去的。当然也没有人说起，葡萄牙人追亡逐北，经过我的出生地，直捣巴莪的马六甲苏丹堡垒……

我不是考古学家，也不是历史专家，不想发什么思古的幽情，只谈谈麻河在哺育我的时期，她身上所发生的一些故事，作为"恋母"云尔。

小时候跟着伯母到菜园割韭菜，到小溪流去洗菜，这一流清浅虽不像什么"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但因它自东北方流下来，东北角上耸立着高大的金山，使我幼小的心灵中，就以为那是从金山流下来的清泉啊！伯母告诉我，这流水一直流经黑水沟就到"日昔海"去的。当地人把麻河流经玉射这一段，称它为海。河边的店屋称为海墘街，麻坡也如此。我们广西人把河边叫"海皮"，那时候，我和金山与海之间，就靠这条小溪沟通了，即使我跟随伯母到镇上卖菜，途径另一条小小溪，每次走过，都要涉水去抓"大头鱼"（蝌蚪），也想到这悠悠流水也是流到"日昔海"去的。

“日昔海”之惨剧在我有记忆的时期，“日昔海”发生了三宗惨剧。第一宗是某杂货店小姐“跳海”，投河自杀。究竟为什么，大概我年纪太小听不懂大人说什么，只知道有人跳海死，是个比我姐姐大的女孩子。伯母带了我去看热闹，街头巷尾都是人，打招呼和互探消息……。“海边”的人更多，河上有一艘摩多船上下搜索……

第二天，大表哥来报讯说，尸体已浮起来，正安放在码头边的沙地上，肚子大大……。死者的朋友兄妹们赶来，抚尸痛苦，说也奇怪，那时、死者的眼睛、鼻孔、嘴巴都流出血来。伯母们说：“是啦，跳海死的人，一见亲人就会流血，不是亲人，就不会流……”这是我第一次接受的“真理”，虽然在初中时代被科学老师质疑，我还是人云亦云，不去考究的。

第二宗是沉船事件，一个马来家庭全家覆没的悲剧。那是一个黎明时分，“九百吉”胶园附近的甘榜人家，在朦胧的夜色中，一家五口的父母子女划着舢舨渡河对岸去割胶。据说是一艘小火轮经过，河水澎湃冲击，小舢舨在浪涛中倾覆了……别人这么说，我这么听，就“海水”是这么可怕的，一家人就这样死去了。

第三宗是鳄鱼伤人，巨鳄被歼，人和鱼偕亡的事件，那是一个雨季的早晨，又是大表哥来报讯，说是打死大鳄鱼，大家去围观了。我们全家因为雨天没有割胶，便都到镇上码头附近去认识大鳄。“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如今却是“满地泥泞杂沓来，无人不道看鳄来。”

上面说过，这一天工农都因雨赋闲，突闻巨鳄被歼，是一生难得一见的机缘，消息不胫而走，整个地区都沸腾了：又由于巨鳄是噬人后被歼，经过有点曲折离奇，就更加轰动了。

· 鸦片仙半夜遇难

原来，玉射的旧警察局在河边初建时，工人宿舍建在港汉溪流边，这段港汉分两支，一支从“大厝”（闽南话大屋玉射港主旧居）前流来，一支从“九百吉”（九百亩地，武吉加低胶园）流来。从“大厝”前流来的，因为经过住家店屋都是沟渠水而脏脏的；从“九百吉”流来的，也就是目前“新村”旁那一道，它流过胶园和灌木林，没有什么污染，比较清。在警察局附近的小溪旁，当时是没有什么杂草的树丛的，不像目前那样野草和杂树长满了，流水不通，又脏又臭。那时尤其是涨潮之时，碧绿的“海水”涌进港湾，那就成了个大湖，大大的游泳池，年轻人和小孩子都到这碧潭大游其泳的。

话说那天夜里，已是五更三点时分，某一房客，他是个“鸦片仙”，正“吞云吐雾”过后，说是非常闷热，和同房室友说他要去冲凉。宿舍后面都有一道木梯直到港湾底下，潮水一涨，方便洗涤，甚至汲水做饭……。据说，那也是涨潮的时候，他提了水桶下去，“叭啦”一声，紧接着又是一声“爱哟”……室友探头一看，只见同伴一只手还拉着梯木，隐约地看到一团黑物还有利齿。下意识里，大喊“岑仔”（闽语鳄鱼），惊动了整排宿舍和对面铺里的人，都纷纷奔跑出来……那时，那“鸦片仙”已经沉没，大概是人声鼎沸，惊动鳄鱼，来不及吞噬，往回地探索。忽然，有人大喊拦住它……怎么拦？只见已经有人从桥头工地上搬来长长的木板，从桥上直插进河底，形成一道“铜墙铁壁”，巨鳄没法通过“雷池”入海，困在这大水沟里了。……警长和警员也都来了，警长举起双管枪瞄准巨鳄，轰的一响，击中鳄背又“丝”的一声，子弹闪电地飞过人丛头顶，斜射到店铺的墙上，吓得人们呜哗鬼叫，胆小的更是屁滚尿流……

· 巨鳄被歼大轰动

喧闹一阵，不知那位仁兄，人急智生：找来长竹竿伸向鳄鱼腹部不停地挑拨，不知怎的，鳄鱼竟然一个翻身，背朝下腹部朝天……警长就在这时及时补上一枪，“卜”的一声，命中鱼腹；再加一枪，巨跨终于伏诛了。众人在欢呼中，一面把刚才插下的木板拔起来，物归原处，一面趁着流水，抛下铁线绳索把鳄鱼捆绑，再用尽九牛二虎之力，把那有一部汽车长短的大鳄鱼，拖到岸上，让它俯伏着，拔开它那满口锯齿的大口，用一段木头支撑着，狰狞恐怖。警长和好奇的人都去看那鳄鱼背，发现中弹的鳞甲只有浅浅一个印似的。可见它年代深远，鳞甲已像钢板了。巨鳄就这样示众，让人们评头评足，有人去摸它的背，有人伸头入鳄口……有人惊叹，有人怒骂……不一而足。

这样歼灭巨鳄，一片欢腾，闹哄哄的。另一边，“鸦片仙”的尸体捞起来时，整条大腿断掉，遍体鳞伤，惨不忍睹，由同伴们料理后事，就此表过不提。

且说巨鳄示众大半天之后，就有“屠龙手”来替巨鳄剥皮、卖肉……。据说它的肚子里面还发现没有消化掉的小铃铛和小手镯呢，不知是那年那月留下来的“战利品”，也可见它恶贯满盈，终遭报应。

由于这一震撼，好一阵子没有人敢到港湾里去游泳，过渡的人儿上下舢舨时都先向水中瞄个清楚，更没人敢洗手濯足了。

· 鳄鱼移民来南洋

谈鳄之余，姑母又讲故事了。那就是住在海边的人，不可以在海中洗蚊帐，一洗蚊帐就会惹来鳄鱼，为什么呢，因为三保公郑和下西洋时，经过韩江口，一群鳄鱼向他诉苦，说是当年被《祭鳄鱼文》的韩文公，在潮州把它们驱逐出海，流离失所，惨不堪言，要三保公救护则个。三保公答应它们说，“好吧！你们跟我到南洋去，那边是蛮荒世界，禽畜鸟类很多，一定不会‘饥寒交迫’……”鳄鱼就这样移植到南洋来啦！郑和三保公七次下西洋，有一次，鳄鱼又向郑和请求说要回乡了……郑和告诉它们，要等到有人洗蚊帐时才是回乡的日子。所以，鳄鱼世代以来都企望着有人洗蚊帐的时刻……。这也吓得表姐和姐姐们互相告诫，千万不要贪爽到河里洗蚊帐啊！（姑母一家住在河边）

父亲后来对我说，那是沿着所谓韩文公祭鳄鱼文、韩湘子作法驱鳄，潮州无鳄鱼的传说延伸来的。鳄鱼出海到那里去呢？它们在南海凄凉，落魄，幽灵地渡过了几百年，终于随三保公下西洋而到了南洋。至于洗蚊帐会引来鳄鱼之说，那是人们一年才洗一次蚊帐，而蚊帐一年所吸收的人类“精华”，到海里被海水扩展开去，鳄鱼“食指大动”就这么来了，什么郑和……回乡……都是杜撰的。

以上所写的轰动大事，在目前是司空见惯的小儿科，不值一谈，这也是那时社会单纯的现象。例如，凶杀案件在当时也是不得了的大事，听的人都毛骨悚然神色仓惶，奔走相告。那里是现在报章天天可见的“瞪一眼，要一命”，“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令人麻木的消息可以比拟的。 回

（《岁月悠悠》）1992－07－06南洋商报

－选自2005年6月东方企业出版《华教征途从头越（〈京华风雨·鹿鸣呦呦〉）》



马岑（右）与陆庭谕（左）及拿督沈慕羽（中）
合摄于2002年12月13日（吉隆坡）。

永恒的真理

❑ 罗 林



罗林 50年代末马华作家；原名林水，1938年出生于柔佛州边佳兰（祖籍广东梅县）。到新加坡念中学，华侨中学毕业；曾任教师、出版社编辑、电台文艺节目特约撰稿人；现经营出入口贸易。他写诗，也写散文及小说；常用的笔名有：罗林、罗凌、汀兰、穆朗等，成为马新独立前后的活跃写作者。自1959至70年，他在这12年间，汇编成书的有5种：（一）诗集《青春之歌》（1959）；（二）散文集《渔船靠岸的时候》（1960）；（三）小说集《幸福的人》（1965）；（四）短篇小说《静静的山村》（1966）；（五）小说集《第一个》（1970）。

正义是杀不完的
因为真理永远存在
—— 闻一多

你问潮水会不会再涨
会的！会的
潮水会再涨
当乌云遮住太阳时
潮水会挟着大风雨咆哮

你问太阳会不会再昇上来
会的！会的
太阳会再昇上来
当鸡啼划过夜空时
明亮的阳光把浓雾驱散

你问历史的巨轮会不会倒转
不会的！不会的
真理永远存在
人民的力量
永远推它向前转

你问火种会不会灭绝
不会的！不会的
人民的血不会冷
只要有石块
到处有燃烧的火种存在 回

（1957年8月7日）

- 原载于罗凌诗集《青春之歌》（1959年12月·萤火出版社）

尽孝宜趁早

❑ 罗民广



罗民广 80年代初期，马华作家和教育工作者，本名罗民广，笔名四维、芳草、心影、清民、小草等。1941年11月5日出生在金马士，祖籍广东大埔。毕业于峇株巴辖华侨中学和吉隆坡日间师训学院（1966）。90年代前期多次参加全国性征文比赛，获优秀奖。于1996年11月初退休，之前出任士乃华小等校校长。罗校长于1993年内连续荣获4项征文比赛优胜奖。4项征文比赛包括：（1）柔州政府；（2）吉隆坡宏愿公司响应最高元首呼吁；（3）马华总会所主办2020年宏愿；（4）佛总主办之全国征文赛。退休后，曾任士姑来国光华小"合约教师"多年。著有：啼笑人生、教余随笔（1990）、尘寰百态（1992）…… 等书。

今年6月16日是父亲节。为人子女饮水思源，心怀感恩为父亲庆祝一番，尽孝心。虽然庆祝形式未必尽同，但表示孝心的原义却殊途同归。

我父亲生前曾动过三次大手术。他那坚强与病魔搏斗的毅力，留给后代深深不可磨灭的印象。每当父亲节到来，我对严父的缅怀格外深切！

· 传统家庭严父慈母

华人社会，严父慈母原是一般家庭常有的现况；可我的父亲的性情却与众不同，他"慈父温顺"，待人以诚，人缘极佳。与他交往的人，即使是异族同胞都能和他愉快相处。

祖母尚在人世时，父亲显然是个克尽孝道的长者。记忆犹新，当祖母卧病在床的十多年里，父亲扛起照料祖母的工作。

自从祖母离开人世后不久，父亲便由身为长子的笔者，由金马士老家乡接来新山生活，以让他共享同堂天伦乐。

时光飞逝，父亲与我一家生活十多年。老爸离世那天，家人难掩伤心之情，幸好经继宣师父禅释，明了所谓生、老、病、死是人生过程中的常理后，激动的心湖才稍微平抚下来；虽然如此，我们对亲情的永诀，是那么地百般不舍。

如今，事过境迁，已是陈年往事。我从事鲁迅笔下所谓的"孺子牛"工作，迄今四十年。在学校，我看到一批又一批莘莘学子成人成才，服务国家与社会，心中充满着无限的喜悦与满足感；与此同时，个人也同时在

生活中享受了工作中无穷的乐趣。

值得宽心的是，妻儿的真诚关怀，尤其是当本人不舒适时，他们在精神上所给予的慰藉与鼓励，犹如“无价良药”，可驱散病魔难熬的纠缠，让人宽下心来。

有患病经验的过来人都了解病人的情绪处于谷底，往往语无伦次，甚至伤人，可是，我的家人不但能忍受，还无微不至照顾我，让我内心总是不安与自责。

另外，我要感激士姑来国光华小董家教及校长，在今年教师节颁予我自法定退休年后仍继续在杏坛服务十年的纪念金牌。我刻意将此珍贵纪念品在家人为我庆祝今年父亲节时，转送给我目下唯一男孙——擎宇。

藉此，寄望他日后成长，能持续发扬中华文化的传承使命，懂得饮水思源及感恩美德，相信此举不失为一件成为常追忆的小事。

· 平时表现至为重要

日谚：“母爱比海深，父恩比山高”。我盼望为人子孙者切记，庆祝节日仅是一种形式，平时的表现至为重要。

在面对年事已高的双亲，应尽量让两老多点开心与欢笑，多陪伴他们度过“老年人最怕寂寞”的无多时日，此举亦不失为我在双亲节时送给父母的珍贵且又具意义的“礼物”。

汉诗学家韩婴的名句指出：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

简言之，身我子孙后代，宜趁父母在世时尽孝道，才是最实惠的明智之举。回

- 原载于2007年8月5日《南洋商报·大家开讲》版



左起：黄仁华、古寅医生、马汉、罗民广、梦平、华山（1989年12月·新山）。

时代真的变了

□罗舜坚

罗舜坚 年轻有为的专职记者兼时评人；本名罗舜坚，诞生于柔佛州文律巴列丁仔村，祖籍广东省丰顺县。中学毕业后，曾负笈台湾某大学。



曾在新山报界从事采访工作，后来被调升至槟城光明日报担任记者，常发表时评及杂文等作品，是该报专栏作者之一。2008年前往印尼星洲日报社任职。

我们那个年代的小孩，每当哭闹不听话，做母亲的总会搬出“警察叔叔”来吓唬我们：“你再不乖，等下叫警察来抓你！”

这一招通常很管用，小朋友听到“警察”两字即时会收声，静下来不敢再耍脾气。

曾几何时，今天的母亲们再说出这句话，小朋友很可能非但不怕，还会回应你一句：“你叫他来，我‘砰，砰’给他死！”

这不是一个笑话。短短一个星期之内，两名警员殉职，6名警员负伤，今天谁还能够断言，那些朝警方人员乱枪扫射的匪徒，儿时没用过“我‘砰，砰’给他死”这句听似戏言，其实却充满恐怖意味的话来回应他的母亲？

时代变了，人心不古。

回想小时候的我们，平时的游戏是捉鱼，玩“家家酒”、“跳飞机”。家境稍微好的，有《小甜甜》、《龙龙与忠狗》、《绿野仙踪》这些卡通片陪伴长大。童年一片单纯，生活充满祥和，是整个社会的面貌。

可是，随着国家经济起飞，资讯科技日新月异，时下的小朋友，许多都在充斥暴戾之气的电脑游戏世界里长大。童年刀光剑影，生活打打杀杀，稍有不快动辄打人、砍人甚至送对方几颗子弹，已然家常便饭。

刀与枪，对以前的人来说是武器；对新一代而言，只不过是工具。

听起来叫人寒心，但这是我们不得不认清的事实，更是百姓赖以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的警队必须接受的现实；兵抓贼的年代早就结束，警匪斗智的世纪已经降临。

以前的匪徒，或许单枪匹马干案，也可能是乌合之众，警方一击即破，

靠的可以是一个“勇”字。但是，今时作奸犯科的人，无论干案伎俩或犯罪心理已不同往日。远的不说，就拿港产电影为例，信手拈来不乏足以供犯罪者参与的素材。警方想要他们束手就擒，他们不给你“砰，砰”几声已是谢天谢地。

尤其是国安部副部长拿督佐哈里惊人揭露，黑木山关卡的扫描器已故障逾两年，以致军火得以走私入境。而全国总警长丹斯里慕沙哈山更无奈披露，警队防弹衣供应不足，连他自己也没得穿。

这无疑更助长了犯罪者的威风。

战国时代，楚国有位大臣庄辛送了楚襄王一句话：“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

面对警方接二连三损兵折将，与其苛责警方办事不力，我们不如期许警方痛定思痛，谨记与时并进，改弦易辙。

时代真的变了，魔既已高一尺，道就必须再高一丈。警队不容再蒙损，否则受害的终究是踏踏实实过日子的老百姓。 回

- 原载于2007年10月28日《光明日报·要闻〈光明宽频〉栏》版（原题〈亡警易辙未晚也〉）



吉隆坡南洋商报副刊编辑部代表访问新山写作人，前排左起：马汉、孟沙、古寅、黄燊发、柯金德、史君轼、马岑。后排左起：江南、黄仁华、李寿章、高秀、惠铭、艾芸、赖良成、洪祖秋。

抗日军在我家办夜学

❑马汉



马汉 原名孙逵蕃。1939年，在柔佛州麻坡利丰港出生，祖籍广东潮安西林村。在杏坛服务31载，教学之余写作不辍。曾任出版社编辑经理、资深编辑、丛书与少年周刊主编。

现任：松柏教育制作有限公司董事主席、松柏教育中心院长、《嘉阳小作家》首席编务顾问；集作家、编辑与出版人于一身的多面手。擅写小说、杂文、散文、掌故、影评、少年儿童文学作品。著有文艺创作集15种、少儿读物100种以上。部分作品也在中国、台湾和香港出版与发行。2008年6月星洲青年书局为他出版《文林杂忆》。以他为名设立的“第一届马汉儿童文学奖”，自2008年开始颁发（两年一次）。

想当年，我只是一个五、六岁的稚童，自然不会明了平日到我家来，和父亲来往的那些客人中，哪几个的身份是“特殊”的，哪几个却只是普通的亲友。不过，此刻回忆起来，大致上还依稀记得：有一对被我们称为“校长”的夫妇俩，应该是当时我们居留地的“抗日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抗日军”望文生义，不必加以解释，便可以知道他们的身份，以及当时所扮演的角色。在日治时代，被称为“抗日军”的，自然是一种不合法的地下组织；同时，在那个大时代中，基于敌忾同仇的原则，“抗日军”自然是一批有血性，为民族，为人群负起正义的使命的志士。

在记忆中，依稀地记得，校长夫妇经常会带着五、六个人来拜访父亲，父亲向来也都对他们客客气气与恭恭敬敬的。有时候，他们会在我家的大客厅上议事。每当他们在议事时，母亲总是把我叫进卧室中，告诉我：那是大人在谈大人的事，叫我不好去打扰他们。有时候，他们也会把父亲约了出去，据说是去“募捐”的。在当天，“募捐”对我来说，还属于“深奥”而“无法了解”的词汇。自然无法明了，为什么要“募捐”，以及“募捐”的详情。有时候，也会有几位妇女，来邀约姐姐一块儿出去的，好像也为了“募捐”的事件在忙碌着。不过，从父母亲的神色及他们与姐姐的谈话中，父母亲似乎不鼓励姐姐和那班人搞在一起。

后来，就听见父亲对母亲说：“抗日军”要在我们家的大厅上办“夜学”，就要开班授课了。

过了几天，“校长”和一班人果然搬来了一些桌椅，搬进我们的屋子，

排列在客厅上，连带也有副黑板的。

布置好了之后，“夜学”便开课了。此刻在脑海中，已经无法记得他们一个星期内上课的天数，和上课的情况了。不过，却还十分深刻地记得，大约有七、八个“学生”，全是十七、八岁到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会在夜间到我家来上课，有一位年轻的男性教师负责教导；有时候，校长夫妇也会担任教导工作的。

我甚至还记得，在这批学生之中，有一个小胖子，是邻居中那家屠户家里的成员，可能是屠夫叔叔的子侄吧。这位仁兄当年有20多岁了，智力可不太灵光。因为他在“夜学”课上闹了不少笑话。我还记得有一回，当老师叫他站起来解释某一个字词之时，他回答不出，老师责问时，他居然大声地说：“我晓得啦！”老师问他为什么讲不出来时，他也大大方方地回答说：“我晓啦！我晓在腹肚内啦！”（用闽南方言回答）惹得在场的人，包括了妈妈、姐姐和我这几个旁听者，都哄堂大笑起来了。

已经记不起这“夜学”课从何时开办，不过却仍然记得，一直开办到和平后，我们把屋子卖掉了，“夜学”仍然在上课。 回

－ 原载于1996年10月5日《星洲日报·星云》副刊

记一个充实的周末

住在新山，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年近半百，生性内向，而又不喜欢对着虚伪的笑容与面孔，不欣赏造作出来的“热情”与“热闹”，是注定要度过一个又一个寂寞又无聊的周末。

幸运的，在六月十八日，我却在新山，度过了一个“充实”的周末。

六月十八日，农历五月初五，是华裔同胞的“端午节”；今年，新山的“端午节”，与往年的“端午节”有显著不同之处，因为，今年，在新山的华裔同胞，不单单可以在端午节吃到香的，甜的，咸的，可口的粽子，而且还可以参加一个别开生面的艺术活动，“端午诗节”——“诗的四重奏”。

新山华青团的一批满脑子要为民族扎根及发扬华族文化的青年朋友，在忙完了去年的“中秋园游会”与今年四月初的“九舞”巨型活动之后，紧接着，又联合了一批文教与艺术界朋友，把端午节这个华裔同胞的传统节目订为“端午节”，再接再厉，再搞一个“诗的四重奏”的活动。

“全国节日童诗创作比赛¡”掀开了“诗的四重奏”的幕幔，然后，订在六月十八日这一天举行颁奖礼；另一个“乐章”——“诗的展览”，又在六月十七日开幕了。六月十八日到宽柔中学去，便可以欣赏这个“诗的四重奏”——先看“诗展”，然后参加“节日童诗创作比赛”的颁奖礼，紧接着再在“诗的讲座会”上，聆听来自长堤此岸与彼岸的八位著名的诗人发表他们对写诗，推动诗运的高见；最后，在当晚七点半，再步入宽中大礼堂，观赏“诗的晚会”。

六月十八日午后，我来到了全国规模最大，学生人数最多的宽柔中学——每一回，当我踏入了宽中的校园，心中便感到身为一个华人的光荣，因为华族同胞，万众一心，排除万难，在半岛的最南端，办起了这么一间出色的独中，身为华社的一份子，真正感到“与有荣焉”。而今天，进入了宽中校园，这份光荣感便在心中油然而生，同时，更增添了无限的喜悦，因为宽柔中学正对我们的同胞作出的回馈与贡献，让她的校园、大礼堂与讲堂，成为华族文化与艺术的活动中心，这是件多么令人感到喜悦的事啊!

在新近落成的“庄新培图书馆”的大厅上，正展览着属于“诗的四重奏”中的第二个乐章的“诗的展览”。大厅上不但挂起了书法家们亲笔书写的旧诗，也张挂着一些成人与儿童们所写下的“童诗”；此外，还有国内与邻国著名诗社如：天狼星诗社，五月诗社，南洲诗社等的活动汇报，以及社员们的作品。此外，还展览中国、台湾以及马新各地所出版的诗集。我们可以看到著名的古诗诗集，也可以找到胡适之的《尝试集》，徐志摩、冰心、闻一多、戴望舒等等五四健将们的诗集，以及覃子豪、余光中、蓉子……新加坡的诗人如周粲、淡莹、王润华、寒川、秦林、林琼、钟祺、文恺、贺兰宁等人的诗集，以及我国著名的诗人如温任平、方昂、傅承得、游川、郁人……等人的诗集。

假如不是我孤陋寡闻的话，我记不起在今天以前，新马两国曾经有过象今天这样的诗展，全面性地展出一本书，用华文写成的诗集，包括了中国、台湾、马、新等地的诗集，而且不只是今天的，五四时代的，甚至古代的诗集。

前来参观诗展的人士可真还不少呢，尤其是宽中生，更不曾错过了这个难逢的机会，只见一个个穿着白衣白裤的宽中生，在展览厅上翻阅着一本本的诗集，细心的在阅读着……。

在展览厅的正中，有马来学系的同学在售卖着梁文福的近作《最后的牛车水》。梁文福在一旁的桌子上，为读者不停的签署名字，忙得不可开

交。在人口边右侧，也有书档在推介着本地的文艺作品，看的人多，买的人可也不少呢!

文艺作品毕竟不完全是通俗品，但是，在这样的“雅集“上，当知音人云集之时，确实要摆出来推介的，”物以类聚”嘛；不趁此机会寻找识货人与知音人，则更待何时?

二点正，“童诗颁奖礼”正式开始了。

当我走进设在图书馆底层的冷气讲堂时，我的确为那么踊跃的出席率感到惊讶——早些时候，我还在担心出席率太低，场面冷冷清清而拂了前来主讲的八大诗人的雅兴呢，想不到讲堂上坐满了人，有不少还是坐在阶梯上的呢!

这回的“全国节日童诗创作比赛”的反应十分热烈，总共收到五百八十二篇作品。参加者从九岁到五十三岁都有；今天前来领奖的，便有九岁（小学组第一名获奖者）到四十岁左右的（公开组第一名的得奖人）。

我相信前来领奖的诗人，一定会感到荣幸，因为在场为他们鼓掌的，不只是诗的爱好者，而且还有多位享誉马新两国的诗人——前来演讲的有淡莹、郭永秀、潘正鐳、梁文福。方昂、傅承得、游川与温任平；前来观礼的评判员周维介、寒川、木子、秦林等；前来参与其盛的诗人有林琼、李建、莫河、李寿章、郁人、谢川成……真是难得的一次马新二国诗人的盛会!

“诗的讲座”开始了，八位诗人就了席，讲座的主持人陈再藩君，原来就是那位鼎鼎大名的漫画家小曼；小曼君用右手画漫画，左手写专论之余，现在又伸出第三只手来写诗了——“九舞”的序曲诗便出自他的手笔；接下来，漫画家肯定会“不务正业”而从事诗的创作的，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主持人陈再藩亦庄亦谐的作风，使讲座增添不少趣味，更生动了；八位主讲人中，淡莹动听的北京腔，加上内容深入浅出，自然使在场者能够雅俗共赏；游川的洪亮嗓子，加上幽默的语气，观众听了，大声喊“妙”；梁文福虽然是文坛与诗坛的“新扎师兄”，可是话说得体，不亢不卑，着实也令人刮目相看；方昂却属于：“真人不露相”那一型的人，端坐台上，用手托腮，令人以为他正怯场，不知会不会羞涩得说不出话来，谁知道当他一开口，便让人“耳目一新”，立即知道走了眼，原来是位行家，属于“唱做俱工”那一类。至于郭永秀，温任平，傅承得与潘正鐳，个个“闯过江湖”，经过大风浪的宿将，哪一个没有令人赞叹的“绝招”呢?

将近三个钟头的讲座（包括颁奖礼），不但没令人感到枯坐在针毡上，反而有如沐春风之感，谁说文学是枯燥、沉闷而且乏味的？诗歌是深奥、晦涩而且难懂的？

入夜七时半，再度进入宽中校园，步入了宽中大礼堂，另一个热烈踊跃的场面，再令我震惊——大礼堂里座无虚席，足足有一千余名观众，前来欣赏这个曾经被人指为“无聊”的活动——“诗的晚会”。

从此起彼落的“咚咚”鼓声的“鼓乐鸣奏”掀开了晚会的幕幔，然后，节目有古筝独奏，有诗歌朗诵，古新诗组曲演唱，还有琵琶独奏，诗曲独唱，朗诵造型与相声等等，节目一个紧接着一个，紧凑得令人感到目不暇给，也精彩得令人欲罢不能。

“压轴戏”自然是诗人们各自朗诵自己的诗作：游川、郭永秀、张泛，温任平，方昂，傅承得，淡莹，潘正鐳先后登台，以不同方式，不同的声调，朗诵不同形式，不同内容与不同流派的诗歌。自然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不过，方昂的〈饥饿是不能等待的〉，傅承得的〈惊魂〉，淡莹的〈楚霸王〉与游川的〈中国茶〉，却是最令人赞赏与最能引起共鸣的四首诗作，特别是这四位诗人不但诗的内容、主题、风格迥异，而朗诵也各有千秋，不但在朗诵时令人屏息聆听，而且过后还有饶梁三日的韵味呢！

每一个节目，都获得观众们掌声如雷，全场千余观众，从头到尾，个个聚精会神地在聆听与欣赏，没有人走动，没有人中途离席，没有人感到不耐烦……这番情景，不但是少见的，同时，也是令人感动的！

谁说：典雅的文学与诗歌，不能为大众所接受？

谁说：这些活动是无聊与无用的？

谁说：华族同胞的鉴赏力差，只能接受低层次的文化？

总之，当我从午后踏入宽中校园之后，一直到午夜回到家中，我感到精神在提升，生活很充实，我度过了一个多年未曾有过的，充实的周末！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

就让我借用诗人方昂在座谈会上所说的一番话来答客问吧：“不为什么，就是感到爽！感到自己有用，有作为，然后心中快慰的对家人、对工作更加有信心，更加积极！”回

追记于1988年7月1日黄昏

- 原载于1988年7月14日《南洋商报·南洋文艺》副刊

童园墨迹

——梦平创作中的童少年纪实

❑ 马岑

马岑 另署梦平、丘岷、龙琦、芭桐、晋逖等；本名邱名崑。1940年8月21日出生于柔佛州笨珍县文律巴列岸东村，祖籍广东省丰顺县汤南塔下新寨。1961年毕业于新山日间师训学院，曾在古来县的万邦华小、柏图华小和辅菜华小长校近9年，目前已正式退休。曾任马华作协中央理事会副会长（1998～2000、2004～2007）。他担任社长的书辉出版社已印行8部单行本。



从1961年迄今，相继出版了40余种单行本，另编选出版了《马华当代文学选·小说》、《马华文学大系·中长篇小说集》等5部专集。已费时23年，简介自1825年至2000年的新马华文作者逾5千3百余名，收入4部专集中。较重要的著作有：迟开的槟榔花、山鹰、静静的文律河、浮生三部曲、马岑文集、世间情、绿化大地、新马华文作家群像、新马文坛人物扫描、马华文学之窗、新马华文作者风采（2000）、马华文艺脉搏…… 等书。2004年10月30日荣获第8届大马华文文学奖。邱君于2007年4月16日荣誉入选大型国家传播史册《永载中华》（北京世界华文传媒年鉴社）。

（一）

我出生在荒芭里，而且在那里度过了十八年。(1)

在那四周围疏落的槟榔园里，在那风雨斑剥的阔大门庭下，一切的荒漠自小便把我养成一个沉默寡欢的孩子。(2)

在偏僻的山芭，屋漏柱斜，厕所无门（只挂上麻袋遮蔽），路面泥泞；先慈与先父含辛茹苦、缺吃少穿的养育了逾十名儿女。数十年来历尽坎坷苦难，使她种下了老年多病的根由。(3)

我父亲一直在槟榔园钩了大约卅八年的槟榔子，许是勤苦艰难的工作，使他提早走尽人生的路程。我怎能忘得了他是在我纪念生日（农历七月十八日）的那一天离开世间的，从此我的生日有了两层“意义”！

在那段比较安静清闲的日子里，我不仅怀念父亲，而且也常追忆过去生命中难忘的史页，于是，往昔日常生活中所见所闻的，或所感的形形色色，都一古脑儿重现于脑幕上。(4)

火烟，也唤起我对过去生活的回忆，让往昔的人事的重现带给我一份欢乐；于是，我每每想到在枳炉前面烘焙“枳饼”的父亲。噢，父亲也曾在枳炉的红炭上给我与兄弟烤番薯呢！然而如今，父亲离开我到了冥国，已整整三年半了，繁忙的学习生活似乎使我一直抽不出较长的时间来好好地缅怀他。(5)

（二）

我抬望眼，天边的白云如絮；那遥远的回忆之云又凝集——我又沉浸于往事的旋涡中。(6)

日军南侵，马新沦陷，当年虽然幼小无知，但我隐约记得流离失所，忍饥挨饿，日寇残暴酷虐，放火焚烧房屋时红火满天的情景……(7)

孩堤时代，我在荒僻的甘榜里长大。

当年，我们一家是以钩槟榔为生的。白天，父亲为了钩割槟榔子已经忙个十足；晚上，满天里张着黑色的幔帐，家人仍然须要赶着切枳肉（槟榔子的果肉）。——搁置在大厅枳台上的那堆积如小丘的“栳枳肉”务须于当晚用小刀切完，烘熏为枳饼。(8)

七、八个人围坐在枳台边，一壁工作一壁谈天；大家的话声、笑浪和切枳肉的咯咯声，配合得异常清脆响亮，使那由橡林传来的猫头鹰“咕咕咕”的叫声也变得微弱了。(9)

干栳枳（槟榔俗名）是吃力下劲的活儿，尽是些繁重、费力、零碎和复杂的事情。我们一家人忙碌地干活，几乎教人难有舒口气的时间。白天在园里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冒着浑身的臭汗；晚间在枳台旁双手并用地使用枳刀切着枳肉，而父亲在下半夜还得起来焙熏枳饼。这么日以继夜的操劳，把应有的休息与睡眠的时间也剥夺泰半，这是父亲的主业，是我们一家的经济来源。至于父亲的所谓副业，那是在芭场上耕种农作物。当钩栳枳的工作告一段落之后，父亲便转到芭场上去了。

生活虽然不简单，但我们一家人过着安宁与快乐的日子。劳苦的是我们的手脚，消耗的是我们的精力，而我们的胸臆间所荡漾着的却是满足。村里居民都有一副熟识、纯朴、可亲的脸孔，各族和睦相处，乐也融融。

星期日，我到槟榔园来帮工。

大清早，我们便拖着三支竿端绑住钩镰的长竹竿，带着麻袋、篓筐和砍枳刀等工具到园丘里来。钩栳枳固然不必像割树胶那样早上工，但也不宜迟到，因为要是朝阳升高了，便会影响到撑竿钩槟榔子的“头手”，和承接槟榔穗落地的“二手”。试想：当你发现高高的槟榔树梢有一穗槟榔子可以钩割之际，阳光却直射着你仰望的眼睛，你工作的效率怎不大受影响？

当一穗槟榔子被“头手”钩割下来时，那位俗称“二手”者持住麻袋，便要适时将那张麻袋披摊开去承接。倘若承接不着，槟榔穗着地时便会四处散开，捡拾那零散的槟榔子就需要花费很多功夫，有的滚落到杂草丛中如海底摸针般地难找。

父亲一路来便是充任“头手”，过去耶谷是“二手”，目下改由沙益负责。而我所胜任的是属于“三手”的工作——用肩膀去驮负一穗穗的槟榔子，把它们集中成为一个枳堆，以便让“哥劈”的女工砍剥槟榔子的外壳，取出像肉豆蔻、有紫棕色纹的枳肉来——我们所要的即是这不太硬实的枳肉。(10)

高高的槟榔树，结满了一串串的槟榔子，它椭圆型——两头尖尖，肚皮圆圆，满身闪亮着绿瓷釉似的光泽。这些槟榔子，工人们是应当适时将它一穗穗地钩割下来的，因为枳肉（槟榔果实的肉）太坚实了，不容易切成“枳饼”。故此，父亲不能多日停歇。(11)

“头手”的工作最为繁重，有些老槟榔树，高六丈左右，长竹竿毫不济事，便不得不爬到圆筒形的树干上去设法钩割。由于双手要撑紧长竹竿，所以爬上树干时全靠双脚绞夹住，以免身子坠落。如果遇到较大的风，瘦弱的槟榔树在半空中摇曳，长竹竿在羽状复叶密密的掩盖下探索那一穗槟榔子，一不小心，钩落了一小簇，好几粒槟榔子猛落下来，“头手”闪避不了，只好挨打。父亲说过，他那黑洞洞的嘴巴，原有的牙齿便多是给槟榔子击脱的。

“哥劈”槟榔子的女工，所使用的是锋利异常的砍枳刀，她们轻巧而熟练地一手持刀，一手托住青色的槟榔子，接连砍了两三下，不消五秒钟，便把枳肉取出来了。至于那些呈黄色或橙红色已经成熟的槟榔子，由于中果皮纤维质与枳肉紧连起来，不可能剥皮，只好对半砍开来晒干作为“枳半”之用途。(12)

哥劈槟榔子这活儿，堪称危险：把整个鸡蛋形的青槟榔子托在一手掌心处，另一手拿刀挥砍，若稍为疏忽或失手，左手掌便有中刀的危险。(13)

我们通常是早上钩槟榔子，等女工们哥劈完之后，下午运载枳肉回来。枳肉是堆积在大厅里的一张特制的板台上，板台四周围钉的小小棵树胶干，便是作为切枳肉的“砧木”。切枳肉时，我们是把它用左手的拇指按压在横木上，右手握住用小竹筒作柄镶套而成的“切枳刀”，将它切成铜钱形的一片片。

切成的枳片，要倒进熏炉上特制的穿有小孔的铜板上去焙熏。我们的大厅偏左角处有两个这种“枳镂”，每个枳镂可容纳一桶半（指火水桶）已切成细片的枳肉，旺火时约三个钟头可烘干“枳饼”。若采取较脆嫩的枳肉对半切成两块，这种“枳块”则要五六个钟头始能烘干。我们的制成品多以“枳饼”为主。(14)

隔夜的枳肉便会变深褐色，烘成的枳饼，其价格将受到影响。因此，我们必须把当天载回来的枳肉，连夜切完、烘干。槟榔子四十天要钩割一次，过期枳肉太硬实，不易切成枳片，只好整粒焙熏成为“枳粒”，其价钱极低贱。至于那些果皮红艳艳的槟榔子，只好载回家里，趁果皮还未腐烂时（若腐烂了则不易砍剖）把它剖成两半，在阳光下晒干外壳后，挖取出来的枳肉就是“枳半”，其价钱也在枳饼和枳块之下。这些槟榔子的制成品，盛装于麻袋里，绝大部分先输往新加坡，然后转运到南越、柬埔寨和印度，作为当地居民的日常食品，有少部分则销到其他国家，作为工业或药品等的原料。(15)

（三）

我抬头望了望天际，在那蓝天里一抹柔云悠然飘过，我想到“白云下的故乡”；孩提时代的稚情已隐幽潜形，飘逸无踪，可是，甘榜里的那段日子，那单纯与安定的甘榜生活，以及景景物物，人人事事，都不是我能够轻易遗忘得了的！刹那间，回忆的网把我给捕捉了。(16)

村路的左旁是一条约三米宽的巴列（人工运河），一间间的浮脚屋和偶尔三两家的平脚亚答屋，散落在巴列两岸边，每一住宅与邻舍相距一百多米之遥，很少有毗连在一起的屋宇。这时巴列里的水位很低，因为近来少雨的缘故。咖啡色的河水，悠悠无声地流着，从芭林边缘开始，迤逦地经过甘榜，越过西海岸的南北公路，向西流入海口，汇入马六甲海峡。由于巴列淤浅，雨季期间，有河满为患之虞。过去曾有几次洪水泛滥成灾，造成不少损失。

巴列可说是甘榜里的一条主要脉管，它哺育着大地上的一切生物，使民丰物阜。许是马来兄弟民族的祖先，早已体会到巴列的功劳和重要，所以把‘巴列’作为甘榜的‘姓氏’，比如巴列岸东啦，巴列爪哇啦，巴列吉打啦等等。(17)

在甘榜里，我顶喜欢捉鱼取乐。大旱天，“巴列”（Parit:水沟）里的水只有零点三公尺来深了。旱灾是村民的一大苦事，而对孩提的我却是乘机尽情玩乐的大好时候。河里水浅，用一只畚箕捕捉便大有收获。所以，这是我在课馀时候最喜欢的活动之一。

村里的大人不许孩童溜到河里游泳与捕鱼，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河壁松软，容易被下河者弄得崩裂倒塌，影响河道；再者，水涨流急时常会发生性命的危险。(18)

（四）

森叔像是煞有介事，谈得最起劲；他还举例说当年建造新山桥（长堤）的时候，便用了好多的人头，而人头是雇请印度人到乡下偷砍来的。过去，我曾听人略略提过这种“谣言”，心头陡地冷缩一阵。——我每天要骑脚车到距离五公里的镇上去上学，途中有几处是数百码不见住家的。偶然遇见卖面包的印度佬，便视为凶神恶煞，打心底泛起一股寒栗；设法远远回避他，甚至躲到附近的住家里去。(19)

（五）

大清早，太阳还拥着霞被高卧，我便在槟榔园里溜钻了。高高的槟榔树，刺向云天。在这一片辽阔的园丘，它们迎着晨风扭动着高瘦的躯干，飘挥着纤弱的羽叶，仿若在互道早安。

我的胶鞋沾上了露水，长裤管也湿漉漉的。但我不理这些，只仰望槟榔树梢，那叶基上淡黄的槟榔花，是我最关心的，我可以依据它来寻拾刚落地的乌别。

四月，是槟榔“小冬”（淡季）的季节，不过却是花序的盛开期，正是槟榔花香的时候。每天早上，我都有可观的收获。前天，我拾到的乌别数量，竟多达九十八个，教我满怀欣慰。(20)

甘榜的生活是写意的：我全家的生活安定，我觉得甘榜与家庭处处可爱，它使我的心境更豁朗，更热爱生命。

每天清早，我骑着铁马到镇上的小学去上课，下午两点钟回来，用过午餐，我便到外面玩去了。通常，我投身于渺无人迹的槟榔园里，四下奔钻，拾取乌别（Upih），因此手脚被菅草和荆棘，刺得红红点点。但从中赚到一些微利，却是属于我个人的，所以我甘之如饴。——乌别，是槟榔花的包茎，着生于叶基。当肉质穗状的槟榔花膨长呈凸状，而叶片变黄的时期，叶柄头部的包茎便随叶片坠落下来。我们把它检拾起来。用小刀把包茎末端割断，那个一米左右长，零点三米左右宽的包茎，就称为“乌别”叶，将其外皮撕掉，晒干可用来包东西；每束十个约值角半钱。

这天，我脱下校服，换上一身粗布衣着，然后拿了一把小洋刀，朝屋后的小径奔去。(21)

（六）

旱季煞是一个烦闷的时节，气候亢旱干燥。

太阳把充足的光与热辐射到大地上，热烘烘炙人的暑气，使人如同浸在蒸笼里“干蒸”一般。草木枯萎，地面皱着干裂的一层皮，有些较淤浅的巴列其底层已一览无遗，甚至还露出裂痕，宛如久渴者的嘴巴，正祈求上苍降落甘霖。

整个甘榜闹水荒啦!

这里所有的水井，仅剩下三五口还有足够的井水，可供应用。每年旱季到了，我家这口井的四周围，总是麇集了许多人，热闹异常。远远近近的人，都挑着水桶来打水。实际上，我家的井水，也只剩不到一米深。不过，其水源倒还丰足，眼看就要被人打干了，但只要经过几个小时，蓄水又回复到五六十厘米深。所以，这口井给左邻右舍带来不少的方便。(22)

久旱之后的井水，是不适宜饮用的，只能用来浣洗衣服、洗澡、洗涤物件等。为了卫生起见，我们全甘榜所食用的水，均从距离三公里多以外公路边的水龙头处载回来的。载水是苦恼的差役，由于家里头缺乏人手，所以我老是成为母亲的差遣者。午后四时左右，我骑着脚踏车，车架上绑住一个盛火水的空桶，我就利用这空桶载水回来。(23)

(七)

咖啡树开了满枝的白花，诱来不少各种各类的鸟儿。这天，我躲在村长的咖啡芭里，手中握住一把“拉士德”（弹弓），举手采了枝上青色的咖啡枳作弹子；我正忙着突袭在树枝上采花蜜的小鸟。

“嘿，不行呀！”村长叫道。我被一只美丽的鸟儿弄昏了头，不知什么时候，村长已立在我背后喝道。我有点紧张、心跳!

他竟平和地说：“我干涉你打鸟，一来是因为你浪费了我的咖啡枳，二来是因为你不爱惜小动物，杀死许多无辜的生灵。如果你的功夫好，为什么不去打咬坏东西的松鼠？为什么不去射专捉小鸡的山鹰？”

此后，我便极少玩拉士德了，至少，我不再打小鸟了。(24)

村长用长枪在橡林里打猴子，我们跟着去看，村长率领了二十多位村民围捉一条约5公尺长的大蟒蛇，他一马当先；村长打到山猪或麝香猫送给我们杀来吃；村长饲养了一头由村民从荒林捉回来的小鹿，爱护有加……这些往事，仿佛都是昨儿的事。通过那扇记忆之门，又引起我无限的怀念。

八年前，父亲去世了，我们举家迁移到小镇里，而我却到城里来做事，繁忙与紧张的生活几乎不容许我的脑幕有上映童年影片的机会。今天，在这个绿色的苏丹公园里，再见村长；与这位已是耳顺之年的仁人君子重逢，

我自然掇拾了往日的旧梦；于是，甘榜的怀念攫住了我！于是，我将目下与过去的一段生活混合了…… (25)

(八)

记得先严（讳大可邱公府君，1905－1958）与世长辞后，我曾在长篇小说《迟开的槟榔花》（写于1963年）里，把真实的他给写了一点进去。有时候往深一层思索，在我以往的好些习作中，都有个人童少年的社会环境的写照。感谢父母，为我提供了18载（1940－1958）的的悲欢岁月；虽则那是简单不过的生活，然而却让我长大后，在学习写作时获得了思想养料和创作素材，并增添自己的形象思维与艺术想象，提高感受、鉴别和表现生活的能力。(26) 回

【注】(1)《迟开的槟榔花·写在〈迟开的槟榔花〉前面》，1975年7月麻坡今天出版社。(2)《长堤·自序》，页2。1962年8月香港艺美图书公司。(3)《静静的文律河——代〈后记〉》，页130，1986年1月新加坡七洋出版社。(4) 同 (1)，《写在〈迟开的槟榔花〉前面》，1975年7月麻坡今天出版企业公司。(5) 同 (1)。

(6)《再见村长》，页16，1986年1月新加坡七洋出版社印行《静静的文律河》。(7) 同 (3)，页131。(8)、(9)《打赌》，页18，1986年1月七洋出版社《静静的文律河》。(10)《马岑文集·槟榔花开》，页79～80，1975年9月厦门鹭江出版社。(11) 同 (10)，页78。(12) 同 (10)，页80。(13) 同 (10)，页82。(14) 同 (10)，页80。(15) 同 (10) 页81。

(16)《静静的文律河》，页13，1986年七洋出版社。(17)《马岑文集·槟榔花开》，页91。(18)《静静的文律河·〈打赌〉》，页21。(19)《静静的文律河·〈再见村长〉》，页14～15。

(20)《马岑文集·槟榔花开》，页150。(21)《马岑文集·槟榔花开》，页92。(22) 同 (10)，页105。(23) 同 (10)，页106。(24) 同 (18)，页16～17。(25)《静静的文律河·〈再见村长〉》，页17，1986年1月七洋出版社。(26)《静静的文律河——代〈后记〉》页130，1986年1月七洋出版社。

--艾舒女士协助整合于2007年5月8日

记贺巾两次来聚

□马阳



马阳 本名蒋明元，笔名马阳，原籍广东罗定，1938年10月25日生于柔佛州居銮。在居銮中华中学读初中2期间，就开始创作。曾以马阳、蒋蕙、阳羽、马戈、高鸥、阳之花等笔名，发表于1956年至61年的新马港各地报刊。1961年初，只身回到中国，进入华侨大学攻读中国现代语文系。1967年毕业于华侨大学中文系，曾任广州《华夏》杂志社副社长兼主编。著作有《山民曲》（1958，诗集）、《祖父的故事》（小说集）、《沙河岸上的恋歌》（中篇小说）、《爱情、诗情、世情》（散文集）、《南洋奇侠》（1990，长篇小说）、《瀛外诉评》（文论集）、诗集《椰花鸟》（1993）、《文林飘絮录》（2000，随笔集）、《散墨集》（2001，散文集）、《回龙山庄》（2002，长篇小说）、《我瘦瘦长长的身影》（2008，长诗·吉隆坡大将出版社）等书。

这是贺巾第二次来聚，都由数十年枪林弹雨生死与共的妻子陪着，见着他俩，握着他们的手，我就不禁肃然起敬，倏地许多新马大时代的风云都扑到眼前。然而，他俩和一起来的两位友人都显得很平静，只是彼此握手的时候握得很紧很有力。这一握，胜过千言万语的交流。

第一次是06年初夏的午后，相约在靠江边的“新珠江大酒店”，原想请他们喝下午茶，边喝边聊。他们硬是不让，怕我破费，只好在楼下大厅客座，要了几瓶矿泉水便谈开了。

贺巾的圆脸和稍胖的身材，与《峥嵘岁月》一书的作者像相去不远。毕竟已届古稀之年，头发花白，脸上有了老人斑，而且他双手有些微的颤抖。我与他并坐在沙发上，即使很高兴激动，他也显得很平实，没有夸张的语言和动作，只笑笑说：“马阳，见到你很高兴！”我说：“贺巾，我起步之前，就读到您的大作了，能见到您，感到很荣幸！”

在热带丛林生活战斗了这么多年，风餐雨露，终于让生长在新加坡大城的一对青年学子的形神变得苍老苍凉甚至沧桑了。但并不萎靡，而是沉静。贺巾的声音不大，却坚毅。他对自己的作品有着清醒的认知，语言比较粗浅，表现手法比较传统守旧。

我说这跟生活环境有关，几乎与世隔绝，能保持原有创作激情，粗犷中有着勃勃生机，这就很不简单了，象牙塔里的东西，是不能与《峥嵘岁月》来比的。将来必会有人研究新马反殖反帝的文学，《峥嵘岁月》将是

首选的经典。用自己和战友的血泪写成的作品，其价值与分量，怎样评说也不为过。

金枝芒和贺巾反殖反帝的创作，其价值不仅仅局限于新马华文文学范畴，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将越出华族视域，而被历史老人青睐，甄选为新马国家文学的辉煌典籍。

贺巾的夫人始终坐在一旁微笑着，我直觉感到，她年青时一定是学运中很活跃的积极分子。贺巾早年的作品《青春曲》、《小茅屋》中有她的影子。她曾告诉名字，我忘了，实在对不起。

这位看似平凡的上了年纪的女性，却令我肃然起敬。正是她用巴掌大的白纸抄下贺巾在行军转战途中写下的手稿，背在背包里历经烽火洗礼，《峥嵘岁月》才得以保存和出版。贺巾夫妇如此珍惜这部作品，就因为它渗透了新马反殖反帝的战友之伟大情义！贺巾在香港工作的女儿写于《峥嵘岁月》一书后边的文字，对父母献身的正义事业，流露出一种崇敬和理解的深情，令我动容，谁说薪火熄了？

第二次来是在今年的初夏。突然接到贺巾在广州友人家给我打来的电话，说要到我家坐坐，方便吗？我说欢迎欢迎，中午就在我家吃个便饭。我让他们坐地铁来，我家靠地铁站，我到那里接他们。女婿陪着他们，贺巾头戴旅游鸭舌帽，穿白色夏威夷衫，这回显得老态龙钟了，也十分瘦削，精神亦大不如前次。

女婿带了一大袋价钱不菲的“台湾青皮柑”来，我请贺巾什么也别带，他说第一次上门，总得有点“手信”。我说有心就行了！

在沙发落坐后，他握住我的手说，糖尿病严重了，血压也有问题，风湿也来了。贺巾大我不了几岁，倘若不是战斗生活在特危特困的环境，他的身体不至于这样透支，应该是稍矮而壮实。不正是他们在大时代的青春热血的无私奉献，构建了今天新马各种政客掮客投机分子得以弹冠相庆的平台？现在是历史拐弯的时候，我不相信历史会终结在福山这新殖民帝国超级辩护士的“预言”里！

我说《巨浪》之后，应该有一部亲历反殖反帝森林武装斗争的力作了。贺巾表示正在动笔外，他讲起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可谓生死考验。有一次他们所在的部队进行战略转移，走漏了风声，除了英殖民傀儡军警紧紧追击外，敌机既狂轰滥炸，更向沿途的木薯芭喷洒下大量类似美军在越南用的“橙汁剧毒剂”；人畜接触即皮肤溃烂，吃到带毒的果蔬即死。战士们不知道它的厉害，吃了渗入毒剂的木薯，救治无效，很快就倒地不起。部

队严重缺粮，野果不能吃，但木薯不能不吃。他们发现，毒剂从叶枝渗透到根部，得有一段时间，只要在这段时间把木薯挖出来，去皮，切片，放进山溪里泡浸一个时候，就可拿起来煮熟吃用。贺巾没因吃木薯中毒而倒下，却由于长年热带丛林游击战而遗下浑身病痛，思维虽不迟滞，但手已颤抖，真担心他书写困难而无法完成一生最重要也最辉煌的著述。

贺巾有失望，有失落，但并不绝望，不失忆。他仍寄希望于中国，说中国定能克服贪腐问题，最终建设成功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我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发生的，不可能不残存着旧社会的影响，它必须要战胜内外顽敌才会取得成功。中国共产党非常清醒，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是对理想信念的最先进最新的一种表达。

贺巾欢迎学者作家研究描写“马共”的功过，但要正确面对极具复杂的历史，带着任何偏见走笔，是不可能成为“信史”的，因为学术创作容不得投机。我表示想去泰马边境的“和平村”、“友谊村”看看，他说现在治安不好，不宜前往。我问他可曾回过新马探亲访友？他说去过马来西亚吉隆坡，新加坡却不准入境，恐怕今生回不去生他养他并为之奋斗过的故园了；与XXX有过不寻常关系的方壮璧都老死在泰马边境，何况他！

我说，处处青山埋忠骨，保尔那段名言并不过时啊！

聊着聊着便到午饭时间，我说我不擅下厨，老伴不在，就吃饺子如何？贺巾高兴说，好呀好呀！贺巾夫人更表示让她来煮，我说你不熟悉这里的煤气操作，你们先翻翻今天的报纸，很快就可上桌。

我遂煮了“湾仔三鲜水饺”共用午餐，见他们吃得欢欢喜喜，我心中欣然。我说很想请他们“饮茶粤海”，贺巾表示“下次吧！”

我送他们缓缓步下二楼楼梯，和贺巾紧紧一握，望着他慢慢远去，有点龙钟的背影，心里不由得肃然怅然！ 回

2007年10月5日于广州

- 原载于2007年10月《新加坡文艺报》（第31期）

〔马阳附记〕

这次回到第二故乡，又与马岑凡欢叙于古来，真是有缘。他正忙着编一部大书《柔华作家百人文集》，收入拙作《记贺巾两次来聚》，要我顺便校对，并于文后附记数语。盛情难却，只好遵嘱。马岑这份编选工作，何只难能可贵的“文化义工”，实乃一项继承与发扬马华文学现实主义优良传统的大工程，值得华族华社鼎力支持和称庆。

（2008年7月3日于大古来胞弟寓所）

沙漠的边缘

❑ 马摩西



马摩西 原名马俊武（Hj. Musa Ma Gin Wu），约于1918生于中国云南昆明，世代信奉回教，毕业于东陆大学文史学系，后负笈埃及国立爱资哈尔大学，获文学硕士及法学士学位。在外交部任职多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奉派前来新马领事馆做事。中国大陆易权，外交使节人士也遭突变，马氏便转入教育界服务，最初任教于新加坡中正中学，稍后移居新山，担任宽柔中学教师。

1953年任柔佛州政府的华人回教官，为期5年。他的作品（包括翻译小说）多刊载于《南洋月报》及《蕉风》等。除散文及翻译外，还用兴周的笔名发表文艺理论。1957年2月，蕉风出版社印行他的散文集《集愚集》。1958年参加马华政党为会员；1963年策划筹组马青中央文化艺术团，担任过2届马青中央文化主任。1962年主编马青月刊（共出版8期）。1971年初，病逝于新山。

马来亚的文化事业较为落后，就有人把马来亚比拟成文化沙漠，其实归根结底，这句语重心长的话，实含有鼓励及令我们反省的作用。当地的文化水准如何，实难一语道破的；枯燥的沙漠中也有水草，何况马来亚的文化正在新陈代谢的蜕变之中呢。

真正的地理上的沙漠领域也产生过伟大的文化人与玄虚的潜深理论。例如耶稣与穆罕默德，他们竟能在沙漠的边缘，磨练成苦行济世、挽救人心的大宗教家；他们的意志，能使涣散的沙漠凝结成坚固的长城，使混浊的人心近善远恶，有如洁沙之澄清污水。此地的土质是真正的绿洲，如果我们生活在水草丰富的沃土里，还不能创造辉煌的文化，这便不是环境的问题，而是人为的因素了。

的确，文化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的。它是在相当时期内，经过人们不断地创造，一点一滴地凝结起来的。

所以说，任何地区的文化发展，虽须具备种种条件，但人的努力，却占最重要的成份。

人类的文化是随时代进展的，比如文艺复兴引起了工业革命，由工业革命再进入科学进步的阶段。每一个时代的文化生活，有新旧的分别，新的是旧的蜕变，旧的就是新的基础。

事实虽是如此，但东方这些古老的国家和民族，自受了时代思潮的激荡之后，对固有的文化生活就引起了估价、定价、还价的大问题。从事于

文化生活的人，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人讥刺维持原状的人为食古不化；同时主张保存国粹的人，则诅咒那些趋务时髦的人为舍本逐末。新旧的冲突，始终不能调和为一，形成畏外与轻外的两种对立心理。这种思想的分道扬镳的现象，在中国、印度、阿拉伯是这样，在南洋诸小国中，也是如此。

其实文化的发展，是没有国际、种族的限制的，只是它有益於当地人类的生活。理论，文化落后地区的人应充分吸收进步国家的文化；但是如果囫囵吞枣不加选择的吸收，往往会引起消化不良的症候。虽则许多新生的文化是促进人类过完满的生活，但接受的人总是那么迟慢，这就是落后的原因。

我们住居热带的人，是否受气候的影响，已染上了懒惰的毛病，不然，为何许多知识分子都不积极地负起宣扬或建立文化的责任呢？一个不能拿笔杆的有钱人，如肯拿出钱来鼓励许多文人从事于著述出版办报等事业，也可以担负一点发展文化的责任。试看马来亚书肆中所售卖的图书，有几本是本地作家的产品；我们要找几本有关政治、经济或工商业的书来参考，只有等待奇迹的实现了。长此下去，人们仍然对当地的情况认识不清楚。

在今日的大都市中，文化事业也逐渐成为重要的企业之一。一个出版商能出重资购买一本新著去印行，他们运用宣传，足使一部默默无闻的书不胫而走，风行全球，出版商固然市利百倍，文人身价也无形提高，得到精神的安慰。

在文化发达的国家，读书的风气，甚为流行，家家有书室，书籍成为家庭的点缀；在舟车轮船码头、飞机场、电车站。候诊室都有人在看书报。一种新生的思想，既能引起不知多少人动脑筋；一个政治问题会激动大多数人的情绪，以谋求解决的办法，造成思想愈用愈发达，观点因多看书而更加深奥。

一个地区的文化发展是由于多方面的努力。譬如从事艺术的人，他们可能终身精益求精地绘画、雕刻、弹琴、歌舞、制谱，藉此探寻高度的技艺，以追求他心目中的真善美的艺术奇境。一个从事于创作著述的人，他的诗歌、戏剧、小说、散文……虽早已脍炙人口，感人肺腑，但他仍朝勤夕惕，自我奋发，于数十年漫长岁月中，不断地研究和写作，使读者清楚认识他所表达的人生底蕴。

回顾我们所处的环境，从事于文化工作的人，未必能打下坚定的立

场，把自己所学的长处，终生贡献于社会；知识份子既难有表现所长的际遇，一个地区的文化要发展那是比登天还难。历史上虽有许多怀才不遇的读书人忧时伤世，自鸣清高，或自杀，或隐逸；但他们的嘉言遗训，却被千古传诵，引得后人对他们不得扬眉吐气的境况，共洒一掬同情的眼泪。足见著作实有作者不朽的妙用。

在另一方面来说，一般生活在热带地区的文人，多少受热气的熏陶，对事情的看法不至于完全绝望。有些富有信心的人，认为文化落后的区域正是文人发挥所长的良地。马来亚有三百万华人，一直在畸形的状态中生活，不能产生纯地方性的文化，实因我们缺少发展文化组织的信心。论史学，我们就没有一本专讲南来华人事迹的书，许多先贤在栉风沐雨中胼手胝足开发荒野的功绩，就随岁月而消逝，以致湮没不彰。

论文艺，我们纯本地性的创作真是少如凤毛麟角。其中所差强人意的，是华侨教育的办学成效。几乎由城市到乡间，凡有人烟的地区，都有华人创办的学校；成千成万的华人子弟，都有受母语教育的机会。许多从事教育工作的人，苦心孤诣地奉献了他们的力量，但愿将来的青年学子们能承前启后，发挥更彻底的力量，负起发扬祖国文化，而有利于本地文化的使命，以开辟新的天地。

青年人的思想是逐渐启发的，文艺就是滋润他们繁荣的甘露。

此地有人种博览会的雅号，各种种族、籍贯、肤色、风俗习惯不同的人，天天和我们接触，大可以引起丰富的灵感。热带人的风气和生活方式与温带的大异其趣，热带人的衣食住行实给我们一种特殊的观感。你看马来亚人的沙笼、亚答屋、拖鞋，单调的棕榈和椰树，临风摇曳着，三三两两的渔舟，飘浮在海面上，沙滩有小孩在拾贝壳，一阵阵微风送来了歌声琴韵，这就是我们的写作体裁。多数的乡村，总是马来人和华人杂居，日子久了他们构成的社会，自有特殊的习尚；例如异族通婚，便是最现实的小说资料，可惜我们的观点没有注意及此。

我们的言论，既很少介绍给马来人，亦未深澈了解马来文化的产物。虽则今日华巫两族的开明人士，欲打开两族人通力合作的路子，但办法既欠彻底，更没有人能作文字上的宣传。现阶段我们要做的工作首先得建立精神文化的基础，其他各种较具体的合作方法才易着手。如果两族人都竞相吸收对方文化的优点，历久必产生综合性的优秀文化。

任何人也深知马来亚是胶锡黄梨生产的旺地，但我们就忽视那些整日在树胶园，锡矿中劳苦的成千万的男女工人的情况，他们的生活并非一个

住居城市里的人所能明了的。有的人在阴暗的树胶园中，度过了一生，有时他们会碰到毒蛇和猛兽的袭击，有时青年男女，也有他们调剂生活的罗曼史，这些情景正包括了紧张与松弛，辛勤与甜美的滋味。

凡是生长在温带地区的人，在热带住上了几年，头脑虽已大起变化了，但观点总有新奇的反映；我想再过几年，到了见怪不怪的地步，我们的生活也就平淡了。所以当一般从事文化工作的朋友兴起创办一种纯马来亚化的文艺刊物——蕉风，我是找不出一点不附和的理由的。我决心把我脑海中的热思清理出一个头绪来，使它们和“蕉风”发生密切的联系，藉此能进一步认识马来亚的各方面。

马来亚的晚霞有时红得好似天边在发火，有时星加坡马路上一边下雨，一边晴着。人在赤道线旁能有凉爽的感觉，不致被热气熏死，那便使人好奇了；虽则气象学家们分析是海风调剂的原因，但我们航行海洋时，发现有些海洋却在喷射热流。

你说榴梿是奇臭的水果吗？但经过数次的尝试，你会承认它是鲜美无比，有益健康的佳果。许多没有到过南洋的人听到这些未曾亲身经历的事迹时，他们会幻想此地是一片乐土，住居乐土里的人又是何等样地飘渺。一切都待于我们的创立，让我们培植一个青翠的绿洲；那么文化沙漠的讽刺将只是过眼的云烟，当随风飘散的了。 回

－ 选自1957年2月出版散文集《集愚集》（蕉风出版社）



1975年10月7日南马文艺研究会职要在麻坡，左起前排：林过、郑易、梦平、谢又斋、年红、李晋华、梁志庆。中排：刘雅翠、刘士琪、彭初南（草兵）、林庆文、庄延波、钟赋。后排：端木虹、金叶子、艾芸、韦辛。

斗牛场中所见

❑ 玛戈



玛戈 本名许钟祜（1908－1993）诞生于中国广东省普宁县，少年南来，在新、马华校任教职，并先后担任马来亚（现马来西亚）柔佛州笨珍大同学校校长，新加坡正华学校校长及爱同学校校长多年，于1972年退休。除了毕生致力于教育工作外，对音乐、美术、旅游与写作俱有浓厚的兴趣。他于50至60年代期间，以笔名玛戈在新马华文报章发表美术评论，被誉为艺术评论家。其著作，共14本（生前出版的有13本）：南洋之美（1959）、艺术丛谈（1961）、马来亚原始民族（1961）、马来亚艺术简史（1963）、泰柬旅游漫记（1966）、泰国艺术丛谈（1967）、欧洲艺术名胜巡礼（1969）、安哥古迹（1971）、萍踪处处（1975）、中国绘画发展历程（1977）、艺术意趣（1979）、印度艺术（1981）、纽、澳、峇厘游记（1990）、谈艺随笔（1996）。

西班牙是著名斗牛的国家，早已演成风尚。牛既好斗，人更是好与牛斗。而斗牛的勇士，简直就是英雄。每逢斗牛的时候，更是疯狂了整个都会，都莫不以一睹为快。那种好斗的牛，全身棕黑，凶猛而蛮悍，加以两角奇尖而向前弯突，确是具备冲触制敌的好条件。

斗牛的风气是怎样形成的，一时倒是无从知道。不过那种牛的样相，在遗留这国家的新石器时代洞窟的壁画里，早已有成群野牛的出现，可见自远古以来，伊比亚半岛的山林之间，它们已找得繁殖的好地盘。它们天性好斗，尤其一看到红色的东西，就立即发怒而向它冲触，人们遂利用这一弱点，演出斗牛的好把戏来。但毕竟是残酷的。

斗牛场离大公园颇远，外观是一座大圆形的古式城堡，楼高四层，周边附有大小五座大门楼。楼下的大门是观众进场的出入口。内部中央是个圆形的斗牛广场，场上铺满白沙，周边环围着栅栏和露天的观座，由低而高，都是花岗石筑成的环级，分为许多组，间以通路的石级，观客就坐在环级上看斗牛。每一座位甚狭，划有界限，都依次序列书座号，观客依票上所志的号次入座；坐下来的时候，不但左右紧紧地挤着，而且两脚还是置在前排的座位上的。露天客座的顶端之处，就是两层最高的楼上厢座。全场宏伟壮观，足容数万人之谱。

堡楼之外，是临河的广场，供停车辆。我们到达的时候，那里已停满着汽车和巴士车，观众人山人海，十分拥挤。尤其是进入城堡基层的廊道

的时候，更是水泄不通。大家碰肩接踵，混在人潮当中，各找自己票号的入门处。在挤着走着的时候，我很当心走散，跟不着同行者。起初是紧跟着导游者，后来被挤开了，看不到了他，就只好紧跟着认得的一两位同行者，却又怕会认错了人。绕了一个大圈，挨过了几个通门之后，好容易才找得了入口的门路。等得找到了座位，一看，同行者都已靠在一起，这才安心地坐下了。

观众络绎不绝地进场，场里有铜乐队奏乐助兴。观座之上，到处有卖汽水及雪糕的小贩，也有卖气球者，仿佛如同节日大集会的场合，阳光斜照，更是显得缤纷热闹。

开场的时候，先走出一仪仗队伍，队中有骑披甲马者，有骑通常的鞍装马者，有步行者，分成两行，由一执仪仗者作前导，都衣古代武装，依铜乐队的节奏，徐徐绕场一周。接着喝采鼓掌之声雷动，走出一个斗牛的勇士来，向四围观众施礼毕，便安排阵势。斗牛者有好几人，主角站在场的中央，余者分散在四边，都手执一面红布，藉以逗引猛牛。两个乘披甲马者，站在场边的重要所在，都手执长矛，严阵以待。

这时候，放出一头雄赳赳的牛来，一时喝采之声四起。

起初由主角用红布逗引那牛，那牛一见红色，便猛奔过来。及至将触到的时候，斗牛者摇手一幌，幌出黑色的一面来。那牛见不到红布，又走开去了。观众又来一阵喝采。这样一逗一放，随着一阵阵的喝采之声，情况至为疯狂。那勇士却在一逗一放之间，变出各种巧妙的姿势来，博得更加热烈的喝采。

其次，就是用多人逗引的方法，使那牛冲到一边，不见了红布，又冲到另一边接续摆出的红布去。由于逗引者人多，使得那牛疲于奔命，满身温汗，气喘涎流，但还不肯罢休。当它直追不放的时候，其他者就急用红布逗它走开，而被迫者便立刻躲进就近的栅栏里去。当它冲到披甲马近处的时候，骑者使用长矛刺住它，接着又被逗开去了。……虽然以人类的智力来斗弄一头愚笨的牛，但也万分危险。在这第一场斗之中，有头披甲的马曾一度竟连人带甲地被冲倒了。那牛却还不肯干休，拼命乱触，连摇布逗他走开的一个勇士，也被触倒，更还不住地俯头触刺着他的身体，拼个你死我活，如同冤家世仇一般。一时观众情绪紧张，都为他怆惶着急。

终于在众人的抢救之下，那伤倒的勇士是被抬开了。但那牛还是通场走来走去，寻找对头，……从此由主角持剑刺斗，又不时乘机用箭剽刺牛身，弄得那牛满背着箭，鲜血淋漓，气喘力竭，似将倒毙，观众却是不停地喝

采。他们似都喜爱以残酷取乐，看了实在不忍于心。

最后，那牛已蹲下后脚不能爬起了，但勇士们还不停用红布逗引它，它虽挣扎着想再冲去，却已气尽力竭，直至倒了下去，奄奄一息，才由斗牛者的一人，用电把置其头上，把它触死。至此第一场告毕，似乎天下太平，人心大快。于是勇士们带着凯旋的英雄姿态，向观众致谢礼。接着就走出了两匹绌着拖具的骏马，从容不迫地把牛的尸体拖走，鼓掌之声又四起。……

在看斗牛之际，邻座的一个土耳其青年，一面看着，一面摇头忿怒，为那只牛抱不平。

我因和他具有同感，彼此就攀谈起来，他说，这么残忍的斗牛，有什么好呢？我以后到西班牙，真不再想看了！

我倒是这样地想着：这仿佛就如同一个具有计谋和武器的集团，在对付一个手无寸铁的乡下人，任凭乡下人的体力多大，且富有义勇气概，但有勇无谋，一入圈套，就不得不惨败牺牲。

工人们弄平了场上的白沙之后，只见第二场斗牛开始。

虽然全部的行径和第一场一模一样，观众仍是不停的喝着高采，似乎是百看不厌的一般。斗完了第二场之后，本来还有第三场的。在这时候，突然宣布一个不幸的消息，就是刚才那个伤倒的勇士，已经长辞人世。在场上的许多勇士都垂头伤心，有的流泪痛哭，于是全体肃立表示哀悼，然后宣布散场。

走到斗牛场外的时候，车辆很多，步行者也很热闹，都纷纷走散。却有一部分的观众，围站在场外等看斗牛勇士们离场，藉以一瞻其风姿，围得他们的汽车不能开行。

闹了许久，最后一队武装军人开到，前来开路，才解了围。这些好事者的崇拜“英雄”，在我看来，似觉无谓，但他们却是闹得那么起劲，真难怪此地斗牛风气是这么的盛行了。 回

- 原载于1967年8月号第178期《蕉风》月刊（《欧游印象记》第25则）

马华文学，我为你而歌！

—— 为《源头活水文学之夜》而作

❑ 孟沙

孟沙 原名林明水，1941年4月在柔佛州昔加挽出生，祖籍海南文昌县，南洋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曾任中学教师，后转入报界，担任过副编辑主任、高级编辑、地方版主任，后任主笔职。目前担任首都某学院讲师。

1977年发起组织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历任总务、秘书、2届主席和1届副主席、第3届马华文学节工委会秘书。先后用过孟沙、贺朗、林边、秦天、宇文舜、劳斯等笔名。著作有诗集《青春献歌》《四重奏》《山灵》《原本》；小说集《无辜者》《灯火阑珊处》《未婚妻》；散文集《都市人语》《流金纪事》《尘网飞絮》；评论集《马华文学杂碎》《风砂路上》《孟沙文集》等。



马华文学，我为妳而歌
长长一个世纪以前
妳随着祖先的脚步
梯山航海
历尽沧桑
来到这个终年是夏的南国
开疆辟土
扎营谋生
妳撒下的文化种子
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
落地生根

马华文学
华社坚贞的儿女
在水深火热的时代
是妳，用笔尖
捍卫民族的自尊
是妳，用正义
抗拒敌人的入侵

妳像英勇的战士
誓死奋斗
献出了理想
甚至生命

马华文学
国家忠诚的子民
七十年来，走在一条
布满荆棘的路上
倔强地面对
无情的暴雨
落寞的狂风
这一切的苦难
妳都默默忍受
为了可爱的家园
为了祖国的明天

七十年了，马华文学
妳并没有老去
妳仍然容光焕发
在妳的身上
流着炎黄子孙的血液
吸收祖国山川的滋养
妳有海一般宽阔的胸膛
永远那么亮丽年轻

妳的名字
是一团篝火
在凄风苦雨里
把温暖带给人间

妳的名字
是一棵大树
庇护着千千万万人
用妳满树的绿荫

妳的名字
是汹涌的江水
奔流不息
滋润了人们的心田

妳的名字
是血泪的结晶
像辛劳的母亲
默默谱写爱的诗篇

呵，马华文学
我愿为妳而歌
歌　妳不凋的意志
歌　妳不谢的活力
妳的生命
像日月星辰
永远永远
光辉长青

选自孟沙诗集《困城记》
（1989年11月）

我们创下了世界记录！

我们的年像长长的鞭炮
从初一燃烧到十五
据说这是族人的传统
不这么庆祝就不算过年

扰人清梦嘛，小事
空气污染嘛，没那么严重
看看一万多尺的长龙
劈利拍拉震天价响
连续轰炸十个小时
大人先生心坎里
有一份胜利的骄傲

还能够不骄傲吗？
我们的橡胶棕油锡米
早已远近驰名
现在又添一项世界记录
难怪龙的传人笑眯了眼：
只花五万元，值得！值得！

大人先生的讲话
和鞭炮一样响亮
我们的国家有福了
广场挤满黑压压人群
远方客人带着惊异的眼光
瞧一幕别开生面的活剧
口上不说心里在问：
这是哪一门子的文化？

注：柔佛州政府蛇年主办“鞭炮大会串”在元宵节燃放，鞭炮长达一万八千七百七十七呎，燃放将近十个钟头，创下世界记录！

选自孟沙诗集《困城记》
（1989年11月）

叶滴

❑ 漠北羊



漠北羊 原名陈心正，1942年5月1日生，祖籍福建永春仑山乡。现居柔佛州利民达，担任通讯记者多年，是当地知名的语文补习老师。1974年开始写现代诗，也擅写短篇小说，笔名曹岚、漠北羊、子雁等。作品收入《大马新锐诗选》（1978）、《童园牧歌》（1997）、《马华文学大系·诗集（一）》等选集。

伊士灵从新加坡回来，第二天就来看我。

“阿狗，我已经告诉过那个老板，我说你是个残废的青年，年纪大约廿五（廿八多一点），中国书读三四年，英文书也读三四年，而且讲得快快的马来语。我其实不懂你到底读多少书。他怕你偷懒，要吃不做，我向他保证你绝不是那一样的人。我说你虽然只有一条腿，但你还靠着另一条种了半亩辣椒一亩木薯，你想自力更生，你想不依赖人而过活（这是我内心的感觉）。我说你老子甚么都没有做，只会吃饭，兄弟姐妹十几个，你没有劳作，你就一定饿死。所以我说你书读不多，学问也是三几钱，除了拿锄头，你甚么甚么都不懂，甚么都没有做过（其实没有一个人想雇请我）。我求他帮帮你，我说我从小看你长大，你在平地跌了一跤，你就这样残废，就这样不能谋生，就这样要活活等死。我说我和你一如兄弟，我不愿你就这样枯在甘榜，所以我求头家多隆多隆。他很同情你，现在叫我回来问问你，读过多少书，会不会写信，然后他才能决定，我打算多几天再回去新加坡。”

我掀开一张信笺写下姓名学历，另外付加一条细之又细的备忘——我的左腿是麻痹，扶着拐杖可以一步一步走，假如再加上一只Calipers，我就可以有三份二的步行自如。但目下我没有钱，做不成那一个，所以跳着来往。我又写下我的真实年龄，注明无亲无朋，只拿锄头过二份一二份一的日子。

我递过这一张声明表，又敬他一根烟（今早卖一块O五分的辣椒钱）。

阿狗，你为甚么这样客气了。伊士灵，别那么说，我们同族的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心肠；假如你普渡得了我过这恒河，我会永远把“你”藏在心中脑中。阿狗，看你说到哪里了，我说过，你就是我的兄弟，我不愿意

看你饿死在甘榜，就一定要帮你，假如那老板不肯，我一定会向他叩头，一直叩出他的同情为止，阿狗，你耐心等下去等下去，你不能永远吃木薯，因为你是人，人就一定要吃饭。阿狗，我走了，我走了，过些日子才给你回音……

垂下头看一看自己的腿，一种吃肉菌吃后余下的一条细长的腿，任何角度望来都没有一点美感。人们看了会笑，高声大笑，而自己心里，心蒂上站着一只乌鸦鸦鸦地噪。

现在，快三十岁了，走过了的路太长，要走的又不知道哪一个方向。讲古的人都这样说，一只长大的鸟被逼出了巢去找它自己的路。我不是也得走，我鼓起最大的勇气，进了一家木厂。可是从那一个时候起，我被尊称为独脚工程师、策划师，最高贵最名贵最羞最耻的统统我有份（我不明白那是善意或恶意），但有一天我终于明白了，我只好低头提着行李滚蛋。

这以后我一直在饭锅外滚，滚过了十年，依然如故。我拿起锄替人耕种，我得三份一的收获，而我的这一份苦是人家的三份，我忍着忍着如祖父忍着结核菌吃他肺部时的痛苦……

你必须要照顾你的腿，不然越来越麻木了。

你为什么不去中国医，中国研究出一种叫石蒜的药，对后期麻痹症有七十至八十巴仙的效力。

你为什么不找个老婆，旗鼓相当的，将来才有人靠。

（我承认自己也嫌恶自己的二份一。）

伊士灵是我的同乡，他看出了我强颜欢笑下的阴影。

他说：我吃得饱你也一定吃个饱，我知道我会有这么一天，而现在他果然比以前更饱了。

他伸出了手要渡我过河，但我得自称一下自己的重量。

窗外的树叶尖凝悬着千万露滴，再一会儿，这些叶滴都无迹可寻，而我，而我……

- 选自1972年4月号第230期《蕉风》月刊

假 设

❑ 莫泽明



莫泽明 原名莫泽明，1972年生于柔佛州麻坡县，1997年毕业于马大中文系，2004年考进中国南京大学，2007年于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硕士毕业，主修中国古典小说，毕业论文：《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的价值观》。由于离不开家，只能当无业游民兼业余写作人，迟些或教补习。由中学预备班开始写作至今，已历二十三年岁月，写过诗歌、散文、小说、儿童文学、玄幻文学、评论；著有诗集：《梦在无我的城邦》。

假设语言的规范不存在
没有人会在意谁偷吃了一个或
一粒鸡蛋
一个或一粒鸡蛋
比一粒或一枚子弹小或大
一个或一粒乒乓球
比一个或一粒石头小或大
都无法干扰夜车的速度
行驶在无人的国度里
策划上京的考题

假设人只要能吃就可以不死
谁还会为生活奔波劳碌
干脆一块举臂欢呼：
走走走！吃馆子吃饭店吃街边
走走走！吃北京吃香港吃世界
管你吃什么东西
最终你还是要被吃掉
旧的被新的吃掉
声音被时间吃掉
语言被锯齿吃掉

假设权杖握在你的手中
肢解语言以翻云覆雨手
旋转学子的头颅成地球仪上的一叶海棠
信仰浩浩荡荡的时代洪流顺我者昌逆我
者亡
从丁加奴到登嘉楼
从树荫到树阴
还留下多少
仓颉
天雨粟、鬼夜哭！
假设……

规范不允许假设

－ 写于2006年3月3日 · 斜阳居

切格瓦拉说

❑ 木焱



木焱2006年前后优异作家兼诗人。原名林志远。1976年生，新山县士姑来人。宽柔中学毕业，台大化工系学士。曾担任中研院研究助理、化妆品研发人员、中学教师（古来宽柔中学分校）。记录片《在逃诗人》主角。荣获多次文学创作比赛大奖、92年度优秀青年诗人奖等。编辑过《尘诗歌》、《蕉风》等文学刊物。著有《秘密写诗》、《那些号码》、《毛毛之书》等。

“他的光辉成就并不在于取得胜利——所以胜利与否实际上并不重要——而在于将现实化为符号”

—— 福柯

让我们面对现实，让我们忠于理想，
越来越觉得走出家乡是个正确的决定。

我们为了旅行而旅行，
旅行中我们采集理想的种子。
尽管这可能很荒谬，
但真正的革命是由伟大的爱所引导。

爱慕我的人都将获得激情的种子。
当我必须讨论政治与经济问题的时候，
我会像怀念着探戈舞一样想你，
因为我仍然是一个阿根廷人，只是
我走上一条比记忆还要长的路。

我不是解放者（人们必须解放自己）。
我不知道这场革命是否能成功，
我已经看到他们正在受苦。

我并不在意死亡，只要有人能捡起
我的枪继续战斗。

这不仅仅是一种游戏。

今天在想念你的时候，我有
一阵子想依恋在你身边的伤感。
这不是登陆，倒像一次海上遇难，
在我胸口留下一个伤口的危地马拉。

开枪吧！懦夫，
你只不过杀了一个人。
人不可以因为时代的艰辛
而失去心中的柔情。

我将站在人民一边。 回

注：全篇句子是摘录《切格瓦拉语录·Che Said》。此本书籍（三联书店出版）中切格瓦拉说过的话或其书信内容，并加入少许修饰成篇。

- 原载于2007年10月25日《南洋商报·南洋文艺》副刊

在钢琴室，一个旅人

充满人性的音乐啊!
从一根根纤玉小指到旅人的耳际
这段流窜的时间与空间
连彩虹都暗下了。等待——
听着下一站的哨音
将是怎样的一个温馨开始
大力敲击。于是
那亢长如乡愁的火车
驶进了古老的月台
来往的旅人在这里驻足
踟蹰着是否该越过月台来
看你的背影
仿佛昔日斜阳下的诗人
随着一个半拍出现在人群中
鱼贯踏入拥挤的车厢
一名少年从香烟盒抽出一根香烟
火车即刻呜呜呜 响起了
　　冒出了 白烟
长长的，把每个人的心都系着
穿过疲累，越过辛劳
看到天与地与人融洽地在你身边
活彩起来，并且散成一大片□□□□
的油画

印象中就在这里下站，你
仍旧雀跃不停
因此，我必须打断你
敲敲门！ 告诉你:
“小姐，钢琴室要关了……
明天再来吧。”

隔日早晨
我乔装起旅人提起重甸甸的乡愁
撕掉票根，不想停站地
想像火车驶进琴室内
（音符曾经徘徊/ 曾经徘徊音符）的
一个 驿站

– 原载于2007年10月25日《南洋商报· 南洋文艺》副刊

秘密练习

山峦练习
在你的红颊沉酣

道路练习
在你的皱纹前行

路树练习
在你们的瞳孔开花

鸽子练习
在你们的红唇边飞扬

谁将验收

诗人还在
练习语言

– 原载于2008年7月6日《星洲日报· 文艺春秋》副刊

重点

❑ 年红



年红 马华优异文学家，本名张发，柔佛州麻坡人，生于1939年12月15日，祖籍福建省晋江县下村乡，毕业于麻坡日间师训学院（1960），另用鲁师、晋溪、易兆、夏之雷等笔名。历任巴口、加亨、东甲等多间大型华小校长职。张发已出版著作多达百余部，获奖无数，其中包括“首相敦拉萨文学奖”、“全国模范教师奖”、“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奖”、台湾“中国语文奖章”和“华文著述奖”，“英国国际文学作家奖”；以及中国“中华骄子”并荣获中国华人社团联合会总会颁予“中国学术大师荣誉证书”、美国联合文化协会（UCC）颁予“终身成就金人奖”。目前，他除担任南马文艺研究会会长、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马来西亚翻译与创作协会副会长、马来西亚儒商联谊会署理会长和教总出版主任之外，也名扬中国各省城，受聘北京《华人世界》为专家顾问、北京经世博文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委员，以及麻县发展华小工委会会务顾问等要职。

“早安，董事长。请问有什么吩咐吗？”

“秘书小姐，今晚的教育研讨会，有好几百人参加，我的开幕词准备好了吗？”

“现在，正由电脑打字处理，待一会儿会交给你过目。”

“一定要把青少年的问题提出，并且得把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沦丧，人心不古的问题列为重点。我得好好提醒教育界人士，负起他们的责任！”

“这些都写进话稿里了，董事长。”

“现在的青少年也太不自爱了，年纪轻轻就搞性爱，逛风月场所，游手好闲……对了，上个月，电子游戏机的收入怎么样？”

“营业主任说，差了点儿。可能是警方突击吧。听说，抓了不少个不足龄的少年。”

“别惹我的麻烦，叫营业主任一定要设法解决！千万别让执照给吊销了。”

“待一会儿，我就转告营业主任，董事长。”

“酒廊的生意，收入有提高吗？”

“李经理说，自从聘请了‘毛毛歌后’演出，生意一直都很不错。他做了另一项计划书，建议从泰国聘请‘人妖歌舞团’来表演，不知

董事长看了没有？”

“不必看了。告诉他，只要能吸引酒客，就照着办吧。哦，对了，新开张迪斯歌舞厅，反应怎样？”

“很不错。不过，听林经理说，有些姑爷仔、皮条客混了进来。”

“只要他们付钱，管他什么人！记得转告林经理，租金、布置费、设备、员工……花的钱实在不少，一定要确保盈利数字不下降！不妨在一些年轻人出入的地方，张贴些海报，并在青少年杂志上打打广告！哦，想起来了，那录影公司的事，怎么样了？”

“已经托人去解决。只不过，听说已入了案……”

“什么，入了案？太不像话了！要是上了法庭，那些没删剪的色情带，怎个脱罪呢？唉！一定要录影公司经理负责，干净利落地解决这件事。哼！”

“还有什么事儿吗？董事长。”

“赶快去看看，电脑打字好了没有，这是一场多么重要的教育研讨会呀，我能不好好地作个准备，好把开幕词讲得生动感人吗？”

“是，董事长。”

－原载于1994年6月8日《南洋商报·文艺》副刊

极短篇3则

鼻子

每一回照镜子，他都会欣赏一下自个儿的鼻子。皮面光滑，挺直而无粉刺，模样儿就像他所崇拜的天王歌星。

“东方人难得有这么好看的鼻子。”

他总爱对着镜子自得地笑着，视线却一直瞪在鼻子上。

每一回他走出家门，经过那条花朵盛开的小径，他都会不停地打着喷嚏！然后，鼻涕直流。……

“鼻骨歪曲，有敏感症，如服药，可治标，动手术，可能治本。”

他把鼻涕擦了又擦，把鼻头都擦红了！

江湖奇士

他熟练地用掌往米包的布角一抓，用力一拉，然后把米包从卡车上翻压在肩膀上，轻快地把米包背进米店。立定，一耸肩，便把米包正确无误地叠在米包堆上。……

他在这间父传米店工作，少说也有三四十年了；而他背米包的日子，也有三四十年。

他走近卡车时，蓦地闪出三条大汉。他认出其中一个是昨天来收保护费的。

“已经说清楚了，不给！”

三人一听，立刻围了上来，其中一个猛地发拳，朝他胸部打来。他熟练地用掌一抓，用力一拉，一摔！那人竟跌个四脚朝天。

另外两个看得愣住了。半晌，才上前扶起同党。

“老大，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们走吧！”

他怒目送走了那三人，然后继续搬动米包。……

午夜，他被电话铃声吵醒了。

“你能收我为徒吗？我真的想学武功！”

他狠狠地把电话盖上，哼了一声“无聊”，便又躺下。他必须早睡早起，明天还有一卡车的米包要搬动哩！

阅报者

他一版一版地翻阅着日报，神情淡静。

印尼暴民攻击华人区！

马币继续下滑！

千人示威高呼改革！

综合指数狂泻三十点！

枪匪劫金融公司二十万……

他看了看美女的图片，又读了“伟哥”的最新消息，仍然神情淡静。当他读到一则肉鸡即将涨价时，他的脸色却变了，口中不禁骂了一声：

“岂有此理！”

- 原载于1999年12月《马华作家》（10）

花卉图谱

—— 妳的娇颜软语，永驻我心

❑ 潘雨桐



潘雨桐 70年代末期马华杰出小说作家，本名潘贵昌，1937年生于森美兰文丁（祖籍广东梅县）。早在1954年时，他便以凌紫的笔名开始投稿了。1957年毕业于新加坡中正中学之后，留学台湾和美国，获得台湾国立中兴大学农学士、美国奥克拉玛州立大学遗传育种学博士，受聘于台湾任国立中兴大学园艺系暨研究所副教授（1972～1974）。多年前，应聘到笨珍龟咯某大园丘担任专业性高职至今。1981年以短篇《乡关》参加台湾联合报小说比赛获奖；1982年9月又以小说《烟锁重楼》荣获联合报中篇小说奖；于1993年11月和1995年11月先后获颁星洲日报第3届和第4届花踪文学奖马华小说推荐奖。1987年在台湾出版小说集《因风飞过蔷薇》，1989年6月杪出版第2部小说集《昨夜星辰》；1996和1998年著有小说集《静水大雪》、《野店》等。

牵牛花

学名：Ipomoea Nil, Roth

科名：旋花科

牵牛花又称朝颜。栽培种花大，叶与花变化多。原产中国南部，亦有谓南美洲。花色有鲜蓝，鲜蓝带粉质白条；红，鲜红，具白色宽边，纯白。

谣言就是那样传开去的
有人从山里归来
带回了青绿竹
一根一根的
对你筑起了藩篱

你没一句怨言
　默默，背起行囊
还有那莹亮的紫喇叭
开始你浪迹天涯的旅程
走过故乡的小路
坐看边城的夕阳
你吟吟嘻笑，夜里
有时候也幽幽哭泣

你总是最易梦中惊醒
濛濛亮天里梳洗朝颜
虽然夜露侵凉了妆台
但你揽了红日，当作明镜
展颜回眸
玉手一挥
藩篱上竟闹出了千百个春天 回

三色堇

学名: Viola tricolor, L. var hortenris, DC
科名: 堇菜科

三色堇也叫游蝶花，阳蝶花，人面花，猫儿脸。原产欧洲山地，栽培始自1629年，当时花色有白，黄，紫三色。而今品系繁多，每一系统有若干品种，花色有些可井然划分，有些混什难辨。

你纤纤十指轻舒
那一段虹彩
就在你指间回绕
你款款芳踪到处
那一山的枫红
都飘落你肩头
你是多情的女奴
往日，在北国
你已被放逐
放逐在天际的雪地
而你却舞了起来
犹如巫师的祭礼
歃血，起誓咒，风如语

风打从江南来
你也来到了江南
依然情多
依然翩翩起舞
白的黄的紫蓝的
彩衣舞鞋岂止三色?

你脉脉的眼波一转
绛唇乍启，问春风
为何情关不叩?

马樱丹

学名: Lantana Camara, Linn
科名: 马鞭草科

常绿灌木，被粗毛，有特殊气味，花冠初是黄色，淡红及紫红，后转为橙或深红色。

你是巾帼英豪
一马当先，率领群雄
返身掷出你护身的长枪
而那一朵红缨花
猝然飞脱，穿过历史的重帷

俏立风中
你也想过重披战袍
在漠漠的风沙里
煮酒狂歌
到了月落星沉
呼啸而起
冲出碉堡越过天疆
而这时候
你却把红缨花扣上发鬓
轻倚妆台
侧左侧右，那刚描好的眉呵
浓了? 淡了?

注：所有说明，均摘自《农业要览》。台湾省政府农林厅编印。

- 原载于1983年6月29日《南洋商报·读者文艺》副刊

发亮的黑皮鞋

❑ 佩韦

佩韦 原名黄秀坤，笔名佩韦，1947年生于峇株巴辖县。1984年开始投稿。曾获1985年全国散文赛冠军、1986年全国关怀儿女运动征文赛冠军、1988年全国童诗公开组冠军、1991年全国嘉应散文赛优秀奖、1992年全国绿禾奖散文赛优秀奖等。

她是马华峇株区会文化局主任。1999年在柔佛苏丹华诞封赐勋衔中，受封PIS有功勋衔。2001年4月出版散文集《回忆拷贝》。作品收入在合集《阳光·空气·雨水》《异乡梦里的手》《旧情绵绵》《一般风物》《兰艾集》《耕》《柔莲》、《马华文学大系·诗歌（二）》等。



庆祝50周年纪念特刊《风雨同路》的主编。马华峇株区会副秘书及区会

小时候家境清贫，想要拥有一双真正属于自己的鞋子还真不容易。由于排行最小，总得要穿姐姐们再也穿不下的旧鞋，连一年一度的新年也仅能引颈翘盼。有时竟不知不觉倘佯在自己幻想之中，骗骗自己高兴。新年似乎没有了迎新的喜悦，脑袋里涌现的尽是那些永远穿不完的旧鞋。老土老土的款式早就过时了，近乎磨平的鞋底走在雨天泥泞的红泥路上，不禁滑溜溜的，一不小心准跌个四脚朝天。鞋面已失却了原有的光泽，不起眼还略带像深藏心中的无限青涩，穿在脚上宽松中显得十分不切贴，一点也没有脚踏实地的感觉。

几时我也能拥有一双以自己的脚去配合的新鞋呢？眼看床底下的旧鞋，去了又来，来来去去怎么也穿不完，我真的好失望好失望！

经过鞋店时，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看看陈列在橱窗里的鞋，款式多姿多采、颜色缤纷灿烂，单看鞋的表面，有平头的、圆头的、尖头的、椭圆头的、或大或小、或高跟或平底，都相竞地挤进你的瞳孔里。看得心花朵朵开，接着眼睛不免有点潮湿，总不能一直在鞋店留连，售货员随侍左右，眼光跟着你的脚步在逡巡。一句买不买鞋？非把你从梦中惊醒不可！摸摸口袋，空空如也，我只是来看鞋的，看看而已。

在许多类型的鞋子当中，我看中了那双发亮的黑皮鞋，圆头平底横带还扣了个夹，朴实大方，精美耐用。那又怎样？我仅能看了又看，摸了再摸，标明不二价的九元九角，不停地盘旋在脑海中，动用大小脑想了老半

天，还是个遥不可及的梦。售货员凶巴巴的眼睛向我作斜睇的时候，白眼正充斥着满是黑斑的脸蛋，使那些最令女人厌恶的黑斑显得更耀眼。我只好耸耸肩叹口气，无可奈何匆匆走出店外。眺望落地玻璃窗，反映出顾影自怜的落寞，再次回眸，黑皮鞋黑得发亮，亮亮地拴在模式上，那价钱的标签依然躺在鞋里，是谁都改变不了的事实。此外，思想仿佛端端正正停留在那个数目的定点上，浑然忘了自己。直到一个穿着入时的女郎飘着香，从我身边擦肩而过，咯咯咯的高跟鞋踩在石灰长廊上格外响！惊起一阵优美的旋律，优美的旋律是温馨的跫音，我仅能怯怯地踟蹰在走廊一角，视线追得比高跟鞋的步伐还快。

收拾起羡慕的心情，往回家的路上走，老土的旧鞋踩得尽是些毫无声息的失落。心想人活着，梦想不能没有，但是如何使梦想逐步实现，本身需要更多的工夫与毅力。我激励自己，要买新鞋，必须有自己的额外收入，哪怕是一分一毫，累积起来，总有一天黑皮鞋是属于我的。

于是，在假期里替邻居采咖啡子，一天三毛钱工资，只要做足一个月零三天，就能凑够九元九角了。那双发亮的黑皮鞋就可以亮晶晶地穿在自己的脚上了。假期在忙忙碌碌中度过，九元九角也在血汗挥撒下凝结了梦想的成真。这回走进鞋店不用畏畏缩缩而是大大方方地指着那双发亮的黑皮鞋，以自己的脚试穿尺码符合的新鞋，兴奋中还携带一点点紧张，笑中带泪，眼眶噙满泪水就是不让它掉下来。

黑皮鞋几经困难重重，好不容易才将它请回家，如果只让黑皮鞋挤在床底下与那堆旧鞋为伍，虽可傲视群鞋，领尽风骚。然而想到曝晒在烈日下，熬煎在风雨中采摘咖啡子，何等艰辛，有时还得被红蚂蚁咬到浑身痒，这艰辛的默默付出，仅是为了买双新鞋扔在床底下，待睡觉前拿来把玩摩挲一番就满足了？倘若这样，岂不是对不起自己的双脚？

穷家小孩难得出门，盼望穿新鞋炫耀一下都没机会，对着发亮的黑皮鞋不禁发愁起来，原有的兴高采烈而今却枯成了一株缺乏水份的小树，逐步僵化了。辛辛苦苦才买回来的黑皮鞋的的确确是属于自己的，却要他像压熄了的烟蒂，扭曲地躺在冷冷的玻璃烟灰缸里。也许假以时日，黑皮鞋不再发亮，将渐渐退化为陈旧的画面，只能钉死在记忆的屏风上罢了。无论如何，我要让黑皮鞋亮亮相，我要全村的小朋友都往我脚上投一份惊异的眼光，给予黑皮鞋一阵欢呼。对了，穿着去上学，准把同学们羡慕死了。

穿着黑皮鞋，配了双白袜子，黑白相间蛮出色。只是发亮的黑皮鞋使我的校服、书包黯然失色！走在浮脚楼的教室，木板都在抗议，声音特别

响，引来许多好奇与妒忌，我非常得意新鞋子带给我这份荣耀。放学了，同学们都争先恐后地一窝蜂涌出教室，我担心黑皮鞋被踩着，紧跟在老师背后走。

咯咯咯的皮鞋声响，老师回头望着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也没称赞我的黑皮鞋漂亮。倒是亲切的笑容不见了，凶巴巴地说："谁叫你穿黑皮鞋来学校？明天起不准穿！标新立异！"当时词汇认识有限，根本不明白标新立异的含意，但是从老师的表情中知道这绝对不是一句赞美的话。咬紧牙、寒着脸、闭着嘴角没有一丝笑意地向老师点点头，从此黑皮鞋就在校园里销声匿迹了。

第一次穿黑鞋上学也是最后的一次。往后我把它擦得更亮，没机会穿，嗅嗅它的牛皮味总可以吧？就这样与黑皮鞋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可岁月却是无情的，双脚不听使唤地在成长，再也穿不下了。崭新的黑皮鞋仅是板床底下的装饰品，久了，牛皮味也不怎么浓了，觉得惋惜也觉得浪费，想不到梦寐以求的黑皮鞋不是踩踏道路的工具，而是装了满满的童年往事。回

－选自2001年散文集《回忆拷贝》



2005年2月14日在新山彩虹出版社，右起：佩韦、舒颖、梁志庆、沈钧积、邱名崑、张发、爱薇、灵子、李寿章、高秀（丘量栋摄）。

130年

❑彭世灼



彭世灼 本名彭世灼。1948年出生在柔佛州边佳兰，祖籍广东丰顺；1952年移居星洲。他热心从事文艺活动，于1971年所编的文艺书刊《贝叶》第5期，由南洋大学佛学会出版。考获南洋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荣誉文学士及文学硕士学位，专修明末清初诗论。担任过警长及大学助教，曾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执行秘书。喜欢创作新诗及微型小说。用过商彤、庚桑楚、依然等笔名。2004年出版《千山情》，并著有散文集《杨柳依依》（2000年4月）。

上周新加坡丰顺会馆庆祝成立130周年，出版了一本内容丰富的纪念刊。主编是作家田流。

130年是短暂还是漫长，必须对比来看。中华文化五千年，130年不过瞬间。国土辽阔，武功高强，让世代人认识“弯弓射大雕”无穷威力的王朝——元朝，也不过97年。

但对开埠不过一个半世纪的新加坡，130年是漫长的，漫长到几乎与新加坡开埠“同步”。

换言之，在新加坡海岛的白沙荒滩还时见狮子踪迹的年代，我们的祖先，广东省丰顺县的老乡们已经南来垦荒。虽有浪漫的蕉风椰雨，但毕竟筚路蓝缕。筚路指柴车，蓝缕指破衣，这是我们先辈创业艰辛生活的真实写照。

纪念刊内有早年古朴的会所与宗祠，有苍老的董事会合影，会员的活动旧照多姿多彩，还有细腻的文字记录，留下牵动人心的斑斑身影，可资追溯回忆，饮水思源。这是仅存的史料，弥足珍贵。将来丰顺县计划出版新的县志，如果内容包括海外乡人的信息与踪迹，这是难得的参考。

说到海外乡人，值得一提的是，久已听闻泰国首相达信祖籍是客家，翻阅这本纪念刊才惊喜地知晓他原来是同乡，丰顺人。纪念刊中还有他尊贵的献词。

对先辈的岛国开枝散叶后落地生根的下代人，这本纪念刊广泛登载了丰顺县的名胜风光、街坊小镇，不少是同乡人摄影家长浪辉的杰作，让我们认识到家乡山地多，良田少，当年为了生活，所以远走他乡。今天旧貌换新颜，在特刊中我们看到许多崭新的建设，充分利用险峰瀑布、地下温

泉，丰富的土特产品，还有热情柔顺的民风，全面开展旅游事业，气势如虹，虔诚似锦。

在新加坡超过百年的宗乡社团并不多见，而能够秉承立会宗旨，积极参与社会福利，教育慈善事业，从未间断，同时也关注引进新血，培育接班人的，更屈指可数。

130年来，丰顺会馆一点一滴，本分地，静静地做了。中华文化素养的一向讲究韬光养晦，少作张扬。这是丰顺人的本性，也是丰顺人努力的方向。 回

- 原载于2003年4月上旬新加坡《联合早报》

归鸟

暮霭渐渐收拢
篱外草丛
静寂
一棵老枯树高高拔起
残枝划空而过
像是在追寻鸟的
踪迹

点点低飞的鸟
归家路上
向幽沉的园林深处
匆匆飞去
晚凉中这幕情景
不多时
也随着暮霭收拢了 回

（1976年云南园文学院前一个黄昏）
- 原载于2003年3月《新加坡文艺》第81期

以人头赌三码女装布料

❑ 彭质斐



彭质斐 南马文教与新闻界人士。本名彭质斐，1925年12月20日在柔佛州居銮出生。原籍广东惠扬。从6岁至10岁随母居住在香港受启蒙教育，后返马在拉央拉央和居銮念书；靠自修通晓多种语文。1950年进入吉隆坡马来亚广播电台（分台）服务，后升任为华校广播组主任（1964～66），和新山广播分台主任（1967～80）。1980年杪退休后，在星洲日报新山办事处广告部任职。战后，曾用公孙、锡米佬、简少波、庞炽辉等笔名在联邦日报、星期六周刊等报刊投稿。80年代常在新明日报和星洲日报的地方新闻版发表游记及生活报道文章。1995年12月出版《广播生涯卅年》，全书555页。

在“敌忾同仇”的口号下，参加抗日工作的，都是受华文教育的老师、书记、学生为多。还有一项是日本经济的致命伤，那就是抵制日货，不买和不卖日本货品，赞成英政府不把树胶卖给日本。

不过当中也有一些华侨是在商言商，你有你抵制日货，我有我买卖日货。结果他们却受到公愤，将臭粪和油漆倒在他们的招牌上，和日货品上，甚至放火纵烧日货。所以这种爱国的行为，激怒了日军，导致在南侵胜利，占领了新马之后，便大开杀戒，屠杀无辜的华侨了！

日军占领了马来半岛之后，军政部则在新马各地促使华侨成立“华侨协会”，目的是“以华制华”，协助日军进行治安事务，促使各商店恢复营业，组织“自警团”睦邻计划，代招募警察、兵补（陆军后备队）、义勇军（防卫本地区），招募工人到印度及泰国、缅甸边境，去筑死亡铁路，成立保甲户口制度（每十家为一甲，选出甲长一人，而每十甲则为一保，由十甲长中，选出一位保长）。并成立“娱乐场”，内有赌摊，字花厂，歌台及地方戏戏台等，表面上看来，是歌舞升平，国泰民安，暗地里却到处逮捕“抗日份子”，夜间则灯火管制，只能点小灯，甚至宵禁！凡是英、华、巫、印语文学校皆一律停学，改为“日本语学校”。电影戏院禁映英语片，改放映日语片及华语片。所有商店招牌，必须加上日本文。人民也领取“良民证”（身份证），不过无照片。至于白米、白糖、食油、药物等，均称为统制品，人民必须排长龙阵，到“物资配给所”去购买。

当年，我便在一间洋货布匹店当店员兼财库（做账员），起初货品和布匹都很充足，不过半年后，货源逐渐缺少，皮鞋、布鞋、化妆品，都一一卖完，布匹方面，便一块块的剪下来，挂在玻璃柜里，每块3码长，足够

做一套女装衫裤的料子。

有一天，有一位日本军官人店购买布料，我告诉他说每块布料是3码（9英尺），足够做一套女装衫裤。他却说“这块布哪里足够3码，试量给我看，如果不够的话，你的人头必定落地！”说罢，左手按着刀鞘，右手把长剑拖出一半，我当时被吓得魂不附体！表面上装作镇定，其实在量布时双手微发抖，幸好刚刚3码，不多也不少。那位军官把长剑收入刀鞘，命我把布包好，付了钱便离开了。当时店里有3位同事都替我捏了一大把冷汗，幸亏人头没有落地！

☆ ☆ ☆

在日治时代的第二年（1943年），军政部招募兵补，凡是年龄在18岁到40岁者，都必须应征。话虽如此，反应非常差劲，只有少数巫人和印度人去应征。因为华人是“好男不当兵”，何况去当日本兵的炮灰！军政部大发雷霆，下令华侨协会按照保甲之制度下的人口分配，强“拉夫”，当时我是住在居銮淘沙路，我们那区被派到5人，前往甲长家里去抽签。在抽签时，只要一名而已。我们这5位适龄青年的家长，也出席观礼。结果抽到一位寡妇的长子，她看到自己的长子被抽中，竟然放声大哭并埋怨苍天，何以不公平，此事竟临到她身上！凡是出席的人，都替她流下同情之泪。这位长子，明天到华侨协会报到，然后跟其他地区被抽中的青年，一起被送到军营受军事训练。在日本投降后，仍未看见那些被“拉夫”的兵补们，可能在太平洋岛上阵亡了！

我最后一次出席去抽签，如果被抽中的话是要被派到缅甸或泰国边境去当筑死亡铁路的苦工！其中一位被抽中，我和其他三位都庆幸抽到白纸。战后一些脱险返国的侥幸者说：被派到泰国或缅甸边境去当苦工的有年轻人、中年人，也有印度人和其他种族以及被俘虏的英、澳、印度兵等。

由于粮食和药品缺乏，又加上气候转变和水土不服，竟然患上痾痢和蚊症，死亡人数日益增加，真是九死一生！

我曾经问过先父：万一不幸我被抽中，是否要向当局报到？先父早已“胸有成竹”的说：“你三次去抽签之前，我早已与本地区的‘民运’商讨过，万一被抽中，当晚漏夜与‘民运’人员逃入森林，投奔抗日军，总比‘为虎作伥’以及‘附敌’好得多了。”

〔按〕日治时代的抗日军，号称为“马来亚抗日军”是由下列4种人士组成：（一）战前的马共人员。（二）因家属受日本迫害之人员。（三）日军欲逮捕的所谓”抗日份子“。（四）不愿做亡国奴者。

我在日治期间三年零八个月里，所遭遇经验，可以说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然而，这些苦难的往事，使我永远难忘！

－原载于1996年9月7日《星洲日报·星云》副刊

瓜香

❑彭志伦



彭志伦 本名彭志伦，祖籍中国广东省丰顺县田坑村。1948年出生于贫苦之家。在江加埔某辅某小学受教育。1962年至1967年在新山宽柔中学就读。1972年毕业于台湾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1973年返母校宽柔中学执教至今（2007）35年。曾担任文史教师、图书馆主任、校长室中文秘书、教务主任、副校长等职。2001年担任校长至今。自中学时期起就常投稿，笔名龙翔等。1997年7月至1998年6月曾在《南洋商报·柔佛版地方评论》以墨雪的笔名写专栏。也曾参加国内外征文赛，多次获得大奖。

每一个做学生的都希望老师多跟他们接触，多关心他们，不论在学习上或是日常生活起居方面。也由于老师多主动接触学生的关系，学生也就喜欢找老师聊聊，请教些学习或个人生活上的问题，这样一来，无形中师生之间的良好关系便建立起来了，对老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以及师生感情方面的培养，肯定会有很大的裨益，这是我多年教学生活经验的感受。

·学生当起小老师

记得十二年前我还在上高二、三的华文课时，有一班我除了教华文还兼任班主任，连续两年上他们的课。这班同学很好学，上课时常问问题，我也鼓励他们发问，讨论的气氛很热烈，这是一个可喜的好现象。

开始教了几个月，我觉得这样还不够，应该把他们同学组织起来，就把班上分成七、八组，每组六、七位同学轮流负责讲一篇课文（还是文言文呢！），同学们欣然接受，似模似样的当起小老师来了。有的负责课文生字注音及词义解释，有的负责课文大意及作者介绍，有的负责课文评论及分析，搞得蛮像样的。当然同学们在准备课文的时候会碰到一些难题，比方说找什么工具书啦、参考书啦或翻译书啦等等的问题，我都会提供意见或书名，让他们自己去图书馆找或到外头书店购买。

课文讲完了，同学们大家讨论，发表意见，有时往往因为一个词语解释欠妥或一句翻译有问题，争得脸红耳赤，出现“火爆”的场面。最后，由我这位“和事佬”综合、归纳同学们的意见，加上我个人的分析、解释，将课文重点式的再提一遍，让同学们有更清楚、深刻的印象。这种集体讨

论方式的上课虽然花了不少时间，有时还在学期末大考前匆忙把课文赶完，但看到同学们那种认真学习的劲儿，热烈讨论问题或争辩的情景，我也感到欣慰。迄今十余年过去了，其中几位能言善辩的同学，我还一一叫得出他们的名字!

· 成立文艺小组

由于课文教学的启示，随后华文课外读物（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为主），我也是采用分组讨论的方式进行，发觉效果良好，同学们都有兴趣阅读。也许教的是文商班的关系，有不少的同学对新文学也很有兴趣，他们建议不如由我引导，组织一个文艺小组来阅读或欣赏现代文学作品，至于找谁的作品就由我去挑选。

我看他们蛮认真的样子，就定下每周一次的自由集会，在学校“东楼”二楼的课室，时间是下午二时左右，参加同学约八、九人，男女生都有，我们用课堂上讨论的方式进行。这种集会前后有一年的时光，谈论的作品大都以小说及散文为主，比如余光中、杨牧、司马中原及温任平的作品我们也谈论过，为了鼓励同学们创作的兴趣和热忱，也叫他们把自己写的文章（非课堂的作文）拿来集会上谈论，交换创作经验、心得。

我们不谈什么文学主义、潮流或是派系，只是随心所欲的谈谈作品的优缺点，抒发一下自己对文艺的感想和看法，不拘一格，几乎无所不谈。我不晓得他们这几位同学获益多少，不过，为了激励他们多阅读近代文学作品，我确实选了一些佳作，油印后发给他们赏读。

· 拉近彼此距离

这两年的教学生活，由于同学们多跟我接触的关系，当然会比较了解我的教学方式和为人，彼此之间的距离就拉近了很多，不再觉得老师是那么严肃可怕。

其实，这两年的日子里，我自己也学到不少东西，比如说在课文研讨中，同学们谈论的话题或问题，大都在自己的料想之中，要回答或评析也不难，可是，有时候同学们的问题古怪到不是你事先所能意想不到的，这时候可就要费脑筋思考了，有些问题还要在事后翻了工具书或参考书之后，才能回答得清楚呢!

可能是我教了他们两年华文及做了一年班主任的关系吧，同学们在“耳濡目染”下熏陶出来的文艺气息也较他班浓厚些。在他们高中毕业后，

班上竟有四、五人赴台湾深造时是选念中国文学系的，而且在大学里除了书读得好，在文艺创作方面也表现不俗，在多次的大专院校“征文比赛”中，获得优异的成绩。而今，他们大都早已学成返国，投身在报界、文教界、出版界及社团活动行列中，搞得有声有色。

说实在的，在我执教的十多年来，教过无数的班级和许许多多的学生，让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是他们这一班，在师生感情方面也最接近。

在他们高中毕业离校后，有的跟我通讯，有的还从老远的台湾把书寄赠给我阅读。虽然现在他们已离开母校十余年了，但一到华人新年仍会到我住家来拜年、问安的，也还是他们这一班的同学居多！有时聊天，他们还会问起我：

“老师，你还记得高二时你讲过一句最可爱的话吗？”

“什么话？”老实说，我真的是记不起来了。

“有一次上课时，你说我们的试卷最好写得整洁，方便老师改，也方便老师算分……”已经是一个孩子妈妈的秀媚，含笑说道。

“对呀，本来就是这样……”

“可是，你知道我们怎么说吗？”秀媚眨一下眼睛，有点调皮好玩的说。

“怎么说？”

“方便老师您扣分！老师你听了也应道：‘是呀！’”

我们听了，大家都相视的笑了起来！ 回

－原载于1990年12月号《中学生》



左起：颜光辉、李元瑾博士、彭志伦（龙翔）校长、柯思仁。
（原载2004年3月3日《星洲日报·大柔佛》版）

风暴

❑ 普洛



普洛 本名郑德松，1923年3月17日在广东潮安出生；1939年秋，南来马来亚柔佛州新山。1940年就读新加坡中正中学，后于1941年初转学于雪兰莪州加影华侨中学，班主任是周心默。到校不久，郑氏主持一份油印文艺刊物《椰风》；可惜在同年秋天，又被迫离开加影。大约是9月间，他返回新山，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陆续有写诗，主要是发表于《狮声》副刊，笔名普洛、哥江等。1941年写得最勤。日军投降后，于1945年9月，普洛在新山负责《新民报》（周刊）编辑；至年杪，该报改为《新柔佛报》，他即离去。1948年杪，他离开新马，后在汕头从事文教工作，长期担任中学副校长。

80年代中期，偶尔有诗文在新加坡报刊发表。不幸于1990年5月3日辞世。

等待着的
黑色的风暴……
这些苦难，这些磨折，
都将是为了我
坚强我的反抗念头而来的。

普希金，莱芒托夫，
玛耶可夫斯基，
都渡过风暴而来的，
也让我驾着生命小舟，
去迎风暴的前啸，
摇动利刃般的船桨，
前进在风暴的波浪中。

宇宙
充塞着风暴
风暴的浪头像山峰涌起；
千万只生命的小舟，
在里面追逐着光明与自由。

风暴，
光耀我性命的利器
历史老人从你的身上走过。
人类，
到自由的草原，
到露西亚境，
都必须去访问你。

风暴，
带着锋锐的斧头和凿子来吧
比洪水来得更无情些吧！
比炸弹毁坍房屋更残酷些吧。 回

－ 原载于1941年9月25日《南洋商报·狮声》副刊

明天

❑ 漂青



漂青 原名张清广，是20世纪30年代末期至40年代初期的散文家。于1921年11月26日出生在柔北昔加挽的巫罗佳什（祖籍广东潮安诗阳），在当地受完小学教育。14岁（1935）那年前往中国厦门集美中学就读初中。才念完高中一年级，便因厦门面临沦陷的危机而辍学，返回马来半岛，时为1938年。后到加影华侨中学念完高中和师范班。战后移居新山，大约1946年曾主编文艺杂志《赤道文阵》，在新山印行，仅出版一期而已。笔名：漂青、飘金、高梦、竞浪、夏郎等，作品多系散文和新诗。小说创作则极少。战后，常用一秀、丁湮等笔名。他在新山淡杯和宽柔二小长校逾30年，1978年荣休。1997年12月31日辞世，遗著有《风雨曲》（2005）。

只是一片漂浮在海上的枯叶，又载我走了，不知我要流到什么地方？

天上的星星，夜里，是在为我闪着不自然的眼而淌出伤感的泪水吧！

浮浪人是没有什么可留恋的，就算有，是热带的年青女郎吗？不，是共同一起苦难着的兄弟呵！谁不是滴着点点鲜血，为的是一个崇高的目标。

然而，我又被载走了，在这南国雨季的日子里。我不知道，哪个地方，天涯？海角？才肯允我歇息了双足？

春天就来了，可是，我又看见了为追求春天的兄弟，一个个碰上了不幸的遭遇。我带上两颗悲惨的泪，一颗创伤的心，做起浮浪人来。多少时日了，我还没被降临那不幸的遭遇。然而，我是不会忘了我的崇高的目标呵！

昨天，海在对我笑，兄弟们在为我祝福。

今天，对着椰林，对着旅人树，说一声再会。

然而，明天呢？……

被奴役惯了的奴隶，不知奴隶的苦痛，甚至还在不断的奴役着自己，只会叹息命运，说声天注定，什么就都丢向宇宙之外。但，这是命运？这是天注定吗？

可是，事实出现在眼前，半殖民地的古老民族不是早已在翻身着？谁都会狂笑、喜跃的，除非你是永远奴役着你自己。

我呵！爱着这翻身的日子。许多共苦难的兄弟们，为着早日达到新生，早日救活那逝去的光芒而遭遇了不幸。然而，明天呵！不是这样了吧！

我爱春天，我追求春天。冬天要逝去了，春天不是已在开始降临了吗？为了兄弟们留下来的未完成的血路，我走，我要走，不停息的走。所以，只这么一片漂浮在海上的叶儿，我要走，不停息的走。所以，只这么一片漂浮在海上的叶儿，我又被载走了。我走的是壮阔的血路呵！我不曾打过一次寒噤。然而，明天，我的浮浪人的足迹，会突然停了下来吗？也许，走到了那个地方，停下来而倒在血泊里了。我甘愿，我会笑哪，我对得起翻身的古老民族，我对得起受难的兄弟，我尽了一生的责任，我洗刷了奴隶的耻羞。然而，明天，就让我这么在血泊中死去吧！我从不曾后悔的。

呵！我爱“明天”这日子哪！明天呀！……

可是今夜，天上的星星，你们在为我淌下悲感伤惜的泪吗？

哈哈……

回

- 原载于1941年1月14日《狮声》副刊



1999年4月14日在新山广场，左起：谢联源、黄贤强、安焕然、林金定、胡兴荣、马岱、黄文斌、许文荣。

故园风霜后

❑ 谦成



谦成 原名张谦成。男，教师。1970年出生于柔佛东甲。毕业于新山天猛公依布拉欣师训学院。现就读于丹绒马林师大科学系三年级。主修：生物。

张君擅写小说，取材内容及主题等，都有不俗的表现，乃柔华小说群中颇具潜质的优异作者之一。例如他发表在《文艺春秋》副刊的〈老房子〉、〈伤城记〉及〈樊笼〉等均是短篇佳作。

再回来时，一切已成定局。

甫踏上武吉不兰律熟悉的土地，母亲哭了！像一个迷路后被大人寻回带返家园的孩子一样，呜呜咽咽地哭得涕泪交流，似乎悲不自胜；又仿佛历劫之后，流着那种惊魂甫定的泪水，分不出究竟喜悦，抑或悲伤。

劫后的养猪场满地疮痍，毁猪行动以后，所有感染脑炎病毒的猪只已尽数被歼灭，空气中泛着一股暧昧的气息，除了猪粪特有的臭气，还夹着淡淡的血腥味，以及一种霉烂腐败的尸臭味道。可以想像他们多年的心血是如何在轰隆隆的枪火声中化为齑粉，只剩下空气中残留的一点气味。他仿佛看见猪只中枪倒地的时，嚎叫抽搐着死去的模样。

在养猪场内巡视一圈，他险些作呕。奇怪！更脏更令人反胃的情形他都能处之泰然；这百数十日的天各一方之后，养猪场给他的感觉是如此迥异而陌生，就连他自己也觉得诧异。

像武吉不兰律这曾经一度人去楼空的村子一样，空置的养猪场一片暮气沉沉。不知就里的人，很难想像这里随便一家，就曾经饲养着数以千计的生猪呢！

午后的天气酷热依旧，是典型的赤道炎热气候。但他有一种遍体发毛的冷飕寒意，仿佛身处北国的风霜之地。爬在鼻端眉梢与前胸后背的热汗似乎在提醒他仍处在半岛暑热的大太阳底下。

与家人说了一声，他顶着火热的太阳，一路穿街过巷。虽然，许多家庭已经重返家园，但一切经已不同。经过日本脑炎和新病毒的无情侵袭荼毒之后，武吉不兰律已不复昔日的繁华面貌。触目所及，是一片萧条，仿佛昨日芳华正茂，风姿绰约的绝色佳人，如今已是饱经蹂躏、历尽沧桑。鸡皮鹤发的迟暮红颜，有一种日薄西山的苍凉。

武吉不兰律的天空依旧蔚蓝，空气中漾着腐味，以及妇人凄怆的号叫

声，撕心裂肺似地，划进他的耳际心坎，抽动他的痛神经，他负伤似地哼了一声，只觉嘴里心上，一片苦涩。恍惚间，那哀哀痛苦的妇人抬起头来，……是妈妈！他悚然一惊。“妈，妈，你别哭呵！别哭！……”他拥着母亲，轻言安慰，却禁不住眼泪热辣辣地自腮边滑落。

见鬼了！他暗暗地咒骂了一声，甩一甩头，想甩掉那些如影随形的幻象，然而，它们却鬼魅般纠缠着他，阴影似地笼罩他。

像阴魂不散似地，阴影笼罩着他。哎呀地一声惊呼，他与人迎面撞了个满怀。

他定一定神，同行的天水叔一手揉着前额，另一手撑着他的肩头，推了他一把，恶狠狠地盯了他一眼，破口大骂：“你老母，走路不长眼……。”

“对不起，对不起！……”他抚着剧痛的下巴，一个劲儿道歉。

天水叔又朝他盯了一眼，也不打话，悻悻然地走开。

对于天水叔的鲁莽和不友善，他没有放在心上，事到如今，村里还会有什么人一付好脾气好耐性？

他望着天水叔微微佝偻的背影，蓦地省起一事，不觉叫出声来，“天水叔，等一等，……天水叔……”他一边叫喊，一边向天水叔奔去。

“又有什么好歹事？”天水叔回转过来，眉心打着褶皱，一付老大不耐的模样。

他呆了呆，“报纸上说，我们这次‘擅自’回来，回头恐怕要受惩罚。”

天水叔被钉住似地愣在当场，半晌才回过神来，嘴角牵动了一下，嘲弄般似笑非笑道：“惩罚？……”他又笑了，是苦笑：“我们家死了你天水婶母子两个，你老爸也死了，其他人也好不到哪去……最坏的都熬过去了，不会有更糟的吧？”

天水叔安慰似地拍拍他的肩膀，“放心，不会有事的！”是那种肯定的语气以及笃定的神情安抚了他，使他松了一口气。

与天水叔分手后，他在道旁的杂草丛中摘了一枝花茎，埋头用鼻尖触着花芯，花香并不怎么浓烈，却足以令他昏眩。定一定神，他发现自己已来到溪畔。近水处一块平整的大石吸引了他的目光，他不由自主的走过去，才坐下，便觉得腰酸腿疼，全身骨节都快散了。究竟他在村子里游荡多久？他茫然。

除下趿在脚上的拖鞋，他揉着红肿的脚背。早知道会走得那么远，就不该趿着拖鞋出来。他有些后悔，懊恼地随手拿起适才信手放在身畔的花茎，胡乱地抛掷出去，花茎风致嫣然地在空中划了一个弧形，随后落在水中打了几个圈，便顺流漂走了，他的怨气仿佛也漂走了！

他目送漂得渐渐远去的花茎，中学课本上学到的名句不可思议地忽然鲜明起来，刹那间涌上心头："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武吉不兰律的繁华不就似这落花流水吗？父亲，还有许多殉难的乡亲叔伯，他们魂归何处？天上？人间？抑或传说中的鬼域？

他呆呆地望着溪水出神。水中倒影是一付沮丧的容颜，浓眉紧锁之下，是一双无神呆滞的眼眸，瞳里愁云密布；嘴角紧紧抿成了一个弧形，使得形销骨立的脸上划满纹路，仿佛老了十余年。这会是他？抚着消瘦的脸颊，他怅惘地吁了一口闷气。水中人影晃了晃，是他向父亲进言："爸，我们要不要避开一阵？"随着村子里一些同行的叔伯兄弟陆续进院，他开始担忧：这种脑炎病毒的威胁不小啊！

天水叔笃定的神情浮了上来，"你给我放心好了，不会有什么事的！"不，不是天水叔。是……是，是父亲。

"不是的，爸，大哥说得有理，现在风头火势，我看避开一阵也是好的。"弟弟在一旁附和。

"你们一个两个，都是没用的。一点点风吹草动就怕成这样，慌慌张张的自己乱了阵脚，统共没有办大事的魄力，叫我将来怎么放心将养猪场交给你们？"父亲不满地叱责他们。

"就这样两手空空走掉？那几千头生猪要怎么办？你们替我想想看。"父亲懊恼异常，"用用脑啊！光会说有个屁用？"

溪水临波照影，映着他哀愁的容颜。他后悔那日没有坚持己见，不然，父亲也不至于……

父亲被送院时，犹自嚷着："我不会放弃养猪场的！"父亲的说话在各大报章上报导，还旁着小小一幅人头照。那时，他有一种不祥的预兆。

他很后悔……

父亲病危时，兀自强撑着一口气对他们说："我很后悔……不听你们……

他只觉眼眶内灼热湿濡，仿佛蒙上一层雾气，水中的影像逐渐模糊褪色。

从溪边往回家的路上缓缓而行，武吉不兰律的天空蔚蓝依旧，空气中漾着暧昧的霉味，以及妇人凄怆的嚎叫声，撕心裂肺似地，划进他的耳际心坎，鞭笞着他，抽动他的痛神经，他负伤似地哼了一声，只觉嘴里心上，一片苦涩。

浩劫之后，他还是哭了。 回

－原载于1999年7月11日《星洲日报·文艺春秋》副刊

老在须眉壮在心

❑钱圣叹

钱圣叹 马华资深作家，本名廖梓祥。生于1940年11月3日，祖籍广西北流，曾在新加坡中正中学念书。后毕业于台湾大学中文系。



目前在柔佛州巴罗埠从商，是位中药店东主暨医师。擅写杂文与时评，曾为多家报章撰写专栏；笔名钱圣叹等，已发表的作品甚多，惜未出版个人专集。

近代学者梁实秋，把人生的苦事，分为三个阶段：少年读书而要考试；中年作事而要谋生；老年悠闲而要衰病。

南宋末期词人蒋捷，在《虞美人》中，把听雨的心境，也以少、中、晚来区别："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中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

梁实秋认为人生每个阶段皆有所苦，而苦事各有不同，蒋捷听雨的感受则依年龄而异。实际上，同一年龄对同一事物的感受，亦各有不同。临阵才去磨枪的学生，视考试的是苦事。如果试卷声明任选五题作答，遇到天才洋溢又勤学的考生，全部作答之余，并请任选五题计分，非考试不能展示其才华，又何苦之有？

"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的愁苦心境，大家都可想像。但也有人在"巴山夜雨涨秋池"的时候，期望着好友，或情侣的光临，剪烛西窗，联床夜语，久别重逢和苦旱的甘雨，都是令人响往的快乐事。

虽则由少壮而衰老是生理的必然规律，圣贤豪杰，都难避免。然而圣贤所以成为圣贤，因其可以"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豪杰之所以为豪杰，以其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豪情。"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学子，闻鸡声或会怕怕；祖逖却闻鸡而欣然起舞。如何转苦差为乐事，化腐朽为神奇，必须自己把握。

"富于笔墨穷于命，老在须眉壮在心"的郑板桥，人生观与俗不同。他认为"搔痒不着赞何益，人木三分骂亦精"，褒贬必须恰到好处。他在"六十自寿"联中说：

常如作客，何问康宁，但使囊有馀钱，瓮有馀酿，釜有馀粮，取数页赏心旧纸，放浪吟哦，兴要阔，皮要顽，五官灵动胜千官，过到六旬犹少。

定欲成仙，空生烦恼，只令耳无俗声，眼无俗物，胸无俗事，将几枝随意新花，纵横穿插，睡得迟，起得早，一日清闲似两日，算来百岁已多。

要囊有馀钱，瓮有馀粮，对阮囊羞涩者如钱某来说，当然不易，必须涉及梁实秋所谓的苦事去作事谋生；而对乐业者来说，只要有计划的储蓄，绝非难事。至于“成仙”之类的幻想，郑板桥认为是“空生烦恼”的，不如多做些实际而有益身心的事情。

睡得迟的“迟”字和早是相对的，对日入而息的村民来说，八九点入睡，可能算是迟了，但在近今夜夜笙歌的市民而言，十二点还该算早，且睡眠时间的长短，因人的体格而异，主要就是不因贪眠而浪费光阴。

回忆当年曾和同学聊到，一个活到七十岁的人，如果是贪睡的人，一生可能有长达卅年的时间，在昏昏沉沉的睡眠中度过。

如何才能“老在须眉壮在心”？必须细细体味郑板桥“六十自寿”联语，自我掌握，旁人难以越俎代庖。

－ 原载于1999年2月1日《夕阳红》月刊创刊号

谈命运，说穷通

有些人，才智不凡，工作勤谨，偏就命途乖舛，波折频频。身受者固叹造化弄人，旁观者亦觉天道不公，如果遭受打击者是你的至亲好友，当你谈到他时，相信大家都会为他惋惜。

就连性情开朗的郑板桥都有“富于笔墨穷于命”的感慨！只是他的“穷”比旁人的“达”恐怕还好。直到晚年他还能“取数页赏心旧纸，放浪吟哦”，“将几枝随意新花，纵横穿插”，可见他的所谓“穷”，可能是不若旁人的一掷千金罢了，至少他还“囊有馀钱，瓮有馀酿”，吃喝不愁，何“穷”之有？或者他的所谓“穷”是和“通”相对，只是不能随心所欲而已！

每当朋友问我，他为什么这样苦，老是命不如人（包括新加坡的一位部长），我的答案多是借用前人的一句话：“休怨我不如人，不如我者尚众；休夸我能胜人，胜如我者更多。”如果他能体会话中的含义，即使做不到“君子安贫，达人知命”，最少也可心平气和一些。

我不是有什么过人之处，只是旁观者清，当局者多是难安于现实境遇。贤如司马太史，遭遇宫刑之后，写《史记》时，常常触景而借题感叹天道徇私。

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曾说，伯夷叔齐，难道不是好人吗？但竟饿死在首阳山。孔子的门人七十二贤之中，颜回最好学，不但“回也屡空”，还要早死。而盗跖常杀无辜，横行天下，竟以寿终。至于那些无法无天之徒，得享终身逸乐，富贵累世不绝；而规行矩步、奉公守法者，却常遭横祸。他据此而质疑天道，自有他的理由。

不过，太史公除了愤极偶尔怨天之外，他还很理智地认为托附的重要。他说：“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笃学，附骥尾（追随孔夫子）而名益显。”至于一般人，若非托附得人，必难名留后世了。

到了六朝刘昼在《刘子》中，就把“托附”写成专论，他说：“霜雁托于秋风，以成轻举之势，螣蛇附于春雾，志希凌霄之游……故鸟有择木之性，鱼有选潭之情，”言外之意，人若要获得成功，就非择主而事不可了。

世人每在命途阻塞时，多叹怀才不遇，或哀生不逢时，唐初的王勃在《滕王阁序》中，作了一个反问式的答案。就是“屈贾谊於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贾谊被屈在汉文帝的时候，文帝勤政爱民；史称为三代后的贤主。梁鸿归隐是在汉章帝朝，章帝政治宽厚，尊儒术，善用人，以班超平西域，内安外攘，为后汉的盛世。因此，王勃认为每个人必须安贫知命，更要老当益壮，穷且益坚，雄心壮志不减，才是成功的要诀。

吕蒙正于显达之后，有感于自己的荣枯得失而写了一篇脍炙人口的《蒙正词》，一开头就指出：文章盖世，夫子亦厄于蔡陈；武略超群，太公曾钓于渭水。颜回命短，岂为凶暴之徒；盗跖年长，未是善良之辈；……李广有射虎之威，到老无封；冯唐有安邦之志，一生未遇。……青春美女，反招愚俗之夫；俊秀才郎，却配丑陋之妇。才疏学浅，年少登科；满复文章，到老不遇。他以为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接着他以自己为例说，当他“朝投僧舍，夜宿破窑，馆粥不能充其饥，破衣不能蔽其体”的时候，旁人都耻笑他的贫贱，他自认不是贫贱而是当时的命运，及至他显达之后，“出则武士跟随，入则佳人捧袂。思衣则绮罗千箱，思食则珍馐百味。”别人又阿谀说他是富贵，他也否认自己是富贵，那也是命运所致。

原来所谓命运，就是如此。

正因为如此，才有不少人相信命运。而一些为学不成，甚至不学无术之徒，凭着一套江湖技巧，为人判断荣枯得失而谋生。

世事之玄，莫过于命运。命运之玄，不过如此而已。 回

- 原载于1999年4月1日《夕阳红》月刊第3期

本性可移

❑邱新民



邱新民（1914～1995）新马名学人。1914年10月27日生于新加坡，原籍福建惠安，新加坡共和国公民。1932年毕业于泉州培元中学，继而厦门大学肄业2年（1932～1934）、西南联合大学毕业（1940～44）和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热带教育研究（1956～57）。邱氏主要的经历计有：新加坡中正中学总校教师兼训导、事务、教务、教导主任（1948～52），主编《学文》、柔佛居銮属教师会主席（1953～57）、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讲师（1958～67）。历兼新加坡大学教育学院讲师（1962～64）、南洋大学文学院史学系讲师（1965～69）、汶莱马来奕中华中学校长兼校董会秘书（1977～78）。

邱氏自30年代就开始发表文章，先后用过30多个笔名，如侬之飞、罗者、一是、净山、萧樵、骆驼、朱飞等。著有约25部专集，如：马来亚史前史、文苑余话、蜘蛛诗集、艰难的形成……等等。在新马，他是名高望重的教育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能诗善书，亦精篆刻；成就之大，贡献之多，深受世人崇敬。其夫人蒂特（刘瑜1922～1986）也是知名的女作家，作品甚多，亦曾随夫婿到銮中执教近5载。

在果猫城学校巡礼一周，走马看花，不过看完了皮相，颇有“破落户”的感受。一般的说，最难支撑的是破落户，一以子弟不肖，再以只有吃饭的人，三说闲话的多而苦干的人少，四是只有小我没有大我的精神，五是院大难打扫，开源无方，节流不易。如要让破落户中兴，当家主事的人，必须付出全部精力和时间苦干，接受“黑流”的挑战，或可挽救于万一。现在董事先生们自命“少壮派”，有重整家园的雄心，我就得付出生命中“黄金之年”了。

巡礼之后，董事会请吃饭，这顿饭不易吃，监学先生出了考题，要我谈教育观。

我有的是五分傻气，肯学习肯做事罢了，要我谈教育观，等于面试我对教育的认识多少深度阔度。我曾涉猎过教育理论及设施的书籍，诸如教育学、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中等教育、小学教育、幼稚教育、低能教育、问题儿童、智商测验、个种教学法、学校管理等，可以应付面试。但面对现实，这些学理全搬出来，无补于事，因为我与三位“行家”的看法有相当的距离，又不能不说，便以“本性难移”为话题。我以为“难移”只是“难”，并不是“不可移”，教育工作者的任务，在于化难为

易，化“难移”为“可移”，便是环境的问题，即教育的问题。

一般谈到环境，有的要改造环境，有的要征服环境，而忽视利导环境以为新的环境。我们知道，教育的新畴，是怎样使学生甚至家长适应环境，进而创造健康的新环境，怎样适应新环境，是教育的任务；怎样创造健康的新环境，是教育的鹄的；怎样从适应环境蜕变至创造健康环境的过程，是界于已然未然之间，衔接的桥梁是利导（或诱导）。这是一教育课题，要先回到“本性”或“原性”的领域。

首先要知道的原则：人是动物，具有动物的原性，人类利用原性使动物为驯兽家畜。同样的，教育的功能，在于利导人的原性，使其成为有教养的人，异于禽兽。

常言道“马首是瞻”，是指领袖，只是说每一群中都有首领，群众随从首领的动向而动向。在动物中，如马、牛、象、羊、雁、骆驼、蚂蚁……等都有首领，各有不同的性格，如骆驼子死，骆驼哀鸣，是处于慈爱，这种慈爱是天生的，是本性或原性，就是兽中之王的狮子，号称山君的老虎，目为狡猾的狐狸，都具有舐犊情深的爱心。而犁牛闻爆声冲刺，无非是不甘雌伏而斗至精疲力竭，是动物抵抗敌人侵袭的自卫，这种自卫的动物，如马以脚踢，牛以角抵，猫以爪抓，狗以口咬，山羊以角撞，禽鸟以喙啄，蜂以刺刺等都是。

人类就其性格习惯加以利用，综合动物的自卫方法编为拳击，诸如猴拳、鹤拳、鹰爪手等。运用它们的跳、跑、扑、翦扭、蛰伏、蜿蜒，盘旋，远眺、伫望、企立、蛇行、虎步、雀跃、鹰视、鲸吞、鼠窃、狗偷、吮血……等动作及姿态，发为舞蹈，如蛇舞、象舞、舞狮、弄龙以至龙舟竞度等。听鸡鸣、狗吠、狼嗥、狮吼、虎啸、猴啾、莺啼、燕语、枭叫、蛇嘶、猪吟、羊咩、蜂嗡、鸦丫、鹊噪、蛙谓……等声音，谱而为交响曲。至于役其力，食其肉，饮其乳，寝其皮，衣其毛，饰其羽，刻其甲骨，用以演戏，资以陶冶性情，汇集为标本等动用，不胜枚举，如善于利导，猫鼠可以同眠，不善利导，狼照样是狼，所以利导在已然未然间是一重要角色。

人类虽具有直立、拇指与四指对称，有发育的头脑，能创造，能发明，异于动物而称为人，但仍具有动物原性。研究动物的性格作为研究人的蓝本，是行为派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研究的成果，是教育学之理论的根据。这以人比禽兽有不恭不敬之嫌，但却是利导人类从善的可走途径之一。

教育要发扬的是善的一面，而先哲有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这句话是先人从经验中锤炼出来的文化结晶，却带有悲观的情调，证诸今日的强权摧残公理，是非颠倒，黑白不分，弱肉强食，的确是令人悲哀本性的难移。

本性既难移，而教育所要做的事功，是怎样基于本性，加以养育、引导和教育，而达于善的一面。那么，教育工作者所做的，往往是事倍功半，甚至徒劳无功，因此，有些教育工作者，往往以“难移”的缘故，着重训练，范铸模型，像驯兽师手执电鞭，指使虎、豹、狮、象、熊、马……之类驯兽上马戏团表演。但这只是“填鸭式”的教学法，是动物在电鞭下“体贴”人的意思，虽是教学法之一，而熊仍然是熊不是人。

在鞭子下的教育，是一治标的方法，最善于运用这方法而致果的，是历史上的“命世英雄豪杰”。它们像驯兽师般，人民在他的鞭子下扮演各式的戏。不过人毕竟是人，有悟性，有良知，不但能模仿，而且能创造能发明，如果命世英雄凭良知领导群众，会扭转混乱世局，步上在安定中求进步的路，如秦始皇、汉武帝、亚历山大、拿破仑、希特勒、斯太林……等，都曾写下一页辉煌的历史。但这些人物不能“天下为公”，自己送终。

秦始皇要一世至万世，终日奔波巡狩各地，最后死于途中，帝国瓦解。汉武帝尊儒，胡服骑射开廷出击，既建立文教，又逐走匈奴，建立伟大帝国，而他要做不死的神仙，结果托孤以终。亚历山大建立地跨欧亚非大帝国，不可一世，年纪轻轻就死了。拿破仑一介武夫君临王侯，俨若命世真主，而滑铁泸一战，老死于圣赫列拿岛。希特勒夺取政权后，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饮弹自杀。斯太林控制苏维埃，外有斯太林主义，内行极权，死后尸骨未寒，而遭鞭尸。由是可知鞭子下的教育，如没有治本的方略相附而行，往往“人亡政息”。

急即治标，是乱世政治的一手段，也是走向治本的起点。治本是一教育理想，理想永远在前面幌着，现实在后面追赶，兑现了理想，成了现实，现实前面又是理想在招手，怎样调和理想与现实，是古往今来在探讨的问题，此中关键在于主观与客观是否协调，便牵涉到本性难移了。

我以为探讨一问题时，不论是主观的或客观的，都有它的价值。我们可以借用“经济学派”的殊理Particular与共相Universal的哲学观念为观念中心，以发扬“部份”Part至“全”Whole的精神。部分必须在全中，没有全就没有部分，没有部分全也不存在。部分和全必须相生相成，而部分有部分个自观念和意志，类归相似的观念和意志而为认同，就是全，就是共相，就是存在。

在认同的观念及意识下，部分认同中，是全不是部分，部分须牺牲个自以就全，就是所谓牺牲小我就大我。如自由，西谚说“不自由毋宁死”，这里的自由是认同，是全之下的自由，是大我共同服膺的自由，是有约束的自由，如没有约束的自由是放纵，不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牺牲一己的自由以得更多的自由。这是从殊理而共相蜕演的成果。

学校教育的对象是学生和家长，都是人。我在上面说过，人具有动物原性，就是本性。怎样诱导从善的一面，是教育的课题。而本性难移，急即治标，于是鞭子教育可以救急，本性难移只是难移，并不是不可移，急即治标的鞭子可以使动物为驯兽驯禽，也可以使人在鞭子下驯服，就是本性可移。

本性既可以移，怎样移是方法的问题，方法是人找出来的，正如路是人踏出来的一样。最平和的途径，就是主观的看法，运用客观的事实和科学的推理，以推演殊理共相法则，求其同一，而客观的事实和科学推理，有赖于实际的观察和实验，从观察和实验中，作个案追溯，综合个案，以求可能的答案，或从实证的第一步而步步向前，步步改上，步步革新，以实践理想，从而产生新的理想，这样，既实际又不流于幻想。对这学校，似乎该先从“本性可移”入手。

我冒充内行，胡说一通，监学听了唯唯诺诺。…… 回

－ 选自1986年8月新加坡胜友书局出版《传灯录》

忆江南

马岑（邱名崑）宗亲新著《新马文坛人物扫描》即将付梓，要我说几句话附末篇，调寄《忆江南》唱道：

汉司马，
史迁相如赋，
千古风流不用注。
宋温公资治通鉴，
今儿《扫描》富！ 回

（1990年10月13日寄自新加坡）

－ 原载于1991年8月《新马文坛人物扫描》（页487 · 士姑来书辉出版社）

早晨的月亮

□蓉子



蓉子 70年代初期新华女作家；原名李赛蓉，另有笔名江采蓉、婉婉、耐寒、阿珠等。1949年生于中国广东潮安金石宫。童年南来柔佛州小笨珍后，华文小学毕业，英文中学肄业。移居新加坡后，曾任工厂女工、推销员和杂志编辑。目前从商。一路来在星洲从事文学工作。自1970年1月开始写作及发表作品，擅写小说及杂文。历任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会长、汕头市福利院顾问、潮州市潮剧团名誉顾问和潮州市潮安县儿童基金会名誉会长等。已出版的专集有：散文集《星期六的世界》(1977)、《上海七年》《诚心诚意》(2008)；中篇小说《伴侣》；短篇小说集：《初见·彩虹》《蜜月》《又是雨季》《白啤酒》；随笔《蓉子随笔》等。

清晨的花草，特别清香，灰蒙的天空下，有淡淡的轻雾。夜灯未熄，花影飘摇，触手枝叶，一片沁凉。冷露无尘，最宜花间徘徊。

偶然睡迟了，总是辜负这一天里的最好时光。报纸多在六点左右到，伴随摩哆车声，啪啪连响，新闻跳进人家，是每个早晨的喜悦，晨光依稀，大字标题在隐约中。不忍开灯，生怕惊扰了轻灵温柔的晨曦。

看了标题看四周，外佣们都在洗车，洗净车上的尘土，也洗去青春岁月，擦拭的动作呆板地重复，家乡的山水也重复又重复，使劲吧，推前时光早回家！

才六点半呢！有小孩上早学的家，灯火通明，父母佣人忙着伺侯，打点早餐、校服、书包、鞋子，帮他提着拿着，送上校车。年年复年年，小一到大三，有人长大有人头白！

夜灯渐暗，灰蓝的天渐渐泛白。抬头望，一弯明月，还守着岗位悬着心。昨夜清照，明辉万里，银光倾大地，人间多少良辰美景！而今任务已完成，晨光升起，谁教她还如此多情！我忽然觉得，早晨的月亮有些多余，这个时候，朝阳迈步只恐迟，有谁来抬头望月？有谁知道，早晨还有月亮。

小孩们要上学了，拖着脚步儿，走到门口，做父母的亦步亦趋，低头细语，声声叮咛。晨风里，片片温暖。

左近老妇蹒跚经过，手上一根绳子，拉住的是一头有气没力的小狗，好一个良伴！也不知是谁陪谁，她们散步去。

七点半了，天已大亮，夜灯熄了，月亮还挂在天空，守了一夜人间，

她也倦极无语，苍白失神！

终于渐隐渐淡，慢慢地消失了。

早晨的月亮，原来只是在等待归去。

花间的清香，混合了油墨香，说不出是什么味道，明亮的阳光下，字字行行，都看清楚了！ 回

－ 选自1998年出版骆明主编《新华97年度文选》

今夜，我想新加坡

今夜，我想新加坡。不是因为炒果条还是咖哩鸡。

我忧悒地，老把两件看似不相干的事叠在一起，来回想着。

G先生夫妇来上海，一时缺人民币，找老朋友商借一万元。X先生听说G有朋友相帮，赶紧搭上：我也要换一千新币。

G先生问：你们夫妻两人来上海一星期，五千元人民币够用吗？

X先生闻言来了精神：哦！是1兑5吗？那给我换五千新币！

X太太紧接着：我还有五百新币，也一起换。

G先生问：现在新币兑人民币是多少？

X先生吱吱唔唔：好像——好像是四块——

X先生紧张地碰撞丈夫，示意他别说。

X先生话在唇边，最后改为：四块多五块吧！

夫妇俩授命G先生去朋友处代换5500新币，但钱没掏出来。

G先生久经江湖，虽然不知兑换多少，眼看X夫妻的言谈举动，心知有异。果然，他向朋友探问并说起这事，朋友大怒：你们新加坡人以为自己很聪明！抓到海鳗了是不是？X久在金融界，他会不知道行情？外面连四块四都没有，他想换五块？他的钱镶着金边？他存心蒙你就不怕让你对不起朋友？

这是新加坡的产品，不由使人长声慨叹！这件事，闻者皆不屑，但不得不承认它确实存在于我们新加坡的社会，特别在精打细算的知识群中。反之，一般劳动者居多会羞于占人便宜，你到巴刹去，忘了找回钱，贩者还会在背后大声喊你回来。但一个受高等教育的人，只要利字当头，他马上就有了缺钙现象，连身份和情义都不顾了。这使我想起促销活动、慈善电话大奖等利诱项目，包括大选的组屋翻新及其他好处。物质生活的

目标固然应该向上，但谋而求之须有道。

这一次大选，虽则短短九天，却施予民众多少功利教育？成年人都听到“你到我这边来，我给你糖吃”这样的讯号，他们若再施同等教育于子女。老师们，你还有什么能耐教导学生不唯利是图？

阿弥陀佛！其实感动选民有更好的宣传办法！

执政党元老的汗马功劳，他们安邦定国的文韬武略；年轻一代的儒将也有其个人魅力，现成的活招牌马到功成，何用利诱这样的下策？家有家教，国有国情，我们的文化特色若是有利就要图，怎能培养出大气的人来！

今夜，我想新加坡。想现在想明天，还有明天的明天。 回

2001年11月18日

- 原载散文集《上海七年》（2007）

好好活下去！

2008年5月12日，我乘搭下午一点半的航班从北京飞上海，将近四点抵机场，等行李时，听说地震了！北京和上海都有人撤出高楼。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已有多位新加坡好友来电来短信：惊闻神州地震，你们是否安好？请速报平安。平安值万金啊！

一月暴风雪，五月大地震，可怜的华族同胞遭受连场苦难。一方有难，八方援助，可敬的中国人勇敢、坚强、善良、友爱，风雨同舟！几天来，许多人坐看电视泪盈眶，四川的一幕幕灾情，举世悲痛心酸！

昨夜，现场报道，22岁的姑娘在废墟中对救援人员露笑容，说：“我还活着，我很高兴！”受困塌楼下数天，犹能如此坚定。她对生命的珍惜与感恩，值得我们学习。

前年秋天，曾到都江堰一行，古朴的风情，锦绣般的美景，如诗如画，时常梦幻般地飘过我心头。而今山摇地动，人苦天愁！这灾难的天空，闪烁的是同胞的深情大爱。万众一心，同护四川，盼得广厦千万间，大庇灾民尽欢颜。祷祝劫后余生者平安健康，化悲痛为力量，重建家园。四川人，“好好活下去！”。

本书出版在即，我连日疲于募捐赈灾，无心文字。此刻，就是这样的心情。 回

（2008年5月16日 · 上海）

- 原载于2008年5月散文集《诚心诚意》（〈出版感言〉）

欧洲最美丽的地方

❑ 若仪



若仪 女作家，生于1975年，柔佛峇株巴辖人。考获加拿大University of Guelph心理学学士学位。爱旅游，喜阅读与写作。约自1999年开始，散文小品见于各报副刊。现居台北。君仪是蔡培春与灵子夫妇的千金。秀外慧中，文才卓越。散文作品收入2003年合集《南风》（江南主编·作协柔联文丛4）。

到欧洲深度旅行一直是我的梦想。半年前开始暗示老板要放长假，然后规划路线，上网找廉价机票。无意中，在网路搜寻到捷克的相关介绍，10月正直冬初，是旅游淡季，房价是夏季的一半，而且捷克旅游业发达，不怕找不到地方住，治安也不差，而位于东欧的捷克，消费比许多欧洲国家都来得低，在所有条件都符合下，捷克似乎是我们唯一的目的地了！

10月中旬，我和外子抱着雀跃和忐忑的心情踏上14天的旅程。以巴士、火车、电车，造访超过10个捷克城市和小镇，打破了个人记录！

克伦洛夫，位于捷克南方，1992年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是世外桃源般的中世纪小镇。全镇有上百个古迹，有雕塑、教堂、13世纪城堡……都完好的保存着。

就算你不了解历史，光是穿梭在街道房子之间，就足以让人忘记时间，忘记自己的身份，沉醉在中世纪的时空里。转个角，潺潺河水旁矗立着色彩鲜艳的小房子，又仿佛进入了童话世界，随时都可能与白雪公主或灰姑娘擦肩而过。

克伦洛夫被伏尔塔瓦河环绕，镇上的两大地标是克伦洛夫城堡以及彩绘塔。彩绘塔远看有着缤纷的砖和小窗，细看之下，原来都是画上去的！

约傍晚时分，我们乘着小火车抵达。冬天的天色早已昏暗，拖着行李，跌跌撞撞的走在碎石子路上进入小镇广场。第二天起了个大早，小镇仍笼罩着雾气，镇民三三两两的走在街上，神情轻松。下午时分，我们悠哉的在河边散步，几个年轻人安静的坐着发呆，几位妇人在小咖啡馆里闲话家常，我们随意的沿着小木桥，穿过一个又一个巷弄，双手已经不听使唤的猛按快门。随后再爬上六层楼高的彩绘塔塔顶，气喘吁吁，却深深震慑

于眼前美景！做梦也想像不到如斯景色，竟然就在面前，我找不到任何贴切的形容词，我们足足呆立了好几分钟，舍不得离开。

克伦洛夫，就是这么一个远离尘嚣的地方，你可以什么都不必做，放逐自己，在这个欧洲最美丽的小镇……

- 原载于2007年3月31日《星洲日报·星云》副刊

恋上布拉格

说布拉格是个多姿多彩，又气质非凡的城市，一点也不为过。从机场进入布拉格旧城区，一直到下榻的温馨小旅馆，我都舍不得阖上眼睛。

丰富的建筑风格叫人赞叹，从歌德式、巴洛克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都保存得如此完美。大街上的男男女女穿着不算太时尚，却很有品味，有着玲珑细致的五官，让我忍不住多看几眼。

东欧人的个性比较含蓄，和直爽的美国人相比，相对的比较腼腆，面对陌生人也比较害羞，虽然我们还是会碰到不太友善的人，但是只在少数。有一次，我们在热狗摊位前匆匆的解决午餐，准备赶往下一个景点。因为分不清币值，我把手中的硬币摊开来，请老板自己挑。结账之后，老板还是示意我把所有的硬币交给她，心里正在纳闷，只见她把银币一一数过之后，换成纸钞给我，这样浓浓的人情味，让我对布拉格留下更美好的印象。

我们在布拉格都是利用地铁或者步行，游遍旧区、小区、新区、犹太区和城堡区。

这里的地铁相当老旧，墙上处处可见涂鸦，我非常诧异的是，涂鸦的风格跟我在马来西亚家乡或者台北所看到的都非常类似，难道涂鸦者都所见略同？

·艺文活动蓬勃

布拉格这个活泼的城市绝对不会让人感觉寂寞，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参观布拉格城堡以及许多人慕名前来参观的卡夫卡巷（卡夫卡是捷克大文豪），更不能错过登上圣维特（St.Vitus）教堂187级狭窄螺旋梯，欣赏此起彼落的红色屋瓦。又或者，你可以选择喜欢的表演，度过一个晚上。

布拉格的艺文活动很蓬勃，甚至教堂到了夜晚时分也有音乐表演。就

连我们在小小的表演厅里，欣赏的小型弦乐演奏也颇具水准。

我们在布拉格的居所靠近市政厅，这里二楼就是有名的史麦塔纳音乐厅（Smetana Hall），许多重要的演出都在这儿进行。市政厅外面每天都有三五成群的人，极力的向路过的人兜售当晚的票，原本以为他们是在卖黄牛票，但是其实票价是一样的，反而一直问我们是不是学生，要我们买较便宜的学生票。

布拉格还有著名的木偶剧，以及黑光剧（利用黑幕以及荧光的对比制造出特殊的视觉效果）。我们在售票员的大力推荐下去看了木偶剧，当时上演的剧码是莫扎特歌剧《唐乔凡尼》（Don Giovanni），描述Don Giovanni这个荒淫男子的故事。

剧场装潢简单，观众坐在一排排的木长凳上，全神贯注地盯着面前的表演箱。夸张生动的动作逗得观众哈哈大笑，尽管不明白歌词的内容，还是看得津津有味。

在我15天的旅程中，布拉哥是我们待得最久，也最喜欢的地方之一，往往旅行到南方，还是对它朝思暮想！

在布拉格的最后一天，我们做了最后巡礼，试图捕捉遗漏的画面，然而这似乎是不可能的，这里处处充满惊喜，只好留待下回再来发掘了！

吃在捷克

捷克的食物深受邻国的影响，如德国猪脚、匈牙利炖牛肉。

这里的传统食物烤鸭肉也不难吃，佐菜除了马铃薯之外，还有dumpling，被我们误认为是水饺之类的，结果竟然是面团，搭配主菜食用。

我们在伏尔塔瓦（Vltava）河畔点了烤猪膝这道菜，烤得香脆的猪膝串在铁架上一起上桌，十分豪迈的吃法，搭配当地酿的黑啤酒，非常美味！

我还注意到，捷克餐厅的服务生多是高大孔武的中年男子，或许因为这里的餐盘都又大又重吧？ 回

－ 原载于2007年5月27日《星洲日报·神游》版

旅途的诗和诗的旅途

❑ 沙 禽



沙禽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马华诗人，本名陈文煌，祖籍福建永春，1951年3月在霹雳州宜力出生，毕业于拉曼学院建筑系。已定居柔佛峇株巴辖多年，是位建筑商。擅写现代诗和翻译。早期的发表园地是《蕉风》和《学报》等刊物。曾与张尘因（长景云）合搞人间诗社。曾任《蕉风》编委，在90年代发表过沙禽专栏《半路打油》。创作于1992～1993年间的8首现代诗收录于《马华当代诗选·1990～1994》（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即将出版第一部诗集《沉思者的叩门》。

醒来世界还是那么遥远
在抵达之前，行程
不只是隐喻，不只是寓言
它真实而明显，如影随形，紧贴脚跟
步履的起落之所以
永远是旅程
因为数千年的史籍和史迹
已经指认
天堂无非乌托邦
而数千年的诗语如私语
尽是没有回响的
愤怒和忧伤
从陋巷到洋场
从黎明到夜晚
生生不息的是抽板和攀墙
滔滔不绝的是暗语和花腔
只有风水在轮流转
尘世，还没有可以抵达的地方

难怪，我们那么喜欢
景点，可以置身其中一张又一张
仿佛那就是永恒的时光
以及卡拉OK
可以引吭一首又一首
仿佛那些调调就是所有的衷肠
殊不知，只是转了一圈，再回来打转
说到底，这就是我们可以选择的
一切，也是没有选择的
一切，A或B、C或D
对或错，是或非

然而夜还是那么漫长
当你从汹涌的人海回到
波澜不起的方寸地
甚至不能主宰
鸡零狗碎的梦乡
星河太远，太冰凉
街道太热，太疯狂
私语是破碎的水晶
呼唤是穿林的空响
圣徒跋涉千年还未抵达天堂
庸人折腾一生仍然落得六道
回首最怕听闻
　　多一个不多
　　少一个不少

也许，你说，可以写一首诗
是一苇吗？也许可以渡江
是瘦马吗？也许可以断肠
若是三山，便可以承受偌大的风雨

断垣颓墙
怕只怕天地无语
寂寂星移
行脚便没有了寻觅
寻觅便没有了开启
告诉我，九天女
没有追忆和忏悔的宇宙
算不算庙宇？
没有眷念和祝祷的行旅
算不算行旅？
告诉我如何
于无声处
听惊雷
然而诗，那么久了
仍然在
颠沛的旅途中，隐匿于
一行猿声，数句鸟啼
一段戏谑，几番抗衡
混迹世间，轻易不以真面目示人
你不待她以诚，她不会待你以诚
要知道，她从先秦一路走来
五湖四海，历劫余生，见识过
多少薄幸，多少谗言妄语
焚舟与屠城
你不以为她伤透了心吗？
现在轮到你来尝尝这枚苦果
在这什么都疑幻疑真的后现代，有什么
是可以当真的吗？你必须
三跪九拜，上天下地
魂兮归来？

其实诗也必然
浮沉人海
寻觅你，不是吗？
难道她不厌倦
虚与委蛇，打恭作揖
闪烁其词，喃喃自语？
难道她会喜欢
顾左右而言他，西扯东拉
群居终日，言不及义？
要知道，她从先秦一路走来
龙蛇混杂，鸡鸣狗盗，见识过
多少盈门说客，天花乱坠
多少纵横捭阖，指鹿为马
恨只恨在这什么都疑幻疑真的后现代

她已经不能肯定
你就是你
（难道你能肯定她就是她？）
看，她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
旁敲侧击，上下求索
必要时抛出
河图洛书，必要时考证你三代的
谱系和家语，并且
月黑风高在窗外窃听
你的梦呓

而醒来
世界还是那么遥远
困顿的旅途中
寻思又寻诗，无非是
为了求爱
而所得尽是
字词和夭死
这时代，错过是常态
舍弃和背叛，更加见怪不怪
但是你知道
她从先秦一路走来
并没有断然销声匿迹
不然你怎么会
循声而至？
那么上路吧，也许有一天
旅途是诗，诗是旅途
而彼此
是彼此的归宿 回

－ 原载于诗集《沉思者的叩门》

河面浮满鱼尸的侧想

像所有围观者一样
我也只是路过
这一条路，少说
来来去去千百回
山，已经残了
鸟，也已经绝了
却没想，还有那么多
鱼，你推我挤
挺起肚腹，齐齐
浮出水面，而水面
已经看不见

而我们看见的，是我们
在观看，只是观看
不管，看到的是肿胀
还是腐烂
只要我们认为
值得一看，因为值得一看的
已经很难很难
看见
就像死鱼覆盖着水面
而死水，浸泡着河床

这就当然值得
说说，当然也只是
说说，不管是
照例要做的
化验报告
还是指东画西的
牢骚
只要我们认为
值得一说，因为值得一说的
也已经很难
很难说，因为没有人
可能知道，千丝万缕的
前因后果

但是鱼应该知道
河水，一天又一天
变黄，也一天又一天
变酸，但是它们是
淡水鱼，不能适应
太过腥咸的大海
况且还必须摇摆
千百里之外

看，已经看过了
说，也已经说过了
也就没有什么
好看，也就没有什么
好说，也就只好
回到这一条路，少说
来来去去千百回
山，早就残了
鸟，也早就绝了
却没想，还有那么多
人，你情我愿
你追我赶，仿佛不知道
空气，一天又一天
淡薄，也一天又一天
浑浊，但是我们是
尘世中人，不能适应
太过清新的生活
也就只好
再看，再说
直到伸出双手
张开大口，相继
倒毙街头

古人智慧万古传

❑沙乐夫

沙乐夫 原名黄良佐，祖籍广东文昌。1941年7月9日在柔佛州峇属龙引出生。1962年肄业于峇株巴辖华仁独中高中三年级。当过酒店侍应生、乡团座办及商行书记。1960年代末期投身报界，先后为《通报》《新明日报》《中国报》和《建国日报》负责采访工作。1970年代初期，曾经在《新明日报》写过一个命名为《今日专题》的小方块。写过的文体有影评、剧本、散文、小说、现代诗、楹联和灯谜。曾用过沙乐夫、愚叟、一凡、山野、楚泽、楚洋、罗狄尔等笔名。



古人的智慧真管用。

还记得吗？当联军在“海湾战争”中打了一场胜战之后，立刻有人说：“指挥联军作战的美国参谋长鲍威尔将军所采用的战略，是来自《孙子兵法》。”

当日本、韩国、香港和台湾分别成为亚洲经济“金龙”或“小龙”时，又有人说：“这几个国家和地区能够在经济领域里有卓越的表现，应该归功于它们推崇‘儒家思想’。”

记得在《燕书》里有一则寓言，大意是这样的：

话说在古代越国，有一个人，家里的老鼠老是跑出来偷吃他辛辛苦苦收割回来的谷子，使他感到不胜其烦。

有一天，他找来一个大瓮，在瓮里装满谷子，任由老鼠去吃，让老鼠在他家里开“派对”。

几天后，他把瓮里的谷子全都倒出来，在瓮里灌满水，然后在水面上铺一层谷糠。

完全失去戒备的老鼠，晚上在跑出来偷吃谷子时，一只只掉进瓮里，结果全都被淹死了。

古人这方面的智慧，如果你仔细观察，便不难发现到，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是“屡试不爽”。

- 原载于1998年10月2日《南洋商报·商余》副刊

不想上天堂

在戒毒所里，有个社工正在开导一群道友。

“人，不可能永远没有犯罪，只要知错能改，必定能得到他人的谅解。”社工说：“你们也一样，只要下定决心，把赌瘾彻底戒掉，必定能重新被社会接纳，做个有用的人。”

“死后可以上天堂吗？”甲道友问。

“当然可以。”社工答。

“那里可以买到‘料’（毒品）吗？”乙道友问。

“……”社工摇摇头。

“那里有社工开导我们吗？”丙道友问。

“当然有。”社工点点头。

“啐！”丁道友嗤之以鼻：“那里有什么好，既买不到‘料’，还要听你们这种人‘讲耶稣’，烦都烦死了，谁想去？”

真是朽木不可雕。

尽管这样，不过，从丁道友所说的那番话，我们便不难领悟以下道理：

天堂虽然是人人都向往的乐土，不过，到了那里，到底会不会快乐？那就要看我们能不能适应那里的环境和天规，如果不能，不去适应，什么都是假的，不要说道友不想去，就算是仙女，有的也会“思凡”。 回

– 原载于2008年1月3日《南洋商报·商余》副刊



2005年10月2日在峇株巴辖，沙乐夫（前排左一）与颜龙章老师（后排右一）、冯笃生、林庆文（后排左一、二）、李锦宗、陈雪风（后排右二、三）等合影。

金海湾游思

❑ 莎琳

莎琳 原名邱亮谊（谕）。生于1967年3月，先后受教育于：北干那那育民二校、笨珍拿督峇叻国民中学和新山宽柔中学马专学系（南方学院前身）。从1988年起，曾在新山县和古来县的3间华小执教鞭，受训于新山师范学院（假期班）。以千纯、心怡、千慧、瑜儿等笔名发表多种文体的作品，撰写了马来长文（毕业论文）《65年来马华小说中所表现的华巫亲善关系（1919～1985）》。现为大马华文作协永久会员。



已出版诗集《童年的梦》（1994）、《我们来种大红花》（2006）。1997年编选出版新马98位诗人合集《童园牧歌》（新加坡新亚出版社）。

庙钟、锣声和擂鼓在此失声了
海峡、堤岸和长堤牵动着灵海潮汐
左顾右盼边城胜景入眼帘
潮起潮落早晚海韵有规律

多少的故事与争议谁也理不清
这么一部厚重的无皮书
　读你千百遍
　富有弹性的老调几乎听厌
海面轻轻荡漾着浮城的倒影
　无数投资者的美梦晃破了
扩展重建的愿景何时实现

滨海花木、岗峦与岛屿永远春季
长堤上晨昏的摩托声却冲破耳膜
回环多姿的海峡锁着灰雾
她哪能还温柔宛如处子湖泊

新山六大胜地分布在海岸边缘
披上现代化时尚的新装争艳
　打造后的金海湾雍容华贵
摒弃烦嚣的市廛声
多盼望有个可寄托的灵魂港湾
把来自对生命的执着化为内在力量

饱览从免税区到金海湾的胜景
对岸葱郁的岗峦和星岛更抢眼
给苍翠原貌镀上金色光彩
　金海湾新姿的魅力无比
且让我贪图片刻的恬淡闲适
　总好过在卡拉歌厅喊痛喉头

想像李贺背着锦囊寻诗觅句
谁能真正领会他诗中的蕴藉
在意境森然里头表达人情世态
我在此真像稚童牙牙学语

设计建立边城的海湾乐园
葱茏松竹 幽雅小亭
浓荫曲径 谧静境地
置身其中 喜悦无限
轻浮的海风又跟绿叶红花絮聒

体现了绿意盎然的天然境域
　庆幸躲进了避世俗牵绊的堡垒

金海街已显露豪门骄奢
　仿效各种西方新潮流格局
　美观尔雅的高格调排场
　规划完整超级的玩食购居
　开先河的服务果尔罕见
　备受赞誉的是经商契机
我仅能一窥其堂奥
新景点仰赖商场房产来撑腰
大自然的基调怎能不变

赞叹后紧接着是歔欷
正如喧闹将取代原有的宁静
悠闲的心情有待调整
我得向远滩孤芳的鹭鸶学习

金海湾带来另类的新气象、新活力
臆见跟理想又是两条平行线
灵魂的新港湾在哪里
　梦想世界又是个迷图
谁能不立足于人间
　超然物外　忘情世俗
海鸥与白鹭仅是外表飘逸

晚霞露出难舍的赧颜
　只刹那间
　残阳就沉落于灰黯岛屿的丛林里
我在缺陷美中追逐
感恩之心仅求五分半的满足
　生命中一个小小的避风港
　是我宁静泰然心境的精神寄托

多少骚人妄想用笔来体物言志
　淡远的诗篇
　仍然不能忘情世间的疾苦
　空谈和平的白鸽仅能在蓝天炫耀 回

－ 完稿于2008年5月8日（母诞日）

炊烟与篝火

薄暮的农村尽头
母亲在厨房
　炊烟升起
　仿佛是母亲向父亲召唤
　“该收工了吧
　快回来用餐”

父亲离开农田之前
　燃起熊熊的篝火
　火堆冒起袅袅烟气
　仿佛向劳动者挥手暂别

炊烟与篝火　逐渐朦胧
　暮霭笼罩呈现另一种凄迷
亚答屋的大光灯在望
温暖还来自粗茶淡饭 回

2005年9月25日
－ 原载于2006年诗集《我们来种大红花》（士姑来书辉出版社）

老友重归

——为黄润岳校长而写

❑ 沈安琳

沈安琳 原名冯绮珲，1926年5月27日生，原籍河南开封，复旦大学肄业；战后南来，曾在柔佛州龙引、峇株巴辖等华文中学执教了十数年，作品多散见于60年代中期的蕉风月刊、学生周刊等报刊。

停笔10年后，于1975年9月开始在蕉风月刊连载《半个地球以外的世界》7篇加拿大游记。1999年8月出版3本著作：《自由的召唤》《难忘的旅程》和《一串情谊》。她的夫婿叶汉秋（1922～2004），也喜欢写时评文章，笔名叶寒修等。



黄润岳校长又从加拿大来马来西亚了，这是他移民加拿大后第三次归来。他说过人虽在加拿大，但对过了半辈子的马来西亚魂牵梦系，无时或忘。他长校时的新文龙中学和培风中学的学生们，如今都长大了，也都已成家立业；教总的同仁们也都步入老年。人愈老，愈会珍惜归日的情怀，大家都想念他。好在他多年来写作不辍，从他发表的文章中去了解他的生活，应该说是少有错误的。

我最欣赏他那本自传式的《此生此旅》，和最欣赏姚拓先生的《美丽的童年》一样，它们都可称为代表作。他们两位的文章都写得棒，风格不同，但都以一个字概括，那就是“真”；真的东西特别动人心弦。他这本书是在86年出版的，那时他应吉隆坡文桥出版社社长、筹委会主席黄子（黄福溪）邀请，来马为第10届写作营主讲基督教与华人文化时附送。这本书写尽他的心路历程，从出生到南来从事教育工作，以后生育五位儿女移居加拿大，生活优裕，精神却空虚难耐，自归主后，心有所寄，夫妇二人，皓首穷经，乐在其中。十多年来，我们通讯不断，只觉得他所思所谈，不离宗教，其他俗事，完全下放心上。

这次他又来马，身边多带了两个女儿和两个外孙子。七月十五日居銮佳音堂张恩民牧师为小儿在教堂举行感恩礼拜，我和外子参与其盛，听李光仪先生夫妇说次日黄校长要由新山来居銮，老友又重聚，心中真高兴。

十六日中午，黄校长（我53年曾任教新文龙中华，那时他长校，现在我们仍这么称呼他，而不改叫先生）一行人，由曾锦祥长公子专车赴新山迎接护送来銮，我们夫妇也到銮中会合，在那绿荫夹道的大路上，他们一行人正参观完毕走出来，一眼就看到黄校长精神奕奕地迈着轻松的步伐走

着。那满头白发，似乎成了他的标志。一般人头发一白，就显得憔悴苍老，他却丰润健硕，给人一种飘逸潇洒成熟的感觉；加上他内心喜悦，满脸含笑，洋溢着主的馨香之气，使大家如沐春风。

这次是由龙中校友辜兴基医生作东，銮中校长陈诗圣夫妇、谢锦麟老师、龙中同事李光仪夫妇，以及我和外子作陪，在乐享福酒楼午餐。席间，他拿出在香港和严元章博士倾谈的照片给大家观看，说严博士如今已八十余岁，仍是孑然一身（如此杰出人才不留后代，实在遗憾）。正在著书立说。照片上的严博士比往昔苍老消瘦多了，不过看来精神还好。他长校峇株华中时，我们夫妇曾在该校执教。看了照片，往事泛上心头，引起怀念之情。

谈说间，提起马联出版社总编辑姚拓先生最近去中国探亲之事，他的年纪和黄校长差不多，因为常年打太极，身体也非常健壮。五月间回中国河南探亲，回来写了《返乡记》，并在南洋商报连载，看得我有如身历其境，有时欣慰，有时落泪，他那支生花妙笔，把我也带入中国旅游，和他最近再版的《美丽的童年》一比较，不禁黯然神伤。无怪姚老说临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不过这穷乡僻壤的鲁庄农村，竟出了个海外扬名的作家，将横加摧残不知珍惜的古物一一搜寻出来，嘱人加以整理，也算是一种贡献。

接着，我们又谈些三十八年前在龙中的往事，光仪夫人黄韵琴还特别找出五三年和黄校长以及孩子们的数张合影送给他们，这有钱难买的纪念品，令孩子和孙女开怀大笑。黄校长还每人送了一张合家欢，大大小小廿四人，个个脸上都是笑眯眯的，闪耀着幸福的光彩。这个白发老公公，穿这粉红色衬衫，外加枣红色小背心，好像一个圣诞老人，坐在众人中心洋洋自得。好像变魔术一样，两个人变出这么一大群，真不简单，这要付上多少心血的代价呀！

对面坐着銮中校长陈诗圣夫妇，诗圣在本地是个无人不晓的年轻有为人物，有理想、有魄力，又肯埋头实干，把个三千二百多学生的銮中办得有声有色，个个竖起大拇指夸赞。最近新建一座耗资二百五十万元的综合大楼，二、三、四楼供外地学生住宿，附近地区慕名而来的学生不少，在教育方面真可说贡献良多。还有一位谢锦麟老师，如今在銮中执教。忆起我四八年刚从中国南来，教小学四年级，那时我是他的级主任，他长得胖胖的，非常可爱。一眨眼就是四十多年，现在走在街上，我一定认不出来。常常都有学生叫我一声老师，如今桃李虽不满天下，但师生之间那份

温馨的情感时时泛上心头。东主辜兴基医生，在新邦令金执业，夫人是銮中图书馆主任兼马来文教师……大家济济一堂，谈笑风生，这一餐饭吃得真开心！

在我的感觉中，黄校长比五年前第一次来马时似乎更年轻了，我想这是他全心奉主心无旁骛的关系。试想一个人将自己全心摆上，专做圣工，充满喜乐，没有愁烦的人，怎么会苍老呢？

他问起我的近况，我告诉他吉隆坡马联编辑的工作已告结束，五月初搬回居銮长住。最近因身体出现问题，很少执笔。不过，我热爱写作的心，经过低潮之后，又会振作起来的。他一直勉励我，这支笔千万不要放下。

分手的时间终于到了，大家都一一握别，互相祝福代祷。我们眼望着曾先生开的那部车子，在习习的凉风中，满载着黄校长他的家人，朝向马六甲的路上绝尘而去。 回

－ 原载于1991年7月29日《南洋商报·商余》副刊



2000年2月11日在居銮，右起：梦平、沈安琳和叶汉章夫妇、小双、钱圣叹。

我的父母亲

❑盛琼荣



盛琼荣 笔名盛一平。柔佛州峇株吧辖人。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系本科毕业（教育学士）；英国伦敦行政学院（FBIM）。经历：曾任居銮中华中学教员三年、笨珍培群独立中学校长三年、1970转行从事制造业、加影董总主办全马独立中学假期师资训练班特约讲师、森宝工业有限公司董事经理23年、盛顺成有限公司董事财政30年。现任：盛琼荣有限公司董事主席、著作：小工业制造法（1975年），现计划出版《文化教育与青年》。

想写这篇文字已经很久了，因为这种题材的文章，我几乎很少写，而多数是写专业的、理论的、激励的、传播文化的。

而父母的恩情很深，我常常怀念，但一直不能以文字表达出来，心里总觉得很难过，不知道从何说起？我父母亲是从中国福建省永春县盛畔家乡，到当年的马来亚峇株巴辖中江必只老姑丈的树胶园工作，当时薪水一个月才马币一块钱，膳宿免费。在园丘工作，一天超出8小时，天一亮5点钟即起床，有时候也在凌晨一时提灯到胶园割树胶，这种生活上的苦不是每个人想像得到的。

·每日三餐吃番薯叶

住在树胶园里的亚答屋，四周都是胶园，蚊子多得很，当时没有电灯，也没有自来水，只有井水。每日三餐虽有饭吃，但菜式每天都是一样的，那是黑豆、豆干、萝卜、番薯叶等。鸡肉、鸭肉、猪肉、鱼、虾，要等到华人新年才能享受到。每天穿的是一件短裤，没有穿衣，赤着脚，睡的床是木板。一个月工作足30天，每天就是吃、工作、睡觉，不逛街、不抽烟、不喝酒，过着像是人类原始的部落社会生活，一生没有穿过皮鞋，没有坐过飞机，从来也不旅行，就是住在峇株巴辖—— 中江必只，每天就是工作，但每年回福建永春家乡一次，坐船舱，旅费姑丈负责，生活的范围太小了，其苦不堪言！

父亲在中国受过四书五经、琼林、唐诗、人之初、千家诗、千字文的教育，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很深，为人忠厚，能够刻苦耐劳，对儿子管教很严格，很少和我们兄弟讲话（我有四兄弟没有姐妹）。我们被教导坐要端

正，吃不能有声音，假期和礼拜天一定要和父亲到园丘工作，除草，拾柴回来烧饭、煮菜，完全没有休息的空间。平常不给零用钱，过年时红包给两块钱，我们就高兴得不得了（童年的生活没有快乐滋味）。

我父亲南来二十多年，由于工作勤劳，诚实可靠，取得姑丈的信任，后来老姑丈不幸去世了，他只生一个女儿而已，儿子全都是买来养的。他的儿子年纪还小，他生前开垦了两百多英亩树胶园，全部“挂沙”给我父亲全权打理，月薪80元。父亲省吃省用，到四十多岁的时候，已经买下一百多亩树胶园了。

· 父亲热心教育

父亲当时是中江必只首富，他热心教育，在当地的中江学校出钱第一，每个人都尊重他，同时培养我们兄弟受良好教育，子孙中有博士、工程师、会计师、教师。这个时候我父亲不必再当苦力了，每天上午到园丘巡视割胶工人的工作状况，到了下午一时左右在家看书。

父亲一生太辛劳，很年轻，50岁时不幸生病去世了。就这样的过了一生，他生前的奋斗史，刻苦耐劳的精神，以及对子孙的恩重如山，怎么能够忘记呢？我常常会想起他，有时也梦见他。

我母亲没有读过书，不认识字，是古时候的封建思想，重男轻女，对媳妇总另眼看待。不过，她在生前所讲的每一句话，到现在我都记得，它常说，晚上12点过后不要冲凉（因为我睡前一定要冲凉）老来会得风湿病。又说不要常常看电影，不要在外面吃，不要买汽车，钱要懂省起来。过年时我包一个60元的红包给她，她也不收，叫我留起来给孩子读书。

母亲比父亲好命得多了，山珍海味补品，家里经常必备，她就是不喜欢旅行，也是没坐过飞机。我母亲天寿七十八，要算是古来稀，子孙满堂，多么幸福。我母亲生前好客，每当客人来访，猪肝、瘦肉煮面线请客，且好施舍，我受母亲的影响很深，我也很好客，喜欢请朋友吃饭。回

- 原载于2006年5月8日《南洋商报·商余》副刊

擦亮心灵的眼睛

现在我们生活的富裕繁荣，是我国自独立以来前所未有的，我们不用为衣食忧心，然而，社会大众并没有获得真正的快乐，治安不靖，罪案似乎与日俱增，抢劫、掳人以及强奸案不断增加，是否贫富差距太大，或是人性丑陋。

再说，政治不民主、教育不平等、经济与国家资源被控制、国民团结每况愈下，令人隐忧。

· 感受心灵贫穷痛苦

一堵堵高墙，一扇扇铁门，把危险与暴力关在外面时，也把自己关锁在里面，越来越高级的床铺上，没有安稳的睡眠，尤其是知识分子，对社会的使命感，忧心忡忡。我们虽然拥有广大的人潮，震耳的声浪中，但是却品尝着孤独和寂寞；医药发达，越来越长的平均寿命里，却几乎找不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了。

我们的社群只追求物质的享受，忽略了精神层面的需求，怎不感受到心灵贫穷的痛苦？

· 人文科学乏人问津

现代社会，大家都在不择手段地追求成功，顺应社会不正确的价值观，一味地追求金钱、权势，却丧失了传统中华文化许多优良价值观，如诚实、勤奋。节俭、忠孝仁爱、礼仪廉耻，这些美德，在笑贫不笑娼的社会中完全消失了。人的贪财的心理贪污盛行，唯利是图的风气已占据了社会大众的心理为所欲为，原有美德（如上述）和是非的尺度，已不再被重视了，人生的理想和目标，除了赚钱别无他事。

我国的人文教育太薄弱，社会人士口口声声要发扬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却一知半解，新闻报纸负有传播文化的使命，但每天打开报纸，极难找到一篇有关谈中华文化优良的作品，即使有人执笔，未必被采用，如何发扬？都是口号。

在一般父母的期望下，为了功利主义，子弟纷纷选理、工、医科，而“人文科学”却乏人问津，因此，我国丧失了许多人文方面优秀人才，抹煞了其天赋潜力发展的机会。社会把成功定义得太狭隘甚至扭曲，是社会的损失。

· 人文教育匡正歪风

职是之故，我们应该发扬“人文教育”，儒家人文主义，以人为本的优良传统，重视朋友相互之义气等等，提升人伦精神，改良社会风气，“导正”社会行为规范，建立人与人之间良好的人际关系，则国泰民安，快乐幸福。

反观社会演变至今，险象环生，复杂冷漠，人与人之间，无利可图，逐渐疏离；人情淡薄，互不信任，互不关心，如何提升文化生活品质以建立富而有礼的社会，就是发扬人文教育“启示社会，教育社会，改造社会”。

人文就是文化，一切的活动与追求，以人的利益为本，不可损害人类，我们才能享受生活的富裕繁荣（正如上述）及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平安，也就是安全感。

倘若生活品质低落，社会秩序继续恶化，人心不能及早醒悟，我们的前途是黑暗的。发扬中华文化优良传统、儒家人文主义，是今日社会迫切的需要；让我们擦亮心灵的眼睛吧！希望华社与新闻媒体共同努力，但要有实际的行动，不要再用口号了。 回

－ 原载于2007年11月18日《南洋商报· 大家开讲》副刊



2007年6月23日在峇株巴辖，右起：钱圣叹、林洛人（庆文）、盛琼荣、马岑（杨新民摄）。

普结善缘

❑ 石诗元



石诗元 柔北著名的教育工作者和文艺作家。1928年1月14日生于森美兰州波德申（祖籍福建南安）。1953年森州师训班毕业，曾在柔州武士钵思朴学校、巫罗佳什等华小任校长职。自1950年以来，所发表作品大多数是杂文，累积著作甚丰，他个性内向，不善交际，喜欢独来独往，厌受任何约束，办事唯作是非之明辨，不喜伪情应酬或作党同伐异的祖护。笔名计有：石斋、石凡、结崖、花岗石、大石、沈积岩、瓜西山人、傻大石、眉山老人……等等。1978年，曾获国际桂冠诗人协会颁发桂冠、国际科学研究院联合会文化部隶属巴基斯坦自由大学颁发文学荣誉博士，和美国亚利桑纳杜松世界大学颁发哲学博士荣誉学位。已有厚册专集问世。

佛说普结善缘，不单只指传教，却与修身交友有关。

缘冠上“善”字，非善类便不能结缘。这不是叫人做“好好先生”，做“滥好人”，或做受孔子轻视的“乡愿”，（乡愿即乡里老大）不能分辨是非黑白，行凶行善并举，毒药与补药同施，没有主张，随风转舵，这样做人便没有善根，自非积善之家。这种人大体上未解“普结善缘”的真谛。

佛教中人要普结善缘；缘尽更不强求，故佛不渡无缘人，因为没有善根的人是难渡的。

譬如有朋友如手足，结了善缘，称兄道弟，说是知己，各以济世为怀，自然没有问题。但世事变动不居，利禄贪欲便会使人坠入魔障，纵兽欲做坏事。你思感化他，他只是敷衍或利用你；你劝说他回头是岸，他却把你当仇敌，并带来给你污辱或祸患，那就缘尽了。缘尽就不必再婆婆妈妈述说什么前情，这样做便是叫做“执着”，如飞虫投入蛛丝，难得自由。即非善，便无缘，必需各奔前程为是。

年轻人好交友，不知选择，交了坏朋友，跌入魔道，嫖赌饮吹，吸白粉……等，也是不懂“普结善缘”真谛。这写年轻人实也非个个都是愚蠢的，终有明心见性的时候，但难把恶缘当即割断走回头路，结果情和欲混淆不清，最终便沉没欲海之中，实在可惜！

让我们处处普结善缘吧，但需在“善”字的真义下一番功夫去辨别真善与伪善，并表现在行为上。一个人，既多行恶，又何必拜神信佛呢！

有的人怀才不遇，徒知怨天尤人，也是不懂普结善缘的人。错把天下人都当做坏人，坐失时机，潦倒一生。本身有善心善行始解人之善，才有缘可结。缘并非命运注定，全是由人善行播下爱的种子结出的瓜果哩！ 回

– 原载于1979年9月12日《南洋商报·商余“想到写到”栏》

速写小贩

❑ 舒颖



舒颖 原名符蔼莉，祖籍海南省文昌县，1956年出生于柔佛峇株巴辖。从事幼教工作多年。求学时期勤于笔耕，作品散见于《学生周报》和香港《当代文艺》月刊。1974年英文女中毕业后停笔；1980年后复出创作。目前乃峇株文艺协会及南马文艺研究会理事，也是大马华文作协永久会员。

曾经出版儿童文学《我已经长大了》(1999)以及多种合集，包括《一般风物》、《兰艾集》、《耕》、《柔莲》、《绿原》等。

离公市不远，有间茶室，店外有个中年男子摆了一个小摊。我每次走过，都只见他闲闲坐着；摊子上的两个锅子紧盖着，旁边还有一些装调味料的瓶子。我很想掀开看看锅里的乾坤，可是他漠然地坐着，并不向路过的行人招徕；我几次都裹足不前。

一天，机会来了，我买了菜，又走过茶室，看见有个妇女在向小摊主光顾。我趋前，哇，不得了，香味扑鼻而来，竟是我爱吃的客家笋粿及算盘子，看之已垂涎欲滴。

我对摊主说："我要一个笋粿及一包算盘子。"他也没应我，着手就包。这当儿，有个妇女走来，试探地问："一个笋粿多少钱？"

摊主头也没抬："六角钱一个。"

我看到妇女邹着眉，哇的一声："什么东西，这样贵？我心里想，我在茨厂街买过一个一元的，大惊小怪！

摊主抬起头，望着妇女，冷冷地："这是真材实料做的正宗客家笋粿！"

那妇女还在嘀嘀咕咕，她心里大概是想客家就客家，有什么了不起，要卖到这么贵。我看看摊主，他紧闭着唇，神情漠然，也不理睬妇女。

我一路走，想着平日看到摊主闲闲地坐在摊口，并不急于招徕顾客，他有的是那份自信，他知道品尝过他这两样家乡小吃的人，都会再回来找他。这是一个多么独特的"生意人"！

我想起以前有个很骄傲的、卖菜头粿的老人，他的臭脾气，只要是峇株人，又买过他的菜头粿的话，肯定都领教过。

他是在晚上八点过后，在一间茶室外的大路口开档炒菜头粿。他的生意特好，炉子里的柴还未烧旺，已经有很多人在等着。

他不必开口，只专心炒他的东西、拔弄柴火；你要多少包，要加蛋要

加辣，自己开口，他不会问你。不过，你必须很有耐心；如果你等得久了，问一句："老伯，要好了吗？"他马上回你："不能等就别等。"害你走也不是，不走又不是，非常尴尬。

现在老人早已不再炒菜头粿了，换了一个青年，据说是他的儿子，我未光顾过，不知和他老爸是否一个样？想起许多人对老人又爱又恨，明知道他臭脾气又心甘情愿一次又一次去光顾，为的就是他炒出来的东西够火候，又香又好吃，令你欲罢不能。

另一个与老人迥然不同的小贩，是在帆加览街卖了几十年鱼丸面的中年人，他的鱼丸面是享有盛名的，八点一开档，就有许多人涌前来，他特别的地方就是很老实，只要有顾客上门，不论你打包或坐着吃他照例关照一声："很多人，要等很久。"吃过他的面的人，无论远近，都心甘情愿痴痴地等，所以他关照过一个又一个，顾客还是络绎不绝。

我们通常看到小贩生意滔滔，以为他们赚到眉开眼笑，羡慕得不得了。有一个小贩中心里的一个卖早餐面食的摊主，对着连绵而来的食客，唉声叹气，这只怪他的生意太好了，现炒现卖，一大盆的米粉或面或粿条才摆上桌，马上分完了，轮不到的人又得等着另一盆端上来。我试过在那儿足足等他的大厨师炒到第三盆才买到。那个小贩是个风趣的男人，常说笑话娱己娱人，有时又见他唉声叹气："这样的生意哪里可以做？不做了，不卖了！"

我替他算一算，一共四个人在帮忙，还是应付不了络绎而来的食客，也难怪他要唉声，要叹气。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小贩，是个卖经济饭菜的中年男子，他的档口开在百货公司停车场的右侧街边，他卖的几样著名菜式早已闻名，最难得的是他的好脾气。

他的档口上有个帮忙的女孩子，看不出是他女儿或亲人的孩子或只是雇来帮手的工人，先别理她的身份，单看摊主对她说话的态度，不像有些雇主对下人般呼呼喝喝，反而非常客气，这一点已足以令人心折。

每回到他的档口去买食，人多时得稍等片刻，我站在一旁看到摊主永远是那么地好脾气，与女孩合作无间，气氛那么融洽，即使等得再久，也心平气和。

看过一些当老板的，在大庭广众，对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工人，都是大声呼来又喊去，一点也没顾虑到被骂者的自尊，身为局外人的我们都会感到难堪、不自在。这样的老板，他卖的东西再便宜、再好吃，我都不会有兴趣再光顾。

做生意经营手法因人而异，最重要的是大家开心。 回

- 原载于1994年4月1日《南洋商报·商余》副刊

新山春节，游神庆典少不了

❑ 舒庆祥



舒庆祥 马华资深报人，1943年5月15日生于柔佛州振林山，祖籍广东潮安县。1955年随家人举家迁居新加坡，毕业于端蒙中、小学，后在义安学院念书（为时甚短）。

从1971年至今，任职于新山星洲日报办事处，现为高级广告营业代表。在90年代里，撰写《走过历史》（已刊过逾百期）、特别报道和专访，也常发表时评杂感及随笔文章。另用亚叔、祥哥等笔名撰写专栏《阿叔家书》和《煮咖啡论足球》（刊于星洲日报《大柔佛》地方版），为期甚久。2000年出版《走过历史》为单行本。舒君是新山陶德书香楼创始人之一，担任义务秘书；也是"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筹建委员会史料组组员。

具有百年历史的柔佛古庙众神出游庆典，一直被视为新山华社每年民俗活动的一次大检阅，更是我国最富地方色彩的华族民俗文化的大展献。

对新山华人而言，只有在这个庆典之后，农历新年才算真正结束。

出游庆典共5天，分别在农历正月十八、十九、廿、廿一及廿二日。十八日是亮灯仪式，十九日为洗街，廿日为众神出庙，廿一日为众神夜游，廿二日为众神回庙。

众神出庙后，就暂"住"在绵裕亭特设的行宫里（之前是称为神厂），一连3天供众善信膜拜。

出庙、回庙或夜游时，五尊神明顺序排列如下：琼帮的赵大元帅、广帮的华光大帝、客帮的感天大帝、福建洪仙大帝，以及潮帮的元天大帝为大老爷殿后。

诸神的排序历史悠久，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安排呢？新山民间有两种传说：一是反映各帮的势力，战前的新山一向有"小汕头"之称，潮州人影响最大，加上供奉诸神的柔佛古庙为潮人所建，向有"老爷宫"之称，所以潮帮的元天大帝押阵殿后；二是琼帮与广帮的赵大元帅与华光大帝均为武将，所以排在第一与第二位，负开路先锋的职责，而元天大帝为大老爷，理所当然走在最后。

此项游神庆典，究竟开始于何时，迄今仍无法考证。

1950年出版的《马来亚潮侨概况》，有一段文字生动的描绘早年游神活动的盛况：

"据传柔佛新山，每逢阴历正月二十日，为游神之期，全柔各地之港主，须各派出航船一艘，灯笼一对，前赴新山参加游神，盛极一时矣云。"

由此推断，游神庆典早在1917年柔佛港主制度未废除前已有。

早年的游神活动，也可见证于1939年柔佛苏丹州政府公布的宪报上。宪报列出了当年柔佛古庙众神出游时，可燃放爆竹的日期、时间与地点等详情。

游神庆典的举行与神诞无关，因为这五尊神明的神诞都不在农历正月内。因此，这可能是人们要庆祝农历新年的来临，同时，它也是各地港主即义兴领袖，借迎接新春佳节庆丰收。

随着年代的不同，游神的形式与内容也不断在改变。

庆典的高潮是廿一日夜的夜游。20世纪30年代的夜游，除了洪仙大帝外，其他的神轿都较少人争抬，而且往往要聘用年轻的三轮车夫来扛抬，花车只有几辆，民俗文化以潮州锣鼓队和颖川儒乐锣鼓队最引人注目，没有舞狮表演，偶尔会有舞龙队出现，那是特地从新加坡请来的。前导队伍手擎特制的“四方灯”，用白纸制成，内置蜡炷照亮，书上“米粮”、“胡椒”、“甘蜜”等字样，年长的善男信女持香随后，队伍走遍新山市区的大街小巷。

早年的游神庆典还有下列诸特点：

· 只有令旗在摇动，神轿没有一摇一摆。
· 抬神轿者，不少是雇用的印度人或三轮车夫。
· 全程用大光灯来照明。
· 不须向当局申请准证，各会馆可自由派队参加。
· 柔佛古庙庙祝居中扮演策划主角。

在新山中华公会及配合五帮的领导下，经过多年的改革与创新，如今夜游的节目大为不同了。场面壮观，队伍越来越长，由晚上7时从起点“行宫”出发，至最后一支队伍回到原址，往往已是凌晨2时。

这项游神活动还有两大特点：

· **庆典活动从不中断**。只有在1942年日治时期暂停一次，那是因为当时日军刚占领新山，然而在日军宪兵的护送下，众神白天的出庙仪式仍照常进行；在513事件发生后的隔年，众神也是置放在罗里上出游。

· **柔佛皇室成员的参与**。民间早有传说，柔佛苏丹曾参加柔佛古庙的开光仪式，而游神队伍每次经过大皇宫时，柔佛皇室诸成员都会在苏丹公园前的街道旁站立观看。2006年农历丙戌年众神夜游，柔佛皇储更参与其盛，这是百多年来柔佛古庙诸神出游盛典的首遭，意义重大。

2007年丙戌年众神出游盛况空前，沿途观赏市民之多，更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记录，根据各方的估计，当晚沿路两旁现场的人数当在20万之众。Astro电视录制整个过程，成为文化记录片《扎根》内容的一部分，然后通过该台向全国观众推介。 回

- 原载于2008年2月7日《星洲日报·农历新年特刊》

给亡妻

—— 大祥家祭

❑ 水沫



水沫 马华资深作家。诗人暨教育家，本名颜龙章，1925年12月1日生，原籍中国福建永春，现为马来西亚公民。福建省立南安高级师范毕业，1948年初南来后，在柔中一带担任小学教师、校长和中学教师；1980年退休后，受聘为峇株巴辖华仁独立中学华文导师。他爱好新文学及古诗，也常写新诗及散文。1960年初开始写得更勤力，笔名有水沫、村夫、村铎等。1990年由銮中校友会资助出版诗词专集《湖畔跫音》，曾担任峇株巴辖文艺协会会务顾问，并于1998年被国际纽约四海诗社委为名誉顾问，更肯定了他在诗词方面的造诣。2006年8月23日辞世，其遗著《龙吟雅韵》于2006年12月面世。

你去了，一去3年了。

我们在你大祥日（庚辰年十二月十一日）举行家祭，香烟缭绕。烛火摇红，蔬果静静地叠伏盘里，比丘尼的诵经声，钟声和木鱼声，一片肃穆凝重的气氛。

家人的神情，也那么凝重和肃穆。

你那慈祥温馨的遗容，家人一望见，犹如葵花向日一样，燃起生活爱和希望的光。

窗外小花圃的花木，多情地探进头来注视，引起我无限的哀思。

圃里的花木，一叶一茎，一花一蕾，一草一木，都有着你生命的痕迹，躺在角落里的工具，如花锄、花剪等，还闪着你性命的光辉，家人用它们来培苗护理，比如修枝剪叶，无不绿得可爱，绽放花朵，散发芬芳。

我仿佛在朝阳吻颊，晚霞烧红时，独自彳亍这个落寞花圃，无时不仿佛看到你那莳花，植草的身影，或你和厝边头尾亲切话家常的心声。我悄悄地走上前去要和你亲近，什么都没有了，身影、声音不知溜到哪儿去呢？只见花枝摇曳，摇出几缕清香，几片落叶。

我愣了。

诵经声，木鱼声，却轻轻地闯进耳里来，扯动了我的心弦。

我恍惚在六年前，住进这幢新房子的时候，我俩坐在沙发椅上肩并肩谈心。你说："今后，我们不用再搬家了。"这是我们和儿女设计的，用血汗在自己的地皮上建立起来的家。

你得意的神情和内心的喜悦，是掩不住的。

于是，6个孩子在6个地方出生及7、8次搬家的辛酸苦涩，原本一股脑儿藏在你心坎深处，却悄悄地随着你的话语溜了出来，散发淡淡的糗味。

这使我深深地感到难过，尤其深深地感到对不起你。

我沉默了。

啄啄的木鱼声，激发我心湖波荡，好像你轻轻地亲切地在诉说："家，搬了又搬的家，还不是一个很可爱的家吗？"

因而，我眼前涌现家私、杂物、行囊、书籍，用具等拉拉杂杂的东西，这儿一堆，那儿一堆，杂乱得很，令人茫然失措，但在你吩咐朋友们、学生们怎样搬移、安置之下，各就各位，渐渐地显现眉目与整然有序……

你的衣湿了，脸上留着灰尘和汗水交织纵横的渠道。但你的眼神、嘴角没有一丝儿的怨怼，诅咒；自怜自卑的神色，反而含着包容、宽容、挺拔坚韧的意志。

这种优质，这种生命力，是你那几个死党未能察见的，所以他们在我俩定情前几天，说了这么的话：你是温室里的一朵娇嫩的花，落在穷教员的手里，还会不枯萎吗？

·搬家是一种需要

可我们的家，不论搬到椰林里的亚答屋、小溪边的锌板厝、花园住宅区的砖瓦房子、新村的板厝、低洼地的高脚屋、学校边的小楼，我们都过着快快乐乐的日子。

而且，你说："搬家是一种需要，又得深一层认识，也是别有一种意义。"

你为教书而搬家，还不讨厌教书，反而更加慈爱小学生，让他们放心学习功课，歌唱和舞蹈，赢得学生家长们的口碑，也给儿女们活出天真活泼。

终于儿女多，女佣找不到，你只好放弃粉笔生涯，毅然挑起家务和教导儿女的重担。于是，屋里窗明几净，饭菜热腾腾按时上桌，一家乐开怀。

从而你可放心诱导儿女们，在工作中、在游戏里读书、学习，相亲相爱、相扶将；有个性，不依赖。

在这枝生活标杆下，他们成长了，果然能相扶将，相支援，分别向

大专院校进军，不敢懈怠，所以他们有自己的专业工作能力，自己的生活天地，更有自己的生活岁月。

他们深切地看到你大半生挑着担子，太沉重了，应让你怡然自得的踩一踩轻松的岁月，松一松疲惫的身心，大女儿安排我俩到英国、澳洲去旅游和度假，接着我俩又到中国去一趟，走上万里长城，看一看塞外风光，经过北京观赏名胜古迹，到杭州浏览秀丽明媚的西湖，才到乡下探亲，可是我在旅馆里病了，幸亏有你和亲友延医诊治及细心照顾，才得平安回来。

当得一下钟声，敲断了我的遐思冥想，又望见了你的遗容，是可爱，也可哀，使我感到深深遗憾和痛苦的，你病了，虽具有抗拒病魔的决心、斗志和精神。我却不能替你找到名医，帮你从病魔的掌心里逃脱生天。我只能护送你就本地、及后赴马六甲、新加坡、吉隆坡的专科医生、针灸师、中医师去诊治，3年了，没有一位医生或医师找到你的病原，药服了又服，针灸了又针灸，病情却逐渐加重。

当你病重时，老大在凌晨梦见你穿着整齐和一位朋友走了。那天早上你的精神很好，一家人都很欢喜，认为康复的佳兆，想不到第二天凌晨，你去了，唉！你真的抛下我们去了，去了。

诵经声、木鱼声、钟声都静止了，家祭仪礼完毕。但我的心湖和空气一样在荡漾，耳边响起了第八世固秋嘉仁波切传承上师说的话，你是一位慈心行善的信女，才和印度一位高僧同日归天。可一同获得印度与各地的僧众逐日诵经超度，在七七四十九日那天，单在印度就有500僧众虔诚地为你们诵经呢。

因此，往事一幕幕涌现眼前，昔日和现在的厝边头尾都说你是一位和蔼可亲，与人相处有如咖啡牛奶一样的融和、亲切。有的说，你帮她把女儿送进医院急救生还，有的说你指正护士派错药（比病卡的药方多出一种药片），他的孩子才免遭殃，有些说，你帮她们化开婆媳不和的心结，才能过着快乐的生活。

一位老伯说，从你和厝边头尾的行为表现，体现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和爱心。

孙女的叫声，我才惊觉是正午了，望一望你的遗照，很可爱，你生前小心照料我们一家的日常生活，有着健康乐趣、愉快的日子……。

唉，啊！爱已成为深深哀思的根源。 回

－ 原载于2006年12月出版颜龙章遗著《龙吟雅韵》

寒冬游子梦

❑ 水兴浪



水兴浪 原名郑水兴，笔名水兴浪，于1966年出生在柔佛州麻坡。毕业于麻坡中化中学后，负笈美国，毕业于美国东密西根大学市场系。活跃于政治社会及专业团体活动。水兴浪自从1979年被《好学生》挑选为“全国十大最佳小记者”后即开始活跃于报导文章与社会评论。他曾在六年留学美加期间担任本地主要报章的海外特约记者。著作有《半岛的青春》、《五湖边的乡愁》、《从交通圈看大马M仔》（2002）等。返马后，居住在吉隆坡。现任马华作家协会中央理事会财政职。

密西根的冬天笼罩着的是阴沉沉的灰色天地，弥漫着的是冰冷的严寒世界，对于来自热带游子的我们，困在屋中，让我们的心离开家乡更远，但是走出屋外，冰天雪地，夜长昼短，没有走动的人群，没有东方的热情，那股寂寞冷得更让人难受。

静寂的夜，我习惯在上床之前，坐在窗前，凝望着漫长的冬夜，这里的夜没有乡下的黑暗，在白色的冰天雪地下，却相反的分外明亮，对了，故乡现在不正是白天吗!

我窄小的房间，密封的窗口，小小的热气炉却相对的让我感到闷热，这样的矛盾让游子们浑然忘我，似梦还真，梦乡是那么的令人响往，是夜，我在梦中回到了故乡……

我出现在大学体育馆内观看一场摔角赛，也不知道为什么对裁判不满大声叫嚷，好似在发泄纳闷的愁肠，镜头一转我在旷野狂奔躲避追赶，我逃了好长的一段路程才找到一堆树丛躲藏起来，那树丛好熟悉，是热带树林，那地方更熟悉，就是一时想不起在那儿见过。追赶我的人可能是不熟悉那地方的原故，摸摸金亮头发就掉头走了。

犹豫中感到一股亲切的感觉涌现，我环顾四周，那感觉来自很远的一个码头亭子，我身子轻得象是飞了起来，那是一股奔向生命自由与安全的欲望，我的身体已经空移到亭子的长凳上。难以置信的是这样旧的亭子竟有一个若似大学视听室的电视大荧幕，在播放着戏片。咦! 怎么戏中的主角全部都认识的呢？他们开着摩托在一条红泥路上奔驰，而那红泥路不就是我故乡的一条小路吗？

愣呆中感觉到背后有一丝热带凉风轻拂着我的长发，我不由自主的回头一望，怎么河水是黄色的呢？我愣了一会，才发觉四周的景物竟完全的与戏中一样，望向河岸，我更吓了一跳，怎么会是麻河，那是我从小与戏中朋友常到的地方啊！

沉思中我又迁移到另一个空间，我一个人沉闷的逗留在一个村中，对着眼前的满是烂泥的沟渠会心微笑（在美国已经好久没有见过沟渠了），寂静的小村在对面的屋内突然间走出一位小女孩，那是我妹妹，我喊了一声，她竟然没有长大，两年了，她还是那么的幼小，我想奔向她时，另一厢却出现了一个更熟悉的影子，我马上喊了一声："爸！"父亲迅速的过来牵我的手，象是带着迷路的孩子回家。

家中热闹的情景又出现了，我好开心，兄弟姐妹们还是象以前那般的疼爱着我。我记得二哥在我出国前最少与我说话了，那是在他从英国留学回来之后就这样的，可是现在他却这么的健谈，这么的风趣，我终于见到我童年时候的他，多么的亲切。他拿了一件T-SHIRT让父亲穿上，父亲觉得很紧摸摸肚子，我才发觉父亲竟有了三个月的小肚腩，全家人哈哈大笑。在笑声中我才发觉母亲与弟妹们都在屋内。自长大以来，兄长们都成家立业搬出去住，弟妹们也出外读书了，整间大屋子总是空空的，这全家乐融融的情景，自我出国留学以来已盼望好久了。

我突然间抬起头来，问道："今天是几号？"

我最小的妹妹马上回答："三月十号。"

"不！是三月二十一号。"我的小弟还是一样的顽皮，我瞪了他一眼，沉重的心喃喃自语道："奇怪，我刚刚还在美国上课，怎么会回到家里来呢？"

我一直拒绝是在梦境，我不断的触摸家中的每一件事物，这时一大班亲友到访，我悄悄的走进母亲的房间，她在编织着我的寒衣。我好无奈的说："妈，既然是在作梦，我要回美国去了。"母亲看了我一眼，好像不知道该说什么，又重复我离乡时叮咛的几句话："我这里有两罐药，你带在身上，生病的时候可以拿来服用。"

我用疑惑的眼光望着妈妈，我想问她既然是在梦中，我能带回这些东西吗，但我还是拿着不舍的走了出去。

走出大厅，我还是很不舍得，看到小弟就捉他来问："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你知道我在美国有多闷吗？"接着就朝着厅中日历走去，抓了一张说："看！今天是三月十号，我醒来的时候一定是三月十号，这张日历

就可证明我回过家。”我紧握着日历不甘愿的走了出去。

我走出了屋外，才感觉到很尿急，赶紧跑向路边的一间公厕，那是木钉的，是故乡的，但当我望向窗外时，又看到了我的家，那是我美国的家，我深叹：“完了，我一定是被送回去美国了。”这时厕所在剧烈摇晃，大门突然砰得一声，“呀！”我醒来了，那时深夜南方拍打窗户的声音，我迷糊中急着抓了床一把，是的，那是我美国的床，我的心沉了下去，霎时，我又紧张的四处摸索，我的日历呢？妈妈的药呢？我当然是又失望了。

这时候我才发觉我真的很尿急，非上厕所不行，看着镜内的我，迷惘的又叹了一声：“唉！有谁知道我多想家，妈！你知道吗？”

回到床上，望向窗外，我才发觉世界是那么的寂静，那么的寒冷，冷静得很恐怖，我睡不下，下了厅，扭开音响，播放出一首义妹从家乡寄来的一首歌，太久没有中文歌听了，他唱着：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
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问自己
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
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孤独的坐在沙发上，我愣愣的追忆着梦境，室友的香烟摆在台上，我莫名的点起了烟，深深的吸了一口。乡愁……我要写下它。

对了，今天是1986年3月24日，不是3月10日，我的确是在作梦，但至少我回了家乡。回

－ 稿于1986年3月杪 · 美国密西根



2004年10月30日在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工商总会，左起：拿督黄汉良、缪进新、陈征雁、年红、马岑、拿督翁诗杰。右二为陈达真博士等合影（丘量栋摄）。

高飞的鸽子

—— 山村童年畅想曲

❑ 孙快雨



孙快雨 原名孙福盛，祖籍广东省惠阳县。1953年5月11日出生于柔佛州巴罗埠。1971年毕业于居銮中华独立中学。笔名：孙快雨、林豪、铿锵等。曾任华文报新闻从业员及经营书店。

1984年加入人寿保险业，1993年起成为区经理，服务20余年，专长于管理与培训，曾历任马来西亚保险学院导师、ING安泰表现开发中心特许讲师。2000年考获美国特许保险管理师资格。1997年开始开发并主持青少年人文教育系列课程，并任比翼集团业务顾问。著作计有：《闪光的事业》（1999）、《当归与木屑》（2002）、《高飞的气球》（2004）等。

我背着行李，奔走在故乡的山径上。

头顶上，阳光炎炎，无垠的蓝天，伸展天边。多好的一天啊！

故乡，还是那样绿意环绕，生机盎然，无边的橡林，无际的棕山，绵亘漫野。这样的景致，怎不撩人心思？惹人乡愁啊？

“劈劈！啪啪！”那是什么声音？

——哎！山径两旁，飞起了一群鸽子。

哦！久违了，可爱的鸽子们！

我赶忙抬起头，欣赏着它们美妙的飞行……

我爱鸽子！是的，从童年时代开始，我便爱上鸽子。

爱它们，因为它们那油质的，闪着亮光的羽毛。

爱它们，因为它们那匀称的，健壮俊美的体型。

爱它们，更因为它们不屈地、固执地向往飞行，追求自由。

我想，没有谁，会讨厌它们的——这些“咕咕咕“带来美好象征的小东西们。

时光，把我推回那不再的童年，一段用橡林包围着的小山村的童年……

同样是阳光炎炎，同样是无垠蓝天，几个小伙伴，坐在蓝天底下，追望着高飞的鸽群，一个接一个地交替着赞美：

“看！鸽子！又飞了！”

“飞得多美！飞得多快！”

“它们越飞越远，越飞越高了！它们究竟飞向哪里呢？”

是啊！它们究竟飞向哪里？为什么总是不停的飞？

“它们一定是旅行家，要飞到每个地方去，看山，看海，看美丽的风光！”

“它们一定是在寻找一个地方，寻找一个世界上最美、最好的地方，到处长满了鲜花和果树的地方！”

“它们一定是……”

童年，总是充满着美丽的梦想。没有梦想的童年，便没有欢乐。

高飞的鸽群，就是这样，带给山村孩子们无穷的智慧，无穷的启示，无穷的友谊。还有什么，能比这些无私的欢乐和友谊，更能填补他们纯真的心灵，和如饥似渴的求知欲呢？在那个闭塞和沉重的年代。

正因为如此，山村里，家家户户都养起了鸽子。人们啊！是把深藏心底的思绪，寄托在这些不屈的小东西身上了。

可是，有一天，小伙伴们忽然发现了一个秘密，也是一个坏消息：

山村里的鸽子，在一夜之间，全飞走了，一去不回头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然后，小伙伴们听到了大人们的谈论——

“白鸽眼，势利眼！现在我们都变穷了，它们怎能不飞走呢？”

“是啊！它们飞向富有人家去了。”

“穷山村，富贵城！这年头，又有谁会看得起我们这鬼地方呢？”

“……。”

真的是这样吗？

高飞的鸽群，真的不爱“穷山村”，真的飞向“富贵城”吗？

小伙伴们心里老大的不相信，也老大的不高兴。

这以后，童年，果真失去了一些光彩，失去了一些欢笑。直到有一天——

山村里唯一的知识摇篮，山岗上的小学校里来了一位年轻人，他怀着满心的欢喜，告诉小伙伴们说：

“谁说它们是白鸽眼？谁说它们瞧不起小山村？不对，完全不对！它们是勤劳的旅行家，要去看看美丽的世界！它们也是勇敢的探险家，要去寻找自由和友谊！就像你们一样，有一天，你们不也是应该做旅行家，做探险家，去驰骋人间，去追求广阔的天地吗？这样，你们才会长大，才会聪明起来啊？”

——啊！原来是这样。小伙伴们的心，一下子明亮起来了！

……

抬起头，高飞的鸽群，抖振着翅膀，向蓝天的另一边飞去。

我再次让眼睛追逐着鸽群飞行的方向，脚下，奔走得更欢，更快。

补记：文中的小山村，和上个世纪50年代“成立”的几百个新村一样，走过铁篱笆和大锅饭的岁月，作者的童年除了夜间响起的警报和“卜卜”枪声，就是那满山遍野的橡林胶山，那是唯一让小心灵感到自由畅快的地方，家园因此有了甜蜜和温馨，就像普希金所说的：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回忆。 回

- 原载于1980年7月12日《星洲日报·星云》版
补记于2007年10月16日夜

火车厢内外

❑ 孙彦庄

孙彦庄 80年代初期马华女作家，本名孙彦庄，祖籍广东潮安。1965年10月生于柔佛麻坡。出生于一个家学渊源的写作之家，父母和3位兄弟都有写作经历。在新山受国中教育；笔名优律戈等。1986年进入马来亚大学念中文系，以全系最优异的成绩获得第一等荣誉学位，毕业后即留校当助教。1989年荣获第3届大专文学奖小说组的首奖，1990年获得第2届杰出潮青文学奖。作品收入散文合集《马大散文集》《荧荧月梦》等。1992年考获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学位之后又考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任职马大中文系高级讲师。著有《火车厢内外》、儿童文学《水不放弃》、中篇小说《如果生命能U转》。另著有传记《林连玉的峥嵘岁月》、学术论文集《马华作家与社会关怀》等、编有《摆荡经纬间》、《马华戏剧选》（1965－1996）等。



轰隆隆隆……

噢，火车来了！

几个小毛头的脸上顿时呈现出紧张的神采，个个互相迅速地交换会心的微笑，然后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望着那个个子最高，拳头最硬的榴连头。

榴连头灵巧地把右手掌平盖在两道浓眉上端站好马步，身子微微往南方一欠，圆溜着眼睛往远方望去，然后下令："火车来了，快逃！"

大伙儿一听，拔腿便跑。大家随着榴连头离开火车轨道，直往远处的小斜坡爬去把身子藏在芒果树身后，只露出一张张喘着气的脸庞。

肥仔用手背在额头上胡乱地擦了一番，然后模仿榴连头刚才望向远方时的那个动作。其实榴连头还不是学人家的？上个礼拜大伙儿跑到神庙里去看热闹，当时乩童在神台前面乱跳一番，然后站稳脚步，把手掌盖在两眉之上，向东望望，向西瞧瞧。大伙儿齐声说，乩童被孙悟空附了身啦，不过榴连头却指正道："是齐天大圣啦！不是孙悟空！"……

"轰隆隆隆……"

"听好来！"榴连头提醒大家："等火车撞到我们放的石头而翻倒下去时，大家一定要伏在地上，不然火车爆炸时，我们也会死翘翘的，知道吗？"

大伙儿猛点头，心情既紧张又兴奋。历仔和四眼狗的心跳得好快，两人马上抱住自己的头颅，伏在沙地上。

"火车会翻？"肥仔诧异地问。

“是啊，我们就是想看它撞到石头后，怎样翻倒下去！”历仔回答。

火车会翻吗？火车真会翻吗？

“可是你们刚才没告诉我说我们要让火车翻！”肥仔嚷道。

“谁叫你这只笨猪没用心听我讲！”榴连头骂了他一句，还白了他一眼。

“轰隆隆隆隆……”

“噢，火车近了，火车会翻吗？”

这时，树身后闪出了一个影子：“我不要玩了！我要搬掉那些石头！”

人影从斜坡上滑了下来，直滑到铁轨旁。

小毛头们个个睁大了眼，往下喊：“肥仔，回来啊！”

肥仔头也不回地跑。抵达铁轨边时他摔了一跤，流血了。他咬一咬下唇，忍一忍痛，像平日阿妈打他时忍痛一样，然后站了起来。

“肥仔，回来啊！”山坡上传来叫唤声。

不！不回！

“肥仔！我叫你回来就回来，听到吗？”

喔，是榴连头在叫喊呢！听到，听到又怎样？不回就不回！大不了等下让他打两拳，大不了等下自己的树胶圈、打架鱼全部被他充公。不回！绝不回！

肥仔双脚踏在铁轨上，心中充满了英雄豪气。他弯下身子来，把石头移开。

“肥仔，回来啊！你看，火车来了！”

火车是快来了，怎么办？石头还未搬完！

“肥仔，火车会撞死你的！”

是榴连头的声音。喔，阿妈说过，火车来的时候，我一定要避得远远的，不然她要打死我。喔，火车来了，怎么办？石头还剩几块没搬啊！

“轰隆隆隆……”

“肥——仔——！”

长龙直往前冲去，只见铁轨上的石头，全被压个粉碎。

☆ ☆ ☆

火车的速度减低了，窗外的橡胶树和木屋也倒退得慢了。秀明揉一揉眼睛，往窗外的天空看去。顿时，她感觉到光线的刺眼，于是自己欲伸出右手来挡一挡阳光。可是，右肩已被身旁的印度妇女作枕头，正睡得香甜，

右手也被压得动弹不得。秀明只好作罢。

火车走啊走的就停了下来。秀明朝车厢外一看，原来火车又抵达另一个小站了。几个小孩挽着一篮篮的马来糕饼，争着爬上车厢内，向搭客们叫卖着。

“Kak , nak beli kuih ? Dua puluh sen satu !”

一个印度小女孩拿着一块班兰糕，朝着秀明问。

秀明摇摇头，自己肚子还饱着呢。今早离家之前，她喝了一大杯美禄，还吃了两块班兰糕。就在吃早餐的当儿，她看见桌上的茶壶下，压着一张大方格纸，纸上写着一行铅笔字：

“姐啊，肥弟祝你一路顺风，大学考试No.1！”

字迹下边还画着一个胖嘟嘟的公仔，竖起大拇指，也许是表示Good或者是No.1的意思吧！

秀明好意外。家中的哥哥姐姐都在外地工作，用大方格写字的当然只有她那十岁的胖弟弟了。

秀明想起自己在前一晚曾带着胖弟弟到购物中心去逛逛的情景。弟弟的小手紧握着秀明的裙角，直把她拉上最高一层的玩具部里去。绕了几圈后，胖弟弟找到“猎物”了。于是，他向秀明说：“姐啊，我上个星期的英文听写拿到一百分！”

秀明知道弟弟的鬼主意。于是她故意说：“喔，好聪明！从现在算起，等你拿到十个一百分，姐就送你一份礼物。”

胖弟弟嘟哝：“那不是要等到很久很久以后你回家时，我才有礼物了？”

秀明点点头，假装看不到弟弟失望的神情，其实，秀明早已在书籍部选到一本英文图画字典了。她捧着那本书，将它递给弟弟。

“我不要字典！”弟弟瞄了字典一眼，不屑地说。

“这本字典很有趣的，你瞧瞧！”秀明将字典翻开，让弟弟看看书上精美的图画。

“不！”弟弟嚷道：“我要这个！”

秀明顺着他的手势望去，原来那是一个电子游戏机，价钱标签上写着：五十二元。

秀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五十二元！那相等于自己在十七区吃的四十餐杂饭了！

“家里都有一架电子游戏机了，为什么还要买？”

“家里的早就玩腻了！”

秀明生气了。想当年自己的玩具是姐姐留给她的，一个布娃娃，一套煮饭菜的玩具，就这样从小玩到入学年龄，当时自己哪有讲过什么玩腻不玩腻的话？

“你要的话就买字典，不要的话就回家！”

“我要电子游戏机！”弟弟坚持到底。

秀明没办法，只好作离开状，想不到弟弟竟然跺着脚，号啕大哭起来。

顿时，玩具部的小孩都站着看他撒野，售货员也暂时停止工作，把目光集中在姐弟两人的身上。

秀明又气又急，她想把游戏机买下，好让弟弟止一止哭声，却不愿意让他那么容易得逞，以免惯坏他。于是她跑起弟弟就走开……

当晚回家，胖弟弟的哭声还未止，母亲开始数落秀明了：

“你这个做姐姐，说什么要回家，让这个弟弟听得高兴得要命。好啦，回来了，又天天溜出去找老朋友，连一点时间也没有留给家人。现在难得陪陪弟弟，又弄到他哭成这个样子，你这又何必呢？他要什么就买给他好了！”

秀明委屈极了。这个弟弟被大家宠坏了，再不加以好好地管教，脾气不知道将会坏成什么样子。

十一年前，秀明还算是家里的老么。后来母亲说，等她三个孩子都长大了，做工的做工，读书的读书，那没一个留在她身边怎成？于是，一年后，胖弟弟出世了。家中大小当他是宝，疼死他。

胖弟弟于是有着一种小少爷的脾气，不但刁蛮，而且爱撒娇。而母亲则是处处呵护着他。

秀明很想叫母亲对弟弟严厉管教，不过想到自己已是留在家中的最后一夜，第二天一早便要乘搭北上的火车回马大去读书了，于是她把到嘴边的话吞回去，以免破坏气氛。

后来母亲把胖弟弟叫进睡房里去了。秀明叫了弟弟一声，只见他别开脸，一副恨死姐姐的样子，令秀明半气半内疚的样子，直到自己昏昏入睡……

然而，弟弟似乎忘了气姐姐的事了，今早还写了一封信给秀明。秀明不是高兴弟弟不再生气，而是从信中她深深地感受到一股姐弟情。可惜弟弟一早便背着重重的书包，到学校去学习电脑课程了，不然她一定会给弟弟一个亲吻，并告诉她：“姐一定会考第一的！”

“Ku-ih ! Dua puluh sen satu !”

小孩子仍在车厢里叫卖着。火车呢？火车还未开呢！秀明从口袋里掏

出那张大方格纸：

姐啊！胖弟祝你一路顺风……

☆ ☆ ☆

“哎哟！胖仔也真够顽皮的了！”

“是啰！好玩不玩，竟敢玩到火车轨道上去，不知死活！”

胖仔的妈在左邻右舍你一言我一语地大骂胖仔之后，也开口了：

“这个夭寿仔，短命鬼，死了算了，免得多一个人在我身边气我！”

她顿了顿，吞吞口水，然后接下去说：

“我跟过那死人仔讲过几百次，叫他火车一来，一定要离开远远的，哪里知道他居然不听话，自己跑下去死！”

“肥仔妈，你也不对了！小孩子嘛，听话时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的。好心你就别天天跑到隔壁去玩四色牌，多花点时间看紧着肥仔，别让他乱跑！”榴连头的妈滔滔不绝地说。

肥仔妈一听，恼羞成怒起来，于是她说：

“哼，我家肥仔还不是被你家榴连头带坏的？好做不做，就只会做鬼头，带坏人家！”然后举起手往肥仔的脸颊扫过去：“都是你最没有用，专找野孩子鬼混！”

肥仔咬咬下唇，忍住痛。他抬头望一望榴连头。唉，如果妈妈和他妈妈打起来，榴连头会不会打我呢？他的拳头好硬的！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臭查某！刚才要不是榴连头去喊你出来，及时把肥仔拉开的话，肥仔早就变成肉酱了啰！”

“我家肥仔的事不用你操心！”

☆ ☆ ☆

“肥仔，我以为你会死呢！”四眼狗对肥仔说：“我刚才吓到连尿都酒出来了呢！”

“是啰，肥仔，你为什么不玩了？”

“我怕火车会翻，我大姐也常坐这班火车回家，我怕我姐姐会死掉！”

“其实啊，我们都错了！”榴连头说。“火车撞到石头是不会翻的，不然刚才那些石头就不会碎了。”

“是啰！”大伙儿附和道。

“刚才榴连头的妈妈很凶喔！”历仔忆起刚才的唇枪舌战，心有余悸。不过看到榴连头凶巴巴的脸，他急忙多说一句：“肥仔的妈也是很凶。”然后伸了伸舌头。

“肥仔，听说十年前你出世时，你妈嫌孩子多，养不起你，所以要把你送给别人养，对吗？”四眼狗问。

肥仔默认了，这件事他已听过几百回了。每一回惹妈生气，她一定会骂道：

“死人仔，当初把你送走就没事，不然现在我可清静得多了！都是那个衰娼作怪！”

“后来，你大姐舍不得你，便把你抱到胶园里去躲起来，所以便送你不成了！”四眼狗继续说。

肥仔点点头，表示四眼狗说的故事千真万确。“幸好大姐把我给藏了起来呢！”肥仔想。

一想起大姐，肥仔最高兴了。他开口道：“我大姐最疼我的，每次她从新加坡跟人电头发，坐火车回来时，一定会带玩具给我的！”

大伙儿羡慕极了，他们知道肥仔没有车大炮，因为个个都见过肥仔大姐买回来的玩具枪和假长剑，而且还曾向肥仔借来玩。

“哎啊，我的姐姐为什么没有去新加坡电头发的？”历仔埋怨：“她读书读了那么多年还在读，真奇怪！”

“因为你家里有钱嘛！不用你姐姐出外赚钱！”榴连头说。接着，他问肥仔：

“肥仔，你阿姐今天有回来吗？”

“不知道，她老板娘很凶的，说不能让她每个星期都回来。”

“那我们去火车站看看吧！”四眼狗提议。

肥仔连忙点头，跟着大家跑去火车站。

大姐，大姐会回来吗？

“看！你姐姐！”四眼狗往第三号的车厢里一指，嚷了起来。

肥仔觉得自己的心跳得好快好快。他用脚尖站着，眼睛往车厢里望去。只见一个长发女孩坐在车厢里：瘦瘦的身子，蓝色的衣服，手中还紧握着一张纸条。

☆ ☆ ☆

火车仍未开。

秀明把手中握着的大方格纸打开，重新看一遍。

图中的肥公仔是弟弟的自画像吧？他把自己画得好可爱……喔，弟弟的图画进步多了，线条分明，表达能力也不错，大概是上绘画班之后，图画进步神速吧。

胖弟弟曾说："我以后要当画家，不要去马大念书。"

秀明问："为什么？"

胖弟弟回答道："因为马大没有图工节！"

想着想着，秀明不禁自个儿噗哧一笑。

☆ ☆ ☆

"哈哈哈！四眼狗，你认错人了，那人才不是肥仔的姐姐呢！"榴连头嚷道，然后敲了四眼狗的脑袋一下。

肥仔仔细一看。整个心沉了下去。唉，那人的确不是姐姐，姐姐没那么白，头发也没那么长……

肥仔转身想走回家，只听到四眼狗的声音："喂，你们看，肥仔的姐姐……不！那个女的原来有男朋友了啰！"

☆ ☆ ☆

"喂，林秀明，你还记得我吗？"

突然，秀明的思潮被打断了，她定一定神，发觉在她眼前的是一个似曾相识的大男孩。

"哈，你忘了吧？我是曾伟强啊！"

曾伟强曾伟强。秀明努力地翻开脑子里的资料。曾伟强，曾伟强是谁？

"记不起啊？我啊，我是秦始皇啊！"

喔！秦始皇！

秀明猛点头，记起来了。两人互视而笑。

"大专青年工作营才结束不久，你那么快便忘记我是谁啦？"

"不，我刚才一时忘了。谁叫你突然出现，吓了我一跳！"秀明忙着解释。

"还记得我们那一组演的戏吧？"

"当然记得啰！尤其是你，秦始皇！"

"哈哈！"

☆ ☆ ☆

“你们看，那个男的笑得多开心！”榴连头说。他个子高，伏在窗口旁便能把车厢里的情景一览无遗。

另三个小毛儿只好拼命地挺起脚跟，往车厢里头望去。

“他们在谈爱情，当然开心！”历仔说。一伙人鬼笑起来。

榴连头别开脸。

姐姐现在是不是也在新加坡谈爱情？

上个月大姐回乡，手中提着两个大大的塑胶袋，塑胶袋被塞得满满的像两只胖胖的枕头。

肥仔一看到大姐的身影，连自己手中正与榴连头斗着的豹虎也不想要了，站起来便迎了过去。

之后，就像大姐说的，肥仔如关口的官员一样，把塑胶袋里的东西一一搬出来检查。

“大毛巾、小毛巾—— 阿妈的！”

肥仔边掏边说。

“洗头水—— 爱美的二姐的！”

“笔心笔—— 六姐和我的！”

“苹果和橙—— 大家的！”

“背心—— 爸爸的！”

“玩具—— 我的！啊！我的！”

拿到玩具还不肯罢休，肥仔连大姐的手提袋也不肯放过，掏啊掏啊，却给他掏出一张相片来了。

那是一个男人的半身照。相片里头的人亲切地微笑着，可是肥仔却看他不顺眼。对人头相扮了一个鬼脸，然后瞪着手中的相片。

这时，相片被姐姐一手抢去了。姐姐轻拍肥仔的小手背，骂道：

“吃钱官，什么你都要！这张照片你要来干嘛？”

肥仔急急地反问：“阿姐，他是谁？”

“阿姐在新加坡认识的朋友！”

“阿姐，他是你的男朋友吗？”

姐姐白了肥仔一眼，骂道：“真是家婆！”

噢，外头的阳光一定很晒人的，不然姐姐的脸怎会那么红呢？

☆ ☆ ☆

“这个假期你回家干嘛？”

“喔……享受天伦之乐，找朋友，还有，向Fama银行要钱。”

“Fama 银行？”

“喔，Father 和 Mother 啰！”

“哈，你说得真有趣！”

……

曾伟强好爱说话啊。他把三年前自己刚踏入国民大学的情形讲给秀明听，讲啊讲啊讲的，讲到这一个假期里的故事去了。

秀明向车厢四周环顾，发觉好多人把目光集中在曾伟强的身上，看他口沫横飞，比手画脚的模样。

秀明插嘴道：“咦，刚才好多人都睡着了，现在个个却被你的话吸引住，连周公的约会也不去赴了！”

曾伟强抬起头来，一看到自己有那么多“听众”，马上压低声调，对秀明说：“噢，我看我得先回到我的车厢里去，改天我们才联络吧！”

秀明巴不得他开口这么一句话，于是说：“好啊，再见了！”

曾伟强说：“你没我的地址吧？来，我写给你！”说着，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支原子笔，然后用双手在裤前裤后摸索了一番。

“哎，没有纸吔！”曾伟强说。

秀明只好打开手提袋，翻了又翻：“我找找看吧！”

这时，曾伟强喊道：“不用找了，这儿不是有一张纸吗？”他指着秀明手中，紧握着的大方格纸，那张写着铅笔字迹的大方格纸。

曾伟强伸出手把纸张从秀明的手抽了出来。

秀明惊叫：“哎，那是我弟弟写的……”

曾伟强打开大方格纸，看了看说：“喔，怎么字体歪歪斜斜的？他今年多大？”然后顺手把大放格纸撕成两半，把其中一半用原子笔写上了自己的地址，另一半则递给秀明：“这一张是给你写的！”

秀明伸出的那双欲阻止的手悬在半空中。

☆ ☆ ☆

“哎，别撕啊！”

嘶—— 照片被撕成两半，破了。

姐姐睁大了眼睛，似乎不相信眼前的事实：“阿弟，你撕阿姐的照片干嘛？”

“阿姐，我不要你有男朋友！”肥仔向着姐姐说。

大姐用疑惑的眼神看着肥仔：“为什么啊？啥？为什么啊？”

“啊姐，你有男朋友后一定不要回家了！阿姐，我要你回家，不要留在新加坡！”胖仔说着，流起眼泪来了。

大姐顿觉鼻子一酸，刚才的怒气渐渐消失了。她拍拍肥仔的头，抹抹他脸上的眼泪，然后说：“放心，阿姐一定会回来的！”

……

“喔，那个女的现在正在把两张破纸并连在一起呢！”四眼仔又有所发觉了。

肥仔撑高身子往里头看。他仿佛看见大姐把撕破的相片并连在一块，然后痴痴地望着相片里头的人。

☆ ☆ ☆

“你把这两张纸并排在一块干嘛？”曾伟强说：“是不是比较一下，看你的字体较美还是我的较好？”

秀明恼怒极了：“你还不回去，火车就要开了！”她不想再见到这个撕掉字条的鲁莽鬼！

曾伟强走了，他走前把其中半张纸拿在手中，向秀明说：“我有空便去找你！”

秀明看着自己手中的另一半大方格纸，纸上虽已写上几行张牙舞爪的原子笔字迹，但他却仍然看到：

姐啊，肥弟祝你一路顺风……

☆ ☆ ☆

“呜……轰隆隆隆……”

火车开了。大伙儿看完“戏”后，回家了。

望着渐行远去的长龙，肥仔在心中呐喊道：

“阿姐，你一定要回家啊！”

- 原载于1990年吉隆坡马潮联会出版《火车厢内外》。

门说："请进"

❑ 秃橡

秃橡 1938年生于马六甲，本名黎国颖。祖籍琼州（今海南省）琼东县，大礼白水塘村。在淡冰培智小学接受启蒙教育。进入古城育民中学后开始涉猎世界文学作品。60年代初期起步写作投稿，常用的笔名有：秃橡、差它、龙角池、将式、残守、守柔、卡柔、革印、羊丁寒、山林震、西笔等。



初中毕业后担任了两年小学临时教员。以后曾经走过一段被安排的人生岁月。失业过，也流浪过。从没离开过空气清新满目苍翠的乡居环境。自觉还能保留着一份朴实与童真。60年代中期移居振林山，担任园丘管工。1986年举家搬回淡边定居，曾从事新闻采访工作。1985年著有诗集《荒野的群星》。

钉在门扇上的合叶铁钉大部份生锈松脱了，再也无法顺道地负起开门和关门的任务。主人干脆全部扯脱，把整片门扇斜搁在门柱上。

门从此洞开。

乡村的篱笆门，大都就地取材，废物利用。就说这片门扇的框子，垂直的两边都不是完整的质地上等木料。为了把方格铁网固定在门扇框子上，便由多块长短大小不一的木板，匠心独运地拼凑钉牢而成。除了门柱是历尽风雨朽腐不了的硬木外，篱笆小柱子全都是体积尺寸不一的普通木条。拉上铁蒺藜和铁丝网，就是一道地地道道的乡村围篱。主人又不知从哪儿捡来两片生锈了的沙厘，把它们搁在靠近篱笆门的篱笆脚地上。可能是为了稳固该处的篱笆脚结构吧。

因陋就简成了乡村美的独有景观。

其实，这扇篱笆门和这道篱笆，实际上也起不了防阻的作用。鸡只可以自由飞越进出，禁锢不了它们的原始本能；甘榜马来人没有饲养狗只，不必担心会有野狗闯入；篱笆内野草青青，篱笆外也野草青青，甘榜里到处野草青青，牛只和羊群都是悠哉闲哉的安分家畜，不会故意令主人难堪，竟和邻居伤了和气。

围起篱笆，也许仅仅为了展示土地权归属的满足感；筑起木门，似乎仅仅为了出门或回家时，享受那一瞬间开关的动作快感。

现在的门却大开着。邻里好友来访，连排闼的举止也省却了。访客可以径自直入登堂。主客的坦荡胸襟，从此心照不宣。

我趋门走近，举起相机按下快门那一刹那，仿佛听见门在说："请进。"

篱笆内的鸡只，目睹我这个陌生的人客和怪异的行径，全都不禁伸长颈项，发出互相呼应的警戒叫声。主人闻声走出来，我指了指木门，又扬了扬手中的相机。主人会意地笑了。

我正转身想离去，这时身后仿佛又响起门的说话声音"不送。"当然也是代表主人致意的。

- 原载于1994年5月18日《南洋商报·商余》副刊

英雄泪

英雄的一颗眼泪，
浓缩着几百万人的痛苦，
英雄的一声太息，
吐尽了几百万人的寂寞。
眼泪和太息
成了大地的凄风苦雨。
英雄流泪的时候，
山河失色了！
而一切虫豸便从藏身的地方
纷纷爬了出来，
额手相庆，满街报喜——
有些从垃圾堆里钻出了头，
拍拍衣服说：他也有今天的日子！
有些在阴沟里开紧急会议，
结果立下定论：他并不见得伟大！
有些围着翻通书指手画脚研究，
怕人不知道似的宣布：他有头疯！
英雄流泪的时候，
虫豸得意了！

（1966年7月）

- 原载于《新马台海南作家作品选集》（2004）

赠书者言

❑ 王恢

王恢1909年4月生，广西全州人。1930年全县县立初中毕业。1957年至1961年，任柔佛州龙引新文龙中华中学教师。签证到期，便回香港在新亚学院兼课；后来到了台湾。1967年任台湾中华文化大学史学系教授。1979年获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学术著作奖。1987年退休；任国史馆特约纂修。1987年获台湾行政院三等服务奖章。1989年获台湾行政院二等服务奖章。1997年9月下旬回中国上海定居。2000年初辞世，终年91岁。遗著丰硕，包括《思齐集》、《敝帚集》、《国学概要》等等。



校友拿督丘自发州议员在〈献词〉中称赞：“王恢老师一生对教育鞠躬尽瘁，培育桃李，遍布天下，所著论作，亦为经典之作，屡获中外文教界的褒奖。王老师虽居台湾多年，仍不忘早年献心力的新文龙中华中学，更从台湾运来其大批呕心沥血的著作115种及个人珍藏书籍1,405部，惠赠新文龙中华中学，以充实校内藏书。王老师斯举令人感动，和敬佩万分！”

我在龙中五年；1957年——1961年，至今四十年了。多少年来，龙中来台深造的同学，不论我教过与否，以及内人蔡静贤教过的小学生，和他们的弟妹子侄，多远上阳明山来看望我们两佬，欢然道故，多位健在的师友，还时通温存。

这是我95年4月写给龙中高初中毕业刊上的几句话。从这几句话，该可略见我捐赠图书的缘故。

我欢喜读书，为补拙而又爱点书、眉批。点批就须自买；再研究问题，须多参考，公私借阅，往往乙书在手，甲书已去，乙书既去，丙书又来。记诵难周，摘录不尽。于是尽量自备，积之既久，无虑数千册也。

由于个性爱好文史，史又偏喜地理。故其书，约文史参半。去年打算回大陆，好些书便赠与爱好的学友。如线装的史记论文、归方评点、百大家评注，全唐诗，杜诗镜铨，文心雕龙，文史通义，元和郡县志；精装的二十五史补编，十七史商榷，原版的读史方与纪要等等。但雅不愿星散，而想找一最需要的图书馆典藏，发挥它的价值功能。

11月26日，李钦辉先生来，转致龙中属写新建礼堂，教室牌额。去后，想到龙中图书馆当年新建，适我夫妇去校任教，校长即托我在港买书一批，带到星洲，黄校长托火车转运居銮，再提取到校。“图书馆”扁额就是我写的。今火后重建，我应将所有图书捐赠，提升海外侨胞文化水平。12月6日，钦辉君来取所书牌额，请将此意转校方，旋来信甚表欢欣。

本年3月28日，余君锦豪、郑君明宗、余君淑娟三位来登记装箱，锦豪君问我："舍得吗？"我说："嫁女的心情。"起运后，日望好音。6月1日郑董事长、26日，颜校长先后喜报办好海关手续，安运到校。定8月30日举行移交仪式。将辟专室典藏，妥善管理，开放借阅。并致谢意。其实我该感谢校方，我这女儿已嫁得了好婆家，定能善尽其淑德贤能了。 回

－ 1997年6月10日于阳明山

校父 郑振中先生

郑先生振中，原籍福建永春，早岁肄业厦门大学。嗣奉父命南渡，协助垦植。先生尝谈其时龙引仅有几间聊足蔽风雨之亚答屋，苍然莽然。毒蛇猛兽混处，坎坷小径，卑湿之陋居，每遇海潮上涨，四无人声，但闻猿啼。蕉风椰雨之夕，常对孤灯不寐，而悚于严命，不敢言归。旋任教Batu Pahat正修学校，情声多所感触，遂决意献身教育事业。然念及发展华校，必赖经济为后盾，而当时又无可语此者，故毅然弃教从商，至星洲经营土产贸易。为书生不善居贾，迄无以达成初愿，乃复转回龙引，一面以劳力开发山芭，一面致力教育及社会公益事业。

龙引最初仅有一间私塾，几个学童，当先生倡设学校，初办龙引中华小学时，经济至为拮据，先生领得主办龙引电力之准可证，交由龙引中华公会经营，所有盈利，悉数移做教育经费，如此艰苦支撑，近十年，四邻儿童，莫不沾受化雨。1948年，筹资15万元，兴建新校舍后，益加意整顿，尽量扩充班次，务求不使有一儿童失学。

1951年，新（加兰）文（律）龙（引）三区华校统办，先生被推为董事长，创办新文龙中华中学，聘请黄润岳先生主持校政，多方延揽优良教师，不及数年，气象昂然，规模毕具。因历届毕业成绩特异，至1953年，即承马来亚教育部之付托，开办四届高师班，造就不少师资，以供应各地中小学之需求。1957年春开办高中，俾三区初中毕业生得以就近求学，而远地青年之闻风而来学者，亦与日俱增。（截至1962年，计高中毕业者只五班，189人，初中毕业者23班，凡867人，肄业国外大学者凡五十馀人。而小学毕业者则不胜屈指）。

夫以昔日荒莽之山芭，欲求一小学生一小商店而不可得，今竟黉舍井然，人烟繁密，商业日盛，使蕞尔龙引一跃而成为柔佛州之分县，成为教育文化之中心，先生在此数十年筚路蓝缕，兴教化于蛮貊之邦，其所历之

艰辛，所耗心血，实非语言文字所能记述。

先生行宜之最昭然在人心目而有口皆碑者，为俭于自奉，劳于自役，勇于行义。其生平辛勤所收之金钱，用之于教育文化、社会公益、赈恤贫穷、资助亲友、招待宾客者，不可以数计，而其居室之简陋，衣食之俭朴，则始终一如农人工人。当建筑新校舍时，先生自驾汽车，往返压平地蔓，终日挥汗如雨，不以为劳。而经常运载沙土填低湿广大之运动场，以及督率工人清理沟渠，芟除蔓草等，皆视若分内事。至若购置公物及为全校师生服务，而仆仆奔驰于岩株路上，则十馀年如一日，乐此不疲。礼运所谓“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耶稣所谓“我来乃役于人，非以役人。”先生真可当之无愧。

新文龙三区，华巫杂处，在日本占领时期及光复之初，因受外力挑拨，不断发生仇杀惨剧，居民惶悚不安，咸主武装自卫，受难家属助且力谋报复，先生忧心如捣，恒终夜不寐，盖恐仇怨日积，华民将永无宁处之日，于是力排众议，躬冒危险，只身走访有关人物，示以肝胆，晓以利害；一面对巫族之教育、公益事业，与夫巫族子弟及鳏寡孤独而无数者，一视同仁，劳之，来之，匡之，翼之，不遗馀力，积许多岁月之诚信礼让、昔日之猜嫌涣然冰释，乖戾化为祥和，即在马来亚紧急法令时期，此三区亦成为世外桃源，刁斗不惊。此其消弭隐患，造福三区，流风全马，与昔贤管幼安之德化辽东，王阳明之德化龙场驿，吴凤之德化高山族，实可后先比美。

先生身负地方重望，备受政府官吏与一般民众之尊敬，始终淡然自处，对所有荣誉名位，率皆辞谢不敏，惟一体育铜乐自娱（先生为体坛健将，铜乐名手）。连任新文龙中学董事长十馀年，对学校行政从不过问。而对校长教师之敬重爱护则无微不至。使向视校长教师若雇员者，歪风一变，学生与家长咸知应尊敬老师，遵守校规，而使教者益勉，学者益勤。凡此皆先生之教，以化顽之儒，振民育德于无形也。

先生一生尽瘁于发展教育，安定社会，操心虑患，不遑宁处，终以积劳至疾，卧病两月馀，于1963年3月15日上午9时30分逝世，贤者不寿，闻者莫不悲！然先生遗爱在人，遗风在世，先生之精神，真可谓不朽，不死矣。

道等或遗属乡党，或久庇庥，亲炙其人，熟闻其行，闻耗痛悼，不能自已，谨就所知者略述大概，藉敬仰，用示矜式云尔。

－ 原载于《龙引中华中学校刊》

破船·人生

❑ 王绣晞



王绣晞 20世纪80年代中期写作人；原名王绣晞。1963年8月17日生于柔佛麻坡（祖籍广东琼州）。初中三毕业。曾主持一间名为“朋友书籍代理”，后搞朋友出版社，地点在麻坡巴冬；数年来，对于推动马华文艺活动的工作不遗余力，曾经组织过全国文友聚会。常用铭锦铃、火流星、巴冬人等笔名。已出版的集子有：白灰阁的回音（别集·1985年8月）。不幸于2003年12月23日在采访新闻时因骑电单发生车祸而丧生，英年早逝，令其友好们浩叹！

朋友，瞧瞧这破船。

当初这破船出厂的时候，一切都齐全而且坚固无比；可是，如今这破船已经陈旧不堪被抛弃在草丛边。

我们不也和这破船一样吗？年轻时候象刚出厂的船，样样具备；到了中年慢慢变得陈旧又毛病百出，到了老年，就和这破船一样。

朋友，我们和破船的经历将是一样的，那就是只有在人生海洋上要坚强！要勇敢迎向那阵阵大涛大浪的挑战——假如经不起浪涛的打击，就会被无情的人生海洋埋没掉！

破船虽陈旧不堪，但这是它的经历和奋斗的痕迹！ 回

（16.7.1982·巴冬河畔）- 原载于1982年7月27日《星洲日报·青年园地》版

忆……

曾几何时，又忆起那片片往事。……

记得，就是那一次，大伙到其他地方玩，我们坐在海边的枯木上，把心中的悒气发泄出来，而后，我们相视露出苦涩的笑脸，你说：

“现实和幻想是一对怨偶，我们却是牺牲者，哈！”

如今你身在异乡，在宝岛探索知识之泉。想必你已忘了，你曾生活在那富贵但没有温情的家庭。

你一定会忘掉的，因你曾说要忘掉一切，正如忘掉我们这份友情，不要有任何负担。

其实也没什么好怨地，人生聚散无常，我们能在同窗中度过一段日子，是一种缘。

若有一天，我们相见，你也许早已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

忆，原来是如斯地凄凉。 回

（26.11.1983·白灰阁）- 原载于1983年12月23日《星洲日报·青年园地》版

难忘今宵萤火虫飞舞

❑ 网雷

网雷 本名蔡世居，1945年在柔佛州笨珍出生，祖籍福建金门县。幼年时即在新加坡定居。1965年华中第3届大学先修班毕业，后又毕业于中国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本科。



现为商团执行秘书、华中校友会会刊《华岭》主编。出版：《故乡的怀念》（与许汐、丹美、秦真、黎华合集，1991）《湖畔晨曲》（散文集，1996），《我们隔得那么远》（诗集，1998）《山岗旧梦》（散文集，2002），《无花果之忆》（2007）等。

自小生活在钢骨水泥森林的城市岛国，从未见过萤火虫，这回参加太极班夜游柔佛河，有机会目睹群萤闪亮飞舞的梦幻景观，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

暮色苍茫，抵达哥打丁宜柔佛河小码头，披上橙色救生衣，登上一艘可容纳二十多人的开放式汽艇，每行五人，我们井然有序地正襟危坐，黝暗的夜空下河面风平浪静，汽艇沿河岸缓缓行进，船上静悄悄，每个人都凝眸注视着岸边。

岸边郁郁葱葱的红树林也静悄悄，耳畔只听见汽艇驶过水面的声响。大伙儿既紧张又耐心地期待着、期待着，期待那第一点萤光的出现……

“看！萤火虫！”

突然有人兴奋地喊了起来，顺着他指的方向，若隐若现，岸边树丛里闪现稀疏微弱的光芒。

随着汽艇继续前进，越来越多的萤光隐约闪烁着，而当成群萤火虫聚集在树丛间欢快地飞舞，宛如夜空无数眨着眼睛的小星星，更宛如点缀着无数小灯泡的圣诞树……

“捉到了！捉到了！”

船头有人站立起来，用塑胶袋捉了一只飞向汽艇的萤火虫，他高举袋子让大家瞧：啊，袋内果真有一点亮光，一闪一闪。

船夫特地把汽艇驶进岸边沼泽树丛，有人摇晃枝叶，群萤四处飞舞，手忙脚乱间，多只萤火虫被捉入袋内，全船人喧腾起来，惊叫声欢呼声不绝于耳，转瞬间几个塑胶袋都装了满满一袋萤火虫。

今夜泛舟赏萤的多数是乐龄人士，看萤火虫，捉萤火虫，个个乐开了

怀，仿佛进入时光隧道，变得年轻起来。

对于这只能活一两个星期的小飞虫，大伙儿无不怜爱异常。如此短暂的生命，如此渺小的躯体，却能在最黑暗的角落，发出最耀眼的光芒，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夜间游河赏萤是近年来才兴起的一项旅游活动，而全马适合萤火虫觅食的红树林地带，成为可供观赏的景点也寥寥无几。

据导游说："今晚有七百人来观赏，而上周日更多达1千4百人之众。"

如果每个人来这里观赏后都顺手捉几只萤火虫回去，那不消多久，哥打丁宜的萤火虫岂不是要步地球上那些濒临绝种的生物的后尘，光芒消失、踪影灭绝！

"放走它们吧！放走它们吧！"

就在汽艇驶回小码头的时刻，我们打开塑胶袋，让一只只小精灵飞出来，它们像提着小灯笼，照亮路程，飞向岸边红树林，飞回它们的家。回

－ 原载于2005年1月《赤道风》第60期
选自2007年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无花果之忆》



现为新华作家的网雷畅游中国，于1997年5月26日在北京，
左起：杨匡汉、吴思敬、网雷、谢冕。

马中友谊万岁

❑ 魏家祥



魏家祥 马华新生代政治工作者暨时事评论员。1968年生，原是马六甲野新人，已定居新山多年。1992年毕业于马来西亚工艺大学土木工程系，后来利用工余时间继续深造，并于1996年考获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交通工程系硕士，2002年考获交通规划工程博士学位。魏氏从政多年，初期担任马华新山区会义务秘书，向来为不少不幸人士解困救难，为不公平事仗义执言，深受赞扬。在8、90年代里，偶尔有时评文章刊登在《南洋商报·新柔佛》版和其他报刊上，现为星洲日报《自由论谈》版专栏作者。已两度（2004、2008）中选为亚依淡区国会议员。2005年开始出任马青总秘书，同年荣获大马十大杰出青年奖。目前出任教育部副部长。

大约600年前，郑和7度下西洋，与马六甲王朝建立友好邦交，从此马中民间就开始贸易往来，数百年来两国商人都相互依赖，后来我们的祖先就大批赤膊南来，在此落地生根!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诞生之后，全球都处在意识形态斗争，共产与资本主义在50至70年代出现尖锐的对立格局。然而，我国第二任首相敦拉萨则独具慧眼，排除众议，在1974年5月29日，即国际政治相对敏感时期，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东盟国家。

回顾历史，当年敦拉萨与周恩来都是在身体欠佳的情况下，热情握手，奠下马中友好基础。事隔33年，马中关系不但大跃进，合作领域涵盖政经文教方面，贸易额370亿美元，两国领袖接触也非常频密。今年首7个月，就有9位大马内阁部长到访，外交关系十分良好，相信国人皆认同当年敦拉萨与华建交的决定是明智之举!

今日的中国已非昔日阿蒙，几乎要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国，国家储备金亦是全球之最。这回大马政府欲兴建槟城第二大桥，中国方面马上通过其国营企业——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低利息融资，并安排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建有关大桥。

我国外长赛哈密于本月9日至13日访问中国，先后拜会中国总理温家宝、新任外长杨洁篪、广东省长黄华华及上海与深圳副市长，广泛的交流，同时也推进两国的战略合作，还打算联手到第三世界投资，互惠互

利，缔造双赢的局面。

身为团员之一，我有幸亲睹中国各级领袖的风采，也对他们的肢体语言及外交手腕留下深刻的印象！中国官方节目非常准时开始，也在预定的时间内结束，整个饭局交流都不会超过一个小时。

看起来非常严肃，但和蔼可亲的温总理，站在中南海会客厅接见代表团时，总是笑脸迎人，当我向前与他握手问好时，他连声表示“你好，欢迎欢迎！”在25分钟的会面过程，他思路清晰，说话严谨又精简，完全找不到破绽。

他一开始就谈及两年前与首相阿都拉会面时所达成的共识，即开拓农业、通讯、基建工程、高科技几旅游业5大策略合作项目，重申珍惜马方向来支持“一中政策”及反对台湾“入联公投”的坚定立场。他还强调，中国提供融资建槟城第二大桥具有特殊意义，更象征马中关系源远流长。

刚走马上任的外长杨洁篪更表露出其急智与才华，他曾在伦敦商业学院深造，故精通英语，为了维护国家民族尊严，他还是用华语发言，并由通译员现场翻译。他充分利用1小时时间与我方代表团讨论重大的双边课题，在午宴上，与赛哈密针对朝鲜、伊朗核武问题，中东局势等国际课题交换意见，前后有序，完全不浪费时间！

至于和省长市长会面时，他们都展现不同的风格，除了对本身的管辖部门很熟悉，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知识渊博，对大马的情况了如指掌，连最新出炉的第九大马计划及依斯干达经济特区也有一定的掌握，可说作足功课，这是大马当官者应该学习之处！ 回

- 原载于2007年7月22日《星洲日报·自由论谈》版



1991年4月间在新山，前排左起：于梨华夫婿、梦平、痖弦、古寅医生。
后排左起：符传曙、陈再藩（小曼）、高秀、陈徽崇、姚新光。

听取蛙声一片

❑ 文戈



文戈 崛起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马华女作家；原名郭淑云，另署亦非、心砚、小小等；1953年4月28日生于柔佛州峇株巴辖（祖籍福建省福清县）。1973年开始执教。早在中学时代就开始写作。曾执教于古来县加拉巴沙威四维学校和国民初级中学。在1985年荣获古来县“活跃教师写作奖”。1986年游学美国10年，1990年获爱荷华大学中国文学硕士学位后留校任职一年；1996年获夏威夷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学位。目前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研究生导师。已出版的著作有散文集《童言·童心》（1979）、《轨迹》；长篇小说《豪门》（1981）等。另有多种学术专著如《百年沧桑：敦煌学回顾》（1983）等。

住在南洋岗上，除了常听到一种鸟的怪异啼声以外，还有一种声音，也是常常要听到的。那就是蛙鸣。很奇怪，每逢雨季，那种奇怪的鸟竟不叫了，取而代之的是夜间如雷贯耳的蛙鸣。

很多年前搬到这儿住的时候，第一次听到蛙鸣，非常惊喜。那时住处对面有片小树林，马路两边都有加盖的沟渠。某夜雨后，回家时走在沟渠边上，突然地底水沟里鸣蛙一声巨响，教人吓了一大跳。然后此起彼伏的蛙鸣这儿那儿地交奏起来，整个地面好像都在抖动。

以后，总是在一场大雨过后，我们住处前前后后，就会响起一片悠扬起伏的蛙鸣。那蛙鸣也与鸟的叫声一样，只要一开始了就没完没了。半夜起身，还可以听到窗外间歇回荡的鸣声。可以想像那草丛里、水沟旁、石头底下纠缠交织的无边春色和蓬勃奋昂的生机，在夜色的掩映中荡气回肠。

听到蛙鸣，就想起住在石头镇的岁月。老家屋旁是片大草场，最早的时候还没长满草，只是一大片黄泥地和东一撮西一撮的草丛。空地上有些低陷的泥窟窿，每逢下过大雨就会有一池池的积水。雨后我们总喜欢到泥水池边捉蝌蚪，那黑灰色如放大的逗点的蝌蚪以精虫的姿态灵活地在浅水里游动，我们对于它们将成为青蛙的科学事实感到好奇。

到了夜里，水池边草丛里的蛙鸣简直就有如一支支壮大的乐团，分散各处奏出悠扬清亮的交响乐。有时屋里人们在说话，外头突然鸣哇一声冲天而起，话头就被打断了。说话的人莞尔一大笑，一时就忘了要说什么。

记得有一年我们家有个小孩刚出世，晚上如果窗外有蛙鸣，她就受惊大哭起来，一夜不肯睡觉。我想那怪异的蛙鸣，对婴孩来说应该是一种极其恐怖鬼魅的声音。后来，这个婴孩慢慢习惯了蛙鸣，她常常睁着一对大眼睛，很专注地听着那奇怪的天籁之音，听着听着，她就沉沉睡去了。

我们就是这样伴着蛙鸣长大的。每逢大雨过后，屋外野地里欢快交媾的蛙就彻夜不眠，无止无休地嬉闹到天亮。有时鸣声就在窗下，闷雷似的鸣叫，有时扰人清梦，有时却是一支奇异的安眠曲。

没有蛙鸣的夜晚，那阵子寂静常常叫人感到有些失落。对蛙来说，鸣叫就是它们的天职，它们的积极态度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精彩的内容。以后在别的地方，不管什么时候听到蛙鸣，都叫我一次又一次回到记忆中的成长岁月。

父亲南来之前在中国乡下度过他的青涩年代。每年春雨过后，乡野里雷动的蛙鸣丰富了我们家乡贫瘠的土地，也丰富了父亲物质贫乏的少年岁月。多年后当他在大马半岛南端一个小村镇里首次听到与家乡一样的蛙鸣时，他背着我的母亲掉下了眼泪。

那些年，我们在石头镇听着蛙鸣长大，也伴着父亲的乡愁长大。虽然那时我们并不了解父亲对家乡的感情。

现在我们处身岛国的西部一隅，是一个潮湿的、多树林的所在。每逢雨季，或者下过一场大雨，我心里就蠢蠢地有着某种期待。期待那一片蛙声，一如期待满月之东升，或潮汐的起落。喜欢蛙鸣，尤其是入夜时分的蛙声，它传达了农家的田园情趣，令人感觉到人世的平静安好。

宋代词人辛弃疾在《西江月》中写道："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哇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头忽见。"啊，听取蛙声一片！且不说那明月与清风，惊鹊或鸣蝉，光那蛙声一片，就可以浮一大白矣！ 回

－ 原载于《南洋商报·商余》副刊



2000年5月26日在古来县加拉巴沙威，文戈与夫婿（左三、四），和马汉（右一）、梦平（左一）、沈钧积（后排右一）等合影。

赌徒之家

❑ 文欣



文欣 上世纪70年代的女写作人，原名张暖薇；1955年7月27日诞生于全马最北也是最小的一个小渔村——瓜拉玻璃市（俗称玻璃市港口）。祖籍福建。毕业于怡保圣母中学，打从初中时代开始写作，曾参加几次征文比赛获奖，包括以小说荣获第5届南马文艺研究会的“青年文学奖”。她跟随丈夫李博士定居峇株巴辖，担任当地文艺协会的理事。现为糖塑手艺的导师。由马汉及林丽华编的《回到她身边》（1980），主题篇便是文欣的小说。艾芸编的《窗》（全国马华文艺创作比赛散文选·1981年柔州马青分团出版），收了文欣的入选佳作《暖流》。另有多篇文艺作品被收入峇株文艺协会所出版的合集里。

这原本是一个并不美丽的故事，但是每遇到雨夜，九嫂那悲凄的眼神、她那可怜的孩子，以及那德士司机无奈的神情总是困扰着我。

那夜，凄风苦雨在外面下个不停，而我，一个落寞的异乡人，独自在宿舍黯淡的灯光下，批改着学生的作文簿。

“…… 如果说要用严父这两个字来形容我父亲，那是再恰当不过了，我一出世不久，母亲便病逝，父亲一直兼任着母亲的职位来照顾我……父亲从不笑，他对我的学业要求非常高，我的大考若没考到九十分以上，那我便准备被罚，我觉得我的童年很不快乐，我只希望父亲能赐我一点自由，有时我在想，过分的关心与爱是否会形成内心的一种负担？……”

当我读到这段文句，我不禁呆住了，一个六年级的学生，竟能写出如此感人的文章？我深深被它吸引着，忽然，房东太太急促的敲门声敲断了我的思潮。

“茵茵，有个女人正在外面找你。”

有谁会来找我呢？住在这偏僻的地方，平时难得有朋友找上门，更别说在这种恶劣的天气里。我把笔放下，满腹狐疑地走出去，而出现我我眼前的竟是一个撑着雨伞，满身却被雨淋湿的妇人！

“九嫂！”我失声地叫了起来。依稀记得那天，九嫂的脚车被一辆电单车撞倒了，碰巧我经过，便把她送回了家。她的家，就在大路旁的小径尽头，他们一家五口就是靠着替人管理一个规模不大的果园而过活。九嫂是一个节俭的女人，她替人割胶，看管果园，就连屋旁的空地，她也种点菜而拿去巴刹卖。她有一个视赌如命的丈夫，他可以赌到几天几夜不回家。于是，为了三个年幼的孩子，九嫂咬紧牙龈，独自支撑着这个家。她的刻

苦耐劳与自立的精神令我肃然起敬，于是，这份友谊就从这一起小车祸中筑起来。

而今夜，她为何冒着风雨来找我呢？

“茵茵……”她一见到我，仿佛在绝望中遇到救星一样冲上来；紧紧抓住我的手，颤抖的，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海儿……海儿他烧得很厉害，孩子的爸又不在，我一个人不知如何是好！”

她无助的眼神，在黑夜里，像闪着一道微弱求救的火光；那沙哑的哀求声更震撼了我心灵深处，我抓住了她冰冷的双手，焦急的问：

“你没带海儿去看医生吗？”

“昨天已看过了，可是他的病情一点起色都没有，我今天下午本想再带他去看，但那死鬼丈夫还没回家，我已等不及了，只好来找你，你也知道，这一带找车子不方便……”她一边说，一边拭去眼角的泪水。

我听了马上拿了雨伞与电筒，不由分说的随九嫂走入了那条小径。

海儿就躺在小床上，那干瘪的嘴唇动了又动，痛苦的在发着梦呓，瘦小的身子就像包着一层枯干的皮肉，看了令人心酸。我伸手摸了一下孩子的额头，顿时像触电般的跳了起来，天呵！热得好烫人！

“九嫂，你怎能把海儿拖到现在呢！”我责备着。”

“我以为多吃两次药试试，谁知道吃了烧还不能退，我才开始发慌，你知道，家里没什么多余的钱，那死鬼老公昨天又挖光了我的私房钱，你说，孩子若有什么差错，我怎活下去呵！……”她抱着孩子不停的抽泣着。

“九嫂，你不用难过，孩子会好起来的，我现在就去找车子。”

说完，我头也不回地奔了出去。这条泥泞小径，在滂沱大雨的冲击下，变得更难走了，好几次，我急促的脚步踢到石块而差点绊倒。广大的胶园已被黑夜征服，像一个高大的巨人，圆睁着双眼正瞪住这赶路的女郎。我越走越心慌；心想，怎么会有勇气来这种荒僻地方？

乌云越来越密了，晚风呼吁的吼叫着，雨密密麻麻的落着，像九嫂长长的泪，落在我脸上；也落在我心坎。

站在路旁，对着这凄迷的夜，我竟然对着这夜充满了恐惧感，那些虫声、蛙声；远处的犬吠声从四面八方传来，而那砭骨的寒风更把我吹得毛骨悚然。这条大道，怎会一辆车都没有呢？啊！远处来了一辆车，灯光由远而近，我心中一喜，忙抓紧手电筒示意停车。

车停了，里面坐的是一对年轻夫妇，像似刚参加完宴会，我跑上前向他们求助。

那女的听了，脸色顿时变了，她望着那条黄泥小路，又向我打量一番，然后皱皱眉头，不悦地说：“对不起，我们还有事要办，你还是找别

人吧！”

我还未开口，汽车已飞快地绝尘而去。

我愕住了，望着那红红闪亮的车后灯，整个人像被推进了一个又冷又深的冰谷里，我双手紧紧的抱住湿漉漉的身体，整个神经都凝冻了，牙齿也抖个不停，好冷的人情！我很灰心，说什么人与人之间的互助精神，这对夫妇连一点悲天悯人的同情心都没有，我感叹这社会中的人情像纸一样薄，更对这人世间的人存有的自私心而感到失望。

我想起了海儿的烧，那小男孩还在死亡边缘挣扎呵！九嫂悲凄的神情重新再燃烧着我，我怎能对这可怜的母子置之不理呢！按压着心中的怒气，泪水渗杂着雨水在眼眶中滚动着，海儿的病不允许我再等，我必须跑到对面那个住宅区去求助了。

正当我想越过马路之际，一阵急促车笛声朝着我急鸣，一道强烈的灯光直向我射来，我吓了一跳，本能地缩了回去。

“想死呵！走路不看车。”

啊！是一辆德士，管不了那咒骂声，我高兴地冲了上去，气急败坏地恳求：“先生，请帮帮忙，有个孩子病得很严重，您做做好心载他去医院吧！”

“去医院？不顺路！”他斩钉截铁地回答。

“先生，求求您——那孩子真的病得很厉害……”我哽咽地说。

“不载不载，我已经收工了，如果你要去市区，我还可以顺路载你。”他摇摇头，正想走。

怎可让这个机会溜走呢！我近于哀求的说：“先生，好心有好报，救人命要紧，你就算做做好事吧！我可以出多一倍的车资给你。”

他皱皱眉头，想了又想，不耐烦地说：“好吧！二十元，要就上车！”

二十元？简直是敲诈，若平时，包车也不超过十元！但事情不容我多想，唯有一口答应了。我跳上车，指指路旁的小径，心中对这个德士司机的印象真是坏到极点。

“就这条小径？这种地方下雨天最难走了，早知这样，给我多多钱我都不载！”他脸臭臭，一肚子的不高兴，嘴巴咆哮不停。

“先生，你就破例一次吧！”我忍住心中的不满而吞声下气地对他说。

“我是看你可怜的样子才载罢了，你看这他妈的鬼地方，整条路都是黄泥，明天，我这辆车非拿去冲洗不可！你以为我很好赚吗？”他一边驾驶；一边埋怨不停。

我暗忖：我何苦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呢？海儿与我非亲非故，我原可摆脱这种麻烦，但九嫂的泪，像沸腾的热水滴痛了我内心脆弱的一

面，她的身世已够可怜，我怎可让她再尝到人间的冷酷？我怎能看她伸出无助的双手而不屑一顾？我做不到呵！随你用什么眼光看我，我不在乎，一点都不在乎了！

“你看，车已越来越难走啦！”

那德士司机说得不错，车已陷入泥浆中，再也无法前进了，我一时不知所措。

“真倒霉，今晚真是撞见鬼，早知道，也不赚他妈的这几块钱。”

他一边骂一边踩尽了油门企图把车推上来，车子试了几下，总算从泥浆中推了上来。

“小姐，对不起，我没法再前进啰！”他不高兴的说。

“这……这怎办呢？”我一时彷徨无主。

“是前面那间木屋吗？”他忽地指着不远处的木屋问。我点点头。

“惟一的办法是你把人接出来。”

“可是，这么大的雨……”我犹豫着。

“如果你认为不能，那我走啦！”

“好吧！你等一下，我把孩子接出来。”

还等什么呢！我咬紧牙龈，跳下车，然后奔向那间木屋。

“茵茵，你怎么现在才回来，车还没找到吗？”九嫂抱紧海儿，焦急忧虑的神情全铺满脸上。

“找到了，雨太大，车不能驶近来，我们非想办法把孩子接出去不可！”

这间小屋，有什么东西可以掩遮海儿出去的？我东张西望，九嫂两个小女儿惊慌地缩在一旁，那楚楚可怜的小脸，看了令人叹息。这个家除了一些简单的家具，便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我正苦思不果。

“茵茵，我去拿一条毛巾把孩子包住……”九嫂说完便把孩子交给我。

“怎那么久呢？我可要走啦！”

那司机不知何时也冒着风雨跑进来，他气呼呼的拨着身上的雨水，蓦然他发现了我手中的孩子，便把孩子接了去，顿时他吃惊的骂道：

“这孩子病得这样重，你们做大人的怎可拖到现在！”

说完，从九嫂手中接过毛巾，把孩子包好，然后拿着伞，就奔了出去。

抵达医院，孩子已奄奄一息。我一向来没有信仰，但是看到这昏昏沉沉的小脸，心中也不禁要祈求上帝赐福给他，让他吉人天相，度过难关。可怜的九嫂，那双眼都哭肿了，身体单薄得摇摇欲坠，我唯有紧紧的扶住她。

夜是那么长，等候海儿的消息对我们来说像一世纪那么久；当医生从

急救室走出来，摇头宣布孩子送来得太迟时，九嫂顿时昏了过去。大家手忙脚乱地把她救醒，她抱着我，悲恸欲绝的嚎啕痛苦，我的泪再也忍不住的潺潺而下。

“茵茵，我怎办，我的海儿没有了，我怎能活下去呵？”

我如何去安慰这个心碎的女人呢？一个七岁的小生命，人生的旅程是那么短促，阴暗的童年给了他什么？生命的意义又告诉了他什么？从小，我一直在父母的宠爱中长大；我从来没有遇过挫折，更别说体会到这人间的悲剧了，所以，对生命，我幢憬很多，很遥远；而今夜，我亲身体会到九嫂的悲哀。当我看到了这出人间惨剧时，我才深深地了解到我是活在幸福中而不知福。九嫂，这个历尽沧桑的女人，为何命运却安排她走这条坎坷的道路呢？丈夫的所作所为已令她心灰到极点；为何又要再让他尝到丧子之痛？海儿的死，谁又该负责任？这冷酷的社会？抑或是那无情的父亲？那个没尽半点父子之情的父亲如今不知身在哪个公馆或蹲在哪个角落豪赌？他是否知道，他已赌输了一个孩子？

我想起了那一对夫妇，我感慨良深；这点小事都不能发挥人类互助的精神，令人不禁感到遗憾。那德士司机呢？说他不好，但是从木屋到医院，若不是他的帮忙，我真的不知如何是好？

他该有四十多岁了吧！我瞪着那司机，他前额的发已落尽，成了半个秃头；他就站在走廊那边，对着长空凝思着。那中等的身材被走廊摇曳的灯光照耀下，更显出了他的孤单，那双眼，何时变得那么令人猜不透？而我，忙了整个晚上，连车资都忘了给他，我内疚的走上前去，拿了廿元的钞票给他。

“先生，谢谢您帮了我们一个晚上，虽然孩子来得太迟，但是我还是非常感激您载送我们来。”我眼红红的对他说。

“不，小姐，这些钱，你还是拿给那位阿婶吧！她一定很需要钱用。”他很惭愧地把钱推还给我。

“先生，这怎行呢！你一定要收下。”

我一时怔住了，他怎么霎时间变了另外一个人？我想到他刚才凶巴巴的样子，与现在这种充满歉意的神情，心中对他的不满顿时抛到九霄云外。

“你不用再推了，这孩子太可怜了，他还那么小。”

“谢谢你，先生。”

“不用谢了。其实，这地方，十年前，我也来过，那时我的老婆得了急症开刀动手术，那晚，我也是站在这里等她，结果，我再也等不到她了。”

一句简单的表白，却托出了一个中年人那曾经失落的梦，而这个梦却

是遗失了那么久，我该如何说呢！一个晚上，我却遇到了两个伤心的人，我激动的握住他的手说：

“事情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别难过了。”

“你知道我老婆是怎么死的吗？那晚我在外面赌得三更半夜不回家，如果我早一点回来，也许她还有得救。我老婆死时，我的孩子还没满月，所以我发过誓，要把孩子抚养成人，以弥补我的过错！还好，我孩子还算争气，他年年考第一名呢！”提起他的孩子，他瞳眼中顿时闪出了光彩。

“先生，你真本事，把孩子教得那么好。”

“没什么啦！每个做父母的谁不望子成龙？当年我不用功读书，所以才做牛做马过一生，我绝不让我的孩子再步上我的后尘。所以我才管教他这么严。他学校的老师，真他妈的整天要他参加什么课外活动，课外活动多，又怎么还有时间读书、帮做家务，所以我一直不让他参加……”

“你的孩子在哪一间学校念书呵？”我一时好奇！

“就在西门小学六甲班！我正想找一天去找她的级任老师，我孩子不参加课外活动有什么不对？”他气呼呼地说。

西门小学六甲？那个每年名列前茅的陈俊杰，那个从来不返学校参加课外活动的小男孩！还有陈俊杰笔下的严父，他对他过份的关心与渴望的自由，怎会那么巧呢！我的脸色微微在变，这孩子怎会有这么一个牛脾气的父亲。

“陈先生，我就是俊杰的级任老师！”

“你……你是俊杰的老师？”他一惊，浑身不自在的揉揉手说：“张老师，我脾气不好，刚才如有得罪的地方，请不要见怪。”

“我不会介意的，陈先生，我觉得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除了在学业上有良好的表现外，运动方面也应该活跃，运动可以把真子锻练好，有了健康的体格，这才是人生中最大的财富！运动还能让他体会到团体生活，而从中学习到友爱互助的精神，这对他将来在做人处世方面有很大的帮助！”

“是的是的，张老师，我会考虑你的建议，很夜了，我送你们回去吧！”他诚心地说。

“不用了，陈先生，我们还有事要办，谢谢您。”

我望着走廊那边蹲着的九嫂，她呆呆的眼神不知在想什么！我走上去扶她起来，却见那个司机已经走了。

雨，不知何时已停了……

奔驰以外

❑ 文征



文征 原名郑世忠，1954年1越16日出生于柔佛麻坡班卒，祖籍福建永春，1976年执教至今。曾四度荣获《双福文学出版基金》、第一届《花踪》散文佳作、第二届《花踪》新诗入选、第三届《花踪》小说入选、第二届《绿禾散文》特优、第一届砂拉越文华文学奖小说及散文冠军、新山中华公会全国短剧创作奖佳作、2006年国际华文散文奖（新加坡国际广播电台）首奖和其他多个奖项。常用凌星、石川、尔风、郑醉、郑敖然等笔名。著作有：《地狱里来的客人》（小说集）、《写在风里》（散文集）、《风雨飘摇》（小说集）、《东海岸风情画》（散文集）、《作家之死》（小说集）、《床上春秋》（散文集）等。

每一次归乡，心怀总酝酿着喜悦，血液中总冲击着一股激情；归乡前夕，甚至兴奋到难以入眠。

假期一到，便急急地收拾行李，急急地检查电单车；口中还不断哼唱着：乡村路，指引我归去，到一个地方，属于我的……

于是，这一首歌一直伴着我上路。

朋友知道我要赶回家，总好意地劝我第二天才启程，说二百多里路，骑电单车赶在落日之前抵达是一种冒险，迟半天回家还不是一样……

但归乡的美梦，在于我，总是一种无可抗拒的诱惑，所以不管路有多远，道有多险，时间有多短，我总在中午一放学后，便匆匆上路。

风驰电掣是一种逆风的飞驰，而奔驰的心情是苦涩与美丽的揉合；我知道，一阵劳顿的奔驰后，我终会在日落之前抵达家园，而回乡，是一种美梦的兑现。

乡村路，指引我归去……我的记忆，在那儿滋长……

当电单车在东海岸路上飞驰着，骄阳是酷热的，但路两旁尽是莽莽原野山林，倒是有遮荫的效果；老天作美不下豪雨是最大的幸运，蓝天白云即是奔驰的最好天气。

电单车向前疾奔，路两旁叠叠苍翠的林木就迅快往后飞退！原来，奔驰之余，还能够欣赏欣赏这些还十分原始的山林，调剂调剂这孤独的归旅。

有时，还可以在路边遇着海岸线优美的沙滩——飞溅的浪涛、湛蓝的海水。总叫我心灵感到和谐与恬适；海上或有海鸥掠过，自由飞翔，那情

景总给我一种启示：为生活而奔波，是一种凄与美的揉合！

从关丹到丰盛港的道路大部份是笔直的，但是路面并不太平坦，时有窟窿。电单车实在也不能飞驰得太快，所以在限制速度之暇，就让苍翠的林木丛莽、碧绿无垠的原野一叠叠地映入我的眼帘。

从丰盛港去居銮的公路偏僻狭小，弯曲险峻；山回路转，这时只有更细心驾驶着电单车，转弯慢行。

一路上是山芭野岭，峭壁嶙石，丛莽处处，来往车辆很少；山岭与山岭之间，间中也有溪涧。当我奔驰倦了，也会停下来，去倾听那一阵阵淙淙流水声，去涉足那沁人心脾的山泉，去欣赏那深山传来的大自然声籁。

过后，奔驰的方向已完全对着西边，路两旁尽是胶林榈树，这时，离居銮已更近了。

抵达蝙蝠城，休息片刻，我遂成了飘飞的蝙蝠，电单车以时速六十多哩的速度向北奔驰！道平路直，疾风狂扫，心胸豁然开放，因为，家乡已更近了！

抵达香妃城——麻坡，我心中溢满着喜悦，这里是南马有名的文化城，也是培养我文化、教育我的地方，我怎能忘怀这个地方？

我在香妃城的丹绒兜一圈，麻河之水依旧流，巍峨的麻桥在夕阳中显得更壮丽。

沿着河边的道路向东飞驰，故乡于是更近。

故乡的呼唤，历历在我耳畔回响、动荡……

别来无恙，故乡……

回

奔驰的轨迹

套上钢盔，跨上电单车，一缕离愁别绪，油然在我心中泛起，我的立姿，应该一如那欲随风飘飞的蒲公英。

父母弟妹倚栏送别，我在他们的眼瞳里捕捉了许多不同的讯息。

父母对我的远行是心痛，他们认为二百多里的奔驰是种艰难且苦涩的差事；而弟妹却钦慕我能自由飘离故乡家园，认为那是一桩美丽及勇敢的壮举。

不管大家的心情是怎样的，我总必须挥别说再见，奔驰出蕴盈着各种

情愫的眼神，奔驰出家园，奔驰出故乡。

我心底有着凄美的感情，我认为离乡而浪迹天涯是一种苦涩与美丽揉合的事情，一种感情与理智的调和。

从故乡到香妃城麻坡只有十八哩，这里是培养我文化知识的地方，我爱她的淳朴无华，我爱丹绒的幽静，我爱马六甲海峡的蔚蓝海水，我眷念这个有文化城之称的麻坡。

在报贩处买了一份报纸，我飞跨过巍峨壮伟的麻桥，挥别香妃城，向利丰港驰去。

利丰港东去不远就是颇为热闹的小山城东甲，停下来吃些早点，又继续奔驰。

蔚蓝的苍穹，悠然的白云，天气十分晴朗。我往左边远眺，在白云间，是黛绿色、硕大健伟的柔佛高峰—— 金山，她看白云悠游，一如看我这天涯浪客奔驰的风姿。

电单车向前疾奔，路两旁是苍翠的橡林及可可园，不久，便抵达了一条街的山城—— 利民达。

从利民达向北奔驰，不久，便到达西马铁路分歧处金马士。这是一个宁静的小镇，我停在那儿喝一杯浓浓的咖啡，略翻一下报纸，抖擞一下疲惫的身躯。

看着纵横的铁路以及来往的火车，我不禁想起，这儿是路客各自东飘西扬的驿站，不知已有多少离愁别绪写在历史的流光里，而我更是其中的一个，不禁黯然神伤！但继而又想到，这里何尝不是游子的聚会地，在历史的流光里，何尝不也写上多少页欢聚及欣逢及团圆……

没有离别哪有相聚？没有愁怨哪来的喜悦？想及此，我不禁莞尔，参悟了，心情顿然开朗，意气更加风发。

从金马士飞奔北上，不久就抵达马口，往马口到金马扬的路没有经过马口市镇，所以我放弃一睹这个征途中的驿站的市容。

马口往金马扬的道路起伏绵绵，一山一丘，刚才下坡，却又上坡。

近金马扬的道路处处窟窿，车过处，尘土飞扬，所以只能放慢速度行驶，以防撞入窟窿里。

在金马扬镇绕了一圈，觉得范围并不广，匆匆一瞥，又再上路。

金马扬再去是明光，然后是直凉，再后是明加叻，这三个地方都是朴素无华的小镇。

从明加叻往淡马鲁的路可算是峰回路转，弯弯曲曲，这时只有更加细

心驾驶着电单车，向前飞奔。

不久便看见宽敞的彭亨河在道路右边时而呈现，时而被莽莽林木遮掩。

抵达淡马鲁，休息半句钟，用过午餐，又再上路。

横跨淡马鲁大桥，电单车以时速六十里向东方飞驰，道平路直，疾风狂扫，离乡的愁绪似乎也被狂风给扫荡殆尽，我正奔向生活的疆场呀！

到了马兰，在咖啡店饮冰水，告别驿站，驶向诗里再也，驶向甘孟，驶向离关丹六里处，然后转南奔驰，我客居的多风小镇于是更近了！而征途里的处处驿站，逐渐从我脑海中隐去，隐去……

在生活里，我奔驰了许多驿站，我并没有感到厌倦。

人生，何尝不也是处处驿车？大智大勇的人，就必须忘去那些过去的：迎接未来的！ 回

（1978年10月重修）

－选自散文集《写在风里》



1984年6月1日在新山中华公会左起：李树藩、淡莹、王润华博士、梦平、拿督郭鹤尧、黄复生、孟沙、马汉、李寿章。次排左1莎琳。

两个城市的故事

❑ 巫程豪



巫程豪 新生代政治工作者兼写作人，1964年生，祖籍广东省饶平县。1976年毕业于永平南利新村华小。1982年毕业于新山宽柔中学，并于1986年在美国爱俄华州立大学化学系毕业，继在中美洲牙买加西印度群岛大学深造，并于1991年考获医学学士。巫氏医学系毕业后回国服务，先在麻坡医院当实习医生，后调任昔加末医院妇产科部门医生，并于1995年在士姑来大学城自设仁民药房行医至今。2004年考获英国伦敦大学法学士学位。

巫氏在美国大学深造时期，就积极参与各种社团活动；曾先后当过大马同学会不管秘书，和国际学生会副主席。他除了精通3种语文外，也常以3种语文创作投稿。2000～2005年担任民主行动党柔佛州社青团长。现任该党柔佛州主席兼中委。2008年3月8日中选为士姑来区州议员。

近日，笔者带了家人走访东马两州的首府——沙巴的哥打京那巴鲁（亚庇）及砂拉越的古晋。亚航班机终于在我离开亚庇（沙巴人比较喜欢如此称呼他们的首府）时，就拖延了4小时，亚航没有预先告知，也没有口头或行为上的道歉，更没有安排被拖延的搭客到旅馆休息，就让人领教了马来西亚式的热情款待，外国旅客会怎么看待大马旅游年呢？

我一到亚庇的机场时，才发现亚航的着陆点是在机场的第二终站，必须花20令吉搭的士到第一终站马航所在处，领取预先租好的车子。到了第一终站，负责租车给我的经理立即大吐苦水的说：“他们已经花了一年多时间，还没把第一终站装修好！”据说，亚庇第一终站重建工程完成后，亚航、马航和其他班机都在同一处起落。

亚庇街道有一个特色，就是排水系统奇差，道路积水和烂泥堆积。最可怕之处，是失修多年的沙巴文化村，到处是鼠粪、鼠尿味。依然开放公众，其令人作呕的状况可要部长们亲身体验，才能体会大马旅游年又让国民蒙羞。有人说，这是沙巴人民曾经支持反对党州政府，并受到联邦政府杯葛的后果，但巫统登陆沙巴十余年来，沙巴的发展依然裹足不前。

砂拉越首府古晋的发展和卫生程度却比亚庇优良许多。古晋是全国最清洁的城市，可说名副其实，这和古晋较有竞争性的政治或许有关系。古晋市分为南北两市政府，据说土著和非土著各自管辖，加上古晋市国会议员曾是行动党的沈观仰，如今属下的国、州议员都为行动党新一代强人张健仁，古晋人民的选择看来是正确的。古晋人民应该为清洁的街道向市长

下跪吗？没有地方政府民选，亚庇人民对管理不当的市政府又能奈何？

当然，有人说：在现今的选举制度下，选民要通过选举更换政府难如登天，这是许多在野人士无法接受的事实，古晋分为南北两市政府，不是国家进步真正的长远之计，街头成了另一类抒发民情的正常管道，别忘了兴都教人权委员会以甘地的和平斗争方式为启蒙，把问题带到国际舞台，何尝不是甘地，曼德拉到国际社会主义斗争的一贯路线？在现今的全球化大浪潮中，人权和许多共同价值观是不分国界的，马来西亚的种族政策是个国际问题，不是与世隔绝的单独问题。

正当有人在街头对时势抒发不满时，却也有人提出下跪叩头的文化省思，难得孔孟思想仅限于向长辈、官员、政府下跪叩头吗？进步国家之所以进步，就是人民敢于抒发不满，勇于改革和拚弃封建思想。

有一位记者在采访我后，我例常的说声："谢谢，麻烦你了。"她却很得体、专业的回答说："这是我的工作，不谢了。"如果，笔者身为一名医生，救了不少病人，每位家属都来下跪的话，成何体统？就如该记者所说的一样：这是我的工作、应尽的责任，又何来下跪的必要？

搞好教育是老师的本分，要学生下跪来表示感恩吗？学生搞好学习和贡献社会，才是报答师恩的最好方法。老师可是人类的灵魂工程师，能教出出类拔萃的学生，比要求学生下跪来得更有意义吧！ 回

－ 原载于2007年12月9日《星洲日报·自由论谈》副刊

没有怨恨，只有同情

有些评论认为，各政党日前争取知名年轻知识分子，是为了搞廉价宣传，证明自家门户是开放给天下有才干的子弟，先后有前电视主播、著名时事评论人。企业家等等，许多人似乎觉得：哼，马来西亚政坛改变或许有些希望，百花齐放、百鸟争鸣的日子已不远。

有些人形容这些年轻才子为"童子军"或"越战美军"，各有贬义。"童子军"似乎是形容这些高调走入政坛者，犹如抱着孩童在露营的消遣态度，学习如何应付成人世界，具有幽默的高级贬义。也有人形容他们为"越战美军"，如此形容却带有怜恤之意，因为美国人常说越战美军平均年龄19岁，迎战经验不足，只不过是被年老的政客送到沙场去死。

政坛和社会的险恶不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能理解的，把年轻的岁月浪费在虚无飘渺的目标，最终将是制度和政客的牺牲品。国家病了，匹夫当

然有责，但个人力量不能改变世界，而是追寻制度的改革才是答案。

笔者也认识一些被人形容为“童子军”或“越战美军”的政坛新朋友，在很多时候，笔者并没有嫉妒或怨恨他们的意气风发，倒是同情他们的处境，希望他们有自知之明，不会成为不透明和不民主制度下的牺牲品、残酷战场上的炮灰。

笔者在进入政坛之前，早有心理准备，冷对冷言冷语，看透人性的虚伪。我一向相信，对掌权者来说，没有真理可言，只有保卫自家权利的手段，只希望有一天自己不会犯上同样的错误，坚持天下与江山是公家的，不是我家的。

从小学、中学至大学及参与团体，我都被同学、同僚和上司认为具有品行正常的人格，被人齐声谴责的经验倒是没有过。只有在前苏联的共产制度下，政治异议分子才会被判为精神病患，被逼住人精神病院，看来异议分子才是精神正常的一群人，真正需要精神医生照顾的是天底下的许多独裁者。如果天底下的政治人物都接受心理测验和治疗，也许可以减少历史上的独裁者。

成为团体中的少数异议分子并不让我孤单，我自信自己精神良好，坚持自己的信仰才最重要。我也不怨恨那些不能说出真话的从政者，只同情那些说了真话就要丢饭碗的政治工作者，他们是无辜的，错误在于一个不健全的制度。

最近，我常对自己中学时代做的一件事感到自豪。在我念初中三时，当了两年半的班长，我决定辞职不干了。第一次取代班长职位的同学很有才华，他却当了一个月的班长就不干了，说这个职位是属于我的，我总觉得如此说法是民主思想上的基本错误。

结果，我们选了班上的运动健将和足球队队长接任班长，我觉得他的低调、集体领导方式也很不错，若我不坚持辞职，这位同学可不是永远没有机会表现了吗？我们具有不同的性格和领导方式，但都能惺惺相惜，直到我们进入高中不同班级，毕业后多年的一个同学集会上重逢，这位同学还津津乐道当年的同学生活，言谈中对我似乎有感激之意，让他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才华。

我想他倒是不必感激我，那只不过是民主的过程，领导职位是公家的，决不是我家的概念，经过这么多年来，我才有办法把当年所作的一切概念化。我才了解当年做的没有错，至少得到一位朋友的尊敬。 回

- 原载于2007年12月23日《星洲日报·自由论谈》版

人灾、人债

□ 无花

无花 新纪元优秀诗人，男。英文姓名：Ng Kiat Fah。约于1971年出生在柔佛州新山。2005年前后，常在各大报文艺副刊发比表诗作。暂居柯联茜。



2008年6月3日，无花在《南洋文艺》副刊发表诗观〈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强调："一首好诗像歌，没有深奥的道理没有难嚼的字句，言简意深，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能让人缅怀生命中某段精彩的片段，忆念起曾经拥有过的真、善和美……"

·人 灾

——军权政府给予百姓的迫害，或许更甚于502大风灾

把慈悲禁锢起来
把良知禁锢起来
把敌人的眼睛耳朵嘴巴禁锢起来
把冰冷的枪杆子拿起来

一夕豪雨暴风
死神之门再次敞开
在众佛之国度

多少冤魂飘浮在万人冢中
人领自己的尸首

枪杆子尚未熄火前
堕人地狱亦无法获得自由 回

·人 债

——512四川大地震唯一无法震垮的，是凡夫的善良

以肉身挡断墙 双亲舍命救幼女
挡住水泥板 老师把生命给了孩子
孕妇坚持50小时 保住肚中小生命
痴心男废墟求婚两天 撑起女友求生意志
五天五夜守望 不见儿子不离开
母亲临死手机留言 襁褓婴孩奇迹生还
……
……

他们以死亡延续生命，那是
今生无法摊还的债务
请你
好好活下去！
好好活下去！ 回

- 原载于2008年6月10日《南洋商报·南洋文艺》副刊

陈开顺与陈厝港

❑ 吴华



吴华 马新社团研究专家，原名吴坤纪，祖籍海南省琼山市演丰镇昌城后坡村，1933年2月15日在中国出生。四岁那年随家人南来，在彭亨州关丹落脚，毕业于关丹中国学校。1951年转学到新加坡中正分校，1955年以高中会考文凭毕业。

1956年，在笨珍培群中学执教三年；1959年，他到峇株巴辖华仁中学担教职；1962年至1979年间在新山班兰华小执教；1980年起转到圣若瑟华小任副校长；1983年到1988年担任直落爪哇启东华小校长，直到1988年荣休。现任新山咖啡酒餐商公会执行秘书。从1975年的《新加坡华族会馆志》出版后，受到史学家许云樵的鼓励，继续勤笔，至今已出版了十多本书。不过，除了近期出版的《柔佛州华族组织概述》，其中有很多著作已绝版。吴氏另有干戈、吴舍、杜亚等笔名。1952年出版了小说集《彭亨河畔》。

汽车从新山朝向着惹兰地不佬（Jalan Tebrau）驶去，走了六英里，便到达了陈厝港（Kangkar Tebrau）。

现时的陈厝港有十多间店铺和一座历史逾百年的琼州会馆兼天后宫的古色古香的建筑物。望着古老的建筑物，便会追忆起陈厝港的历史了。

陈厝港的开辟比新山还要早。新山在1855年建立，但陈厝港在1844年到1855年之间，已经成为柔佛地方政府的核心。

陈厝港是由陈开顺开辟的。1844年10月22日，柔佛政府发第二份港契给甲必丹陈开顺以开辟地不佬河（Tebrau River）沿岸的土地。由1844年至1860年，陈厝港种植胡椒和甘蜜。

当年，陈厝港的情形如何呢？柔佛州档案局里的资料，并未提到胡椒、甘蜜的亩数，人口有多少也未见记载。

但据传说：早期的陈厝港有赌馆、烟馆和妓院，这些都是劳工工余消遣的所在。在1924年，陈厝港约有五千名华人，其中，琼籍人士比他籍人要多。

早年，陈厝港是一个重要的拓殖地，至少在1869年之前，它还是甲必丹陈开顺的总部。后来，新山的开辟后，陈厝港便逐渐地失去了其重要性。

如今，陈厝港已是一个没落的地方，但是在历史上它永远是留下不可磨灭的史页，更不能忘怀的是，它的开辟者—— 陈开顺。

在柔佛州，甲必丹的衔头赐予华人，陈开顺似为第一位，由此可见他受到苏丹的器重以及他在当时的社会地位。

他是义兴私会党的首领，势力很大。当麻坡一隅欲蠢动时，便协助苏丹平定乱事，其居功不少。

这一位对开拓柔佛有功绩的先贤的史迹遗留很少，在华文方面只有《马来亚潮籍通鉴》（新加坡南岛出版社1950年印行，潘醒农编著）有记载。在李馨著〈柔佛潮侨概况〉一文中有叙述陈开顺的史迹："……陈君开顺率领工人同志多人，刚毅果敢，最初抵柔佛陈厝港，从事垦殖，极为成功，后来逐渐开拓柔佛埠，秩序井然，遂迎柔佛苏丹置都于此。后人犹称柔佛为新山，即系新兴地方之意。及后麻坡一带，因不服从苏丹之命令，陈君开顺乃率队平定麻坡，深得柔佛苏丹之器重，柔佛政府一切地方上防卫警察等工作，均委任陈开顺全权负责。因陈君开顺是'义兴'首领，故政府特许'义兴公司'公开活动，柔佛乃有义兴公司之组织，并得当地政府之承认，与新加坡大相迳庭，其故在此。陈君开顺开拓新山之功绩，距今百数十年，侨民犹乐道之。……惜陈君开顺无嗣，致其伟大史实不能详记……"。

陈开顺（1803 ~ 1857），号贞国，祖籍广东省海阳县。在1857年逝世，享年五十四岁，死后葬在陈厝港惹兰下咯既后的树胶园内。但他的坟墓已在一次树胶翻种时被铲平了。

陈开顺死后无子嗣，只有一位养子甲必丹陈清丰（Tan Cheng Hung）。陈开顺死后，便由清丰出任陈厝港的港主，但为期不久，他便把产业变卖。柔佛丞相查发·哈芝·莫哈末（Jaafar Haji Mohamed）便从甲必丹陈清丰手中购得了地不佬河的港主权。 回

－ 于1981年11月16日

〔附录〕 没落的岁月

1917年柔佛苏丹依布拉欣颁布废止港主制度，便是陈厝港没落的开始。陈厝港在港主制度下度过了73年的岁月，此后它的繁荣不再存在，虽然在1924年，它尚有5000名的居民，但是随后这里的居民便逐渐迁移外地。

· 陈厝港的没落的因素是：

一、新山于1855年开埠后，发展迅速，取代了早期陈厝港的地位，许多居民都移到新山谋生活。二、原本以甘蜜为主的农作物，但自从甘蜜业衰落，居民只好到外地生活。三、日治时期，居民逃避战乱，和平后便不再返回陈厝港。四、古老的陈厝港建筑物陈旧，不适合居住，而附近新起的住宅区如班兰新村、南光园、福林园，许多原本在陈厝港的居民都迁出，哪里会有新的移民迁入呢？

－ 原载于吴华主编《陈厝港方志》（2006）

亲和大自然的婚礼

❑ 吴恒灿



吴恒灿 马华巫译工作者，本名吴恒灿，笔名百粲。原是柔佛永平人。1956年出生，第1届新山宽柔马来学系（现为南方学院）毕业生。曾担任新山宽柔马来语教师、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校长特别助理，积极推动马中文学交流，多次随国家语文出版局访华团访问中国，负责语文局在中国出版马来文学华译版小说《瓶中的红玫瑰》、《马来女作家短篇小说选》等译介工作。曾担任国家语文出版局与大马八大报章合作的《文汇》版主编，推动华巫文学交流。1991年，获国家语文出版局颁发“服务辉煌奖”，为我国唯一华裔荣获语文出版局此项荣誉奖。配合马中建交三十周年纪念时，吴会长荣获颁发马中文化交流贡献奖。曾经担任语文出版局各民族翻译咨询委员会秘书、雪兰莪中华大会堂翻译组秘书。历任大马译创会副会长会长；马来西亚比较文学协会会员。现任吉隆坡马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在蓝天白云下、在鸟语花香中，远离城市尘嚣，放下俗务烦恼，诚邀您亲临生态度假村，与我们共圆一场质朴温馨的婚宴。”——收到母校新山宽柔一位校友长女的婚宴请柬，令人耳目一新，永志难忘。

这是我第一次出席在青葱翠岭的自然环境下举行的婚礼。对新人家长的独特创意及提倡环保的精神，更是由衷钦佩！于是，我也带了家人出席这个盛宴，并让孩子们亲自体会这趟“环保之旅”。

这场婚宴引导人们亲炙大自然的风采。它将自然环境、有机蔬菜及环保精神三者契合，在国内绝不多见。举办婚宴的地点是一个生态农场的度假村，已发展一段时日。五年前，我参加校友会的联谊团到过这里。现在设备更齐全了——有机果园、有机蔬菜、有机鱼塘等。

整个度假村都是以有机循环的原理来发展，新人的家长就是度假村的主人。难怪出席的校友们向新人开玩笑，希望他们在这优美的环境中生下品质保证，具备国际ISO标准的“有机婴孩”。

我们乘搭主人安排的巴士提早到来，有充足时间了解主人如何精心安排这场盛宴，并将环保概念充份发挥在婚礼上。首先，宴会地点以野草及鲜花点缀帐篷，仿若原野景观，四面青山环绕，景色宜人。

婚宴以素食为主，即使肉类也是有机食品。婚宴上的司仪，先向来宾介绍第一道菜名为“五福齐全”。这道名菜内的芙蓉花生吃后具备疗效，

可加强人体免疫功能。

老歌旧曲，是婚宴的主调婚礼在华乐伴奏与旧歌经典中度过，这些独具匠心的安排，令来宾对主人的用心赞赏不已。

一个婚礼传达了丰富的讯息，将个人与环境紧紧相连，意义非凡。它不仅是代表着一对新人的结合，更有助于弘扬环保精神。

告别时，我答应主人及新娘撰写一篇纪念文字。新娘也曾是我的学生，但愿本文能为他们平静的生活增添一份美好的回忆。 回

－原载于2006年3月庄华兴主编大马译创会会员文集（中文二）：《绵延》

陈徽崇的百啼人生

接到陈徽崇老师溘然长逝的消息，我不禁然浮起与陈老师在新山宽柔中学共事的许多往事。

30年前，刚从新山宽柔马来学系专科班毕业，第一份工作是担任宽中国文老师。我与陈老师的关系，就是在同一个办公室开始。陈老师讲话总在嘴角留下淡淡微笑，眼神总是对现实社会的不屑，声音是一字一板句句结实，总是环绕在音乐的话题。

身为宽中音乐老师的他，不只是把教职当作一份工作，而是当作一个舞台，发挥他的音乐理想。我只是一名马来文教师，与音乐扯不上关系，有时我也以“现实与理想”总有一段距离的眼光来看他对音乐的执着与狂热，觉得他在唱高调。但他对音乐的那种无私与疯狂的投入，许多人都逐渐被感动了。

我在宽中3年半的教学生涯中，参加最多的校外活动，就是陈老师所积极推动的音乐活动，包括军铜乐队、百啼合唱团、宽中合唱团。还曾参与带宽中军铜合唱团到中、北马巡回演唱，到处观看军铜乐队观摩会。现在想起来，倘若不是陈老师那股傻劲与号召，我这名门外汉怎会随指挥棒而起舞呢？这分明是陈老师对音乐的理想承诺与坚强的推动毅力，影响了我。

在宽中的教学生涯里，陈老师是我的知己。他担任宽中教职员联谊会主席，我是总务。一起推动宽中教职员的联谊会活动。在宽中教职员碰到任何问题时，陈老师总爱冲前头找解决办法。可是，他也有让人担心的时

候，有一次他失踪好几天，连家人都不知行踪，害得大家团团转！他出现时说，他因看到夜晚美丽的星星与月亮，便驱车追寻它们出现的地方而迷路了，躲在人不知鬼不觉的地方写音乐谱曲。他这种“惊喜的星光”行动，凡人是无法理解的。

我们忙了好几天，他出现时只淡淡说了一句：“音乐总是在人们需要它的时候才会出现。”

我在1982年离开宽中到吉隆坡中华独中任职，陈老师还是没有“忘记”我。他打电话来，说某月某日宽中管弦乐合唱团将到首都演出，要我负责总策划。奇怪的是，我不会拒绝他。当晚在天后宫礼堂演出的爆满，反应热烈，陈老师笑笑对我说：“音乐总是让人牺牲一切后，而让人满足人生。”

只有他才会说这种风凉话，连声谢谢都没有。可是，我还是很乐意，陈老师就是有这种傲气，让人心甘情愿为他做事。人生最重要的，也是这种“气节”。廿四节令鼓的创办，若没有陈老师这一股“气节”，是创造不出来的。

为陈老师写这几句话，只是想让他知道，他一生所做的一切并没有白费，他的音乐人生，是满足的人生。回

－原载于2008年7月29日《星洲日报·言路》版

〔马岑按〕

新山著名音乐家陈徽崇，生于1947年9月23日，原籍海南省琼东县。2008年7月27日下午辞世。在过去三十余年来，他视音乐教育为生命。除了与陈再藩共同创立二十四节令鼓之外，他也创作了许多歌曲。在歌曲创作方面的成就主要分我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七十年代，他为天狼星诗社的诗谱曲，创作了系列的大马现代诗曲。有关的歌曲旋律悠美，拥有独特的个人风格，被形容为“马华文学最美丽动人的篇章”。

在80年代以后，陈徽崇为许多文化活动创作主题歌曲，期间也为宽柔中学和南方学院创作校园歌曲。歌曲内容充满草根性，是华族文化的缩影，这时期属于他第二个歌曲创作的阶段。

2008年7月25日，南院决定将“南方人文精神奖”颁予陈徽崇。同日，我国团结、文化、艺术及文物部长拿督沙菲益也宣布，政府已将5位文化工作者列为国宝级文化遗产在世人物，陈徽崇是唯一的华裔。

吵架以后

❑吴宏声



吴宏声 原名黄雅固，又名黄万源；1939年3月2日生于柔佛州北干那那（祖籍广东大埔），7岁迁至5哩外的乌鲁槽居住；在当地敬业学校受小学教育，与郎格非同学。1956年在小笨珍培群中学念初中二，后负笈新加坡中正中学完成中学课程，1977年毕业于新加坡中医学院。常用的笔名有：童元、白金、叶下珠、吴宏声、黎力、黎声、章河等。80年代更勤笔。自1961至62年间，黄君写的以文学评论居多；63至64年，则多写杂文。自1970年至78年几乎停笔近10年之久。曾任职社团多年。

他是位医师，曾担任新加坡中医学院讲导师多年。已辑集成书的有：短篇小说集《头家和估俚》（1975）、散文集《林涛声里》、《鸟群飞过山村》；2人小说合集《在诊所里》（1983·合著者陶熙。长篇小说《蒲莱山下》）尚待整理出成单行本。

仲伯姆手托腮帮，痴痴地望着街道。她在盼望什么？谁知道呢？刚才的一场吵架，火药味浓郁，至今都还在空气中弥漫。

“你，在巴刹坐了半天，就不记得买鱼。咖啡你又不会忘记喝？”仲伯姆厉声责问。

仲伯嗜咖啡如命。上巴刹岂会忘了喝一杯浓浓的咖啡？自己今天突然想吃蒸淡水鱼，老鬼却偏偏忘了买。仲伯姆感到委屈，又觉气愤。这老鬼明明是在故意同自己为难。于是，又勾起了童少年时的陈年旧事：下着毛毛细雨，十一岁的童养媳阿采在山坡上放牛，和同伴玩得正欢，少年阿仲在母亲的唆使挑拨下，提着棍子冲上山坡，狠狠朝阿采身上打。手、腿、背部流着血的阿采呼天抢地，在地上打滚……婴儿刚刚出世，产后虚弱的阿采这时已成了仲嫂，躺在床上左盼右盼，仲哥却迟迟不归；他不是去喝酒，就是赌钱去了。眼看天色已黑，仲嫂又饿又乏，心里又觉悲愤，她巍巍颤颤地爬起身要去做饭，抱起一把山柴，却一下子晕倒在灶台边……

南来后，仲伯姆已做了婆婆，同仲伯在胶林里做散工。有一回，仲伯发现放在柴堆里布包着的三十块钱竟不翼而飞了，不知怎么发了疯，抓起树胶柴就朝仲伯姆头上敲去，伤口喷出了血，仲伯姆又惊又怕，又羞又气愤，一下子气往上冲，就像锯断了的树一样倒了下去……仲伯姆就这样一面抚着头上、手臂上、大腿上的伤疤，一面伤心地哭诉着。她有多少委屈要倾诉啊！这样的哭诉一定不止一次了，哭得仲伯周身毛躁，条件反射似

地从椅子上弹起来，穿上衣服就出门去了。

待到仲伯姆哭够了，心舒了，精神也畅快了，抬起头，才发现老伴已不在身边。他是搭车下坡买草鱼去了。望着空荡荡的椅子，她感到一片空虚，心里惘然若有所失！

现在，她痴痴地倚着窗，朝街边望去，盼着一个熟悉的影子会蓦然出现在街口，朝着边厢踽踽走来。

天上聚集了一大片乌云，起风了，吹得仲伯姆心上一阵冷。要下雨了，她这才想起老鬼穿的衣太薄，又是短袖的。“管他呢！活该冷他一冷。”仲伯姆心里想道，于是仲伯姆走进房间取了一件较厚的睡衣披上。

响雷了。雷声震撼了她的神经，使她不自觉地又踅回窗口。她这才想起仲伯在闹腰骨痛，一遇阴天就坐立不安。

这鬼天气可会折磨人。这时，她不禁有点后悔了。

雨点自屋檐嘀嘀搭搭撒下来，街上变得一片迷蒙。直到雨滴喷上了她的脸，仲伯姆才惊觉果然下雨了。她一面关窗，心里却不免惴惴不安。这老鬼买到鱼没有？现在在何处躲雨？他看得清马路上的车辆吗？都七十多岁的人了！

突然，门外马路上发处“叽”的一阵紧急刹车声，使仲伯姆猛然跳起来，慌慌张张奔过去就打开窗子：只见一只狗，在雨中夹着尾巴灰溜溜地奔过对面马路，还不时回头朝后望着，一辆轿车正缓缓开动。

雨丝洒在仲伯姆的面颊上，眼角也有晶莹的水珠，她忘了关窗……

终于，雨过天晴了，街口出现了一个熟悉的人影，手里提着一个塑胶袋，正一脚高一脚低朝这儿走来。

“哼！”仲伯姆用手抹了一下脸上的水滴，心里又来了气：“这老鬼是长屁股，就会磨时间，现在才摸回来！……”

天边有一道彩虹。还刮着风。哎！这鬼天气说变就变，谁知道几时又会下雨？ 回

－ 原载于1986年4月新加坡《赤道风》创刊号



1986年在振林山园丘宿舍，左起：杨涌、王观新、吴宏声（黄雅圆）、流军、史英、秃橡（丘帆摄）。

重返故园

❑ 夏浓



夏浓 现名吴宗海；1925年出生在柔佛州笨珍（原籍广东普宁），是上世纪40年代末很有朝气的作家；笔名不少，如：夏浓、蓝浓、鲁斯、晨婴、白桥、西岸、夏诺等等。日本南进前，他在新加坡中正中学念书，当时就酷爱文艺了。日本投降后，他离开南马到中马去教书时，开始向新马各报刊投稿，写的多是反映日本统治下和日本投降后人民的生活。由于没有使用固定的笔名，所以较少受读者关注。自1946至49年，作品多刊于南侨日报的《南风》副刊、南洋商报、星洲日报《晨星》、吉隆坡的战友报、前锋报、民声报等的副刊，也在新加坡的《潮流》杂志上发表作品。1949年下半年，移居香港，后居留汕头多年，在广东省当过报纸的文艺副刊及文艺杂志编辑；从60年代起，专门从事戏剧创作。1980年来香港定居。曾主编过《地平线》《华人》等杂志。2004年11月出版山歌剧选集《彩虹》，303页。本文《重返故园》是夏浓于1991年6月间重返笨珍省亲的新作。

· 不是梦

车过新山，驶出迷蒙的热带雨帘，又是满眼葱翠。白云高高挂在蓝天；风带着木叶的芬芳迎面扑进车窗；柏油路蜿蜒地穿过一片片浓绿的油棕和果园，向西，向西……

“呜噜”，终于又见到“呜噜”（Hulu内地。乡下）！

这是我出生的地方，先人的血汗滋润过这里的土地，我的脚迹印遍这里的多少芭园。一别四十余载，北国的岁岁春风秋雨，都勾起我对椰风蕉雨的怀念，又几番梦里重返家园。那是揪心的相思，刻骨的怀念呵！

而今，我回来了，终于回来了！这不是梦么？

停下车来，好不容易从一条小水沟辨出了老家的所在，那只是一片蕉林，既亲切，又陌生。而原来那飘荡着果香的黄梨芭、那满地树影婆娑的胶林，还有那铺架着高高地板的沙厘屋，都哪儿去了？只有蕉树默默地轻摇着碧绿的阔叶，仿佛在询问这陌生的远方来客。它怎能知道，这里长的这块土地，也就是我出生的地方。在这里，我度过难忘的童年。多少岁月，晨听猿猴在远处原始森林的边缘欢乐地喧闹；夜晚，在昏暗的油灯下，听大人们讲述古远的故事和每天开荒的趣闻。谁知道，在开发这片土地的时候，这里曾发生过那么多有趣的事。……

在新拓的土地栽种胶树时，少年的父亲给种树工人送点心，被垂枝上

的绿林好汉——猴群，挡途劫去头上的破毡帽……

刚从唐山来的，“初生牛犊”般的小叔叔，惊喜地发现走近的“猎物”，当别人被吓得面青唇绿的时候，他却拿起锄头喊着“打山猪啊”，去奋勇追赶被误会的老虎……

在夜沉风静的时候，突闻鸡群惊啼而群起捉拿偷鸡的大蟒蛇，惊呼，喧闹，欢笑，最终以蛇肉粥当了“消夜”……

在早年还缺乏其他文化生活的鸣噜，这些事成了趣味盎然历久不衰的话题。

而今，当年的胶园不见了，父亲和叔叔也都早已不在人世，只有往事深深地刻在脑际。

我默默地望着小水沟，心里别有一番滋味。水沟里流淌着一般细小的清泉，显得那么单薄。它不像童年时的那条大水沟。那时候，沟里淙淙流着的是玛瑙般的水。原始森林千年落叶，积聚地面，形成了厚厚的积叶层，就像茶叶堆积发酵，而雨水像泡茶一样，经年不断地泡出了玛瑙般的晶莹的长流水，它欢畅地流着，戏弄着沟边的垂草。而透过胶林的日影，在流动的玛瑙上跳跃。

而今，也许原始森林开发尽了，已开发的土地经过多年的耕作，积叶尽变成了泥土，泡久了，就再也泡不出颜色来了。只有在我心里，它永远没有褪色，永远是玛瑙。

眼前的一切，不是梦；然而，想像却像梦一样破灭了。我的心头浮上了微微的失望和淡淡的忧伤。

别了蕉园，汽车继续往前。经过当年日军南进时我家避难的那地段，我想搜寻南生老姥母子被日军屠杀的那片胶园（这事写在〈永恒的怀念〉里，见马来西亚中学初中华文《华文》一下册），终于也失望了。马路两旁只见连绵不断的棕园和果园，旧迹也已难辨。

世上一切，原来永不静止，时代的脚步在悄然地向前迈着，或急、或缓。看来，商品的价值规律不仅在工业生产上起作用，也操纵、调节着农业、林业的发展。当黄梨需求大时，这里曾是百里梨园，梨香弥漫；当橡胶在世界上吃香时，汽车开了几小时，还穿不透葱郁的胶园；如今是油棕受宠的时候，棕园又取代了许多胶园。然而，油棕也未必坐稳了“金交椅”。

汽车开过一个地方，就见路边一大片棕园正在消失，推土机在还冒着火烟的树干边来回开动。日本人的资金注入了这片土地，一个80依格的高尔夫球场就要出现。我似乎听到，时代的脚步声又轻轻地迈进了一步。

何处追寻失去的童年？且让自然、纯朴的历史，永远留在心坎上。

· 天上人间

离侄儿的家越来越近了。那也是我度过少年时代的家。近乡情怯，我有些激动，不禁又想起了当年——

当月扶花影上粉墙的时候，幽径上弥漫着夜来香的芬芳，远处马路边的咖啡店有箫笛吹南曲，悠扬的乐声在迷蒙的月色下，溶入漂浮的暗香，飘入了胶林深处。也许上了年纪的人爱怀旧，溶溶的月色，常常勾引起祖母和父亲对往事的怀念。这使我们小兄弟几个，有机会听到许多年代久远的故事。那一家沉浸在天伦的温馨中的往日情景，朦胧，甜蜜，如诗，如梦……

终于到了，汽车停在老家门前，老家已经变了样，只有绿荫掩映依稀像当年。

变了，一切都变了！

弟妹们都早已成人，各有新家。我当年离家时，最小的弟妹还在屋边和邻居的马来小友一起把泥沙当大米，玩着煮饭的游戏。而今最小的弟妹也都已两鬓霜白，玩泥沙的已是他们的孙子一辈了。

侄儿们也长大了，正在努力地各奔前程。

而那些我难忘的青梅竹马小朋友，都已不知去向；那亚答屋檐下马来姑娘甜笑，也不再见。

还有那敦厚的马来邻居阿G呢？每逢华人春节，父亲总要送去点应节的果品；而当马来人开斋节时，他们也没忘礼尚往来，总要送来点马来糕点，和父亲握一握手，再把双手轻轻往胸前一按，然后笑脸相向，寒暄一番，如今，他又搬去何方？

忽然，脑际闪现了一个少女的眼神——低着头，悄悄瞟过来含着羞怯和怨怼的眼神。

她，童养媳！

在那个年代，古老的中国封建传统居然伴随着家的南迁，被带到这遥远的赤道上来，在家庭里，像一座无形的大山，沉重地压在年青一代的心头。我和童养媳像是陌路人，从来彼此没有招呼过一声，更没有说过一句话。被压抑着的熔岩聚积着，终究要爆发，以至一发不可收拾。而后，终于是爆发了，在我离家后不久，她毅然选择了自己的道路，悄然出走！我能怨她么？彼此都是旧传统的牺牲品。

而今，门前的榴连树依旧长枝低垂，芳草依旧半埋幽径，而她呢？家仍在，人不见，往事不堪回首！

然而，最使我黯然神伤的是，离家时祖母、父亲、继母、三弟都健

在，归来已是天上人间，再也不能相见！

第二天，在五弟和大侄儿的陪同下，我来到“广东义山”，来拜祭那些长眠地下的亲人。这也是我此番归来的最大心愿。

母亲，一个朴实、善良的中国农村妇女，离开她生长的故乡，来到这遥远的南方，在我六岁的那年便与世长辞，最先长眠在这“广东义山”，从此年年清明，父亲总带着我们小兄弟几个来给母亲扫墓，青山年年留下我们的脚印。而今，多少来拜祭过母亲的亲人，自己也长眠在这里受人拜祭，只有我仍踩着坟山芳草，在墓前留下新的脚印。

慈祥的祖母，年轻时便从福建沿海的一个破落渔村，漂泊到这片当年还是猿啼虎啸的荒野来，继续她辛劳的一生。父亲在这片土地上长大成家，后来日本人的一次毒打，使他身心遭受了极大的伤害，家境中落，以致后来含恨辞世了。最不幸的是大哥，可怜自他那一年失踪后，便始终没有音讯，至今连尸骨也不知埋在何方。而三弟因身边的亲人死的死了，离散的离散了，郁郁寡欢，酗酒，染病，以致英年早逝。

在一个个亲人的墓前，我供上从澳洲远途带来的水果，点上三炷清香，默默地跪着，不知祷告些什么。慈祥的祖母生前的愿望很守本份，只望儿孙长命百岁；而从辛劳中奋斗、挣扎起来的父亲，却一心望子成龙。他们怎会料到，儿孙死的死了、失踪的不见尸骨，离开的又摔倒了，还几乎“永世不得翻身”，没有一个如他所愿。用什么来安慰先人在天之灵呢？“横眉冷对千夫指”，已绝对无补于事，剩下来只有惭愧和悲怆。

我黯然离开了坟山。今日归来一拜，来年清明时，萍踪又在何处？

我想起了数年前填的一首词。1985年5月10日，专访狮岛榜莪渔村，隔岸遥望家山，欲归路绝，夕照含烟，椰风满岸，感慨万千，归来遂填《清平乐》一首：

边村日暮，
潮落椰风住。
隔岸家山归绝路，
望断苍烟椰树，
故园一别椿萱，
却成天上人间。
坎坷半生难料，
问谁索我华年！

· 流水落花春去也

从义山回到家里，便听说，有个朋友知道我来了，要来看我。

他，竟然是马岑兄！这绝对是个意外的惊喜！

当暮色笼罩着家园的时候，他来了。

他是那么壮实，精神奕奕，笑眯眯地紧握着我的手，就像一个曾经多年相聚在一块的老朋友忽然久别重逢一样。其实我和他是神交已久，初次见面。

说起来，他和我应该是同乡，都在同一个地方生长。当他光着屁股在巴列岸东的水沟里摸鱼时，我就在那里为生计而奔忙。离家许久许久以后，当我从闭塞中走出来，当我在香江编辑一份杂志的时候，我才知道有这么一位极有才华，极有成就的马华作家，我向他约稿时，他总是热情地支持了我。他的作品，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我感到是那么亲切。当然这也引发了我的思乡病。

多年文字之交，终于我才发现，原来他竟是我的同乡，只不过“同是长干人，生小不相识”。

这次，他是为参与在笨珍举行的一个文艺营的工作，而到笨珍来的，正好遇到我重返故园。这是多么凑巧呵！

他是那么热情、爽朗。我们无拘无束，天南地北畅谈起来。当他问我现在写些什么时，我如实告诉他：什么也没有。他显然感到意外和惋惜。似乎，这怎么可能呢！

怎么不可能！我是一匹套上辔头的马，在骑师的鞭影下，按着固定的跑道奔跑，摔倒了又摔倒，只幸未有“永世不得翻身”，爬起来，抖不落浑身的伤痕。待挣脱了辔头，再举步，却发现，原来奔跑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如今只是一匹退股的老马，只能悲叹“流水落花春去也”。

热情洋溢的马岑看看表，催着我，用汽车把我载到街上去，原来他约好南马文艺研究会和笨珍文艺协会的一批朋友在那里等着我们。那是一批朝气蓬勃，焕发着青春活力的壮年人，如郑祖、蔼秀、林过等，他们常常在新马报刊上发表作品，这回笨珍的文艺营也是他们办起来的。他们在马华文艺园地上辛勤地耕耘着，撒播种子，培育新苗。在他们的身上，我依稀窥见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只不过他们现在干的出色得多了。当年笨珍，哪有这么多活跃的文艺家，哪有这么像样的活动！我为故乡出现了这批难能可贵的为文艺生力军感到高兴，并且“与有荣焉”。

马岑好像把我从雪藏中拉出来，投进暖烘烘的氛围中，在我冷却的心注入了一股暖流。……

夜深了，回到老家，马岑与我竟舍不得分手，我们侃侃地促膝长谈，丝毫没有倦意，也忘了时间。

他是个大忙人，当着小学校长，在中学兼课，业余时间在重新修订《新马华文作家群像》，还要参与文艺界的社会活动。每天，仅是从他的家开车去他掌教的小学，来回就得奔驰四十多英里。可他就是那么样，生龙活虎，拳打八方。真不知到他哪来的那股使不完的劲！而且，那股劲竟然毫不悭吝地使到我身上来了——他说，他要使我重新提起那根扔下了的笔杆。

也许他认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他无疑的是春风，而我，只怕没有野草那股顽强的韧劲。

夜更深了，四周已听不见人声，只有虫声唧唧。

在门前的红毛丹树旁，我送走了马岑，直看着他的汽车灯光消失在拐弯处的林后。庭院里平静地吹着微微的夜风，而我的心情却是那么不平静。这里的一草一木，都能引起我对往事的回忆，尤其是红毛丹树。

从屋里透出窗外的灯光，幽幽地照着高大的红毛丹树，看不见隐在密叶里的毛绒绒绿果。然而，我却仿佛看见了累累的红果挂满枝头。

红毛丹树是历史的见证者，它看过人世的悲欢离合，家园的盛衰起落。在我远别家园的时候，每当我想起家，想起亲人，也总是想起它。因此，我把不知捱了多少个闷热的夏晚和凛冽的冬夜写出来的一部长篇小说，定名我《当红毛丹红熟的时候》，也许它既拙劣，又“不合适宜”，但它总算写下了家的兴衰起落和血气方刚的少年人的梦想，交织着童养媳的悲剧，给那段逝去的岁月留下一片影子。不幸的是这未敢贸然拿出来的作品，连同另一部以狮岛为背景的未完稿的长篇小说，以及我在海内外报刊上发表的作品剪报，还有多年聚集的素材、札记，都一股脑儿在一次大抄家中，被如实地，“史无前例”地革了命，付之一炬了。

今夜，在故园的红毛丹树下，我来凭吊那逝去的岁月，凭吊那还未问世便在“轰轰烈烈”中夭折的作品，谁都能明白我此刻的心情。眼前的红毛丹就要红熟了，而笔下的红毛丹，还会不会有再红熟的时候？

马岑兄走远了，沿着他的道路，向前。

而我，呆呆地伫立着，在红毛丹树下，久久地沉思……

1991年6月21日于香江

- 原载于1992年2月1日《南洋商报·南洋文艺》副刊

看海感怀

❑ 夏思霖



夏思霖 20世纪70年代南马作家，本名纪有庆，1946年10月13日生于柔佛州峇株巴辖，祖籍广东澄海。从事教育工作至退休。曾任《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驻边佳兰通讯记者。后在峇株巴辖某大型华文小学任副校长。课余喜欢写作，散文、杂文、小说等作品散见于华文日报文艺副刊。除了以夏思霖作为笔名外，也署洛拓、抱冰、夏霖、夏林、雷波、海戈、艳冰、凌厉等等。作品收录于合集《三艾集》和《耕》等。2002年10月著有散文集《看海的日子》。

本来家居在胶林环抱的乡村里，根本就没有机会看见海。八年前，因生计关系被逼迁到这几乎与外界隔绝的渔乡——边佳兰。从此早晚与南中国海接触，结了不解之缘。

曾经一段时期，每到傍晚饭后，我便散步在校园后面的海边，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大岩石上沉思默想。

遥想当初我刚来到这偏僻的渔乡，由于自己性好清静，跟那些爱胡闹、饱食无所用心的同事总是格格不入。平时，我们虽是同餐共宿，但彼此坐下来谈些正经的事情是从来没有的，当时无论在哪一种场合，纵使多么热闹，多么欢乐，不善交际和应酬的我，几乎没有对象可以讲话，更淡不上吐露心曲。我打开心灵的深处感到寂寞，心里纵有千言万语也不随意吐露，在那时期里，我只有藉笔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然而，忧悒如千斤重的巨石，沉甸甸地压在我这颗失意落寞的心，使我几乎透不过气来。

渐渐地，我变得暮气沉沉，青年所具有的蓬勃朝气和青春活力已从我身上逐渐消失了。于是有些同道便在我背后冷言冷语，说我自鸣清高，孤芳自赏，老成孤独，我不想申辩，只好默认。

在那一段临教的生涯里，日子多数是充满着忧伤和失意，前途一片渺茫，生活没什么保障。人生真谛，职业，前途等问题常困扰我，于是我得空便徘徊在海边，深思冥想，向大海倾诉心声，仿佛只有大海才能了解我游子的心情。

就这样，我爱上了海。

每次，临近蓝色的海疆，让坦然的心胸盈满着喜悦的激情时，我总忆起祖国蓝色的海曾有一段漫长黑暗的日子。

在那暗无天日的时日里，那些贪婪的殖民者的船只先后在我们的海域上游弋，载去了我们的财富，逼我们套上桎梏，祖国领海的自主权完全被损害了。

然而，饱受创伤的海，终于从沉默中行动起来了！它激发出震撼山岳的怒吼，将可恨的侵略者驱出我们的领海。

柔和的海风，轻盈地、阵阵地向我吹送，阵阵凉意沁入肺腑，驱散了那重重落寞的阴霾，顿时教我沉重而蔽塞的心胸不禁开朗舒畅起来。

当海潮还没有涨到顶点，海面是起伏不平的波浪，一排又一排地汹涌而来，靠着风力，卷起像山般高的海浪，直到靠岸时，猛力一撞，霎时间直往下冲泻，轰然发出一阵巨响的声浪来，像万马奔腾，千军呼号，声势震撼人心。一阵狂涛骇浪过后，那无数随波逐流的死尸和杂物被冲击到岸上来。

海浪冲击在岩石上，溅射出一串串的浪花，四处缤纷，美丽极了。人的一生就该像海浪那样，趁着生存时，丝毫不畏缩，以本身的火去碰触他人赤热的心，使大家为这社会发一分光，即使是那么一闪即逝，可是这短暂的闪烁也可照耀人生。

雪白的水花泡沫，经海风一吹，轻盈地飘落在我足踝上，把我的长裤也沾湿了；顿时一阵冷冰冰的感觉打从我脚尖沁入心房，给人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这是一种难得的情趣。

凝神地看着那充满神秘感的大海，倾听着那阵阵雄浑澎湃的海涛，不知不觉中，浩瀚的大海已披上苍茫迷蒙的暮色。三三两两的渔船，疲惫沉重的身躯，陆陆续续向岸边鱼寮靠近，在那飘渺黯淡的海面上，一艘又一艘轮船，隐隐约约地向前蠢蠢摇动。夜色更浓了，此时停泊在海上的大船亮起五颜六色的霓虹灯，令人眼花缭乱。乍看起来，那艘外来的轮船好像是在向本地人炫耀它本身的光彩灿烂。望着那魔鬼眼似的七彩灯光，不期然而然使我联想起轮船上那一大批的劳工。他们身份特别，有国不认他，有家归不得，就这样他们几乎被注定要一辈子在外国大船上作牛当马，出卖廉价劳力，将本地的铁砦土，一铲一铲地堆满了外国货船，辗转载到外国去满足那贪婪、损人利己的所谓工艺先进国。

夜更深了，货轮上的劳工，可能饿着肚皮为波士赶工呢？那些病卧不起的还赤膊躺在烫热的甲板上呻吟，有些在梦呓中隐约地听到他们在呼妻唤子，那种凄凉的景象在我脑海中烙了印，教我要忘也忘不了！

自从我了解了轮船上的真相，了解船上卖命过活的劳工的身世和处境后，我觉得大船上七彩缤纷的灯光虽是那般美丽迷人，但在我的意识中它只不过是魔鬼脸上的雪花膏罢了！几年来，看海无形间使我的生活变得多姿多彩，它也是我精神生活上的一种享受。我将永远珍惜它，因为它充实了我心灵上的空虚。同时也是我生活上的一个转捩点。

我伫立在海岸边，凝视着蓝色的海，聆听海的心语，使我感觉到：幸福的日子终究要来临！

－ 选自2002年10月出版《看海的岁月》

信 仰

❑冼文光

冼文光 马华新生代诗人、漫画家暨小说作家，柔佛州峇株巴辖人，毕业于华仁中学。

目前居住在新加坡，



从事广告业。是马新文学界潜力无限的创作人。曾荣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奖，著有诗集《以光为食》等。

母亲说得对：能于泛黄的扇面
读出前人题的字
全赖儿时的用功。
旧书册被捡拾回来
于是我们坐到了一起。

涂满花生酱的面包已招徕苍蝇
记忆的味道也已麻醉了舌苔
时候到了，得为自己作抉择
那无量亿劫、五饼二鱼
透彻的有几个？

两幢大厦之间的暗巷，尘埃
陆续降临，和我谈及未来的信仰
腋下仍夹着昨日的早报
我忽然咳了两下 ◙

噼卜

你背着我的童年
在橡果的噼卜声中
由高空爆破贫困的日子而下
并为我拨开刺利的茅草
寻着小径走向母亲的园地

我们都没有逃避生活的勇气
转身也许看不见你。
各安天命
是后来才体悟的
轻盈

布谷鸟在林间筑巢
毛虫啃齿勃发的农作物；
在橡果又一次的噼卜声中
“疲惫的姐姐，
让我试着走吧！” ◙

- 原载于2008年1月29日新加坡《联合早报·文艺城》副刊

几何形状的凄凉

——向灾场献诗

她以盛唐之力
扯断底下的安全带；万物蒙上凝重
的调子：一片废墟、一堆孩子、
蚂蚁跟嵌在门上的八卦镜。
板块中的手臂；缝隙间的眼睛；
所有的惨烈不只是提供背景，
亦呈现相关人等的一种死寂，
啊类似几何形状的无限凄凉……
复以晚清之氢氲
她酝酿一只黑手
于半空游走；鬼风反复卷着烟囱，
横扫蚂蚁跟数以万计孩子的惊悚。
一块块软木塞，遗体拥挤在风中；
荒地一片苍凉，无有人捡拾骨头。
啊远处我们却纸人儿似地
生出几何形状的半点凄凉……

（2008年5月16日）

- 原载于2008年6月10日《南洋商报·南洋文艺》副刊

触觉灵敏

于我，好诗是这样的：真诚、开创革新，既有集体意识又有个人主义；是民族的，又是人类的。

有一种永恒并闪耀着时代之光；常读常新并不断读出丰富的内涵。

好诗必须反映时代，放之弥六合，卷之藏于密；个人情感的抒发亦当有社会的影子、时代的折光。

技巧方面，我认为韵律、节奏、转折等结构不可忽视。

我觉得革新诗歌写作意识先于创作好诗歌，但革新（诗歌语言）总带来痛苦。

一切事物，无不是另一些事物的倒映；那些诗人体验过的，放到其诗歌里就必须充满诗意。

好诗，常能使我触觉灵敏。

- 原载于2008年6月3日《南洋商报·南洋文艺》副刊

山谷的春天

❑萧萌



萧萌本名钟秋生。1942年9月诞生于柔佛州麻坡玉射。较常用的笔名包括萧虹、萧萌等。1955～1960年肄业于马六甲培风中学。1963年就读于南洋大学数学系，翌年则转至吉隆坡马来亚师范学院接受两年的师范教育。1965年主编该院华文学会的《谷风》刊物。1969年进入马大攻读中文与数学，1973年考获中文系硕士学位。1969及1970年，主编《大学文艺》和《班苔学报》。1974～1997年，应聘在马来西亚国民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其间并应马大之聘，在该大学教育学院教育文凭班讲授"高中华文教学法"，先后历16年。与此同时，曾在国内外10个城市宣读学术论文。2002年前后回返故乡射，陪高龄母亲过着村镇生活。其母逝世后，他仍居住老家，读书与写作是他快乐之本。

那一年的春天，当阳光又一次灿烂地照在那块诗一般的相思细语的土地上时，一个来自远方的召唤，竟使我毫不犹豫地提起沉重的包袱，向生活了整整一个年头的云南园挥别，毅然走向都门的班底谷里去。这时，恰巧赶上班底谷的春天。

对班底谷来说，我也许是一个迟到的孩子了。记得在中学毕业那年，当青春的行脚路过班底谷时，我曾经这样说："班底谷，明年，或者后年，我一定来，我一定要在这里住下一些日子。"

但是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也这样过去了，我却始终没有来。那时，我曾经这样幻想过：我应该插起一双苍鹰的雄劲的翅膀，闻一闻海水的气息，在海洋上面翻几个筋斗，在长空底下展示自己身上的阳光，然后向北飞去，飞向那朝阳最先升起的地方，飞向那三月樱花遍地的岛国，飞向那终年白雪皑皑的富士山下，去开始自己的大学生活，去实现自己多年来想在学术的疆场上驰骋的梦想。但是，很多事情的发生往往都不是我们当初所能预想得到的，我竟在一个根本不可能失望的情形下失望了。扬帆北渡的梦想既然落了空，在悲痛之馀，我就只好走向南方的狮岛，希望在云南园里编织一个对我来说是根本编织不起来的梦。因此，在云南园的一年中，我没有一天不是在战战兢兢的心情中去走过一个山岗又一个山岗，去走过一撮茂林又一撮茂林的；我知道，我没有能力自费去完成那漫长的四年学业的心愿，但我却在顽强地一天又一天地走着，走着，

默默地，知道一切的希望都飘渺得如同幻想。就这样，我在云南园度过了一年的岁月。第二年，当春天的小鸟又鸣唱在满园相思树的树梢时，我到底还身不由己地回去了，想一想又该怎样去度过这一年。然则，就在这最彷徨和苦闷的时刻，一个来自都门的召唤为我安排了一切。我没有选择，为了不让双亲因为我的学业担子而再增加烦恼的白发，我只好含泪向云南园挥手，在伙伴们热情的叮咛和祝福声里奔向班底谷。

这时，我正庆幸自己赶上班底谷的春天。怀着满腔的喜悦，怀着无限美好的憧憬，怀着青春活跃的理想，我踏着轻松而坚定的步伐，希望忘却往日的郁闷和忧伤。

那天，当学院派来的专车把我们从都门的火车站带进学院里去的时候，首先使我赞叹的是那巍峨的黉宇和矗立得雄伟无比的宿舍了。那盖上绿瓦的屋脊，更有中国故都的艺术灵光。一时也说不清是为了什么，心中全充满了和谐和肃穆的情愫；一想到今后的两年，能够浸身在这幽静而柔美的境地中进修和受训，内心的喜悦是无法拟模的。

走进了自己的宿舍，房内的设备，对我来说，是太齐全了。我想我一定能在这样舒适美好的环境中安定下来，抹去往日在生活中所残留下来的酸楚的泪痕，好好去为一个美好的明天而许下读书和工作的心愿。于是，第一朵青春的微笑，终于在一声轻轻的喟叹之后，在一个一直是在苦难中挣扎着的忧郁孩子的沈毅的脸上璀璨地开放了。

洗完了澡，身上一阵轻松。凭栏远眺，不禁想起“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的诗词来。

我的房间是在高高的“J层”，居高临下，周遭景物，一一在目。远处是一排连绵的岗峦，山腰间散落着无数人家，缕缕的炊烟，在那雨后清新而迷朦的黄昏里漫舞，像仙女的轻纱，一切都是那么调和优美。想古人所唱的“远山如黛迎人笑”，也不外是这种情怀吧！

夜色渐浓，看远近灯火闪烁，使我想起青春的闪光，使我想起青春的飞翔。这一切的一切都给我以清新的印象，都带给我绿色的希望。这一夜，我默默地许下心愿：我将在这充满着春天的气息的山谷中努力进修，决不辜负国家寄于我们的期望。

灯下，我写起家书，告诉远方的亲人：一切都安详，一切都使我振奋，一切都使我觉得自己更年轻，更有希望！

就这样，我度过了山谷里的两个春天，默默读书，默默工作；不知道有没有梦想，有梦想也不让人知道。快乐的时候唱一支歌，痛苦的时候就

发出一声震撼山岳的狂笑，而绝大部份的时候都在沉默里度过，用冷眼看狂虐，用微笑应肉麻。

当初，我孤独地来；最后，我孤独地走了、朋友问："你可曾失落了什么？"

我微笑："我什么都没有失落，因为我始终没有在作为一个人的生活中使自己迷失；我比谁都要沉默，我比谁都要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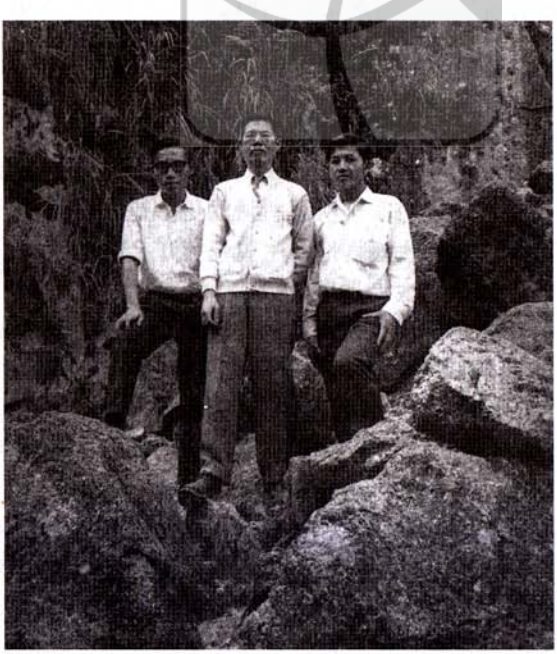
芳草年年绿，想如今山谷又是莺飞草长、大地春回的时候了吧？相思树畔可还有往日青春的细语？寂寞楼头可还有当日伙伴的笑歌？

亲爱的伙伴们，我们甚么都没有失落，只要我们不在作为一个人的生活中使自己迷失！

关山依旧燕归来，班底谷里永远有我们的春天！

如果有这么一天，当我再回去的时候，班底谷，以你了解的微笑迎接我这年轻的沉默者吧，告诉我甚么都没有改变，也允许我在你绿色的怀抱里，完成我在云南园所不能完成的心愿！ 回

（1966年6月写于淡边综合中学）
- 选自散文集（青春的飞翔）（1970年3月）



1962年4月19日在金马岑高原，
左起：萧萌（钟秋生）、黄思骋、梦平。

思索家国半百

口 小 曼



小曼 原名陈再藩，祖籍广东潮安，1953年7月24日生于柔佛新山，现于新山日本公司担任执行董事。1988年开始写诗。

自小喜欢绘画；23岁开始创作政治漫画；33岁倡办新山中秋园游晚会；34岁设计传灯仪式并推广〈传灯〉曲；35岁开始涉足文学，学习写诗；与陈徽崇合创廿四节令鼓；36岁办“两岸：七夕之诗与歌”朗唱会；参与“动地吟”诗歌朗诵会；37岁策划“薪传庚午”为宽中筹得百万马币；38岁为《星洲日报》策划主办首届花踪文学奖；40岁获花踪文学奖新诗推荐奖；出版诗集《茧》（1993）；45岁办漫画展；46岁为《星洲日报》70周年“情义人间大汇演”设计主题史诗；47岁为第16届华人文化策划史诗歌舞剧“南方之路”……2002年出版评论集《文化第一方程式》。

年过五十之后，个人较常有针对生命之诘问与自省。难怪自古有“四十不惑、五十知命”之说。但四十能否不惑或五十能否知命，全赖个人智慧，我之所以常有所思，乃因常陷于“迷惑”与“不知”之中。个人对生命之思考，其第一个衍生“外环”必然是家庭与事业，而后更有二环三环之社群与国家。

马来西亚今年8月庆祝独立五十周年，到处都有“Visit Malaysia 2007”、“Celebration of 50 years Nationhood”之海报与应节应景的商业活动。但人过半百的我这一辈子对家国所思所谈的更多是一种忧患与不安——国家五十大寿，除了一场场欢天喜地的生日嘉年华会之外，也该有人认真思索国庆半百、五十知命之大课题吧！

不久前，公司会计部门有位优秀的年轻职员呈辞，坦率地表明他选择前往长堤彼岸就职的两个原因。年轻一辈才学兼具，为赚取强劲的新币而“永久居住”于对岸的新加坡，这个原因我们在新山是司空见惯了，但对自己土生土长的乡土治安之败坏到了无法容忍而萌生去国之念，对我而言，还是一个初次扑面而来的大警讯。

治安败坏必然只是一个国家整体健康出现状况的表象病情，更严重的肯定是内科病因。冰冻三尺，必非一日之寒，大马年届五十之龄，国体病况频生，其实也到了该“体验”之际，否则，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大马的先天优势一旦挥洒无存之后，未来的五十年还能对得起国旗的辉煌条纹吗？

7月20日，星洲日报著名主笔郑丁贤于其《夜雨晨风》专栏写了一篇

《哲人日远，典范长存》的短评。他说：“此时此刻，不由得要怀念东姑阿都拉曼。如果他还活着，对于国家的定位他会怎么说？”

这么怀念，肯定是因为五十年前在东姑阿都拉曼身上的某些重要精神与特质经已悄悄消失。副首相纳吉最近重述大马从来就只是回教国而非世俗国的谈话，在国庆前激起千层不安的巨浪。五十年前立国之际，国家对宗教、文化、语言、教育与万民谋生之道的经济体制所持的基本价值观，正是一众开国元勋的哲人典范。

郑丁贤说：“一切必须回到五十年前建国时的马来西亚精神。这股精神，就是宽容与包容。东姑的治国胸襟是百川汇海。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宗教，应该相容，不能排挤对方，也不能垄断四方。”

在国家五十之际，如果国民之间仍以各自的种族隔区内的视角来因应个人的家族生命挑战，我们就会看见当下的情景：有些杰出的青年才俊扑翅高飞，飞到一个新的天空。这个天空现在有一个新名词：全球化。

全球化于网络资讯、热线资本、跨国生产体系之后，势必牵动竞争力的最核心元素：人材。一个国家的人材贫瘠犹如人体贫血，教育与补血不可能一日见效。但人材外流犹如人体失血，过度失血却能瞬间致命。

身为一介国民，我当然会为马来西亚唱一曲生日快乐，但更希望国家不用再等多十年，才到六十耳顺。

听逆耳的忠言，需有大胸襟。五十年前，我们有过！ 回

- 原载于2007年8月26日《星洲日报·文艺春秋》副刊

潮州电视台来马“探亲”

3月5日，潮洲电视台“马来西亚探亲行”春节专辑在每晚6点50分的黄金档“民生直播室”播送已超过一个月了。

据笔者认识的潮州市官员与学术界朋友透露，每晚时间未到，潮州市民“就蹲在电视机前”，紧紧贴随“探亲行”的摄像机，跨越陌生的千山万水，走入马来西亚潮人（华人）的生活实像里。

显然，自2月4日便启播的“马来西亚探亲行”通过声色俱全的影像所呈现的马来西亚华社面貌（当然以潮人特色为主），不只带给潮州人惊讶与惊喜，也引发了潮州古城有识之士对潮州传统文化于原乡的承传与发扬的自省与思考。

身为海外华人，笔者之前从未上网观看任何中国电视台的电子视频，意外的是，潮州电视台及“民生直播室”倒是一个“亲切”（Ftiendly）的电

子台。轻易上网，方便下载，不消几日，自己也不自觉地成为“潮州民生”的一分子。“探亲行”播出柔佛古庙的次日，我打电话到浮洋市花宫村，堂侄告诉我：“阿叔，新正如意！昨夜乡里内众人都见到您了！真好！……”原来，天涯若比邻这句老话，除了内心灵犀之外，也更适用于IT时代无远弗届的电子视频。

3月5日的“探亲行”单元，有个饶有意义的小标题：“马来西亚探亲行，马潮两地都说行！”没错，潮州电视台这回的“马来西亚探亲行”，为经济开放崛起后的中国对外视野，开拓了一条以乡音乡土感情铺垫而成的温馨道路，一下子将睽违了几代人的时空阻隔，亲切地消融于春节的气氛里。

潮州以一个地方性的市级电视台，以一前一后两批人马在马来西亚“探亲”将近一个月，天天以黄金档的时段广播。且再三重播至次日中午，如此“重工程”的探亲模式，对中国其他省级（尤其是东南“侨乡”如福建、广东与海南）或国家级电视台的环球视野（或南海视野），肯定具有参考价值。

放眼中港台之外，举世华人多已扎根在地国家，家国政治上的身分认同早无争议，但族群文化生活的深层灵魂，往往就在母语最原始与神圣的“子宫”里。历史时代与政治环境造成客观存在的文化“肚脐眼”，海外华社犹存的血缘、地缘社团，与造化不同的华文教育，成了文化“胎记”。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潮州（电视台）与马来西亚潮人社会（华社），肯定能从“探亲行”的频密接触中找到动人的情愫。

纵观整个月的广播，“探亲”足迹遍及吉隆坡、吉胆岛、马六甲、槟城与新山。“探亲”话题除了潮人的年节与家庭习俗，也涉及古迹建筑与历史研究，教育文化、潮语潮乐潮鼓潮剧等传统演艺。但，同时叫新山人兴奋与潮州市民惊讶赞叹的是，该台以新山为题的8辑节目中，以百年古迹柔佛古庙及古庙游神（“营老爷”）为焦点的报导，就占了5晚（从庙、亮灯、金锣清道、出銮到绕境夜游）。

节目播至“营老爷”结束之际，在潮州市的主播董芳如此说：“新山庙会的规模与活力，远远超过我们的想像，其实，游神喧闹的背后蕴含了很多深层的意义。在这里，游神已经超越了简单的迷信概念，它是一场中华传统民俗文化的大狂欢。”

在新山，我却记得其中一位电视台访员对我说的一句话：“来年有机会，没有工作在身，我要再来一趟新山，尽情再看一次游神！太震撼了！”回

- 原载于2008年3月9日《星洲日报星期刊·文化空间》版

笋因落箨方成竹

❑小 双



小双 又署南山鹤，许静渊、谷粟、淡淡、草民等，原名许福昌。1941年9月19日出生于柔佛州峇株巴辖。祖籍福建永定峰市。小时候在逆境中成长。1961年新山日师毕业，曾在居銮中小学服务卅余年。90年代初，与居銮多位文友：蔡莹莹、叶斌、凝秀、叶吟、劳文青、白杨、孙快雨、钱圣叹、萧青夫妇等及当地各报记者，发起筹组：居銮文艺协会出任主席职。该会曾主办多项文艺创作比赛及出版多本文集。小双在中学时期专注文学写作，常投稿当地及香港各报刊杂志。已出版《山不在高》一书。

虽然父亲骤然离我而去，一晃已卅余年，但他的忠厚朴实形象，却永远活在子女们的心版上，难以磨灭。

每次我假期回家，他总叨叨絮絮地，把他自小生长的农村生活，不断重述，希望这一代能加以延续和传承。

这辈子不因父亲生前，只是一个平凡的金银匠而心中赧然，生活虽然贫困无依，却甘之如饴。

也许“知子莫若父”吧，父亲对我的卑屈和怯懦、雅气、鲁钝……始终百般包容，也许看在我孱弱的身子，于心不忍吧！

依稀记得5、6岁时，父亲一有闲暇，总爱拉我到他面前，听他以客家乡音高声朗读《古文观止》里的“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平日他脱口而出的总是《增广贤文》里的：“记得少年骑竹马，看看又是白头翁……”

村镇上的招牌，在我入学前已经全部习写过，有些招牌字，笔画太多，一天走几回，不住地抬头望那斗大的方块字，有时毕竟有些气馁，但为了5分钱的奖励，只好在方块字间徘徊忍耐，穷家孩子的学前教育，就从这里开始。

父亲常说：“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更何况父亲赤贫如洗，又在穷乡僻壤安居？

父亲常在入夜后，到村镇前的小山沟沐浴，然后在煤油汽灯下开始他的工作，磨磨锉锉，烧熔捶打金饰手工，虽然儿女成群，嗷嗷待哺，但收入却不足以糊口，在生活线上挣扎求存，举目无亲，换得的往往是邻人的

白眼、奚落、唯一指望子女能成材，改变人生。

父亲生前也许有很多雄心壮志，梦想回归儿时的农村生活，但却夙愿难偿。

真正的父亲节，是无时无刻不存在的。它是父子之间，真正发自内心的一种纯然付给，不管你是富爸爸，还是穷爸爸，任谁也阻止不了父慈子孝、两心相贴的感情。 回

－ 原载于2006年6月6日《南洋商报·商余》副刊

一个香炉一尊神

一、

乡团会馆，历经沧桑，走过几许风雨路，多在斜阳下挣扎求存。

每年会员大会，出席者总是寥寥无几，会后还得劳驾公会执行秘书，四处央人补签，以凑足法定人数。其实大多数会员平日各忙各的，很少有机会“拨冗”出席会议，对会务更显得漠不关心，只有在改选期间，偶有“改革派”为了争夺现有职位而进行“拉拢”活动，元老派因此钦点自己的心腹人选，团结一致，面对汹涌“暗流”奋力迎击。任何一方如果失利，便向法庭申请禁令，禁止有关理事会阵容举行就职宣誓仪式，阻止不同派系理事成员使用公会会所及设备，把所有门锁锁头也换了，冻结银行所有存款……

令人吊诡的倒是，有些乡团从来不招收新会员，也不吸纳新的人才，由几个“元老”把持着，公器私用，任人唯亲，变成利益集团，为少数几个人服务。有产业的乡团，往往成为争名夺利的场所，谁掌握了资源，谁就是社团的老大。会员及参与的理事，原本是公会最大的资产，这种人力资源却往往成为最高领导层任意驱遣的公器，一向服膺着“团结”的美名，作为自定定位与目标，却难掩饰其本来恶劣的本质。在团体里有意见是好的，但在不同派系的眼里，却被视为异己者，加以打击排挤。

二、

参加乡团不会得到什么好处，不参加也没什么损失。年轻人一向裹足不前，有时候是看不惯它内部的互相倾轧，钩心斗角。

公会领导，有些四处筹款，蔚然成风。有的不断向现有理事劝捐，并且规定每年必须缴交多少费用，任意挥霍，一掷千金。拿公家的钱，以经商的手法，把它当一盘生意，做起买卖来，常独排众议要卖掉现有的会所，重新购地置业，结果废置多年，会所成了养鱼塘。另一方面，又暗中与屋业发展商勾结，促销已滞销多年的工厂厂房及店铺。

三、

人情势利，自古皆然。一个人在社团内混久了，即使没有食客盈门，但身边总有几个心腹爪牙，随从跟班，捧大脚，阿谀奉承的更是不计其数，趋附门下。虽然不学无术，却也懂得讨好媒体，经常居心叵测，仗势欺人，破坏打击，造谣中伤。

善于交际的妇女组领导，年轻单亲，皮肤白皙，口齿伶俐，对某些男士，大灌迷汤，经常找机会上台献花、献唱、献媚……波涛汹涌，熏得男仕们双眼直勾勾地，难以自持。

相信上了年纪的人或退休人士，他们临老上前参与乡团活动，原本是想找个心灵的港湾，停靠码头，有个活动的去处，而不是争做；“义山管理委员会”高职，以便抢尽先机，为自己分配到一个居高临下的风水宝地，到头来；“只争六尺土”岂不作茧自缚，找个香炉拈香拜拜神？ 回

（2007年10月15日 · 重修于居銮）



1998年5月13日在居銮，左起：彭伟君、叶斌、劳文青、梦平、许福昌（小双）、黄仁华、白杨、邓珮珍等。

闪耀的光环

—— 遥寄马岑学弟

❑ 晓帆



晓帆 旅港文学家兼诗人，原名郑天宝。曾用笔名晓岚、晓华、驹影等。祖籍福建永春；1935年10月31日出生于柔佛州龙引。1951至1954年在新马华文报刊发表诗歌和散文。1954年回国，在福州第5中学念书，1957年考入厦门大学英语系，1959年入北京大学东语系，主修乌尔都语，后获研究生待遇。曾在国务院外文局外语干训班任教，并从事翻译工作。1972年来港后投笔从商近20年（从事机械贸易）。80年代末重返文坛。他博学多才，精通多种语言，译著甚丰。著有汉俳专辑《迷朦的港湾》、诗集《香港小夜曲》（此乃中、外华文诗坛的第一本汉俳专集并被选译成多国文字）、《南窗梦》。现任客座教授、美国明州中华文化中心顾问及香港文学促进会名誉会长。其诗集《香江那片晓帆》于2003年11月3日荣获中华文化杯优秀文学奖。

时空隧道：明明暗暗，寻寻觅觅。时有采撷，盈筐馨香，高高兴兴，格外舒畅。

暗暗明明，觅觅寻寻。时有空忙，一身尘土，凄凄惨惨，满怀惆怅。

五湖四海：茫茫苍苍，寻寻觅觅。时有鸥歌，盈筐潮音，碧空万里，悠悠长天。

苍苍茫茫，觅觅寻寻。时有阴雨，浑身湿透，屋檐难遮，难暖寒肩。

天南地北：远远近近，寻寻觅觅。录得满盘典故，斗室情满，意蕴悠长。

近近远远，觅觅寻寻。录得盈盘汗水，晒干何用，情意哀伤。

长年累月的探访，半个世纪的奔忙；悄悄地耕耘，静静地浇灌，史笔生辉，撰写马华文史。他就是我的学弟马岑。他手提史笔，肩扛马华文史的大旗，迈着坚实的脚步，走进跨世纪的新时代。

我们的校长黄润岳先生（原马华教师总会会长），在阔别四十年后，来香港会面，他语重心长地告诉我：我们龙引出了位马华文史作家，他就是你的同学邱名崑（马岑）。他是舍弟郑天晓的同班同学。1994年6月14日马岑专程到新加坡看我，令人难忘，从此，我们常有书信来往，知道他已出版不少小说和散文书籍，也先后收到他寄来：《新马华文作家群像》、

《新马文坛人物扫描》、《马华文学之窗》、《新马华文作者风采》等书。

有容乃大。这就是马岑文史书籍的特点：有宽度，也有深度。

笔者1950年开始在星洲日报、南方晚报、建国日报等发表诗、文习作，但1954年离开后，就和新马文坛断了音讯。岂料几十年后，竟被马岑在《香港文学》月刊找到，难逃被“扫描”的幸运。他如此努力，实在令人佩服。

新文龙中华中小学的图书馆不大，但却收藏了司马光撰写的《资治通鉴》。此书十七年而成，有刘放，刘恕相助。我是第一个借阅者，印象很深；一直对史家十分敬重。新文龙中华的图书馆收藏马岑校友的，掷地有声的文史书籍，更是难能可贵。

“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马岑的成就，何止点点滴滴。我看到了蕉风椰雨中飞出的凤凰——

文律河闪耀的光环。 回

- 原载于2006年2月25日《南洋商报·商余》副刊

归燕

——给妈妈

蓝天下
　　荡着一片椰林
椰林里
　　藏着一间小屋
小屋前
　　放着一张竹椅

竹椅上
　　坐着一位老妇
老妇
　　望断一天白云

白云
　　编织一片风帆
风帆
　　系在桅杆上
桅杆
　　落下一只归燕
归燕
　　啄干老妇的泪珠
终于
看见了
一片蓝天 回

- 选自晓帆著《汉俳论》

听听人民的声音

❑ 谢礼如

谢礼如 马华资深女记者暨写作者，原名谢礼如，笔名柔剑、如水等。出生在柔佛州北干那那，祖籍广东揭阳县（潮籍）。毕业于北干那那育民一小及国民中学。先后在新山、峇株巴辖等区担任南洋商报专职记者；目前出任东方日报柔北区副经理。



多年来，经常有时评及杂文小品等作品，发表在南洋商报的《言论》《柔佛人语》等版。撰写过《三个女人三个区》（柔佛州）等专栏，针对时弊、洞察力强、文笔尖锐。作品收入峇株文艺协会出版的会员合集《兰艾集》和马峇主编的《柔莲》（1998）等。

2008年3月8日过后，全国进入一个新景象，什么“马来西亚政坛变天”啦、“在野党崛起、安华旋风够力”啦、“国阵太骄傲，吃大败仗”等说词充斥大街小巷。

在餐馆聚餐，银行外碰面聊天、老友喝茶、晨运后，大家的话题总是离不开大选成绩与政局变化等等。

一时之间，国人都非常关心政治，大家都非常希望能够发表对大选的感想与看法。不少人甚至是以“马后炮”或是“事后孔明”的方式告诉他人，他们自己的所见与预测，也有不少人迫不及待地告诉他人，他们从大选中赚取多少，或是输了好多，可见历届大选都成为华人下注的“重要事项”，就不知华人的前途何时被赌掉!

一个月过去了，从报章上得知在野党执政的州属开始享受一些新政府给予的水费与地税优惠，再加上新村的永久地契，以及槟州行政议员被令不准买新车，看得国阵执政州子民们心痒痒，不知何时我们也能够享受到一些如是好处?

然而，在柔佛州，大选后的生活如常，柔州子民没有感受到什么变化；原本期待州政府在大选后会作出好宣布或是新政策；让州内人民也与其他反对党执政的州一样，也尝尝甜头，可惜，好消息还是迟迟没有出炉，叫人民望穿秋水，引颈长盼。或许唯一的好处是国阵政府至今没有宣布油价调升，全国人民还不至于用贵油，然而，面粉与其他原料的上涨也对市场影响深远，饼干与小食类的食品业成本大增，最终是害苦消费者。

自独立以来，柔州一向来的传统是国阵执政，人民都追求安于现状与安居乐业，很怕大变动，因2008年在柔州的反风并不炽热，也让柔州在今年的大选中只是让在野党破了鸡蛋，执政权仍然牢不可破。

大选后，柔州国阵应该也意识到人民以选票传达不满施政方针的讯息，他们是否已作出一些步骤以挽回人民的心？

不少马华领袖也发言指巫统不能如之前的那般骄傲，不能只以马来人的权益为重，然而柔州的行政议员分配显示华人的代表并没有增加；州政府是否对人民的心声有所重视，这是柔州子民所期待的。

世界在转变中，而柔州的国阵政府应该已有所感受，其他在野党执政州的政策与人民的反应相信也应该成为借镜，因为全球已兴起改革的声音，在今年的大选过后，在野党执政五个州属后，柔州开始听到另一些铿锵的声音了：国阵再不努力，下届大选要他好看！

国阵政府官员们，请问你们听到了吗？ 回

－ 原载于2008年4月13日《东方日报·主任联线》南马版



2002年3月17日在笨珍，左起：灵子、梦平、黄叔麟、陈雪风、舒颖等。

雀跃话同窗

❑ 谢 锡福



谢锡福 时事评论员，笔名谢柏等。1960年11月25日出生于新山古文茶（Kebun The），就读宽柔第三小学、宽柔中学、台大中文系毕业，并考获台北师范大学教育学分文凭。作品散见董总《中学生月刊》、教总《教育天地》（已停刊）及各大报副刊言论版；曾经担任《星洲日报》“笔汇”、《劲报评论》《东方日报》“名家”专栏作者。擅写时评，兼及人文教育小品。自2006年6月设置个人布落格《学思园》（hrrp://blog.udn.com/siasekhock）以来，至今已累积超过23万点击率，其作品亦部分上载于个人布落格。目前担任巴生兴华中学课外活动主任。

30年的时间，放在人类历史中，只是一个点，但就一个人的生命旅程而言，却可说是漫长的岁月。而18岁至48岁这30年，更是一般人生的黄金岁月。恋爱结婚生育子女于焉，职场打拼创业于焉，人生迭宕起浮于焉。

小学毕业，由于成绩不理想，心想只能到国中升学一途。那年代，在我家及我感觉到的氛围，好像成绩不好就要到国中读，成绩好的就到“中学”读（小时候用福建话讲“中学”就等同“宽柔中学”）。犹记当我向母亲自动表示要到家乡附近的国中升学时，母亲当下的回应是：“你成绩那样差，国英文也不好，去国中就完蛋了。”感谢从未受过学校教育的母亲，我终能到“中学”读书。

那是1972年底的事了，那是宽中举办新生入学考取生分班的第一年，也是开设初一下午班的第一年。当年我念初一丙的班主任即现任宽中校长彭志伦，他也是当年才到宽中任教。

·30年细说从头

我中学6年的学习生活基本是平淡的；由于人数太多，那些年，宽中不再列课外活动为必修科。印象中，中学6年只参加过由新山白鹤体育会在校内开办的“武术团”及历史学会，再加上自己学业基础较弱及由之而产生的自卑感，导致中学6年，课内课外的表现都乏善可陈，也因此，30年要细说从头，也不知从何说起，回首往事，也就尴尬得连烟尘都付阙如。

当然，许多同学我还是认识的，尤其是那些活跃及才华出众的同学，但我相信他们并不认识或记不得我了。直到去年，一些热心的同学想到毕业30年纪念在即，大家才开始奔走相告。郑文来、黄曼琤、王丽璇是其中几位推手，我是在他们后来到雪隆拜访觉诚法师时加入，也在那时，才知道觉诚法师即我们当年同学林爱文。

坦白说，上面所述几位同学以及后来也积极参与推动的黄丽贞、罗多利等，我中学6年恐未与他们谈过话，但却在30年后，一起为同学的再度相聚合作起来。

· 我们的同学觉诚法师

觉诚法师是于去年杪在滴水坊与雪隆一带同学餐叙时，发出她自己称为“寻人启事”的呼吁，鼓励大家寻找久失音讯的同学，并踊跃参加订于今年7月26日举行的聚餐会。她表示，有感于陈徽崇老师患癌募医药费的事，又想到同学们一别30年，希望藉此找回失散已久的老同学，重新凝聚大家曾经有过，也应还保有的真挚情谊；并研拟是否有可能为母校老师筹点医药援助金。她也表示，同学们已步入中年，许多人健康也逐渐亮起红灯，她希望藉筹备这项活动的过程，也能传达健康饮食及作息的观念，以及培养身心灵均衡的养生之道。当时出席觉诚法师邀约的同学除我以外，尚有刘天吉、周文瑞、余秀玉、陈明芳、蔡明枝、胡丽冰、梁玉印、郑丽娜、陈国良、郑文来、黄进来、姚巧娥等。

同学们很快成立了筹委会，并把活动定名为“宽中第二十二届（1978年）毕业或1973年入学同学（2678）30周年大团圆”餐会。“2678”很快成了是项活动的代号和象征，它蕴含举行是项活动的日月年，也点出了多数同学毕业的年代。

筹委会主席郑文来表示，是项活动重点在团聚同学，募款不是重点；他说，目前已从一些事业较成功的同学中筹得相当款项，届时“钱”不是问题，最重要是把失败的同学找回来，让大家有机会重新凝聚起来，互相支持，再度出发。

· 同学“迷网—迷惘”记

我当时被同学们的热情感动，自动请缨，在网上设置了一个部落格“foonyewhigh 78”（雀跃话同窗），把同学们的玉照、校景、聚会、早年

合照及各阶段人生旅途的照片上载。

“雀跃话同窗”一句非我所撰，而是出自本地著名画家吴亚鸿手笔，那是我为当年巴生兴华中小学校友会一本特刊内容设定各单元主题的其中一个单元所作的词，词曰：“共翦西窗，诉说阳光雨露的岁月母校是我们心中一扇窗/一扇知识之窗，一扇友谊之窗/犹记琅琅读书声，还念谆谆教诲情。”亚鸿兄据之作画并题，题画相应，词凭画贵，可谓画龙点睛，神来之笔。我把它移作同学部落格主页画面及主题。只觉神形契合，并未再知会亚鸿兄。

这个部落格架设已近8个月，内容越来越丰富，即将突破10万点击率，上载照片累积亦超过600余张，内容除各项同学讯息外，我也配合内容，把自己珍藏的及同学们推荐的一些好歌好曲及影像等编辑进去。

刚开始编辑这个布落格时很孤单，亦乏人问津，只能孤芳自赏。最紧张是丽璇，她到处宣传，“连哄带骗”，甚至代人留言以制造人气，真是用心良苦。在我5月底得蚊症住院及疗养期间，我把部落格的密码交给她，让她主持大局，部落格的功能也更发挥得淋漓尽致。

许多同学，本来没碰过电脑，更不知网际网络为何物；有者刚开始是找孩子代打留言，有者开始学中文输入法，懒得学输入法的就去买“小蒙恬”之类的手写输入软件，有的因没自己专用电脑，所以需和孩子商借电脑上网，到最后忘了身段而需和孩子抢电脑。一些同学的孩子看到父母一时之间“废寝忘食”成了网中人，亦啧啧称奇。

·30年前来不及认识的同学

我因为主持部落格的原因，也陆续收到同学们的电邮、电话。一天下午4点收到丽香从巴黎的来电，一谈就是20分钟。印象中，我和她是中小学12年同班或同校，但几乎没谈过话，却在30年后隔空十万八千里谈了超过12年的总和。在我得骨痛血热症期间，也收到不少同学的电话、短讯和电邮的慰问。我的感觉就是，这项活动和部落格，除了让我们再续旧情谊，也让30年前来不及认识的同学，重新认识。

这是一个同学们互动交流的平台，累积同学留言篇数也已超过一千一百余篇，目前每天的点击率平均都超过600、700人。许多散居世界各地的同学都闻讯而来，从柔佛、雪隆到槟城，从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香港、上海、伦敦、巴黎到纽澳、美加，同学们的热情从四方八面延烧，使原本冷清的家园逐渐升温，话题和参加人数越来越多，开会、聚会也越

来越频密，真个是“雀跃话同窗”，foonyewhigh 78也就越来越high，而且格外动人。

· 生命的共享空间

我敢说，中学毕业30年的同窗，能利用网络平台搭线交流、互动的，这可能是第一个。当初在架设这部落格时我即写道：“回首来时路，是风，是雨，是晴，是阴，人生没有白走的路，跌宕起浮皆风景，都值得咀嚼，亦堪可玩味，宜供分享。”

我也在想，（2678）30周年大团圆聚会将会过去，但这个部落格已逐渐成为同学们生活与生命的共享空间，是同学们精神的家园，她将继续朝向前去。

由于同学们于去年即开始互相联络，开展各项筹备活动，除了到雪隆与觉诚法师等同学相聚，并发出“寻人启事”的新闻以寻找失散同学外；也趁农历新年来临之际，组团逐一拜访当年老师并送上一盒切片肉干以表达同学们对老师由衷地感激；再加上部落格的“炒作”及大大小小的同学开会、聚会与私下互访，多少也“惊动”了一些母校师长。或许因此，古来分校颜光辉校长于日前与同学联系，即授意同学们为分校运动会经费“拔刀相助”，经筹委会开会一致通过“义不容辞”，尽显饮水思源、童鸟反哺的精神。部分同学也于日前受邀参加分校运动会颁奖礼，大家内心的喜悦与感动是难以言喻的。

同学们于农历年前至日前拜访过的老师计有前校长黄继翔、张拔川、现任校长彭志伦、颜光辉及老师黄逢荣、郑其育、陈玩全、李木仁、陈操沾、许宗森、张翠月及潘秀联等数十位，受邀出席聚会的老师共有39位，当晚出席人数或达300位。

同学们，不论你目前是攀登到事业的高峰，或徘徊在生活的低谷，生命总是有起有落；让我们敞开胸怀，重拾曾经有过的相濡以沫的真挚情谊，重相聚、互慰勉、再砥砺，那是我们最初，也是我们所共有的、最珍贵的赤子情怀。友谊可以重新启航，生命总在扬帆、交会中绽放璀璨的风采。 回

- 原载于2008年7月29、30日《南洋商报·商余》副刊

抢劫

❑ 星子



星子 本名蔡国保，1969年1月9日出生于柔佛州古来县。毕业于古来二小（小学，1982）、新山宽柔中学（1987）。自1987年开始投稿，作品多发表于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副刊，笔名星子等。目前从事会计工作。

曾获“曼绒县青少年散文创作赛”第2名、“绿禾奖全国散文创作赛”第3名、第2届“兴安诗歌创作奖”、第2届及第3届“全国嘉应散文奖”。作品收集在《南洋文艺系列》（1994年诗选《三十三万个理由》）、第2届和第3届《全国嘉应散文奖特辑》、沈钧庭主编《马华文学大系·诗歌（二）》等书中。

文芳见门外搁着丈夫的鞋子，知道丈夫已经下班回来了，不过丈夫今天是特别早回。

当她走进屋里，见到丈夫在客厅看报。

“你你——回——来来了！”她战战兢兢的说道。

“银行里的钱提出来没？现在就把钱交给我！”

“那些钱——被——抢走了！”她的头低低地垂着。

“钱被抢走？”他瞪大着双眼。

“今天中午我我我……”

“你口吃？”他大声吼叫。

她小媳妇似的看看丈夫，声音委屈得化了脓：“今天中午我从银行里提出了钱，便赶着回家。后来，我怕数目有错，便在途中拿出来点算。钱就在那个时候被劫走，颈项被匪徒割了一道伤痕。”

随后，她捂着颈项上的伤口。

“抢了多少钱？”他开始有点冒火，眸中盛旺的怒意，冲淡了对她的慰问怜惜。

婚前的丈夫启齿开口都是爱，而婚后的丈夫对她甚少关怀。

“都——被被——抢走了。”她愀然望着丈夫。

“一万元全被抢走？”他提高了嗓音，随后哭丧着脸说：“我心爱的音响器材就这样泡汤！”

婚前的丈夫常把钱花在她的盛装打扮上，而婚后的丈夫却把钱用在自己的兴趣爱好中。她就此在好友中大失光彩，因为她的朋友总爱炫耀自己

丈夫所买的名牌衣物，尤其是钻石戒指。

好几回她央求丈夫买个钻石戒指给她，不过却被拒绝。

“匪徒长成甚么样子？”他迫切地问道。

“是两个骑着摩托车的男人，不过我看不清他们的模样。”

“娶到你这个笨女人，是我的不幸！”

婚前的丈夫满口都是甜言蜜语，婚后的丈夫却是怨言责骂。

“现在我带你去报警。”

“报警？”她脸色显白的说道：“我看不必了。”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是不是被吓呆了？”他提高嗓音，继之一顿，加重语气说道：“你被抢劫！”

婚前丈夫温柔体贴，阔气大方，满口甜言蜜语，而“结婚”就此抢走丈夫的温柔体贴，也劫走丈夫的阔气大方和甜言蜜语。

“人伤财失，你还说不必！”

他大声咆哮：“真是被你活活气死！”

说毕，他掉头就走。

她捏了一把冷汗，抚摸着手提袋里沾着血迹的刀子和一枚显眼的钻石戒指。 回

－原载于《南洋商报·南洋文艺》副刊

烟雨中

细雨纷纷
断断续续
剪断了我凝视的视线

泥泞双足
雨渗发茨
挑起蛙声的群应 回

－原载于1992年2月1日《南洋商报·
南洋文艺》副刊

世丰盛会

❑ 欣荣



欣荣 原名彭志容。1949年12月26日生于柔佛江加埔来（祖籍广东省丰顺县龙岗镇田坑村）是位教学认真的教育工作者，出任辅莱华小副校长多年。课余积极参与团体活动，兼任某报社通讯记者，常发表新闻特写，笔名欣荣、向荣、则鸣等。

70年代开始创作，曾获得槟城南大校友会主办第1届（1978年）全国文艺创作比赛公开组散文第15名、1983年大马青团运大山脚市中心支会主办全国散文创作比赛公开组安慰奖。2005年荣获古来县活跃教师（写作）奖。彭氏是大马华文作家协会永久会员和作协柔佛州联委会理事。曾任柔佛丰顺会馆文书兼教育奖励金主任。著作有《埔来山下的春天》（2004）、《今昔江加埔莱》（2007）等。

歌如潮，花似海，　　喜迎嘉宾八方来，
彩旗飘，乐开怀，　　友谊的金桥架五洲，
三阳开泰春光好，　　乡情的纽带连四海。

2007年3月4日是个别具意义的大日子，世界丰顺同乡联谊会第7届大会在原乡——广东丰顺县城汤坑会展中心大会隆重召开了。

依估计有千余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乡出席大会，参与的单位计有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尼、澳门、香港、广州、惠州、珠海、汕头、佛山、武汉、北京、上海、河源、梅州、东莞与海南等。

马来西亚的代表团分别来自中马及柔佛州；柔佛丰顺会馆代表团由会长拿督丘自发率领。

各地代表聚齐后步行至会展中心大会堂，大红灯笼高高挂格外显眼，数以百计手持鲜艳旗帜的青少年笑脸迎人。趋近大会堂，锣鼓喧天，群狮起舞，爆竹响连天。

汤坑小学的小同乡满腔热情、无比的喜悦，朗诵诗歌为大会掀开序幕，表达了对来自海内外叔叔阿姨的亲切问候。

朗诵完毕，旋进入大会仪式。梅州市人民政府代表在会上说：“今天是丰顺人大团结的大日子，故乡人民不会忘记乡亲们对家乡的发展慷慨解囊，呈上了一片爱心。”

筹委会主席深圳丰顺乡亲经济文化促进会主席邱天台指出：因客观因素，原定在深圳举行的第7届世界丰顺联谊大会展延，改在丰顺县城汤坑召开。县政府十分重视大会，各部门给予配合，使大会成功举行，展现了丰顺人的智慧，对传承中华文化有极大意义。

深圳代表团团长表示，世丰大会越来越多乡贤参与，凝聚力强。丰顺县人杰地灵、人才辈出。丰顺人勤劳刻苦且勇敢，走出家门，闯荡世界，为世人树立好榜样，备受赞誉。

县委书记李忠良极欢迎国内外各地乡亲回到丰顺县城作客；今日的丰顺在改革开放下，经已蓬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造就不少企业家。跟着，他也在会上介绍丰顺县近况甚详。

会议中，柔佛丰顺会馆代表团团长拿督丘自发就在协助同乡企业家及发展经济的课题上发表已见，滔滔不绝地临场演说，语惊全场，博得不少掌声。泰国、新加坡、印尼、武汉和惠州等代表也在会上抒发心中感受，表达了出席大会的看法。它们皆认为这次联谊会隆重召开，必将进一步增进和巩固各地丰顺同乡的亲情友谊，大大促进各地丰顺同乡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团结合作，并将推动家乡各项事业又好又快的发展。与此同时开创海内外丰顺同乡大联合、大团结大繁荣发展的历史新纪元。

入夜时分，我们乘车抵达埔寨闹元宵，观看烧龙表演。埔寨烧龙已有2百年历史，乃极富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之一。当晚共烧5条火龙，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民众前来观赏，把现场挤得水泄不通。最小的火龙也有7节长30多米；最大的火龙则有11节60多米长。

烧龙现场有20多位壮青汉，手撑起火龙，龙眼闪闪发光；在绣球引导下，五彩缤纷的火龙，龙身火炬飞舞，边舞边发光，烟花火箭齐飞，流星漫天。斯时哨声大作，喝彩声此起彼落，让我们这群“番客”惊叹不已、眼界大开，真的是不虚此行也!

翌日（3月5日）用过早餐，各地同乡精神奕奕地分别乘坐三辆旅游车开始两天的深圳参观之旅。在邱天台乡贤带领下，我们一齐奔向深圳特区，饱览丰顺同乡在鹏城特区彪炳史册的辉煌成就，领略丰顺同乡大展鸿图的新时代风采。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石岩湖畔的香港粤昌印刷包装（深圳）有限公司（粤昌工业园），占地150亩，一直朝向“实现奔小康、共创美好的明天”之目标前进。董事长兼总经理李作平说：“实现自我奉献社会让粤昌小舟乘风破浪，驶向一个又一个希望的彼岸。”

30余岁年轻有为的企业家谭伟龙所拥有的“嘉德盛”规模甚大，厂房建设工程仍在进行中；我们只到其中2个地点参观。我不期然联想起我国柔南振林山工业园亦有类似的企业，只不过规模较小。

3月6日，深圳市东方中英文幼儿园是参观之旅最后一站。红地毯似的欢迎，让我们受宠若惊。相互交流后，园方带领我们参观。该园设备不差，师资也不赖。它承诺：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

领略了上述丰顺企业家走出乡下成功的例子，世丰盛会在声声祝福、句句道珍重中写上句点。为了让同乡们见证丰顺县另一项正在建设中的大型发展工程，两年后，我们相约在温泉之乡欢聚。 回

－ 稿于2007年3月31日 · 江加埔 菜

宪法精神的伸张

❑ 许光道

许光道 马华资深作家暨政经评论员，本名许光道。1927年9月25日在柔佛州麻坡出生，祖籍福建安溪。高中毕业于新加坡华侨中学，后又毕业于英校剑桥9号班。早在中学时代，就喜欢搞学生刊物与投稿，



化用许简、驼侠等30多个笔名发表文章，包括散文、评论及中篇小说等。1992年7月出版《豺狼当道》，371页。第3本书《许光道评论集》，于1994年12月出版，271页，由吉隆坡东方企业出版。2002年3月15日逝世。

流行我国的回教、佛教、基督教和兴都教，原旨教义都是劝人向善。弘法用的例范及言词自有不同的地方，但最终的目的，大致是一样的。

四大宗教历千百年而未能融会于一炉，世人之所以分别皈依各别的宗教，主要的原因是仪式和禁忌的分歧，以及历代传教士为扩张本教势力巧设名目，对别教妄加排斥和诋毁，才使到各教各派看来有所不同。

婴儿落地自动成为某教教徒或被父母强行送赴教堂受洗礼成为某教教徒，以及异教徒之间除非其中一方改变信仰便不得结婚等等传统，涉嫌剥夺个人的意志自由。个人宗教信仰自由所需求的保障，于是唯有依赖宪法明文的确立。因此，内政部长为了阻止马来回教徒改奉基督教而援引内安法令，扣留公民查马鲁丁的行动乃在法庭受到挑战。

查马鲁丁落地自动成为回教徒。意志自主时改皈基督教，分别先后在马来西亚及新加坡参加第一浸信教会工作营研讨会，并被指，导致六名马来人皈依基督教。

内政部长认为查马鲁丁已“威胁到国家的安全”而予以免审的监禁，剥夺其人身自由。

在聆讯查马鲁丁的人身保护令的申请时，高庭法官拿督赛诺“基于联邦宪法第十一条款中赋予个人宗教自由来作为立论基础，从而判决扣留查马鲁丁是非法的。”承审法官“强调”：“内政部长无权剥夺一名人士运用其信仰与奉行其宗教的权利。”。

内政部长不服高庭判决，上诉到最高法庭。由院长丹斯里阿都哈密、西马大法官丹斯里哈欣育沙尼及法院法官阿泽星组成的三司会审，维持了高庭判决。内长败诉。

由于四大宗教的原旨，都是为了增进人类的精神文明，因此回教徒查马鲁丁及六名马来回教徒，或更多，改信基督教，对于国家，在法院看

来，并不构成安全的威胁；在我看来，则并不具有特别积极的贡献可以值得我们赞赏。

然而，最高法院在本案中对宪法条文的解释和维护、伸张宪法精神的勇气，却将永垂青史，成为划时代的司法壮举。

高庭及最高法院宣判内长在此案中发出的扣留令是“非法”的，陷执政党于尴尬的地位。执政党一向坚持保证，他们将不会滥用内安法令的权力。反对党有了上述事实根据，可以再度质询，尚在内安法令下受扣留的一百五十人，究竟还有谁是“非法”受扣留的？

承审的法院三司，都是由兼任内长的首相所推荐而升任的。他们没有留下面子，公事公办，似乎已重振了司法独立的尊严。

不过，执政党仍然有挽回面子的一条后路——那就是进行修宪，赋予内长“追溯”的权力，使法院的判例成为无约束力的陈迹。

如果有这样的事发生，国会又有辩论的课题了！至于幸或不幸，根本输不到我们来月旦。回

－ 原载于1989年3月2日《中国报》

附录

马华诗人兼文艺评论员唐林先生，很是赞赏时评家《许光道评论集》；他于1995年4月3日在《南洋商报》副刊发表〈我读《许光道评论集》〉一文这么写道：——

……精炼简洁、明朗又不含糊，是许光道的评论文章的另一优点，因此在评论里，出现很多警句和格言一般的话，例如：“不顾民生疾苦，说什么民主公平，都是假的！”“任何政党的党哲学党理论，都必须由实践反映出来，不能实践的理论是骗人的理论。”“唯利是图，不顾社会道德的报章，最终必受思想成熟的读众唾弃！”“练武，不只是为自己，也应该协助警察治安，救危扶困。”“‘宗教信仰’是‘感性’的，完全倾向于灵性的修养，是在‘精神文明’的范围内；而‘政治斗争’却是‘理性’的，完全倾向于民生的改善，是在‘物质文明’的范围内。”……这些率直的论述，展露的是许光道的诚恳信念：疾恶如仇，痛恨虚伪。然而，在另一方面，却是他的近似无可奈何的叹息，仿佛在沉重的巨网里跳抖。他说：“证撒良知，可比一束无形无影的‘雷射’，直入人类的胸和心智，唤醒它们酣睡或麻木的良知。”“人类的内心世界实在隐秘，或许只有在不刻意雕琢的情感流露时，人们才有机会从那一线缝隙中去窥探和揣测，某一些人对于某一些事，是否真正无愧于天地良心。”“至高无上的神，绝不允许跋武者可以继续不让别人有生存的权利！”……冷静的思想，美丽的理想，狂热的幻想，在《许光道评论集》里相互交织着，糅糅着；表面上是一阵愤怒，骨子里流涌着浓浓的哀愁。用许光道自己的说法，就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而我想到的，却是‘恨煞回天无力，只学子规啼血。”或是现代诗人艾略特的诗：“这就是世界终极之道/没有砰然巨响，只是一声呜咽。”

（马岑于2008年7月18日剪录）

Nautilus

❑ 许通元



许通元 砂拉越人，1974年9月3日生。毕业于柔佛士姑来工艺大学估价与资产管理系硕士。现任南方学院马华文学馆副主任、《蕉风》编委会主席暨执行编辑。

酷爱文学与电影。作品散见新马港台文艺期刊。曾荣获第十届大专文学奖新诗佳作奖、第十一届大专文学奖小说首奖及第十二届全国大专文学奖小说组第二名。曾出版小说集《双镇记》（2005），令有影评合集《私影地盘》（2005）、创作合集《本城花展》（1998）、《没有别的，只有存在》（1998）等。作品亦收录于《文思笔耕十载情》、《快乐的露台》（1998）、《侦缉陈年》（1999）等。合编文集：《掉进记忆的钟楼：孤舟神话系列之十三》（1994）。主编小说集：《跳蚤：商晚筠小说集》（2003）、《有志一同：马华同志小说选》（2007）。现任南方学院马华文学馆蕉风编委会主席，委员包括许维贤、林家乐及房新倪等7位。

柯林斯似在睡房独唱，音符弥漫溢满空间，曼妙舞出房间，朝翘起脚坐于椅上阅读的我进攻。以这种姿态阅读，听歌也不错，我的意思是隔一段距离，一边漫不经心的做某件事，一边专心奕奕地做另一件事。

母亲曾告诉我她童年时在外公搭起的高脚屋内大大声播放唱碟，漫步于柑园，远远感受一首歌的美好妙处。《北回归线》的‘我’被一个柯林斯的朋友邀请去哈佛尔港共度假期。小说中的柯林斯那时中镖，患上淋病，口袋里放着“为你想”，那种水手专治淋病，使用前先晃摇，一天擦两次的药品。

懒散的爵士音符催化促使我慵懒如骨头被抽除，连昂仰头颅都不想的那种灰蓝。刚才上课至尾声时，尾椎骨躺歪于舒适的沙发椅上仿佛快折断。讲师颓废到用懒洋洋声音说，还不可停止，怕下星期未到我已猝逝，你们没福享受即将教的。我不知晓他会喜欢爵士乐否，他一直没在班上提起。我屡次见他皆遗忘这回事。

你让我耳膜熟悉似谛听整夜哥打丁宜瀑布声后，我能准确地捕捉即使是如细微瀑布水声的摩哆喘息声。买了柯林斯的□□□□。我听不清楚你嘴中的话，胡乱回应你所要听的嗯嗯。有时我连专心听一个人讲话或看书至一半时，蓦然不懂那人刚刚讲的某段话或那段书的某句到底描述了什么。心情好就会不怨其烦再看过书籍那段落，但是懒得吩咐人家重复话

语，我担心人家力不从心。其实到最后，你会觉得很多东西变成了重要了，不管是人、情、爱、事业、钱……等，虽然你还是未踏至无药可救的最后一步。

似苍蝇环绕几圈，听罢柯林斯的歌，你想离开。我询问你来的目的，是否看看我尚活着，你坚持把假笑容不费力的悬挂嘴边。我继续有点自言自语地说生活过得苦、闷，这两个字加起来难听极了，但我爱享受那种无人干扰个人时间空间阅读的乐趣。

你有听过一种叫鹦鹉螺，贝壳类，曾经被怀疑绝种、美丽、远古的深海洋软体动物吗。你连摇头都没有地盯住似乎脸上突然长颗渐渐扩大黑痣的我。它有九十根像乌贼的腕足挤在螺贝壳的出口，像极那种曾在报刊上登过人嘴中塞满一条条香烟想进世界记录的那款。我只是怕你难以想像它的形容词。

鹦鹉螺美丽得比下倾城倾国的女子，尤其是它贝壳上的璀璨自然搭配的纹路色调。它只会在夜晚花好多小时游至海岸不远、浅浅的珊瑚礁石用嗅觉寻觅龙虾的腐尸、寄居蟹或其他食物。我不晓得它是否抗拒阳光，但肯定的是它倘若在白天出现，鲜艳显眼的色彩肯定为它遭惹杀身之祸。它选择适合它生活的方式。

我认为你说关于鹦鹉螺无论怎样隐蔽至半夜才出现于无人的珊瑚礁石，最终还是被人类发现它未绝灭的话语没错。但你还是认为我喜欢热闹，自以为是的认为我得不到热闹，总觉得那得不到的总是最好。

这想法只适合似你思绪依旧停驻某点某处，不肯迁移或前进或后退。有时我们说起人家时，也无意间骂起自己，不管是直接、间接、正面或反面。你似乎聆听了他的音符后，骨头酥软，懒惰散散的离开。柯林斯的乐符刚巧停止飘送。我感觉你好像特意来听他的这一首曲调。

我不晓得你今夜的梦中是否会出现，有只鹦鹉螺王，与千万只其余的鹦鹉螺于热带西太平洋中，浩浩荡荡游向浅珊瑚礁。

请记得，你选择抬头的姿势，朝望它的方向，刚好对准明月怜悯海面，海底一百公尺以内的位置，我盼望你会不谨慎注视月光折射在它光泽璀璨、如晚餐圆碟大的贝壳。最重要的是它特别为你翻筋斗。只为你在广阔海洋中翻筋斗……

－ 1998 年 8 月 18 日

厨 房

❑ 许裕全



许裕全 90年代马华作家，1972年在霹雳班台出生，祖籍广东普宁。留学台湾，毕业于成功大学企业管理系。定居新山区从商多年，也是一位书法家。1992年曾获第4届狮城扶轮文学奖（新）新诗佳作和散文第3名；1993年夺得第21届凤凰树文学奖小说组第2名。散文组佳作奖以及新诗组第4名。1994年5月获得第22届凤凰树文学奖小说组第3名、散文组佳作奖、新诗组第2名。1995年获得第13届学生文学奖散文组第4名以及第23届凤凰树文学奖新诗首奖。1999年12月获第5届“花踪”马华新诗组佳作奖。诗歌及散文被收入《马华当代诗选》和《马华当代散文选》。著有《猪头看过来》等单行本。

一、

厨房还原
我，成一张被书写的白纸
从砧板启航，沿年轮的轨道
抵达远方：这是雪莲子，味甘性温
印度越年生植物，补血安胎；芡实
睡莲科芡成熟
种仁，收敛止泻
持续的书写中
我乘着木杓漂流……
洄溯野米、荞麦或简称
蓼科鹿蹄草更遥远的户籍
沿途弥漫异国森林野籁与
香气。虫鱼鸟兽，隐喻的图腾
——被我重新命名
我用一把雷电打造的钥痴打开
每一道禁闭的门闸
黑黯中如菌菇状的味蕾直立
吮吸破晓之光，唤醒
冰河雪原退潮后裸露的原始感官
让源自地中海南美洲或更远的那些被
阳光全然纹身的草本
与舌头进行庄严的
光合作用

二、

一把盐，纵身跃入沸腾的浓汤中
哭泣一座海洋的身世
我推开窗，看见潮浪
滚动着一轮夕阳，狠狠
撞向我，摇落我身上结实累累的稻穗
风打翻了岁月腌渍好的酸苦辛咸
夜以继日，烹调青赤黄
白黑我的人生
我拎一束清瘦的纤维
衔一片思想的五谷，跟随
厨房巨人的脚步跃过
时间的刻度，节气与历法
如蛇吐信阅读每一条草径
草径下的露珠，沉默有力的
弹奏大地悦耳的心跳
猎户向北

织女星遥遥指认——厨房
在银河系中发光的位置
我倾身聆听
神祇的谕示：腐朽即重生
在我身上署名铃印
袅袅一缕炊烟
贯穿生命链最初与最终的
行旅

三、

我的厨房
蜿蜒有如隐秘的甬道连接
我的子宫，是广袤世界
丰沛资源的一部份。每天每天
我泅泳进我的子宫，奉献
贡纳一如我植物的属性
摘下身上的枝叶，在烈火热锅
里翻炒
撕裂的苦楚让我忘了从来战场就在
这里，不在远方。我轮回
我自己，把灵魂捣碎料理成
一桌家常
亲爱的，喝吧！
泪水熬成的汤让人餍足并因此
稀释了痛，晚祷词过后
新的枝叶像翅膀会在遗忘的深处
抽芽
再长。我没有离开
就像餐具入夜后
渐次靠拢如山峦起伏
月光浑沌若梦
我不能离开，这是我的洞窑
我的原乡，就像浪花结晶成盐后
再也回不到
海洋 回

－稿于2007年8月杪·士姑来皇后花园

谁在远方哭泣

谁在远方哭泣
声音颤抖　中断了
却又持续。风不愿说
兀自拎起一颗泪水
扬尘而去。瓦砾沉默
坚实的内里　藏有千百个
未出土的名字　等待神手的
安抚　轻轻
解读成残缺的回忆

谁在远方哭泣
抽搐一阵过一阵
频频扣敲断垣冰冷的
回音。伤心的柏油路不忍
诉说　眉头一锁
阡陌倏忽起伏龟裂
坦露满腹的经纹愁绪
直到南中国海伸出蔚蓝的手
往前一揽　这被离弃的委屈
总算有了
慈悲的归宿

当我伫立三万海浬外的
港口　迎迓着风
俯身摇起一瓢　咸咸的
海水　晶莹清澈
贴进耳朵聆听　原来
是一把哭哑的声音　汹涌
如十二月封港天的
浪涛　狠狠撞击我
的心坎　同时
决堤了我的
泪 回

－稿于2000年2月13日《星洲日报·文艺春秋》副刊

算盘情

❑许元龙

许元龙 上世纪70年代杂文暨时事政评家，本名许源龙（元龙）。1944年1月12日出生在柔佛州小笨珍。毕业于笨珍培群中小学后，在当地经营杂货店。业余常写政论、杂文及小品等。笔名：白龙村夫、许江、鲁欣、布朗、蒋正义、丁华权、白龙、明仁秀子、哨兵、詹姆斯、钱芬芬等。作品散见于西马各大报副刊及言论版。2006年3月出版《许元龙真言集》，收集了政经文教、公函、旅游、散文等文稿，多是发表于1997年至2000年各报的言论或专栏作品。作者在自序中写着："我长久以来写时评的不变原则是坚持讲真话，针砭时弊，严批权贵国策，不卖任何人的账而令小市民开心，牛鬼蛇神痛恨。



算盘是咱们中华民族古老的演算工具。古人精心的创造此划时代的产品，在经过岁月的洗礼之后，目前在很大程度上已被计算机或电脑所取代。

我们的国家教育部，在意识到学打算盘乃是训练头脑的最佳工具时，便引进了台湾式的新式算盘，即由原本的上格2粒、下格5粒改为上一下四的新格式算盘。

新的台式算盘有其演算法。而目前流行的珠心算，它也借用算盘而演变成一种速成心算法。许多中小学生在学懂珠心算之后，他们的演算数目字快得惊人。世界一流珠心算高手，其精、快、准甚至超越计算机。

我是约在50年前的小学三年级开始学珠算。当年学珠算是自备算盘、珠算指南一本，老师以特大算盘教导。

学算盘除了练指法外，背珠算指南的加减乘除，就如我们学数学之乘数表一样的重要。

学珠算必须熟背指南，否则，根本就没法子上手。而背熟它之后，可说终身受用。

老师平时在课堂上授课，学生在下面学习。每次考试，学生则得单独在老师面前应考。考试成绩视速度与准确作答而定，同学们绝大多数皆能过关。

当年学3年珠算，加减乘除皆通，但绝大多数自学以加最纯熟。

当年的老家在甘榜中经营杂货生意，故真的是学以致用。而当年的马

来顾客也能接受用算盘演算。

自从计算机在商场上广泛应用之后，许多商人与顾客皆喜欢用它，这一来普遍化，二来也有结算纸可核对，误差相对减少。

我的店中仍然用着那个伴我廿多年的老算盘。我喜欢她，因为，她是快而准的给顾客正确的数据。

曾经有个时期，马来顾客不喜欢我用算盘演算。因为她们看不懂且没价格核对。

自从学校推广学算盘之后，她们不但不排斥，甚至有兴趣的叫我教她们如何演算。

我虽对算盘情有独钟，但在顺应潮流的环境之下，店内也得购置一架计算机，当货品数量多时，便以计算机演算，让客户回去时能对核。

根据推销员表示，目前在业界仍用算盘者，最多不会超过5家。

我现在用算盘，除了演算外，也以打算盘的声响让心怀不轨的学生注意我在监视他们，同时也可当防卫武器之一。

情牵算盘五十余载，她是最忠心与无私的永恒伴侣。 回

－原载于《南洋商报·商余》副刊

清明时节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这首写清明时节的诗传诵年年经久不衰。说明了咱们炎黄子孙们对清明扫墓之传统文化仍在，也欣慰咱们仍没忘本，仍对逝世的亲人怀念深挚。

每年清明时节，家人皆会选择最适当的时间去扫墓。但却从不选择在清明日或拜六礼拜。因为，那些日子乃车多人多太拥挤状况，而浪费许多宝贵的时光。

已经记不起是什么时候随家人一起去扫墓。在寂静的荒野墓地，从最早年的大哥、二伯父、到父母、二哥、侄媳、每年皆得做一次巡礼。

义山——华裔同胞在祖国大地的见证人。它代表着先人在祖国开天辟地的历史，也显示了祖国有今日的繁荣进步，先人的功绩完全不能被否定

或抹煞。

早年的义山，由于葬于斯者不多。故先人可随心所欲的横葬直埋亦少人理。现在由于人口众多而义山逐渐减少，故皆规划且墓地售价高昂，令劳苦大众太沉重，从而也导致以火葬处理身后事者日众。

老义山由于未有人打理，故每年清明节前，有关会馆就一把火将野草烧清。许多先人每年皆得经此火焰的洗礼。

老义山，我们可以发现到许多坟墓已没人去扫墓，有者甚至连墓碑亦不存。他们的后人呢？他们何忍让亲人寂寞的等待清明节的相会而年复一年的失望而归呢？

早年去给二伯父与大哥扫墓，总得带足锄头、巴冷刀、红漆、毛笔。此亦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扫墓。

事过境迁，现在许多义山皆有个体户为先人坟墓栽花种草。每个墓地视大小收费不一，小则数十元，大则百余元。

前人扫墓多对先人思念有加，今人扫墓，则很多时候是让家族大小有个团聚的机会。

现在的义山，你可以听到收音录音机播出美妙的音乐。你也可以看到有人放鞭炮、烟花……

迩来也有一些脑筋动得快的商人，他们竟然搞起网上扫墓的新玩意儿。此风是否会吹开？应与年轻一代是否对传统的孝亲敬老思想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们这一家族的扫墓仍然很传统，祖孙三四代皆会尽量的休假去扫墓。而米饭鱼菜包点皆齐全，当然也少不了冥纸的供奉。

我们总希望先人能享用丰富的食物与财库。我们总觉得这样做，就心安理得而不用什么科学去印证。因为，那一份对先人思念之心，总是非现代科学所能替代的。

清明节，是咱们最优秀的传统美德之一。当传统逐渐被时代潮流所淹没时，你说，他日有谁在先人的墓前扫墓追思呢？ 回

- 原载于2006年4月3日《南洋商报·商余》副刊

祥和之夜

很多人都说，有机会出席星云大师之弘法大会，乃是与佛和大师有缘。而能在大师的主持之下皈依三宝，成为三宝弟子即佛教徒，那亦是许多欲皈依佛教者之最爱。

皈依不是吃素斋，不是受戒约，不是剃度出家。而皈依之后仍然可以拜神，例如妈祖、城隍、关公、仙公等，那是一种恭敬，故神可拜，但非皈依，这亦非三宝弟子所能理解的。

那夜，来自四面八方的男女老少，信佛的、慕名的，皆心态一致的来到举行弘法的体育馆，出席祥和之夜。

人家都说星云大师是“政治和尚”，那一夜，许多政治人物到场，那一幕亦真的有点像是一场政治集会，如果与会者忘了那是大师弘法大会的话。

大师来了，大师魅力无法挡，当他步入会场时，整个体育馆内无人不起立争睹大师的风采，大师慈祥的笑脸、圆心的、红光满面的。他—— 真的很像弥勒佛，即笑佛。

大师弘法，他能令在场的整万人鸦雀无声听其教诲，这些真的是令人难以思议的，因为，在场者除了大人，亦有小孩，甚至婴儿，他们能静心的倾听大师弘法，这是佛法无边，抑或是大师魅力无穷呢？

这是我第一次出席弘法大会，我亦是慕大师之大名而来。倾听了大师的弘法，真的，真的，在做人处事的理念上悟出了新的思维，这真可以说是不虚此行。

大师说：人皆喜欢听赞颂的话，故多赞扬他人肯定会到处受欢迎。

他举出一个小孩子也爱受赞美为例子。

有一个小孩向庙内的主持和尚说，他拾到十块钱而捐给主持。主持大赞其诚实的拾金不昧。第二天，那小孩又说他捡到十块钱而再捐给主持，主持同样的赞美他，如是者一连几天，那小孩都说他拾到十块钱。

主持问明原由，其实，那些钱并非路上拾的，而小孩因在家中得不到父母的赞美，而编了这故事来得到主持和尚的赞扬。这是父母教子女之道，亦是赞扬对大人小孩之管用之道理。

大师将夫妇相处之道，比喻如跳探戈舞一般。

举凡懂得跳探戈舞或看过其舞者，皆知道其基本的舞步是三进三退。

他说夫妇的关系应该如跳探戈，双方之间应能包容、互爱对方，彼此有时进一步，退一步。那他们的感情必定密切，而出现争吵或婚姻破裂的事件将相对的减少。

大师之言甚实，在现社会之所以离婚个案不断的提升，乃因现代夫妻缺乏包容、互敬互爱。他们物欲至上且各持己见而不懂以跳探戈的步伐，该进时进，该退时退的礼让精神。

大师讲人生，他认为人生短短几十年，如何让自己活得自由自在呢？

大师说：第一点要学习吃亏，现代人什么都吃，就是不肯吃亏。如果一个人肯吃亏，那必定人人与之交往，反之，则人人离去。

第二点：人我对调——当我们有困难，或烦恼，或者不顺眼某人时，不妨对调一下，立场互换，则看法就不同了。

第三点：当然如此——遇到逆境时，要将它想成当然如此，则就不会有怨天尤人之心。

第四点：享有就好——我们不能拥有全世界的思想，凡事只要享有就好。如公园是大众的，我去散步就好。如能以“享有”代替“拥有”，那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祥和夜、慈悲夜、智慧夜、佛光夜……

大师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但是：心怀渡众慈悲愿，身似法海不系舟，问我平生何功德，佛光普照五大洲。

大师云游五湖四海弘法去，我国佛光弟子弘法忙，发扬正信惠国家民族，有心人应积极推行之！ 回

- 原载于1998年7月4日《南洋商报·商余》副刊



1992年11月间在笨珍，左起：佩韦、拿督翁诗杰、洪祖秋、张美增、黄金看、许元龙。

悼念三畏友

❑ 许云樵



许云樵 原名许钰（1905～1981），号梦飞，笔名：云、许云樵等。1905年6月18日出生在中国苏州。祖籍江苏省无锡市。南洋问题权威。1930年代南来，初抵新加坡；他于1931年3月初游新山得红豆，创作《红豆记》，3月15日发表在《振声校刊》第16期。同年在新山宽柔学校任职，这是他南来后首份工作，任教一年，担任6年级主任、夜学部主任；由他主编的《宽柔学校校刊》（借用新国民日报版位）。《宽柔学校校刊》于1931年5月11日创刊，一共出版18期（1931年11期，1932年5期，1933年2期）。许氏于1932年2月离开宽柔前赴泰国，校刊由他人接编，两年后停刊。1946～1948年受南洋书局聘请主编《南洋杂志》、《马来亚少年报》。1952～1961年，任南洋大学史地系副教授兼南洋研究室主任。1961年创设东南亚研究所，出版《东南亚研究》。1964年任义安学院校长室秘书兼史地教授。历任《南洋学报》主编（1946～1957）、《东南亚研究》主编，英国皇家亚洲学会马来西亚分会副会长。著作计有40余部。1981年11月17日辞世。

常年如夏的南国，虽说“一雨便成秋”可是永远不见霜雪，没有冬，也没有春天，万象无从更新，人也就浑浑噩噩，一转眼头童，一转眼齿落，曾不知老之将至！。

时光是最冷酷的裁判，任凭你怎生胡天胡帝，任凭你怎生怡然自得，客观的环境变迁，不由你不愕然警惕。它已判决你老了，君不见“年相似，道相若”的，一个个谢世了。往日聚首一堂，提倡学术研究，努力文化活动的同志，日益凋零。就在我们这一个小小的圈子里，一个、一个、又一个，一年之间，三传噩耗：张礼千，高维廉，余寿浩三先生接踵而逝。人生如朝露，未上阳关，先叠挽歌。逝者如斯，继起乏人，学术界怎的不凋零？

张礼千先生，是南洋学会最热心的创办人。往日发起组织南洋学会的，近年来，逝世的逝了（刘士木，郁达夫，关楚璞等先生），回国的回了（张礼千和姚楠二先生），独有我不能越雷池一步，惆怅而又彷徨。不料离我而去的，又先我而逝了，能不使人凄怆！能不使人感伤！

在怎样一个场合，我和礼千相识，已不复能记忆，大概是在徐采明先生初任经理时的新加坡中华书局，屈指至今已二十七八年了。当初他在华

侨中学教数学，记得他尝问起我，读过《烟》没有，读过《虹》没有，读过《飘》没有……使我觉得他的好学深思，不仅是一位数学教师。尤其使我觉得奇怪的是，每逢和采明先生谈到任何难题时，他老是说："这问题我已问过礼千……"原来他俩是在马六甲培风学校的先后同事，相知更深。但事情有些奇妙，他一直在研讨南洋问题，我也乐此不疲，然而我们竟互不相知了许多年，我们见面只是谈谈近况，谈谈文艺作品，那时他大概以为我是一个专门研究文学的人。这种情形，持续了相当久，直到他回国，我去暹，他再来，我也应邀南下，同编《星洲十年》，朝夕相聚，切磋琢磨，才真正地相知。

那时，我们和姚楠先生三人，共同为星洲日报合编《星洲十年》一书。主笔关楚璞先生虽不是专门研究南洋问题的，可是他鼓励我们的热诚，是很可感的。我们征得了槟城的刘士木先生和上海的李长傅先生，同事郁达夫先生，共同发起组织南洋学会。十八年前，我们居然在南天酒楼开成立大会，到会者就只有我们这五员大将。不过开会策划会务的时候，得到黄曼士，陈育崧，韩槐准先生的响应，于是我们决定创刊南洋学报。礼千先生在会中同姚楠先生对我说："学报主编是你终身的职务，永远不许推辞的！"这话虽然和数年前刘士木先生的选举票推选了我六个职位一般地不很合理，然而他那爱护学报的热诚，溢于言表，是无可否认的。这教我怎样能偷闲呢？

他对南洋研究的热诚表现，不仅如是。当抗战时期，在重庆办南洋研究所时，我沦陷在星洲，他竟在中央广播电台几次三番的教我回去。自然我是无法听到他的广播召唤的，即使听到，海陆空路线全部在日军封锁之下，我也无法行动，何况我又在劫难中！

胜利后，在就任南京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的校长前，他到星洲来，我们又畅叙了一个多月。也是我俩最后的聚首。正当他收集了现款一二千元准备回国的前夜，劫匪光临，将他的现款悉数搜括去，还受了一场虚惊。翌晨，我陪他到育崧兄处去，请育崧兄资助了他一笔盘缠。

解放后，东方语专拼入北京大学，成为东方语文系。他又请系主任李羡林先生，聘请我前往任教。我又辜负了他的雅意，只介绍了一位泰文讲师——秦德才先生——给他，聊以塞责。

有一个时期，他想南来，我正和他办理一切手续，却又写信来说作罢，不过我们还时常通讯。

有一次，他告诉我发现了久传已佚的《西洋番国志》抄本，我拜托他请人代我缮抄一份，一直没有办法。前年春季，忽然接到他一封简短的

信，说“发白、齿落、视衰、恐不久于世”的伤感话，又说：“奉抄西洋番国志一份，了一心愿。”我接到这信，使我难过了好几天。我再写信给他，隔了很久才有一封回信，提起他以前和育崧先生约定，注释《海岛逸志》的事，因为无法实践诺言，万分惆怅！我答应他，将代他完成这份工作，请他把原书的序文抄给我，后来他果然把四篇序文都抄来。

就在接信的那天，我突然因寄寓事为无赖重伤头部而载入医院，那信便失去了。当我留院疗养时，曾在病榻写过一封信给他，没有答复。出院后，我再写信去，退回了。同时韩槐准先生接到他公子的信说，去北大访问，礼千先生已作古了。记得往日，他每与朋辈说他可达遐龄而得意，但现在还只五十有九，我实在将信将疑。再写信向国内朋友打听，同时拜托何永佶博士回国时代往一查。最后得到证实，张先生确已去世。

我们将怎样纪念张先生呢？在南洋学报上纪念他是当然的，不过我觉得，最好还是把他抄给我的《西洋番国志》刊印出来作纪念更佳。当初他寄给我时，给我约定，说是专供我一人参考，不可公开，也不可为文发表，所以我一直收藏着。现在他去世了，我觉得秘而不宣，迹近自私，决意把它公诸同好，以纪念这一代学人。

正在我向四方打听礼千先生的确实消息时，突然接到中国银行欧阳纯先生打来一个电话，问我知道高先生的事没有。我正有些“丈二和尚摸不到头”之慨，便问他哪一位高先生。他说：“是高维廉先生，昨晚去世了。”前一晚，我们还一同在北京酒家聚餐，正使我觉得怀疑，可是消息是那末确实，欧阳先生是和我谈〈敬告知交〉的事。

高先生是叻行的副经理，他的去世，使全行充满了凄楚；他的为人的真挚，使每一位朋友心上沉重。

高先生的参加南洋学会，虽然比较迟些，可是他从事南洋研究却并不后人。他对于华侨经济问题，中南贸易问题，都非常注意，1949年曾刊行《马来亚侨汇及中马贸易之展望》一书。近数年来他更努力，不断的买书，不断的研究，不断的写作。他不单对经济问题有研究，就是对南洋古代史地考证，也有浓厚兴趣，下过一番功夫，最近，他还写一篇史地考证寄交皇家亚洲学会马来亚分会学报发表，可是他已不及见了。

我本已约他和韩槐准先生疏注并迻译《南方草木状》为英文，以利欧美学者对该书的研究。他很高兴，不料摧敲未果身先逝，长使同志忆音容！

正如一位朋友所说的俏皮话：“老朋友们竟在作逝世竞赛”。可不是吗？礼千兄的噩耗证实，维廉兄跟着便去了，正在惊魂未定之际，突然又

接到寿浩兄脑溢血的消息，简直令人无以自解!

余寿浩先生和我有乡谊，虽则和我在国内不相识，但在海外相逢，乡情倍觉真挚。二十年前，他正任吉兰丹中华学校的校长时，我由暹罗南下，路过那里，去探望旧雨陈国光先生，无意中和他相识了。他的姊姊余佩皋女士是华侨教育史上的著名人物，是我在国内久已闻名的，梁绍文的《南洋旅行漫记》记载她的为华侨教育的奋斗很详细。寿浩兄以后便到新加坡，在总领事馆当主事。战后，总领事下旗归国，余先生便进南洋商报，就任秘书。

余先生不论是执教鞭，或理案牍，一直非常忙碌，终不放弃对南洋史地研究的志趣。战后，他不绝地在报纸或杂志上发表有关马来亚历史的著译，也编过好几本小学教科书，而最轰动一时的，却是他的《马来亚古今谈》一书。初版五千本一两天便卖光。因为那时正是侨胞热中于公民权问题，要详细认识马来亚的过去史迹，甚至三轮车夫，码头工人都到书店去买这本书来看。虽说这是一时的机缘，但余先生的“老妪都解”的浅白语文，也有重大的关系。

礼千兄的去世，我打听了一年多，仍语焉不详，弄不清楚。维廉兄的去世，据他的老太爷说，当晚十时他还很细心地指点他的女公子写一封英文信，不料上床安睡不久，便突然因心脏不舒适而呻吟，高夫人立刻打电话请医生，但医生到来时，他已溘然长逝了。寿浩兄的去世，更令人觉得措手不及，原来他在中午例常往老吧刹进餐时，忽然俯伏在桌上；餐厅的侍者，问他要不要替他叫车送他，他还神志很清，教他们通知报馆，等到报馆的同事赶到，他已昏迷不醒。

年来作古的故人委实太多了：刘士木，郑惠明，法舫，郁达夫，郁树锟，关楚璞，陈庭岳，Prof. J.J.L. Duyvendak，Major PD D.R. William Hunt, Dato Douglas,……泉下相聚，加上三位，可正不寂寞。无如生者眼看故人日益寥落，能不黯然！我在痛悼之余，漫成长句一章，聊当挽歌：

人生薤上露，淹忽倏相遗。炎荒误人老，蹉跎不自悲。日长夏更永，岁尽冬长违。年前雀角讼，横遭无赖椎。疴中怀风范，宁知余羊碑！方谊修文召，又闻赤虬驰：酒家同饯客，越日竟驾归。惊魂初未定，复嗟斯文衰：加餐犹平日，伏案玉筋吹。雨窗夜剪烛，顿觉故人稀。热泪怆然下，寥落独吁哦！后死愧坐误，此生更何期？遗篇重展读，仿佛亲余晖！

- 原载于1956年12月刊行《南洋学报》第12卷第2辑（总第24期）

篝 火

❑ 迅 郎



迅郎 自1965年开始学习写作的迅郎，原名郑振聪，1946年9月28日出生于柔佛州麻坡利丰港，祖籍福建永春。受学校教育不多，从事过多种行业，靠自修而勤于写作。在70年代末期多次参加创作比赛获奖。著有小说集《夜奔》（1981）、散文集《踏青散记》等；用过的笔名有迅郎、郑公判、向北、南山草等。散文作品被选入《马华文学大系·散文(一)》（1965～1980）。不幸因患鼻癌于1986年1月22日英年早逝，享年40岁。

每当夜幕低垂，华灯初上之际，对面那家印度人底住家屋前空地，总会生起了一堆篝火，那冉冉上升的灰白色的，使我忆起了久违了的故乡底炊烟和那篝火……

小时候，我是住在麻坡属利丰港东甲路一里多的地方。这里是华巫族杂居的地方，每家住屋与住屋之间，都有一段距离，由于空地多导致杂草丛生，居民又养些家畜、牛羊，所以沟水不通，蚊子很多。

我家那时也养了一些羊，在家门前我们建了一间高脚木屋，每个晚上，我们总会在木寮下生起一堆篝火。不过，我们总选择一些树头和椰皮来烧，因为这样它不会烧起大火来，椰皮多烟，有为羊群取暖和驱蚊之功效。

我家门前的空地，常也有些劈柴遗下的木材碎片；每当炎热的傍晚，我们也会将这些碎木堆集起来，生起篝火，驱赶那嗡嗡乱叫的蚊虫。

每一个黄昏，我总会发现周围无数的清烟冉冉上升，在每个家园里飘绕，有的篝火在牛栏旁，有的在羊寮下，有的置在家门前或者屋子周围……

自从搬离故乡后，在新的地方再也见不到这些篝火了。

因为搬来这地方，是一个密集的新村。住屋栉比鳞次，空地很少，要生起篝火也缺乏地方，加以住的是木屋，更怕这些火了。

直至最近再搬一次，屋子的前前后后也较广阔一些，由于周围都种了些果树，所以也很少去生起篝火。

倒是屋前的那间印度人的住屋，前些日子养了一群羊，常常都会在黄昏生起篝火。虽然他那群羊因村民的抗议而卖掉了，他家前还是每晚都会生起一堆篝火。

每当我见到那“噼噼啪啪”燃烧着的篝火，和那灰白飘绕的清烟，我总会想起故乡的生活！ 回

（1978年3月11日于占美）

－选自散文集《踏青散记》

灾难是一门必修课

❑ 杨邦尼

杨邦尼 马华新生代诗人兼时评作者，本名杨德祥。笔名杨邦尼。出生在柔佛州古来，毕业于新山宽柔中学，后负笈台湾，现为硕士研究生。

自台返马后，约于2005～2007年间，曾在新山及古来的宽柔中学和分校任教，是位自由撰稿人。

杨君擅写诗歌、散文和时评作品，是《星洲日报〈言论版·六日谭〉》栏的基本作者，他是当下柔南区数位表现优越的青年作家之一。



中国512汶川大地震，震垮了校舍、医院、古迹和无数的楼房，高墙瞬间倒下，意外的震开中国内地的媒体天空，中国和外国传媒从来没有像这次如此亲密的零距离、零时差的看见灾难现场的拯救，和许多动人的故事。

不用等到北京奥运，内地与境外媒体藉着地震灾区采访的“裂口”和松绑，对自身和中国有了新的认识，理解和同情。

人类历史不乏灾难，无论是天灾、疫病、人祸、战争。我想起法国哲学家布朗秀（Maurice Blanchot）一本名为《灾难书写》的书，它不是一本恢弘的哲学论著，更像是哲人对20世纪灾难的呓语和片段的诗意书写，两次世界大战、集中营、广岛原子弹、大屠杀、饥荒、瘟疫、各地的逃难潮，从欧洲到美洲，从中国内地到海外；苦难、愤怒、绝望和伤亡超越言语所能承担，21世纪灾难没有远离，它步步逼近，近在眼前！

虽然人们总是对于灾难的发生往往过于被动，比如风灾，地震、病菌传染等的猝不及防，布朗秀说：“是黑色的灾难带来了光。”

这次汶川大地震，让人们看见灾难黑暗中的光与爱，不仅让上百万灾民陷入囹圄，灾区外的我们认认真真的上了一门“灾难课”，原来一口洁净的水，一盏灯，或一个可以庇风雨的楼房不是理所当然，它们会毫无预警，从你身上剥去。

如果汶川大地震有所谓“获益”的话，对我们这些远在偏安的大马人民来说，我们几乎是生活在天堂了，不说远的，和临近的东盟国家比起来，狮城是弹丸海岛，没有任何天然资源，四周的邻国又对它不友善，它却在危机四伏中发展起来。至于印尼、菲律宾，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又

有人祸与天灾，地震、火山、海啸、台风。

泰国的军人政变成了它政治的常态，还有潜伏的宗教分离势力；越南的越战、柬埔寨的种族屠杀；寮国内陆国家经济一直发展不起来，刚独立的东帝汶几乎是一个被东盟遗忘的小国。缅甸更不说了，一场不寻常的热带风暴，军政府视人命如刍狗，重重的深锁国门，不救治。不受援。

一场大地震，把原本地理课本上地震、热带气旋的知识、活生生的摆在学生面前。我和学生讲，大马何其幸福，属于印度马来古褶曲山系，地质稳定，多平原与丘陵，相较于菲律宾、印尼是新褶曲山，又位于欧亚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的衔接地带，多地震，火山，地壳活动频密。

我们没有洪涝、旱灾，地上有广袤的雨林可以砍伐，海中有天然气和石油，充足的雨水、和缓的丘陵让油棕、橡胶可以恣意茂盛的生长。大马是一个没有灾难的国家。

我们不曾经历大灾大难，却要有感受灾难和体会灾难的敏感心灵。教导我们的孩子和学生认识灾难，灾难如果降临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是怨天尤人还是坚持到底。

中国温家宝总理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对这惶恐哭泣的女孩说：**“孩子，这是一场灾难。你既然幸存的活了下来，就要好好的活下去。”**

写了一首短诗，送给灾区的朋友：

我唱歌，就不觉得痛了，虽然歌声流窜瓦砾罅缝，处处碰到了头。我唱歌，就不觉得痛了，虽然音符震断了尾，努力往上游，游到有光的岸。我唱歌，就不觉得痛了，虽然歌声压成了黑色唱片，继续歌唱……

- 原载于2008年6月5日《星洲日报·言路》版



2001年9月5日，邱少华博士夫妇（左起）、马岑、蔡家茂、马汉、艾芸在新山留影。

城之绝唱

❑ 杨川



杨川 原名杨启平，1961年8月29日生于柔佛峇株巴辖。祖籍广东省梅县，成长于马六甲。笔名杨川、贝沙等。1992年马来亚大学毕业，1999年初在峇株巴辖师范学院担任讲师；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硕士（2000），后为马大文学博士班研究生。从1999年6月开始，在新山天猛公师训学院担任讲师。目前在中国深造。1990年出版小说集《红尘有唤》，另著有合集《成长的六字箴》和诗集《未竟之行》（1997）、《寻树》（2001）。杨川的3部专集，均由文坛才女陈蝶撰写序文。

传说
在这城里
还有一扇陈老
令人凭吊的黄昏色
我且将之
调成红色的泪
泼血似撒向你
　　苍白底棺木上
然后恍惚中
我反手扣门
竟忘了如何去写下
吾瞳眸里滴血底杜鹃
或
拇指上老去的烟雨
于我流浪底白发中
然而每一条
街道
仍旧压在我底呐喊之下
看许多泪水
凝固在鸦群底挽歌中
太白独饮的
岂止是无奈
且让我名下伤感的亭
悬挂于马蹄下
扬起江湖上飞扬的尘
窥视吾底风华
究竟
还有多少翻身是明日
所谓寂寞　孤寥
都成一种绝版底身式
永恒的挂在我肩上
悚然得知
传说
在这城里
还有一扇陈老
令人凭吊的黄昏色
我且将之
调成红色的泪
　　饮尽　　回

- 原载于1983年3月/4月号《蕉风》月刊

访问中国前后

❑ 杨贵谊



杨贵谊 1931年在柔佛笨珍出生，南洋大学毕业，长期从事马来语文研究、教学及词典编纂工作，笔名：杨夷、马岂、Titian Syah等。晚年先后受聘为北京外国语大学马来语专业长期客座教授及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印尼——马来语言文化专业的马来语客座教授。

在夫人陈妙华（丁娜）协助下，他先后编纂了12部不同类型的单语、双语和多语的马来语词典。目前正在编纂《新编华马大词典》。

2001年开始受马来西亚国民大学、马来世界与文明研究院（ATMA）聘请为特约作家（Karyawan Tamu），以马来文撰写《杨贵谊回忆录——胶童与词典》（2005年出版。华文版于2006年由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出版）。2007年8月，他获该大学颁发文学荣誉博士，成为马来西亚获此学位的第一个华人。

1991年访问中国之前，我对中国马来文和印尼文的教学与研究所知不多。我当时的资讯来源只有两方面：一是通过阅读中国语文工作者所写的报道和翻译材料；其次是从北京来的两位马来语学者那里获得一些讯息。他们是王受业先生和吴宗玉教授……

1960年代我在印尼深造时，曾在当地书店见过一些中国出版、翻译成印尼文的书籍。其中有些是北京大学学者编辑，大部分是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

他们翻译的马来文作品可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由中文译成印尼文；另一类是从印尼文译成中文。从中文译成印尼文的作品大部分是政治性的，当然也有民间故事和其他文学作品……

从印尼文译成中文的则大部分是文学作品。…… 如果与印尼文和华文互译的作品比较，由中文译成马来文的文学作品显然就少了很多，几乎可以说还处于起步阶段。而马来文学作品被译成中文的也不多。中国市场上很少见到有马来文的翻译作品。我看过的《印尼马来西亚短篇小说选》总共收集了20篇短篇小说，其中只有8篇是马来短篇小说。马来长篇小说方面，A.沙末·赛益的《莎丽娜》，是在1985年被译成中文出版，1991年第二次印刷。

未认识王受业和吴宗玉教授之前，我以为北大是中国唯一有教导马来语（印尼语）的高等学府。经过与他们两位接触后，我才知道中国实际上有五所高等教育机构设有马来语教学课程。即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前为外国语学院）。如今，又增多了一所北京广播大学（前为北京广播学

院）。此外，广州和武汉也各有一所大学设有马来语课程。

谈到语文局代表团访问中国行程的事。当我在新加坡收到恒灿寄来的行程表时，发现表内列有北京外国语学院，却没有北京大学。我看了感到不满意，立刻打电话给恒灿，问他语文局代表团第一次访问中国时，是否已访问过北大。他说没有。于是我要求他转达主办当局，说北京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历史最悠久、最著名的一所大学。据我所知，它一向都有教授印尼/马来文。所以忽略北大将是代表团的一大失误。

很幸运，我的建议获接受，访问北大才被列为最后一项行程。这样的安排我认为更好，它正好符合华人所说的：好戏在后头。但愿那是语文局代表团这次访问中国最精彩的节目。

· 行程被修改

代表团第一天晚上抵达北京国际饭店，办完登记手续后，我们就被带领去各自的客房。

刚放下行李不久，恒灿就匆匆过来找我，拿来一张由东道主新闻总署分发的行程表给我看，他说不知道为什么访问北大的那个项目没有列在内，问我怎么办？

我思考了一下，发觉那项变动必有原因。恒灿说他要去报告团长，我问恒灿在吉隆坡时，是否肯定语文局有列进那个项目。他说有。我说如果那样，没必要报告团长，因为他对中国并不熟悉。我叫恒灿直接先向新闻总署查问，我知道恒灿与东道主很熟悉。他依照我的意思去做。

不出我所料，恒灿隔天经过查问后对我说，理由是访问的行程太接近北京的敏感日期（北京学生骚乱事件）。据说为了避免难以预料的事故，在那段时期，北大不欢迎外来访问团。

难怪在抵达的当天晚上，我拨电话给北大的印尼马来语专业主任梁立基教授，告诉他代表团最后一天将访问北大，他显得有些为难。他说这次也许很难接待我们，却没进一步说明理由。我是1988年在雅加达出席第五届印尼语文大会时认识梁教授。他对我们访问的犹疑并没有影响我的意愿。

在那紧急情况下，我和恒灿从两国文化的沟通角度对事情作了分析。总之我们要想办法化解这重障碍。但作为客人，我们有什么更好的理由足以说服对方呢？最后我们从行程中找到了理由。

我们想起在最后一天访问两所大学的节目中，代表团准备了两大箱书籍要分别赠送给北外和北大。于是我向恒灿建议，请他再去找东道主，向他们认真地解释，说语文局是我国教育部属下的法定机构。在语文局代表

团从吉隆坡出发前，有关当局一再提醒我们，那些书籍一定要直接送交两所大学，以便推广马来西亚文化，并建立双方友好关系。如今这个行程的最后部分被删除，令我们不能按照行程表访问北京大学，那么代表团辛辛苦苦从马来西亚带来的一大箱书籍就一定无法按计划亲自送交给北大了。作为一国的代表，我们总不能因不能访问，而得托人转交那份礼物给北大。而且代表团回国后要如何向政府交代？

这个理由非常有效，过一天我们就接到好消息。这样一来，我们的行程最后一个节目肯定可以照常进行。当我再拨电话通知梁立基教授时，他感到相当惊讶。我简短地通知他我们代表团访问北大的日期和时间，请他届时派人到校门口给我们引路。

· 在北外作客

北京外国语大学（简称“北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之一，1941年在延安创立。最初命名为“外国语学校”，后来扩大成为“北京外国语学院”。1990年代提升为“北京外语大学”。这是一所专门设立来培养外国语言和文化知识的大学，把学生训练成在外交领域及政府部门服务的专才。它提供了30几个外国语种的教学，其中包括马来语与印尼语专业。

在一些公开场合，我曾听过前国家语文局总监阿兹士·德拉曼和吴宗玉教授讲述他们在马中关系正常化之前如何建立友谊关系。那时候阿兹士·德拉曼还未出任语文局总监。如果没有记错，那是在新山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我是通过吴教授的介绍而认识阿兹士·德拉曼的。

语文局和北外的联系是吴教授努力的成果。更准确的说，如果没有吴教授的努力，1991年语文局友好访问团去中国访问时，未必会选择北外为访问目标之一。在我和代表团成员交往中，我发现几乎没有一个团员不认识吴教授，吴教授在我们团里是那么闻名。

5月30日，根据访问行程，我们用过了早餐就准时在8时50分出发，先访问北外。代表团乘车抵达学院时，大家都以为吴教授一定会在入口处等候我们。可是出乎意料，来迎接我们的是一位我们不认识的男士。他上车来，口若悬河地说了一些话。根据他的腔调，我们听出他说的是阿拉伯语，虽然我们团里大部分是马来人，但谁也听不懂他说什么。只好任由他指挥，我们被带进一座大厦，在那里见到了院方领导人和马来语专业主任赵月珍教授。据说在那之前，赵教授曾经在中国驻马大使馆工作过一些时候，但我没见过她。另一位马来语系讲师孙宝萍，我曾在吉隆坡见过她一面。其他在场的人我估计是马来语系的学生。

代表团团员当时感到奇怪，为什么见不到在马来西亚时和我们搞得那么熟悉的吴教授？一些团员对吴教授不在场感到失望。但是团长私下劝告大家不要为此事感到大惊小怪，因为吴教授正面对一些个人的问题。

那事情当然跟我们团员无关。但想到吴教授在马来西亚时和我们那么亲密友好，他不在校园，至少团员们对北外的印象和乐趣就减了一大半。

到马来语文班的课室参观，和学生们进行交流，我发觉我的名字对他们并不陌生。他们告诉我，他们刚来上学时，老师就给他们介绍我们编的《马来语大词典》，并且把我和妙华的名字写在黑板上。身为词典的编纂者，我当然感到无上光荣。过后，我们便驱车赶去北大访问。

傍晚，我在酒店客房接到吴教授的电话。他说当晚会来酒店见我。

那晚我们谈到半夜。当我向我告辞的时候，我问他怎么回去？他答说坐车。我以为那车一定是汽车。但我陪他走出酒店时，却见他去酒店旁边，拉出一辆脚踏车，骑上铁马走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指的车子是什么。想起他要在北京寒冷的夜晚踩着脚车走十多公里回北外，我心里感到很沉重。

· 访问北京大学

我还在念中学时已对北京大学（简称北大）有一定的认识。那时候，华文中学的老师，特别是中文老师，大部分来自中国，其中也有出身北大的。从老师口中，我们得知北大是一所历史悠久的著名大学。它不但学术研究水平高，学生也富有传统的革命思想，是中国新文化和社会改革运动的摇篮。其中如1919年从北大开始的“五四运动”；1965年由北大一张大字报触发的“文化大革命”；以及1989年也是由北大校园开始的“六四事件”。正因为这个六四事件，差点儿把我们这次访问北大的行程拉垮。

大约早上10点50分，代表团离开北外，前往北大。两所大学之间的距离不是很远，如果没有交通堵塞，大约二十分钟即可抵达。

途中想到我长期憧憬的一所大学即将出现在我眼前！我的心跳得很厉害，情绪高昂。当我们乘坐的车子徐徐开抵北大勺园入口处时，我远远就看见孔远志教授站在校门口等待迎接我们。

我认识孔远志教授。他是在某次前往雅加达时，途经新加坡在酒店与我相约。我和妙华依约于晚上11时左右到他下榻的酒店与他相会，我们带他到外面吃沙爹喝椰子水。过后，连夜还带他到我们的家里作简短聊天，直到深夜才送他回酒店。

代表团被带到离开北大外文楼不远的一座古老中国式建筑物。我们在那里受到北大东语系印尼语专业的老师们热烈迎接，但好像没见到学生。

在教授行列中有梁立基教授（系主任），黄琛芳，孔远志，居三元，梁敏和等人。

他们是在一个大会议室（非教学场地）招待我们。梁立基教授用印尼语发表了长篇欢迎辞。然后进行自由交谈。最后代表团将一大箱的书籍送给东道主。过后通过一个小门，我们被带到另一间会议室。在那里我们突然遇见也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全国作家协会总会代表团。互相寒暄后，我们从校园另一角的后门登上车回酒店去。很遗憾，那次我们没机会参观北大其他建筑和广阔的美丽校园。

在车子驶回酒店的路上，哈兹韩旦·耶哈耶回过头来对我说："杨，北京大学实在名不虚传，老师们的印尼式马来语实在棒！"我听了很开心，他的话证明我给代表团提议的节目是有水准的。

· 北京最后一夜

我们访问北京时，团员中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我想当小插曲顺便在此记录。事情的经过如下：

最后一天，访问北大回酒店时，东道主招待我们在一间餐馆吃午餐。我和恒灿与两位主人同坐一桌。我们一面吃一面聊，不知道为什么，恒灿突然对我说：在北京，晚上过了九点钟就没食物吃了。为了证明他说的没错，他要求两位在座的主人证实。不知是真不懂还是无知，或者不想令来宾难堪，那两位主人竟然连连点头说是。

我很惊讶，忍不住提醒恒灿，他的话恐怕与事实不符。那两个中国人也许以为我是外国人，不懂得北京人的生活实况，竟然不同意我的话。想到他们是主人，我就默不出声，让他们去支持恒灿好了，虽然我还是不信服他们的说法。

要知道，我抵达北京当晚便利用空闲时间，在好友王受业带领下去酒店周围闲逛，看见除了路边售卖面食、粥及各类小吃的小贩，还有一些售卖中档食物的商店营业到深夜。其实恒灿当时和我在一起，难道他患了夜盲症不成？

再说恒灿不像我是第一次到中国，怎么对北京的夜晚显得那么陌生？如果事情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没话说，可是别忘记，那时已经是1991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足足推行了十五年。许多外国人、包括恒灿，仍然没注意、或故意装作没注意到中国人的生活已经起了很大变化，实在说不过去。说不定恒灿也是受新闻媒体的误导，就像前面提过的那位团员，卡力·阿末从北京国际机场前往酒店的路上对我说的那样，看了事实与原有的印象不符，才知道自己受误导。遗憾的，恒灿的观察力就比不上那位马

来团员的敏感。

我猜想，恒灿很可能是听了太多中国红卫兵的故事，被它吓坏了，害怕被抓去关牛棚，因而上回来访问中国时，除了跟随代表团安排好的行程，余下时间就规规矩矩地躲在酒店客房里，不敢出外观看北京城的实况，所以不知道老百姓生活到底起了什么变化。

回到北京的最后一夜，吃过晚餐，团员们各自回去客房里收拾行李。因为隔天一早我们就要启程回返马来西亚。

收拾完毕，我和吴宗玉教授去酒店大厅聊天。大约到了12点多，我看着吴教授骑脚车离开。恒灿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看他的表情，我估计他不是要出来散心，而是有所需求。他走近我，皱着眉头说，“Pak Yang，我很饿！”

起初我以为他要测试我，以证明他下午说的是实话。我用怀疑的眼光看他，他双手按着肚子，样子不像是装出来的。

我开玩笑地说，“什么，饿了？难道你不知道北京的情况，夜晚过了九点钟，哪里还能找到食物吃？”

“现在已经几点了？”我故意指着手表给他看。

“Pak Yang，我无法忍受啦，实在很饿！”他用哀求的口气说。

我再看他的脸孔一次。有点可怜，他显得有气没力。于是我便带他到离酒店不远的地方，那里就有三间卖食物的店铺。走到其中一间的门前，我指着正在店里吃东西的人问恒灿，“哪，他们在做什么？”

面对事实他无话可说，加上肚子给他下压力，他难道还敢不顾事实乱讲。不过我看见他的脸色立刻变得很开朗。大概想到那晚他不必忍受饥饿的痛苦，便不顾中午说过的那些与事实不符的话，或者真的是忘记了。

我带他走进店里，叫了两盘炒饭，一盘炸鸡和一盘油菜心。我们痛快地吃得饱饱的。结账时，总共还不到10元（人民币），根据当时的汇率，还不到马币两令吉。那时候中国的物价非常便宜。付了钱，我们相视而笑，高高兴兴回酒店。

俗语说，百闻不如一见。见了还说不出真相可就该受批评了。

在中国的十天里，我们参观了许多有历史意义的古建筑和美丽景点，观赏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文化艺术表演。经历了许多有趣的事，但我无法一一记录下来。……

- 原题为〈访问学术机构〉，选自《杨贵谊回忆录·胶童与词典》（2006年12月，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出版）

〔主编按〕文中所原有的书名及注释，因限于篇幅，故未附录，祈请鉴谅。

感恩·缅怀

❑ 杨柳青

杨柳青 喜爱文学的女写作人。本名杨柳青，笔名子妹、兰卉、小柳等。1966年12月14日出生在柔佛州古来，祖籍广东省揭阳县。毕业于古来中、小学；1999年毕业于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社会学系。现为古来中学教师。课余常投稿，多为散文、小品及杂文，散见于《星洲日报·星云》副刊和柔佛地方版专栏等。



（一）谢谢爸爸

从我记事那天起，您就为我平凡的生命点上了色彩。

感谢您，在我还小的时候，把您刻苦求学的经历告诉我，原来，您小时候的家境比我想像的还要贫苦。一切的不如意都没有阻挠您求学的心志，年年名列前茅的您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完成小学课程。后来，生活更是捉襟见肘，身为长子的您被逼放弃学业，进大园丘割胶帮补家用，那时，您白天工作，晚上到夜校进修。记忆中，我念一年级时，您迫不及待地把在夜校学到的知识传授予我。

您写得一手好字，您写在纸片上的钢笔字或毛笔字曾是我临摹的字帖。小时候，我常挨坐您身旁要您教我写字，是您给我书法的基础，让我知道原来方块字有不同的字形美。

您身体充满着音乐细胞，不管生活如何拮据，您总是一边干活一边哼着小曲儿，让我们在粗茶淡饭的日子里感受到心情的愉悦。口琴和笛子是您的最爱，就算给您古筝，您随意拨动琴弦，也能弹出一连串清脆悦耳的音符。

您对我们兄弟姐妹总是呵护备至。虽然您没钱给我们买脚踏车，但您会修补垃圾堆里捡回的旧脚车。您宁可放下颜面赊欠杂货店，也不让我们挨饿。为了我们9个兄弟姐妹，您克勤克俭了一辈子。如今，当我要您放下一切去旅行时，您却以诸多的理由拒绝。您好固执哦!

您朴实厚道，以实际行动教我们如何做人。您从没厉声严词地训斥我们，而是耐心地给我们讲大道理。有时，您会抱怨自己受委屈及被人误

解。其实，星云大师曾说过："受一点指责和委屈是应该的，可以消灾弭难。"我还真希望您因此而延年益寿，安享晚年。

您是我伟大的爸爸，祝愿您：父亲节快乐。 回

－原载于2006年6月15日《星洲日报 · 星云》版

（二）怀念家婆

我和家婆共处在同一屋檐下11年，2005年6月18日的早晨，她病逝了，一别千古，我常缅怀往昔载送她的点滴。

家婆习惯早起，天还没亮就起床。以前，她的身体还健壮时，她会先到小镇的咖啡店吃早餐，然后才开始为家庭生计打拼。

后来，她的脚力不好，我便驾车载她去咖啡店；小镇的咖啡店是老人的聚集地，短暂的闲谈可让家婆开心一整天。

我载家婆常去的另一个地方是医院。在来回医院的路上，我们婆媳的话题可不少，她喜欢讲孙子的事。

每次住院，她的脾气都不太好，她总是催着要早点出院，我和几个姑姑能做的就是尽量满足她的要求，人生在世皆不可能免疾病死亡之苦。

在她过世的前几个月，她常在子女面前提到"死"字，我知道，她骨子里是想活下去的。

现今，我再也没机会载她了。但愿她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在那里享受永远的清静和安乐！ 回

－原载于2007年4月7日《星洲日报 · 星云》版



1997年12月21日在新山茶馆，左起：江小姐、梦平、林明华、彼岸、晴川博士与林仁英伉俪。

狗年奇想

❑ 杨善勇



杨善勇 马华作家兼学术人员。1968年8月生于柔佛昔加挽，祖籍海南省万宁县。毕业于昔加挽昔华国民型中学，后卒业于士姑来工艺大学，考获城市规划系硕士学位。现任地理信息系统专业员。

在1985年，以杨临为笔名出版了散文集《美丽的谎言》。杨君是90年代写得极勤的学术人员之一。笔名杨想想。作品收录于《南洋文艺1994诗歌年选·三十三万个理由》等合集。另著有《一思不挂》（小品）、《脑袋该洗了！》（2001）、《有点异见》（2003）；并与赖昭光合编有图文的《射鱼英雄传》（2003）和《大红鱼头高高挂》2书。

狗如人有两种，好的曰犬，若警犬，灵犬、义犬，还有小犬；反之叫狗，如走狗、哈巴狗，以及猪狗。

狗总有当太岁的时候。所以人总不致于低估哈巴狗的潜能。

狗眼多低，人眼倍之。

疯人咬狗，狗会疯吗？

疯狗并不知道自己的癫，是人知道提防。

狗知道今年是它值班吗？还是人硬要狗来登场？

有的人狗屁不通，有的狗不通人气。

打人也要看狗，他要是拖着世界名犬，自然也是世界名人一个，千万小心。

狗尚且偷生，难怪人要誓死奋斗了。

不咬人的狗，人们轻视它。咬人的狗，人们讨厌它。

不吠的狗，人们担心它的出其不意。会吠的狗，打从老远的人们老早小心为营以应对。

流浪的狗，如同流浪的人，都有一段坎坷的身世。

你要是惹了一只狗，它誓死与你没完没了。

淑女型的狗，只可抱在怀里任它撒娇；大敌临头，它也一样泪眼汪汪，不知所措。

看它吃什么套餐，就能断定狗的身价。

有吃素的狗吗？没有，所以怎可与之谋皮？

名犬看不起野狗。

狗的种族色彩极为浓厚：黑狗、白狗、黄狗；但人可以接受任何的有色之狗，却公然推行人之间的隔离政策。

第三世界的狗，未必只有第三等的价钱。

拔掉那可恨的狗牙，看它怎样凶起来？

狗注定不和猫相依为命，也许是少了缘份。

爱狗者未必爱人。

绑不住的狗，是狗权的自由斗士。狗且如此，何况人呢？

为了一只母狗，它们就忘了礼义廉耻。

灵犬要是遇到一只狗和一个人，它先救什么？

盗亦有道，狗有其道吗？

美丽或不并无所谓，只要会看门就是好狗。

看门的狗，请不要捉老鼠。

灵犬和笨狗的分别是，灵犬适可而吠，笨狗不然。

狗有两种习惯：吠人和吠影。

没家的狗像根草。

狗有多种用途：狗血可驱鬼，狗肉可吃，狗嘴及狗屁可骂人，狗名可添寿，狗鞭可当药……还有，还有狗骨，是呈堂用以证明骨肉相残的证据。

· 后记

又是狗年了。狗多神气。至少还有足足一年任它自由发挥：汪汪汪。只是我想吠多了，总要惹人讨厌。

但狗看来并不知道。它喜欢以声响来显示自己的聪明。它以为是自己的鼻哼，引起天下的共鸣。

所以它就格外地得意，尤其是同类的恶狗同处一处时，更特别地凶恶，要不是自己的主人，谁也休想打从它们守住的小巷经过。

这就是狗的本性了。它是轻易满足的。吠走了几个善人，它就自认战绩非凡。到了大街，在虎口之下，三两只狗算得了什么？

只是一只狗永远是一只狗。狗不懂得一狗还有一狗高。而狗外，还有深不可及的世界。

所以，我偶尔听到狗临死前的悲鸣，一样绝无同情的心，即使是在这样的狗年。 回

1994年1月16日 · 家乡稿 · 异乡续

- 原载于1994年2月16日《南洋商报 · 南洋文艺》副刊

就连自己也认不得了

1月22日《东方日报》国际版有则外电指出，医学研究发现英国约有150万人患有面孔失认症：遇见熟人，无从想起对方；面对家人和朋友，甚至也像碰上陌生人。

因为无法辨识面孔，混淆演员的角色，《百度百科》的条目解释：患者设法看完一部电影，它们也无法从合照找出特定的个人。病情轻者可借训练记住有限的脸谱，严重的病人只能认出家人，情况最为严重的患者只认得自己。

我们并不清楚，只认得本身算不算是“面孔失认症”（prosopagnosia）最重要的患者。如果就连自己的面目也不能确认了，那是不是远比“最严重”更加严重？

诸如司法舞弊短片男主角VK林甘律师，曾向皇委会否认本身就是风闻中的男主角，反复宣称短片里通话的男子只是一名样貌及声音都与他相似者：It looks like me, it sounds like me 。

在这之前，华商罗美桦公子罗国本挺身作证，承认本身就是短片拍摄者。罗公子甚至挑战林甘的代表律师泰亚兰，如果不愿接受他的供词，大可通过专才检验录影的真实。

两人之间，各有说辞，真伪莫辨。但是，假如罗公子当初所拍，确是林甘本尊，大状如今尚且认不出自己，只说那是“一名样貌及声音都与他相似的男子”；难道林甘患上了“面孔失认症”，

反过来说，要是大状所言非虚，我们不免怀疑，年少有为的罗公子恐怕患上“面孔错认症”乃至失之千里，误会了对方？

话虽如此，红男绿女尽看清楚，生在尘世游走江湖，未免自讨没趣。人生难得胡涂，该忘的就忘了，且听马哈迪医生一番苦劝：“健忘有时候是一件好事。”

《金刚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相本无相，影亦非影，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放下，放下，健忘岂止是一种美德，认不得自己还是天大的好事呢！

回

- 原载于2008年1月28日《东方日报·龙门阵》版

淋湿了一只猫

❑ 阳 辉

阳辉 本名林秀木，出生于1964年，笨珍县龟咯人，后移居士姑来。曾经先后替《电视与广播周刊》和《新周刊》写过专栏，也是《影视周刊》的专栏作者之一，共发表了400多篇作品。

曾经在星洲当十年的技术人员，并持有职



专技术文凭，但由于对教学工作的热衷，故毅然放弃高薪回返祖国，尝试粉笔生涯。任教于士姑来辅士华文小学，以特优成绩考获师训教育文凭。目前执教于士乃华小，并在职修读开放大学中文系教育学士。

接近放学的时候，天色忽然间暗了起来，不久便开始闪电打雷，滂沱大雨倾盆而下。

班上的学生开始浮躁起来，因为每逢下大雨，等待校车的那一条走廊便会浸水，给大家带来很大的不便。

雨点滴落在甫竣工不久，从大礼堂延伸出来的铝制雨盖上，声音哗啦啦地如万马奔腾，盖过了老师和学生们的声音。

电流中断了，隐隐约约地传来当、当、当的钟响。学生们都心急如焚，盼望快些回家，也顾不了秩序，一窝蜂似地涌出课室。

我从课室的走廊往外望，看见河水已经泛滥，满溢的河水不断地往校内流。学生门涉水步出校门，校门处盛开着朵朵的伞花，家长们几乎都是用同一个姿势搂着他们的孩子上车。

一个小时过去了，雨势不见转小的迹象。原本在改着簿子的我，放下簿子，不安地从办公室的窗口往草场上望去，只见草场已经消失，变成了一个小湖泊。

路上严重交通阻塞，许多的学生还在底层的长廊上引颈长盼，等待家长来接他们。

这里曾经有一雨成灾的记录，许多设备与教具在水灾后都遭破坏了，结果苦了校工与老师进行修复工作。眼见水位不断地上涨，真担心历史会重演。

· 对人世间眷恋的传说

这一天正值农历7月，据说鬼门关大开，许多孤魂野鬼倾巢而出，迷

信者说下雨是难免的，是鬼魂们的泪水在控诉着它们对人世间的眷恋，还有被迫狠心丢下世间亲人的难舍难分。

唉，我的亲人也夹杂其中吗？世人叹什么气，喊什么苦？除了虚席以待的天堂，还是人间美丽，只要呼吸着的一天，不论出大太阳或者刮风下雨，常存快乐心，快乐便会跟随着你！

正对着雨帘冥思时，忽然有位老师推开办公室的门。他全身都湿透了，水珠一滴一滴地从他的身上滴落地板上，形成一滩滩的水渍。

“你怎么啦？”一位同事关切地问道。

“哎呀，我看到有学生在玩水，怕他们生病，便下去阻止他们！唉，雨势真的是太大了，结果把我给淋成了落汤鸡！”她边说边狼狈地揩去不断流到脸庞的水珠。

曾经有学生因为她在教学上的严格而给她冠上难听的外号，此刻我却见到她全身在闪烁着爱的光辉。那耀眼的光芒把在场同事们的心也照亮了，大家都对她投以赞许的眼光。

然而学生们的心呢？文人常把老师形容为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我想老师们老带着一盏照明灯进班传道、授业、解惑，可是学生们的心是否也像黎明前的黑夜褪去黑纱一般，逐步让绚丽的阳光驱走黑暗，带来光明呢？

眼见时候已不早，我便卷起裤管，脱掉鞋袜，左手拎着公事包，右手提着皮鞋，赤着脚，一步一步艰辛地走到停车场处取车准备回家。

忽见班上一位女学生气喘吁吁地向我的方向跑来，边跑边不断地向我招手。她的怀中抱着一只湿淋淋，不停发抖的小猫。

我一眼就认出这个女学生，盖因班上的女生中也只有她敢不按时交功课，天天被我又是处罚又是训话的，可是就是恶习不改，所以印象深刻。

“老师，收留它吧，它好可怜！”女学生对我恳求道。

我摇摇头。一来家人不喜欢猫，二来恐怕自己也没有闲暇去照顾它。

见我开车门，坐上司机座位，她连忙慌张地提高声音说：“老师，难道要让它被水淹死吗？”

“时候已不早，我必须赶回家去。你自己想办法解决吧！”语毕，我便踩油门。

国产威拉在我的驾驶下徐徐跨出校园，挤进车水马龙阵里。

· 心里头说不出的挂心

回家路上塞车塞得厉害，本来只需半小时的路途，我却用了两个多小

时才抵达家门。

梳洗完毕，吃过晚饭，总感觉心有所挂，却苦思不出个所以来。

晚上临睡前，忽然脑海里浮现了那位女学生恳切的眼神。想起女学生的一番话，想起那只无助的小猫，心里内疚得很。我平时不是常劝同学们要爱护小动物么？莫非我是个口是心非的伪善者？我又怎能身教予学生呢！……因此，整个晚上都处在半梦半醒之间，只期待快些天亮，好回去看看那只猫怎样了。

隔天一早到校，也没先去签到处签到，第一件事便是大步地跨去班上。

只见一群学生围在一张桌子前，桌上有个小箱子，纸箱里铺满了纸巾，一只小猫卷缩在里头，旁边还有半片面包呢！

学生们见到我到来，有些心慌，他们瞪大着眼睛，默默地看着我，见我不言不语，都开怀地露出了笑脸。

我的心顷刻间如释重负，舒缓不少。

或许是昨晚的大雨使到气温骤然下降，办公室里的冷气机虽然没有启动，仍旧令人不期然地打寒噤。四周的玻璃窗都蒙上了一层白茫茫的雾气，但我的内心却倍觉温暖兼温馨。 回

－ 原载于2004年10月5日《星洲日报·星云》副刊



2003年1月19日在新山书香楼，左起：林明华、黄仁华、李开璇、黄贵文、彭志伦校长。

新山有三（对口相声）

❑ 姚新光



姚新光 马华著名相声演员，原名姚新光，圣名大卫。1944年7月15日生于雪邦，祖籍福建省福州古田县吉口村。1983定居新山。从1999年初开始，姚新光与吴林友合撰供稿，在《星洲日报·星云》副刊连载《每日一笑》相声微型。姚新光编的《相声小段精选》，于1996年由飞蒲文化社印行。历任马来西亚华语语训测试中心创办人和大马华语正音委员会主席。他曾获得中国曲协颁发相声传播奖；2003年，他则在第4届大马表演艺术薪传奖中荣获个人成功荣誉薪传奖。出版的著作有《聚笑集》、《马季东南亚演出实录》等书。不幸于2004年8月21日病逝，终年60岁。

甲：今年是我国旅游观光年。

乙：这是发展旅游业重要的一年。

甲：世界各地不少游客都涌进马来西亚观光旅游。

乙：旅游年已经得到预期的成绩。

甲：数字显示，百分之七十的游客是从新山进入马来西亚。

乙：新山是大马旅游的一个重镇。

甲：新山很有特点。

乙：有什么特点？

甲：新山是马来西亚最南端的城市。

乙：没错。

甲：也是亚洲大陆最南端的城市。

乙：那是地理上的特点。

甲：它也有实质上的特色。

乙：都有哪些呢？

甲：这样吧，为了方便介绍，从现在开始，您就是来自邻国新加坡的朋友，我尽地主之谊为您介绍介绍。

乙：那好啊！我现在就是来自邻国的朋友了！

甲：欢迎，欢迎，欢迎您来到亚洲大陆最南端的城市！

乙：谢谢，这位还挺客气。

甲：我们关系密切。

乙：没错，新山和新加坡一衣带水，两国人民常来常往。

甲：我们两还有亲戚关系。

乙：亲戚关系？我怎么没听说过。

甲：我是你表哥。

乙：我是你表弟！我们没有亲戚关系，我们是朋友关系，同行同好关系。

甲：你知道我是从哪儿来的吗？

乙：大家都知道，你来自新山啊！

甲：新山，你懂吗？

乙：知道啊！新山就是Johore Bahru，贵国柔佛州的首府。

甲：这不就对了吗？

乙：什么就对了？

甲：你想啊，新山，新加坡，我们都是“新”字辈的兄弟啊！

乙：哦，我们都是新字辈的，那我问你，新山和新加坡姓什么？

甲：她们不就姓那个什么吗？

乙：她们姓什么？

甲：她们姓……

乙：姓什么？

甲：咳，她们姓什么你都不懂啊！

乙：不但我不懂，在座的观众朋友也都不懂。

甲：告诉你吧，我们姓陈……不不不，我们姓东，对了，我们姓东。

乙：怎么会姓东呢？

甲：我们都是在东合机构的大家庭里，又是新字辈的，所以是兄弟。

乙：这给他凑上了。

甲：说实在的，新山和新加坡有着兄弟般的情谊，今天我专程来请你。

乙：请我？

甲：对，请你到新山来观光，因为今年是马来西亚的旅游年。

乙：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消息。

甲：我们准备了丰富的旅游观光节目，来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尤其是新加坡的贵宾。

乙：那太好了。

甲：我在长堤关卡迎接您。

乙：我一定来。

甲：你可以步行过来。

乙：那很方便，还可以运动运动。

甲：也可以骑脚踏车过来。

乙：锻练锻练嘛！

甲：可以开车过来。

乙：只要不塞车。

甲：可以搭巴士。

乙：搭170很方便。

甲：可以搭地铁。

乙：搭地铁到新山？

甲：搭地铁到克兰芝，转车到兀兰关卡，再步行过来。

乙：那绕远了。

甲：要是你不想走陆路，你可以走水路。

乙：水路？

甲：你可以游泳过来。

乙：我偷渡啊！

甲：当然啦，你也可以走空路。

乙：走空路？

甲：你搭车到贵国的樟宜机场，再转机到我国，飞机一起飞，立刻下来就到了……

乙：新山市了

甲：到吉隆坡了！

乙：到吉隆坡干什么？

甲：那是我国的吉隆坡国际机场，你可以从那里转机到新山市郊的士乃机场，我在那儿迎接您。

乙：我吃饱撑着，在天空兜着玩啊！

甲：我是说，新山交通方便，四通八达，要怎么来就怎么来。

乙：那我该怎么来？

甲：你跟一般游客不一样，你要跪着过来。

乙：跪着来？

甲：对啊，因为你是我们的贵宾。

乙：贵宾就得跪着来啊！那我不来了。

甲：您误会了。

乙：怎么呢？

甲：我是说，您是我们的贵宾，到时候我们有各族美丽的少女，跪地向您献花表示热烈欢迎。

乙：还有欢迎仪式啊！那太好了！

甲：我对您的光临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乙：我先谢谢你。

甲：到时我做您的向导。

乙：新山你熟吗？

甲：太熟了。

乙：你是不是可以先介绍介绍新山都有什么？

甲：新山有三。

乙：我知道新山有几座小山丘。

甲：不是山丘的山，是一二三的三。

乙：一二三的三？

甲：这么说好了，在新山，不管风土民情，地理环境，高楼大厦，吃的玩的，都离不开三。

乙：真有这回事？

甲：要不你随便问，我都把三给介绍出来。

乙：我到新山，想看看高楼。

甲：你可以看到市区三座大楼。

乙：哪三座？

甲：统一酒店、美仑大厦、敦拉萨大厦。

乙：我想去街上逛逛。

甲：你可以走市区三条主要大道：直律街、阿福街。敦拉萨路。

乙：我想到郊外走走。

甲：有三条大道通往郊外：地不老路往哥打丁宜，士姑来路往丽都海边，拉庆路北上阿依淡。

乙：我想购物买东西，有三吗？

甲：你可以到新山三大购物中心：巨人、家乐福、万客隆。

乙：我要是肚子饿了想吃东西呢？

甲：我请你到彩虹花园。

乙：这没三。

甲：到彩虹花园的三楼海鲜餐馆、可以吃三大海鲜。

乙：哪三大海鲜？

甲：活鱼、大虾、螃蟹。

乙：太破费了。

甲：那我请你吃三小海鲜。

乙：三小海鲜？

甲：就是：拉拉、大头、苏东仔。

乙：我想吃野味，这有三吗？

甲：到顺利花园啊！

乙：这没三。

甲：我请你吃海、路、空三大野味。

乙：海！

甲：水里游的水鱼。

乙：路！

甲：地上走的果子狸。

乙：空！

甲：天上飞的蝙蝠。

乙：真有意思。

甲：要是您还吃得下，我们再吃三大

民族的三大美味。

乙：那是？

甲：华族的肉骨茶、马来族的Nasi Lemak、印度族的Roti Prata。

乙：行了，不能再吃了。

甲：那我们再去三大旅游区走走。

乙：那是？

甲：苏丹公园、动物园、丽都海边。

乙：果真有三1

甲：我告诉你，贵国游客不管你什么时候来新山，都离不开三件事。

乙：哪三件事？

甲：买、吃、添。

乙：买、吃、添？

甲：你要是早晨进来：买菜、吃肉骨茶、添油回家。

乙：中午进来呢？

甲：也买、吃、添。

乙：也是买菜、吃肉骨茶、添油？

甲：不，中午进来谈做生意做买卖、吃咖哩鱼头、添油回家。

乙：晚上进来呢？

甲：同样是买、吃、添。

乙：那是？

甲：买醉、吃宵夜、添油回家。

乙：这有意思。

甲：就新山市民对三有着特殊的感情。

乙：是吗？

甲：就拿我来说吧！我在新山住了三十三年又三个月，身高一六三公分、体重七十三公斤、一天一定吃三顿、平常有打太极、研究华语、说相声三大爱好。

乙：行了，您对三的感情太深了！

甲：有时候我到贵国去办事，都带着三个感情。

乙：把三带到新加坡去了？

甲：我开着三菱小汽车、奔驰在贵国的三巴旺大道、时速高达一百三。

乙：太快了！

甲：所以我中了三万！

乙：咳！ 回

表演者：姚新光（逗），杨世彬（捧）
演出场合：新加坡华族文化月"笑的约会"相声专场
演出日期：1990年1月维多利亚剧院
资料提供：姚新光为"笑的约会"创作

－原载于2003年12月出版《姚新光相声演出实录精选》

泉啊，你是一首永恒的歌

❑ 叶 斌



叶斌 马华作家暨翻译家，1938年6月13日在柔佛州居銮出生，祖籍福建省南安县。笔名叶斌，原名叶其声，另署史韵、贺雷、丁浪、田川等。60年代初，曾任前劳工党雪兰莪分部暨全国执行秘书，火焰报编辑，后失去自由长达8年。在恢复自由后的70年代始真正投入翻译与创作行列。曾获1973年新大全国文艺创作比赛散文组优秀奖、1982年大马华人文化协会翻译奖、1984年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雪兰莪会馆"文学出版基金"散文组优秀奖，1991年"文学出版基金"散文组优秀奖。现任星洲日报社居銮办事处主任。曾任居銮中华工商总会商务组主任。

已出版之著译单行本有诗歌散文集《呵！彭亨河》（1976）、《浅谈亚非拉文学》（1979）、《亚非拉文学作品选译》（1987）、《雨的颜色》（1985）、《含泪的微笑》、《时代的召唤》（1992）等。

泉在，水源永不绝，
泉啊，你是一首永恒的生命之歌！

泉啊，
你　活跃的生命，
从亘古
延续到今天，
更要持续到未来，
　　千年，
　　万年，
　　万万年！

泉啊，
在黑暗的地层，
在重压下的地层；
妳　曾经寂寞苦闷，
妳　曾经步履蹒跚；
妳　曾经彷徨绝望，
妳　曾经颓然神伤
妳　曾经冒险探寻，
妳　曾经啊，
　　差点儿断流！

然而，
你那跳跃底生命，
你那顽强底生命；
你那无畏底生命，
你那不屈底生命啊！
总　奔流在大地怀里，
总　流窜在黑暗的地层！

你满怀理想，
你满怀希望，
你激情洋溢，
你奔放无羁；
你以不变的深情

运动在地层里!
你没有迷失方向，
你底希望在升腾，
你底理想在升腾!
你底泉的眼睛啊，
仍然广布
在丘陵、在山岩、
在沙漠、在原野、
在森林、在峡谷、
在天涯、在海角、
在大地啊，
甚至在海洋!

他守望着大地，
你滋润着
大地的绿的生命啊!

泉啊，你是大地的眼睛，
你勇敢　机灵
你刚毅　坚贞
当大地最需要时，
你总及时地
破土而出;
把甘泉带给大地，
在大地辟出一条
新的生路!

你啊，生命的泉，
总一次又一次地，
当大地最需要时，
在人类最干渴时，
挖出泉眼，
涌出清流!
从地层、从石缝、
从一切压力下啊!

你要看看这个世界，
你要汇合溪涧河川，
你决心要奔向大海洋，
和兄弟们一起歌唱!

泉啊!
我们赞赏你那
跳跃底生命，
顽强底生命;
我们敬仰你那
勇敢底生命，
不屈底生命，
你那勃发底生命力，
奔流不息，
运动不息!
呵，泉啊!
你拥抱了大地，
你也拥抱了永恒底
生命和青春的力!

泉在，水源永不绝，
泉啊，
你是一首永恒的
生命之歌!

－2007年7越21日·重修于居奎

童年的陶沙庄

❑ 叶吟

叶吟　原名叶达雄，1942年3月5日出生于雷州甲洞埠，祖籍广东省惠阳县，6岁迁移柔佛州居銮县。小学就读于平民小学，毕业后，继续在当地中华中学修完初中课程。曾任汽车修理员、铁厂建筑技工、锡矿场工人、罗里司机，目前经营鸡贩生意。



1963年开始写作，擅写叙事诗，另有笔名叶秋梅、叶秀英、海歌、海鸥、南山狮及叶玉辉等。比较受注目的作品有：〈山野放歌〉（1963）、〈给英雄的越南兄弟〉（1967）、〈居銮河，我们的母亲（1968）、〈加拉东之歌〉（1980）、〈童年的陶沙庄〉（1980）、〈走农场〉（1981）及〈銮河谣〉等。即将完稿的长诗有〈情牵加拉东〉及〈我爱家乡寸寸土〉。

叶吟也从事歌曲创作、舞蹈歌唱活动；他也是著名的狮团教练及资深的狮艺国际裁判。

忆起童年的陶沙庄，
如烟如梦似彩虹。
几许欢笑几许泪？
皆已化作遥远的寒星
夜夜现长空！

（一）

晚风轻拂陶沙庄，
两岸菜畦浸清香。
远山默默无欢笑，
淡淡的炊烟缀夕阳。

暮色苍茫树影斜，
小桥流水映归鸦，
铁丝网外寒风起，
村中茅舍早吹灯。

夜更深，梦难成，
一狗吠影十狗跟，
长夜难眠心忧虑；
更怕半夜乱枪声！

（二）

花旗山，花旗山，
是我知识的源泉。
晨光荡漾歌声响，
平民小学溢书香。

颜老师，郭老师，
苦心孤诣教我读书。
莫学墙头随风草，
要学高山撑天松！

童年岁月已远逝，
老师的话儿犹在心；
金玉良言为我用，
照我前程照我心！

（三）

陶沙庄，扬飞沙，
路边小草披红纱。
一阵风来一阵雾；
白色的衬衣变黄衫！

下雨天，苦难言！
红泥路上像海绵！
滔滔河水涨两岸。
一片菜畦变汪洋，
眼看血汗全尽弃，
村民无语问苍天！

（四）

星光下，茅舍前，
央求爷爷说神仙，
神仙不食人间味，
爷爷给你讲从前……

讲从前，陶沙庄，
莽莽毒草窝虎狼！
是谁驱散漫山雾？
是谁开山逐虎狼？

说当年，叶陶沙，
披荆斩棘来垦荒，
砍倒深山老林树，
引出阳光照村庄！

（五）

南岑山，云雾绕，
长年守著陶沙庄，
历尽多少风和雨，
熬过多少战火摧！

多少爱恨已随长风去，
多少血泪已往深山埋！
唯有呼呼的山风音犹在；
歌吟着诗章孜孜数前程！

（六）

小晶晶，最勤劳，
童年和我最要好，
为了看谁本领大，
约我比赛种树苗。

小树苗，没有名字，
就以自己名字来称呼。

俩小天天相竞来浇水，
盼望著小树快长大！

岁月潺潺如流水，
时光易逝不留人。

如今彼此都已长大，
童年的小树也结了花果。

原来她的名字就是那棵红毛丹！
我的名字正是那棵榴梿树！ 回

－原载于1980年《星洲日报》

故乡组曲

❑ 于青



于青 原名杨楚玉，祖籍广东省澄海县，1942年出生于永平峇株路巴力安尼的一个园丘。小时候，她在平群学校（今日永平华小）受教育，1959年永平中学第一届初中三毕业生，后入麻坡日间师训学院深造。1963年开始踏入杏坛从事教育工作，在麻坡巴莪训蒙小学任教；1964年至1998年初，长期在永平一小服务，间中曾调升峇株爱群一校副校长，1998年初以永平一校第一副校长职荣休。

60年代便开始热爱创作的她，经历过日治的苦难，移民的恐惶，独立的喜悦……1990年永平一校庆祝创校63周年时，她写下《故乡组曲》，把在家乡——永平的经历，或母亲或朋友告诉给她听的陈年往事，以诗赋予生命，跳跃于读者眼前。

一、古渡头之春

南来雁眷恋着热带雨林，洒鲜血滴热汗躬耕于虫豸、老虎出没之沼泽地。

一年又一年拓荒者驮着甘蜜、胡椒，缓缓登上古渡头，板桥依唉、依唉……轻叹。

舯舡划过水蛇、鳄鱼满布的河湾，从石叻载来了米、咸鱼，更带来梓里的老菜脯牵引缕缕思乡情。

情系万里南洋客携女带儿植根于古津富饶两岸，虔诚祈求妈祖永保平安——永平。

二、马交港之冬

旱天雷，从天空劈下震破了午夜饭的碗，灭门的鲜血，溅满了大地。

蝗军铁骑，晃着阴森森的枪刀，划破热血的胸腹。红膏药旗，狂飙般掠过，香蕉票换取刀尖下游丝命。

每当甘榜突传来梆子声得、得、得……

惊慌失措的番客挑男背女，从刚新垦的树薯林中，悄无声息隐入荆棘丛，尖刺划破癞疬头。水蛭贪婪紧吸干瘪的泥脚。婴啼一声，许多无辜的生命夭折于不见日的三年零八个月啊！

三、永平新村之夏

天高气爽日出之国铁骑杳迹。

默迪卡响彻云霄，但寸方的天际却阴霾低压，良民诚惶诚恐罩在重重的铁刺篱内，饱受白色恐惧，赤色的梦魇。

每逢月黑风高的晚上，当探射灯燃亮穹冥，炮声隆隆。枪声卜卜，在昏暗的煤油灯阴影下，度过心悸之夜。

宵禁过后，东方才泛出鱼肚白，饥民为了活命的胶汁，惺忪红丝的眸子，忐忑踏向未卜前程；又瞥见马打寮前，僵卧着虚掷的生命。

四、秋天的果实

姗姗来迟的鸡啼，终教十二年的噩梦——，冷硬难咽的大锅饭，如系囹圄的黑区——已成过眼云烟远。

村民振翅飞出人为牢笼，白云蓝天下挥动着劳动双手，在新翻的芭地上，播下希望的种子——油棕树应运而生，可可树随机而栽——果中王长满山岗。

胼手胝足的祖先啊！您们不但延续了生命，更令子孙们啜饮丰硕果汁！ 回

－ 原载于1999年1月6日《星洲日报·大柔佛》版



1988年12月10日在吉隆坡，左起：吴绪庆、高青（郭洙镇）、葛理斯玛士（Kamaludin B. Muhammad）、年红和梦平。

灯·苍松

❑芸亦尘



芸亦尘 70年代中期马华女作家，出来社会工作叫张北琛。本名黄鸾，另有笔名傲泊梵、永驹、芸逸尘、雪永崧等。1943年11月生于怡保，祖籍广东梅县。1961年高中毕业，1964年师训毕业。1965年被调派至柔南执教，曾在边佳兰和新山区华小服务多年。

自1975年开始，她发表了多篇有关生活写照的短篇小说、散文及新旧体诗歌。费时8年完成的中篇小说《渡越》，获得福联会暨雪兰莪福建会馆的1980年度文学出版基金，于1982年印行。90年代曾为新明日报写专栏。1997年3月出版《东风万里师生缘》；另著有《肝胆红尘》和《童诗梦苑》等书。不幸于2007年8月29日病逝。

已经沉思　反思
终于挣脱狂飙扑打
闯过冰河与渊谷　（随有心人）
驰骋到五千年古树下

莫再迟疑
乡园中风灯处处亮起
万里风沙算得啥？
豪情安于尘垢　（随大伙儿）
共擎风灯走天涯！

纵然劳累如魇
妄图扭断灯芯
旭阳紧急催醒大地
确信扎根深稳
风刀雨箭化我棉絮！

热爱敢将傲骨深拥
伴苍松欢舞唱颂
承传不渝的灯火　（随大队伍）
在情智辉映中
温暖了时空！　回

－原载于新加坡《世纪风》诗刊第8期（2007）

译诗三首

❑ 曾荣盛



曾荣盛 马华写作人暨翻译工作者，本名曾荣盛。祖籍福建龙岩，1945年诞生于柔佛州居銮。毕业于居銮中华中学，肄业于南洋大学历史系。曾任职广告社画工、记者、社团执行秘书，现任职公司经理。目前也出任中马居銮中华校友会主席。自修马来文，业余翻译华、马文学作品，兼协助出版工作，经出版成册之译作：《马华文艺思潮演变》（方修著），与张永新合译（马来文，两人的联合笔名为C.Y.SIN），获得双福文学出版基金翻译奖；《乌达与达拉》（马来诗剧，Usman Awang 著），华文翻译；《Gelombang Rejang》（《鹅江浪》，吴岸诗选）马来文翻译。2008年策划出版“銮中校友丛书”。

一、马来亚

我们是这块心形土地上的子民，
我们之间没有差异，
种稻的农民，出买劳力的苦力，
都束缚在“民主”的嘹亮口号里。

我们是经济的建设者，果真如此，
但我们之中谁能尝到繁荣的成果？
我们终日卖力干活，
大人物们备受尊敬，神圣如天使一般。

我们被要求奉献一切，
流尽汗水和鲜血，
在生死场上追随死神，
兄弟之间却自相残杀。

当压迫紧至敲骨榨髓的时刻，
请听，田地里农民的怒吼，
请听，工厂里工人的呐喊，
团结起来，汇成一支斗争的队伍！

二、邻家华族小孩

矮小的他站在篱笆旁
明亮的目光召唤着伊斯干达
路过的人都会被吸引
看着他们兴高采烈的玩耍。

华族小孩诞生在这里
在青葱的稻田和胶林
他对谁都这么说
这里是他永世的土地和亲娘。

看他们在争夺玩具手枪
喂，不要打架
哈，孩子们纯真的玩法
打架是为了再玩下去。

看他们笑得多开心
连一颗牙齿也没有的阿周
把鼻涕抹在衣上的伊斯干达
他们在等着冰淇淋小贩。

亲爱的土地啊，将这作为你的启示
他们的心是你的天空
他们的血是你的河流
他们的呼吸是你的空气。

三、问候大地

(一)
他们用护照，用入境签证
用一切名堂的障碍
将我们隔离
他们以他们的法律
剥夺我们
送来用钞票包裹的子弹
强迫我们选择
除了选它
我们别无他途

(二)
朋友，你选择了枪和子弹
许多领袖却选择了钞票
于是你的衣服染浸了鲜血
红色的草，红色的河流
孩子们的哭泣
被压迫人民的鲜血

(三)
你榨出仙人掌的汁当饮料
磨碎石块当食物
姑娘们尘土满脸
孩童们背起枪杆
你爆破油管使天空昏暗
更有人在监牢歌唱
为了巴勒斯坦的解放

(四)
我们在日益干涸的稻田里挣扎
勇敢的农民在原始森林里披荆斩棘
小小的开始平静如云
平静的背后有我们的灾难
我们这些人
正从你们和我们自身的经验中
学习
在这群岛上
我们将把黑色的五月
转向正确的方向

(五)
无需入境签证
不必护照
没有高尔夫球
不分肤色
我向全世界
正义的人们
问候 回

(在航空旅途中，5.1970)

—— 0以上3首译诗，乃大马文学家乌士曼·阿旺 Usman Awang（1929年7月12日生于柔佛州哥打丁宜县）的名作。选自曾荣盛译诗集《问候大地》（1999年7月·马来西亚译创会）

你一定是来自我底家乡

❑章云



章云 柔华诗作者，本名张北生，出来社会工作叫张北琛。1944年生于柔佛州古来县亚逸马尼（31哩）乡村（祖籍广东省海陆丰县）。在当地育华学校和新山宽柔中学毕业。从1968至1978年，在扣留营失去自由共10年。已婚，育有一男一女。曾在新山顺利花园，从事餐室行业，也曾从事补习老师、书记及水喉承包商等行业；目前从事保险业。喜欢写新诗，以坚实的内容及思想取胜；笔名章云。1985年，与艾宁出版新诗合集《赤道恋歌》。

你一定是来自
　我底家乡
你的行装
　是那么简便
你的衣裳
　发出阵阵汗香

你一定是来自
　我底家乡
你那
　走路的姿态
　稳健　轻快
你那
　智慧的瞳孔
　寻找　探索
你那
　悸动的脉搏
　有节　有章

你一定是来自
　我底家乡
你那
　热情的眼波
　放射不竭的激情
你那
　敦厚的脸庞
　好久没有阳光温照
　也吐露山水风云
　也映显热血奔流

你一定是来自
　我底家乡
在这
　深深的黑夜里
我们
　同时伸出
　热烈的手
　紧紧　紧紧
燃点
　对方的情怀

你一定是来自
　我底家乡
你带来了
　兴奋的雷鸣
　问候的春风
　温暖的霞光
还有
更前进的跫音
更壮大的信心
更广阔的大地

你——
你一定是来自
　我底家乡 回

17－4－1978

－原载章云与艾宁合著《赤道恋歌》（1985年10月）

马行漫记

（节选）

❑ 张白萍



张白萍 廿世纪40年代马华作家；原名张白萍，约生于1918年，粤籍。任华小校长多年，1978年1月间退休。1960年，他在新山搞出版社，担任《我的月刊》主编和社长。

早在40年代末开始写作；1949年6月出版《芙蓉漫记》；1952年在新加坡出版《情债何时了》，1954年出版《马行漫记》。在退休之前，常活跃于文教界及社团，曾任古来华文第二小学、沙令华小和江加埔菜华小等校校长；也担任过柔佛古城会馆会长和名誉主席、柔南华校退休教职员联谊会福利组副主任。于1989年4月25日中午在吉隆坡逝世，终年72岁。

由吉隆坡赴文冬的公路，起初尚甚平坦，行至十英里左右，渐见山坡，盘旋弯曲，车即不能尽其速度驶行，沿途不见住户，惟森林树木而已，车子转过一个山湾，沿着山边盘旋，一边是高耸的峭壁，一边是万丈的深渊，这一段公路可算是马来亚最险恶的。吉隆坡到文冬，虽说是越过了一条大山脉，可是依然未离山地，所以在这个市镇上看去，乃是青山翠绿，市场不甚大，居民十之九八为我华人。土产以橡胶为大宗，我侨之教育机关有启文中小学校，办理至为完善。由文冬至劳勿，必须经过道拉，道拉在山窝中，前由小河流过，市面不及文冬五分之一。劳勿位于山穴中，四周多山景，青翠宜人，西式楼房，稀疏建设。教育机关有中竞中小学校，该校为战前竞文、中华两校合并，附近有金矿区，名武吉公满，是马来亚最大的产金区域。据悉武吉公满、月产黄金数千两；由此可去热带清凉地的弗里沙名山，该山寒气袭人，不亚于金马仑山。

文积位于雪彭交界的一个小市镇，它是属于文冬辖下的地区，有“小曼谷”之称号，因该地过去曾盛产米谷，为彭亨州的谷仓。交通方面，有汽车来往文冬，居民多为广西人，华校有华侨小学一所。

由劳勿往拉卑（立卑）至二十余里途中，有一个小市镇名平大，市镇虽小，惟至此路分为二叉，一去关丹，一去拉卑。

立卑是彭亨之首都，市面不大，地形仍依山势，位于拉卑河岸，一切建设，均顺山势之高低平坡起伏而成。此地过去常患水灾，致使当地居民损失财产不少。距拉卑六英里是八登冬姑，这是是一个荒凉的小村落，市中有马来村墟，每逢星期日，中巫人士，各持货物，来此赶场，一时甚为

热闹，邓马令距离拉卑廿二英里，也是一个小市镇，离此不远有一个地区叫邓马令港，有条河叫邓马令河。据悉当地时有野番出没，他们居住在深山中，仍过着原始人的生活，不过，有些熟番则经常在邓马令河两岸捕鱼，他们喜跟外人接触，我们只要带些香烟和生盐之类的东西送给他们，他们就喜欢极了。他们的住所，十分简陋，屋子用独木支撑，顶上盖些亚答或大树叶，有些连墙壁也没有。沙盖人的武器，身边常备一支长约七八尺长之喷筒，木筒是要选择一些比较坚韧的木材，把木心钻成圆洞，筒内藏有毒针，看见鸟兽，瞄准用力吹出，百发百中。当一只野兽被他们用喷筒射中之后，他们立刻将中毒的地方，用刀割去，不让毒汁流到别处去。山番生性强悍，喜猎兽；男人身上仅置点遮丑之物，女人下身只用布条或沙笼围紧，上身露胸，丝毫不觉羞耻。

邓马令河两岸，盛产山藤，时有广西人入山采藤，往往失踪。美拿也是一个小市镇，与邓马令相距三英里，文德甲位于双文丹河南岸，距拉卑六十余里，教育机关有中华学校。是日抵文德甲已近黄昏，只得在此住了一宿。

翌日由文德甲至直凉，直凉位于地令河北岸，以河得名，与森属的马口仅隔廿余里，1951年政府当局特设分县于此，直接管辖直凉本部，明加叻，明光，金马洋，文德里，吉拉央，榴连达哇等地区，市场靠近火车站，华校有华侨中小学校，规模颇大，为淡马鲁属的最高学府。

淡马鲁又名苏文丹，因该地位于苏文丹河之故，彭亨苏丹建有行宫于此，还有马来回教堂，建筑巍峨，市场商店多为巫人经营，交通方面，有二条路，一去文德甲，一去直凉；水路则有汽轮通航北干与关丹，由淡马鲁折回文德甲去，可到瓜拉吉挠。

此处交通不便，瓜拉吉挠位于吉挠河与彭亨河相会之处，为彭亨州中心点。1927年，此地发生过大水灾，全市房屋，皆为洪水所淹，水势盖过屋顶，居民损失奇重。这里的商店，仅有数十间，教育机关有培华学校一所，校址建筑在山顶上，面对吉挠河，非常幽美。由吉挠至结纽，而至而兰突。结纽亦为一小村落，在吉挠之南，由结纽至而兰突。而兰突又名日来突，地位极重要，为拉卑与关丹北干必经之地，侨教在该埠，有益华学校一所。由而兰突赴关丹，途中经马浪，附近产金矿，车过咁孟，道路平坦，距关丹六英里处，即分路为二，一折南行至北干，一去关丹。北干有一码头，名为码头，实乃街路，市场分上街和下街，上街多为政府机关，下街则为商店，彭亨苏丹王宫亦建于此，堂皇富丽，再乘车转赴关丹，将抵达

关丹二英里处，即为关丹河，渡过关丹河，即抵达关丹埠，关丹是彭亨州较大的市镇，也是东海岸重要的海港。关丹位于关丹河北岸，距离彭亨首府拉卑一百六十二英里，商业繁盛，市场分前街与后街，交通方面，十分发达，有分路直达吉隆坡和林明，轮船每周与新加坡间川行数次，郊外设有飞机场，有定期邮机往来各大商埠。教育方面，吾侨创办的有中国与华侨等学校。

距离关丹数英里，是米昔里村，居民以巫人居多，故有“马来村”之称。巫人多捕鱼过活，故产鱼甚盛，所捕之鱼类，多运销到外地去，我们日常所吃的“关丹咸鱼”，就是这里出产的。

再过去是林明，林明产锡之丰富，为世界首屈一指，林明位于林明河南岸，即关丹河之源流，四围环山，气候温和，市区建筑简陋，除少数用砖瓦建筑之外，其余多用木板及锌片盖成。距离市区约摸一英里左右，有一所规模宏伟的锡矿有限公司，每月产锡极丰；公司里设有医院，聘有医生，区内一切卫生事件，均受医生随时指导监督，教育方面，华校有中华学校，其他英校和巫校也各有一间。

游罢林明即返关丹，再由关丹北上卅六英里到丁州重镇甘马挽去。

甘马挽的市场建筑于甘马挽河的对岸，店铺约摸百馀间，市场商业多操吾侨手中，出产以树胶，锡米，鱼干为大宗，工业方面也有一家规模宏大的木锯厂。交通方面，陆路有汽车南通彭雪等州，北上丁加奴而至哥打峇鲁；海路方面，有定期的轮船通航各海港，侨教在甘马挽有华侨学校一所，校舍建筑在山前广场，环境幽静，为丁州办理最完善的小学。

离甘马挽二英里左右，有一渡头，此处常驻特警检查来往过客，渡船用人工拖曳，花了整半个钟头始渡过，沿途山道崎岖险阻，好容易才走了十多里，转过一个大山到达基惹，附近海边渔舟无数，盛产鲜鱼，并有大量的榴梿和香蕉出产，再进七英里到甘吗仕，亦傍着大海，过甘吗仕到基里第，沿途一片茂密的椰林，一望无际，此处盛产椰干，附近有丹麦胶园，规模宏大，通过一片荒林，到达北加。北加亦为一小村落，居于此地的马来女人，多能编织美丽的草席和提包。渡北加河，由摩托艇拖曳，走上十余英里，抵达龙运。龙云是马来亚东海岸丁加奴的一个县治，位于丁加奴与甘马挽之间，它是马来亚出产铁苗最著名的地方，战前的日本元山铁矿就在此地，据说该铁矿在战前最盛时期有六七千工人，生产力雄厚，年产百万吨以上，战后由美国人投票开发，并组织东方矿业有限公司接办，现亦拥有工人三千余人。丁加奴州不但盛产铁矿，木材业也很发达，

尤其是冰片木，品质优良，目前有一火锯厂正从事开发，并自备电轮舯舡运载木材，规模之大，为东海岸火锯厂首屈一指。交通方面，水路有英商实得力轮船公司的船只来往各埠，汽车有开往甘马挽及瓜拉丁加奴等地，可惜有一部份公路仍未铺上柏油，仅用碎石掺杂泥沙筑成，道路崎岖不平，若遇雨天，泥泞不堪，行者叫苦，如遇大风，则满车灰尘，坐在车中更受颠摆之苦。市场有横直四街，建筑倒很整齐，路旁并植海棕蔽荫，华校有光华学校一所，校址相连市镇，风景幽美。

翌日再踏上旅途向瓜拉丁加奴市推进，由龙运往瓜拉丁加奴市途长四十六英里，途中亦需摩托艇拖曳，不久抵瓜拉丁加奴。瓜拉丁加奴位于丁加奴河南岸，濒海一带，草场平阔，苏丹皇宫在焉，市场仅有一条长街，中隔石桥，东段为吉来巴央，西段为唐人街，傍晚眺望港内长堤景色，落日红霞，波光荡漾，海风微拂，沁人心脾。

这里的交通，有汽车来往吉兰丹，比起甘马挽，龙运，便利得多；华侨教育机关有维新中小学校，土产以鱼类为大宗，次为椰子，树胶，槟榔等。

由瓜拉丁加奴往吉兰丹的首府哥打峇鲁，约一百英里，地滨吉兰丹河东岸，距海甚近，惟此河每至雨季，河水暴涨，常淹没道路，是以居此者，常受水患之苦。市场店铺，以东蒙律及新巴剎一带为新建筑物，马路也很宽阔，居民多为巫人，次为华人及印人，市场经商者亦多为巫人。初次至此，真有身在番邦之感。交通方面，则有点困难，战前本来有两条铁路，一通金马士，一绕道合艾而往槟城。迨至日治时期，通往金马士之一段铁路，不幸被日军折毁，闻马来亚铁道当局，正已修筑中，水路有轮船川行各海港，航空方面，有定期飞机来往各地。

我第一次到哥打峇鲁，听见当地的人士，常呼三轮车为“德士车”，呼汽车为电车，起初我感觉到有点儿听不惯。这里的巫人除了一部分经商之外，其余多是耕田，哥打峇鲁一带，禾稻青苍，一片无际，青山绿水，有如祖国之大田野。这里每年出产的米，除供本州之外，余则多运销到马来亚各州府去，所以吉兰丹有马来亚谷仓之称。其余鸡，鸭等家禽也特别便宜，椰干树胶出产也不少。

吉兰丹不但是马来亚的谷仓，而又是马来亚的美人窝，它是马来亚少女的圣地，这不是笔者凭空造谣的，凡是到过吉兰丹的人士都不会否认，尤其是哥打峇鲁的马来少女，他们举止与容貌，都有莫大的魅力，娇艳得使别的地方的少女也会妒忌，他们打扮的装束不但入时，而且个个都是娉

婷婀娜，肌白肤润，有时穿着披肩露胸的透明薄衫，衬着刺绣的衬衣，更加上淡红芝底的沙笼，头上披着色彩夺目的头巾，眉梢眼角总是露着迷人的微笑，远远望去，真不啻“仙天下凡”。

我记得从前有一个外国记者，曾引用一句马来成语来形容此地的马来少女，“吉兰丹女人保持着美人的荣誉，是马来亚其他各地她们的姐妹们所不及的。”

……

此地的华人，也有不少入回教，与当地巫妇结合。

哥打峇鲁有两处名胜的地方，一为苏丹码头，一为瓜劳海滨，苏丹码头的建筑可算是东海岸最大的码头，全部以钢骨水泥筑成。这码头据说除了苏丹本人和皇族的人，或一般高级的政府官员可以在此码头登岸之外，平常的搭客吗，休想在此上陆。

离开这里不远，苏丹王宫即建于此，堂皇壮观，宫前有广场一块，周围青翠茂盛的参天大树，场内有检阅台及纪念碑，每逢节日就在此地检阅军警。

瓜劳海滨，位于哥打峇鲁东北角离市区约五六英里，这里的海滨铺着雪白的细纱。沿途椰林密布，海滨茶馆林立，每逢星期假日，游人来往不绝。此地有一循例佳节，就是吉兰丹苏丹每年必来祭港一次，以除灾厄。

瓜拉吉赖位于丹北，与暹马交界处相距不远，距哥打峇鲁四十四英里。市场只有二条街到，店铺多为木板建筑。

在哥打峇鲁住了一天，便结束旅程，乘车返关丹，再由关丹转回吉隆坡。回

－ 节选自1955年7月再版的张白萍著《马行漫记》（1954年8月初版）



2005年6月12日在吉隆坡，左起：刘育龙、叶啸、郑水兴（水兴浪）。

世界大国崛起的历史轨迹

❑ 张灿泉



张灿泉 20世纪80年代马华时评作家，本名张灿泉，又名张松运。1936年出生在柔佛州新加兰，祖籍福建南安。后移居小笨珍，小学毕业于笨珍卅三碑崇实学校，负笈星洲中正中学。1959年南大第一届史地系毕业；曾在教育界服务多年。历任多间公司董事。担任婆罗洲土产有限公司董事经理。张君擅写经济评论；80年代中期，是大马星洲日报言论版的特约撰稿人。也受邀为《中国报星期刊》撰写〈每周一谈〉。著有：经济问题评议（1995）、讲台上杏坛外（1996）、围堵中国是空想（时事评论集）等。

从15世纪以来，分属欧洲、亚洲和北美洲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等9个世界性大国先后崛起，雄霸一方，各领风骚，予世界留下深远影响。

研究这些盛极一时或仍主宰世界浮沉的大国兴衰历史，总结其成败教训，特别是引以为治国殷鉴，并试图以历史的眼光和全球的视野，寻找足以推动国家发展“根本力量”的源泉，确是具有“典型”的意义。

有学者认为，大国所以能崛起，产生重大影响力，除有令人触及心扉的宣传手法，还有不战而屈人之兵法，包括运用经济力量和潜在文化影响力，而不是全靠船坚炮利的武力。当然，这也是具有争论性的说法。

大国崛起既有一套体制建设支撑其永续经营与发展，培养优秀人才和塑造国民素质的教育制度也是关键因素，自然成为走向繁荣富强之路的“后起之秀”国家竞相探索的对象。中国和印度是世界文明古国，逐步摆脱了贫穷与落后之后，现正全力发展经济建设，设法跻身世界经济强国之林，亟需借鉴历史经验，指引前路。

美国《时代》杂志今年初以〈中国的崛起〉为专题报导，详尽论述了中国经济迅速成长，并以商业力量转化为经济实力，力图成为全球另一个经济强国。全世界著名大企业几乎都涌向中国投资设厂，中国也加强对外投资，并进一步加大了对外国原料的进口需求，使它稳健地走向世界。在经济合作和双边贸易推动下，中国实际上已经改变了非洲、澳洲、中南美洲和东南亚各地的经济面貌，对世界的影响确在与日俱增。

世界银行前总裁沃尔芬森指出，中国和印度是亚洲经济增长最快的两大国家，将成为主宰世界未来的两股力量。

估计到2030至2040年间，中国就会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到2050年，中国境内生产总值将剧增至48.6万亿美元，印度也将增至27万亿美元，美国37万亿美元。在25年内，中印国内生产总值合计将超越西方七国集团。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年均成长率达10%左右，今天已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日本及德国。一般看法，中国在未来5年将会晋升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并于10至15年内进一步成为第二大经济体，30年后经济规模超越美国，在2050年前名列世界前茅。

中国探索大国兴起的历史经验，乃为了借鉴历史，吸取足以持续发展的可取典章制度，编写了一部《大国崛起》的文献，更制作了一套共有12集的连续剧，引发不少的评论，让人了解了9个国家的崛起过程，几乎都以武力和入侵为手段，并非和平崛起。

其中葡萄牙和西班牙虽主导了地理大发现，开拓了幅员广阔的殖民地，但它只对这些占领的土地掠夺资源，没有好好发展其工业和商业，终致功败垂成，走向没落。荷兰在历史上加入了殖民掠夺行列，却开创了股票交易所与银行，留下至今仍在广泛使用的商业规则。

英国以其全球性殖民地建立了一个“日不落帝国”，亦以掠夺的殖民地资源推动了科技发展和工业革命，创建了庞大的全球贸易网络、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和世界金融中心。此外，法国也在世界上掠夺大片殖民地，在欧洲大陆上则连年征战，付出惨重代价。法国大革命摧毁了法国的封建制度，孕育了自由、平等与博爱的思想。当年法国的〈人权宣言〉和《拿破仑法典》，都为世界带来深远的影响。

德意志是欧洲核心国家之一。在历史上，不论其人文或科学，都有重大的贡献，却先后在1914年和1939年挑起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和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从德国历史发展的轨迹上看，在史家的眼中，它走过的是一条分裂、统一、崛起，再分裂、再统一、再崛起的曲折前进的道路，既经历了中世纪的强盛、近代的骄傲，今天重新崛起，也遭受过分裂带来的衰弱，饱经战败后的痛苦。其科技和工业迅速发展的优势，却引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了世界及工艺科技和经济发展。

日本经过了明治维新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逐渐摆脱殖民势力的控制，确定了“强兵为富国之本”的对外侵略扩张的总体方略，蓄意侵犯台湾、吞并琉球，并乘东学党乱事，以保护侨民为由，派兵进入朝鲜，掀开了甲午战争的序幕。其后又发动了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终致在1945年8月15日战败投降。日本是第一个实现了现代化目标的亚洲国家，其迅速崛起又

迅速走向失败的历史教训，无疑是值得研究与探讨的。

俄罗斯彼得大帝曾雷厉风行，推行改革。继之而起的叶卡特琳娜二世比较重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推动工业快速成长，也重视军事发展，不仅使陆军成为欧陆最强大的军队，也建立了俄国历史上第二支舰队——黑海舰队。其后历代沙皇不断以武力向四面扩张，使国土在20世纪初剧增到2千280万平方公里，却加剧了国内社会矛盾以及和邻国的紧张关系。1917年11月7日俄国爆发了大革命，推翻了沙皇封建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俄国，继而实施新经济政策，其后又加速工业化建设，使苏联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二。东欧剧变后，苏联宣告解体；其背后原因，值得史家深思。

美国过去用本国丰富资源和外来移民的劳动力创造繁荣，又以世界上贫困国家的原料维持本身繁荣，累积资本。为输入廉价原料，输出大量资本，以获得巨额利润，又得维持庞大军事机构，到处加强军事活动。

美国不仅是西方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曾是世界上拥有巨额产量的生产者和最大消费者，其消费量约等于世界消费总量。

在历史上，以势力为后盾的政治总要经过包装和美化，以各种各样的名堂来推行。大英帝国主义者自称是行使“白人的职责”。法国人自诩是“文明的使者”，美国在19世纪自认负有“明确的天意”行事，为履行“大国的责任”，自称拥有任意干预别国内政的“神圣职责”。

值得注意的是，1776年美国独立建国，摆脱英殖民地统治，走上发展资本主义工业道路。南北战争既维护了主权完整，达成领土统一，也解放了黑奴，为美国奠下了20世纪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基础。

美国的专利权保障制度及科技创新，则给美国经济发展带来强劲动力。完善法权机制，争取原料与能源，西进开发和拓展贸易，也是美国迅速崛起的原因。

总之，500年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的历史，即从不发达走向发达，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确是值得深入探索的。

正在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领导人指出；浩瀚而宝贵的历史知识，既是人类总结昨天的记录，又是人类把握今天和创造明天的向导；寓意深刻，语重心长。

- 原载于2007年6月3日《星洲日报·广场》副刊

丰顺县风景线

❑ 张浪辉



张浪辉 摄影家兼写作者，1930年出生在广东丰顺；12岁南来，初期居住在柔佛州边佳兰，后移居新加坡，成为新加坡公民。担任某企业公司东主和某私人有限公司董事。

在未从商前，于1970年被某大出版机构派往国外工作，所拍摄的材料，作为多种不同语言文化教育读物的插图；足迹遍及西印度群岛、中美洲、南美洲、欧洲、中东……走遍了51个国家的通都要邑。数篇文章刊登在《新加坡丰顺会馆双庆特刊》（1974）和《丰顺会馆庆祝110周年纪念特刊》（1984）里。2007年7月著有《镜头内外》（新加坡丰顺会馆出版）。

一、黄金镇竹林

丰顺有四大名产，乡贤何若庸先生就曾为此写下了如下的诗句：

"草席数隆隍，黄金竹木场，潭江建碗窑，夏布推汤坑。"

黄进镇是全县著名的竹制工场，竹制品也是黄金镇世代相传的手工艺工业；至今还是一样旺盛蓬勃。这种竹制工艺品大至家具，小至厨房用的各种篮子及装饰品等，每月都有汕头商人到来收购，然后从汕头和广州出口至世界各个角落。竹，是竹手工艺品的原料，因此，在黄金镇沿河两岸尽是一望无际绿油油的竹林，这种青绿阴凉的竹林，使人置身其间，会觉得格外舒畅和凉快；它好像一串翠绿的翡翠，嵌在黄金河的边缘，把黄金河装饰得格外令人瞩目。

笔者旅游中国很多次，至今还未发现有像黄金镇那么广阔及茂盛有致的竹林，只有四川省成都市的少陵草堂公园有一小撮竹林，中间的行人道以石板铺路，这是其特色，但竹林的范围和黄金镇的比较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回

1998年2月于狮城

二、龙归磜瀑布

距离汤坑镇约18公里的龙归磜瀑布景观，曾有这样的一段文字记载；"磜之高，凡数百丈，中稍凸出，形成二层，峭壁矗立，悬崖千仞，两山并峙，一水中流，水激石，势若雷鸣，石激水，声同狮吼……瀑流倾泻喷

雾腾空，水帘千尺，蔚为奇观。”（节录自我馆百周年纪念特刊“龙归磜大瀑布”，作者徐瑞平。）

作者已把龙归磜瀑布描写得呼之欲出，如万马奔腾的水势和声响，好像就在我们面前显现并在耳边响起一样。

但作者描写从山巅倾泻而下的瀑布，形容“水帘千尺”（笔者按，这里指的应该是华尺）笔者则不能苟同，个人的观察和估计，直泻如银河的瀑布有两层，与地的距离有18层楼那么高，最少也有500米（公尺）以上。

现在的龙归磜瀑布，和以前的没有两样，所不同的是，两年前东联镇至横东村已开了一条公路，公路绕山壁蜿蜒延伸约有两公里长，车子在山壁间行驶，离山下的溪流约200米之遥，拐弯时特别险恶。

据说，这条公路是泰国邑人投资修建的，拟发展这里的瀑布景观旅游业。公路的起点至瀑布范围区终点，都建有美致的凉亭，供游人休息，沿途的风景都都很美丽。

1997年7月于狮城

三、鸳鸯寨

中国有许多山峰，背后都有一个匪夷所思的神奇故事。譬如杭州的飞来峰，就有一个传说，由古印度灵鹫山飞来的。

黄金镇一座最高的山，高度大约六百米，叫“鸳鸯寨”，背后也有一个神话故事，因此人们形容她“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相传仙人一天经过此山，放了一个神炉在山头，这一带的人民认为是神明显灵，纷纷解囊建宫奉祀；神宫名叫“铁扇公主”，人民供奉香火后，果然十分威灵显著，吸引全县四面八方前来膜拜的人，络绎不绝，香火非常旺盛。

神宫的位置，四周的山脉来龙也很生动，俨如一头雄狮屹立在山之巅，俯望着沿岸长江，泛行在江面的点点小船，构成一幅山明水秀的景致，并护佑这里的人民长年风调雨顺。

山峰叫“鸳鸯寨”，神庙叫“铁扇公主”，搭配上似乎不大相称；究竟它们背后还有什么历史或传说，就得由海内外邑人或学者今后补充了。

经过历史长河岁月的洗涤，现在的鸳鸯寨已经是江山依旧，人事全非了。她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四周的优美天然风景；据说慕名前来游览的游人很多，每逢佳节更加热闹。

1998年2月于狮城

四、黄金沟

四川省的九寨沟，因区内有九个藏族村寨而得名。距离黄金镇大约一公里的沿神滩之一段溪流，很有一点儿像其外在的神韵，却没有她内在的涵蓄。因此，在本文里，我以“黄金镇”这个叫人有金光闪闪的感觉作背景，一厢情愿地给她取个名字叫“黄金沟”。

喜欢舞文弄墨的游人，一般上对山水风景有这样的评价，“山有水则秀，水得山而媚”，黄金沟是受之无愧的。

据说在秋天的时候，山上苍苍茫茫的树林变了色，相应地溪畔两岸的牵牛花和许多不知名的野花，怒放得如千红万紫的天然地毡，铺盖在溪流的两岸，花朵和树林倒影溪中，剔透如镜的溪水，变得绚丽多姿，五彩缤纷，这种秀山媚水迷人的大自然风景，人们一进入这个地区，恍如跨进了人间仙境，而且透澈清纯地净化了心灵。 回

1998年2月于狮城

五、八乡镇

春季低温阴雨，夏季台风频繁。
秋季寒露风早，冬季冰霜期长。

这是八乡镇一首脍炙人口的四季歌谣。

八乡镇，有上八乡镇和下八乡镇，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只限介绍上八乡镇；为了行文上的便利，下面以“八乡镇”简称。

八乡镇定名于1738年。行政管辖银河、戏潭、苏坪、尖山、龙岭、硿尾、蝉联、高基8个管理区。距离汤坑52公里，公路平坦，车辆畅通无阻。海拔600多米，属高寒山区，沿途群山竞秀，沟壑纵横，梯田层叠，风景绮丽如画。如果将来建有设备完善宾馆的话，是一个理想的度假胜地。

境内因有5条支流汇集于八乡河，在1991年动工兴建，1995年9月竣工的八乡水库，容量4280万立方米，面积56.4平方公里。

据说从坝顶望去，一片平湖如镜，因此，人们特冠以“高山平湖”的雅号。…… 回

1998年2月于狮城

－ 摘选自张著《镜头内外》（2007年7月）

情归何处？

❑ 张木钦



张木钦 马华名报人、杂文家及散文作家，1937年10月在柔佛州哥打丁宜出生，祖籍广东饶平。后移居士姑来及东甲近郊，之后迁居麻坡；毕业于中化中学。本名张木钦，笔名牛筋学士、含烟、太保、曼陀罗、龙文鞭影等。从1961年到1992年服务于吉隆坡南洋商报社。曾任南洋商报总主笔。90年代里写作量甚丰，1991年12月杪荣获拿督黄纪达新闻奖的新闻事业服务精神奖。1992年自南洋商报社退休后，于1993～1994年受聘为《新通报》编务董事兼总编辑。著作有：《民族先锋之歌》（1984）、《天上人间》（1995）及杂文随笔集《见虎烧香》（1999年）、《探花亭》（2004）、《从旁杀出》（2005）等。

佛家教我们自作皈依，儒家教我们正心诚意。这是要我们把自己的心灵加以安顿，让自己生活得自在和满足，没有恐怖，没有挂碍，没有烦恼。

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追求究竟解脱，或止于至善，需要智慧和毅力，这是偏重理智的自力安顿。自力安顿一般上是不容易办到的，所以我们也需要借助超自然的力量，如神明，不论是唯一大神或者小鬼，这是偏重感情的他力安顿。

个人有个人的感情，民族有民族的感情，这种感情都需要有个“着落处”。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人类的集体感情，最早是寄托在一个称为“图腾”的象征上。图腾通常是一种动物，或植物，或自然现象，它的出现，比宗教更早（见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

图腾控制了一个部落的集体感情，包括崇敬和恐惧（禁忌），部落的人为了图腾，可以不惜代价去做应该做的事，也可以不惜代价避免去做不应该做的事。图腾决定了当时人们的行为准则和社会秩序。

人类越来越进步，部落没有了，图腾也没有了，不过，我们有了国家的组织，有了国旗、国徽、国歌，很多国家还保留着国王。现代人也可以不惜代价，保护这些新的“图腾”。

·文化价值象征

国旗、国徽等等象征性事物，必然渊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这一套象征系统，我们称为文化价值象征。

在单元民族国家，“象征”经过长时间建立，完全不成问题。假使中国国旗有一条龙，中国人会对它有感情，因为黄帝骑龙上天的传说流传了几千年；假使马来西亚的国旗有一只百灵鹿，马来人会对它有感情，因为马六甲王朝开国的传说也流传了几百年。假使这两支旗对换，情形就不同。

马来西亚三个主要民族，没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如果我们的象征系统，能充分表现各民族共有的价值观，对于达至民族统合，将是一大助力，否则问题将变成复杂。

美国学者伊斯曼（M. J. Esman）注意到，马来西亚的官方象征系统里，一切都代表马来回教，国旗上的月亮和星星也象征回教，统治者是马来苏丹。所以，马来人在感情上能够与这个政体的象征认同，占人口约半数的非马来人则不能够。

伊斯曼说，马来人对政体和风格的控制很严密，在官方象征系统中，没有任何元素是取自非马来人的传统。非马来人对这个系统的归附和支持，是出于权衡利害得失和手段式判断。（见〈马来西亚的行政与发展〉）。

简单地说，马来人对这写象征的归附是感情上的；非马来人的归附是理智上的。非马来人的感情，还需要长时间的培养。

唯一的例外，是统治者所颁赠的各种荣衔。这些荣衔是马来封建文化的价值象征，统治者长期慷慨颁赠的结果，已获得各民族感情上的认同，受封的人真正感到是一种荣耀，这是好现象，可惜受封的人毕竟不多，弥补不了我们心灵的空虚。

我们不应该反对这个经过“权衡利害得失”之后加以支持的官方象征系统。这是建国之初各民族协商的结果，宪法规定我们必须作有限度的同化，效忠元首、尊敬国旗、接受马来语为国语、回教为官方宗教。

不过，宪法也规定，我们不必完全同化，我们可以学习和使用民族语文，自由信仰宗教，享受本身的文化生活，保留民族的特征。

·情无所寄与情绪化

近年来，在非官方系统方面，发生一连串事件，诸如叶亚来的地位，三保山，招牌，舞狮……华人社会因此闹哄哄。

结果是：叶亚来物化一百年之后，我们开始讨论为他建立纪念馆。荒废了多少岁月的三保山，现在美化了，过去不很流行的舞狮，现在随处可见，过去被视为迷信的佛教，现在也掀起学习的热潮。

冷静的人说，华人是情绪化的一群。有人说，叶亚来是私会党头子，三保山只是累累荒冢，舞狮是低层次文化，招牌是小问题，这一切都不值得使我们晕头转向，我们应该把精力放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面。

华人对于这些“小事”的情绪化反应，是出于对象征消失的恐惧，可说是处于绝境的反应，因此也是正常的反应。在官方系统之内，我们没有份；在官方系统之外，我们的象征逐渐被取代。民族的情绪既然与文化价值象征认同，碰一碰象征事物，就等于触动整个神经系统，不肯麻木的人，免不了就情绪化。所以土融25亿元的丑闻，还比不上拆一块招牌那么令人激动。

换作另一个社会，叶亚来的事迹不值得大书特书，三保山可以铲平，舞狮也可以禁止，但在此时此地，情况大不相同。叶亚来是开荒牛的象征，三保山是主权的象征，舞狮是中华武术文化的象征，招牌是具有多重意义的象征。

除了叶亚来，还有林连玉。林连玉是谁？一个穷教员而已。可是他一生的斗争，使他成为苦难华教的象征，民族感情倾注在一身上，当他逝世时，不少人哭了。有更多地位高于林连玉百倍的大人物死了，这些哭泣的人并没有哭。

华人没有无故发狂（run amok），没有集体歇斯底里，神经该是健全的，情绪也该是稳定的，“情绪化”一定有原因。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神经不断受到刺激。

马来民族肯定对象征系统极为重视。除了严密控制象征系统之外，对非官方象征系统的建立也不遗余力。我们看到国内无数的街道换了名称，无数住宅区、新村，甚至一些城市也换了牌子。吉兰丹风筝飞扬全世界，皮影戏登大雅之堂，玩陀螺是大事件。正当一些官员批评方块字不好看的同时，爪夷文出现在路牌、建筑物和文件上面。虽然在国语法令下，不是官方字体，但它与回教有渊源。

到吉隆坡来的朋友，不妨去参观几座耗费上亿、设计雄伟的现代化建筑物，如巫统总部大厦，朝圣基金大厦，达雅布米大厦，马来亚银行总部大厦。这些都是马来民族在政治、宗教、商业、金融建立霸业的象征。在达雅布米的俯临下，茨厂街显得一片苍凉和无奈。

·合理与适合元素

我们正处于急流之中，象征事物随时会消失。不利因素除了外在的，

还有内在的，这包括我们的教育背景和宗教信仰。

我们对幸存的各种象征感到珍惜，但并不是说该报残守缺。传统习俗是组成象征系统的重要部分，但我们还要革新，要移风易俗，淘汰不合理部分。

这里我们碰到两个问题：第一是以什么准则来取舍？第二是传统与宗教发生冲突时，要牺牲哪一方面？

国家文化三大原则之一说："其他文化的元素，如果适合及合理的话，也可以接受为国家文化。"

华社对文化政策的三大原则发出很多的反对声，因为我们的文化元素要获得接纳，必须经过"筛选"，找出适合与合理的部分，而筛选的准则，显然是根据马来回教文化的价值观。

当我们自己为宗教进行筛选，以淘汰"不适合与不合理"部分的时候，我们当然不会以马来回教价值观为准则，但我们还有上述的第二个问题。

华裔女生皈依回教之后，离开家庭跟宗教师去学习新生活，对我们的伦理观念造成很大的破坏，这显示一些极权的宗教，要信徒为了信仰，牺牲传统。

"中国顽固的士大夫素来以生于文物礼仪之邦自诩，他们除了承认传统的礼俗和旧文化的权威外，不肯亦不屑向任何外来的精神文化低头。"（王文杰教授：中国近世史上的教案。）

由于老祖先这种"顽固"的态度，使外来宗教受排斥，除非这些"夷邦夷教"，包括佛教在内，能自行调整和适应，适应包括语文、传统习俗，最后是思想精神。佛教经过一千多年的时间，已经与中华文化融合，较迟传入的基督教，则正朝向这方面努力。

林治平教授说："……在过去的170年中，基督教在中国经历奋斗，痛苦挣扎，迄今仍未能获得充分之发展机会，也未能与中国文化由仇视、冲突及互相排斥的紧张对立中，取得和谐。虽然本土化的口号已呼喊了将近60年，但一直到今天，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方面仍在争论不休……"（见基督教入华170年纪念集）。

开明的传教者的努力并非毫无成就，至少在不妨碍信仰的领域中，多少进行了"本土化"，譬如：孙中山先生接受洗礼时，他的教名是"孙日新"，而不是"孙彼得"。

在中国皈依的回教徒，可以取一个像"马俊武"这样的教名，在这

里，皈依回教的人会取名“阿都拉”。

祖先们顽固地坚持维护传统，宁可牺牲信仰，结果是不同信仰的人，依然可以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彼此不因信仰不同而分裂。我们常常自豪地说，华人对宗教最宽容，我们能够如此宽容，恐怕不是天赐的。

从女学生皈依回教的事件看来，现在的趋势是：为了信仰而放弃传统。一旦有了新的信仰，凡与信仰不合的传统习俗，竟被视如瘟疫，或嗤之以鼻。不同信仰的华人，要和谐地生活在一起，越来越需要靠运气。马来人可以参加国际可兰经诵读比赛，因为他们以阿拉伯文学习可兰经，中国回教徒不能参加这项比赛，因为他们是以中国语文学习可兰经。

简单地说，中国人是以坚持维护母语母文和传统习俗为先决条件来接受宗教信仰，反对“伤风败俗”，所以社会组织仍可维持，如果反其道而行，则社会组织会瓦解。

我们对传统习俗的兴革，应以传统价值观来批判，而不是以（譬如说）古天竺人的价值观，或是沙漠游牧民族的价值观来批判。

· 香炉与香火

在华社面临“象征危机”的时候，我们再谈谈今天的主题：“佛教与华社”。

华人信仰非常复杂，三教九流都有，流行最广的应算佛教，华人不论正信或非正信，多自认是佛教徒。所以，散布各地的名山丛林，宝塔寺庙，就成了华人宗教信仰的象征。诗句：“僧推月下门”，或“洞庭风送一僧来”，和尚也成了象征。

除此之外，佛教也有责任协助维护华教的象征物，特别是在传统习俗方面。经过千百年来的融合，佛教负起这个责任可以事半功倍。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香炉。

政界红人吕鸿元先生讲过一位牧师的趣事。该天主教牧师胸怀坦荡，有一次过农历新年，特地托人买了一个最大的香炉放在门口，让拜年的非教徒烧香。牧师说：“神是不需要这些东西的，但是人需要。”这句话很够意思，值得记取。

社会学加相信，华人社会的特点是牢固的家庭制度，使社会维系几千年。家庭制度的形成，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还有文化因素。华人有祭祖的思想，对前人要慎终追远，对后代要瓜瓞绵长。共同祖先维系家庭和家庭的团结，每一代都对祖先有责任，要传宗接代，否则愧对列祖列宗。

象征这一套思想的便是家庭里的香炉。香炉是传家之物，确保“香火延续”是每个家长的要务。传香火也是孝道里最重要的一个条件。不止要传，而且要五世其昌，符合我国增加人口的政策。

佛教以“夷教”姿态传入中国之后，香炉没有受到挑战，甚至还被移到庙里，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庙堂也希望“香火鼎盛”。佛教完全接受了香炉的概念，而且每次举行宗教仪式之前，要先诵唱“炉香乍热，法界梦熏”的炉香赞。

自从西方列强坚舰利炮打进中国之后，引进西方的价值观，冲击古老的东方社会，香炉和祖宗牌遇到灾难。“仇视、冲突、互相排斥的紧张对立”局面出现了。

在日历上，一年有不少的传统节日：新年、清明、端午、中元、中秋……我们看世界多元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要保留特征，传统节日是重要部分。佛教界可以配合华团组织的努力，一方面提倡，使之不致被遗忘，一方面守护，使之不致被摧残。

除了习俗之外，佛教与中华书艺、美术、音乐、建筑等早就有了密切关系，今后可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弘法与发扬文化同时进行。

谁都知道象征事物是值不了多少钱的，一面国旗只是一块布，却有多少人愿意为它牺牲生命，主要是为了它的象征意义。假如我们忘了粽子、月饼、龙舟所代表的意义，就会觉得粽子不如沙爹美味，月饼不如汉堡包，到那时候，象征可以废弃，因为我们已经“移情别恋”。

现在我们既然还是一往情深，就得向其他民族看齐，把一套象征保存下去，让整个民族情有所归，心灵熨贴，让我们继续春秋二祭、舞狮、写毛笔字，我们也要吃粽子、赛龙舟，要美化三保山，建林连玉馆，要挂华文招牌，贴春联，猜灯谜，拉二胡，打锣鼓，唱〈采茶扑蝶〉。

在这一套象征系统里，最重要的象征，不用说，就是那四四方方，别人认为难看的方块字，我们要用它来写姓名，写招牌，写象征系统，写情归何处。 回

- 原载于1986年9月23-25日《南洋商报》

中化儿女同欢唱

❑ 张慎修

张慎修 原名张慎修，笔名方理、饶君等。1936年9月14日生于森美兰州马口埠，后移居麻坡。祖籍广东大埔。麻坡中化中学高中师范班毕业。1957年起从事中小学华文教育工作，兼任多间华团执要。从1982年起担任多届南马文艺研究会财政职。擅长散文、儿童科普文学作品等。著有儿童文学《美丽的彩虹》、科学小品《太阳系漫谈》、散文集《迟来的喜讯》（1983）和《童声飞扬》（1999）等。2004年10月13晚病逝于新山。



金山苍苍
麻河泱泱
山灵 抚育我中化儿女
水秀 滋润土地芳香
人杰地灵
我中化儿女志在四方

☆ ☆ ☆

不管你有多少乡愁
不管你有多少感人的篇章
即使 我们曾经流过泪
也曾经有过悲伤
同学们 来吧！
收拾起你我创伤的包袱
挺起你我的胸膛
走出亚洲 迈向前方

☆ ☆ ☆

如今 我们欢聚一堂
这都因为人们的思想
越来越开放
开放的马来西亚
开放的神州
让我们把酒言欢
让我们同声歌唱
一同痛快地倾诉
三几十年的寸断柔肠

☆ ☆ ☆

金山葱郁
麻河浩荡
麻河之水不但流向
马六甲海峡
流向太平洋
我们中化的儿女啊
要把母亲教我的歌
唱出世界的光芒
我们中化儿女志在四方 回

为中化儿女欢聚北京而写（1993年8月22日）
- 选自方理著《童声飞扬》（1999）

活出生命的价值

❑ 张雅掀

张雅掀 新生代写作者，原名张雅掀，笔名有：陨星、柏维安等。1967年7月4日出生在柔佛州麻坡县。现为一名专业的补习老师，是马华作协永久会员，也是新山慈济联络处“笔耕队”的一员。



课余时，热爱爬格子，作品常见于报章杂志。目前，亦是出版社的特约作者，著作有《UPSR华文作文范例》及《PTS华文作文范例》等教材书。2007年9月出版散文集《想飞》（新山高风出版社）。

11月8日，一个风和日暖的午后，我随新山慈济志工，因缘殊荣的应古来太子城华文学会导师黄益村的诚邀，莅临该校参加电影观赏会。

电影观赏会于下午3时半开始，剧名为《完美的手》，在宽敞且有冷气设备的音乐室举行。出席的学生，是一群中一至中四的学子。反应不俗，场面热闹。

静谧的音乐室内，笼罩着一股沁凉的惬意。在场学生全神贯注地投入剧情中。许多学生的情绪，都随着感人的画面起伏，神情悲戚而红了眼眶。

影片《完美的手》，描述故事主人翁——郭韦齐，原是一个性格开朗、活泼的小女孩，然而一夜之间无常的示现，令她不幸因感冒而染上肺炎，引发癫痫症。最后，她的四肢更因被细菌感染，而迫于无奈下被院方截肢，并装上一双义脚。从此，改变了她的命运。

失去双手的韦齐，并没有因此而沮丧，反之有一颗顽强不屈的心，积极地上学、打躲避球、骑自行车帮妈妈到商店买东西，生活如常。

一个八岁的小女孩，有着过人的信心、毅力及勇气走过黑暗，迎向光明的未来。那一份身残心灵健全的骁勇善战精神，是令人钦佩与学习的楷模。

证严上人慈示：生命中的大小意外，皆可归属于无常。故每个人都无法预知自己的生命，但却可以把握“难得人身”的因缘，利用父母赐予我们的健全身体，尽本分为世间苦难的众生付出，启发自身的善念，发挥予乐拔苦的慈悲力量，活出生命的价值。正如《静思语》所言：生命的意义不在于生命的长短，而在于生命的过程中付出了多少功能。

“生命无常，生死自然”乃人生的定律。故在无常尚未示现时，先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命运就掌握在自己的心上。唯有一心以爱付出，世界的暗角就有希望之光，人生才有美好的未来。 回

– 原载于2005年12月《清流》第66期

马华艺文界的反思

❑ 张永新



张永新 马华时事评论员暨马来文学者，原名张永新，1948年生于柔佛居銮。在居銮中华中学受教育。曾任职于板厂、娱乐界和建屋界，并任职于吉隆坡社会分析学会，是一位社会工作者，也任“雪华青”的理事，并任人民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从事出版及印刷工作，并出任“策略资讯中心”的策划主任。张永新精通马来文，与曾荣盛联合共用C.Y.Sin为笔名，所合译的Evolusi Aliran Pemikiran Kesusateraan Mahua（译自方修著《马华文艺思想演变》），已出版单行本。署名张小兰等，1990年出版评论集《妇女、妇女、妇女》。

一个国家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两大方面。这两方面的平衡发展将实现一个繁荣进步、和谐、稳定的社会。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都同时提高。

五十年来马来西亚的社会发展就像许多经过长期殖民统治，从极端贫困的物质生活中发展起来的国家一样，过于强调物质文明发展而忽略了精神文明发展。

不平衡的社会发展结果是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而文化素质低落。这就是今天社会贪污、腐化、滥权、犯罪、暴戾现象日益严重的原因，由此也破坏人们自由、和谐的生活。

艺文知识界在社会精神文明发展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尽管近几十年来，我们看不到大型、史诗式的文艺汇演；听不到一首或一曲伟大和经久不息的歌曲或乐章；读不到一部长篇，反映本土而又具国际水平的文学巨著；看不到一部高水平，反映我国社会现实的电影创作。但我们不能否定艺文知识界长期来默默耕耘，对社会文化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独立建国五十周年之际，各界都在作建国贡献的反思，艺文知识界不应例外，必须作更深层的反思，尤其是在今天面对病态的社会，在兽性压抑了人性的现实中，如何更有效的发展文化建设，实现一个健康、进步的人文社会。

马华艺文知识界有其特殊的遭遇——自独立建国以来就一直被边缘化，被排挤在文化发展的主流之外，不但如此，而且长期来受到各种形式上的压抑、困扰与奚落，所作出的贡献也不被肯定。

因此，在马华艺文知识界中，出现了被边缘化和自我边缘化的现象。有人选择了沉默或自暴自弃；有些人选择了去国；更多人失去了自信；悲情淹没了激情；自我吟哦代替了集体呐喊。一代又一代的自鸣清高，自认风骚，但连黑白都分不清的文人、墨客或所谓“知识份子”仍在悲歌：“我爱祖国，但祖国不爱我。”

祖国从来就不会不爱我们，不爱我们的是那些攫取了权力的害国者。我们要认清事实，我们是这块土地、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主人，我们应以主人翁的心态去面对一切。我们应满怀信心，乐观进取的去发展马华文化和马来西亚文化。在改变社会现实的同时，也改变了我们自己。 回

－ 原载于2007年8月10日《东方日报·龙虎三十》副刊

时势造英雄？

策略资讯研究中心联合前马新留英爱学生会会员，于11月24日在槟城举办了《节候风相会的土地上——马来亚人民历史》中、英、马来文版再版推介礼。当天从半岛各地、新加坡、沙巴、砂拉越来了六、七十位前马新留英爱学生会会员，加上各界来宾，共百人参与其盛。

晚上举办了家庭聚餐。这批年龄50开外的中年人，似乎一下子回复到30年前的青春活泼，又说、又笑、又唱、又跳、然而一切只是那么的短暂，激情过后，又回到现实中来，然后默默的生活。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一个火热的年代：法国学生运动的狂飙，冲击了整个欧洲的年轻人；中国文化大革命，其辐射波及全球；印支半岛的反美斗争及其在1975年的全面胜利，鼓舞了全世界的抗争者。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和这样的一个时势，早造就了无数的英雄人物。

从上世纪6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中期为止，积极参与马新留英爱学生的人数，应该不少于数百人。这些人在求学的同时也关心世事、关心国事、干预国事，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年轻理想，要打造一个多元的、族群平等的、民主、自由、繁荣、兴盛的马来西亚。他们完全没有族群意识，方向非常明确。在国外也好，回国以后也一样，要为社会人群服务。这群人中出现了种种人才：表演艺术的、社会评论的等等。他们演讲、唱歌、搞戏剧、发表文章、编杂志等。《季候风相会的土地上》这本历史卡通书就在

这种情况下，由一群人收集资料，讨论，后由一位工程师与一位绘测师编写与绘图制作而成。他们要求通俗的、易读易懂、活泼有趣的方式、用人民的观点，重新书写与呈现我国历史。

当然，这群人并不是那么舒畅和自由的去的做他们所要的事情。他们在回国前和回国后，往往受到当政者的威迫利诱，在各方面都会受到种种困扰。1987年茅草行动，他们其中的一些人遭到了逮捕与监禁，还有一些人被迫暂时销声匿迹。

30年过去了，当年充满年轻理想，要为人民服务的这群人怎么样了？他们现在都是各领域的专业人才，对我国各领域的建设都作出了积极贡献。他们大多数都在各领域敬业乐业，同时创建他们的幸福家庭。大多数都脱离了社会运动。其中只有极少数仍然在政党、非政府组织中活跃。是当年的时势造就了这批积极份子呢？还是这批积极分子创造了当年的时势？有人说如果这批数百人的积极分子，今天全数投入社会运动，是否能创造一个新的时势？

如果终归是如果。我们只能说："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回

– 原载于2007年12月7日《东方日报·龙虎三十》副刊



1988年4月14日在吉隆坡，左起：秃橡、唐林、驼铃、紫梦羚、田舟、江上舟。

兴建华社第四宝

❑ 郑 辉



郑辉 上世纪70年代马华名报人暨时评家；本名郑昭贤，笔名郑辉等。1942年5月2日生于柔佛州麻坡（祖籍广东潮安）；1961年麻坡中化中学高中毕业，考获高级剑桥文凭，伦敦大学校外生。于1973年加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社的电讯翻译组服务至退休。1975年，开始为当时新马两地星洲日报的星期刊《人物志》版，撰写介绍国际新闻人物的文章。从1979年6月起，还担任大马全国新闻从业员职工总会执委和星洲日报分会秘书职位。著有：风云人物（1977）、风云人物续篇（1977）风云人物3集（1979），全由新加坡小岛企业出版。

设立《东南亚华人部落格》（http://southeastasiachinese.blogspot.com /）已有3个月了。这是一项新尝试，也是一种学习，让自己有机会体验新科技带来的方便与好处。希望有更多朋友也加入部落格活动行列，让信息更快交流，时代与社会的进步更快速。

我设立《东南亚华人部落格》有两个目的。首先是要方便各地华人社群互相了解、交流和分享经验。与此同时，希望这个部落格能促进中国与东协经贸关系方面起点作用，配合东协国家踏上与华共舞的时代。

东南亚地区是海外华人聚居最多的地方。虽然如此，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过去东南亚各国的华人是各自发展，往来交流并不多，形成各自特色的华裔社群。在全球化的竞争时代和资讯时代，他们之间有必要和有条件加强交流和增进接触。

· 海外华人竞争力强

虽然他们能在这地区生存和发展，但并不容易，必须面对不少的挑战。他们之间也有不少的共同点，热爱中华文化。他们的最大的共同点是，在工商经济活动领域，竞争力像猛龙过江，但是较少涉足政治，政治决策权较软弱。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和掌权者的态度，对他们的影响重大。

如果政策放宽，他们能更顺畅配合当地的政策，不但国家，本身的经济势力也会快速膨胀，远远超越。但这个财富差距如果太大、太显著，往往会为他们带来问题，有时候会带来十分严重的问题。

因此有些国家的华人强调不要过分炫耀自己，要居安思危。有些国家

的华人却特别重视回馈社会，长期做公益事业，助较贫困的原住民。

无论如何，东南亚华人比他人更能为所在国制造财富，这是他们的优势。掌政者有时想利用国内华族为他们制造更多财富，加强国家在国际上的竞争地位，有时又须实施平衡政治手法，这种矛盾的心态使华族的地位和财富累积的成就起伏不定。

· 建第四宝加强优势

过去，东南亚华人比他人强是，靠他们比他人更勤劳、更节俭和更重视儿女教育。在今天全球化竞争时代里，加强族人的教育，培养人材，善于掌握高科技和现代化的工商管理，更显重要。东南亚华人要保持他们的竞争力优势，就必须更积极投入更多财力和人力，加强这个势力基础，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政治权益的争取固然重要，打好竞争力基础，更是重中之重，是确保地位和竞争优势的长远之计。有了竞争优势，有了制造财富比他人强的本领，政治人物凡事须三思而行，这将促使他们考虑选择达致双赢的途径。

今天，眼看东南亚各国华人社群的三宝，华团、华校和华文报，已处于再度兴旺的时期，我们应善于利用它们及当今的通讯科技，配合第四宝加速这个复兴进程。目前东南亚各国华文报、华团和华文学校的互联网建设参差不齐。有的已相当高度的发展，有很好的电子报和网页。有的是有名无实，还不能充分发挥通讯科技带来的好处。

在马来西亚，华人网上电子媒体的发展有一定的成就，这种新媒体标榜着补充了传统华文报的不足；据称能扮演传统媒体未能或不便发挥的角色，协助推动族群和国家社会的进步发展。

在资讯工艺的应用方面，今天东南亚的华人族群普遍上是比原住民来得强，这种优势应保持和加以提升。东南亚地区的华文报章、华文学校和华人社团应进一步通过互联网加强交流，互相支援。

更积极推动华文网页和部落格蓬勃发展，让华文网页的联系与交流频密形成风气，那么今后这可能会成为东南亚华社的第四宝。

第四宝将使中华文化在这个地区，更快速和更广泛传播，同时让中国人能更了解东南亚华人。这个第四宝也将使东南亚华人，能更方便借助中国的进步与发展，加强自己在本国族群间的相对优势和地位。 回

写于2007年除夕

- 原载于2008年1月19日《南洋商报·商余》副刊

沉重的回忆

❑ 郑锦



郑锦 马华写作人，本名郑金铠。1938年4月17日生于柔佛州彼咯（祖籍福建永春）。毕业于彼咯华文小学及龙引新文龙中华中学，后在新文龙中华中学念完高师班（1957）。1976年考获M.C.E.文凭。从1958年开始成为小学教师。1962至1977年，出任哥打丁宜县南亚学校校长；之后从1978至1993年，担任哥打丁宜培华学校第一副校长。退休后，从事保险业及商业等。郑君爱好写作，自50年代末迄今，断断续续写了一些散文与儿童文学作品，笔名郑锦、金山豆、新颖等。

犹记得当我5岁那年，日军南侵占领了马来亚。当大批宪兵开抵比村（彼咯），立刻进行大搜索，捉拿抗日分子，凌辱妇女和滥杀无辜。

幸好，父亲、大哥和村上的许多壮丁，都已及时闻风而躲藏在密林中了。经过了好几天，大家才敢在夜晚，偷偷潜回和家人团聚。

战争爆发之后，树胶没人收购，全村的胶工们顿时失去了生计。他们立刻相约到村子东边数公里外的森林、伐木、焚芭、开辟耕地。父兄也毅然加入了垦殖大队。

经过了7、8个月，日晒雨淋，汗流浃背，辛勤工作、父亲的农作物终于有了丰收。于是，每隔两天，父兄便步行挑着硕大的木薯、番薯和其他的蔬菜，到村内的小市场售卖，换取油、盐和日用品。

在那一段日子里，比村人民的生活，虽然极其艰辛困苦，大家总算都还能一日挨过一日。

日治时期，比村居民的交通工具，只有蒸汽火车和巴士车。

每天，任何一赶从吉隆坡南下到昭南岛（新加坡）的火车，车厢总是载满了乘客。每到一个车站，上车的人双手几乎都提着香蕉、花生或其他的土产。他们搭火车越过星柔长堤，把农产品买到彼岸，换回布匹、舶来品和一叠叠的香蕉钞（当时的货币），藉以帮补家用。

当年，村民们要出远门一次，都很难挤上火车去。

从比村川行外地的巴士车很少人乘搭，因为道路年久失修，到处出现凹凸不平，而且车身太陈旧。很多时候，巴士车在中途抛锚，司机停车修理了几个小时，也未必会修好，以便继续原定的行程。当年，村民们都有谈“乘巴士”而色变的心态。

日军控制比村后，开始实施铁腕统治，动辄对村民拳打脚踢，严刑以待。他们发行一种“良民证”，并强迫年龄在55岁以下18岁以上的男性村民加入自卫队，协助检查过往的车辆和行人。

所谓“物极必反”，比村人民在惨无人道的敌人统治下，大家都是敢怒不敢言。终于，在某一个凄风苦雨的黄昏，一小队的日军在森林边缘进行例常巡逻时，和当地的抗日军发生驳火。双方经过一场激战，日军方面有好几个被打死。至于对方的伤亡，则不得而知。

次日，当地的日军统领，在盛怒之下，即刻从外地调来大批支援部队，冲进森林，围剿抗日军。

在那次的军事行动中，当局捉拿到5、6个活口；他们被带到警局旁的小树林里，再高吊在树枝上，底下生起一堆猛火，威逼招出同党的行踪。否则，他们立刻会活活被烧死。

与此同时，又有一些抗日军被带到小河旁，由几位日军施以灌水的刑罚。这一刻，行刑者的厉声叫骂，以及“犯人”垂死前挣扎与惨痛哀号，莫不使人听了毛骨悚然，热泪夺眶而出。

在比村东边的芭地被日军封禁的次日，父兄赶忙邀约三几知己，到距离我家胶园三公里外的深山，再度拓荒垦殖。所幸的是，当年风调雨顺，经过父兄的辛勤耕耘，他们栽种的农作物总算有了收成，纾解了我家面临断炊之虞。

经过三年八个月的苦难日子，日本侵略者终于向联军宣布无条件投降了。接着，英军进驻我国，社会秩序也日渐安定下来。然而，比村的元气已极度损伤，举目一望，到处都是断垣残瓦，令人看了不禁摇头和仰天长叹!

战后，比村的居民人数已锐减，许多壮丁们或被日军杀死，或早已远走高飞，逃逸到他乡谋生去了。村上仅存的多数是老弱的男人和妇孺，总人数还不到一千人。他们虽然重操旧业，无奈胶价奇贱，大家的生活仍是“捉襟见肘”，苦不堪言。

1946年初，比村的华校复办了！当时的母校设备因陋就简，师资更是缺乏。

全校只有区区4间教室，用锌板盖顶，木板当围墙的课室、一间办公室和一间教师宿舍。当时，由于全校的学生人数不多，校方便采用复级制教学。

· 各州实施紧急法令

两年后，英国殖民地政府开始在西马各州实施紧急法令。凡是在比村方圆10公里园丘内的居民，悉数要把房屋拆除，并在地方议会分配的地段上，重建各自的亚答或锌板屋。

当时，在新村里，除了一间间排列整齐的木板屋之外，到处都是毫无遮拦的。正午时分，炎阳高照，白天屋里又无电流供应，村民居住在室内，真是闷热难熬。

新村成立后，没有自来水的供应，当局就在村内几个固定的地点，挖掘许多公共水井。我家距离水井约有100米之遥，每天一放学，自己就得帮忙哥哥，挑水供全家人使用。这一桩粗重的苦差，无意中给自己锻练成一身壮健的肢体。

新村的边缘是用一公尺半高的铁蒺藜环绕着，其两旁还钉上有刺的铁线网。在相距每50公尺的铁刺篱笆上，当局更搭建一座座的守望台和各一盏活动的照明灯，供二位执勤的警员使用。他们必须确保在漫长的黑夜里，不会有村外的武装分子，冒着生命危险剪断铁蒺藜，潜入新村内搬运米粮。

在比村，当局规定的戒严时间是从下午7时至次日清晨6时正。夜间，昏黄的灯光照耀在村内的红泥路上，更呈现一片沉寂、阴森森和恐怖的境域。偶尔，从远处传来一阵阵野狗的长啸，更不禁使人毛骨悚然。

曾经，在某个深夜里，政府部队和武装分子，在我家附近的篱笆边驳火。父亲立刻叫醒我们全家人，迅速起身再平卧在地上。过了很久，枪声停止了，我们才敢爬上床睡觉。

这一次夜半惊魂的经历，一直到今天，都还不能从我的心版上消失。

在马来亚实施紧急法令时期内，比村人民每天出门割胶，只能从村子东门或西门的马路经过。当他们到达木栅门口，还得分男左、女右各自列队，任由警员搜身，确保没携带违禁品，才准通关。

有些时候，胶工们在胶园作业，正巧会遇见政府部队和森林中的武装分子在驳火，枪声卜卜卜地响个不停。在如此混乱的情况下，胶工们惨遭池鱼之殃，而横死荒野的时有所闻。

所以，在我国12年紧急法令时期，几乎全部胶工或伐木者，他们每天都怀着战战兢兢的心情出门工作。他们的生命朝不保夕，长期以来都处于不安的情况。

还记得，我在小四求学的某个早上，突然有一架车身被密封，两侧设有玻璃窗的大罗里车，直驶进学校，停放在草场的中间。车后尾随着几十

个荷枪实弹，威风八面的英军。他们到了草场，迅速分成两小队，站立在罗里车两旁监守着。

原来，车内载着几个已经向政府投诚的武装分子。当局逼迫他们指认，曾经在暗中提供物质给同党的村民。

据说，在那次的检举行动中，当局总共扣留了十几个胶工。他们立刻被解押到县警察总部，并于较后时间，再转载到霹雳州太平的大集中营，等候被遣送回中国。

在12年的紧急法令时期内，尤其是居住在乡村的胶工或伐木工人，大家的立场左右为难，非常矛盾。他们每天出门到较林或芭场工作，生命朝不保夕，精神压力非常大，简直是度日如年!

往事如烟，每当夜阑人静，一缕缕的心绪，总会不期然地在自己平静的心湖中，泛起上述的一阵阵沉重的回忆……

- 原载于2002年2月28日《南洋商报·商余》副刊



2005年5月15日在新山顺利花园，左起：刘隆昌、韩庆祥、刘钦宓、江南等。右起：梦平、邓亮洪、方水双夫妇、黄剑锋等。

受气能使人长大

❑ 郑易



郑易 20世纪50年代后期马华作家，擅写小说与散文，本名郑树钦。笔名有郑易、陈雅、王吉人、郑绮、白望、秋士、绿绮等。1942年4月出生在广东潮安，1955年随母来马定居文律，与父兄等团聚。在龙引新文龙中华中学高中毕业后，前往麻坡英文中学深造。1967年移居新山至今，已从商多年。1965年曾获《教与学》月刊主办“全国短篇小说比赛”冠军。散文收入《新马华文文学大系》散文②集。从80年代中期至今，另有被选入《马华当代文学选② 小说》（马岑编选· 1984）、《童园牧歌》（莎琳编选· 1997）、《马华文学大系· 小说》等。

陪我的宝贝女儿看电视，播映一个儿童节目，寓意很深长，大意是说：有一个气球，决心“受气”，专诚在一棵大树下候教，旁边贴一张告大家书，声明谁有气尽管向俺身上发。

于是先有一只青蛙，边走边气呼呼的说：“真气人呀！我帮农人在田里捕吃害虫，他们不只不想回报，还要捉我做菜。好在我跑得快……”对准气球，把一肚子气出在气球肚子里，心里舒服的走了。

再有一只乌鸦，认为自己虽然歌唱得并不好听，但人们即使不欣赏，也不应该对它丢石头。想想真有一肚子乌气！于是也对准气球出气。

受气的滋味当然不大好受；不过人生的过程中，免不了有时要学学气球的精神，受气而逆来顺受，那便是忍耐。小不忍则乱大谋；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忍得气，养得志。这些经验之谈，无非都是强调受气能使人长大，使人长得更成熟，更懂事故。

想当年韩信先生，未飞黄腾达之时，落魄得很叫人同情。韩信先生佩带一把剑，在大街上低着头走路（是不是真低着头走路，待考。不过我想当然耳，一个人那么落魄，恐怕不会昂首阔步。）一个流氓看着都不顺眼，硬要拦住去路，张开双腿成个大字，揶揄韩信先生没照镜子，也敢学人家佩带着剑。说什么有胆便用剑杀死我，不然便从我双腿之间爬过去。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胯下之辱”。

韩信先生真大英雄也，很有气球的受气精神。爬就爬吧！经过这一爬，读者诸君知道他先生后来成功得不得了。要是他先生意气用事，不肯

受胯下之辱，逞一时之勇，拔剑而作狮子吼，白剑进而红剑出。

你道后果如何？侥幸不被判“杀人偿命”，来个什么“无期徒刑”，历史上恐怕看不到这号英雄人物哩！

我有一个朋友，他不佩剑，他带笔。西谚有云：笔比剑还利害。偏偏这个朋友是把笔当着装饰品，他老哥却是目不识丁。

有一次被人当面讥讽：“有人带笔为写字，有人带笔为了出风头！”一怒之下，拔笔刺向对方，果然不比剑逊色，一笔见血。结果大打出手，险些闹出命案。

要是这位朋友有气球受气的精神，你自唱你的，我充耳不闻。受气对他有益，动气给自己带来烦恼。

走笔至此，忽听老婆大人唠叨：“死鬼，写什么鬼，写一辈子也不会发达！”

真想发作，猛然醒悟：应有气球受气的精神，便噤若寒蝉，自顾为文，果然平安无事。心平气和中，自己似乎又长大了。 回

- 原载于1979年《培华（利丰港）柔南校友会成立纪念特刊》，署名：陈雅。

小白兔

小白兔
雪白的毛毛衣纯洁无比；
红红的双眼像夏日的太阳，
照亮自己的前程驱除了黑暗。

小白兔，
身手敏捷狐狸奈何不了；
大灰狼虽凶恶，
守住一个洞口不知道出口处还有两个。

小白兔，
最爱红萝卜；
不掳杀其他小动物，
不表现弱肉强食。

小白兔，
有缺点，
骄傲自大不把乌龟放在心上，
龟兔赛跑中败在乌龟手里。回

- 原载于1997莎琳编选童诗合集《童园牧歌》

新山吟

❑ 郑成勋



郑成勋（约于1894～1974）马华旧体诗人，古体诗词造诣甚深。原籍福建永春。70年代住在柔佛州新山，是晨曦诗社的导师。新山吟社是郑氏于1974年10月9日督促下宣告成立的。青年作者李春章、黄建成、黄天星和李秀玲是该吟社的四大柱。氏信奉基督教。出版有：葵园词（1962·槟城教育出版公司）、樵隐诗集（1973）、齐不老楼诗词别集（1974）等。1973年2月，郑氏在《樵隐诗集》的〈自叙〉中写道："余之诗词作品，中年以前，词多于诗；中年以后，诗多于词，尤以晚年为最。中年以前之诗，于日军南进时毁去，后凭记忆，只录出一小部分。本集共收四百首，分古绝律为三卷，名曰樵隐诗集。附词一百阕，名曰葵园词续集。数十年来之生活环境，寄慨抒情，常于诗词中率真写出。……"

移居新山后初次回麻

前日移家去，今朝复归来。室空无长物，座拂有尘埃；拭扫甫完毕，乍见庭花开。绰约怜欲语，惆怅独徘徊；老怀偏念旧，悔筑新楼台。

新山记事

多情连夜雨，为我发蔷薇。蹊径初经处，飘香欲惹衣。

新山海边漫步

濒海康庄道，长林接短岗。车停风满岸，云散浪回光。缓步欣新霁，攀花惹暗香。白鸥三两个，伴我看斜阳。

齐不老

移家齐不老，屈指半年过。锄地消荆棘，望云绣绮罗。花从枝外发，鸟向客中歌。景色无穷美，何嫌髻发皤。

迁居新山留别麻坡吟友

不图垂老复迁居，几袭衣裳几箧书。儿女有家思接近，雅朋分袂转踌躇。一江绿水情难写，十里丹枫梦未疏。明月倘看生海角，新诗惠我寄双鱼。回

－ 选载自郑成勋著《樵隐诗集》（1973）

赶早航一趟祖先的路

——水路香火传承航后感

❑ 郑达光

郑达光 祖籍广东省潮安县安埠文里乡，1957年元旦生于柔佛新山，在宽柔完成中小学教育后负笈台湾修得电机工程学士学位。曾就职于国外跨国企业，初从事研发工作十数载，接着参与制程开发，品管，生产，客服技术支援等单位的管理；目前专注于转移制造基地的专案管理事务。



廿世纪80年代，由欧洲历练归来，工余常越堤参与华青团活动，从而投入新山中华公会的社工服务。因参与团讯编辑而从事舆论建设的写作。随后曾加入理事会，负责公会史料收集管理，活动领导与推动公会管理现代化，习惯有感随笔，写作量低。

2000年8月30日，早上7时许，被倾盆大雨惊醒，望着迷蒙的窗外雨景，心中不免担心这是多年来的第一个失误。拍了拍头，自责自问，怎可在这关键时刻对数千年祖先的统计学智慧与根植本土的沿海渔民经验起疑心。

过了8时20分，雨势未见减弱，毅然开车迈向目的地——新甘光海岸。一路上车行缓慢，然而雨势渐弱，越过绵裕亭，进入旧义兴路时，天放晴罗！心中油然升起对祖先智慧与渔民经验的敬意。来到宽中前的集合点，雨后天晴的海峡夹着秋意格外明媚。

众人为第一次的龙舟下水礼与水路香火传承举行了祭海仪式，祈求风调雨顺之后，柔州华总曾振强名誉博士主持了授旗礼。第17届全国华人文化节工委会领导们接领了“回归历史”四面旗，而“再造辉煌”四面旗则由新山中华公会4位年轻理事代表接领，此安排别具意义。

在沿岸的数百宽中学生以主题口号的呼喊欢送激励下，华社领导分别登艇启航。2艘大船带领8艘各配有一鼓一旗的“主题”艇队，排出队型航向祖先来时路。

当船队来到中央水道，回首遥望海峡两岸建筑物与长堤，不得不由衷赞叹150年前航向沙玉河河口的“慧眼”。

没多久，航到百万镇大桥处，现代与自然看来不止相安融合，还助长了河势的宏伟。

初驶入河道，马达声惊动了栖息在河道两岸红树林内的海鸟，有幸得见边城尚存的自然风貌。不久，尽入眼帘的是一堆堆老旧的浮脚屋，开始有点“走入历史”的感受了。可惜河面布满了人文发展的负面成果——垃圾处处飘。一路上，各艘船艇不断受到垃圾的阻挠，队型也被打乱。似乎

是让队伍体会祖先当年艰辛地逆流而上的模拟。

船队在穿过班兰大桥后重整队型前进，意外的发现班兰三神庙的河边渡口，聚集了许多迎接船队的民众。一艇当先的传媒船舵公还以为是抵达陈厝港，细查之下才知悉，全艇众人加上船只，都是第一次航向香火之源。

班兰新村民众也在主艇与旗队经过时，以非常传统、隆重的燃鞭炮仪式恭迎船队，隔着河道遥对现代化班兰公市建筑的三神庙，那一时刻给我的感受却是十分传统。

再往前行驶了一段水路，穿过另一座大桥后，前方水道突然缩小，大伙儿正疑无去路，却欣闻陈厝港民众在右边天尊公庙渡口的欢呼声，真是个“又一村”的真实写照。遥想当年陈开顺港主当时必也心中想到“该是弃舟登陆，开山辟园的好地方罗。”

请香火队伍在天尊公庙前接受醒狮与锣鼓队的迎接后跟着上香，然后联合当地民众一道组队前往灵山宫上香。再遥想当年繁盛的陈厝港民众回港时上香人众与今人不相上下。

由于水道年久失修，请香火队伍谨记渔民前辈的吩咐，须赶在退潮前回航，因此在上香与欢迎仪式后，略作休息，享用了丰盛的欢迎午宴后，便在灵山宫请了几支香火，并在民众夹道欢送下登艇，航向祖先的路，体会当年祖先由水路南进开发新山的心境感受。船队在河口遇上退潮的海浪，相信第一回登艇的个别人士当有更深一层的体会。

在航途中笔者隔着河水向舒庆祥先生喊话，遥问有何感想，负责录影的李伟文快人快语，以舒先生大作书名《走过历史》应对；舒先生微笑不语，看来此答案虽不中亦不远矣。

关注今届文化节活动的同胞，当犹记今届笨珍区文化大游行，燃放“回归历史，再造辉煌”孔明灯时，“煌”字灯经过一番折腾才得以升空。无独有偶，是次香火传承仪式，“煌”字旗也因河上垃圾卡住马达，经换艇后方得完成全程。这两件事似乎是在提醒同胞们，“文化传承的工作尚需努力方得有成”。

此次香火文化之旅，令笔者深感庆幸“赶早”航了这趟祖先的路。要是国人环保意识不建立，州政府又不维修水道，不用等到下一代，我辈便可能没有机会再来一次“水路香火传承”。

八月初一夜，柔州旅游及环境委员会主席拿督蔡细历，一再肯定了陈厝港的历史地位，并打算商讨如何将灵山宫发展为柔州的文化旅游景点。

此计划要是能包括地不佬河加上柔佛古庙与灵山宫，必然是个创意旅游配套，必能为旅游业带来刺激，为柔佛州带来经济效益。 回

- 原载于2006年3月出版《陈厝港方志》（新山中华公会教育委员会）

千年树文化

❑ 郑良树



郑良树 马华文学家、学者、书画家兼教授，1940年出生，祖籍广东潮安。本名郑良树，笔名郑百年。他是新山宽柔校友，文学博士，曾任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和系主任等职达17年。自1988年起出任香港大学中文系高级讲师，后任教授。其学术著作由北京、上海、南京、台北和香港等地出版，有的在海峡两岸同时出版。郑博士经出版学术著作有《战国策研究》、《竹简帛书论文集》等约14种；文学作品包括散文《中央之田》《我情我怀》《让香港人继续做梦》《春城无处不飞花》《回荡在马大校园的师生曲》、《爱山的民族》；小说《香港大学》《青云传奇》、《石叻风云》《柔佛的新曙光》《吉隆坡之诞生》等。自2003年退休还乡，在新山南方学院担任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所长。

树一棵茁壮的大树，要它临风招展、阴凉千里，必须讲究它所根植的土壤，也必须讲究它所润吸的清雨甘露，然后，再等它十年；树一个坚强的大智大慧者，要它渡千万子民、垂训天地，先天地他的内心必须安上灵气，后天地必须有名师的渲染烘托，劳其心志，饿其体肤，然后，再等他百年！要树一国的文化，要这文化在黑暗的暴风雨里会劈电发光，要这文化在千股万股洪流席卷宇宙时，能够呼鬼哭、叫神泣，那就不是十年、百年的事了。

黄河流域在上古的时候，其实是个多元民族杂居的地区，夏、商、周三代虽是一脉相承，但是，他们却是三种民族。在这之前，还有所谓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几苗蛮集团，夏代取得中华民族“正统”的代表权，五百年后另一民族商起而代之，再五百年后，黄河西北岸另一民族周以长江后浪推前浪推翻了商民族，取得了中华民族“正统”的“玉玺”。

假如我们要用现代的学术术语来说的话，我们应该说，夏、商及周是三个不同的“部落民族”，他们把某一部落的政权推翻以后，就把该部落“集体移民”，周待商如此，商待夏大概也如此。

在这一大段时间里，有没有所谓“中华文化”？甚么是“中华文化”？不但没有，而且不知何所指。周有周的文化，商有商的文化，夏也有夏的文化！说“三代之时，中国有两、三种文化”，一点也不出毛病。生活在春秋中叶的孔子，曾经说过：“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孔子说这些话的时候，上距周朝的建立已经五

百多年了；然而，孔子还能分辨得出，周文化因袭殷文化、殷文化因袭夏文化的痕迹！相反的，孔子又说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杞、宋分别是夏、殷的后代；孔子说，他已经不能从这两个"后裔国家"观察出他们"祖"国的文化了。这说明甚么？中华文化已经开始形成和出现了！

从夏到商，从商到西周，从西周到春秋中叶，是一千五百多年！黄河流域，这支泛滥可以冲破天柱让地东南倾、吼怒可以鞭挞地只让它改道的大河流，经过一千五百年的狂奔、冲刺、捶撞和火炼后，终于，淘白水成黄流，化泥沙成黄金；黄流可以映日月，黄金可以照山川——中华文化，一支与日月山川同朽的东方文化，开始发光，开始发热！一千五百年，是一千五百年的孕、育而后始有的怒放；树文化千年，树文化千年呵。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尽管有好几种说法，但是，比较信得住的是东汉明帝永平年间；一百年后，后汉书郎顗襄楷列传说："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浮屠即浮图、佛图，即佛；那个时候，佛教方始以"外国宗教"的形式进入宫中。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可以说是佛教的输入时期。

佛教思想和中国固有的思想有许多根本上的不同。佛教是个人的、出世的，中国思想却是家族的、现世的。因此，佛教输入以后，一些对中国文化、佛教文化有深刻认识的知识份子，纷纷著书立说，形成一种反动的势力！如顾欢的夷夏论、梁朝的三破论及范缜的神灭论等等。然而，这时候的佛教界却出现了几位第一流的大智大慧人物，第一位是道安，他有三大贡献；注释旧译诸经，使文理会通，经义明显；撰佛经目录，使后世可参考；制定僧尼轨范，为中国佛教定则。第二位是鸠摩罗什，他的两大贡献是：以明白晓畅的文笔翻译佛典，打破当时骈体文的译笔，使佛经传播得更远、更久；栽培后学，僧睿、僧肇都是第一流的大法师。第三位是慧远，他的两大贡献是：创立净土宗，为佛界开宗派；著沙门不敬王者论，为佛教奠下超然的地位。在这时期里，有人高声抗议，表示怀疑；有人邀众捐躯，为"外国宗教"打根基，我们叫它为"怀疑时期"，历时四百余年。

第五世纪初叶，中国又出现了一位如龙马活泼、如凤凰轻快的大智大慧人物，道生。道生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精通庄子，又看透了佛理也有部份此思想，于是运其无边佛法，挖而出之，然后，配上庄子的理论发而挥之！他曾经喟然叹道："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荃取鱼，始可与言道矣！"这明明就是庄子语！"顿悟成佛论""一阐提人皆得成佛"是他革命性的理论；是他，从庄子里运输思想以接济佛教；是他，从佛典里劈去烦琐哲学以打通中国人的性格。然而，他的顿悟论，三百年后才成功！

三百年后第七世纪中叶，逐渐走上“佛外庄内”、逐渐远离印度原始佛教而走上“中国化”的佛教，掀起了一波大革命——浪漫主义运动。慧能，一位不识字的广东和尚，在取得弘忍的衣钵成为六祖后，为中国佛教开创大事业——中国禅的祖师。他提倡“不用求净土，净土只在你心中；不用坐禅，见你本性即是禅”，易而言之，“我本性元来清净，识心见性，自成佛道”，道不必外求，道自在你心中！这种哲理和境界，简直就是老庄。他的思想言行记录“法宝坛经”，是中国和尚所写最伟大的佛学著作，是全套大藏经里唯一被尊奉为“经”的中国著作，可以跟金刚经、法华经及维摩诘经并驾齐驱而毫无愧色。从这个时候，中国已经把佛教“中国化”、“老庄化”了！这时候的“佛学”，已是中华文化的一部份了。

慧能的大弟子——神会，发挥了他的天才，以八十多岁老禅师的高龄，为中国的禅学开拓更宽的土地、更高的境界。他提倡“顿悟”，驳斥“渐修”，一句话，浪漫主义的推动者。慧能没有神会，慧能不会有今天的地位；中国而无神会，中国无法在这个时候融合佛教；然而，他要到第七世纪的后半叶，才被竖入历史神碑——朝廷敕立为第七祖。中国的禅宗，这时才正式地确立了。这个时候，正是李唐时代，是佛教印度思想“中国化”“家常化”（Domestication）的时代，我们称为“整理时期”。

第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国佛学——禅宗——开始进入巅峰，汇成为中华文化的一股大潮流，自此以后，佛学为中华文化所占有，佛学为中华文化发光、散热！光耀如黑夜里的禅灯，烘热如冬夜里的禅房，历久而不绝。

从慧能上推汉明帝永平，是七百夜年；神学开始注入中华文化。与中华文化共同奔放飞驰，上距汉明帝永平，有九百多年！佛教以印度的一股思想急流冲进中华文化，然后，汇合老庄思想转过了河套，冲过了中华文化的心脏——洛阳、开封、山东，然后，以壮阔汹涌的波涛，以澎湃、沸腾的洪流，排山倒海地倾注东海——亚洲的文化摇篮。九百多年，九百多年呵！今天的东海，是万顷琉璃万顷波光，福地、宝坊、洞天、阴凉日本，造福朝鲜、越南。哎，千年树文化呵，千年树文化。

说十年内树文化，那是奢谈；说百年内树文化，那是不踏实。山海经有这么一则故事：天地分判的时候，为了要有昼夜、风雨之别，帝俊在太行山之西、昆仑山之东，投下了一颗光芒万丈的大圆珠，山川烘托以灵气，宇宙孕育以精魂，百兽歌咏，万民赞扬，日日月月，百年千年，呵！千年之后，天惊地叹，雷光石火，一只巨大无比的“应龙”诞生了！他张目为昼，闭目为夜；他呼为风，吸为雨；万民以之生，万物以之死。要树一国的文化，要树一洲的文化，要这文化张目为昼、闭目为夜、呼风吸雨。生万民、死万物，岂是十年百年的事！

时间，时间，我们需要十个一百年的时间；孕育、缔造、脱胎，还有

换骨，还有呱呱坠地的啼鸣！此外，我们还需要第一流的大智大慧人物，生龙活虎如慧能，气吞江湖如神会，光焰万丈如道安，来催生，来接胎！

文化的核心是思想、道德和伦理，音乐、艺术、宗教是文化的皮，舞狮、习俗是皮上的毛。说舞狮就是马来西亚华人文化，是知其一不知有二；马来西亚华人只要保持了他们固有传统的思想道德，即使没有舞狮，他们的文化依然存在。马来西亚要有马来西亚文化，是任何人都赞成的事；但是，要马来西亚文化能独立亚洲、雄视世界、媲美中华文化、印度文化、欧洲文化、美洲文化，那就不是十年百年的事了。这是一桩大事业，是一桩千人万人、千手万手的大事业；在创建这桩大事业的过程中。

一、鼓励各族文化尽量发扬他们的核心传统文化，华人应该发扬他们的思想道德，马来人应该发扬他们的回教文化；直线继承式的发扬，将会驱使未来马来西亚文化臻达繁富灿烂的境地。

二、鼓励各族文化作横面的吸收，交互摭取，促成各族间的文化交流。中华文化是世界最古老的文化，是世界的不朽，闪烁宇宙；回教曾经是东西之间的明灯，缔造令人赞赏的文化宝藏；融合此二文化，是马来西亚文化的最佳途径。

三、鼓励各族学人以博大的胸襟、高瞻远瞩的眼光，作多种文化的研究和调合。回教一度流行于中国，成为中国宗教之一；中华文化的思想道德曾受回教传教士的赞赏、尊重和膺服，并且列为教规；千年之内马来西亚必须有大智大慧的第一流人物，无我见，不偏激，以去芜存菁的刀法，作文化的调整、妥协和缔造。

文化如花，有梅花，有玫瑰花；梅花纯如玉、坚如冰，任炎夏之煎熬，任严冬之催冻，都能独秀天下；樱花艳如骄阳，嫩如朝露，美而芳，秀而润，却可流风四方；玫瑰花托以环身的荆棘，花瓣累累，围抱重重，不劳，不屈，招摇五洲。大红花，一簇一簇的大红花，一垂一垂的大红花，丰，丽，流风四方乎？招摇五洲乎？让千年来烘托，让千年来雕琢吧。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只要他们有意在文化上为人类留下不朽的勋业的话，他们大致上都必须培养出他们自己的国家风俗、民族风格。在风格形成之前或者形成的过程中，必须出现一些大智大慧的哲学家、思想家，根据自己的民族生活环境、生活习惯以及民族性格，缔造出一套符合全民的哲学思想及价值观念。同时，这个国家还必须断断续续地出现无数文学家、诗人、艺术家，对这套哲学思想及价值观念作文学及艺术上的创作！

这是个漫长的旅程，这是无数智慧的累积；愿苍天早生贵人，愿苍天早生贵人呵。 回

1974年7月15日

- 原载于1974年9月号第259期《蕉风》月刊

最后的红树林

❑ 郑梅娇

郑梅娇 新山人，祖籍广东省揭阳县。诞生于1971年11月16日。毕业于：台湾淡江大学大众传播系、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获优秀论文奖——《牌匾在马来西亚的流变》）。荣获（一）2006年柔佛州新闻奖莫泰端评论奖佳作奖；（二）2006年庄玉霖"孝亲敬老"征文赛第二名；（三）2007年庄玉霖征文赛第三名。现为新山星洲日报社首席记者；擅长特写、专稿和时评等作品。



亚洲大陆最南端的地图上，有一片弥足珍贵的宝地——占地526英亩的红树林，因为她，许多鸟类、昆虫及动物得以有了栖息的家。同时很光荣的是，这片宝地就在我国笨珍县内的丹绒比艾国家公园。

我国是一个开发中国家，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难免展开一连串难以取舍的拉锯战，如今城市开发已令许多湿地变成了钢筋水泥，为了经济发展，唯有体谅这是国家向前迈进所须付出的成本与代价。

然而，这一大片位于丹绒比艾国家公园的红树林不同，她的珍贵不止于它是一片面积宽广的红树林，同时它是亚洲大陆最南端的地标；无论在意义上，在生态保育的义务上，政府必须将之视为必须极力去捍卫的堡垒，以及经济发展底线下，最后一片必须保留的土地。

这片湿地进行大规模的旅游计划，周围发展贸易港口，巨型商船来往频频，越走越多，海浪越刮越大，港口填土工程如火如荼，唯独这片在马六甲海峡与柔佛海峡交汇处的红树林在呜咽残存，湿地一寸寸的被侵蚀，红树一排排的倒下，换言之，我们的国土正渐渐在缩小，沿岸的地图每天在变化。

据马来西亚自然协会柔州分会出示的资料，每个月这里约有120株红树，由于湿地受到海水冲刷而消失；长此下去，预料5年内这片红树林将在地球上消失。若亲睹湿地沿岸的狼狈惨状，不难感受她就像一个濒危的病人！

柔州政府已意识到危机，联合水力与灌溉局、专家等各部门展开拯救行动，然而，5年对地球的岁月来说仅是一瞬，时日所剩不多，刻不容缓。当局务必加速严谨的拯救工作，积极参与他国做法，以及减低造成湿地流失原因，她没有太多时间等待"初步的视察"和"等待再商讨"。

香港动物保护团体曾出示一项数据，显示黑面琵鹭正急速灭亡，全球

仅剩六百多只，它们因为找不到过冬的湿地，而以高速度迈向绝迹；物有本末，宇宙环环紧扣，万物才能生生不息。

当西伯利亚的寒冬再临时，避冬的稀有飞禽是否还能在亚洲大陆的南端找到落脚的栖息地？再不把握时间展开湿地的保养工作，或许，5年以后，我们真的会失去国土上这颗“明珠”，届时亚洲南端的地图变了样，前来栖息的白鹭鸶只能徒然带走一片云彩了。 回

－ 原载于2003年6月16日《星洲日报·国内新闻》版

从新山“小汕头”来到真汕头

快要入秋的广东省，气温比长夏的我国略低一点，热气还在只是微凉，来到潮州却好像还身处在新山的家园，因为这里的百姓讲的是亲切的潮语；回过神来，团员已落脚第一个参观古迹开元寺。

· 开元寺与柔佛古庙想象

有团员兴奋的脱口而出：“你看，他们开元寺跟我们柔佛古庙很像。”有人则纠正：“不是它像柔佛古庙，而是柔佛古庙像它。”

总之，建筑风格相近只因它们都是潮人风格的结晶。

团员们在导游小胡和小赵的介绍下，驻足在开元寺那一座明朝遗下的金漆木雕供桌，欣赏潮人传统工艺；高挂的潮绣佛幡，秋天的飞檐浮雕，早已教人惊叹。

团员白天走过了潮州国学大师饶宗颐纪念馆，游览不能够错过的陶瓷之都乡——枫溪区，观赏展览厅里的潮绣木雕，晚上则与潮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曾武雄、该市外事侨务局局长陈瑶君等职员共餐，也将新山潮人活动一一向他们介绍。

· 潮人文化流到新山

潮州开元寺不远处的广济门前，团员们来到潮人先贤耗费了320年建造的湘子桥，他们在这座历史名桥上，聆听它的历史风霜；大家漫步过桥上24个桥墩，跨过桥中央的十多艘木船，在韩江之上，感受历史沧桑。

团员趁此行尽量参观潮汕景点，他们游览潮州西湖景致，登上凤凰山天池，也来溯源探古，接着走访潮州陈旭年崇熙宗祠、风雨圣者庙，起程到揭阳见识陈慈黉壮观故居。

此行收获是让潮汕原乡人了解潮人文化流到新山之后，演变的过程与目前的情况；潮州市外事侨务局科长洪斌，韩江师范学院院长薛军力、教授黄挺，还有潮安县侨联会温俊杰等等，与访问团真诚交流。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杨锡铭，也一直跟随着访问团东奔西跑。

当访问团离开潮州准备前往汕头的那一个早晨，韩山师范学院院长薛军力，很快就派了院内旅游管理专业负责人前来，与访问团敲定合作细节，相约明年新山举行柔佛古庙“三月初三锣鼓响”庙会时，前来为潮州美食助阵，教人备感盛情。而洪斌科长也来送行了。

· 亲睹潮剧大师等风采

抵达汕头，原乡热情不减；访问团来到广东潮剧院，亲睹多位潮剧大师方展荣、郑健英、孙小华等艺人风采，彼此交换了有关两地历史文化的纪念品。

一个多小时的交流，最难得的还是该潮剧院答应无论在“三月初三”或是古庙游神，都可以派员前来协助。

接着，团员拜访了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聆听该中心教授杨群熙精辟的潮人历史探源，参观该中心的“侨批文物馆”，阅读一篇篇当年离乡华侨的家书，而水客乡愁早已是过往云烟。

· 汕头大学风光旖旎

无论访问团抵达汕头大学或是广东潮剧院，两三天行程里，汕头外事侨务局科长陈巧峰等人总是随行在侧，十分周到。

汕头大学风光旖旎，迎接访问团的大学外事处对外交流科科长许乐生，他介绍这所潮商李嘉诚兴办的综合大专，顺便也称赞马来西亚留学生表现不错。

此行，访问团不仅访问当地官方与文化团体，行程中也被当地媒体所访问，例如潮人在线，以及广东潮剧广播电台，他们都趁着柔佛潮州八邑会馆一行人到访，前来进行采访，以便了解潮人文化在流出中国国境之后，在新山的演变。

最后一天的行程，则是来到厦门陈嘉庚公园，一张张壁画追溯陈嘉庚生前事迹，壁画中央正是陈嘉庚长眠的所在；岁月更迭，来来往往的游客络绎不绝，纷纷瞻仰一代民族教育家无私无我的一生。 回

- 原载于2007年10月27日《星洲日报·大柔佛》版

不一样的看法

❑ 郑欣民

郑欣民 文学爱好者，偶尔发表杂文、小品等，笔名欠斤等。

郑君是柔佛州古来县人，于1958年9月9日在士乃出生，祖籍广东省丰顺县。毕业于当地华小和古来苏丹依布拉欣中学，从商多年。曾于2006年出任第21届柔佛丰顺会馆董事会副财政，后转任正总务职。现任士乃华小副董事长。



戊子新年前的旧同学聚会上，几位同学在谈论着他们孩子的近况。同学甲问同学乙："你孩子在哪里深造？"

"大女儿在马大，二女儿在槟城的理大；儿子就没用了，初中评估考试都过不了关，我看下半辈子要靠儿子都难咯！"

自私的同学甲却说："儿子不念书不要紧，你不就可以早点娶儿媳妇抱孙子了吗？"

虽则老同学的见解既自私又幼稚，然而不一样的看法就可能出现两个极端化的现象。

古时代的秦始皇在当时是暴君，焚书坑儒来统治思想，修筑长城以扩张治国。当时的百姓民不聊生，生活得极其煎熬。但是现代的中国人民的看法就不一样了，甚至赞赏秦始皇当时的治国方针。如果没有他的霸权为封建统治打下基础，中国就不可能如今日的强大，汉语也没有今天的崇高地位了。你说是么？

在大马的社会里，政府于独立之后，实行了扶持土著的新经济政策。这种偏差的措施，引起华人社会普遍的不满，对各种族有欠公平，认为这是他们的拐杖。有人则认为一些人滥用新经济政策的优势来致富和贪污，造成一般平民蒙受损失。但是根据官方深一层的看法，如果华巫的经济的悬殊恶化，反而会造成社会的动乱与种族仇视，印尼便是一个例子，这样的看法泰半华人就不太苟同。

经常见到一些乡亲和宗亲社团的理事会改选中，有这么的一个现象：领导班子几乎全换了理事。一般的看法认为内部斗争激烈，争权夺利的陋习展现无遗，乡亲们四分五裂。不过话又说回来，依本人的看法可就迥然不同了——这不就表明除了旧班子以外，尚有另一群宗乡亲们肯站出来为

社团做事，这不就是一个好现象吗？宗乡亲父老们才不至于青黄不接，可谓后浪可推前浪也。

个人看法有时候是不能太过主观的，事情有可能会发展到非常反面，比如有位前内阁部长于2008年初一开始时，因发生被偷拍性爱光碟事件，迫不得已辞官归故里；英雄难过色一刀。当时有很多支持者为他感到异常惋惜。可是，有谁会晓得不到三个月后的全国第十二届大选，其公子异军突起——代父出征，竟当选为柔北区国会议员。要是该部长没有丑闻缠身，其公子这块“宝玉”不知道何时才能被发掘，所以说塞翁失马未必非福也。

第十二届全国大选已经尘埃落定，国阵在大选所引发的一场政治海啸，不但卷走了国阵三份之二多数国会议席的优势，还淹没了五个州的执政权。如果现在关心变天的州属政经文教是否有所改变，未免言之过早。不过大选的震荡余波，一直是人们谈论的话题。

以前很多人都认为国阵获胜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对大选冷感；现在连我的小女开始关心起政治来了，每天翻报纸，追着电视新闻看。本来不晓得什么国会议席的三份之二优势，现在知道为什么州政权能够一夜之间易手；以前我们鲜少跟巫裔畅谈政治，更不必质疑他们把票投给谁，现在他们倒主动告诉我们期待改朝换代后的变化。这意料不到事情的发生，也就有不同样的看法，乐观和悲观就见仁见智了。

这次大选无可否认已唤醒人民关注国事；这场国阵的恶梦让人民上了一堂课，自然也提高了政治意识。

曾经听过一个故事，是说有一位配了亲的秀才，在上京应考之间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在墙上种白菜。第二天早上，秀才闷闷不乐，心里头有个结，不晓得是好还是歹的预兆，最后还是向妻子及岳母陈述了他的梦谜，不舍得丈夫离别上京的妻子泼了一盆冷水说：“相公，我看你还是别去了，在墙上种白菜，又干又枯的，简直是白种了。”

可是爱面子的岳母却说：“哈，是高种（中），你们小两口可官运亨通啊！”由此可见，乐观与悲观的看法只在那一线之差，就有天渊之别了。

简言之，当你我有不一样的看法之际，又何必急着力争谁是谁非呢！回

－ 写于2008年3月15日 · 士乃

我们都是这土地的儿女

❑ 郑尧子



郑尧子 80年代初马华写作人，原名郑尧子，1956年生于古来（祖籍广东丰顺）。毕业于哥打丁宜新哥打华小与英文中学。1975至1978年间曾在新加坡纺织厂和建筑工地工作，曾参与裕廊工友联谊会活动。自修后，于1979年负笈吉隆坡语文师训学院，成为合格教师并在1981－1985年间于霹雳州邦咯岛教书。后期则在吉隆坡农业大学及士姑来工艺大学继续深造，并考获英文系教育学士及硕士学位。从1981年开始写作与投稿，常发表新诗与散文，笔名幼苗、哥打人、三土几子等。曾荣获新加坡南洋孔教会征文赛安慰奖、1985年国际青年征文赛优秀奖、第七届（1986）南马文艺研究会之"萧婉香青年文学奖"。目前仍在哥打丁宜国中教导华文和英文。

你披的是棕色的皮袄
他穿的是黑色的衣裳
我著是黄色的外套
　在热带的沃土——
　抵挡那酷热的骄阳
我们都是这土地的儿女
来自不同的远方

是你
　冒着生命危险
　捍卫这土地的安宁
是他
　流血流汗
　为这土地开拓道路
是我
　披荆斩棘
　开采这土地的锡矿

我们都是这土地的儿女
来自不同的远方
为这土地的繁荣　牺牲
为这土地的进步　贡献

我们都是这土地的儿女
来自不同的远方
让我们手挽着手
让我们心连着心
让我们肩并着肩
　把那美丽的木槿花
　栽种在这美好的土地上

你想花儿美
他想花儿香
我何尝不一样
　盼花儿娇艳地成长
　让我们分享她的芬芳

我们都是这土地的儿女
呼吸这土地的空气
晒着这土地的阳光
让我们不再猜疑
让我们携手合作
让我们并肩前进
　开垦这块富饶的土地
　建立我们理想的家乡 回

－1984年1月11日

我不再远航

我不再远航
我要回到我可爱的家乡
没有暴乱
没有饥荒

人们和睦相处 喜气洋洋
这 是我美丽的家乡
我不再远航
我要回到我生长的地方
没有压迫
没有悲伤
人们互助友爱 生活安详
这 是我向往的家乡

我不再远航
我要回到我思念的家乡
没有梦想
只有希望
人们辛勤劳动 有难同当
这 是我美好的家乡

我不再远航
我要回到我可爱的渔乡
甘望鱼的芬芳
江鱼仔的清香
我总不会忘记
这 是劳苦渔民 生活乾粮

啊 邦咯岛
我底伟大的亲娘
我要回到你的怀抱 不再远航
我要赞美
我要歌唱

你 是我热爱的家乡
你 是我理想的乌托邦 回

– 1983年12月18日 · 邦咯岛



1986年在新山，左起：江南、古寅、梦平、原甸、吴岸、姚新光。右起：彼岸、苏群等。

中秋月

—— 寄余光中

❑ 郑玉礼



郑玉礼 上世纪60年代末期马华写作人；原名郑玉礼，笔名有：夜半客、梅松柳、霪儿、凌旭、郑龙财等。于1954年5月8日出生在森美兰州淡边镇，祖籍福建省永春县。自小移居麻坡，在当地受中、小学教育。马来亚大学数理化学荣誉学士，英国特许秘书暨行政人员协会会员。曾任工厂书记，中学教师，后在新山从商。自1970至1982年，写得极勤；曾多次参加征文比赛获奖。多篇作品被收入合集《大马新锐诗选》、〈鸽声〉和《马华文学大系·诗歌（二）》等。

听说八月原是古人的中秋
缘何古人不将它带走
却留以今人在叹乡

冷冷一轮城头月
不落在长安
却浴入把杯中
陪六弦琴隐隐啜泣
而他企图将杯中的月饮尽
欲将城外的古江湖也滴尽
无奈明月霜如镜
古人不照照今人
莫道不消魂
更惟恐再深的肝肠也难 遁

别说杯中的月饮不尽
即使将城头的月望断
将江中的月也泣成泪
那草色江河也无法牢记先族禅化的泪
纵使去拦问天涯的归客
他们的目神都会是极疲倦的
疲倦得令你探不到他们的眼波
更莫道泪语问天
天若欲语也难语啊

于今你置渡关外
或真的能将惘惘的灯笼忘却
将二十五年那一裂伤痕吞忘
或许也将二十五后的这轮缺月也忘尽
二十五年后的月会如二十五年前之月
大洲又将掀起多少度浪潮？
那时呵，你的手尚能否如斯抱住六弦琴
弹给已寂了的蟋蟀儿听？
需知道，谁不欲乘风归去
却惟恐高处不胜寒啊！ 回

1976年4月24日于麻

- 选自1976年8月号第129期香港《当代文艺》月刊

仪式

❑ 钟怡雯



钟怡雯 当前马华优异散文作家兼学人。祖籍广东梅县，1969年2月13日出生于霹雳州金宝，在柔佛州的居銮长大。居銮中华独中毕业后，1988年赴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就读，先后取得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目前定居台湾桃园县中坜市，现任元智大学中国语文学系副教授。1997年分别以〈垂钓睡眠〉和〈给时间的战帖〉，一举夺下两大报的散文首奖，同年又以〈说话〉和〈蝉林，文明的爬行〉赢得梁实秋散文奖和华航旅行文学奖。翌年，〈垂钓睡眠〉入选九歌年度散文选，并获得“年度散文奖”。这部共夺得国内外八项散文大奖，销售逾万册的《垂钓睡眠》（1998），代表她在90年代的创作高峰。另有代表作：散文集《野半岛》（2007），这是《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的专栏文章，刊载于2006~07年。

为了二月的欧洲和伊斯坦堡之旅，最近跟小妹频频联络，一点都不觉得伦敦跟台湾相隔有多远。

从来不知道小妹那么重视细节。伦敦的每一项行程确认再确认，要求得钜细靡遗，一副地头蛇的架势，哪天去哪坐几点火车，在哪吃午晚饭，走哪条街看什么风景，坐什么交通工具，全都要事先规划。尤其车票，她坚持先买。提早买便宜，而且老实说，阿姐，你这么难搞，不事先讲好，你会臭脸的。她说得很坦然，再补一句，跟你旅行很累的啊。我也坦然接受。无所谓，被她嫌惯了已经免疫，只要别订早上七八点出发的那种，其他的都好办。

八点出发我得五点摸黑练瑜伽。七点嘛少说四点半起床。没这仪式，我可是出不了门。小妹说得没错。这种超乎寻常的坚持，很难搞。

类似这种原则性规矩随著年龄增加而积累，我便离所谓社交生活愈来愈远，变成朋友口中只闻声音的幽灵人口，一顿饭约上两年还吃不成。一位朋友仓促离世，约了三年的饭只能来世再约，这辈子，我永远欠他一顿。跟他说过许多次对不起，不晓得他在另一个世界收不收得到我的道歉，从此以后，再不敢轻易承诺朋友。老开空头支票让人不安，我的理由那么不合常情，连自己都觉得像烂藉口。

其实没那么不近人情，如果情非得已，我的繁文琐律还是可以弹性调整。除了瑜伽，那是不可更改的铁律，瑜伽是我的吗啡、瑜伽时间除非人

在飞机上，做不了全套，就在有限的空间里做几式过过小瘾。是的，我有瑜伽瘾。别人酗酒你酗运动啊，从前朋友这么笑我。我说得一点都没错，我真是受够了疼痛的折磨。自从发现瑜伽是头痛和肩颈酸痛的克星，绝无副作用 的特效药之后，从此无法自拔。

大概有四年多了，自从我进入瑜伽教室，就谢绝朋友的晚饭。六点以前得用餐完毕，简单的食物，七分饱，免得食物在胃里撑著，影响注意力。一周六天，只要瑜伽教室开门，必然有我坚持的身影。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到八点半，周六早上九点。套句瑜伽班同学的话，真是毅力惊人哪。有时候周六还连上两堂，连老师都说，刚才你不是做过？干脆住教室算了。

刚开始上课那一年，我对进教室这事近乎痴迷，连旅行都舍弃，一天没见到老师就怅然若失。周日没上课的日子播放老师的教学录音带，老老实实半点不偷懒的锻练着。

当然，这是尝到甜头的后来说法。开始是抗拒的。进教室前内心激烈交战。一群陌生人关进密封空间舞动，扭转，呼吸彼此的呼吸。这跟我的运动概念完全悖离。很久以前我游泳。游泳池镶在草地里，夜里仰泳可观天象，数星星；白日赏云赏鸟，空气里满满芬多精。打银球虽然在体育馆，吹的可是自然风。跑步攀山越岭穿越油棕林，听的是雀鸟的生命之歌，吸的是高浓度的负离子。哪像都市人跑步戴耳机耗损听力，吸的是汽机车排放的废气，或闻着运动中心里别人挥发的汗水味。来台湾之后的室内泳池和师大操场，或者都市体育馆里的厮杀，都是不得已。还要再嫌，就干脆别动了。

还有痛，以及挫败。刚开始那几周，僵硬肌肉释放乳酸，逐渐伸展开来的深层酸痛。它们埋在我身体里面不晓得多久了，如今终于慢慢浮出来。前弓的肩膀一点一点回归原位。骨架位移之痛，断断续续，长达三个月。我居然奇迹似咬牙忍下，隐约看见前方有个美好身形的等我。乃有直挺的背，抬头挺胸之姿，乃能体会先痛后快，先苦后甜。

如今回想，那完全是自我催眠的结果。瑜伽老师挺拔的身体是我的目标。一边做一边想，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我会变那样。我不要瘦弱，我要结实均称的肌肉，提重物腰不闪手不痛。一辈子用不到塑身衣提臀裤。抗地心引力抗衰老。健康美丽自然来。每天我带 着这样的想象，面露笑容进教室。我拿当年读英文和马来文的意志力，在修整我的身体。

我是个挑老师的学生 。前半年有四位老师多么有说服力啊。四肢修长

匀称，裹在贴身衣物里的身体，散发强大的征服力和吸引力。动作那么简洁有力，上起课来特别赏心悦目，特别有劲。我被征服了。偶有一两次不得不的缺课，心里非常不安，且失落。下回见面老师会问，上次你没来报到，为什么？同学也问，喂，上次没来呀，大家都很不习惯。这样我就更加勤力，仿佛没现身有负众人期许。

严格说来，我上的不是正统的瑜伽课。那是混合有氧舞蹈。瑜伽和彼拉提斯的强力瑜伽，加上二十分钟哑铃的肌力训练。有动有静兼具矫正效果，正合我意。

第一次参观这身体改造运动，隔着玻璃，我看傻了。

边动作边呼口号，还要跟上节拍。挺胸收腹，前缩后夹。这运动，是人做的吗？边跳边收腹夹臀，除了老师，有几个人顾得了这么多啊？协调感不好没有音感。错拍。慢半拍。姿势嘛，要不像滚水烫脚，要不僵硬可笑，丝毫没有美感。该往东却往西，手对脚错，脚错手对。肌肉没使力，或者根本没肌肉。大部分人就摆摆姿势依样画葫芦。

瑜伽看起来没那么难。我自恃柔软度好，应该很快上手。后来发现，这想法彻底错误。静下来，千头万绪立刻涌起，管得了身体管不了脑。形存神不在。动作熟练之后，身心更难合一，吸吐之间，杂念盘桓不去。那看来不是给人做的有氧，我倒是很快就练得有模有样。从前运动打下的底。游泳，羽球，慢跑，我有的是持久力和爆发力。我静不下来。静比动更难。身心合一的境界那么不容易。那介于存在与不存在，放空与抽离，清明的定静状态。后来透过打坐或诵经，我反而靠近了。

瑜伽班里多的是各种疑难杂症。失眠。驼背。头痛。腰酸背痛。肩颈僵硬。背肌不均衡。走路内八，或者外八。体重不重，外表却浮浮的老像水肿。都市人的文明病，半个健康人。有些则是对身体很不满意。水桶腰。大象腿。小褪肌肉结块。蝴蝶袖拜拜手。弯腰手触不到地。全身硬得像石头。有些人上过课才赫然发现，后翘的臀其实是子宫后屈。天哪我有长短脚。

这是身体的反叛。因为我们从来不重视它，不锻练它，没有好好听它说话。大多数人跟我一样明知故犯，践踏它，用得有些残缺了，毁损了，才想到要修补。更多人苟延残喘，把它用烂用残，直到躺下，再也起不来为止。身体那么复杂，我们从来没有好好问过它，你，你还好吧？

因此给我们病痛。

我不要病，也不要痛。宁愿侍候别人，也不要别人侍候我。我要健全

的身体。我必得善待它。

因此绝不偷懒。

出国时绝不可少伸展带和球，最早时我还带瑜伽垫，那么大一垫，那么一大捆往不大的行李一塞，其他的能省则省，衣服宁愿少带。瑜伽垫实在太占空间，后来用酒店的毛巾代替。出门或上课时间倒数三个小时，是我的起床时间。每天早上一个半小时安抚我的身心，管它寒冬烈日，生病或出国。即使感冒半昏沉，仪式就是仪式。我仍然把该做的做完，再躺回去。

身体于是对我友善多了。感觉不到身体个别零件的存在，只有人。人的整体存在。已经两年没进教室，两年来我却自动自发，没停过早起该做的第一件事。现在它慢慢内化成为我的本能，像呼吸，饮水。像无所不在的，空气。 回

- 原载于2008年6月22日《星洲日报·文艺春秋》副刊



左图：钟怡雯于2002年摄于台北。右图：右起：马岱、张发、陈蝶、黄锦树博士、林玉蓉合影。

端午 · 天神

❑ 周天



周天 新马文学家，本名成观生（胜）。1939年11月29日在柔佛州三合港诞生（祖籍广东惠阳淡水）。1953年，他勉强完成了小学教育，他勉强完成了小学教育，是年末独身南下新加坡投考中正中学分校。1956年反殖浪潮汹涌，学潮起伏，他不幸被开除离校；1959年转入黄昏中学继续未完成的初中课程，次年，由教育部安排进入立化政府华文中学修读高中。1962年进入南大中文系，1964年又因学潮事件被开除离校。陈君早在50年代末期已开始写诗，笔名有陈之、远铃、周天、马雅、白岗、林岗、林海、晓白等。生前在新加坡从事出版与编辑工作。60年代末期，他开始写评论和杂文，70年代初出版了两本杂文集；岛上杂谈、港内杂话。80年代初放弃书店业务，重组长屋出版社。著作有诗集《后裔》（1987年，长屋出版社）等。2006年7月16日因肺癌病逝。

冲动 暴雨
是为忠魂而怒吼？

是你这端午天神在自悔
那年 眼怔怔看着忠良之士
跃江 沉剑
二千年后
仍把悔恨的泪水
化成粗暴的雨点
落到这渔村的城市

是否 那位忠魂的后裔
此刻也惘然失落
你用这暴躁的泪声
去冲击后裔的心灵
提醒它们
不要弃剑沉江……

你应也看到
狂澜的漩涡中
多少的忠良沉落

啊 天神
你来年会更冲动
那些吃着粽子的子孙
已经快要写不出端午的字形

你大声地哭号吧
为后代的忠魂
为现代的忠魂 回

后记：端午节那天，乌云密布，顷刻大雨猛泻，犹如天神为屈原之死而痛哭，因作此诗。

—原载于1986年7月《热带文艺》第6期

回家，充电

❑ 周锦聪

周锦聪 马华青年作家，本名周锦聪，1971年3月29日生于柔佛麻坡玉射，祖籍福建永春。小学毕业于麻坡玉射培英华小，中学课程则于麻坡三所国中完成。1995年毕业于峇株巴辖师训学院后，曾在笨珍龟咯培侨华小执教，后在马大语文暨语言学兼教育本科（中文）毕业。2002年出版儿童小说集《感谢阳光》。12岁开始写作，中学时期便荣获10余项写作奖，其中包括狮城扶轮文学奖高中散文组亚军等。作品以诗歌及散文为主，偶尔也涉猎微型小说、文学评论及儿童小说。曾获第四届马华文学奖诗歌组第一名、第五届嘉应散文奖第一名、第六届微型小说奖第三名、第七届（2003）花踪文学奖儿童文学组佳作奖等。现任大马教育部副部长特别助理。



回家，总有串串的惊喜在等候。

屋前，屋后，随意绕一圈，有时是一朵睡莲在水缸里孵梦，有时是一丛太阳花抬着纯真的笑脸对着太阳微笑，有时是一树的芒果在风中闪着诱人的黄澄澄。走着走着，有时候一不留神，会跟活蹦乱跳的很儿相撞，恍惚间，仿佛跟小时候那爱在大地上奔驰的自己相撞。

看过美丽的花果，我总喜欢带孩子去播种。

有一次，我告诉她们：大地是种子的家，回到大地，种子才能萌发希望，以茂盛的枝叶花果，带来蓬勃生气。孩子频频点头，那副似懂非懂的样子，煞是可爱，像在风中摇头摆脑的幼苗一样惹人怜爱。

回家，总有说不完的故事。

跟爸爸或兄弟们话匣子一开，有时候回到苦乐参半的从前，有时候参与彼此最近的经历，有时候是编制未来的宏图。妈妈总在一边默默地听，默默地笑。如果不是那场突如其来的脑中风，妈妈是多么地健谈啊！每次，我总爱逗妈妈讲话，也许她无法很好地组织一个句子，只要她肯尝试开口说话，我就开心了。

夜晚，跟家人谈完天，我爱牵着孩子的手，去外头看星星。

在漫天灿烂的星光中，心血来潮时，我还会哼哼那首少年时爱唱的《答案》，让自己随着歌声，飘向青春飞扬的少年时光：

天上的星星　为何像人群一般的拥挤呢
地上的人们　为何又像星星一样的疏远
啊，宇宙是星星的家，回到宇宙，星星才能散发光芒，莹莹。

家，是我拾取童年和少年回忆的地方，是我感受亲情的地方，更是疲惫的我充电的地方。你应该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回家后，总有勇气在荒凉的心田，重新播种；为什么我每次回家时，总能够在灰暗的宇宙，收割光明。回

- 原载于2007年10月11日《星洲日报·文艺春秋》副刊

象山筠海楼诗词

❑ 周庆芳

周庆芳 约于1906年生，原籍福建永春。长期住在麻坡，乃华校中小学校长，终生从事教育，历经30余年。50以后，与陈蕾士、李冰人、吴金谷、郑成勋及张逸民等交往，直到组织诗社——共组麻坡丹绒吟苑，继又扩而为南州诗社，从此多所吟咏，寄情笔墨。1975年出版《象山筠海楼吟稿》（出版人为其千金周翠霞博士）。



周氏倡导南洲诗社，使之成为国内六大诗社之一。1978年获颁国际桂冠诗人荣衔，同年荣获亚洲国际自由大学授予名誉教育博士。1983年获得美国亚利桑世界大学授予文化学博士学位，同年获得韩国忠北大学世界诗学研究所授予理事职。1999年获得天长学院颁予文学奖，2000年获颁赐优越国际诗人奖。周氏育有二男五女，历任大马诗词研究总会顾问及美国四海诗社永久名誉社长。笔名白苹、伊兰、周郎、锦帆等。2004年7月2日辞世。

麻坡竹枝词 八首

⊙哈芝亚务似天街，灯火辉煌夜色佳。海错山珍香四溢，车旁饿莩孰关怀。
⊙麻坡菜馆擅蚝煎，滋补身心岂偶然。侍女殷勤香满座，几人到此不流涎。
⊙晚游佳处是丹绒，树下堤边浴海风。士女如云花簇锦，拍拖时节月朦胧。
⊙滚滚麻河卧大桥，狗偷鼠窃乐逍遥。堤边牛女须防备，盗去身心吃不消。
⊙麻坡布店竞新奇，玉立门前模特儿。莫恨彼娇如木石，无情男女是僵尸。
⊙麻河流水去悠悠，两地相思一样愁。流水不停愁不尽，愿郎归早共白头。
⊙麻河水阔好撑船，船如眉月水如天。天悬明月景真美，妹入君怀醉欲眠。
⊙中华三会各千秋，二马路中同一楼。上盖青天下庇佛，恩威可否比王侯。

（注）中华三会指中华商会中华公会及中华公冢委员会 回

东风第一枝 马六甲怀古

约翰山头，兰城眼底，惊心往事如昨。郑和古庙斑斓，葡军禁垣剥落。恩仇异果，见华夏、德高嵩岳。最怆怀烈士丰碑（注），长灿古城一角。
残照里，片帆漠漠。衰草际、晚蛩袅袅。垒前重炮凄寒，江中怒涛肆虐。从来帝霸，比落叶还形萧索。望天边、云水苍茫，似听数声辽鹤。

（注）倭寇统治时期，古城有华侨志士数十被坑，卜葬于三保山麓，立碑留念。回

- 选自周庆芳遗著《象山筠海楼吟稿》（1975）

云南园在我记忆中

❑ 朱 颜

朱颜 原名朱华联，笔名朱颜，朱判。1941年生于柔佛居銮。祖籍广东惠州。1951－1956年念平民小学。1957-1962就读于居銮中华中学。1963年南洋大学先修班。1964－1966年新加坡南洋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肄业生。从事过多种行业。1974-2006年为建筑承包商。1968年移居吉隆坡至今。



朱颜平日喜欢写日记，也关心世事。他同情南斯拉夫的难民，他写成了《何处是我家》；他关怀印尼的华人处境，完成了《当黑暗到来……》。已出版著作：云南园的歌声、长堤两岸……等。朱颜从事建筑业三十多年，写成了《建筑商日记》。朱颜立志学好双语，便用中英文写日记和故事。《岁月留痕》和'My Memoirs'；是他的中英文日记式回忆录。已于2008年6月出版为单行本。

6月2日下午，我躲躲藏藏地跟着人群，经过特别安排进入狮子城。

在巴士上我暗中问自己：三十年不见，云南园将变成什么模样？古色古香的图书馆，小巧玲珑的八角亭，湖波荡漾的南大湖……在云雾笼罩的清晨，在晚霞映照的黄昏，站在学生楼天台上远眺；近处的相思丛，远处的农庄，……那一切纯朴的景象，好似一个单纯少女的笑脸，永远烙印在我的脑海中……

"我们已到了云南园！"

"我们从后门进入，见不到牌坊！"

"那棵是我们种植的树木！"

"那是……我的宿舍！"

"……"

一阵惊叫声，把我从回忆中惊醒。我移动眼睛，我寻找着我居住过的红毛丹园，理学院对面的茅屋；我寻找着我曾经夜读到天明的商学院……。可是，望遍整个云南山岗，我都无法找到那些旧建筑，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摩登的高楼；高速公路在云南园旁边穿过。我再也见不到那迷朦的山峦，那山边的云雾……

来时心情已惆怅，如今看到此情此境，我这颗游子之心更觉哀痛！

晚上几位老同学准备了一顿丰富的晚餐。三十年来不断思念，一旦相聚心中虽有千言万语，真不知从何叙说？当我得知吕同学等好学不倦，赖同学在写作上的奋斗过程，还有叶同学的自力更生……我心中顿觉欣喜却

也自愧万分。

6月3日早晨，我穿上跑步鞋，我奔驰在云南岗上。我寻找着相思林。我走遍云南园，只见一棵垂死的相思老树，树上没有了相思花。我独自坐在南大湖畔哀叹……

6月3日夜晚是轰轰烈烈的“南大之夜”，热闹的场面并没有给我我带来温暖和亲切。因为我总无法看到云南园原本的笑脸，也无法听到云南园纯真的歌声。“南园一梦……”虽唱得凄惨，但表达不出我心中的沉痛。

来的时候我看到无数南大同学带着一颗欢腾的心，踏着“成功”的步伐由世界各个角落回到云南园。当时我心中也有过一阵的喜悦，也为云南园感到片刻的自豪。在云南园看到的同学都是脸带着得意的微笑，只有我或许只有三几个，心中总是闷闷不乐。我从云南园出去，就一直和命运搏斗，为了生存，三十年如一日在谋生的大海中浮沉。三十年了，我仍然一事无成，除了伤痛之外我也羞愧！说实话，我真无脸回到云南园，因为云南园在临终惨痛的时刻，我并没有为她唱着安息之歌！

死的已经死了，被埋藏的已结了冰，为何我老是为那些死去的相思树哀叹？

人，步入了老年，谁也不愿再唱年轻时代“天真”的歌；更有谁愿意去点数那些在风雨中倒下的相思树！

许多人都有着无数甜蜜的日子陪他们生活在云南园。为何独我留下痛苦的回忆！

6月4日，在细雨中我默默地和云南园挥别……三十年的折磨我再也淌不出年轻时代的离别热泪。 回

- 原载于1995年7月8日《南洋商报·商余》副刊

离开“老人营”

近年来，除了游泳可保持一点年青人的强劲外，跑步根本没资格入围；现在连走路也输给妇人，如此下去，我不被打入“老人营”才怪呢。

上周五傍晚十分，我在首邦市市政厅大草场慢行。一群中年人在长跑。他们擦我身而过。我想到年前，我风雨不改，在山径上，在湖边跑道上称雄。唉，如今我老了，成了弱者。

想着，走着，跑道人影无踪。暮色渐黑，我独自步行，在“暮途”中。

刹那间，一个年轻女孩，拖着“哒哒”步声，从我身后赶来；她的健躯闪我身边而过，我真羡慕她的刚强！

我还是缓慢步行；我老了，与世无争。我老了吗？岁已老了吗？不，不该认老。认了老，永远被“老人铁笼”围绕着。好吧，我回忆当年，我憧憬往年的勇猛。我放快脚步，左脚膝盖的绞痛阴影渐渐消失。我跨大步子，双手摆动，腰部摇摆，我回到当年Malay Mail Big Walk 的姿态。30分钟后，我超越了那女将。我不自满，我继续走。8点30分，田径场上人影已绝迹，我也汗流浃背。我拖着胜利的步伐回家。

今天午后5时，我们三个爬山员来到嘉星山。雨后的山径，有点潮湿；加上今天不是周末，行人寥落。到了斜坡，我看到一个印度大兄，喘着气，强忍着上山。

小黄这次领先了我们。以往老黄和我，必在小黄前面。今天，老黄发现了“老态”；我更不用说，左膝盖的绞痛阴影叫我别卖老命。

第一圈后，我双脚关节柔松、稳健。左膝盖的绞痛也渐渐消失。第二次爬过斜坡，双黄欲“收兵”。

我来个挑战：“老黄，你曾经是甲洞森林保护区的爬山老英雄，你有了三次上山的辉煌记录。现在，我们来个嘉星山三圈记录怎样？”

“我不行！”老黄说。

“我……”小黄也婉辞。

好吧，只要敢于接受挑战，年龄不是问题。我独自往前走。当我看到一个中年华人妇女健步向前，更给我打下了枝“兴奋剂”。

我越过铁桥，山径上不见人影。上山又下山，我听到了谈话声。当我走到谷底，我看到三个马来青年喘着气走来。

“你们走了几圈？”我问。

“第一圈已受不了。”一个高大的马来年轻人问：“你呢？”

“第三圈了！”我骄傲地说。

他们用钦佩的眼神瞟了我一下，喘着气避我身而过。

其实嘛，他们选择反方向的路途比我这个“亚伯”走的更容易呢。

亚伯能胜他们，是毅力使然；亚伯不认输嘛！ 回

- 原载于2006年12月第69期《清流》季刊

丰顺乡镇风情

❑ 朱镜波

朱镜波 柔南资深新闻从业员，担任星洲日报驻古来区记者多年。原名朱镜波；笔名凌秀、一秋等。于1940年10月17日出生在柔佛州士乃。祖籍广东省丰顺县。从



1968年开始当报社记者；撰写新闻特稿，也常化名在地方版发表杂感及小品文。

曾兼任社团座办和柔佛州丰顺会馆要职，现任该同乡会馆副财政。

有个机缘前往祖乡一游，我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欢欣！整颗心灵所获得的感觉似乎是我有生以来不曾有过的。

呵，且让我以胸怀去容纳与珍藏祖乡的九山一田、金汤飞泉、古树斜塔……那一丝丝祖乡情怀更是甜贴心窝哩！教我如何不打从心底泛起美丽的忆念呢？

于是，我试图赞美歌颂祖乡，写下这篇不生动但却真挚的纪念章，冀期报答祖乡恩情于万一。可不是吗，若是没有祖乡让我先人健康成长，往后哪能南来养育了我们这一代？你说，我们怎能不感恩图报呀！

· 祖乡见闻

位于广东省东部的丰顺县，除了县城汤坑镇较为平坦外，全县的廿多个乡镇几乎都在群山环抱中，游戏景点有丰溪春涨，溜隍夏榕，金汤秋雾，铜盘“冬雪”，龙归磉瀑，揭岭飞泉，金丰古树，丰良斜塔，汤坑太平寺等。此外，全县也有多处特优温泉，真个是青山绿水，仿如世外桃源土地。

丰顺县建于公元1738年，至今仅250余年历史，东面与饶平接壤，南面与揭阳、揭西为邻，西面连五华、兴宁，北向梅县、大埔。全县人口约60余万人。

随着改革开放，丰顺同乡返梓日众，大多数由汕头乘坐旅游巴士或面包车沿途经过揭东、新亨、汾水等镇才抵达汤沆县城，约需2小时车程，再由汤坑乘车到丰顺县第二大市镇丰良，只需费时45分，沿途都是平坦的洋灰路，交通颇为顺畅；此外，如果从梅州市乘车也可直达丰良，费时约两个钟头。

丰良镇地点居中，成为大多数返乡客必经之集散地；由丰良镇到各乡区仍是黄泥路，除旅游车或面包车载送外，也有摩托（摩哆西卡在那儿称

之为“摩托”）接送，以赚取外快。

丰顺县乡民世代在被形容为“九山一田”的土地上艰辛耕耘，大都过着贫乏的生活。车子驰骋在崎岖的黄泥路上，沿途山峦起伏，车子若意外坠入崖谷，可不敢想像。目前乡间谋生不易，在车厢里，笔者与同行的张君对我们的先贤，当年在交通不便之时，如何翻山越岭，冒着极可能被野兽侵袭的危险到汕头远涉重洋，到一个全然陌生，生死未卜的南洋求生存。他们敢于挑战生活，不畏艰辛的毅力与奋斗精神，怎不令我们肃然起敬!

中国政府也非常重视教育，在全县20多个乡镇中，中小学有数十间，其中以设于县城汤坑镇的“丰顺中学”最为堂皇富丽，设备齐全。

据悉，这间现代化的丰顺中学获泰国丰顺同乡捐献共人民币1千200余万元，新加坡丰顺同乡也共捐助新加坡币20多万元。并于1994年12月4日，值第2届世界丰顺同乡联谊大会在汤坑举办时举行落成庆典。

泰国及新加坡丰顺同乡对原乡的教育事业之热心精神，可圈可点。

在乡区，由于经济发展较慢，许多乡民仍面对贫困；笔者到原乡建于1976年的径门中学参观时，发现这座拥有20多位教职员，逾450位初中生（属初级中学）的中学，设备也因陋就简，学生也没有穿校服，分每周5天全日制上课，即由上午8时10分至11时50分，下午于2时15分至4时50分。为了让乡区学生多学习，还有早修及晚修，由老师辅导。信手翻阅他们的《语文课本》，课文包括鲁迅及毛泽东等的著作。

· 小食价廉物美

在各乡区都有规模不同的小学，新生代几乎达100%都有机会进学校念书。虽然教学媒介语已采用普通话（华语），但学生们在乡间仍习惯讲方言。倘佯在一片欣欣向荣迈向现代化的丰顺县城汤坑镇，你可买到许多价廉物美的物品，也有机会吃到美味便宜的小食，诸如炒田螺、炒猪肠、食蛇肉，以及具家乡风味的炒茨粉条等，都令旅客回味无穷。

神州大地自改革开放以来，生机勃勃，乡区的年轻人也不想蛰居乡间，都向往到经济特区如深圳、珠海、广州或汕头等地寻找新天地。随着年轻人涌往经济特区或城市，也间接带动乡镇的发展；尽管乡区人民生活已逐渐改善，但要摆脱贫困仍需一段时日。

据原乡人说，丰顺县的年轻人有勤奋的优良本质外，绝大部份到城市闯天下的男女青年，一到大节日都会络绎返乡与亲人欢度春节，思乡情怀，难能可贵!

- 原载于1995年12月30日《星洲日报·柔佛》版

道南·大学记

❑祝家华



祝家华 马华学人暨时评作家。祖籍海南文昌，1962年10月17日生于森美兰州波德申老港。幼年丧父，在半工半读之下完成中、小学教育。1976年开始创作，笔名杜泉、云汉华等。1986～87年任槟城理科大学华文学会主席。1988年毕业于槟城理科大学商业管理系，1993年获得台湾政治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已考获政大政研所博士学位。曾任香港《亚洲周刊》驻吉隆坡特派员。现任士姑来南方学院院长。著有散文集《熙攘在人间》（1992）、报道文学《寻找凤凰城》。约于1994年出版学术论著《解构政治神话·大马两线政治的评析——1985～1992》。1999年杪著有华社观点集《炉火中的沉思》。约自1999年6月初开始，在《星洲日报·自由论谈》版撰写《天人家园》专栏。

在还没有来南方学院述职的前一年，刚好修完博士学位。那年岁末，我在寻思“遣怀人生余事”，写了专栏短文〈法源寺与吉隆坡之死〉。

如今夜读旧稿，惊觉已快五年。当年撰述的《创办天人文化书院刍议》之书院教育理想，没想真成为我的“遣怀人生余事”。

处于新的一千年之初，在动荡不安以及不可知的未来岁月里，教育、大学教育，还可以让人安身立命，让我可以有一个“轭”来渡过时间之海，以遣残生，以铸生之美！

因为在南方学院任职，我有机会到慕名已久的千年书院——岳麓书院参访，学习了书院近千年的《道南正脉》匾额之真谛。上个一千年前，文化的“道”来到湖南一带的南方，岳麓书院继承了“道南正脉”之文化道统。渡过洪荒一千年的时间之海，文化道统已经迁移到了南洋之滨的南方了。

我得以在三院（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及韩江学院）联合申办一所新大学的建议书中，提出“正道南矣”的命题，冀望华社三院的“联合大学”可以继承“道南正脉”的精神，媲美千年学府的岳麓书院。大马华社的“联合大学”之成立于我，是时间、意志和智慧的未来式实践；终将是“道南”文化精神史的一部分。

冥冥中，由于南方学院职务的因缘，我认识了南洋之滨数百年来的大师人物陈瑞献先生，更因此而能设立“南方人文精神奖：南方之鼎”。南方

学院能和陈老师结缘，是我们莫大的荣幸和恩典。

2006年他为我们创作了“南方之鼎”，2007年他为我们的“大学之道”题字，去年12月8日又接受南方学院艺术顾问的委任及主持“大学之道”的揭幕仪式，这真是南方学院历史、大马华社高等教育史上重要的一页。

陈老师创作“南方之鼎”的笔记写道：“鼎迁以南，成一方风气之鼎盛”；如今“大学之道”的揭幕，正是标志“鼎迁以南”以后，“大学”的风气要在南方兴盛起来。《大学》开宗明义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是何等壮美之大学志业!

陈老师言：“大学之道”立碑是千秋大业，不可不慎重。吾人相信先辈百年来的大学梦，虽曲折坎坷，高峰谷落，然百折不挠，永不止息的梦想，终有实践之时。

“大学之道”的矗立，见证“道南正脉”来到南方大学园区及成为南方之传，南方大学或联合大学不远矣!

今临南方金山岭（南方学院位于柔佛士姑来金巴斯山岗），登高望远，百岁之梦，荒惶来访；南国有材，文风奇野，惜不见三院同心，有明日之忧；千年之约，大学之道，开百代人才，天下为用，南方之美。

百年之后，当知今朝；是为道南大学记。 回

- 原载于2008年2月号《普门》第97期



2006年11月4日，马新众多作家欢聚在南方学院，左起为祝家华院长、年红、柯金德、黄远雄、沙禽、蔼秀夫妇、全方位艺术家陈瑞献、李锦宗、方桂香、梦平、苏清强、陈雪风、何乃健（丘量栋摄）。

重回森林

❑庄延波



庄延波 上世纪60年代马华诗人，原名庄延波，笔名艾梦、庄子、艾庄等。1945年8月在新山出生，祖籍广东澄海。1964年在宽柔中学受完高中教育；1968年毕业于新加坡义安学院文学系，获马来文学士学位。1966年与马来文学者钟松发及陈亚良等出版《青青月刊》、担任社长及文艺版编辑，仅出版一期，便因经费不足而停刊。1965及1966年，他也曾与已故摄影家李晋华创办《摄影时报》，任该报社长。从70年代后期开始，积极地在新山等地推广马华文学活动，颇有建树。80年代末曾任亚洲华文作家协会基金委员会副主任等。1990年出版诗集《千山我独行》。曾经在所罗门岛从事木业，出任董事经理；目前在印尼从商，偶尔有作品刊登。

我决定重回森林!

今年年卅晚，我独自在南太平洋最原始，最神秘的所罗门群岛上。望着满天星斗，他们眨着鬼眼，似乎在数落我；团员桌上的主人位少了你，妻儿们都很失落，你知道吗?

我知道。……

远处传来美拉尼西亚部落的咚咚鼓声，并不壮烈。也许，族长在迸发着火花的篝火旁，向族人指着天空，说着祖父们传下的故事，马落禾湖的神，如何威武高大。

我的山寨建在珊瑚礁湾内，景色优美；尤其是今天黄昏的彩霞，是一块紧挨着一块的，金光在接口相映，瑰丽无比。这拼图似曾相识，我的思潮起伏，脑海里又涌现那一幕:

也是夕阳西下，彩云满天。我下了决定，我要走出森林!

当我把决定通知下属后，他们显得震惊和不能置信。

他们跟了我十多年，我又何曾舍得?

都问：真的吗?

真的。我已委任了新寨主。

为什么？想换换环境，十几年呆在森林里，家在那里，一点都不踏实。

多少个黄昏，看着彩霞，陪着夕阳西下。

“谁陪你回家？”

“我会回来看你们的。”同相厮守十多年的好兄弟，我内心的感受又酸又痛!

就在前二个晚上，我梦见一棵树向伙伴们大喊：明天他们要来砍我们了，我们快点逃命吧!

怎么逃？声音是悲哀绝望的。惊醒时，我一直发呆了很久很久，内心一直在挣扎，踱步外出，夜凉如水。

守夜的沙地明用电筒向我照射，我示意他把工头哈山叫来。

“明天当露山的砍伐计划暂时取消！”我向他发出简单的指示。他怔怔地望着我，我示意他不要问为什么。

欢送会上，数百位工友的眼泪和祝福，使我歉疚。几个部落的族长也带领族人到来，他们载歌载舞，杀羊宰鸡，把鲜血涂满我前额，为我祈福。……

要上船时，听道有人在叫：Om! Om!

原来是小哈迪，他奔跑着来，一双小手托了一件东西给我：“Bawa ini, OM ! Hardi Selalu dihati-mu！（带着它吧，你会常常挂念着我！）

那是一块小玉佩，我禁不住流泪了……

什么时候，鼓声已息。我看着逐渐朦胧的昏暗天色，风也大了些，海浪击岸的声响如万马奔腾。

我必须重回森林?

我尝试走进城市，想舒展和实现自己的抱负和梦想。我像一只灵敏的猴子，奔、跳、钻；我像一只猛虎，身壮胆粗；我像查山佬一样，到处探觅宝藏。由越南的西贡，到它令人丧胆的森林，柬埔寨布满地雷的土地；中国的大江南北，北朝鲜的白头山；还有神风呼号的西伯利亚大森林……尽管我身壮胆粗、灵敏、苦干，我始终过不了那道墙，城市的人!

其实，是我不想过。我不是能与西伊里安杀人部落的后裔相处得很好么?

我，又久病复发？想再一次证明我的能力，向千山挑战?

“所罗门王的宝藏”是我中学读到的一本书，我不会忘记当时强烈的梦想。

初中二，十四岁，坐在面前向新柔海峡的宽柔中学的山坡上，我就立下志愿要去寻找所罗门的宝藏。那时候，我就知道没钱的痛苦，我没有脚车，甚至连乒乓拍也买不起!

初中三时由于没钱交学费而差一点失学，更遑论参加毕业同学的金马

仑之旅了。

很小就没有母亲，父亲在我高中二时去世。我知道今生今世必须在孤寂的路上独闯。年事渐长，我一直在寻找，何处是我的温暖和希望。

也许，这就是我将来足遍千岛，飞过无数的土地独个儿闯天下！

那一年，是深秋。我站在长城上看着中华如此壮丽的土地，崛立几千年不倒的城墙，内心的冲击和感受，说不出来。远处，正是片片红叶迎风起舞。“黄叶舞秋风”，那年把这首歌抄给我的薇何在？可惜，不能一起真正观赏和体会，世事总不尽人意呵！

多少次了，我像只凌空扑击的鹰，俯冲后又疾速飞起。我坚韧不拔的意志常常令我化险为夷，令我重新翱翔起来。……

所罗门群岛，充满远古的神秘。无数美丽的岛屿，清澈深远的海洋，茂密的森林，咚咚的鼓声，告诉你它蕴藏着远古的大奥秘。

我

决定重回森林，所罗门群岛的森林。 回

- 原载于1998年12月出版第53期《亚洲华文作家杂志》（会刊）

仙人掌

你生长在炎热的风沙里
没有淙淙清泉
雨水更难得

你顽强的生命
让太阳浮雕你的立姿
日日夜夜和风沙共舞

既然拥有生命
又怎能受屈受辱？
你呵，
　要长大，
　　还要开花 回

- 原载于1997年2月莎琳编选童诗集《童园牧歌》（新亚出版社）

题未定

❑ 佐丁



佐丁 20世纪40年代初马华写作人；原名林宏昌，生于1922年2月8日，闽籍。40年代初已开始写作，日治时期浪迹印尼。战后，出任淡杯丹柏学校校长多年，但家庭却在新加坡。喜欢写新诗，笔名有左丁、林佐、佐丁、凌佐等。作品多发表在《南洋商报·和平》副刊（1946～50）。战后初期，曾在新加坡与文友合编星华写作者协会会刊。于1969年11月29日在星洲谢世。著有《佐丁诗稿》。

深潭似的沉寂锁不了
无边的黑夜……

文明就服役了黑夜的白天
　　雪茄　葡萄酒　夹着女人底媚态
色情的影片，疯狂的原始音乐
这一切都呈现在市街之侧

绚烂的华灯不屑一视鄙陋的鸽居
然而，斗大的烛光却偏爱独伴
疲倦的人粗鲁咒骂击破沉寂
——物价腾涨　战争带来了忿怒

一个纯洁的灵魂
　　被明天的工厂底汽笛号召起来的
严正有力的宣布

……像我，市街从黑夜的统治里
　　伸直了懒腰胜利的
沁出辛楚的眼泪迎接
黎明……

－ 原载于1941年4月30日《南洋商报·狮声》副刊

本会馆荣誉出版
《柔华作家百人文集》

名垂马华文坛

柔佛丰顺会馆 全体会员/理事乡亲

拿督丘自发	彭得发	徐金赐	郑良鸿	蔡兴福	陈顺昌	丘长生
王瑞生	朱水霖	林木兴	张美福	谭国明	杨和钹	陈　琴
陈梧桐	陈德胜	陈伟光	陈　俊	吴孟进	张炳烈	林秀文
林开生	彭利生	罗　汉	张居洋	杨和权	许新国	张仕安
郑宋森	陈修南	谭金城	徐位尧	丘声明	王春龙	文张兴
张贤胜	张贤万	郑万国	张世照	朱文源	郑月庭	简天佑
郑源发	罗荣发	林必柳	王玉荣	朱志强	罗英明	林胜标
林思博	林维群	吕春前	朱镜波	彭志容	陈荣华	彭荣深
吴雨平	吕春祥	吕春东	吕春庚	吕郑珠	吴乐生	郑新强
王亚坤	杨　灼	陈细湖	李绍利	徐位禄	王世泉	谭家仁
谭家书	彭习财	张诗谷	彭国金	郑创纲	陈宗达	郑行发
陈国峰	郑元特	朱　发	徐耀光	朱木霖	朱德康	冯　苟
谭　丰	陈　华	郑欣禄	朱文锦	郑欣建	郑欣民	郑元泰
何金山	郑创楚	张贤清	吴鸿乾	何奕宜	林　叶	罗友森
罗亚岑	罗来添	郑泉生	赖有道	赖木兰	彭美娘	王锦洪
彭锦祥	杨和顺	朱木兰	彭建顺	谭金煌	朱文庆	彭致顺
谭国灿	何妙珍	沈兰英	赖燕爱	黄秀基	纪周秀	蔡莲香
朱金盛	洪茂英	谢亚岑	李金莲	蔡永福	张秀兰	张世泽
王福添	沈　招	罗文明	王振隆	徐锟清	谭国顺	陈士炎
陈文友	王汉忠	罗俊耀	王水舜	林坤舜	陈伟后	陈仕强
陈双喜	文国隆	丘名成	彭亚九	张　仁	陈文景	朱德远
李耐强	彭炳坤	陈宗云	陈顺兴	丘亚华	徐进来	彭海帆
郑月胜	彭南九	张秋福	蔡清香	陈晓光	李明旭	张铄光
王金兰	郑万隆	李绍维	王志拱	刘秀清	陈文光	丘声伟

朱钰波　陈仕龙　陈仕虎　黄秀萍　陈文明　房运发　刘少强
黎梅生　郑万钦　朱麒麟　朱国强　陈振华　黄志和　梁顺生
林增财　张显春　蔡　森　廖汉清　郑业雄　陈胜安　陈　枝
陈文光　袁大新　邱名崑　朱章宝　郑嫩英　王世隆　何贵兰
杨海E　彭海祥　王世交　陈南盛　王木英　彭细妹　林亚玖
谭增翰　郑业晖　王彩兴　谭任翔　冯世玉　郑业柜　王志光
冯道发　朱文芳　罗寅龙　陈学仁　王平兴　朱美凤　王春球
王贝云　王张对娘　文金福　朱步青　朱志明　朱　及　吕日生
何锦汉　林吴玉珍　张贤鑫　张东安　张庆烈　袁万安　陈胡桂容
陈启章　陈石忠　蔡顺妹　陈仕明　陈房吉　陈修孟　陈张玉梅
彭黄观英　冯细苟　杨亚慧　刘亚苏　简陈顺娘　谭　石　陈黄玉兰
陈文汉　何刘心为　冯运娇　曾卫娣　陈亚妹　朱丽花　冯英妹
张桂英　谢日娇　吕玉英　蔡连芳　张淑珍　林木明　何兰珍
朱贵南　陈萧玉兰　王锦新　朱清波　朱新昌　朱少腾　吴鸿吨
林谭妹　张德营　张　柏　陈　威　郑行发　郑晋炎　郑吴氏
郑鸿生　郑泉生　郑霖炎　朱　章　朱再娘　谭　江　谭国平
谭庚腾　陈桥兴　刘少金　罗留明　谢福枝　彭光辉　彭锦清
黄锦春　黄灼村　谭国生　杨亚由　谢炳权　谭吴秀琴　罗月麟
胡不准　徐奕之　张广周　黎安福　杨石花　罗赐能　何赐平
冯石林　冯吉林　罗友坚　罗昭爱　罗豪钦　罗汉坚　林映珠
罗木声　陈德兴　邹桂林　林锦强　陈锦华　邹昌明　杨国雄
张　日　吴亚德　何庆奕　张　金　张家梅　谭　祥　詹益东
廖易帆　钟贵昌　赖李亚东　赖金娇　陈修明　林坤权　张国添
廖金城　王　庭　王爱新　丘声新　徐名德　黄　英　曾劲华
洪钟亚田　邹裕声　李昭英　彭海泉　彭依锦　彭新木　彭　南
郑彬娘　彭颂荣　朱草麻　彭如春　罗亚九　简李纯娘　简炳权
谭家唐　洪益娘　李廖亚英　朱欧玉兰　朱彭顺娘　朱双发　李亚珍
徐亚尚　张荣发　张铄金　彭建顺　谢　炎　谢金水　文新鉴
梁金生　叶桂明　杨德生　杨亚德　邓庚生　钱张正　彭　苟
谭国华　郑春林　郑春良　曾祥声　王志辉　王志照　王志清
严业金　徐德兴　吕雅妹　徐名笃　朱新畅　范桂均　郑旨荃
郑美凤　梁泽超　郑万竹　朱春亮　李振福　张书聪　何树林
张特熏　丘量栋

同敬贺（戊子年·2008年8月8日）

书后语

郑万隆·总务

本会馆有机缘出版这么一部厚达约6百页的《柔华作家百人文集》，似乎是很偶然的大动作。

主编者为同乡邱名崑校长（笔名梦平、马岑、丘岷），他的提议在2007年6月间召开的第21届第7次的例常董事会上获得通过——出版由他编选的《柔华作家百人文集》，原订为1百名，5百页。

感谢邱乡贤为本馆所作的奉献与付出，同时多谢知名的223位柔华作者（包括其家属）大力的支持及合作，惠寄佳作以光篇幅。若是已更换新址，希请尽快联络，有了通讯处，当即寄赠壹册给作者留念。本会馆也十分感激两届董事职委的通力合作、多位乡贤及社会仁人善士乐善好施、慷慨解囊，惠助印刷费；邱少华博士的题字和丘量栋乡亲的封面设计等，大家仁风广被的精神，令人钦敬。我谨代表本会馆向相关人士申表谢忱，并请时予惠教为幸。

（2008年8月16日·沙令）

第21届（2006～2007年度）董事会职员	
会长	拿督丘自发
署理会长	王瑞生
副会长	谭国明、张世照
总务	郑欣民、杨和钹（副）
财政	郑创纲
体育	郑万国
青年团	陈文景
妇女组	吕雅妹
文书	彭志容、邱名崑
交际	陈石忠、郑万隆（副）
康乐	赖木兰、林开生（副）
福利	陈宗达、许新国（副）
理事	徐位禄、郑业雄、林木兴、刘少强、林锦强、朱水霖
查账	郑欣禄、王志拱

第22届（2008～2009年度）董事会职员	
会长	张贤万
署理会长	朱水霖
副会长	冯　苟、陈荣华、赖木兰
总务	郑万隆、杨和钹（副）
财政	王彩兴、朱镜波（副）
文书	张庆烈、朱新昌
交际	王春球、房运发
康乐	吕雅妹
妇女组	吕雅妹
福利	朱　及、林木兴（副）
体育	陈宗达、朱德康（副）
理事	刘少强、徐位禄、张贤胜、张美福、张铼金、林开生、陈石忠、许新国、谭金城、张世照
查账	梁顺生、张　柏







(主编◆马岑)

关于本书

马新丰顺文人多;本土著名的作家如，梁若尘(已故)、田流、流军、彭世灼、艾芸、冬琴、彭志伦、欣荣、史英、刘星、郑尧子、谭国庆……等，都原籍广东省丰顺县。本书主编邱名崑(马岑、梦平)，祖籍也是丰顺(汤南塔下新寨)。这位丰顺乡亲在〈导论〉中强调：这回凝聚集体力量出版文集，形同一个向马新文坛彰显柔华文教新貌的窗口。……感谢柔佛丰顺会馆乡亲仁者促成出版此书之宏愿!我州既已跨出第一步，若是全马13州都相继发起编选各自的《X华作家文集》，等到出齐了十三部选集，那是多么壮观的文坛盛事呀！但愿梦想成真！惟有梦想才能使文人壮大起来。我深信这一理念，所以长期在与“文人共舞”时刻，是个人的“欢乐时光”，希望有更多人来分享个中情趣!

本文集或许不能算是文学水准很高的合集，不过，它具备了丰盈的当代的本土人文环境的勾勒描绘，使您不仅有重温史实的情怀，而且让您回复了青色年代的锐气与刚健，触摸了独立建国的脉搏、闻见了时代气息。您会同意吧，这是一部州属性的罕见的凝集了223位写作者/文化人的智慧结晶专集。纵使只是为了理解近百年来的风土民情和史地变迁及今昔风貌，也值得一读再读，成为生活中的良伴。

马新文坛里程碑

卜算子·敬贺马岑先生为古来之柔佛丰顺会馆选编《柔华作家百人文集》付梓

文化一长河，千载无停息。历代江山出俊才，妙手生花笔。

丰顺众时贤，不忘传承责。精选时文数百篇，传世添新册。

蔡家茂 (马华作家暨古典诗词名家)
2008 年 5 月 5 日·新山

对新马文坛颇有贡献的马岑，又编纂了一部大部头有史料价值，而且又有很好参考价值的文学选集——

根据了解：马岑这部文集主要是整理出了从1926年到2008年间，定居在柔佛州或诞生于柔佛，和南来星洲等地后到柔州工作（多系教书），以及现已移居新加坡等地的柔佛华文作者之代表性作品，还有其生平事迹与相片等。而根据知道，他所收录到的作家计有223人之多。其年限之久使进行编选所碰到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因此，马岑编这部文集是辛苦的，是挺花时间的，很多地方别人是不容易帮上忙的。加上要争取出版机会真谈何容易！

我们觉得这样一部书，不只有史料的参考价值，也可以从这里知道新马两地的人们在文学发展过程中是互相交流的，息息相关的。这又是另一部南来作家的耕耘与播种的文史巨构。无疑地，这也等于是树立了另一块里程碑。

根据我们的了解，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做这件以州属来发扬当地文艺的这类工作。马岑应该是第一个尝试者。我们希望像这类的工作，以后还有人会去做，去扩大，因为那对本土文学，对人文社会都是有用的，贡献也很大的。

骆明 (新加坡文艺协会会长、《新加坡文艺报》总编辑和亚细安文艺营创始人·2008年8月8日)

马岑的小说、散文、文艺随笔，都紧紧的拥抱住华人文化思想，他那种华人文人的文化气质与思想，今天已经逐渐消失了。请读《马华文艺脉搏》等书便知道，大马华人作家，中国作家，尤其住在大城市的，很多已丧失这种文化思想本质。

数十年如一日，他不但推动文学活动，他最大的功劳是在整理史料、作家生平。没有他持之以恒的文史作家资料整理，马华文学将失去太多的历史记录。

王润华教授 (前新加坡国大中文系教授及主任、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现任台湾元智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暨中语系主任·2004年)

"合集"有许多种不同的形式，其中以"求精"及"求全"为最著名。《全唐诗》、《全宋词》是"求全"的，无论是优是劣的作品，只要是唐人的诗、宋人的词，都全面搜罗备览，好处齐全，参考方便；缺点是良莠不齐，参考芜杂。《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是"求精"的，只有精良的作品才入选，也只有符合选者的文学鉴赏角度及标准才入选。

梦平是资深的作家，鉴赏力甚高，他以"求精"的尺寸选编了柔佛州两百多位作家的作品，完成一部六十多万字的选集，应该是一部可以传世的大著，勋业彪炳，令人鼓舞。

郑良树教授 (马华当代作家、学人暨南方学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所长·2008年8月8日)

ISBN 978-983-44180-0-7

RM 40.00